

《民国往事》

作品相关 创作初衷

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这么早就恬不知耻的说什么创作初衷，不过想到万一有网友期待在我这个故事里看什么“屠日灭美、一统中华”，而看了几十章后发现没有这些“快意”的桥段不是要骂我不人品吗？

所以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厚颜无耻的写这么一个创作初衷。民国往事在我的脑海里构思了至少有两年时间，最开始是因为对某些民国架空小说里主人公啸傲天下、战无不胜的反感，以及自己对林徽音先生的仰慕。既然我晚生了几十年，那么就让我那不人品的在故事里幻想一下与林先生成为知己吧。

不过我又要让某些网友失望了，这个故事里，或者说我自己绝对没有奢望能和林先生如何如何，因为我觉得这是在亵渎林先生以及梁先生。不过我想既然金先生可以数十年如一日的游牧在林先生附近，那么主人公在故事里大概也可以。

当然，我也知道现在现在网络小说一些必须遵守的规则，虽然我本人很想让主人公为爱守候一生，但是，单身一辈子基本上是被我否决了的。

至于反感，我想自己还算是一个比较能客观看待历史的人，中国民国的屈辱，这个根子不在民国，早在明朝海禁时衣已经注定。怎么说呢，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制度、传统想要转行，不可能不付出代价的。事实上我个人认为直到公元 2006 年，这种转行依然没有停止。

民国时期人材辈出，中正公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自然不用多说，光看看民国政府里那一片片的海归硕士、博士部长，就让我自己佩服不已。

这里，我想不那么人品的问一句，俺们起点的网友里有多少人能拍着胸口说自己比他们强？

而思想界胡适先生、鲁迅先生、李大钊先生这些先哲，今天的我们有几个敢说自己回到过去能让他们赏识自己的学识？

实际上现代人唯一比他们有优势的不过是多了几十年资讯而已。

所以，这个故事里，主人公会运用自己最擅长也是最具有优势的方法来报效国家。至少我认为能让德国在抗战爆发前更积极的、规模更大的卖给中国军火以及抗战爆发后能让美国尽早支援中国，加大支援中国的力度比主人公自己拿枪上战场更有意义。

况且，几十年铁与火才磨砺出一个林彪，难道我们敢说自己比林彪更会打仗？

借用我一个朋友的话说：我真回到过去，加入黄埔，很大可能自己阵亡在惠州城下。

OK，无论怎么样，这是我第一次把构思变成文字，希望大家能喜欢。

作品相关 31 年真实的中国，论不抵抗政策出台的背景

31 年真实的中国，论不抵抗政策出台的背景

要说 1931 年中国，就不能不提在此之前发生的中原大战对中国的影响。

“1929 年蒋介石以各个击破策略打败李宗仁、冯玉祥后，只有阎锡山的第 3 集团军还保持着完整的实力，有 20 多万人，控制着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和京、津地区。阎锡山预感到下一个打击将落到自己头上，于是主动于 1930 年 2 月 10 日给蒋发电，建议第 1、第 2、第 3、第 4 集团军总司令同时下野，脱离部队，将军权交给党，由国民党中央征求全体党员意见，以总投票方式决定如何解决党争。蒋介石当然不接受，于 2 月 17 日复电，指责阎割据称兵，威胁中央，制造内乱。但阎的建议在国民党内得到广泛响应，各派代表云集太原，对阎表示支持，向阎献策。一时间，阎锡山成为各派联合反蒋的核心。

3 月 14 日，第 2、第 3、第 4 集团军 57 位将领联名通电促蒋下野，15 日，这 57 位将领又通电共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否认蒋介石的地位。4 月 5 日，蒋下令讨伐，大战爆发。双方都想拉张学良以壮大声势，张则表示中立，不参与任何一方。阎、冯的部署是：以第 3 集团军主力在津浦路北段作战，目标是夺占济南、徐州；以第 2、第 3 集团军各一部在陇海路郑州以东作战，夺取徐州，然后与第 3 集团军主力会攻南京；以第 2 集团军一部在平汉路南段作战，目标为夺取武汉；同时李宗仁部由广西出湖南，协同冯军会攻武汉。阎锡山设大本营于津浦线，冯玉祥坐镇郑州指挥。蒋介石也摆出决战架势，命何应钦为武汉行营主任，节制平汉、粤汉两方面作战；蒋则亲到徐州，指挥津浦、陇海两线战事。大战开始后，阎、冯军 5、6 月间颇有进展：在津浦线，阎军攻克济南，直下兖州；在陇海线，冯、阎军占领河南归德(今商丘)、安徽亳县，逼近徐州；在平汉线，冯军攻占河南漯河；在南方，李宗仁也很快占领长沙、岳阳。但正当反蒋军在各线推进时，蒋又收买冯部将领刘茂恩在陇海前线倒戈，打乱了阎、冯部署，使其攻势顿挫；又令粤军将领陈铭枢攻占衡阳，切断李宗仁后路，逼李撤回广西，战局逐渐转为对蒋有利。

在此期间，蒋又多次派人向张学良游说，任命张学良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许以华北和青岛地盘。9 月 18 日，张学良发出拥护中央的通电，随即率两个军 11 万人入关，进驻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和平、津一线，实行武装调停，使阎、冯全盘陷于不利。10 月中下旬，阎、冯军全线撤退。11 月 4 日，阎、冯通电下野。蒋再次获胜。

这次大战，反蒋军兵力约 70 万，蒋军兵力约 30 万，张学良东北军 11 万，总计各方投入兵力在 100 万以上，历时半年，伤亡约 30 万人，财产损失不计其数。因战场主要在中原地区，所以历史上称为中原大战，或蒋冯阎大战。”

根据上面的引用资料相信大家可以看出，中原大战给北方主省带来的伤害不是短短一年就可以平复的，何况连一年也没有，很难相信满目创痍的北方能成为抗日的后勤基地。

而中原大战除了造就蒋以及南京政府的权威以外就是北方势力的大洗牌。韩复榘等一批新军阀开始执掌一省大权而阎西山等老军阀们也在自己的地盘舔着伤口，休养生息。而在中原大战时取得重大利益的张学良正在整和自己新得到的地盘。而蒋以及南京政府才刚刚开始启动军队、政府、金融等各个方面现代化建设。可以说上上下下对于日本都没有任何防备，也没有人会知道日本将在 31 年 9.18 日吹响侵略中国的号角。

东北军的领袖张学良将军在已经调了 11 万军队入关的情况下(其中包括东北军仅有的三个炮兵旅)为了平息河北石友三的叛乱又调了 2 个旅进入关内。实际上东北军 30 万大军中的精锐以及半数部队在 9.18 爆发时已经不在东北了。

大家也不要忘记东北幅员辽阔的边境线也需要部队镇守，实际留在东北军军事以及后勤基地沈阳部队可想而知会有多少。

而此时在北方的军阀们又会有多少人支援张与东北军呢？首先阎西山刚刚因为张学良而输掉中原大战，恨不能食其肉，可想张与日本一旦起了冲突，阎只会火中取栗决不会雪中送炭。而韩复榘执掌山东不久加之日本在青岛等地驻军，并且根据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表现几乎可以肯定，韩不会也不敢出兵帮助张学良抵抗日寇。

而日本军队的战斗力到底如何呢？根据抗日战争中中日陆军伤亡比例，中日陆军之间综合战力比为 3:1 应该不会是乱说。如加上日本空中优势，这种差距更明显。可以说日本一个师团与 6、7 万东北军战斗力相当。如张决定对日作战，毫无疑问，关内东北军精锐将会遭受日本航空兵空中轰炸。其他损失不敢说，那三个炮兵旅的火炮十有八、九是保不住的（东北军有防空训练？怀疑中），加上东北军的后勤以及军工企业集中在沈阳，日军占领沈阳几乎意味着东北军的补给被断，根本没有短时间消灭日本师团或者说将日本人驱逐离开沈阳的能力。而一旦旷日持久，朝鲜以及日本本土的日军必定会支援沈阳。（也许战斗结束后日本政府会惩罚擅自发动 9.18 事变的军官，但是绝对不会愿意看到中国军队战胜日本军队，所以增兵是必然的）。从朝鲜、日本本土经海路援助沈阳日军实际用不了多久。而失去后勤基地的东北军拿什么来战胜日本军队？

也许有人会提出国民政府支援，可是根据 31 年中国现状，国民政府几乎没有能力在 31 年与日本开战。

“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以中国的整体的环境与状况而言，到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一九三一年，可以说是到达一个历史危机的高点：当时的中国正陷在最为严重的分裂、内战与严重的天然灾难之中，她共有三个政府（南京、广州、瑞金）、两个国家（中华民国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十几个分裂的军政系统（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川军（又分三个系统）、粤军、桂军、湘军、滇军、黔军、红军，以及实际接近独立的边陲地区，新疆与西藏），在这些的分裂势力之间，不断地爆发军事冲突以及地盘争夺，严重的耗损国力，也妨害了国家的建设与经营。

当时南京的国民政府，表面上号称中国的中央政府，实际上直接掌管的地区，只有长江中下游的几个省而已，这个地方型的中央政府，还需要负担从满清、北洋军阀政府所有欠下、有如天文数字的外债与国债。同年一场空前的水患，几乎把中国长江流域的精华地区，全都泡成水乡泽国，上亿的灾民流离失，国民政府为了救灾与财政负担，正弄得焦头烂额。这就是日本关东军坚持选择在一九三一年，作为最佳发难时机的主要原因。

因此当时面对九一八事变的中国政府，其状况甚至要比满清时代甲午战争前夕的局面，还要危急。因为当时的满清政府，至少还是个统一的朝廷，但是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实际上只是一个管理长江中下游的地方政府而已，面对中国内战与分裂的挑战，经常连政府自己是不是还能维持下去，都充满了不确定性，还能拿什么力量跟当时世界第一等的军事强权，日本，拼命？”

首先这些割据势力眼中是只有“家恨”没有“国仇”这个概念的。当时的广州国民政府居然会为了“倒蒋”而跑到日本去寻求日本的支持，实在是大大的鼓舞了日本灭亡中国的决心。

“因此在一九三一年，国民党高层派系，为了是否应该制定约法、实施训政的问题，再度爆发水火不容的政争。这次政争激烈的程度也是前所未见的，蒋介石竟然采取软禁党国元老胡汉民的强硬手段，因而激起国民党中的粤、桂系统，正式的叛离南京国民政府，而在广州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并且开除南京国民政府所有领导人的党籍。他们特别愤恨张学良的迅速兴起，

因此广州的国民政府，进一步的准备联络其它割据的军政势力，再度发动讨伐南京国民政府的内战。当时广州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竟然到日本进行活动，要求日本政府以军力，支持广州政府讨伐南京国民政府。这种做法，虽然当时没有被日本政府接，但是给与日本政府相当大的鼓舞，认为中国事实上已经陷在分裂与亡国的边缘了。”

如果说这些分裂势力还不能作为南京国民政府不对日宣战的理由的话，那么发生在 1931 年的长江特大洪水就基本断绝了蒋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在 31 年对日宣战的可能性。

“1931 年发生长江全流域特大洪水，灾情遍及川、鄂、湘、赣、皖、苏 6 省，淹没农田 4620 万亩，死亡 14.5 万人”虽然南京政府其实是一个地方型政府，但是作为名义上代表中国的政府，他不可能对灾民无动于衷，事实上南京政府的确也做了他所能做的全部。

“据 8 月 6 日《申报》报导：浔关浩渺，火车、飞机、电报均停。圩堤冲塌，田野悉成泽国，房舍牲畜农作物尽遭淹没，灾中有 2000 多人被淹死。80%以上灾民因饥饿四处逃荒；又疫病流行，病患者占灾民人数的 11%以上。国民政府救灾委员会，委托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给江西包括九江、德安、星子、湖口、彭泽、瑞昌、永修在内的一等水灾区共 12 县，运粮拨款。各县分别举办了施粥场。”

在这种内有水患外、国力贫弱；外有强敌的情况下希望国民政府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无疑于妄想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这么说是不是认为国民政府、蒋本人对日本人的侵略无动于衷甚至是“以我国之物力，结彼邦之欢心呢？”虽然很多人愿意这样认为，但是这是和事实不相符合的。

“国民党军队近代化，首先把重点放在陆军。国民党政府成立伊始，即把整顿当时多达两百万的臃肿军队、统一军令事项作为当务之急。1927 年 4 至 5 月间，颁布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全国陆、海、空军的最高指挥机关的职能；8 月，军事委员会决定裁并军队，裁撤非紧要的军事机关，整顿兵站；10 月，军委会决定军队编制案，审定全国陆军以军为单位，每军三师制。这些工作，为全国陆军整编作了必要的准备。

1928 年 11 月，南京政府下令改组陆军中央机关，重建指挥系统，并颁布了一系列陆军规章制度。次年 1 月，又召开编遣会议，制订陆军编制方案，但由于军阀混战而未能付诸实施。1930 年 10 月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在击败国民党内部其他各派系军阀后，全面开展了陆军建设的各项工作。其中包括进一步调整陆军的中央指挥系统，规范陆军的编制及其行政制度、后勤供给制度、军事教育制度等。1933 年 6 月，公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兵役法，改中国传统的封建募兵制为征兵制，实现了中国兵役的近代化。这期间，南京国民政府又先后筹建和整顿了装甲兵、炮兵、工兵、通讯兵、辎重兵、铁道兵等特种兵种，筹设了步、炮、工、骑及辎重兵等军事学校。在此基础上，国民政府拟定于 1936 至 1938 年三年中调整 60 个师作为甲种常备兵师和乙种预备役师。并向西方购置了大量先进武器，调换部队装备，划一武器种类，改革训练方法，充实和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在陆军近代化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加强了海空建设。中国海军在甲午战争中遇到了毁灭性打击，从此一蹶不振。辛亥革命后，除清末遗留下来的几艘舰船外，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海军几乎没有发展。1929 年 6 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海军部，下设四个舰队。此后，海军部曾提出造舰 60 万吨的方案，并向德、英等国购买舰艇，整顿海防、江防要塞。至抗战前，海军共有大小舰艇 120 余艘，总吨位达 62800 吨。

中国空军起步较晚。辛亥革命后，第一批飞机才进入中国领空。1914年，袁世凯曾出动飞机镇压白朗起义。1911年11月，北洋政府虽设立了航空事务处，统管全国航空行政，但空军仍隶属于陆军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空军才作为一支独立的军种，与陆军分开。1928年11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航空处改组为航空署，隶属于军政部，管理全国军民用航空事务。1934年5月，又改航空署为航空委员会，建立航空队，设置空军总站，购买飞机，开辟机场，创办航空学校，培养飞行人员。至抗战爆发，国民党空军共有9个大队，5个直属中队，4个运输队，拥有314架战斗机，300余架运输机、教练机，有飞行员3000余人，机场262处。当然，国民党海、空军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都远远逊色于当时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帝国主义国家。如海军的总吨位，在抗战前仅为日本海军总吨位的1/30。但是，同陆军一样，国民党海、空军建设，都大大超越前辈，进入了地主，资产阶级军队建设的全盛时期。

毋庸讳言，国民党军队的近代化，有其一定的历史地位。国民党军队之所以能够在民族战争中起过必要的作用，给日本侵略军以应有打击，究其原因，接受近代化熏陶，可以说是最主要的环节之一。”

上述资料很客观的告诉我们，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在1931年以后几乎是全程提速，这是和日本对华侵略分不开的。国民政府以及蒋都看见了日本对华威胁，加紧了国防建设。当然现在大家可以指责国民政府在国防建设中的失误，但是综合当时的国情，实在没有指责国民政府卖国的理由。

不但在军事上改革，在经济上中国也是在31年后加速完成了“废两改元”、“统一货币”、建立中央银行等改革的。虽然宋子文经济政策错误很多，但是对于中国经济现代化改革他也是做了贡献的。

可以说31年9.18事变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转变，对于国民政府以及蒋本人来说刺激更大。国民政府以后一系列政策都是围绕在“如何不亡国灭种”这一基础上的。

至于遭受广泛质疑的“黄金10年”，我个人还是认为这10年对中国能坚持与日本周旋8年之久起了很大的作用。

“拿破仑曾经说过：“决定战争成败的三大要素，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没有现代化稳健的财政基础，要想进行现代化的战争，以抵御外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没有粮饷的军队，不但不会保家卫国，甚至会造反劫掠。因此国民政府面对日本自从一九二八年的济南惨案的挑衅，一直忍辱负重的原因之一，就是要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精神来理财练兵，国家才能达到足食足兵的境界。

这段时期的国民政府，在理财上，可以说是从无到有，建立了现代化的财政制度。北洋政府时代的国家财政，可以说是一笔烂帐的无底洞，国民政府北伐之后，被迫接下这个财政的烂摊子。当时国民政府必须应付内战不断的军费开支，债台高筑的外债，整军经武军队现代化的经费，以及投资在教育、工业与农业上的费用，而负担这项改革任务的主要领导人是宋子文与孔祥熙。

国民政府在宋子文的努力之下，直到一九三年才开始引进政府的预算制度，同年也才收回中国关税自主的权利；在次年，又正式废止清朝中叶以来各省分立的厘金制度，这一系列的大变革，都是在内有阻拦，外有压力之下完成的。接着国民政府整理与废除从清朝留下，经过各个军阀“发明”的各种落伍与强加之税捐项目（名目高达一千七百多种），这样中国的财政才能进入一个利于工商投资，并让人民休养生息的新时代。当时中国政府的预算支出，一九三年为四亿三千万元¹，到一九三七年增加到十一亿六千万元，而政府的岁入在一九三年为三亿三千

万元，一九三七年为八亿七千万元，政府的岁入成长相当的稳健，但是政府的支出的幅度更是惊人（政府预算的赤字在七年里，由一亿多元，增加到三亿多元）。政府预算的主要支出是军费与偿还债务，约占预算支出的三分之二以上，沉重的军费负担是因为中国的内战不断，以及准备抗日的建军，而债务是加上必须偿还自从清朝以来，中国所积欠的各种外债与内偿，因此国民政府的预算，一直是就在透支的状况，幸而中国有极高的民间储蓄率，才能长期挹注这个财政上的缺口。

而宋子文设法将多如牛毛的各种内外债务加以整理，制定偿债的计划，因此大幅减轻了政府利息负担，从而建立政府的债信。国民政府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之间，政府总共所借的债务高达三十五亿六千万元，而偿还的债务的总金额为三十一亿元，这些庞大的预算赤字全靠国民储蓄以及外资流入来挹注。由于宋子文的财政运作手法高明，国民政府的债信评等不断的提升，不但银行乐于借钱给政府购买公债，国民政府所发行的外债评等，在国际市场中，竟然比日本的债卷还要高。

在教育方面，国民政府仍然设法在不足的总预算中，投入教育、文化以及建设的经费，一九三四年的教育文化预算金额为一千三百万元，建设经费为七百万元，到了一九三七年，国民政府的教育文化预算增为四千二百万元，建设经费为五千四百万元。另外公营事业资金，也从零提高为二千九百万元，这些经费的支出，若是和军费与偿债支出相比，虽然不成比例，但是已经产生了不少的成效。例如国民义务教育的入学比例，从一九三一年的十七%，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四七%，中国开始大幅减少文盲的人数。另外大学以上的高等教育，也维持量与质的增加，特别是实用的理、工学系发展很快，从一九三二年起，国民政府对于教育经费，一直维持正常拨发，中外教育合作基金，也对高等教育的研究，产生相当具体的奖励作用。

民国建立以来，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处在落后的农业时代，除了几个对外通商的大都会，有些比较现代化的银行之外，其余全是钱庄与票号，很难发挥现代化工商社会的资金调度功能，而宋子文首先在一九一六年的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中央银行，开始负责政府金融政策的运作，以及各种政府收支的金融调度。由于宋的掌控得宜，才使北伐所需的军事费用，得到源源的融通，成为国民政府北伐胜利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国民政府北伐成功之后，当时中国境内的货币流通，仍然是以银元为主、银两为辅的状态。由于各省又有自己所发行的货币，而流通最广的银元，因为不同时期政府的发行，其含银的成色不一，而货币币值更是没有合理的汇、兑标准，因此造成货币流通与兑换的困难，这对投资发展与工商交易，都非常的不便。要想在这种混乱与落后的金融环境下，发展现代化的工商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国民政府首先在一九三一年铸造新的银元，宣布“废银两改银元”的政策，中国内部一切的财政税收与经济交易活动，都以政府新铸的银元标准。这样货币有了统一的标准，不但税收运作方便，也使得工商投资与经贸活动可以便利的运作。

但是废两改元政策，随即遭到一九三三年全球银价波动的冲击，在国际银价高涨的吸引下，中国白银大量的外流，引起金融市场货币流通不足的危机。因此宋子文决定推行以外汇准备为基础的“法币政策”，以建立现代化国家的货币制度。宋子文到英美等国政府游说，希望他们支持中国即将实施的法币政策，因为中国实施现代化的法币政策，会有利于这些国家在华的经贸与投资。不过日本则是强烈的反对，因为国民政府一旦拥有现代化国家调度财政的能力，就更能因应对抗日本的战争的财政需要；各地的割据势力也拒绝合作，因为他们担心中央政府有了通行全国的发钞权力，那么中国在经济上，就完成了统一，国民政府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政府。不过宋子文仍然设法克服各种的困难，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宋又争取到上海、江浙等的银行团支持，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排除万难，在国民政府正式实施法币政策。法币的发行数量，是以中央银行所掌握的外汇数额，作为发行的担保，由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印

制的钞票作为法币（后来又增加农民银行的发钞权），以取代过去的银元。法币的发行，非常顺利地受到整个社会的接受，因为工商业者早就期待中国应有现代化货币的流通与兑换，社会大众也对国民政府稳定的权力基础产生了信心，这是中国财政与经济现代化革命性的成功。这代表中国国民开始认同国民政府的统治威信，也代表了国民政府有了足够的国内外信用，来维持货币币值的运作，这样中国才能面对未来对日作战的财政与金融运作。

中国法币改革的顺利，对日本而言是极大的震惊，因为这代表中国已经有了一个人民支持与信任的中央政府，同时中国有了自主的财政与发展现代化经济的基础，中国终于开始进入现代化的发展时代了。”

“民国以来，中国的农业仍然处在传统的架构之中。由于人口众多，农民平均的耕地严重不足，农业生产根本不足以养活农家，因此农民收入有限，农村经济凋敝。在沉重的农村借贷利息压力之下，农业现代化的投资几乎不存在，而农村过多的劳动力，成为军阀部队以及地方性叛乱的主要根源所在，直到一九三年代，国民政府才能开始有能力针对农业问题，进行实际的投资与改革。

国民政府先后成立农业复兴委员会以及农本局，以推广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协助建立产销体系，并且鼓励普遍设立减轻农民借贷负担的农业合作社，合作社的数目从一九三三年的五千三百三十五个，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四万六千九百八十二个，相当改善了农民沉重的金融负担，与增进了农业的生产。虽然中国主要的粮食与衣服等原料，仍然需要进口，但是到了一九三六年以后，进口数量已经明显地减少，中国的农产品开始接近自给自足的目标。

清朝以来，中国的工业发展，只是局限于沿海通商的港口，以及内地几个交通要地而已，在中国五亿多人口之中，真正的劳工人口，只有一千多万。当时中国工业结构的主体，主要是劳力密集的轻工业，就连多数的民生工业产品，都要依赖进口，连自给自足的条件都不存在，至于与国防有关的重工业，更是只有零星的发展而已。因为要发展现代化的工商业，主要条件是需要安定与统一的政治环境、币值稳定的货币、受过基本教育的劳工，以及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这在当时的中国，不是刚刚开始具备条件，就是还在形成条件之中。缺乏工业化的生产力，中国就无法在与日本的正面作战中，取得战争与后勤的供应。

国民政府在一九三年代，大力的推展交通建设，随着国民政府的军政力量，开始进入西南地区之后，中国主要的交通干线以及通讯设备，才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国际列强也才开始愿意在中国进行大量的投资。中国直到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才终于达成粗略的交通干道，勉强地完成连接中国主要的战略要地。国民政府基于未来战略设计的需要，因此将交通建设的重点，放在拓展西南与西北的交通路线，以及连结华南与华东的铁路运输，并且打通中国与苏联以及缅甸的陆路交通，成为抗日战争中，最为重要的对外联络生命线。

总之，中国从一九三六年以后，才由国民政府解决了多年内战的问题，中国有了较为稳定的中央政府之后，理财练兵与教育建设，才有全面的规划及复兴的活力，这样的国民政府才有了一个中央政府的架构，中国各地也才逐渐地在实质上与精神上，形成一个国家整体的连系与运作。中国这时才能勉强拼凑出与日本进行民族战争的架式。但是中国这个统一与现代化的发展，实际只推展了二年左右，中日关系就走到了最后关头。

七七事变的爆发，使得中国根本在还没有完成准备的状况下，被迫与日本进行历史决战。假如再给中国五到八年的时间发展，让中国的农业能够改造，工业能够建立基础，社会能够产生更大的国家共识，现代化的军队能够整编完成，那么中日战争应该就会出现极大不同的发展。当然日本更为了解这一点，因此先发制人，提早引爆中、日全面战争，以摧毁中国刚刚开始

凝聚力，也就成为日本在战略上的政策了。”

而在国际上 31 年时我们能获得像 37 年那样世界各国的支持吗？答案是否定的。从 27 年—33 年西方爆发的经济危机使得世界各个强国把注意力转移到恢复国内经济上。而不是关注日本在远东的扩张。事实上日本在 31 年对中国的侵略实际上也没有侵犯各国在中国的利益。

而真正能在远东对我们有实质性支持的苏联（苏联在东北也有特殊利益）也因为中东路事件与国民政府、东北军交恶加上苏联国内肃反，没有精力也没有意愿对 31 年时的中国提供支持。况且日本人聪明的没有触犯苏联在东北“特殊利益”。

而以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为代表的西方在华军事人员普遍认为中日开战，中国最多能坚持 3 个月。因此没有必要对华援助，因为这些援助最后只能便宜日本。而日本的“三月亡华”论也不是村夫狂言，而是有按照西方流行的军事观点科学理性的分析而得出的结论。这和中国军事专家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中屡次预言美国将遭受重大损失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不知道，在民族与国家到了真正危机存亡的紧要关头一切理性、科学都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关键是这个民族有没有不屈的精神！

最后说说中国共产党，的确中共是中国无可争议的第一个公开提出抗日口号的政治势力，但是值得玩味的是中共抗日口号的变化。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兴旺时，口号是：抗日必先反蒋；而当国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实力发生变化时，口号就变成：逼蒋抗日；而当中共军事势力大大受损，已经到了危急关头时，口号又变成：联蒋抗日。口号的变化，其中奥秘颇为引人联想。

要是国共双方能在 31 年就展开“第二次国共合作”那么中国也许不会在抗日战争中损失那么大。可惜，历史就是历史，是没有也许的。

引用资料：

蒋冯阎关系和中原大战（www.tydao.com/suwu/jindai/0521-zhongyuan.htm）

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铁血书库）

历史上长江流域的洪涝灾害（www.t7online.com/feature/news220502.shtml）

九江百年来自然灾害纪实（<http://www.jiujiang.gov.cn/ziliaoku/jjbn/shp.htm#1>）

中国军队近代化历程（一）（<http://www.pladaily.com.cn/item/saloon/4t8d/7.asp>）

二十 世 纪 西 方 史 学 及 史 学 名 著
（<http://www.guxiang.com/lishi/shihua/mingjia/200104/200104210035.htm>）

作品相关 邓演达简介

邓演达

邓演达（1895——1931），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邓演达字择生，广东惠阳人，出身农民家庭。1919 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1920 年初，应粤军参谋长邓铿之邀，到福建漳州统帅宪兵，从此成为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11 月，邓铿组织粤军第一师，邓演达任该师参谋、独立营营长、工兵营营长等职，1922 年 5 月，参加孙中山组织的北伐。6

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孙中山脱险退避上海，邓演达受一师革命军官推派，到上海面见孙中山，请示今后行动计划。1923年春，孙中山重回广州组织大本营，自任大元帅，邓演达任第一师第三团团长，后负责大本营警卫。

1924年国共合作实现后，邓演达积极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是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七委员之一。5月，黄埔军校成立时，任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他尽力于革命任务的宣传和训练，对学生进行革命思想教育，深受学生爱戴，但受蒋介石排斥打击。1925年2月，被迫辞去欧洲游历。在德国研究政治经常学，读了一些马列主义书籍，结识了当时在德国的朱德等中国共产党人。

1925年冬，邓演达由柏林经苏联回国。1926年1月，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严厉谴责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积极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山舰事件后，调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教育长兼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北伐开始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率政工人员随军出征，参加指挥作战。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后，邓演达兼任武汉行营主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席等职。

1927年2月，邓演达和吴玉章、徐谦等人组成行动委员会，反对蒋介石迁都南昌。3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邓演达、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共同努力，促使会议通过了抑制蒋介石独裁的决议，撤销了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在这次会上，邓演达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部长。此外，他还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的负责人。4月，参加领导了武汉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

邓演达在武汉的活动，妨碍了蒋介石反革命事业的进行，因而对他怀恨在心。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诬称邓演达为煽动暴乱的代表人物之一，下令通缉。面对蒋介石的反革命叛变，邓演达与宋庆龄等联合发表《讨蒋通电》，主张东征讨蒋，在七一五汪精卫叛变前夕，他感到中国革命的失败已无法挽回，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他们装成查电线杆的工人，秘密离开武汉。在陕西潼关赶上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回国的车队，于8月15日到达莫斯科，受到共产国际的盛大欢迎。8月17日，他应莫斯科中山大学之邀，作了题为“中国革命最近的严重局势之由来”的报告，解释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严厉谴责蒋介石、汪精卫的背叛。但他在总结革命失败的原因时，得出了某些不正确的结论。

邓演达在莫斯科期间，和宋庆龄等交换了对形势的看法，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重申坚持革命的三民主义，领导农工大众“向一切反动仇敌进攻”，直到“把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完全实现。”随后他离开莫斯科，前往德、英、法、意大利等国游历考察。1930年5月，邓演达回到上海，将由些国民党左派人士和从共产党内游离出来的分子组成的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8月，在上海召集会议，通过邓演达起草的纲领《政治主张》，举行结党式，他被选为中央干事会总干事。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它既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也反对共产党，企图建立第三种政治势力，所以人们称它为“第三党”。

1930年秋，邓演达在上海秘密组织了黄埔革命同学会，号召黄浦学生起来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此外，他还筹划了一系列反蒋军事活动。这些活动，严重地威胁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统治基础，为蒋介石所痛恨。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被蒋介石逮捕，并被解

送南京关押。11月29日，在南京被秘密杀害。

作品相关 关于美女与坐骑的笑话

因为有书友询问，特此把这个笑话贴出来。

我的网友是一个大美女。她告诉我她会骑着一只喷火的恐龙来见我。可惜当她来的时候，我只见到了她的坐骑，却没有见到她的人。

当然单于在给李之龙说这个笑话的时候把网友改成了笔友。

作品相关 外蒙古独立的来龙去脉

现在很多帖子说外蒙古独立都是刻意省略了很多前因后果，我觉得这是对那段历史的不负责任。国民政府同意外蒙古独立不是一件可以单独孤立来讨论的事情。

战略位置：

外蒙古对于中苏两国来说都有很重要的战略位置。对于苏联来说，如果外蒙古归属于中国，西伯利亚铁路就在中国的可有效影响范围之内；而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一旦不能有效控制，不仅苏联沙俄侵占中国的海参威、库页岛等亚洲东海岸和太平洋西北不能持续占领，西西伯利亚甚至于中西伯利亚等地也不能保全；苏联失去太平洋入口后，无法实现全球争霸，在战争时也极易处于封锁之中，失去了深远的国土，苏联也就没了战略迂回，实力大打折扣。

而外蒙古归属于苏联，外蒙古以北的50万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与中国隔离。由外蒙古东南出发，到北京不足600公里，一旦过了中间的张家口，苏联坦克在平原上就可四处纵横；也可由外蒙古东部出发，直击山海关，分割中国东北；冬季时滇藏、川藏路无法可行，从克什米尔进藏又处于印度的威胁之下，只有河西走廊可长年进入新疆西藏，由外蒙古中部南下，占据甘肃河西走廊，可封锁新疆青海西藏。苏联一旦取得外蒙古不仅是内保国之长久还有外分中国之利。

这么重要的战略要地苏联是不可能不动心的，事实上从斯大林专政后苏联就一直不停的对外蒙古进行渗透。而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由于首都位于中国江南，虽然对外蒙古的战略位置也有所认知，但是由于对首都不是那么重要，所以重视程度不及苏联。

外蒙古的独立意识由来以久：

上推至元末，蒙古人被逐出中原，但他们实力犹在，不停寇边。明成祖朱棣把京城从南京移至北京，不仅仅是因为他是燕王，在夺取皇位后要回老家，另一方面也是要巩固北方边防。拜蒙古人犯边之赐，明朝重修长城，现在北京八达岭才有东西看。至明末，蒙古人内部有所分裂，一部分蒙古人得到明政府允许，在长城以北与汉人和睦相处，游牧而居，这一部分历史上“向心力”较强，另一部分被逐至“漠北苦寒之地”，从此逐渐开始有内外蒙古之分。

至清初，先是努尔哈赤，后是皇太极，逐渐征服蒙古诸部，皇太极灭“后元”后，得到了“元传玉玺”，并据此立国。从清朝后，内外蒙古皆正式入中国版图，受中央政府管辖。但是在康熙朝外蒙古的蒙古人几度反叛，连康熙也不得不御驾亲征。幸好当时中央政府势力强大，外蒙古分裂阴谋才没有得逞。

再至清末，国家衰微，外强入侵，夺我领土者，犹以沙俄为甚。沙俄先后占去东北黑龙江以北，新疆以西的大片领土，自然也不会放过中间这块地广人稀的好地方。1911年清朝灭亡，民国成立，外蒙的活佛和王公在沙皇俄国的怂恿支持下，于1912年宣布独立。但在国际上少有承认，且中国政府和孙中山等人皆断然拒绝其独立。但当时中国内乱不断，无力北顾，遂一拖再拖。

蒙古在沙俄支持下独立，中国政府并未承认。后来大卖国贼袁世凯上台，开始还装装样子，后来沙俄以承认袁世凯的政府为诱饵，于1913年和1915年先后签订“中俄协约”和“中俄蒙协约”，里面虽称外蒙为中国一部分，但是实行自治，实际上承认了沙俄在外蒙的势力。随后外蒙宣布取消独立。

在现在蒙古版图西北，原来还有一大块领土属于中国，那就是中国原称唐努乌梁海的地方(现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1914年沙俄出兵强占此地，并将其并入俄国版图。苏联成立后此地成立以克孜尔为首府的土温克共和国，曾在短时间内一度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之一，但很快降格成为俄罗斯联邦内一自治共和国。

话说外蒙在1912年宣布独立，但它一直是以沙俄为靠山，不料1917年沙俄亦生大变故，亦即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始，备受夹攻。一来，苏联急欲在世界上找到支持，以打破外交困境，二来，最早的苏维埃政权领导人也是些以反压迫为己任的理想主义者。苏俄对中国作了许多友好姿态。包括废除沙俄和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重新签订友好互助条约，退还中国所有俄国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等等，其中一条很重要的是，苏联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列宁曾想归还其在东北，新疆等沙俄抢去的中国领土，但因太不现实而作罢)。

但毕竟到手的肥肉弃之可惜，再者俄国在外蒙也颇有势力。于是在外蒙出了个人物苏赫巴托。其人好象原是外蒙王公某卫队的军官，受十月革命影响，笃信革命理论，曾到莫斯科见过列宁。在二十年代初领导了外蒙的社会主义革命，成为蒙古国的英雄，其肖像见于外蒙货币图格里克上。自是，蒙古坐上了“社会主义国家老二哥”的交椅。曾有位苏联二战老战士对我说：“卫国战争时苏联还没有中国这么个大兄弟，仅有一个蒙古小弟弟。”至二战前只有这么两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已，所以苏联对外蒙“照顾”有加，包括派兵进驻。中国的反应应该可以想象得到的。

1921年外蒙在苏赫巴托领导下革命成功，成立君主立宪政府，1924年又废除君主立宪，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

这位苏赫巴托也如列宁一样，建“国”后不久就死去了。蒙古以苏联为宗主，端的是什么都跟着学。在苏赫巴托后又出了一位跟斯大林相似的狂搞个人崇拜的人物——乔巴山。苏赫巴托和乔巴山的名字都用来给城市命名，细查地图可以找得到。后来乔巴山死后亦如斯大林被骂个够。

当时的国际形势：

雅尔塔会议实际是英、美、苏三国的分赃大会，实际上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近乎直白的向罗斯福阐述了外蒙古对苏联的重要性以及苏联对外蒙古的极度野心。并且以苏联在欧洲对美、英的局部退让换取了美国支持外蒙古独立；而英国首相丘吉尔则希望美国与苏联陷入亚洲泥困而无暇顾及二战后极度虚弱的欧洲，为欧洲、英国换取重新崛起所需要的时间出发，大力支持外蒙古独立，甚至到了帮助斯大林游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地步。至于美国总统罗斯福由于受史

迪威以及马歇尔的误导，把中国当作了无关紧要的游击区，为了换取苏联对日作战，也是为了美国利益考虑，违心的同意支持外蒙古独立。

在这次分赃大会上真正的赢家应该是丘吉尔，后来几十年的国际形式发展证明了他当初的做法的正确性。美苏在以后几十年里也确实陷入了亚洲这个泥沼里。虽然英国没有能恢复到二战以前的国际地位，但是整个欧洲因为英国以及美国的努力得以保全。

最大的输家当数中国，作为二战的战胜国，居然被美、英、苏三国联合出卖。当然也可能三国首领潜意识里都不希望出现一个非白人的世界性大国，不希望亚洲出现一个可以影响三国战略利益的大国。这在心理学角度是说得通的。

苏联为中国准备的连环计：

我不得不佩服苏联人围绕外蒙古所做的战略布局。1944年苏联人策划了新疆维族恐怖分子的暴乱，恐怖分子装备之精良，连抗美援朝中后期换装了苏联步兵师标准装备的中国志愿军都有所不及。部队清一色的美制轻武器，火炮全部是苏联制式装备，大批苏联教官以及大量机动性强大的骑兵。甚至服装都是苏联军服！苏联人更是挑起民族矛盾，维族恐怖分子甚至杀光了整个伊犁的汉族军人以及平民，连婴儿也不放过。虽然这里有盛世才长期执行大汉族主义的因素，但是没有苏联的教唆，我无法相信维族人会如此残忍。说来好笑，当时驻守新疆的部队虽然基本上都是预备部队或者是二线部队，但是从上到下没有一个逃兵，都是准备与维族恐怖分子死战到底的。不是他们爱国（士兵大部分是抓壮丁而来，实在谈不上爱国）而是维族恐怖分子对汉族是不留活口的。手段残忍到日军可能都有所不及的程度。在抗日战场很难看见的全民一心的情况在新疆倒是出现了。汉族团结紧密程度足以让国民政府羡慕。

苏联军队又出兵东北，如果没有苏联人的纵容与默许，很难相信解放军能在苏联军队眼皮底下发展壮大。至于苏联士兵在东北的暴行，这里就不用我多嘴了。大家也知道的够多了。如果说美军在中国不过是一匹淫狼的话，那么苏联士兵在东北绝对是成群的野狗，没有苏联士兵犯不了的罪行。

这样新疆、东北、外蒙古，苏联给国民政府给蒋介石的连环计算是准备好了。

国民政府的对应：

事实上在苏联的连环计、国际列强的出卖下，国民政府以及蒋介石本人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本钱。就像斗地主，苏联一手的炸弹，而中国政府则是一手的“电话号码”。蒋介石本人以及国民政府最开始还是为外蒙古抗争过，宋子文最初到莫斯科也是谈判新疆问题的。无奈斯大林是铁了心要外蒙古的，而国民政府也是面临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题。这就是弱国的无奈啊。事实上在中苏关于外蒙古的谈判进行时，苏联政府为了给国民政府以压力，授意新疆的恐怖分子大张旗鼓的制造进攻乌鲁木齐的假象，在东北加大对解放军的援助程度。拒绝国民政府的军队利用旅顺运兵。加上外蒙古多年来早也是清一色的蒙族，没有汉族基础。实在是没有办法，到了最关键时期，斯大林甚至以“内蒙古也要加入外蒙古”来威胁国民政府。最后国民政府只能妥协。毕竟这样可以保住新疆、东北；不然不但外蒙国民政府奈何不得（苏联驻军）就连东北、新疆也不保。

我不想为国民政府说好话，但是在谈论外蒙古问题时对当时国内、国际形势不着一字，那么这个只能是有意制造国民政府出卖外蒙古的认知，是政治宣传，而不是真正的历史探讨。

作品相关 廖仲恺致蒋介石电文三通

介石先生鉴：

前途①要件寄到，鲍君②有事与商，学校③急待开办，无论如何，乞即买舟来沪，同伴南行④为荷。恺哥。

（一九二三、十二、二十、电）

介石我兄如握：

惠柬敬悉。弟自送兄船回⑤，即以兄意函达先生⑥。今晨弟等复联电先生，乞速发表，并乞沧白（即杨庶堪，字沧白）勿辞。此事总可如兄之所言。惟望兄早日来沪。鲍先生⑦及弟等待商之事甚多，万不能以此一事，遂耽搁来沪之期也。鲍先生事，尤关重要，彼每见弟等，必问兄来未。弟等以为此事或较省长问题为尤重，兄不可因小失大也。余不一一，伫候相见。即请台安。弟廖仲恺、汪兆铭、胡汉民谨启

（一九二三、十二、廿二、函）。沧白即杨庶堪。字沧白。

介石兄鉴：

二十三、四日函诵悉。……⑧军校教务长，当俟兄就职后定人。至于政治部长，虽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以鲍君当场介绍，决定委弟，然季陶允任，较弟任为佳。到粤后，当将此意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任季陶。弟本候兄来再行返省，但明正四日船，精卫、展堂诸兄，皆欲乘去，弟若同行，于汝为方面，虑有他种忖测，故决卅一日船行。请兄最迟明正四日船偕精卫、鲍君等同行，万不能再延，否则事近儿戏，党务改组后，而可乘此惰气乎？……⑨仲恺手启。

（一九二三、十二、二十八）

①指苏联。

②即鲍罗廷。

③指军官学校。

④时廖仲恺正在上海，准备赴广州。

⑤12月15日下午蒋介石乘船回宁波时，廖仲恺，汪兆铭，胡汉民等人曾登船上相送。

⑥先生，指孙中山。时蒋介石提出了要求，故廖仲恺函孙中山报告。

⑦同②。

⑧⑨《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一书删节。

作品相关 蒋介石复廖仲恺书

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应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入之言，只有三

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国人程度，卑贱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宁有是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入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国代表总是倒霉，以张某作比者，乃离事实太远，未免拟不于伦，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国际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党中特派一人赴俄，费时半年，费金万余，不可为不郑重其事，而子弟之见闻报告，毫无省察之价值。此弟当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扫地，亦应引咎自辞也。

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二日

（蒋介石：《自反录》1931年6月版）

备注：原文文字过长，本文仅节选其主要部分。

作品相关 追忆林徽因 百年见幽兰

林徽因其人

林徽因原名徽音，1904年出生于福建闽侯一个官僚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林长民早年留学日本，是新派人物。1916年入北京培华女子中学，1920年4—9月随父林长民赴欧洲游历伦敦、巴黎、日内瓦、罗马、法兰克福、柏林、布鲁塞尔等地，同年入伦敦圣玛利女校学习。1921年回国复入培华女中读书。1923年参加新月社活动。1924年留学美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选修建筑系课程，1927年毕业，获美术学士学位。同年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在G. P. 帕克教授工作室学习舞台美术设计。1928年3月与梁思成在加拿大渥太华结婚，婚后去欧洲考察建筑，同年8月回国。

1949年以后，林徽因在美术方面曾做过三件大事：第一是参与国徽设计，第二是改造传统景泰蓝，第三是参加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为民族及国家作出莫大的贡献。只可惜她壮志为酬，在1955年4月1日清晨，经过长达15年与疾病的顽强斗争之后，与世长辞，年仅51岁。

林徽因与建筑

林徽因16岁随赴欧考察的父亲游历欧洲，卜居伦敦一年，受邻居女建筑师的影响，立志将来一定要学建筑。1924年林徽因和梁思成选择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建筑系，因为当时的宾大建筑系不招女生，林徽因改入该校美术学院，但主修的还是建筑。

据《林徽因传》的作者张清平介绍，当年梁思成是因为林徽因喜欢建筑学而学建筑的。建筑学是他们夫妻二人共同的事业，也是情感沟通的基础。从1930年到1945年，他们夫妻二人共同走了中国的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00多处古建筑，很多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得到了世界、全国的认识，从此加以保护。比如像河北赵州石桥、山西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也正是由于在山西的数次古建筑考察，使梁思成破解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

秘，完成了对《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解读。有一幅图片两人一同倚坐在北京天坛祈年殿屋顶上，1936年的林自豪地相信自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踏上皇帝祭天宫殿屋顶的女性。

她发表有关建筑的论文主要有《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平郊建筑杂录》（与梁思成合著）、《清式营造则例》第一章绪论、《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署名林徽因、梁思成）、《由天宁寺谈到建筑年代的鉴别问题》（署名林徽因、梁思成）、《中国建筑史》（辽、宋部分）、《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与梁思成、莫宗江合著）。

林徽因与文学

在文学方面，她一生著述甚多，主要有《你是人间四月天》、《谁爱这不息的变幻》、《笑》、《清原》、《一天》、《激昂》、《昼梦》、《冥想》等诗篇几十首；话剧《梅真同他们》；短篇小说《窘》、《九十九度中》等；散文《窗子以外》、《一片阳光》等。其中代表作为《你是人间四月天》，小说《九十九度中》。

在当时，知识分子是社会少数、精神贵族，像林徽因这样受过良好教育才貌出众的女子，更是凤毛麟角。她承认自己是受双文化教育长大的，英语对于她是一种内在思维和表达方式、一种灵感、一个完整的文化世界。中西文化融合造就了一个“文化林徽因”。她是诗人，一生写过几十首诗，在诗歌创作上受徐志摩影响很明显，但又有自己的特点。

激昂

林徽因

我要藉这一时的豪放

和从容，灵魂清醒的

在喝一泉甘甜的鲜露，

来挥动思想的利剑，

舞它那一瞥最敏锐的

锋芒，象皑皑塞野的雪

在月的寒光下闪映，

喷吐冷激的辉艳；——斩，

斩断这时间的缠绵，

和猥琐网布的纠纷，

剖取一个无瑕的透明，

看一次你，纯美，

你的裸露的庄严。

.....

然后踩登

任一座高峰，攀牵着白云

和锦样的霞光，跨一条

长虹，瞰临着澎湃的海，

在一穹匀静的澄蓝里，

书写我的惊讶与欢欣，

献出我最热的一滴眼泪，

我的信仰，至诚，和爱的力量，

永远膜拜，

膜拜在你美的面前！

(5 月，香山)

展缓

林徽因

当所有的情感

都并入一股哀怨

如小河，大河，汇向着

无边的大海，——不论

怎么冲急，怎样盘旋，——

那河上劲风，大小石卵，

所做成的几处逆流，

小小港湾，就如同

那生命中，无意的宁静

避开了主流；情绪的

平波越出了悲愁。

停吧，这奔驰的血液；

它们不必全然

都去造成眼泪。

不妨多几次辗转，溯洄流水，

任凭眼前这一切缭乱，

这所有，去建筑逻辑。

把绝望的结论，稍稍

迟缓；拖延时间，——

拖延理智的判断，——

会再给纯情感一种希望！

一首桃花

林徽因

桃花，

那一树的嫣红，

象是春说的一句话：

朵朵露凝的娇艳，

是一些

玲魂的字眼，

一瓣瓣的光致，

又是些

柔的匀的吐息；

含着笑，

在有意无意间

生姿的顾盼。

看，——

那一颤动在微风里

她又留下，淡淡的，

在三月的薄唇边

一瞥，

一瞥多情的痕迹！

八月的忧愁

林徽因

黄水塘里游着白鸭，

高粱梗油青的刚高过头，

这跳动的心怎样安插，

田里一窄条路，八月里这忧愁？

天是昨夜雨洗过的，山岗

照着太阳又留一片影；

羊跟着放羊的转进村庄，

一大棵树荫下罩着井，又像是心！

从没有人说过八月什么话，

夏天过去了，也不到秋天。

但我望着田垄，土墙上的瓜，

仍不明白生活同梦怎样的连牵。无题

林徽因

什么时候再能有

那一片静；
溶溶在春风中立着，
面对着山，面对着小河流？
什么时候还能那样
满掬着希望；
披拂新绿，耳语似的诗思，
登上城楼，更听那一声钟响？
什么时候，又什么时候，心
才真能懂得
这时间的距离；山河的年岁；
昨天的静，钟声
昨天的人
怎样又在今天里划下一道影！
哭三弟恒
——三十年空战阵亡
林徽因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
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
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假使在这不可免的真实上
多给了悲哀，我想呼喊，

那是——你自己也明瞭——
因为你走得太早，
太早了，弟弟，难为你的勇敢，
机械的落伍，你的机会太惨！
三年了，你阵亡在成都上空，
这三年的时间所做成的不同，
如果我向你说来，你别悲伤，
因为多半不是我们老国，
而是他人在时代中碾动，
我们灵魂流血，炸成了窟窿。
我们已有了盟友、物资同军火，
正是你所曾经希望过。
我记得，记得当时我怎样同你
讨论又讨论，点算又点算，
每一天你是那样耐性的等着，
每天却空的过去，慢得像骆驼！
现在驱逐机已非当日你最理想
驾驶的“老鹰式七五”那样——
那样笨，那样慢，啊，弟弟不要伤心，
你已做到你们所能做的，
别说是谁误了你，是时代无法衡量，
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
弟弟，我已用这许多不美丽言语
算是诗来追悼你，

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
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
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
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啊，你别难过，难过了我给不出安慰。
我曾每日那样想过了几回：
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样，献出你们的生命；
已有的年轻一切；将来还有的机会，
可能的壮年工作，老年的智慧；
可能的情爱，家庭，儿女，及那所有
生的权利，喜悦；及生的纠纷！
你们给的真多，都为了谁？你相信
今后中国多少人的幸福要在
你的前头，比自己要紧；那不朽
中国的历史，还需要在世上永久。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
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
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
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

1934 年，李庄

林徽因的感情

在林徽因的感情世界里有三个男人，一个是建筑大师梁思成，一个是诗人徐志摩，一个是学界泰斗，为她终身不娶的金岳霖。

16 岁的林徽因游历欧洲，在英伦期间，结识了当时正在英国游学的徐志摩。当时徐志摩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情窦初开的林徽因被徐志摩渊博的知识，风雅的谈吐、英俊的外貌所吸引。两位才情横溢的青年热烈地相恋了，徽因深爱着志摩，但志摩的妻子——幼仪的影子在她心中总是拂不去，经过痛苦的思索，和父亲一起提前回国了，而且是与志摩不辞而别徐志摩写给林徽因的那首有名的《偶然》诗是这样写的：“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 你不必讶异 / 更无须欢喜 /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 你有你的 / 我有我的方向 / 你记得也好 / 最好你忘掉 /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芒。”这是徐志摩对林徽因感情的最好自白，一见倾心而又理智地各走各的方向，这就是世俗所难理解的一种纯情。

之后林徽因经过一番理性的考虑，同意了父亲为她定的一桩婚事，嫁给著名学者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林徽因和梁思成在梁启超的安排下，游学欧美主攻建筑设计。1928 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渥太华梁思成姐夫任总领事的中国总领事馆举行婚礼。婚后梁对林呵护倍至，夫妻二人致力于他们所热爱的建筑事业，林徽因不仅具有诗人的美感与想象力，也具有科学家的细致和踏实精神，他们在山西对古建筑所做的调查和实测工作，不仅对科学研究贡献巨大，也使山西众多埋在荒野的国宝级的古代建筑开始走向世界，为世人所知。

金岳霖哲学家，逻辑学家。1914 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英国，又游学欧洲诸国，回国后主要执教于清华和北大。他终生未娶。一直恋着林徽因。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家里几乎每周都有沙龙聚会，金岳霖始终是梁家沙龙座上常客。他们文化背景相同，志趣相投，交情也深，长期以来，一直是毗邻而居。金岳霖对林徽因人品才华赞赏至极，十分呵护；林徽因对他亦十分钦佩敬爱，他们之间的心灵沟通可谓非同一般。甚至梁思成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静

的金岳霖仲裁。金岳霖自始至终都以最高的理智驾驭自己的感情，爱了林徽因一生。

人类进入文明史后，女性一直被淹没在历史的黑洞里。在妇女解放这条路上，20 世纪中国妇女先觉者中相当多的人以与新文学共体的方式，张扬着自我的独立品格，从而让我们见识到有别于传统“象牙美人”、激荡着青春气息与时代风云的美丽人生。林徽因应该是这一群体中很特别的一个。面对这样的女子，倘若还要纠缠她的情感，那么那个据说为她终身不娶的哲学家金岳霖的真诚最能够说明她情感的品质。倘若还要记起她的才华，那么她的诗文以及她与梁思成共同完成的论著还不足以表现她才华的全部，因为那些充满知性与灵性的连珠的妙语已经绝响。倘若还要记起她的坚忍与真诚，那么她一生的病痛以及伴随梁思成考察的那些不可计数的荒郊野地里的民宅古寺足以证明，她确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真正的女人。今天我们在这里怀念——林徽因。

作品相关 厚颜要票啦……

呵呵，说起来偶的确比较厚颜啊，字没码多少，就跑到这里来向各位要票了，偶刚才看到新书榜，突然发觉自己的作品居然排到了 60 来位。

不经意间，虚荣心顿时膨胀起来。偶不奢望冲击什么前 10，只要进前 30 就好了。

书友们，请满足偶这个小小的愿望。偶决定了，只要能进前 30，偶一定多发。

作品相关 第一卷结束语

从两年前开始构思这个故事到如今第一卷写完，我想我最应该感谢的是支持我的书友们。

我是一个很懒惰的人，也是一个很爱做白日梦的人。说来不怕诸位笑话，我最开始的构思是写一本都市重生的小说，事实上这个构思出现比《重生传说》出现在起点早了很多，因为我 02 年年底就想写了。可是由于懒惰，只写了一个开头就没有再写下去了。

而这次，因为你们的鼓励，我决定把《民国往事》写下去，写完它。说起来这本书之所以变成现在这样也是由于我的懒惰，为什么捏？因为最开始我只打算单纯的写一个很纯粹的 YY 架空，设想是带一个军火库回到过去，改朝换代。可是由于我的懒惰，我一直没有动笔，结果在这期间目睹了太多这类型的书由于地球人都知道的原因太监了。我知道，原本的设想不行了，正好和朋友在 QQ 上聊起这个话题，朋友一句“要是我回到过去，加入黄埔，搞不好就死在惠州城下了。”让我深受启发，于是我决定不再写那种改朝换代的架空，不写参与内战的架空，不写参与党派斗争的架空；写一种不太可能被外力影响的架空。于是就有了现在的《民国往事》。

坦白说，我上传第一回的时候想的是如果没有人看，立马太监。可是出乎我预料的是很短时间内就有书友留言鼓励我，这让我很感动，也让我坚定了把这本书写下去的决心。

我要感谢 kimbaby 网友，因为他是第一个留言的网友。还要特别感谢风中烛影，因为他为了我的书居然放慢了他自己小说的更新，还为我建立了一个群。无以言表的感谢，只能双手合十，嘴里顺念“南无阿弥陀佛，再鞠躬一个了。（玩笑，玩笑）

另外还要感谢起点的编辑，善意的提醒了我很多注意的事项。（幸亏有这些提醒，不然万一我写了 2、30 万字，再提醒，我就惨了。）以及给俺配封面的网友或者是编辑。

最后，我决定要用心写这本书，因此本卷结束后闭关到星期二，期间要好好补充一下背景资料。所以，下次更新会在星期一晚上，或者星期二凌晨。

再次谢谢大家的支持！

作品相关 关于更新

大家放心，绝对不是太监。电脑昨天我也已经购买了，只是我们小区的长宽出了一些问题，要到 3 月 1 号（也就是星期三）凌晨才能恢复。所以，更新时间只能顺延到明天。

不过大家放心，第二卷（12 回）我保证在 7 天之内更新完毕。（3 月 1 日开始计算），而且之后也会保持每天更新的。

再次说声 SORRY！请大家继续支持我，支持《民国往事》。

孤行这里向书友鞠躬致歉了。

作品相关 回答西域 di 狼网友的疑问

回答网友问题：

看着在广州街头公然撒尿、拉屎的同胞们，单于都会觉得羞愧，为自己同胞羞愧，可是看多了以后，单于对于这个时代产生了强烈的不认同感”总觉作者是高高在上的姿态来写这本书的，这些人在我们的眼里没有什么文明，可他们可能可以为了抵抗侵略而牺牲生命，这又该如何评价呢？人是如此复杂，可总有那么些人自以为是精英，在旁边指手画脚，其实他们什么也做不来……幸亏作者让主角回到那个年代，要是回到古代甚至是远古，还不马上自杀？……

上面是 ID 西域 di 狼的网友的质疑，认为俺把主角放在神的位置上高高的俯瞰众生，这简直是冤枉我了。实际上我这样写是来源于自己真实的生活经历。我以前读书的中学传达室的大叔，这个人，爱喝酒，一喝醉就打他老婆。我们高三放学晚，我曾经在一个星期看到了 4 次。而且据说还偷看住校女生洗澡。不知道是真是假，不过有女生反应到学校。估计不是空穴来风。

我上大学后有段时间很爱上军事网站，对新中国成立后各种人民英雄崇敬的不得了。可是在一个很偶然的的机会，从我大学 GF 的父亲（现役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大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那里了解到原来我们传达室的大叔就曾经是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英雄，货真价实的英雄，立功无数。但是按照我 GF 的父亲的话来说“这个人，除了打仗行，一无是处！”他也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很不光彩的退役的。

我大三的时候回中学看望老师，大叔已经不在了，原因是他在出入某种场所时被我公安机关给怎么样了，而且据说是多次出入。之后学校就把他开除了。

对于这样的人民功臣，我实在没有办法尊敬。同样道理，我们现在回过头看 1924 年的人们，他们习以为常的某些行为，我估计现在的人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反正我自己是接受不了当街撒尿、拉屎。所以主人公产生某种程度的不认同是非常正常的。

再说难听点，大家都认为民工应该尊敬，我也很尊敬这些我们城市建设的功臣，但是如果有一个民工不刷牙，不洗脸，走到你面前和你亲切交谈，你是觉得他口气难忍呢？还是你毫不在意，不是表面上的，而是你从心里就根本不在意。

我这个人不太喜欢说大话，我比较实在。当然你的质疑也是很有道理的，我也犹豫过要不要这么直白，不过最后我还是决定真实的反应一个现代人回到过去后的某些情绪上的波动。

当然，如果把我放在三国时期，我至少要半年时间才能够适应。因为丛林时代的确不适合现代人，也包括他们的生活习惯。

作品相关 军校特别党部 5 执委之金佛庄

北伐名将金佛庄

今天的人们对于金佛庄这个名字不会很熟悉，但是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时期，他可是赫赫有名的战将。他还是早期的中共党员，一位杰出的革命者。可惜在北伐战争中，惨死在军阀孙传芳的屠刀下。

文武兼备人才难得

金佛庄，字辉卿，1897 年生于浙江东阳县横店良渡村一个杏林世家。其父金本兰望子成龙，六岁时的金佛庄即被送入私塾读书，十年寒窗，打下了浓厚的国学基础。1915 年金佛庄以优异成绩考入东阳县立中学，与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的严济慈同窗。1918 年从东阳县中毕业。他愤于中国贫弱不振，“眼见国家将亡，不应徒作书生，默默以终也”，决心投笔从戎，报效祖国，遂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0 年，保定军校因军阀混战一度停办，金佛庄不愿混迹于社会，虚掷岁月，于是辗转南下，考入福建厦门大学。

在厦大，金佛庄开始接触各种新思潮和新学说，思想逐渐突破传统的藩篱。1921 年秋，保定军校复课，金佛庄重返军校。此时的他已今非昔比，精神面貌为之一变。在接受严格的军

事训练的同时，开始涉猎并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遗作《金佛庄日记》详细记载了他这一时期寻求真理的心路历程。为了实践自己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理想，他和校内40余名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成立了“壬戌社”，广罗“各省革命军人同志，以谋中国之革命”，并于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从保定军校毕业后不久，文武兼备的金佛庄被分配至浙军第二师陈仪部下任排长。在排长任内，其聪明睿智即已初露头角。他做事果断干练，善待士兵，深得官兵拥戴和上司器重，很快升任连副，旋又被破格提升营长。

1922年秋，中共上海地方负责人徐梅坤前往杭州开展建党工作，对金佛庄进行了详细考察和了解，非常满意，亲自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金佛庄成为浙江最早的三名中共党员之一，并于1923年夏同于树德一起被指派为中共浙江代表列席了在广州举行的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期间，金佛庄同样引起了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注意。当时中国共产党成立只有两年，像金佛庄这样科班出身的专门军事人才，且又担任一定军内职务者并不多见。1923年8月初，中共中央委员毛泽东赴上海指导当地党组织活动，徐梅坤特别向毛泽东推荐金佛庄。认为人才难得，应该发挥其更大的作用。5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出席指导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在会上提议并通过密令“金佛庄同志相机作反对战争之宣传，应随营上阵，不可失掉原有位置”，并设法掌握住军队，以便今后为革命所用。

1924年春，黄埔军校创办，这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也反映了中共想要建立一支正规革命武装的愿望，因此国共双方均投入了大量精力和人才。尽管当时金佛庄在浙军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但中共中央依然决定将其调出，以加强黄埔军校内中共方面的力量。

金佛庄在人才迭出的黄埔岛同样做得有声有色，并且迅速脱颖而出。根据他的资历，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三学生队上尉队长。金佛庄原本就在基层带过兵，又是科班出身，可以说理论与实践兼备，因此这项工作对于他无疑是驾轻就熟，加之他待人诚挚谦逊，做事扎实*，吃苦耐劳，第三队被他管理得井然有序，英才辈出。如后来鼎鼎大名的陈赓、曹渊、杜聿明、关麟征、周士冕等人，均出身该队。1924年7月，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正式成立，金佛庄被推举为执行委员。

这一时期，作为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对金佛庄也非常欣赏。一是因金佛庄颇有才华，又具备实干精神，品行端正，作风正派，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带兵官，正在组建中的黄埔军最需要这样的人才；二者金佛庄是浙江人，而蒋介石用人是一贯以浙江人为优先的。因此，蒋介石对金佛庄十分器重，并有意加以栽培，“党军”刚一建立，金佛庄即被任命为教导二团第三营营长，与后来成为黄埔八大金刚的顾祝同、陈继承等平起平坐，不久又升任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党代表、团长等职。这一切，都表明了他在军界发展的巨大潜力。

金佛庄在平定商团叛乱，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中，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特别是第一次东征期间，棉湖之战，蒋介石、何应钦率领的第一团遭遇强敌，王柏龄第二团动作迟缓，导致蒋何陷入孤军苦战的窘境。金佛庄毅然排除王柏龄指挥失误的干扰，率第二团三营及时杀到，扭转了战局。这给蒋介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战斗结束后，王柏龄受到了撤职处分，金佛庄第三营受到了嘉奖，且蒋在内心已暗暗将第三营升格为主力营，在以后的战斗中，常在关键时刻派用。

指挥若定救蒋脱险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驱除共产党人的态度已经很公开，陈延年、周恩来等最初都曾提议向蒋介石展开有力反击。周恩来很有信心地指出，中共在黄埔军中掌握相当的实力，

第一军共三个师，下辖九个团，其中两个师的党代表是中共党员，九个团党代表中有七名共产党员，尤其还有金佛庄、郭俊两位握有实权的团一级指挥官，只要有决心，未必不能与蒋介石一较长短。可惜这一建议遭到了中央的否定。

此时的蒋介石也同样意识到了中共在黄埔军中的力量 and 影响，故采取了一系列紧急防范措施，其中一个大动作就是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人全部驱逐，手握兵权的金佛庄自然是最受关注的人物之一。很快，正在汕头驻防的金佛庄被解除了军职，脱离了第一军。当时，所有被赶出第一军的中共党员，均安排在一个所谓的高级训练班集中受训，由周恩来任主任，该班的所有人员其实已被蒋介石打入“另册”，成了防范的对象，危险人物。数天以后，训练班结业，其中大多数人都被分配到其他各军，永远也无法再重新迈入第一军的大门。

惟有金佛庄的去向让人寻味。蒋介石居然将其调回自己的武装重镇黄埔岛，担任步兵第一团军事主任教官，兼改组委员会委员长及法规编审委员长。蒋介石之所以如此安排，其原因不难理解，由于被驱逐的共产党人大都是部队的骨干，造成了人才的大量流失，一时间，部队的管理、作风、战斗力皆急剧下降。加之金又是浙江人，人才难得，蒋介石弃之不舍。因此他采取了一种圆通的办法，将其留在军校，既方便对其继续争取，又便于重新启用。

果然，金佛庄在黄埔岛并未闲赋多久，北伐战争即全面展开，蒋介石成立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金佛庄被任命为总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兼第三科科长。与此同时，张治中也趁机向蒋介石推荐周恩来来到总司令部工作任政治部主任，却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由此可见，蒋介石对金佛庄仍然抱有收归己用的很大希望。很快，金佛庄又升任为总司令部警卫团少将团长，成为地地道道的“天子近臣”，统率着蒋介石的“御林军”。这份信任，这份器重，非同寻常。蒋介石等于将自己的生命安危一古脑地交给了这位公开的共产党员手里。

实际上在这一阶段，蒋介石也有理由对金佛庄放心。因为北伐战争本来就是国共双方共同发动的，志在打倒一切军阀，统一中国。所以金佛庄也将警卫团工作视为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尽心、尽力、尽责，对蒋的命令、指示，落实彻底，贯彻到位，特别是在二打南昌之役中，金佛庄临危不乱，在总司令部突遭敌人夜袭情况下，沉着冷静，指挥部队就地还击，掩护蒋介石撤出危险地带，使蒋介石安全躲过这一劫。

为国捐躯国共同悼

江西战场获胜后，北伐军的下一个目标便是东南其他诸省。蒋介石的策略历来是招降纳叛，因为浙军首领陈仪早与北伐军暗通款曲，所以他特别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商讨对浙军策反问题。在会上，金佛庄主动请缨。他列举了自己的优势：本身为浙江人，又在浙军供过职，很得陈仪欣赏，与浙省军政两界都有关系，因此是完成策反工作的最佳人选。

金佛庄的提议得到了与会者包括蒋介石的一致同意。由于前不久浙江省省长夏超宣布脱离孙传芳未果，反遭到镇压，因而与夏超始终保持联系的陈仪一时举棋不定。孙传芳为防范北伐军继续游说、策反，特别加强了对长江的封锁，其中驻守南京的卫戍司令孟昭月和宪兵司令汪其昌都是性格凶狠残暴的杀人魔王，故金佛庄此举无疑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为了保证金佛庄的安全，蒋介石曾专门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由金佛庄转给在上海的陈果夫，希望他能妥为关照金的安全。但是世事难料，百密一疏。1926年12月上旬金佛庄奉命化装成洋行买办，与助手顾名世一道从九江乘船赴南京时，因有4名卫兵送行，也许是动静太大，反而引起了孙传芳部下的注意，遂被跟踪，认定其是北伐军之要人，以致行动泄密，被孙传芳逮了个正着。金佛庄被捕伊始，北伐军便展开了积极的营救活动。蒋介石曾发专电给陈仪，谓金佛庄为南京政府代表，应本着两兵交战，不斩来使的惯例请其设法营救，并公开表示可以用

交换战俘的方式救出金佛庄。“当时我 蒋介石 得到金团长被捕的消息，我想孙传芳一定不敢枪毙他，因为他的部下在我们这里的很多，不仅是团长、营长、连长、排长很多，就是他自己从前的上官，在我们这里的也不少。如果孙传芳还能够想到他的部下，爱惜他的部下，他一定拿金团长同我们来交换他的部下，这我是一定答应的。”

但此时的孙传芳已经丧心病狂，以金佛庄为战时间谍为由，不经审讯，即予杀害，导致各方营救活动流产。国民党全党震惊，为金佛庄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挥毫泼墨手书“为国捐躯”的大红呢轴以寄托哀思。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全国性日报《汉口民国日报》也同时刊发“金佛庄同志追悼会筹备处启事”，以志悼念。金佛庄之死，引起蒋介石极大愤怒，连发数电，谴责孙传芳之残忍，并威胁说，“彼不思其所部官长一千余人、军长三人，尚在此受我优待，彼杀我部下，即自杀其部下也，可痛。”蒋介石的这份悲痛不是装出来的，他甚至有点怒不可遏，做出一些不理智行为，先是将孙部南昌三守将唐福山、张凤歧、蒋镇臣开刀问斩，接着命令邓演达，将投诚的孙部三位军长王良田、李彦青、杨庚和中挑选两位，执行枪决，为金佛庄报仇。白崇禧曾为此专门晋见蒋介石，希望他不要落下滥杀俘虏的恶名。

金佛庄烈士的陵园，座落在横店镇南的水碓山上，内有纪念碑和纪念馆。金佛庄是文武全才的北代名将，被害时才29岁。虽然英年早逝，可他短暂的青春却焕发出炫目的光芒。

作品相关 军校五执委之严风仪、陈复

严风仪（？-1931）

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支部第一届执行委员，红十一军参谋长。1931.春被捕后就义。

陈复：

陈复，字志复，化名陈志文。父为国内外享有盛誉之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陈树人，母居若文。因其父随孙中山参加民主革命，曾任孙中山国府秘书长等职，其母亦与宋庆龄、何香凝有往来，故自幼受到家庭革命思想之影响。民国元年(1921)入广州南武小学，1915年跟随父母东渡日本，转入横滨市华侨小学。1920年归国，并进广州南武中学就读。1922年赴上海进复旦中学后，开始阅读马列主义书籍，接受无产阶级思想启蒙。

1923年，他毅然深入黄包车工人群众中宣传革命思想。在此期间与其父通信时发表不少对国民革命有见解之主张，深得其父及广东革命政府工作人员之赏识。是时苏联建议广东革命政府选送一批青年赴苏学习，以加强革命干部队伍建设，陈复遂于1925年与廖承志等人一起进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并在学习期间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9年毕业回国后，被派到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领导下之香港《工人日报》社任副社长。任职期间多方筹集经费，艰苦经营，使该报成为向群众宣传革命斗争的有力阵地，在社会上颇有影响。

1930年，受党派遣化名为陈志文到天津开展地下工作，任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长，行前母亲担心其出险，有劝阻之意；陈复态度坚决，表示为工农翻身牺牲自己亦在所不惜，且以道理开导其母，终于成行。在白色恐怖下的天津，不顾艰难险阻，出版刊物，传递进步书报，不久被敌人发觉，被捕入狱。在狱中，历尽各种酷刑而不屈，严守党纪，保守秘密，敌人虽多方审讯亦无法取得口供。后经党组织及家人营救，于同年秋出狱，旋回广州，任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长。

回穗后，居住在东山私宅樗园（今铁路文化宫附近），以富家子弟身分掩护，表面闭门读书，实际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宣传革命思想。不久被反动当局觉察，指令警察当局秘密盯梢。1932年8月10日下午外出时于东山署前路公共汽车上被两名侦缉跟踪，至仓边路口下车后即被绑架，并秘密监禁于维新路市警察局（即今起义路市公安局）。同日午夜，又被秘密押至河南南石头“惩戒场”惨遭杀害。牺牲前，他对反动派严正抗议，忠贞不屈，大义凛然。该处一位杂工深受感动，遂冒生命危险将烈士被害真相及烈士遗物秘密送至樗园。反动当局为逃避罪责，曾大肆造谣谓烈士系被土匪绑架杀害，此时，真相大白于天下，反动派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

陈树人对爱子被害至感悲痛，将遗体埋葬于今广州河南新港路美术学院后面，以坚厚之三合土封闭其穴及建造墓亭，虽经多年沧桑，至今犹存。

（不知道这个陈复是不是黄埔军校那位，我再找找。今天晚点更新，大概 11：50）

作品相关 冯玉祥与西北军一转贴

成败之鉴;北洋人物与民国风云 1】冯玉祥与西北军特辑

作为源出北洋系的军人，冯玉祥（1882—1948）民初以所部中央直属第十六混成旅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庞大军力，在昔又被称为“西北军”。

然而提到“西北军”这一称谓，虽在中华民国两京政府时期更多的时人会想到冯玉祥部，但因军界后起之秀杨虎城所部也曾后来一较短时期内被称为“西北军”，故间或亦有人混淆不能辩其谁何。依传世文献，贵为中共首脑的毛 XX，却也是此中人之一。

据后率部投共并与毛 XX 结为亲家的杨虎城旧部孔从洲（1906——1992），在《孔从洲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中回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第一次与从未谋面的毛 XX 在北京会面时，曾记毛 XX 在此次闲聊中问其：

“为什么有两个西北军？冯玉祥的部队叫西北军；杨虎城的部队也叫西北军。究竟那个西北军是准确的呀！”

“我说：“杨虎城的西北军，从靖国军开始转战关中，成员人都是西北人，是就地域而言的。尤其是东北军进关(指潼关)以后，人们就都叫东北军、西北军。冯玉祥一九二四年发动北京政变失败后，被段祺瑞政府赶出北京，任命他为‘西北边防督办’。以后他问直、奉联军作战失败，部队到绥远西部集结。一九二六年，他从苏联考察回来，在绥远五原誓师，经宁夏、甘肃，到达陕西解西安之围，他这个西北军，是就行军方向而言的。”

果如是记，则孔从洲之说不可不审。

首先，直至中华民国十九年冯玉祥部倾巢东出潼关参与“中原大战”前，冯玉祥部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后期一直支配着除新疆之外的甘肃、陕西、宁夏、青海等西北省份政局。冯部不但在西北诸省驻军，西北省府主席一职亦多为冯部高级将领（刘郁芬、宋哲元、吉鸿昌、孙连仲等）把持，冯部基本处于主导彼时西北军政大局之地位，绝非仅是“行军方向”而已。且较之冯部，杨虎城部势力甚弱，曾依附于冯部求存，且仅在“中原大战”后数年间奄有陕西大部、甘肃陇右一部，其他西北省份均无力染指，用左右西北政局的能力有控制的地域范围为衡量标准，以“西北军”名杨虎城部，并不副实。

其次，杨虎城部官兵大多是陕西省人，其他西北省籍人士甚少，省籍明显单一，实不足以作为西北地域之代表。而冯玉祥军次西北时，麾下并非皆为与西北无地缘关系之冀鲁豫人，也曾广招西北省籍人（甘宁陕等）入伍扩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授将衔之中共高级军官——少将最甚，凡渊源冯部者，多即冯部当年西北招募之新兵。），故较杨部反更具跨省域代表性。孔氏以畋域为别，有悖事实。

再者，“西北军”之用于冯玉祥部与杨虎城部称谓，有沿用时效之别。远在杨虎城尚非军界闻人时，中华民国媒体已使用“西北军”一词指代冯玉祥部。而坊间以“西北军”呼杨虎城部则时间甚晚（孔说“尤其是东北军进关(指潼关)以后，人们就都叫东北军、西北军。”，近是。），且使用空间有限，沿用时间亦较名冯部为短——“西安事变”后随杨部逐步离析，坊间称杨部为“西北军”日鲜。而冯部虽在“中原大战”后四散，但余脉实力甚强，仍为军界不可忽视之存在，不似杨部余绪之孱弱——直至戡乱战争，以“西北军”为冯玉祥旧部渊源之代，尚在军界人事分析之时文史论中沿用不绝。

孔氏虽为时人，但其臆说之非，后人不可不察。

要之，作为中华民国特定历史时期之语汇，“西北军”一词，彼时更多的时候是冯玉祥部之谓，杨虎城部虽间亦分有其名，但徒有其名而不副之实。

以下《冯玉祥部基本派系述略》标题为 HGC 所拟，全文摘自《石敬亭将军口述年谱》（台北：中研院）。《谈西北军的冯玉祥与张之江》原题为《从徐树铮注定难免一死：谈西北军的冯玉祥与张之江》，是以《春秋》杂志总第 461 期（1976 年）同名内容全文为发布底本。《冯玉祥的性格与事业成败》一文标题为 HGC 所拟，发布内容摘自《口述历史》第 2 期（台北：中研院）收入之《征战西北——陕西省主席熊斌将军访问纪录》。

■ ■ 其中原发杂志之文，敬请转发者转贴时务必保留刊载原文之刊名与期数，以便他人。

[REDACTED]

冯玉祥部基本派系述略

作者：石敬亭

【第十六混成旅为后之冯记西北军肇兴之基础；此期人事关系冯记西北军影响甚大，欲论冯玉祥部则不可不知此期冯部之人事渊源。兹录石敬亭述民国七年（西元 1918 年）十六混成旅屯浦口时之编制与派系如下】

十六混成旅（乃至日後國民軍）之基本派系亦附述於此：

甲、娘家派（清末民初与冯同在二十镇之同志，其中不少参加「武学研究会」者。）

赵席聘孙福田陈毓耀吴静斋张之江张树声张振扬鹿鍾麟李鸣钟石敬亭李忻王冠军也玉岭谷良友张维桢韩复榘等。

乙、「三家店派」，或名「班匠派」（左路备补军成立，冯亲自招募，前营官兵大半时间驻於三家店，守卫陆军部军械库。）

张、康两老均未仕於北洋政府，且对当时武人素不轻许；而独对徐氏推崇备至，称之为「猛士」、为「龙虎人」，足见徐氏才兼文武，可与房、杜、韩、岳相伯仲。以如许一代风云名将，竟惨死於「大盗」冯玉祥之手，诚如段芝泉（祺瑞）为徐氏所亲撰之行状所云：「一言之不慎，遂及于祸。」修短荣辱，冥冥中固有定数；但冯之杀徐，其中大有政治阴谋在。笔者曩昔曾参冯戎幕，杀徐之役，适在冯属下的张之江军中，目覩其事，爰将这一民初大政治谋杀案的经过情形，缕述如下：

冯玉祥练兵有三要诀

在没有叙述本案之前，不妨先谈谈刺杀徐树铮之主角冯玉祥与配角张之江二人之生平行径与其意识形态。

冯玉祥原籍安徽巢县，因少时投军，长居保定，故满口操保定土音。性阴鸷，不学有术，治军却有其独特的手法，在北洋政府时代，他曾窃负时誉於一时。所部军风纪尚佳，差胜同时代的军阀。按理、治军严明，这原是军人份所应为，但在「八表同昏」的当时，他能做到不嫖不赌，而专心於治军，总算胜人一筹。冯的练兵要诀有三：

第一、他的兵源，是专门挑选直、鲁、豫三省的壮丁，燕赵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而且体力亦较胜於南人，朴质无华，易於统驭；

第二、兵丁入伍後，每人教以识字两百，不多不少，这样，既不能多读书籍，以致胡思乱想，而对冯所下达的粗浅命令或训话，却能融会贯通，收到实效；

第三、特重技能训练，如射击、大刀、木马、铁杠等操作。

冯自己平日的服装，也和士兵一样，穿的是二等兵的军服，亦不挂将级领章。经常每日黎明就到操场，先和幕僚们竞赛跳越障碍物，接着便集合全体官兵跑步、以及器械操等。约莫一小时後，他便登坛训话了，有时他还扮演着牧师的角色，军前说教，开口万能上帝，闭口耶稣基督，说得头头是道。他的音带微有雌音，尖锐高亢，而口若悬河，在不知不觉间，全军被麻醉了。

朝会的压轴戏，必定要呼口号，那是最机械、最疯狂不过的了；这也许是冯氏研究孙子兵法「第十四篇」有独到之处，才会使用这一套妙法。方式是：一番半真半假的问答。明明是在冰天雪地的气候下，冯偏要拉着喉咙问道：「同志们，冷不冷？」

全体官兵必高声答道：「不冷！」

冯又问：「我训话是什麽，你们懂不懂？」

老实说，农村子弟，原不识之无，权靠入伍後所读的两百大字，对於基督的大道理，大半是听不入耳的，於是全体官兵对冯的这一问，多直率地答道：「不懂。」

初时，笔者在旁听闻此一回答，心里一怔，以为冯对这答案一定不满，可能大发雷霆；那知他并不着恼，更不申斥，反而怡然自得，会心一笑了之。诚然，练兵能够练到「说东就东，说西就西；唯命是听，莫敢支吾。」可算练到火候，实现了「兵随将转」的目的。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冯确有制造「机器人」的本领。

善於将兵却不会将将

冯虽善於将兵，却不善於将将。他有个很坏的习惯，为着要表示自己切实掌握着无上的权威，每於大庭广众中，全军的士兵众目睽睽之下，严厉处罚他的属下高级将领。某次朝会时，笔者曾亲眼看到冯在督率全军晨操後，登坛将骂：他突然变成像一个恶魔似的，大发雷霆，声色俱厉。这时，他自己的职务是西北边防督办，将国民军总司令原职，已交予鹿鍾麟；但他却在全军士兵面前，指责鹿不扎皮带抢险永定河，有违风纪，且不与士兵同甘苦，罪无可逭，应即罚跪。他的严令一下，鹿的两腿毫不犹豫，立即当众下跪不误。甘肃督办刘郁芬，也是冯手

下大将之一，因为乘头等火车，冯当众斥责他怀有优越感，亦被罚跪。察哈尔都统张之江，因宠幸姬妾，而元配夫人终日以萝卜下饭，被冯侦知，亦於朝会罚跪。以上三员，均官拜上将，而冯视之若奴隶，导致民十九年中原大战时，冯落得个众叛亲离，全军瓦解。追原祸始，这都由於冯拙于将将所造成的恶果。

刘冯二人属一丘之貉

治军之道，贵在诚信相孚，恩威并济，而权术、催眠术道些戏法，极不宜渗入於精神教育中。但冯氏一生不知诚信二字为何物，徒以权术、催眠术取快於一时。他虽然规定每名士兵只准认两百个字，而对西北军的高级将领们，却规定他们必须读线装书，平时要以红朱圈点句读，然後由他本人举行定期口试，以考试成绩的优劣，作为升迁的标准。刘郁芬善于逢迎，凡书中警句，除以红硃圈点外，还特加红线标记，以示有所心得，益藉此以献媚於冯。果然，他的升官较其他将领为快，以至咸而兼冯之入门弟子。某次，笔者和其他幕友们借到刘手批的「古文辞类纂」一书，詎料不读便罢，读了反而使人啼笑皆非。最妙的，他把「展禽论祀爰居」的文末「是岁也，海多大风，冬燠。」的这几赘语，竟视为奇文，加以浓圈密点。并注云：燠（媛）应读为輶；莢（策）应读为夹。又注「柳下季不知是何人？」按、柳下季即柳下惠，亦即展禽。刘对此竟懵然不知，且加注其义，可见其对读书全是一知半解，与冯玉祥同出一辙；至其狡诈多变，更是深得冯之炉火薪传；难怪其在抗战期中，竟投靠南京伪组织，「荣任」汪伪政权下之开封绥靖主任。这和冯在战後剿共戡乱期中，叛国投共，终於葬身黑海，诚属一丘之貉！

综冯玉祥之生平，好标奇立异，徒斤斤於小节，而不能容人纳物，对世间的一切都抱着否定的态度；对任何人也都存疑，甚至视为敌人，至亲好友，亦不例外。他自称信奉基督，其实，世界上那有这样的基督徒呢？

说到基督徒，张之江可称是西北军中第一人。他在枪杀徐树铮前，自费精印新旧约圣经一万部，分赠军中同志，冯玉祥称他为大主教。张曾修造大教堂一所，每逢礼拜日，宣道其中，实行「军教主义」，并自称为「真救世军」。西北军「军教主义」，并自称为「真救世军」。西北军的臂章，并以「真」字当头，上面写着「真救国、真爱民」。「国民军」之称，似滥觞於此。

张之江所印圣经，封面自题：「此天下之大经也。」金字辉煌，并亲署其名于上。初印本且有张亲撰的序文，内容不知所云。嗣经王正廷之劝告，始行删去。

冯军内部组织最复杂

驱除直系後的西北军，真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除基督教外，尚有回教，以马鸿逵为首，嗣後有宁夏青海的发展。另有喇嘛教，故宋哲元始能就任热河都统，并与外蒙哲布尊丹巴暗中勾结。实则西北军本身之基督教活动亦有政治性的作用。绥远河套一带，原系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归绥一英国人所办的和记牧场，即包括新旧两教派系。自西北军占据绥远後，将新旧两派同时打倒，并悉数没收其财产。冯军牧师余心清，直到民卅八年北平沦陷前，才发觉乃一不折不扣的共谍。另一牧师朴化人，乃冯之御用特务，民十四年徐树铮北上遇难，即朴化人由上海发于冯的情报种其因。

冯军的组织表面上看起来很单纯，实则相当复杂，除上述回教、喇嘛教及基督教外，尚有帮会分子渗杂其中，为首的是冯玉祥的大哥冯基道。此一「千面人」，集美以美会长老、青帮通字辈、及红帮大哥於一身。冯浑名「马二先生」，外人每误解马二为「冯」字，殊不知他原有二爷和二先生之别称，亦即由帮会分子冯基道大哥排下来的。西北军进据张家口後，这位冯大哥经营汽车交易，侦悉张家口与库伦之间若以汽车载运私货，可获暴利，乃向「冯二爷」进言，於是冯玉祥便在张家口自设一「西北汽车公司」，以开设玩具和制罐工厂的项康元为总经理，以

留法回国的曾向午为厂长，强将原有民营之道奇卡车四十多辆，悉数没收，以充冯走私之用。厥後苏俄援冯的军火，亦即利用这批车队为运输工具。冯基道所领导下的帮会，对冯玉祥私人势力的发展帮助甚大，这一秘密，非冯军之核心分子，难知其详，容後再谈。

姨太奢侈张之江罚跪

按张之江在帮会组织中，辈份原亦高过冯玉祥，他的年龄长冯一岁，算来在西北军中除了居客卿地位的前江苏省长王铁珊和司法总长徐季龙外，应以张之江的年纪为最大。初期的冯系，除王金铭、施从云两人已於辛亥革命滦州起义之役殉难外，所余的只有冯玉祥、李鸣钟和张之江三个人。李鸣钟有福将之称，张之江则为战将，冯的天下有一半是他打来的。西北军据张家口时，张之江适主察（哈尔）政，已属方面大员，但冯仍以奴隶视之，连对部下将领姨太太的小事，冯都要加以管束。

其实，西北军将领拥有小老婆的，也只有张之江一个人。冯素以家长自居，任何高级将领的住宅，他都可以不经通报随意进出，以便视察管教。某日傍晚，冯又贼头贼脑地往张的姨太太住宅後门窥探，瞥见垃圾箱里，堆满了西瓜皮、苹果皮、葡萄蔓、燕窝毛和鸡毛之类的废物；良以是时适逢岁尽冬寒，冰雪载途，瓜果在北方其名贵有如黄金珠宝；西北军素以俭朴著称，竟有这样阔气的姨太太，如此豪奢享受，冯自是赫然震怒。接着，他连步又去张之江的元配夫人的住处侦察，却见四壁萧然，一灯如豆。冯用手电筒环墙一照，只看到所挂的尽是罗卜皮、烂菜叶子。两相对比，更使冯气冲牛斗。当即快步转回公署。西北边防督办公署原有「内防处」之设，职司侦查所属官兵之生活行动；这一机构，是直接属冯个人秘密指挥的，副官长张允荣暗兼处长。冯以其对张之江的荒唐生活，竟隐匿不报，立飭罚跪终宵；第二天，便演出了张（之江）都统本人罚跪大操场的那出活剧！

张之江是惯於被罚跪的。当其任西北军第七旅旅长、驻军通州时，黄膺白先生曾告诉笔者说：

某日，冯玉祥邀其向第七旅讲演，他早到旅部约一小时，驱车迳入营房，至正厅门外，瞥见张之江跪在电话机前，他大感惊讶，便问张道：「子姜兄，这是怎麼回事呀？」张一语不发，且仍不敢起迎。黄急忙打电话至南苑陆军检阅使署，向冯质询究竟。冯在电话中令张起迎，张始敢起立。事後，黄侦知原来冯张两人在电话中商讨某项问题，一言不合，冯便喝令跪下。张早已被训练成一「机器人」，且习於奴性，便不知不觉地两腿一弯，入地三尺了。据说，这一次张已被罚跪了四五小峙，但嘴里还一再声明这不能算久呢！

廊房是两军楚河汉界

上文缕述了杀徐树铮的主角冯玉祥和配角张之江的生平行径与其意识形态後，我们可以了解了康南海所指的「大盗」究竟是怎麼样的人。兹再将徐案的始末，及其遭害经过略述於後：

要了解徐案的起因，先要了解当时我国的政治局势。

按自民十三年冯玉祥由热河回师北京，禁锢曹錕，使得直系政权土崩瓦解，他和张作霖联合拥戴段祺瑞为北京临时政府执政。冯遂自请将其所属部队改编为国民军，而自任「西北边防督办」，掌握甘、宁、青数省的军政大权。这时，国民军有三个番号：第一军军长冯自兼，所部近十万，进据察哈尔和绥远，联兵宁夏、青海，南伸至甘肃；其统辖地区，均系西北重镇，故称西北军。第二军军长胡景翼，占据河南及陕西一部。第三军军长孙岳，守住河北大门。并以张壁为京师警察总监，控制北京的治安，而冯部的主力，实际仍留北平附近地区，以鹿鍾麟为京城卫戍总司令。东北军与西北军的「楚河汉界」，便是平津铁路线上的廊房，也就是徐树铮的

被害处。徐案之发，即在冯与张作霖行将直接发生军事冲突之前，亦即冯将唆使郭松龄倒张的前一阶段。其原因是相当错综复杂的。

段祺瑞於民九直皖战争失败後，息影津门，不问世事，及冯玉祥倒吴（佩孚）成功後，请其入主中枢；是时，段手下除了卢永祥仍负隅於浙江一省外，几无一兵一卒。在北洋军阀时代，没有枪捍，便没有发言权，所以民十三年奉系与西北军联合拥戴这位北洋元老出任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时，段的智囊团多不表赞成，料其结局必致凶终隙末，故皖系第一流人物如徐树铮、曾毓隽、曹汝霖等均不入阁，暂抱观望态度，於是才轮到像梁鸿志这样二三流的人物出任执政府秘书长。

徐氏遇害的基本原因

但段与徐关系特深，倚畀甚殷，自己既然有了相当局面，自不能令其长期投闲置散；於是由执政府畀以特使名义，出洋考察，访问英、德、法、义、美、俄各国，随员中有袁世凯之婿薛观澜等多人（编者按：有关徐树铮之经历及其在廊房遇害之详细经过，薛观澜先生曾撰文多篇，在本刊发表）。薛系逊清出使英法各国大臣薛福成之孙，留美出身，曾任北洋政府驻津外交特派员，故徐在访问欧美各国期中，洋文工作多由薛担任。徐虽系一介武夫，但对国学造诣颇深，下笔万言，倚马可待，且擅昆曲，对国乐亦甚有研究。当其在英访问时，英人曾请其发表演讲，徐以「中国之音乐」为题，对国乐力加阐扬，深入浅出，议论精辟，听者为之动容，初不意中国军人，竟有如此高深之文化修养。当然，段之派徐出国访问，是有其深远的意义的；他要培养徐的国际声望，以备大用。徐亦深体段意，所以他在周旋各国政要之间，处处也表示政治家的风度。

徐对国际政治的观察，素具敏锐的眼光。当时，俄共始攫取政权不久，因国内一贫如洗，无力对外，故决定采取列宁路线，先进行其本国「社会主义建设」，而暂时放弃托洛斯基的世界革命计划；对中国政策，则采取两面手法：阳示结好，声明自动放弃帝俄时代在中国所夺取的利益，并恢复中俄外交关系；阴则扶植中国共产党，并勾结实力派军阀冯玉祥作为响应，期以「软功」赤化中国。

徐在国内的政治地位，自为俄方所熟知，所以当他到达莫斯科访问，与俄外长齐采林晤谈时，齐即以甘言蜜语为饵，企图对徐加以利用，使其成为冯玉祥第二，以增加苏俄赤化中国的资本。殊不知徐是受中国文化薰陶很深厚的一个人，在他心目中，根本就瞧不起什么马克思那一套似是而非的理论；尤其当他到达莫斯科後，获悉冯玉祥与俄共勾结的内幕，对俄方更表不满。今齐采林肉眼不识泰山，竟想在他身上动起脑筋来，徐当然不会卖这个账的，所以他对齐的甘言蜜语，乾脆答以「中国的国情，不宜实行共产主义。」断然予以拒绝。这一答复，固然是乾淨俐落，但也种下了徐氏後來「躬丧其元」的恶因。共产党人的信条是：「不是同志，便是敌人。」俄共对徐之不肯「上钩」，当然是不会饶过他的；因此，莫斯科的「不幸会谈」，竟造成徐氏遭难的基本原因之一。

结成三角同盟以倒冯

冯拥段上台，一开始便怀着「利用」的目的，企图以段为缓冲他和奉系之间矛盾的调停人。段对冯的反覆无常，以倒戈为看家本领的作风，素无好感；益以段的属下对奉系人员多有私交，所以在段主政时期，如遇到奉军和西北军发生利害冲突，而须由他出面调停时，段难免有袒奉之处。这么一来，冯对段由腻而厌，由厌而怨，由怨而恨，恶感日深；尤以当时北京的治安大权，操在冯手，段处身危城，如坐针毡。这一切情形，身在国外访问的徐氏是知之甚谥的。他平时事段如事父，段的苦恼，也就是他的苦恼；段的困难，也就是他的困难。现在他获悉段在

北京简直就像「烤鸭」似的在那裏受活罪，那有袖手旁观坐视不救之理。於是专程返国，决意设法对付冯玉祥。但他本人也是光棍一名，手无寸铁，那有力量来制裁拥有重兵的倒戈将军呢？思维再三，唯有联合各拥数十万大军的奉系首领张作霖、与坐镇东南半壁河山的孙传芳，结成段、张、孙三角同盟，以实力对付实力，才有倒冯的可能。那知他这一切计划，在他返国後一一进行时，却被冯派在上海负责情报的朴化人所侦悉，一五一十地向冯玉祥密报了。

晋京之前访晤张季直

徐树铮於民国十四年夏间由美返沪後，即电段拟晋京拜候起居。段以其本人在京已危如累卵，何能保护徐之安全？故回电力阻其来京。但徐氏胆雄心壮，平时对其本身的安全，素不重视，今谒段心切，自不能因一纸危言，而改变其初衷；於是对老长官的善意劝告，置之不顾，决计晋京。

他在北上之前，先赴南通访晤张季直（謇）先生，盘桓数日，寄情山水，引吭高歌，弹唱昆曲，并和这位在野的元老，说出他收拾时局的抱负，大获「状元公」的赞许；所以张氏在挽徐联中，才有「听大江东去歌残」这句话，实不胜其悼惜之感！

徐於结束南通之行後，又赴金陵访晤孙馨远（传芳），谈妥了制冯的计划，然後才乘专车北上。到京後，即赴执政府晋谒。他一见段，口称「老师」，便两膝跪地行个大礼，段并下跪答礼，触景生情，师弟两人相拥而泣。一阵悲伤过後，徐究竟是年轻气盛，他告诉段道：用不着悲观，制裁冯玉祥的办法，他已和张作霖、孙传芳商量妥了，短期内即可采取行动。段一听之下，心里虽感欣喜，但仍面囑徐氏应小心谨慎，勿以轻率为敌所乘。徐为人赋性豪爽，他向段告辞後，一到外间办公室，即向段的秘书长梁鸿志说道：「你可即草拟讨伐令，咱们要马上对付冯玉祥了！」要知，当时北京政局是极端错综复杂的，明争暗斗，尔诈我虞；冯工於心计，段的左右，难免布置有他的奸细，徐所说的「草拟讨伐令」一语，不移时即传到冯的耳朵里。於是，徐之难逃一死，已经是注定了。

当徐氏离京返沪之日，突有人在段的办公桌上留一纸条，上面写着：「又铮万不可去，去必死……。」段急忙派人将这一纸条送徐。但这时他所乘的专车，已升火待发，且徐夙以豪壮自负，认为这一张纸条无足轻重，一笑置之。其左右曾劝徐改乘汽车循公路前往天津，俾可避敌耳目。徐以其身系政府大员，一举一动皆应堂堂正正，岂可舍正路而不由。於是仍然乘火车启程。詎料此行竟果然演出廊房一幕惨剧。

陆承武做了替罪羔羊

原来在徐氏到京的前一个月间，冯玉祥接到朴化人自沪发出的密报後，杀徐的计划即已开始布置了。而担任这一项布置工作的乃是冯的副官长张允荣。至於自认为徐案凶手的陆承武，只是被利用为「替罪的羔羊」而已。陆的官职仅为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的挂名参事，他和冯有中表之亲，其父陆建章於民国七年因煽动军队反段，在津为徐所处决，冤冤相报，今利用其子出面为父报仇，正是师出有名，至少在「做案」的掩护上，也可自圆其说了。

陆承武平时原住居於天津，但为了参加布置这一谋杀工作及出面认罪的法律问题起见，曾数度前在张家口，寄宿於督办公署的军法处，与该处处长张庆荣协同研究。杀徐另一应行顾虑的问题，即当时的平津路上驻有英国使馆所属的卫队。前次冯由热河回师北平途径丰台车站时，即曾与驻防该地的英军发生冲突。前车可鉴，不能不未雨绸缪。况驻京的英法使馆，素倾向於段，常暗中牵制西北军队的行动。再则，当时天津的日本驻屯军，经常派兵梭巡於京津道上，冯夙以排日自命，日方对之自极为厌恶；且当时的驻津总领事，即日本故首相吉田茂，乃一反冯健将。另二次大战时，在日军占领下出任香港总督的酒井隆，维时任职於天津日本宪兵队，

天津初下，余即与张之江计议，国民军欲保持战果，拥有直隶区域，必须向东沿京奉铁路进至山海关，向南沿津浦路追击至山东德州。张颇同意，嘱余下令，以宋哲元为鲁人，故遣之率军南下，孙连仲则领骑兵东进，进扼山海关。令既下，向冯报告。冯虑军力分散，不敢扩张，嘱坚守天津勿再前进。冯氏固缺乏战略头脑也，仅著眼於天津一隅，殊不知若无前进据点，则天津一地断难久守。余坚请张之江，至少须北至唐山南止沧州，然为势已蹙。未久张宗昌即自

是时黎元洪与蒙古王公塔旺布加拉等合办中美实业公司，黎氏任董事长，张勋为副董事长，王芝祥任华人总裁。我以通晓英文，得任总务处长。冯玉祥亦加入资本，列名为董事，冯氏每遇公司开会必到，到必早。观澜察其用意，纯在联络蒙古王公，尤与奈曼王巴林王贡桑诺尔布等，情深意密，大起作用。此时冯氏不过一区区旅长，已有窥窬西北之志，眼光甚远，允称一时之雋楚。

一日公司开会时，冯氏谓观澜曰：「薛先生，你每天要到外交部，又要到汇文大学教书，如何分身得来？」我答：「我任汇文体育主任，专教田径运动，我且乐此不疲。」

冯欣然曰：「我与汇文老校长颇有渊源，因此我信奉基督教，斋务长刘俊卿是我好友。」（老校长是美国人，故俄人始终疑冯亲美也。）

我说：「好极了！本星期六，汇文与清华作田径对抗，冯旅长可去参观否？」

冯答：「我一定来参观的。」

届时冯果守信而来，与运动员潘作新、尹商屏等一一寒暄，运动员都说：「冯旅长可爱极了！」

我当时对冯玉祥云：「我将薪金移赠穷苦运动员，我教运动，则以军法部署，近来北京各校风纪大坏，故我教授之时，必请老校长坐在一旁，以便随时施罚，因此运动成绩，得有惊人进展。」冯点首称是。想不到我的作风与冯治军之术不谋而合也。

是日两校之田径竞赛，清华大学以一分之差，败於汇文，可谓破天荒之举。颇予冯氏以深刻印象；厥後我在廊房遭难，冯氏肯饶我一命，实与此次运动会大有关系。

对待部属、严厉过度

冯氏体胖，身极臃肿，朱砂脸，眉横一字，煞气腾腾，酷似黄巢，其颧赤，威重也。其声暗，情伪也。满口新名词，不登大雅，是固炫鬻以取名当世者。然其态度娴静，言语中肯，颀颀印印，温恭如也。吾辈对冯，皆存好感。盖冯氏常坐马车，随从甚少，戎装简朴，不类军官，斯与当时风气背道而驰，有足劲者。此後冯氏督陕督豫，升迁甚速，惟在河南与吴佩孚争衡甚烈，冯氏欲得热察绥巡阅使，吴佩孚靳而不予，授以陆军检阅使，乃闲散之职。冯对曹吴，恨之切骨。当江浙战事将起，冯请纓，援苏齐（燮元），吴又不准，冯大怨望。国民党即乘此时派人游说，冯氏遂告动摇矣。

第二次直奉战起，吴佩孚於北京四照堂点将，计共下十道命令，有先声夺人之势。盖吴氏牧野鹰扬，中州虎峙，结绶金马之庭，高议云台之上，中央授之以旄钺之重，元首付之以专命之权，乃统领步骑，四十万众，躬行讨伐，士气奋竦，詎知冯玉祥心怀叵测，在南口遽行倒戈，使吴军轰然大溃，晨夜逋遁。奉军张作霖遂得死里逃生。

冯氏既具蝙蝠之性，卒之无人敢与深相结纳，厥後吴佩孚，张作霖、靳云鹗、李景林、张宗昌等五路兴兵，驱逐冯氏，冯获苏俄接济，藉得苟延残喘。迨吴佩孚为革命军所败，冯从潼关出兵，如虎出柙，国民政府畀以重要位置，然其野性难驯，卒叛国府，凶终隙末，实可丑也。

查冯氏失败之由，在於部属离心，而冯部下，良材实多，若以诚信相孚，事固大有可为，惜冯氏对於部属，严厉过度，虽高级将领，偶忤意旨，惩罚不少留颜面，兹举数例，以概其余：

张之江以国民军总司令之尊，因在廊房谋杀徐树铮之举，不能依照冯氏之命令行事，冯氏

怒斥张之江，罚坐营门外，使张氏无地自容。

韩复榘已升军长，偶因小愆，冯竟罚其荷枪而站列车之旁，使其当众出丑。

祖坟得保、送我宝物

至於石友三、孙良诚等，所受惩戒尤多。要之，冯军之中，有类似特工之组织，军官之间，易滋猜忌，结果大家皆师冯故智，相率倒戈。夫苏俄与冯勾结，原欲借之以为侵略中国之工具，冯亲苏俄，无非利用於一时，以解倒悬之急。我在莫斯科时，已得闻其详情矣。然冯本为基督教徒，又营菟裘於美国，实招俄人之大忌。且於国民党清党之际，中国共产党员来能获冯氏庇护，而苏俄人员经冯氏防地返国者，冯亦淡漠遇之。旋冯由美赴俄，船泊敖德萨，因放电影，当场焚死，冯殆死於苏俄特工之手，可谓自食其果者矣！

冯虽皖人，祖坟在保定，而曹（锟）吴（佩孚）二人则在保府有极大潜势力，此因曹（锟）在光园驻节甚久，故冯氏於直奉二次战争中倒戈之後，保定民众怒吼，议决铲毁其祖坟。当时我任保定道道尹兼戒严司令，适在廊房事变之後（编者按：冯玉祥当年在廊房谋杀徐树铮时，薛观澜先生与徐氏同时被逮，险遭毒手。）乃代为设法疏通，以德报怨，冯之祖坟得以保全，事後冯甚感德，嘱其孙副官转赠磁器一大箱与我，皆大内精品，我只允收三件，聊以示谢：一为万历年制麒麟送书花瓶，高三尺；一为乾隆五彩大花瓶；一为慈禧太后御用冰盘，所绘三英战吕布，康熙年制，工致非凡。盖皆冯逼宫之时所攫取之清宫御用品也。据孙副官云：冯军在察哈尔一带，粮糈匮乏，悉恃宝物为挹注，谅系实情。

迨至民国十七年夏，北洋政府解体，我辞直隶交涉使之职，但由於天津领事团之挽留，拖延三月不得交代，为之五内如焚。蒋总司令所派来之代表蒋作宾，谓我在北洋政府时代曾救过伍朝枢夫人一命，劝我打消辞意，我因矢忠於北方政府，决无恋栈之心，不得已而登报声明，表示再经旬日之後，我当挂冠而去。於是，阎锡山、冯玉祥与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各派一人来天津，死力以争此数一数二之优缺，使我无所适从，几经考虑，我决承认国民政府所派者。冯玉祥不怪，来电切责；阎锡山为此，竟对我下通缉令，措词甚烈，然我每日仍从小白楼到署办公，且须经过傅作义所据督轅，阎之通缉令未予执行，颇出意料之外。综上所述，可见阎冯二氏摩擦之一斑。

轮上焚死、太过离奇

嗣後阎冯合作，与中枢对立，失败之後，冯乃遁居泰山五贤祠，待时而动。对日抗战时，复与蒋委员长合作，初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淞沪战事，但其部下多受中央节制，冯氏尸位而已。旋调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大喜，因所属韩复榘、宋哲元、庞炳勋等皆其旧部，孰知韩宋皆不再与冯氏合作，且不与冯谋面，冯派参谋长鹿鍾麟赴济南晤韩，被韩软禁，冯遂愤而辞职。不久武汉沦陷，冯终未得要职，因此冯玉祥怀恨在心，自请出国考察水利，私心又别有所图矣！

此际冯对中共已发生幻想，愈益反对中央。抵美之後，发表谬论，并著书攻讦蒋主席，离美前且致函李济琛，辞曰：「只要你不和共产党合作，美国可以支持你掌握中国政权。」不料此事大伤共党之心，实与冯氏在俄轮上遭到惨死最有关系。据我所知，当时冯氏先已购法国船票，退去之後，始改乘苏俄邮船布加泰号，驶往欧洲，冯氏此行乃秘密上船，美国密探竟被瞒过。苏方却要冯氏全家赴俄，冯无计可施，只留其子在美，与妻女共上俄轮，轮启碇後，驶抵巴东与奥台萨之间，冯氏在轮上放映电影时，竟与其女同时焚死。最离奇者，当时火势不大，从失事到扑灭为止，仅费几分钟，俄轮船主迅即宣布冯氏父女已举行海葬，此与航海习惯，大相迳庭，不知俄人何以自圆其说也。

[illegible]

冯向不准其部下公开蓄妾，段则独为例外。中原大战前，段已拥有妻妾三人，而名之曰：「家乡段太太」、「北方段太太」、「南方段太太」。

奉冯命刘陈联婚

西北军中另一耆老陈某，为清代拔贡，向在军中为冯（玉祥）讲解孔孟之道，颇为冯所尊重，居然准其留辮，以示「敬老尊贤」。陈为福建人，其子陈琢如、号璞章，留学日本士官。归来後即任冯之高级幕僚。冯败後，幼陈亦居燕京，任冀察政务委员会高级顾问之职。

幼陈之次女，极富美名，余亦常见之，风姿绰约，有古美人风，果绝世之选也！余闻人言：徐永昌、潘复、袁良、何其巩等，皆曾先後为其子求亲，而卒以年龄不当，或派系不同，而成罢论。後由幼陈作主喜嫁与刘骥之子刘玉人。刘固西北军元老，而其子则弱不禁风，畏母如虎，殊不足以克绍箕裘。幼陈何以以女妻之？颇为其戚友所不解，而独得冯之赞许。冯曾自南京寄赠礼物若干，丘八诗一首，祝其早早生男，他日驰骋疆场，「赶走日本鬼子」云。人谓：冯对刘陈联姻之欣欣色喜，盖以为西北军之老人，仍以团结一体为重，他日冯之东山再起，或可有望也。

刘陈结缡之日，西北军另一元老段雨村被聘为「证婚人」，宋哲元以次各西北军昔日魁首，均一一亲临致贺，余亦躬逢其盛，得识刘骥其人。以余匆促中之印象而言，刘之外貌，既瘦且庸。颇似京戏中演「末」之角色，予人以玉堂春中红袍陪审者之感觉；言谈举止，亦颇乏精明果断之像。何以冯用之为总参谋长？亦一奇事也！诚百思不得其解。

春明旧梦-冯玉祥不善用人

冯玉祥（焕章），非吾友也！而余与之交往颇繁。其副官长宋良仲，尤为余每周必来之病人。冯虽倡节俭，禁贪污，励廉明，而宋则财源茂盛，添房进产，广置侧室。冯处之泰然，一若毫无所知者！「宋二太太」为苏产名妓，某日昼夜雀战，事为冯妻李德全所闻，立告冯。冯即以「纳妓」与「滥赌」两罪，痛责宋（良仲）军棍数十。事後由余为之治疗。

可怪者：未几日，冯突下令，以宋升署经理处长，「缺」之优厚，所入之丰，犹在昔日之上。至是，西北军中求官逐利之徒，颇有望责军棍者。

「宋二太太」之金兰姐妹：一为丁春膏夫人，亦即丁宝祯宫保之曾孙媳。另一为前四川督军陈宦之如夫人，亦即民初北京韩家潭「花王」之一，鼎鼎大名之「魏三姑娘」也！其人其事，亦曾见诸曾孟朴著之「孽海花」中，一时之风头可想而知。

此三夫人为余之病人，每来辄娓娓告以珍闻或秘辛。当宋良仲被冯下令责军棍时，宋二太太曾电请魏三姑娘，婉恳陈宦代为说项免责。陈大怒曰：

「汝等真乃妇人之见，不识冯玉祥为何如人！倘我代宋说项，冯必加倍重责之，以示其绝不能为外界所动也。冯之以不近人情为荣，洪宪时我在川已饱积经验矣！」

盖陈宦奉袁世凯命督川时，冯为其麾下旅长耳！而终於迫陈仓皇出川者，亦冯也。

吾家世代耻与朝三暮四、背友求荣者为伍。是故，冯虽於余彬彬有礼，颇形亲热；而余不以之为友也！

冯妻李德全，为教会中人，不修饰，御眼镜，复於脑後束发，益觉道貌岸然。常以镂有十字架之文房四宝，上书「光被四表」四字，分赠友好。余亦蒙见赐二三次之多。冯之爱将张之江，亦起而效尤。而其所赠之墨盒、笔架，较李者尤大尤多。据闻：张对宗教之虔诚，已达狂

热程度。当其奉命杀徐树铮於廊房後，祈祷日繁，三句不离「耶稣」矣！

张之江视为右臂者，为张树声将军，其人於帮会中辈份甚高，而矫揉造作。满口「耶稣」，一如冯、李，毫无江湖豪侠气概。亦可怪也！一说此乃张在西北军中自保之道，非如是，不能在冯之榻前，勉为帮会中之「老头子」；否则，冯必杀之久矣！

为媚冯计，此公每收「徒弟」时，必令其同时接受洗礼。故冯、李对之，始终宠信不衰；後且恩宠远胜张之江矣！

无分昼夜，此公喜御墨镜，颇增神秘之感。谈话时又极慢，且哼且讲，极类京剧中之道白。曾以喘症就诊於余，并曾两度奉冯命，邀余至京郊冯处「便酌」曰：

「大夫——咱们的一一冯先生——又想请您老——去吃一顿白菜豆腐——就大馒头啦！——」

言时态度严肃，而语气轻薄；颇似真言，又颇似揶揄，其难测也如此。

作者：悠然心会处回复日期：2005-10-24 13:46:07

转载自《成败之鉴》

++++++++
++++++++
++++++++

西北军将领录（五）冯玉祥的十三太保

相传唐朝末年，大军阀李克用曾收了十三个义子，并将这十三个义子都封为太保。从此以后，人们对某些大人物的一些亲信下属往往喜欢冠以十三太保之称，比如复兴社十三太保等等。冯玉祥的十三太保，是指人们对 16 混成旅中期，一批因作战勇敢而受冯玉祥亲信的中下级军官的称呼，据说这帮人还有个什么组织。其中一半人名气较大，做到上将、省主席，成为一方诸侯；另一半相对名气较小，没成什么大气候。

韩复榘：（1890——1938）字向方，河北霸县人。西北军中五虎之一。中国现代史上最著名的军阀之一，这要拜相声《关公战秦琼》所赐，其实，这个段子如果把主角改为张宗昌他爸爸倒更合适（张宗昌为其父祝寿倒是史有所载）。韩复榘 1910 年入 20 镇，因长得秀气、又有文化，很受冯喜爱，让他当司书，并一起参加滦州起义，失败后被遣返回乡。第二年重回冯部，从文书、司务长逐渐升至师长。1927 年任第二集团军六军长，第三方面军总指挥。1928 年后任 20 师长，河南省主席。29 年背叛恩师投靠蒋介石，任第三军团长，后任山东省主席。韩的叛变对冯打击极大，他连续几天又哭又骂，还打自己嘴巴，情绪消沉、自信心大减。可以说，西北军的溃散，韩应负第一位责任。尽管中原大战后韩邀老长官到泰山居住，冯对韩表面上也很客气，但内心对他仍非常恼怒。抗战开始后，韩任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不与日寇作战，带部队逃跑，加之曾与刘湘密谋倒蒋，惹恼了蒋介石，将其逮捕枪毙。韩被捕后，大老婆高艺珍曾求冯说情，冯避而不见，还对部下说：我如有权，早在济南就把他枪毙了。韩复榘是个具有多重色彩的军阀，他治鲁八年也并非一无可取，他比较注重教育事业发展，办学校，保证教育经费等等；剿匪也很有成效；他主张发展民族资本，赞同“限制资本”，反对垄断，他曾说过：“资本愈发达，贫富的差别愈大，结果苦乐不均，社会的痛苦就一天比一天加深。”韩复榘流传下来的段子很多，大多是他随心所欲、胡乱判案的故事，让人看了可恨可气又可笑。

韩复榘最不可饶恕的罪行是残杀共产党员，党的一大代表邓恩铭、毛岸英的岳父刘谦初都是被韩所杀。山东的党组织几乎被他破坏殆尽，造成 30 年代中期山东几无共产党活动。

石友三：（1891——1940）字汉章，吉林长春人。著名的倒戈将军，西北军中五虎之一。最初表现还是不错的，因作战勇敢、善于带兵颇受冯的赏识。任 16 混成旅三团二营长时，该营是冯的王牌部队，黎元洪大总统、日本公使来冯部参观时都到该营参观。由于该营提拔的官长多，逐渐形成了石友三为首的一个小集团。后升为旅长、师长、军长。南口大战时第一次叛冯，和铁哥们韩复榘投靠阎锡山，从此养成倒戈习惯。这个习惯养成后，大概就和妇女习惯性流产一样，想收都收不住。五原誓师后石又叛晋，重回冯部。但因曾经失贞，不再受冯及亲信信任，于是 1929 年再次携韩叛冯，投靠蒋介石，并当了安徽省主席。但当年受唐生智蛊惑，再次叛蒋投唐，并用几十门大炮齐轰南京，造成南京大乱。没多久唐生智失败，石又再次投阎。中原大战开始，再次回到冯麾下。没多久看到冯阎联军要失败，第三次叛冯，投靠张学良。没多久，又叛变张学良改投两广政府，结果这次被蒋张合击，彻底打垮，老本蚀尽，只好投靠韩复榘。但不久，石不甘寂寞，又跑到天津和日本人勾结。宋哲元怕他惹事，收编他当了冀北保安司令。抗战爆发后，石友三先联共后反共，受到蒋介石嘉奖，先后任 181 师长、69 军长、39 集团军总司令、冀察战区副总指挥兼察哈尔省主席。但不久，因搞摩擦遭到八路军狠狠打击，于是倒戈的瘾又犯了，这次干脆不顾民族大义，准备投靠日本人，结果遭到下属的不满，被高树勋设计逮捕并活埋。石友三很喜欢活埋人，因此被称为屠夫，曾活埋过石敬亭的外甥，活埋过冯玉祥派到石部的参谋长，这次自己被活埋，正应了那句老话，“天网恢恢，报应不爽”。

孙连仲：（1891——）河北雄县人。西北军中五虎之一。1915 年护国讨袁战争中，孙连仲任炮兵班长，曾一人抗起 238 斤重的山炮袭击敌人。1921 年升任炮兵团长。后进入陆军检阅使署高级教导团学习。1924 年升任师长。北伐时任第二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中原大战时，孙见事不妙，便托陈诚向蒋投诚，被蒋任命为 26 路军总指挥。曾任青海省、江西省主席。1931 年赵博生等举行宁都暴动，口号是“打倒喝兵血的大军阀孙连仲高树勋！”26 路军 17000 人参加红军。孙连仲大受打击，部队最少时只剩下一个师。抗战爆发后，孙任第 2 集团军总司令，6 战区代司令长官，一改内战时期的颓势，勇猛抗敌，战功卓著。他曾在北平西南郊重创日军河边旅团，在河北涿县与日军坂垣师团血战，在娘子关奋勇抗击日军川岸师团，台儿庄战役中，孙连仲部是头号主力，武汉会战中，孙连仲指挥 6 个军，包括于学忠的 51 军、宋希濂的 71 军、冯治安的 77 军、田镇南的 30 军、冯安邦的 42 军、张自忠的 59 军守卫大别山，与日军 13、16 两个师团血战两个月，把 13 师团扒掉了三层皮，最后安然撤退。此后，孙连仲又在鄂西等地多次重创日军。可以说，孙部是国军中参加抗战次数最多的部队。1945 年至 1947 年任国民党第 11 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主席，保定绥署主任。一九四八年任南京卫戍总司令，后任总统府参军长。一九四九年去台湾，和老友庞炳勋合开一家餐馆，重演“孙庞斗智”。

孙良诚：（-1951）西北军中五虎之一。1912 年进入左路备补军。为西北军前期第一勇将。1921 年任 11 师团长。1924 年任国民一军 2 师 3 旅长。五原誓师后率部解围长安，为长安解围第一功臣。北伐时任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第三军长。28 年曾任山东省主席。中原大战后，与宋哲元竞争 29 军长，因宋哲元、张自忠派萧振瀛到张学良处携礼活动，孙竞争失败。后被蒋任命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1942 年任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游击总指挥、39 集团军副总司令时投降日寇，当了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兼 9 军长。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收编为新 2 路军总司令。之后，在苏北作战非常卖力，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任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兼 107 军长。但孙始终脚踏几条船，在对蒋效忠的同时还与李济深联络，淮海战役时答应解放军战场起义，但迟疑不决，最后只能投降。毛泽东在著名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中曾要杜聿明向孙学习，放下武器。孙投降后，解放军派他向刘汝明劝降，结果被刘出卖给保密局，幸亏西北军老同事、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力保，才得以释放。1950 年在上海被捕，1951 年病死于苏州。

张维玺：（——1944）1916年任16混成旅一团二营长。1921年任11师团长。1924年任国民一军2师4旅长，曾参与疏浚黄河泥沙，恢复河运。1928年任第二集团军第九方面军13军长，当时宋哲元曾电令他杀掉镇嵩军麻振武部3000俘虏，他未执行，而是全部放掉。中原大战时任南路军总指挥。抗战时期投降日寇，任伪第二方面军副总司令。44年病死。

刘汝明：（1895——1975）字子亮，河北献县人。小名“呆子”，西北军中五虎之一。1912年入左路备补军。1919年任营长。北京政变时任京畿警卫第一旅长。1926年任西北军10师长。1927年任第二集团军第九方面军2军长，29师长。中原大战时任第五路军总指挥。33年任29军暂2师长，参加过长城抗战。35年后任29军143师长兼察哈尔省主席。解放战争初期任第四绥靖区司令。淮海战役时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八兵团司令，不服李延年指挥，各自行动、互不协调，结果导致黄维兵团被歼。刘一心对蒋效忠，但蒋仍不信任他。他曾伤心的说：“蒋总统指挥我这么多年，无役不从，现在还把我当杂牌看待，怎不令人灰心。”但尽管如此，他依然紧紧靠拢蒋，不惜把与他私交甚笃、受解放军派遣劝他弃暗投明的孙良诚出卖给保密局。后任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闽粤边区剿匪总司令。49年去台。

佟麟阁：（1892——1937）字捷三，河北高阳人。1912年冯玉祥第一次招兵时和曹福林等同时招进左路备补军。1914年升为连长。1922年，升任陆军检阅使署高级教导团长。1924年任国民一军11师21混成旅长。1927年任甘肃陇南镇守使、代理甘肃督办。1928年任第二集团军35军长。1929年任暂11师长。中原大战后任29军副军长。1933年率29军参加喜峰口抗战，同年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任第1军军长、察哈尔省代主席，失败后，因对宋哲元不满，隐居北平香山。1935年后，复任29军副军长。七七事变后，坚决主张抗战，7月28日，在抗击日军进攻中壮烈殉国。被国民政府追赠上将。1946年北京市西城区某街道被命名为佟麟阁路。新中国成立后，被迫认为革命烈士。

过之纲：安徽蒙城人。1912年被冯玉祥招进左路备补军，曾任冯部模范连排长。1922年任44团长。北京政变时任国民一军1师2旅长。1929年任15军长。中原大战失败后未向蒋投降，跟随宋哲元躲到山西。后到韩复榘处任山东省参议厅参议。其兄过之翰也是冯部要员，在西北军长期管理财金工作。

葛金章：字仲文，安徽人。曾任冯部模范连班长、营长。1924年任团长时曾参与永定河抗洪抢险活动。后任国民一军第七混成旅长。中原大战后，托庇于韩复榘，任山东省参议厅参议。

闻承烈：（1889——1976）字朴庭，山东威海人。曾任左路备补军班长，后历任16混成旅排、连、营、团长。1926年任国民一军军官教导团长。1927年任第二集团军兵站总监。与韩复榘私交甚笃。1929年韩复榘甘棠东进，叛冯投蒋，闻承烈与李兴中等人被韩裹胁而去，因不愿叛冯而差点被杀。韩任山东省主席后，委闻为济南市长，一直干到1936年因病辞职。抗战期间，任六战区兵站部中将总监。解放后任中央文史馆员。

程希贤：1926年任国民军6军1师2旅长。1928年任第二集团军29师长。29年后任山东省政府高等顾问，很受韩尊重。1930年任第三路军军事教育团长。早年因作战失去右臂，但仍能在单杠上大回环，枪法极准，喜爱京剧。1931年任石友三部军长。芦沟桥事变时任冀北保安队长。

韩多峰：1919年任16混成旅机关枪营长。1925年任国民一军40混成旅长。1927年在河南办理民团。1929年后在韩复榘手下任山东省参议厅参议。1934年任山东省联庄会员训练会会长。抗战时期，任山东省第四专署专员，后被沈鸿烈撤职。与八路军关系融洽。

韩占元：（版本一）河北安新人。1912年进左路备补军，1915年任16混成旅排长。1917

年任手枪队队长。在常德时因贩运烟土被冯开除，第一次直奉战争时跑回部队参战并立功，升为营长。26 年南口失败后曾随石友三等叛投阎锡山。28 年任第二集团军第九方面军 1 军长。他弟弟韩德元也曾任西北军师长。

备注：原作者是天涯网友，ID：悠然心会处如不能转贴，请通知我，我立刻撤消。谢谢。

作品相关 外传：国贼屠夫单于

日本《东京帝国时报》摘录

震惊！无耻的恶行！

—我国上下齐声怒斥南京屠夫单于，松井石根将军率领驻南京皇军为南京无辜死难者祈祷。

中国人民你们该清醒了，难道蒋介石政府的真面目你们还看不清楚吗？单于这位被蒋介石政府称为抗日名将的屠夫，先是无耻的暗杀了其上司南京城防司令唐生智将军，随后又借口我国军人残暴，强行命令南京的中国平民撤退，实际上却是乘机洗劫中国平民的财产，有拒绝者当即被单于之军队射杀；并且在逃跑中无耻的裹胁平民，试图消耗我军空军之弹药。当我国空军发觉时死难者已经不记其数了，而我国一贯对非武装的平民与不怀敌意的中国军队，则采取宽宏和善的态度，并且严格保护一般平民的生命。我松井石根将军在得知单于军队裹胁大量无辜平民时为了挽救更多平民的生命，立即通知前线部队停止追击，并且下令空军停止轰炸。

松井石根将军更是在司令部痛斥单于这种没有人性及军人应有道德的行为“军人交战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为什么要把无辜的平民牵扯进来？！混帐！军人的耻辱！”随后松井石根将军还亲自参与埋葬死难者，当看到死难者中有一名不满 5 岁的女孩时，松井石根将军再也忍不住流下了悔恨的泪水“原谅我呀，请原谅皇军来晚了！”在场的皇军士兵无不对单于之行为愤恨！

皇军勇士陆军上尉谷寿夫甚至激动的说道“单于就是禽兽！这么残害自己国家的平民！”并且对单于污蔑皇军的言辞表现出最强烈的愤慨“说我们大日本皇军是禽兽，事实上这些中国军队才是禽兽！居然裹胁平民逃跑！”谷寿夫上尉还收养了一名因单于的暴行而失去双亲的中国小姑娘，当记者问及此事时，谷寿夫上尉淡淡的说“我希望她将来再也不要受到伤害。”记者分明从他的眼中看到了军人不应该有的泪水，可是在那时，记者觉得他身上充满了人性的光辉！

12 月 18 日松井石根将军率领驻守在南京的皇军在栖霞寺为全体南京无辜死难的平民祈祷。根据目前统计，因为单于无耻的行为，南京死难者已经上升到两万三千人。

驻华皇军总司令部也于 12 月 20 日发表讲话，对单于的无耻恶性表示最强烈的愤慨！并宣称一定要把屠夫单于送上绞首架，以此来慰祭南京无辜的死难者。

而我国天皇陛下以及首相也于昨日发表讲话痛斥蒋介石政府以及单于无耻恶行！并且呼吁中国的有识之士推翻蒋介石政府，和平的解决日中两国目前的问题。天皇更是表示日本无意干涉中国内政，只要日中恢复和平，日本将从中国撤军。最后天皇罕见的呼吁道“拜托了，为了中国无辜的平民。”在场的首相以及其他工作人员无不被天皇的感动的热泪盈眶。

天皇今日将到神社为南京无辜死难者祈祷。

.....

中国《XX 日报》

强烈要求将单于绳之以法！

《XX 报》

不杀单于，不足以平民愤！

英国《泰晤士报》“很明显，中国军队之声誉已经失去；单于的行为令人发指！”

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我向你们叙述一个万分不愉快的故事，你们看了以后，也许要倒胃口，这是一个充满了罪恶和恐怖的故事，简直难于令人相信，一群匪徒毫无怜悯地蹂躏着爱好和平的、和善的、守法的人民；中国军队就是如此对待自己国家的平民的。即使只有几个人看到这封信，我也觉得这故事有加以叙述的必要。否则我的良心无论如何不能安宁。只有几个人。知道这故事，我便是其中的一个。这还只是故事中的一小部分，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自己也不能断定。我希望它就可以结束，但我恐怕在中国的其它地方，还会继续发生同样的事情。我相信这是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纪录。”

20XX 年，某论坛辩论摘录

单于崇拜者楼主

凭什么骂单于，没看见倭寇在武汉犯下的暴行吗？！事实证明了单于是正确的！

20XX-3-1821:25:05

单于去死工分:26 本区职务:会员第 2 楼

狗屁！单于就一屠夫！倭寇在武汉的罪行不能掩盖单于在南京的暴行！

20XX-3-1821:42:59

无聊人士工分:9906 本区职务:会员第 3 楼

骂单于的要么是拿日圆的 WT，借机为日本说话，要么是无脑者，相信 XX 对国民党多年的妖魔化宣传，人云亦云。

20XX-3-1822:07:01

丁丁工分:3817 本区职务:会员第 4 楼

向单于将军敬意!!~~~~~

20XX-3-1822:11:03

单于崇拜者工分:4310 楼主第 5 楼

以下是引用无聊人士的发言：

骂单于的要么是拿日圆的 WT，借机为日本说话，要么是无脑者，相信 XX 对国民党多年的妖魔化宣传，人云亦云。

总结的真好，要么就是上代与国民党有杀祖之仇个人抱怨...

20XX-3-1822:43:10

无人永生第 6 楼

放屁，楼上的几位知道什么啊！？事实上单于是乘机洗劫财物！我爷爷就是南京人，当时差点被 GMD 的部队给杀了！这是什么军队？！简直就不是人！！比倭寇还坏！

20XX-3-199:17:28

绝望的希望第 7 楼

楼上的支持，楼主是白痴！当时杂不让单于哪个杂种把你爷爷杀了！？省得你现在跑到论坛来乱叫！

举报:单于的崇拜者 03-2012:43

20XX-3-1911:34:50

亚摩斯工分:201 本区职务:会员第 8 楼

其实单于的出发点是好的，并且日军在武汉等地的屠杀也表明了单于的正确。但是由于组织不好，加上底下人的确也乘机抢劫，还枪杀无辜市民。算 55 开吧。

20XX-3-1911:50:56

风中之烛工分:6839 本区职务:会员第 9 楼

楼主纯粹不懂历史，请问，就算要转移也要有计划？请问你所谓“伟大”的单于将军有计划吗？不过是看守不住南京了，拿无辜平民消耗倭寇的子弹而已！当然顺便发点国难财！

20XX-3-1912:31:26

丁丁工分:3817 本区职务:会员第 10 楼

楼上的无知！单于当时下达命令后就被倭寇的阻击手打中了，人都昏迷了，这也怪单于？再说单于根本没有嫡系部队，手下都是临时拼凑的杂牌部队。而单于的嫡系，德械师当时正在雨花台和倭寇拼命！单于也是在雨花台负伤的！你白痴啊！

看看单于打死了的多少倭寇再说吧！没有单于恐怕就不是死 23000 了！单于将军实在了不起！

20XX-3-1912:33:33

杨快感工分:1402 本区职务:会员第 11 楼

以下是引用丁丁的发言：

楼上的无知！单于当时下达命令后就被倭寇的阻击手打中了，人都昏迷了，这也怪单于？再说单于根本没有嫡系部队，手下都是临时拼凑的杂牌部队。而单于的嫡系，德械师当时正在雨花台和倭寇拼命！单于也是在雨花台负伤的！你白痴啊！

看看单于打死了的多少倭寇再说吧！没有单于恐怕就不是死 23000 了！单于将军实在了不起！——

逗，真逗，真他妈的逗，真他妈的逗死了，真是他妈的逗得没法不死了。单于是英雄？笑死我了。看来这位智商实在有问题。

单于崇拜者工分:4310 楼主第 12 楼

楼上的也太没有素质了吧？10楼说的不是事实吗？单于的部队当时难道不是在雨花台和倭寇拼命吗？实际上淞沪抗战后单于的部队就没有补充，而且手上的部队基本上是杂牌！最主要的是单于当时已经负伤昏迷了！

20XX-3-1912:35:31

蚊子工分:5012 本区职务:会员第 13 楼

你们吵什么啊？其实照片上单于长很帅啊，而且也很有才华。我喜欢。

20XX-3-1912:39:46

杨快感工分:1404 本区职务:会员第 14 楼

以下是引用蚊子的发言：

你们吵什么啊？其实照片上单于长很帅啊，而且也很有才华。我喜欢。

KAO，小女生知道什么？长的帅就可以当屠夫了？！汪精卫还帅呢，你是不是也喜欢？

20XX-3-1912:46:20

蚊子工分:5012 本区职务:会员第 15 楼

楼上的太没有素质了吧？这个论坛人真是粗俗，受不了。

无人永生第 16 楼

小女孩子只知道看脸蛋！单于是干什么的？是军人来的。难道抵抗侵略不是他的本职工作？这都该赞扬？！而且他身为代理司令官之前干什么去了？拜托不要用单于受伤为借口了。真的被狙击了他还能活的了？楼主看来是被台湾的资料骗了，所谓昏迷不过是为单于遮羞罢了。

20XX-3-1912:52:11

红茶魔术师 J 工分:27955 本区职务:会员第 16 楼

是中国人就可以抢劫平民财物？

是中国人就可以让平民消耗日本人的弹药？

是中国人就可以杀害 23000 中国人？

单于者，国贼屠夫而已！某些人拼命为单于土只摸粉简直让人恶心！

20XX-3-1913:02:53

马可已工分:955 本区职务:会员第 17 楼

楼上说的太对了，支持！

20XX-3-1913:05:03

丁丁工分:3817 本区职务:会员第 18 楼

以下是引用红茶魔术师 J 的发言：

是中国人就可以抢劫平民财物？

是中国人就可以让平民消耗日本人的弹药？

是中国人就可以杀害 23000 中国人？

单于者，国贼屠夫而已！某些人拼命为单于土只摸粉简直让人恶心！

单于下命令了吗？

组织不利不等于故意！

你是中国人吗？那是倭寇杀的，这也算到单于头上？！按照你的说法干脆不要抵抗算了！

20XX-3-1913:09:28

红茶魔术师 J 工分:27955 本区职务:会员第 19 楼

我又说应该不抵抗吗？但是单于的行为就是如楼上的说的那样，无耻的用平民消耗倭寇弹药以及抢劫平民财物！

20XX-3-1913:12:21

丁丁工分:3817 本区职务:会员第 20 楼

你先证明抢劫是单于下的命令！而且单于拿了这些钱的！

20XX-3-1913:16:21

红茶魔术师 J 工分:27955 本区职务:会员第 21 楼

还需要证明吗? GMD 的军官你给俺找一个不吃空饷, 不贪污的出来!

20XX-3-1913:17:40

单于崇拜者工分:4310 楼主第 22 楼

看来 FQ 是没有道理讲的!

20XX-3-1913:18:50

红茶魔术师 J 工分:27955 本区职务:会员第 23 楼

WT 说不过就只知道扣帽子, 不过就算你们这些 WT 为单于涂多少粉, 屠夫永远是屠夫!

20XX-3-1913:20:17

作品相关 一个 FQ 眼中的单于

孤行的话:

这是我朋友写的恶搞文章, 并不代表以后的情节会这样发展, 我觉得这篇文章也可以回答一些网友的对我的历史观的质疑。我想 GMD 肯定歪曲过 GCD, 同样 GCD 也歪曲过 GMD, 对于历史, 希望大家都有一双慧眼。

三姓家奴单于

——作者: WO 青蛙

最近看到个大论坛掀起一股给汉奸败类翻案的歪风.先是吴三桂, 后是花生米.接着, 国贼屠夫单文革这个三姓家奴也被右右们拉出来顶礼膜拜.什么民族英雄, 抗日名将.甚至还有人在新狐办了个抗日名将排行榜投票, 用马甲楞是把单文革这个民族败类给投抗日第一名将.一帮党国遗老遗少还叫嚣要不是重庆谈判以后单文革跑到国外去, 这天下是谁的还不一定……

我呸, 这都是些什么东西.我估计不是些拿着美刀, 日圆的网特.就是台湾那边故意来大陆论坛捣乱的.

好拉, 咱书归正传.说说这个三姓家奴.右右们叫嚣单文革在中国革命最需要他的时候毅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 回国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说话一点都不知道脸红.根据澳洲的资料, 单文革当时在澳洲分明就一街头小混混.整天就靠点什么小偷小摸的过活.最后实在混不下去了, 才去国内想混个海龟当当(也有说法说他是受他那白俄姘头的指使, 到中国帮他们家联络反革命势力去了.从单文革后来对苏联种种的刁难跟挑拨中.似乎也有道理)

接着说, 话说单文革这混混一回到国内, 就专往那妓院烟馆的跑.不久从他那白俄姘头那骗的钱就花的一干二净.不得已就出去找事情做.不过混混就是混混.好吃懒做又没本事.找了半天也

没个地方愿意收他.眼看就要饿死街头了.你别说,这小子本事不怎么样,可是运气不错.正好敢上黄埔报名.结果凭着他那不要脸的表演,居然还真让他进了.

再往后的事情咱也知道了,单文革这小混混进了军校东西没怎么学,溜须拍马的工夫到精进不少.从邓演达开始的一群国民党要员,只要他见着面,就一脸奴才像的帖上去.尤其是见了花生米.那简直是跟见了亲爹一样.(据说当时单文革想任花生米当亲爹,说什么请干爹赐个字给他.结果花生米没怎么搭理他,不过实在受不住他的纠缠,随便起了个文革敷衍他.不过就这一个字,单文革也拿着当令箭一样的坑蒙拐骗.给他日后飞黄腾达打下了基础)

不得不说,单文革这个人还是比较精于算计的,再加上他颇有几分戏子的天分.骗的孙中山他们的信任,一路飞黄腾达.(不过个人认为,这跟单文革抱定他花生米干爹的大腿是分不开的)

随着单文革这个混混的飞黄腾达,他的野心也逐渐暴露了.当然,小混混现在成大混混了.当时国民党内派系林立.饶是抱着他干爹花生米的大腿也找不到什么发达的机会.也是,军队里谁鸟他这一就会溜须拍马的混混啊.于是这厮就把念头打到了钱上.都说四大家族贪,其实跟单文革这国贼比起来,他们那简直可以用廉洁来形容了.具体他跟他那走狗陈玉当时一起贪了多少,谁也没办法具体统计了.反正加上后来从中美攀枝花钢铁厂修建,几条大型武器生产线进口,以及抗战初期美国卖给中国 40 个师装备的几宗大买卖里,他们就至少贪污了 2000 万以上.

这点从他们战后在美国的存款就可以知道.据说当时两家资产加起来有几十亿.这全是中国人民的血汗钱.两个恬不知耻的东西就是在中国抗战这么困难的时候,从中国人民身上扒去了几十亿.就这样的混蛋,居然有右派们恬着脸说,他们给国民党黄金十年立下汗马功劳,给中国建设了大后方

自然,三姓家奴单文革要只是贪污,那也只是个贪官污吏什么的.不过这小子刮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刮的不过瘾.便把主义打到他第二个干爹日本人头上去了.你看,从 918 到 77.他单文革哪一次坚决主张跟日本开战了.这小子算盘打的贼响.他花生米干爹要是投降给日本,那跟着花生米的他怎么也能一起跟着发达不是.就凭着这小子对花生米不抵抗政策的支持,到 37 年,居然混到了 88 师师长一职.可惜单文革这次算盘没打好, 77 之后他花生米干爹大概是想跟日本人多捞点投降的好处.居然 813 在上海跟日本人干上了.这小子心不甘情不愿的被他花生米干爹送到战场当筹码,心里那个悔啊.可是没办法,来都来了.他部队的防线还是日军重点照顾对象.于是这小子把他的乌龟像发挥到及至.(据说跟他干爹打算跟日本媾和的消息也有关,怕跟太君打急了,日后投降不能捞太多好处)一个师就跟上万只王八一样,趴在上海楞了趴了一年多.连日军都感叹,世界上竟然有如此懦弱的军队.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当时去战场的时候曾对此发出过感叹,“面对日军主力竟然才有这么点伤亡,简直让人怀疑他是在跟日军进行战争,还是演习”

就这样,单文革跟他的军队在上海守了 1 年多,等他干爹花生米跟日军媾和的消息也等了一年多.可惜消息没等来,日军的登陆部队却来了.话说这厮贪生怕死的真面目在这时候彻底暴露了.丫一听到日军登陆,接着就上报花生米说”儿子不行了,再不跑就要被日军包饺子了”.没等上面命令下来就四处散播溃败的谣言,动摇军心.别说,他这行动真造了报应,由于他部队阵地太靠前,居然跑在了最后面.跑的时候还被他们日本干爹赏了一枪.的确是恶有恶报了吧.

不过单于的逃跑技术确实一流.丫单于从上海转进到南京,从南京又转进到武汉.(这里补充点,单于那家伙在南京的时候,以掩护群众撤退为名,大肆搜刮百姓财产.并且他的无耻撤退,导致了首都的丢失.这个国贼的称号真是非他莫属)丫转进速度党国里面他说第 2 没人敢认第一~果然是‘单于转进千里,日军追之不急’.这都能算他的功劳.右派们居然恬不知耻的叫嚣单于运动战,三个日本师团合围都消灭不了他的部队~还拿出日军材料说连日本人都认为他是个值得注

意的对手，我呸。跑的速度让日军都追不上，的确是要重点关照啊

至于哈单于的那些党国遗老遗少所说什么某某岭大捷。那纯粹是单于这小子的逃跑名声在外，让日军的第五师团和十二师团追了他 400 公里，脱离友军支援，被包围消灭。这算他唯一一点用的上的了吧。至于其他的，看下他的对手，被他打的那 106，107 师团在日军那可是数一数二的垃圾。被他用 7，8 倍的兵力围上，那就是白痴去指挥，也不会输啊。

就是这么一个乌龟将军，逃跑高手。用几倍于日军的兵力消灭了 5.6 个日本师团，就被右右们当战神捧，这是什么世道啊

抗战结束后，单于的如意算盘又一次破产了，本来想凭着跟花生米的关系，跟他抗战抢别人的那些功劳，去四川当个什么土皇帝什么的，顺便接着刮百姓的民脂民膏。结果他花生米干爹不同意，让他继续带部队去绞共。要知道，共产党可不是日本人那么好对付，部队厉害着呢。给单文革 100 个胆子他也不敢去打啊。于是乎，小命要紧，这厮终于跑去他美国干爹那过下半辈子了。

一个中国人(现在似乎不能算了)，一生三换国籍，认了 N 个干爹。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不知道团结人民共同奋战，却醉心与搜刮祖国民脂民膏。在抗战最紧要关头更是带着部队逃窜，让祖国大片山河落入他日本干爹手中，这种三姓家奴，国贼屠夫，居然还有人想给他翻案。无耻啊

作品相关 改版说明

删除

作品相关 序

删除

作品相关 新书上传，请大家捧场

开了一本新书，请大家捧场。

书名：香港一家人

简介：一个怪叔叔穿越回了 80 年代的香港和三个小萝莉在香港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的故事

各位老爷们多多捧场，谢谢。

作品相关 恢复更新公告

今天在单位太受刺激了，居然我的同事里有我的读者，而且对民国往事没有更新十分怨念。我在旁边听着他对“作者”的抱怨真的觉得惭愧啊惭愧。当然他不知道俺就是作者太没脸见人了

所以在咨询了编辑时空管理局最新管理条例后，我决定把这本书写完。而且编辑也答应我帮我保管一部分存稿，以便我没更新时负责帮我更新。

我一大男人今天实在太丢脸了，以后每个月我要是超过 3 天没更，出门就被车撞死！

作品相关 今天更不了

真对不住大家了，今天忙了一天，晚上和家人吃了饭后要和朋友去酒吧，所以今天更不了。明天两章送上。

请大家谅解一下哈，顺祝大家中秋快乐。

第一卷 初到广州，声名显 第一回莫名越时空糊涂入黄埔(修)

1924 年的中国正是南北对峙的关键时刻，虽然南方的国民政府比北洋政府弱小，但是毫无疑问在当时中国人的心目中，孙中山、广州国民政府代表的是进步和希望。而刚刚经历了陈炯明叛乱的孙中山先生已经决定了全面加强与红色苏联以及新兴的中国共产党全面合作，这一年诞生的中国最著名的军校—黄埔军校正是孙中山先生与苏联合作的标志。

无数有志青年纷纷行动，或是参加由中国共产党负责的秘密招生考试，或是动身南下直赴广州，总之，1924 年的广州精英云集，正是这些人领衔主演了中国几十年的近代史。当然，他们本人对此一无所知。

而初春的广州,细雨绵绵,春寒料峭。阴霾的天气和淅淅沥沥的小雨交替的上演，似乎也在告诉人们，冬天并没有走远。

行人们也纷纷加紧了行走的脚步，对于地处岭南的广州人来说，这样的天气他们并不适应。可是在广州最繁华的西关，人们纷纷对一位在如此寒冷天气依然单衣单裤，穿着怪异的少年行注目礼。

可是这个青年似乎不像是为了标新立异才如此打扮的，因为大家分明听的见青年上下牙齿撞击的声音；但是要说青年穷困潦倒似乎也并不尽然。此人衣着虽然怪异，但是细看之下衣料精细，做工考究，特别是脚下的一双白色的厚底胶鞋一看就不是凡品。青年虽然牙床打架，腰却是挺的直直的。

看到青年如此做派，行人们都猜测青年是大户人家子弟，与家里长辈斗气，负气出走。

尽管行人们给了单于足够多的关注，但是此刻他那里有闲心来理会旁人的看法，只在心里不停的咒骂。

在他的记忆里，他本来是在公元 2006 年初夏与朋友在西南某城酒吧斗酒，结果不支醉倒过去。谁想到他一觉醒来却发现自己居然身处公元 1924 年，而且还从西南万里大挪移来到了岭南第一富庶之地广州。

单于平时很在意周围人对自己的看法，但是遇到如此诡异之事那里还有闲心理会旁人的关注。况且天气寒冷，单于不过只穿着了休闲服，休闲裤，脚上不过一双耐克的运动鞋，这么单薄的衣物 5 月足够了，可是在二月的广州怎能御寒？身上的寒意以及心里的焦虑已经快让单于疯掉了。

“我要怎么办？”“我怎么能回去？”单于心里不停的思考着这两个问题，不知不觉之间，单于已经走出了西关，朝南堤走去。

大约是走的快了，单于此时身上到不太觉得冷了，心也慢慢平静了下来。作为 RMIT 的临床

心理学硕士，单于很清楚自己肯定是无法回到自己本来的时空，想通了这一层，另一个问题——生存问题自然就成了单于必须要解决的当务之急。

“大约我可以到洋行去谋个差使糊口吧，挣点钱再看有没有机会去美国。说不定在美国，我会成为心理学新的传奇呢。”单于不是愤青，也不认为自己回到 1924 年是为了挽救世界，做为普通人的他，自然而然的就把自己的出路规划在了自己熟悉的领域里。

“幸好现在的中国还没有户籍制度，不然说不定我就要被收容了。”想到这里，单于自嘲的笑了笑。

不知不觉之间，单于居然凭借双腿从西关一口气走到了南堤，当然，单于本人并不知道，他对广州也完全不熟悉，他甚至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这样都能从西关走到南堤大概只能用“注定的命运”来形容了。

“噫？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单于在想通了自己将要走的路之后才发觉自己迷路了。但是本身并没有明确目的地的单于也没有着急去问路，再说，他自己也不懂广东话。于是他就在南堤闲逛起来了，可是当行进的速度放慢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的衣物单薄，而天空中的细雨并没有停止。这时，单于才慌乱了起来。只想找一个不会被雨淋的地方避避雨，避避寒。

就在单于慌乱找地方避寒的时候，他发现对面楼宇前似乎有军人站岗，而且还挂了一个横幅。经常要查阅香港、台湾心理学资料的他，早就对繁体字熟悉的不得了，毕竟中国大陆的心理学才刚刚起步，而香港、中国台湾的心理学已经发展了很长时间。

“陆军军官学校？军官学校？国民党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单于对着街对面的横幅嘀咕了几句后突然反应过来，这不就是大名鼎鼎的黄埔军校吗？！

尽管单于是心理学硕士，但是毕竟只是 24 岁的青年，突然发现自己来到了黄埔军校的面前不由自主的大喊了出来！当然他并不知道黄埔军校筹备处和真正的黄埔军校不是一回事。

单于的喊声使得周遭本来就注意他的行人纷纷侧目，“原来是个疯子”，南堤的行人可没有西关那边的人那么人品的认为单于是大户人家的少爷，直接就把单于归于疯子。毕竟西关是岭南最繁华的地方，常在西关出没的人的眼睛是很毒的。

而对面的军人听见单于的喊声后也警惕的将手上的枪握的更紧了。两人交流了一下，其中一人持枪走了过来。

行人看见当兵的过来了，纷纷加快了行进的步伐，远离单于身边。的确尽管当时得国民政府深得民心，但是饱受战火的广州市民不愿意和军人多打什么交道。只有单于还沉浸在发现黄埔军校的喜悦中，别说没有注意士兵已经向他靠拢，就连身上的寒意都不觉得了。

“喂，你是干什么的？”“喂，说你呢，干什么的！”士兵看见单于痴呆的摸样，对自己的问话毫不理睬，心里面也认定了单于是个失心疯。

“啊？！你说我？我，我”单于直到士兵拿枪顶在自己的胸口才反应过来，这一回魂不要紧，看见一只“汉阳造”顶在自己的胸膛，不禁慌了起来。事实上单于根本听不懂士兵的广东话，只是本能反应而已。而且当时的他根本不知道顶在他胸膛上的枪是什么型号。

“对，就是说你这个北方佬！你在这里大呼小叫做什么？！”士兵看见单于慌乱的模样，一口北方腔调，不知觉的加大了问话的力度。士兵为自己能震慑这个北方佬感到非常自豪。不过如果他知道他眼前这个“北方佬”将来的际遇，恐怕不会如此对待单于。而单于报名遇险，成了黄埔军校的保留笑料，哪怕多年后黄埔军人都已经不在人世，这个笑话也顽强的流传在致力于近代史研究的人们之间。

“对，对，你这个北方佬是干什么的！”周围的行人一看有热闹好看，马上围了起来，看见单于原来是讨厌的“北方佬”，纷纷附和士兵。

“什么？老子是堂堂正正的南方人！你知道什么是“普通话”吗？白痴！”由于士兵听出了单于的北方口音，问话时也把纯粹的粤语改成了他认为的“北方话”，实际上就是比纯粹的粤语稍微好点罢了。这样单于好不容易听懂了士兵的话，他心里立马反驳起来，不过单于不愧是心理学硕士，知道什么叫精神胜利法，形势比人强，他可不敢说出来。可是肚子里却把这个身穿灰布军装，脚穿草鞋，矮小萎缩，一看就知道长期缺乏营养的士兵骂了个痛快。

“我，我，我是来报名参加军校的。”单于稍微一犹豫，就看见士兵把手放在了扳机上，看样子他再不说就要直接拉保险栓了。单于鬼使神差的说出了令他后悔终生的话。

“什么？你来报名？”士兵听到单于这样答复，不觉上下打量起单于来。“看你细皮嫩肉的，你能抗枪当兵？，算了，趁早回家找你妈妈喝奶吧。”单于毕竟是现代人，营养的确比 80 年前的中国人好上许多，也难怪士兵把单于误会成怕苦怕累的少爷小开。不过说句公道话，单于除了不是少爷小开以外，的确是怕苦怕累。

听了士兵的话，周遭看热闹的行人纷纷哄笑起来。

“你凭什么不让我革命！？”单于看见大家都笑话他，觉得很丢脸，于是马上开口反驳。可是他一开口才发现自己居然照抄了鲁迅先生笔下阿 Q 的台词。正当他觉得士兵以及看热闹的人会齐声嘲笑他时，却发现并没有他“期待”的笑声，反而周遭静悄悄的。

原来士兵和看热闹的人都被单于的大喝给吓了一跳，大家都没有反应过来这个看上去很“少爷”的青年居然有这么大嗓门。

单于一看就知道士兵以及周遭看热闹的人没有反应过来，他非常不人品的在心里暗暗感激这个时代的教育水平的低下，不过他也知道要是这些人回过神来自己恐怕要被骂死，马上抓住时机，接着说了下去：

“中国如今内忧外患，国力连满清时期都比不了，做为中国人，我怎能无动于衷？！孙中山先生的主义是好的，孙中山先生更是我心目中偶像，可是为什么革命事业屡次遭受挫折？！就是青年发动的太少了，青年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我有拳拳报国之心，我不怕为中华流血牺牲！我只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参加革命，为了先生的主义，为了民主富强的中国奉献我的一切！要让中国在孙先生的领导下重现汉唐雄风！我想问问你为什么不要我革命？！”

单于也不管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说了一大堆，幸好他知道这种街道演讲的基本原则就是怎么煽情怎么说，这段话虽然逻辑混乱，不过也算是很煽情了。

“这位同学说的好！我同意你报考军校。”从人群外围传来了一个厚重的声音。

本回完

第一卷 初到广州，声名显 第二回 初遇邓演达 铁汉也柔情

正当单于想分开人群，看看是什么人这么大气的时候，人群却自动分开一条路。只见一个中等身材，穿着军服，留着那个时代十分流行的分头的单眼皮男子正朝他走来。

“这个人的发型可真难看。”单于并不知道眼前的男子究竟是谁，仅仅从现代的审美观念出发，本能的认为自己面前这个男人的发型实在是很难看。单于并不知道他的发型在那个时代的人看来也同样滑稽。

“邓团长好！”士兵看见来人，慌忙向这个男子敬礼致敬。

“你是易大丁吧，呵呵，我已经不是你的团长了。”男子一边回礼一边笑着对士兵说。说完后转过身，对着单于伸出了自己的右手“你好，我是邓演达，这位同学，你的话说的很对，所以大元帅（孙中山当时担任大元帅之职）才会创办这所陆军军官学校，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青年加入革命的队伍里来。”

邓演达，字择生。惠阳县永湖乡鹿颈村（今属惠城区三栋镇）人。国民党左派，14岁时被秘密吸收为同盟会员。青少年时代度过10年军事生活，先后就读于广东陆军小学、陆军速成中学、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受到系统的军事教育。1919年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被派往西北边防军任排长。1920年春，应邓铿之召，在援闽粤军任宪兵连连长。是年夏，率督战队参加淡水之役，直捣惠州，建立奇功。11月任粤军第一师参谋兼步兵独立营营长，从此成为孙中山的积极追随者。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他奉令东下讨陈，重新占领广州。1923年春任团长时，参加了攻打沈鸿英、陈炯明的战斗，因战功卓著，被孙中山提拔为少将参军。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协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先后任军校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教育长等职。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邓演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北伐途中，不畏艰险，并参加了贺胜桥战役。9月中旬，被任命为武昌城的攻城司令，夺取了武昌城。9月下旬，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成立，兼任武汉行营主任并任湖北政务委员会主席。1927年2月，同徐谦、吴玉章等5人在武汉组成行动委员会，与蒋介石进行斗争。3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农民部长。

大革命失败后，赴欧、亚十几个国家考察研究，以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在莫斯科与宋庆龄、陈友仁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

1930年5月，回上海。8月9日，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他起草了政治纲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选出中央干部会，被推选为总干事。1931年11月29日，密谋反蒋，事泄，被捕。蒋介石劝降不成，只好下令枪决。时年仅36岁。

在高中时期曾经憧憬为历史故纸堆奉献终生的单于对邓演达并不陌生，他一面在心里默默回忆着邓演达的资料，一面对邓演达礼貌的伸出了自己的右手。

“您好，邓先生。我叫单于。”单于在与邓演达握手的瞬间发现自己的内心异常的平静。由于单于还要扮演一个投奔革命的热血青年，所以他只能称呼自己未来的总队长为先生。

“恩，单于同学这样吧，你和我先到筹备处，然后我们在详谈好不好。”邓演达环顾一周，发现这里并不是一个谈话的好地方。

对比单于，邓演达内心并不轻松，相反还非常的烦闷。他怎么也想不到正当他和同仁们积极的筹备军校组建的时刻，蒋介石这个孙中山先生内定的军校校长今天居然一声不响的跑会自己浙江老家了。

“蒋介石跑到浙江到没有什么，可是他居然留下口信说军校不办了。搞什么，他以为军校是他私人的吗？明天苏联的顾问就要到了，到时候可怎么办？！可是靠一所军校，一群小年轻就能改变现在政府的窘境吗？”邓演达在不满蒋介石的同时内心深处也不禁对军校的效果感到疑虑。

也正是因为出了校长出走的这档事，邓演达才会出门去向孙中山报告。没想邓演达从中央党部一回来就看到街对面围了一群人。而他好奇的走过去就刚好听到单于的演讲。

“国家有这些热血的年轻人，就还是有希望的。”邓演达心里暗暗的想着。

由于单于的出现不但坚定了邓演达把军校办下去的决心，而且随后几天“青年千里投奔革命，坚决投考试军校”的桥段更是传进了孙中山等国民党高层的耳朵里，就连远在浙江的出走校长蒋介石也知道了他的存在。

此刻的单于对于他日后的“美名”一无所知，只是在心里暗自庆幸邓演达的邀请。要知道单于不但身上的衣服单薄，而且还身无分文。要是邓演达约他明天面谈，单于只能露宿接头了。

单于一边随着邓演达朝街对面的军校筹备处走去，一面在心里构思着接下来即将面对的“政审”该怎么措辞。

“单于同学，你是那里人？看样子不像本地人啊。”邓演达和单于走进了一间办公室，单于刚刚坐到邓演达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已经和门外的卫兵耳语一番的邓演达刚落坐就开始询问单于。

“果然来了。”单于心里暗自得意自己的先见之明，一面胸有成竹的回答着邓演达的疑问。“我祖籍四川，不过很小的时候就和父母迁居到澳大利亚；虽然我从小生活在国外，但是我清楚的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也知道孙中山先生是我们自己的华盛顿。所以我一直想加入孙先生革命的队伍。但是由于父母的反对一直没有成行，今年父母出了交通意外，我再无牵挂。于是我变卖了家里的东西后就乘船来到了广州。没想到刚到西关就被小偷偷走了行李。我在西关听说军校的成立，所以就马上过来报名了。不瞒邓先生说，我现在是身无分文，估计晚上要露宿街头了。”

单于知道自己的来历将来肯定要遭到别人的置疑，所以借着邓演达的询问连忙打好补丁。他毕竟是临床心理学硕士，谎话说的非常滴水不漏。

邓演达在单于讲话时没有打权，一直安静的聆听着。只是眼睛不停的与单于对视。幸好单于是学心理学的，对邓演达这套非常熟悉，所以总的来说，邓演达对单于的说辞基本上是接受了。

而正当单于还要接着往下说的时候，办公室门外传来了卫兵的声音。

“报告！”

“进来。”

“报告主任，衣服和面条已经准备好了。”

“哦，那单于同学，你先跟卫兵去吃饭，顺便把衣服换了，我看你穿的太单薄了。这个天气注意不要感冒了。”邓演达温和的对单于的说道。“既然你现在没有地方住，就暂时住在楼下的休息室里。”

“但是，这不代表你就是军校学员了，你到底能不能成为军校的学员，还是要靠你自己。不过既然你既然立志投身军旅，那么，每天和卫兵一齐出操吧。”说到这里，邓演达的语气已经开始变的严厉起来。

“好的，谢谢邓长官。”尽管单于表面很平静，但是内心深处却觉得非常的感动。他没有想到自己印象里一丝不苟、严厉铁血的军校教育长也有这么柔情的一面。所以，他称呼邓演达时已经把自己放在了下属的位置上，称呼邓演达为长官了。

“恩，不对，单于同学，我们是同志；如果你能考进军校，我就是你的老师。不要用长官这个称呼。”邓演达纠正着单于对自己的称呼。“你虽然有一腔热情，不过，我看你似乎对军旅生活不熟悉，这段时间好好和卫兵学习，当然我也会关照他们把你当新兵来训练。现在你去吃饭吧。”

尽管单于一贯自认自己是冷血动物，不过此情此景，也不由的流下了男儿热泪。“我…我知道了。”单于哽咽着回答着，一面向邓演达敬了一个不太标准的军礼。邓演达对着卫兵和单于回了一个异常标准的军礼。

看着单于远去的背影，邓演达左手抚摩着自己光滑的下巴，喃喃自语“像个女人，这么多愁善感的。不过我会把你训练成合格的军人的，只要你能承受的住。”

第一卷 初到广州，声名显 第三回 借机成翻译 夜半思前程

单于跟着卫兵出了邓演达办公室，朝楼下走去，他很自然的就和卫兵攀谈起来。要知道单于明天一早就要和卫兵出操，对于单于来说，现在无疑是最好的拉进自己与卫兵之间关系的时候。单于本能的对明天早晨的出操感到担心，因为单于在大学时代害怕辛苦，在上大学之前就通过家里开了一份不适合剧烈运动的医生证明，来到学校又利用他善于和人沟通的特点，说动了校医，使得校医在他那份证明上签了字。当时他还很得意，也的确得到了同学们广泛的认同，还被系里好事者吹捧成了什么“史上最有天赋的心理学系学生”。但是现在，单于无疑在后悔自己当时的小聪明。

“大哥，您叫什么？一看您就知道是特别优秀的军人，明天请您多照顾”单于开始了自己创造良好人际关系之旅。

“呵呵，我叫麦粤金，其实不用你说，邓主任不是交代了吗？放心，我绝对会认真教你的。”卫兵麦粤金看来也是个实在人，完全不知道单于的目的是希望他不要那么认真。

麦粤金？！看来可以和张文革交相辉映了，什么父母吗，取的名字如此的具有前瞻性。单于一听麦粤金的名字就想到了后来著名的群众活动。内心对给麦粤金取如此高瞻远瞩名字的麦粤金父母佩服的五体投地。

“粤金，呵……呵……这个名字很有气势，呵呵，很有气势。”单于一边佩服着麦粤金的父

母，一边衷心的称赞着。

“那是，我名字是父亲取的，我父亲可是前清的秀才，我们那里十乡八村的谁不知道啊。”麦粤金听到单于的称赞得意的说道。

“那既然大哥的父亲是秀才，大哥怎么想起来当兵啊？”单于不想再在麦粤金名字这个话题上纠缠下去，连忙转换话题。

一听到单于这样问，麦粤金原本得意的表情不见了，脸阴沉了下来。“谁叫父亲抽上了鸦片，我家本来有水田一百多亩，被父亲给抽光了。到了我十来岁的时候家里已经穷的卖无可卖了，我也没有办法才来当兵的。”

虽然麦粤金的家事很有教育意义，但是在二十一世纪听惯了因为吸毒而家破人亡故事的单于内心并没有多少感动和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仇恨。毕竟在麦粤金祖父那个时代本土已经全面取代了洋烟。估计麦粤金的祖父也是一个国货支持者。在单于看来，这是时代的悲剧，并不能归咎于单纯的哪个人和势力。

“大哥，振作起来，没什么关系。现在正是军兴的时候，说不定将来你能成为团长、师长呢。到时候重新振兴家业。”单于并不想给麦粤金讲什么大道理，话说的很直白。

“呵呵，借老弟吉言了。到时候我给家里买上 300 亩上好的水田，请你来我家玩。”看到单于并不像其他学生那样给麦粤金讲什么大道理，麦粤金突然觉得眼前这个白面书生顺眼了起来。

果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为理想奉献终生的，普通人的要求和希望是很直接、很现实的。单于暗自叹了口气，虽然他从来不曾对这个时代人的思想境界抱有什么希望，但是他还是没有想到连邓演达的卫兵都如此的“普通”。

“对了，麦大哥，明天我们怎么训练啊。”既然麦粤金是实在人，就没有必要搞什么迂回包抄了，单于直接就进入了正题。

“你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明天就简单的站站军姿，走走队列就行了。放心，我知道你是文化人，不会真的把你当新兵搞的。不说了，到地方了，你先吃饭吧。”麦粤金毕竟是邓演达的卫兵，虽然实在却不傻，早就看出单于这个白面书生和他搭话的用意，本来是想给单于一点苦头吃的，不过看到单于没有他所厌恶的酸气，麦粤金也就豪爽的把窗户纸给捅破了。

“不愧是首长身边的人，果然还是看出来了。不过也好，你说出来，总比我说的好的。”单于看见麦粤金这么“懂事”也不想说什么场面话。

“既然如此，我就谢谢麦大哥了。”单于也干脆的承认了。

吃完面条，在换上厚厚的棉衣，单于觉得浑身轻松，比刚才舒服多了。于是他和麦粤金再次走进了邓演达的办公室。

一进办公室就看见邓演达坐在椅子上双眉紧锁，似乎在为什么事情烦恼。

“邓主任，有什么事情吗？能说出来吗？我看见您似乎很……”在知道棉衣是邓演达花钱给自己买的之后，单于对邓演达可是十分的感激了。看见邓演达这么烦恼，单于希望自己能够帮忙，当然他也知道有些事情自己不但不能帮忙，就连知道也不可以。

“没什么不能说的，是这样子的，明天军校的苏联教官就要来了，本来我们为苏联教官准备了翻译，可是刚才党部打来电话告诉我们说教官们只会说俄语，不会说英语。可是我们准备的翻译只会说英语，这一时半会儿，我们上那里找一个会俄语的翻译？总不能让鲍罗庭总顾问给我们当翻译吧。”邓演达烦的不光这个，真正让他心烦的是不知道明天怎么给教官解释校长失踪的问题。不过这些他并不想让单于知道，害怕动摇他革命的信心。当然，邓演达并不知道单于早就知道这件事了。

原来这事，单于一听就明白自己的机会来了。要知道，作为一名立志成为心理学专家级的人来说，不可能不研究前苏联 KGB 关于人类心理活动方面的资料。而要研究这些资料最好的方法不是看西方再次翻译的，而是自己直接研究第一手的资料。当然，懂俄文就成了直接研究第一手资料必备条件。所以，单于的俄语水平不在英语之下。要知道他在 RMIT 时为了学习俄语专门勾搭了一位俄罗斯美女。

“邓主任，我在澳洲时的邻居是白俄，他教过我俄语，我们经常用俄语聊天。当然，我学习俄语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他有一位漂亮的女儿。所以，我想我的俄语水平虽然比不过专业的翻译，但是应急是够了的。”单于并不是无缘无故扯上泡妞，而是要更进一步加深邓演达关于自己是从国外归来的认知。当然现代中国青年的行为在那时的人看来，比出国归来的更“放荡”。所以，单于并不担心自己会被拆穿。

“你小子，呵呵，太好了！这样的话，你明天早上就不要出操了，直接和我去码头接苏联教官。我可告诉你，明天鲍罗庭总顾问、苏联领事甚至有可能大元帅也要去，别到时候出洋相。”邓演达听见单于会俄语非常高兴，单于连为了追求女孩子而学习俄语的事都说出来了，邓演达觉得自己完全可以相信他。虽然邓演达对单于这么明目张胆的说出自己学俄语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女孩子有点不以为然。所以他连忙补充了一句。

“小子，现在在中国，而且你很有可能成为军校学员，别整天想着追求异性，没有一个革命者的样子。”

“Не имеет вопроса, старшее должностное лицо.”单于直接给邓演达来了句俄语。

“你小子说什么呢？”邓演达奇怪的问道。

“我说没有问题，我听您的。”单于笑着说。

“有能耐明天在苏联教官面前显摆，别在我这里玩这套。臭小子！”邓演达看来心情非常好，笑骂着说。

“对了，这里有一些我们对军校办学的意见，你今天把它翻译出来。明天我们要和苏联教官讨论。”邓演达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既然单于会俄语，那么干脆就把这些事情都交给他来处理了，正好，以后很多事情就不用到外面找翻译了。反正就冲单于今天显示出来的文化水平足够他进军校了。至于其他的吗，进了军校再解决。本来开办军校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一批有文化有思想的革命的青年军官。不得不说，邓演达的想法完全正确。

而单于，就成了黄埔军校开办以来第一位报名者和入学学员。虽然后来单于还是经过考试才进入黄埔军校的，但是在以后的岁月里，任何一本关于黄埔军校的传记都这样记载的：“单于，黄埔军校第一个入学学员。”

随后邓演达从办公桌里拿出了厚厚一叠资料放在单于的面前。

“小麦，你给单于搬张桌子进来。”邓演达大声招呼着门外的卫兵，看起来心情非常好。

可是单于的心情却非常的不好，当他听到邓演达让他翻译资料时脸色已经开始变了，而当他看到那厚厚一叠资料时，脸色已经铁青了。“Вы реально будете дьяволом（你真是一个魔鬼）”单于对着邓演达嘀咕着。

“你说什么？”

“我说好的，主任。”单于哭丧着脸对邓演达说道。

于是整个下午，单于都在邓演达办公室里和那叠厚厚的资料搏斗着。

是夜，单于躺在楼下的休息室的行军床上怎么也无法入睡。如果说刚来到这个时代的他还对自己已经身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感觉到虚幻的话，那么在经历了寒冷、饥饿、与邓演达的会面、翻译军校资料等诸多事情后，这个时代对于单于来讲，已经无比的真实了。

既然自己身处真实的世界，那么单于就不得不为自己的前程打算打算，特别是单于清楚的知道今后几十年历史的走向的时候，这种对前程的考量就变的非常正常了。

“加入国民党吗？这个结构松散、内部斗争激烈却并不血腥，抗日战争结束后迅速腐败的政党……那么加入共产党？记得在共产党前期斗争中黄埔生不是被左的政策逼的在城市暴动中战死就是被后来张国焘的肃反给肃反掉。存活机率太小了。况且就算我挺过来了，我这个华侨的身份，在文革……呵呵……况且六十年代后中国那种生活氛围也不太适合我。成立第三党，邓演达如此人物、如此影响力最后都失败了，何况我这个毫无根基、资历的‘华侨’。最重要的是我不想参加到任何一场中国人自己互相残杀的战斗中去，哪怕是东征陈炯明。算了，如果没在抗日战争中牺牲掉，那么四五年以后找个机会出国吧。”单于并不认为自己无所不能，相反，单于清楚的知道自己实际上比将来纵横中国的大人物们有非常大的差距，也不认为自己振臂一挥，就有千万人景从。况且在中国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已经二分天下了，三民主义靠的是孙中山先生巨大的人望，而共产主义靠的是严密的思想体系和苏联巨大的示范作用。单于既没有孙先生那样几乎是无可匹敌的人望，又没有马克思那样严密的思想体系，根本是不可能在思想领域和这二种主义抗衡的。思想上无法引起共鸣，那么第三势力就如同水中花，镜中月般不现实。

“算了，现在的我想太远了，目前还是做好翻译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吧。”单于想了一通后，决定睡觉了。他不是一个妄自尊大又爱钻牛角尖的人。

本回完。

第一卷 初到广州，声名显 第四回 噩梦种心魔 单于露天机

南京-中国军队最后的阵地上枪炮声，喊杀声响成一片。天空被硝烟和尘土染成了灰色，鲜血浸透了大地。无数中华儿女为了国家、为了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对抗着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和大炮。

“师长，师长，弟兄们顶不住了，撤退吧！”满脸是血的副师长几乎是在哭着哀求单于。

“不能后退！我们还在就表示着南京没有陷落！日本人还没有占领我们的首都！就算全体战死我们也决不撤退！”头缠绷带的单于用沙哑的声音朝副师长大声的吼叫着。

“再说，你认为我们还突围的出去吗？！兄弟！我们已经是孤军了。”单于不再朝副师长吼叫，而是微笑着平静的面对自己的副师长。

副师长似乎明白了自己以及这支部队的处境。孤军，已经是孤军了。或者说副师长在单于决定违抗命令，坚守南京时就已经明白一切了，不过只是他还需要最后确认而已。

“操日本小鬼子祖宗！师长，我可被你坑苦了！记得下辈子请我喝酒赔罪！”副师长朝单于苦笑了一下，转过头对着战士们吼叫着，招呼着已经为数不多的战士向日本侵略者扑去。

“弟兄们宁死不当亡国奴，和日本鬼子拼了！”

“宁死不当亡国奴！”战士们纷纷怒吼着朝日本鬼子扑去，虽然很多士兵枪里已经没有了子弹，但是没有关系，战士们用手榴弹、枪托、铁锹甚至干脆就赤手空拳抱着炸药包就朝日本鬼子杀了过去。

转眼间，战士们和日寇已经杀成了一团。

“终于，终于把鬼子打了下去。呵呵，咳……咳……”双腿已经被炸断的单于，艰难的微笑着，虽然他每说一句话，已经插入单于肺部的刺刀就会让他喷一次血。

单于四处打量了阵地，似乎除了他自己已经没有了活人。单于更加用力的握了握左手上放的手榴弹，因为他已经看见鬼子又扑了上来。

“想不到啊，想不到……咳……咳……自己来到这个时代的目的就是为了战死在南京啊……咳咳……”单于已经明显的感觉到生命正在飞速的离他而去。

看着鬼子们像野狗一样扑向自己，单于冲着这些侵略者，伸出了自己的左手，竖起了中指。右手拉断了左手握着的手榴弹引线。随后手榴弹的爆炸声响彻了阵地。

“啊！”单于一翻身坐了起来，看着窗外透来的阳光，单于抹了抹头上的冷汗。“原来是梦，原来是梦啊。”单于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原来全部是自己做的梦啊。

虽然在梦里单于表现的很英勇，但是清醒过来的单于分明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颤抖着，他在害怕，他害怕将来自己真的战死在战场上。

“凭什么我要去战死，我不想死！为什么我要报名考这个见鬼的黄埔军校？！中国的命运已经注定了，我是什么东西，我能改变这一切吗？那是白痴才会有的想法！为什么见鬼的老天爷要让我莫名其妙的来到这个见鬼的时代？！”如果说昨晚入睡之前单于内心还充满了英雄主义情节以及对日本刻骨的仇恨的话，那么经历了噩梦的单于无疑重新认识了现实，那就是 1924 年的中国和 2006 年的中国是不一样的。这个时代生命的非正常消逝是太平常不过的事情。那么对于单于来讲，也就意味着他的生命随时可能消失。从未感觉死亡离自己如此之近的单于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恐惧，虽然他不能大声的吼出来，但是并不妨碍单于在内心发泄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未来命运的忧虑。

“咚咚咚”门外穿来了敲门声。

“单于，单于，七点了，邓主任马上就要到了，你还不赶快起床。”原来是麦粤金看见单于还没有起来，跑过来提醒单于。

“好了，我就起来了。”单于此刻虽然对迎接苏联教官的到来已经毫无兴趣，但是他也知道这里不是他要脾气的地方。而且也没有资格。

单于刚穿好衣服吃完早饭，邓演达就已经到了。不光邓演达，连昨天没有见过的其他黄埔军校筹备处的负责人也都陆续到达了。其中有后来的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副主任叶剑英、教练部主任李济深等人。如果说昨天单于对于这些后来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还有着类似追星族的兴趣的话，那么今天被自己心事困扰的单于并没有太过注意这些大人物。只是挨个和他们礼貌的打着招呼。

当然每个人见到单于，第一句话都是“原来你就是单于啊？”

只有廖仲恺看见单于时用英语对他说了句：“Theyoungpeople,Ithoughtyouhavetheconcern。（年轻人，我看你有心事啊。）”

单于本能的用英语回答了一句“Thanksthecare,Iamonlyalittleanxious.（谢谢关心，我只是有点紧张。）”

廖仲恺大笑着说“没有什么，苏联教官也是人嘛，又不会吃人，怕什么？再说如果你今天表现好的话，说不定将来你毕业考试的时候教会会对你特别优待哦。”廖仲恺从小接受西方教育，对于和自己有相同经历的单于本能的有着好感，他看到单于似乎没什么精神，于是就小小的和单于开了个玩笑，希望能缓解面前这个年轻人的情绪。

“谢谢您的开导，我想我现在已经好很多了，只希望您说的特别优待不要是特别严厉的监考就好了。”单于知道现在不是想心事的时候，所以也就借着廖仲恺的笑话重新振作起来。当然，他可不希望给这些将来的顶头上司以不好的印象。

廖仲恺和众人听了单于机智的答话后都笑了起来，邓演达还特别补充了一句“这小子会紧张，呵呵，你们不知道他昨天当着我的面就说他学俄语是为了人家的女儿漂亮。哈哈。”

众人又是一阵大笑。

当然，不同的人对单于的表现有着自己不同的解读。

叶剑英对于这个年轻人和廖仲恺一样，觉得很欣赏。处变不惊嘛，心里暗自下定决心，等军校开学后一定要好好锻炼一下这块好钢。

而李济深虽然觉得这个年轻人似乎傲慢了点，但是听了单于的解释后也就释然了。毕竟，年轻人紧张不是错嘛。

可是王柏龄可是在心里重重的记了一笔，他觉得单于目中无人，仗着和邓演达的关系似乎轻视了自己。“小子，以后我会让你知道对长官该保持什么样的态度的。”王柏龄心里暗暗想着。当然单于也因为这样，进校后没有少吃王柏龄的苦头，不过这也让单于成长不少。单于和王柏龄也因为这些纠葛，成了一辈子的对头。王柏龄最后被蒋介石抛弃，赶到上海当寓公，单于从

中出力不少。

不过说来奇怪，似乎没有人考虑过单于万一没有考上黄埔军校怎么办。甚至连王柏龄也没有意识到可以让单于考不上军校来报复单于今天的“傲慢”。

“对了，还有一件事，大家都知道前不久，列宁同志去世了，大家今天去码头接苏联教官都在手臂上带黑纱。”廖仲恺见众人都寒暄的差不多了，招呼秘书把早已经准备好的黑纱发给了大家。

随后单于和廖仲恺上了第一辆车，当然在王柏龄眼中又给单于记了一笔。

在往码头的路上，廖仲恺亲切的和单于闲话家常。当单于听到廖仲恺不停的对苏联表示赞美，说到列宁伟大的要把沙皇俄国侵占中国的土地换给中国时，忍不住插话了“我看您过于乐观了，苏联的《和平法令》明确表示‘本政府废除秘密外交，决议在全体人民面前完全公开的进行一切谈判，并立即着手公布地主资本家政府从1917年2月到10月25日所批转和缔结的全部秘密条约。’虽然该法令接着声明：‘本政府宣布立即无条件废除这些条约的全部规定，因为这些规定多半是为俄国地主和资本家谋取利益和特权的，为大俄罗斯人保持和扩大兼并的领土的。’但是您应该注意到一点就是苏联申明废除的是‘秘密条约’而且苏联政府在与北洋政府谈判时也只要求重新审查1896年条约，1901年《北京最后议定书》以及1907到1916年的一系列条约。也就是列宁后来宣布的通过废除上述协定来‘放弃沙皇政府从中国夺取满洲和其他地区后所攫取的一切’。”

“哦，看不出来你对苏联还是很熟悉的嘛，那不是很好吗？”廖仲恺看见单于对于苏联如此的熟悉感到有点惊奇。

“是的，但是我要提醒您注意的是几乎所有中俄领土划界条约都不是秘密条约，这些条约当时在俄国与中国都公布过，因此，并不属于列宁所要废除的‘全部秘密条约’。”单于看见廖仲恺没有看出其中的奥妙，就直接点明了。“而且，随着苏联的日益强大，当然苏联的经济模式决定了它可以在短时间完成跃进式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超级强国，虽然这种飞跃副作用很大。那么作为一个强国，会放弃已经属于自己的土地吗？更何况对象是我们贫弱的中国。”由于心情的影响，单于没有发现他已经说了很多他不该说的话。

“恩，你说的一定道理，不过现阶段苏联是唯一对我们革命表示支持的国家，我们不能这么恶意的猜测自己的盟友。”廖仲恺内心可没有他表面上看起来那么从容。他对单于如此敏锐的洞察力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

“看来这个年轻人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回去后要 and 孙先生好好谈谈。不过这个年轻人和中正兄的见解颇有相似之处啊。”廖仲恺暗自盘算着。

“你刚才说的很大的副作用是指的什么？”廖仲恺不想在继续苏联对华政策这个话题了，听到单于说苏联经济模式有巨大的副作用就好奇的问道。

“是这样的，苏联经济模式不同于西方，是计划经济模式，通俗来说就是集中全部的力量优先发展某一些领域，并且通过调配、计划来限制消耗。当然这种模式可以使得苏联迅速的发展其重工业等强国必须的产业，毕竟沙皇时代还是给苏联留了点底子。这种模式看上去挺好，把一切都控制在手中，短时间也许可以做到，但是时间一长，无可避免的就会造成惊人的浪费和低效率。而且还有腐败。并且政策像重工业倾斜，那么轻工业必然受影响。当人们吃不饱饭的时候你就是能做到人手一艘战列舰又能怎么样呢？”单于依然没有发现自己说的太多了。

“恩，你说的很有道理，不过你说计划经济会造成腐败是怎么回事呢？”尽管单于对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病说的很粗糙，但是对于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的廖仲恺来说，无疑是非常震撼的。他已经有点觉得单于考军校可惜了，想把单于推荐给孙中山先生了。

“这个和计划经济无关，但是您肯定听说过‘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名言吧，苏联是一党专政……啊！这些，恩，这些都是我听我那个白俄邻居闲聊时说的。您知道的，他们对苏联，这个对苏联是有刻骨仇恨的。所以尽说坏的方面。呵呵……呵……呵……我本人对列宁同志以及苏联是很……很尊敬和景仰的。”单于终于发现自己说的太多，说的太深了。尽管非常想补救，但是一时间却不知道该怎么说。后半段显的结结巴巴，词不达意。

“是这样吗？”廖仲恺本能觉得这一切都是单于自己的观点。

正当廖仲恺想搞清楚到底是单于自己的观点还是真的如他所说是他白俄邻居的观点时，前排的秘书说话了。“先生，我们到码头了。”

“呵呵，年轻人，看来你受你邻居的印象很深，现在苏联是我们的友好盟国，有些观点不要在外人面前表露出来。而且我不认为你的邻居说的是正确的。正如你所说，他们对苏联有着刻骨的仇恨。”廖仲恺一面下车，一面叮嘱着正在从另一边下车的单于。

单于听到廖仲恺这样说，心里长出了一口气，可是廖仲恺下句话又把他的心吊了起来。

“年轻人，我看我们需要另外找一个时间再好好谈谈，你再给我说些你邻居的观点。”

“好的。”单于此刻真有直接从码头跳下去的心思了。

本回完。

第一卷 初到广州，声名显 第五回码头见顾问美名传溪口

廖仲恺一下车就看见国民政府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已经到达了码头，于是回过头对单于说道：“小伙子，快一点，总顾问已经到了，我们赶快过去。”说完，就和秘书朝鲍罗廷所在的方向走去。

“原来是米哈伊尔同志啊，呵呵，不能不见见。”单于边走边想，对于这个饱受争议的人物，单于对他实在是非常的有兴趣。

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苏联威特比斯克省人。1903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1906 年当选为党的四大代表。十月革命后回到苏俄，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出席了共产国际一大和二大，并于 1921 年 1 月出任共产国际驻柏林特使。

1923 年 5 月，苏联政府派遣他任中国国民党的首席政治顾问。在孙中山先生去世后，蒋介石利用其回国述职的机会制造了著名‘中山舰事件’，其返回广州后，对蒋介石提出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活动的种种要求采取了让步政策，致使尔后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蒋所提出限制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九条。北伐军攻占武汉后，11 月 12 日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北迁武汉，鲍罗廷于 12 月抵武汉。在他建议下，到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成了临时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鲍罗廷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提出‘战略退却’的口号。随后在中共‘五大’会议上，和陈独秀又提出了向西

北发展的错误主张。5月，共产国际给中共发出紧急指示。6月初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指示，鲍罗廷等国际代表表示该指示一时无法执行，从而失去了挽救中国革命的最后时机。6月17日，陈友仁正式通知鲍罗廷，武汉国民党中央已解除他的职务。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国际派来接替鲍罗廷的代表罗明纳兹到达武汉。7月底，鲍罗廷等返回苏联。

回苏后，担任劳动人民委员及塔斯社代理负责人，并在外交出版社工作，一度曾任《莫斯科新闻》英文版编辑主任。其间，他多次发表有关中国革命的演说和文章。1949年初他在莫斯科被捕，1951年5月死于远东的一个劳动营中。

单于一面在心里回忆着鲍罗廷的一些资料，一面快步朝廖仲恺与鲍罗廷走去。此时，廖仲恺与鲍罗廷已经用英语亲切的交谈了起来。请不要奇怪，要知道作为苏联最早一批布尔什维克和列宁的亲密战友，鲍罗廷在欧美流亡多年，对于他来说英语和他的母语俄语没什么区别。

“哦，廖，这就是你说的仰慕俄罗斯文化而自学俄语的小伙子吗？他看上去很英俊啊。”鲍罗廷看见单于已经来到了他们身前，大笑着用英语朝廖仲恺说道。

“我什么时候仰慕俄罗斯文化了？！”单于一听就知道廖仲恺在鲍罗廷面前为他编造了一个学习俄语的目的。不过他也理解廖仲恺这么做的目的，但是关键是他对俄罗斯文化一无所知，如果鲍罗廷和他聊聊见鬼的俄罗斯文化，那单于可就尴尬了。

“您好，亲爱的米哈伊尔同志，我想廖仲恺先生说的不太正确，事实上我纯粹是因为爱慕一位俄罗斯姑娘才苦学俄语的。不过等我学好俄语时美丽的姑娘已经嫁人了。不过请您不要告诉廖先生，好吗？”单于感觉对西方人还是直接点比较好，所以干脆就对鲍罗廷说了自己的一套说辞。不然等会鲍罗廷和自己聊俄罗斯文化时自己可真要丢人了。当然，为了防止廖仲恺听到会认为自己有失国格，单于是用俄语对鲍罗廷说的。

“啊哈，原来是这样啊，我可以理解，这是你们东方人的含蓄吧？放心吧，小伙子，我不会拆穿你和廖的。如果将来有机会到俄罗斯去，你就会知道俄罗斯姑娘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我想到时候你会找到适合你的伴侣的。”对于离开家乡数千公里的鲍罗廷来说，再没有什么比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听到家乡的语言更让人高兴的事情了。更让鲍罗廷欣喜的是自己眼前的这个小伙子热情、诚实，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他们天生就喜欢这样的人。而最让鲍罗廷高兴的是这个青年的俄语居然带着拉托维亚自己家乡的口音，这无疑让他立刻就对单于充满了好感。事实上单于也不知道自己以前那位俄语教师兼女朋友是拉托维亚人。

“如果你能加上‘结婚前’这个定语，我大概能认同俄罗斯姑娘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这个说法，小鲍鱼。”单于对于鲍罗廷恬不知耻的夸耀俄罗斯少女的美丽腹诽不已，还非常不恭敬的给鲍罗廷取了一个外号。要是鲍罗廷懂得读心术，又会汉语，那么肯定鲍罗廷会一脚把自己面前这个带着谦恭的微笑，内心却龌龊肮脏的男人揣到珠江里去。可惜，人类之所以充满了争斗就是因为人类彼此不清楚对方的想法。所以，鲍罗廷对于单于的第一印象依然非常之好。

“米哈伊尔同志，你和单于在聊什么？看的出来你很欣赏他。”廖仲恺看见两人用俄语聊的很投机，用英语打趣的问道。

“没什么，我问了小伙子他认为俄罗斯文化迷人之处在那里？”鲍罗廷同样用英语微笑着答复廖仲恺。

“哦，他怎么说？”廖仲恺没有想到单于真的对俄罗斯文化了解，难道这小子真的对俄罗斯文化有了解？又是那个白俄教的？廖仲恺纳闷了。

“哦，小伙子回答的可是非常……”鲍罗廷买起了关子，还朝单于瞟了一眼。

“不会吧，小鲍鱼，你不会那么没人品吧？你个该死的俄国佬。”单于看见鲍罗廷这样说，心一下子就提了起来。他以为鲍罗廷会真的对廖仲恺说，在心里把鲍罗廷骂了个来回。要知道他说的在西方人看来并没有什么，可是如果在中国人看来就会认为他轻佻浮躁，他可不希望廖仲恺对他有什么不好的印象。

鲍罗廷满意的看了看单于脸上紧张的表情，接着说“小伙子回答的非常好，我认为他真正了解了俄罗斯文化最美丽、最迷人的一面。”当然，他在说美丽和迷人这两个单词时加重了语气，还恶作剧的对单于眨了眨眼。

“呼，你个死色狼，居然玩我？！”看见鲍罗廷这样说，单于长长了松了口气。

“哦，这样啊。”廖仲恺也松了口气，他也害怕单于胡说一通，让鲍罗廷对单于产生什么不好的感觉。看的出来，鲍罗廷和邓演达一样，都比较欣赏单于这个年轻人。

这个时候其他人都已经陆续到达了码头，而船也到达了码头。廖仲恺、鲍罗廷以及其他人都朝客轮走去，当然，单于就得开始他辛苦的翻译工作了。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光阴似箭，转眼间已经来到 1924 年的 3 月。

此时远在浙江溪口的蒋介石收到了其奉化老乡，黄埔军校筹备委员张家瑞的信，信里详细介绍了有志青年纷纷投考黄埔军校以及苏联准备加大对国民政府支持的消息。并且在信里详细谈了单于的情况“……此子颇有才华且生长于海外，如不投奔革命，谋一良职当易如反掌；然其不远千里赴广州参加革命，可见今日之中国凡有时之士，皆视国民政府唯国家之正统。北洋政府必不可久。日后统一中国之势力非国民政府莫属。孙先生此次谋建军校正是欲重建革命新军之始，先生以军校付吾弟足见器重，且弟所言苏联之狼子野心，近来先生在与仲恺深谈后已有认知，据传单于此子对仲恺影响颇多，可见吾弟不孤也，苏联之心即稚子亦能察也。……”

蒋介石看完信后，再结合自己了解的情况，决定即日返回广州。于是他提笔给廖仲恺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愿意回广州：

“弟之所以出走，起因无非苏联之问题。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应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入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国人程度，卑贱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宁有是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入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当日吾兄仍以弟言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此弟出走之因也。然近日收到席卿先生之信，告之孙先生与吾兄已重视苏联之野心。弟之目的已然达到，当即日返回广州，参加革命。弟平生夙愿唯打倒军阀，追随先生建立民主富强之中国而已，望兄勿怪弟行事孟浪。弟已决定明日启程回广州……”

写完后，蒋介石将信交给秘书，吩咐秘书把信立刻寄出去，并且订好船票。秘书出去后，蒋介石又从抽屉里拿出了王柏龄等人在其不在广州期间给他的信件，蒋介石对着满桌的信笑了笑“单于，不简单啊，几乎每个人给我的信中都会提到你的名字，希望见到你的时候，你不要让我失望啊。”

本回完

注①：蒋介石给廖仲恺的信我大部分引用历史上的原文，只做了稍微的修改。我会把廖仲恺先生给蒋介石三封电报以及蒋介石回复的原文上传上来。

第一卷 初到广州，声名显 第六回 已成千面人 何处觅知音

正在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准备返回时，黄埔军校的招生工作正如火如荼的展开，全国各地有志于振兴中国的年轻人纷纷投考，而做为军校俄语翻译的单于理所当然的非常忙碌。他不但要在军校教员与苏联教官交谈时做翻译，甚至苏联教官带来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教学资料里适用于黄埔军校的部分而编入军校教材翻译也需要单于来完成。

不但如此，廖仲恺在车上和单于聊天以后觉得单于对苏联的某些看法并不是一无是处，经常让单于到他住处去谈天，最离谱的是做为国民政府以及国民党首席政治顾问的鲍罗廷也因为单于的拉托维亚口音，经常性让单于帮助他做一些本来应该由他的政治秘书李之龙应该做的事情。当然鲍罗廷并不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事实上在码头接到苏联教官的当天下午，邓演达就把一份国民党党员申请表放在了单于面前。毕竟，让一个还不是党员的人做苏联教官的翻译，是不可想象的。不过让单于真正意外的是国民党党员的招收还真是非常的随便，单于只是在申请表上简单了的填写了一些个人资料就过关了。这让单于对国民党后来的失败又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当然单于的认识也并不完全正确，虽然国民党党员的招收比之共产党要草率的多，但是也不是如单于想像的那么简单。只不过事急从权，刚好这个时候国民政府需要俄语翻译，所以这才便宜了单于。不过呢，话说回来，单于的入党介绍人也是单于那么容易入党的原因。

原来那天在码头，单于正充当苏联教官和中方人员的翻译时，廖仲恺把邓演达悄悄的叫到了一边。廖仲恺在向邓演达了解了单于的情况后，结合自己在车上与单于的交谈，认为单于的确是一个对革命满怀热情，立场坚定且拥有一定程度才华的年轻人，当即决定让单于立刻加入国民党，并且自己做了单于的入党介绍人。可以想像，廖仲恺做了单于的入党介绍人，单于的申请还有可能不批准吗？

而为什么廖仲恺不让和单于关系更密切的邓演达做入党介绍人，单于自己也是在宁汉决裂后才慢慢了解的。毕竟，蒋介石和邓演达都是从事军事工作的，如果邓演达做了单于的入党介绍人，那么单于无疑会被理所当然的认为是邓派人物，可是军校的校长毕竟是蒋介石。过早的让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卷入高层的斗争是会毁了这个年轻人的，所以廖仲恺才会主动提议做单于的入党介绍人。山单于想通这一切时对廖仲恺充满了感激，可是那时廖仲恺先生已经被暗杀了。

当然，单于的翻印工作并不是只有付出没有回报的，单于通过翻译这份工作认识了不少黄埔军校未来的教官，如何应钦、叶剑英、俞飞鹏、邵力子、顾祝同、陈继承、刘峙、严重、钱大均、鲁易、聂荣臻等人，虽然说并不是和他们很熟，但是至少大部分教官看见单于还是会招呼几句，甚至有个别的如叶剑英、鲁易、严重还会偶尔开开单于的玩笑。当然做为心理学硕士的单于在 21 世纪的绰号就是“人际关系润滑剂”，他可没有“得志便猖狂”的爱好，相反他表

现的非常谦卑，非常符合他自己的身份。人，特别是中国人就是这样，不管嘴上怎么说，但是看见比自己年轻又有才华的人表现出色，心里总会不舒服的。更何况单于知道，在以后的历史里，这里面某些人表现的并不那么人品。所以，单于的谦卑让他赢得了大部分教官的好感，甚至包括王柏龄都认为单于比第一见面时顺眼许多了。当然，像王柏龄这种人可不会因为单于比以前顺眼而忘记单于第一次见面时对自己的轻视。虽然单于并没有轻视王柏龄的意思，但是，一个人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不是吗？而在苏联教官以鲍罗廷这些苏联人的面前，单于适度的表现出一个在西方生活多年的年轻人特有的豪爽和不拘小节，苏联教官以及鲍罗廷等人也认为单于对比其他中国人更像他们俄罗斯人，对单于也是非常的有好感。甚至鲍罗廷还透露出愿意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思，不过被单于以“现阶段需要更多了解中国这个自己陌生的祖国”为理由委婉的拒绝了。鲍罗廷对此的反应也不过是耸耸肩膀，说了句“OK，我知道了。”而已。毕竟，鲍罗廷也知道廖仲恺当了单于入党介绍人这件事情，自己当着国民党政治顾问却拉国民党党员参加共产党的确说不过去。

而对着廖仲恺、邓演达，单于就又换成另外一副面孔，他经常在廖仲恺、邓演达面前侃侃而谈，当然两个人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对于廖仲恺，单于更多说是向廖仲恺先生透露一些在那个时代还属于机密的世界各个强国对华政策，比如日本在 20 年代重点是裁军、立宪，对中国更多的是经济渗透等等，而对于邓演达，单于说的最多还是军事方面，从建立民兵制度到日本在北伐军显示出统一中国的实力时日本武装干涉的可能性等；当然，这些都是夹杂在单于每次谈话的只言片语以及畅谈自己在澳大利亚的生活和白俄邻居的闲话里。不过即使是这样，也使得廖仲恺、邓演达对单于刮目相看。可是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廖仲恺和邓演达对于单于表现出的政治、军事素养表示惊奇，可是对于单于的观点却并不赞同。这无疑是让单于最难过的地方，不过单于也知道对于廖仲恺、邓演达来说，他们早有一套自己对各种形势判断的方法，而自己不过是个毫无根基、才回国不久的年轻人而已，让两个，特别是廖仲恺这样已经成为可以影响中国未来的人物完全听信自己的话，是不可能的。

总之，他就如同千面人般，不停变换着自己的心态和面部表情，谁也不知道隐藏在单于谦卑、激昂、洒脱等各种面具下心灵深处高高翘起的嘴角，那分明是嘲讽的表情。

除了人际关系以外，单于也学习到了大量的军事知识，如果说单于才来到这个时代时还是一个对军事一无所知的军盲的话，那么现在的单于勉强可以算是对这个时代的军事有了理论上的认知了。至少，他可以认出汉阳造和毛瑟枪的区别了。

另外，担任翻译这个工作也让单于在经济上宽松不少，黄埔军校开办初期虽然经费紧张，不过还是给单于开出了月薪一百大洋的高额薪水。虽然扣除单于的伙食、服装以及住宿费用，单于每月依然可以拿到六十大洋，而在当时，六十大洋的对于单于绝对是够用了。当然，等到他正式进入黄埔军校学习的时候，他可就拿不到这么高的薪水了。那就是他做为军校学员的义务了。

总的来说，单于在来到这个时代的一个多月里，基本上还是顺利的，可是单于的精神负担却越来越重。

在这个时代，单于找不到一个可以交流的人，找不到一个可以和他聊冠军杯、世界杯、卡拉 OK 的人，他在精神上是苦闷的。无论是廖仲恺、邓演达还是鲍罗廷等无法让单于认同。而这个时代中国人的穿着、谈吐甚至行为习惯都让单于产生了强烈的疑问“我和他们是一样的人吗？他们算是我的同胞吗？”

看着在广州街头公然撒尿、拉尿的同胞们，单于都会觉得羞愧，为自己同胞羞愧，可是看

多了以后，单于对于这个时代产生了强烈的不认同感。他觉得这些人并不是自己的同胞，而不过是如同游戏里的 NPC，单于内心变的越来越冷漠。

这样来说吧，1924 年的中国如同一台精彩的歌剧即将拉开序幕，虽然单于也站在舞台上，可是他的心态还是旁观者的心态。他就是站在表演者旁边的观众，要命的是这台歌剧他早已经欣赏过一次了。

做为临床心理学的硕士，单于没有察觉到自己已经有了心里障碍，如果用佛家的理论来解释，单于已经有了心魔。

这一天，单于忙完了一天的工作，教官们也到鲍罗廷总顾问家里去聚餐了，他婉拒了教官们邀请，自己独自一人来到了西关附近一家酒楼上，来到位于二楼靠在窗的桌子坐下，点了一壶酒，一碟炒田螺，看着楼下来来往往的西装皮鞋、长袍马褂、对襟汗衫，听着木屐吱吱的声音，单于举起酒杯低声沉吟着“呵呵，这些人的命运早已经注定，虽然都是中国人，可是我和你们是不同的，我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可是你们却如同蚂蚁一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结局的悲惨早已经注定，可惜我不过是一个清醒的旁观者，无法挽救你们。呵呵”

说完，将酒一饮而尽，接着说“这个游戏我不想玩下去了，我能做什么？即使我什么都不做也没人指责我，我不过是一个过客而已。可是为什么要让我知道中国的命运？在疯人院里最痛苦的无疑是清醒者，在这里，最痛苦的无疑是我！”

单于又将酒须满，遥对着天空，喃喃道“原谅我吧，中国，我知道你的命运，我却无法改变。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不是超人，我想您会原谅我的。”说完将酒洒在了地上。

“单于兄好兴致？怎么不叫我？”楼梯口穿来了一个热情的声音。

本回完

注：根据《壮哉-黄埔》记载王柏龄在黄埔军校月薪 300 大洋，那么单于 100 大洋的月薪是可以接受的。

第一卷 初到广州，声名显 第七回酒楼遇朋友论战李之龙

单于凝神一看，原来是鲍罗廷的政治秘书李之龙，因为经常被鲍罗廷叫去聊天，所以单于和李之龙勉强算是朋友了。

李之龙(1897——1928)，湖北沔阳(今仙桃市)人，号赤显，字在田。1916 年入烟台海军学校学习。192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曹任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委员、中共汉口地委委员。1924 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参与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任会议主席团主席和中共常委。1925 年参加第一次东征，任黄埔学生军教导团营党代表。同年秋，任广东国民政府海军局政治部主任、代理海军局长兼参谋厅厅长、中山舰长。1926 年 3 月在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中被捕，不久获释，参加北伐。攻克武汉后，任中央人民俱乐部主任兼《血花日报》社社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曾写下讨蒋檄文《三·二〇反革命政变真相》，并秘密组织海军社，策动海军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赴日避难：1928 年 2 月从日本经香港返回广州时被国民党逮捕，杀害于广州红花岗。当然在单于来到这个时代以后，他的命运被改变了，至少他没有牺牲在 1928 年。

李之龙怎么会到这里来？单于暗自猜测他的来意。李之龙也不客气，一屁股就坐到单于对

面的座位上，还大大咧咧的对跑堂的吩咐着“拿一副碗筷来，再炒两个下酒菜，对了，酒再来一壶。”说完，转过头来笑着对单于说道“莫非单兄不欢迎我吗？哎呀，想不到单兄也和葛朗苔一样是个吝啬鬼啊。”

无事不登三宝殿，李之龙多半不是自己跑到西关来喝酒的，难道他此来是……？单于心里有了计较，面上却不露声色，微笑道“李兄误会了，我在想今天是总顾问请客，按理你也算半个主人，不帮助总顾问招呼客人怎么跑到西关来喝酒了？”

李之龙豪爽的说“那里，本来我也以为会很忙，可是苏联教官们来说你自己独自到这里玩要来了，总顾问就放了我的假了，说什么年轻人不适合参加他们这种三十岁以上男士的聚会。说来还是托了单兄你的福啊，我没想到总顾问会放我的假，一时间也无处可去，我一想，干脆也到西关来玩玩吧。说不定能碰到单兄，混顿吃喝。这不，就真遇到单兄了。”

单于看李之龙如此豪爽并不像说谎，心里也嘀咕是不是自己太杯弓蛇影了？因此面上着实和李之龙亲热。李之龙这个人不拘小节，热情大方。对于身处 1924 年的单于来讲，无疑是这个时代里所遇到的人中性格上最接近自己的，也因此对李之龙颇有点他乡遇故知的感觉。而对于李之龙来说，单于这样有海外生活经历的人也很对自己胃口。杯酒交错间，两人越聊越投机，从革命理想一直谈到生活琐事，甚至聊到了各自工作时那些女同事长的漂亮上来了。要知道在标榜舍身为国，革命为先的 1924 年的广州，这类话题不是知己好友是绝对不会聊起的内容。尽管当时的年轻人的梦想无疑都是革命成功加自由恋爱，但是谁也怕被人说自己是好色之徒或者是革命意志不坚定。

李之龙越聊越觉得单于这个华侨是自己的知己，不但因为单于对于时事的精辟分析和有趣的海外经历，更重要的是在聊起爱情等这类话题时，单于也表现的相当正常，仿佛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和自己的同志在聊这类话题时，不是认为现在不是谈这个时候就是一副道学嘴脸。李之龙是一个相当外向的人，他并不认为想和一个长的漂亮的女生交往是了不得的事情，的确共同的理想当然重要，但是外在美丽的容貌也很重要啊。可是李之龙每次和自己的同志说起这些时，大多数人都表现的不以为然，其中还包括他最好的朋友蒋先云。当然，李之龙不会因为这些小事动摇自己坚定的信仰，但是他毕竟还是一个 25 岁的年轻人，还是希望找到和自己兴趣相投的朋友。

单于对于李之龙的爱情观是相当认同的，事实上在 21 世纪，李之龙的爱情观念才是年轻人认可的正常爱情观念。单于甚至还给李之龙讲了一个 21 世纪著名的美女与坐骑的笑话。惹得李之龙哈哈大笑，不但如此，当时坐在二楼的其他食客也纷纷忍俊不禁，据传说当单于笑话一讲完，二楼所有男性食客几乎同时喷酒。而李之龙和这些食客们在后面的几天迅速的把这个笑话流传了出去，导致恐龙这一心灵美的女士的专有名词提前了 80 多年出现在了中国大地上。

更离谱的是李之龙后来用英语把这个笑话告诉了鲍罗廷，而经过鲍罗廷的嘴，这个笑话真正的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好事的美国人甚至在三十年代根据这个笑话拍摄了一部喜剧电影，单于后来在欧洲以及美国也因为这个笑话迅速的打开了上流社会的大门，这是单于没有想到的。因此后来的单于知道这一切后不得不感叹蝴蝶效应经常发生在一些不起眼的小事上。当然，这一切都是后来的事情了。

李之龙对于单于的好感在单于将了这个笑话结束后上升到顶点了，同样，他也不认为单于是个好色之徒，一是因为单于出身西方社会，受点影响在所难免；二是因为单于深受廖仲恺喜爱，本人长的高大英俊（单于身高 1.80，在当时的广州绝对算是高的，加上身为现代人本身营养就比 80 年前的人好很多，所以看上去就比当时的人帅气阳光点。到不是单于本人长的有多

帅。)又有才华,很受筹备处的那些女性工作人员欢迎,其中不乏年轻貌美者。可是据李之龙所知单于从来没有对谁特别亲近,更别说玩弄了。

这个时候,李之龙终于想起自己这次来的目的了,想到自己最佩服的有着两道浓眉的上级对自己说过的话了:单于这个年轻人确实是很有才华的,而且看样子,如果顺利将来在国民政府以及国民党内前途一片光明。但是,单于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受他白俄邻居影响很深,对苏联以及共产主义有很深的误解,如果仅仅是他个人的看法也没什么,信仰自由嘛,况且对共产主义抱有偏见的也不是他一个,在他之上还有很多国民党高级干部对我们党、对苏联、对共产主义有偏见;其中还包括你和他未来的校长。但是,似乎廖仲恺先生和他聊天时也受到他某些错误观点的影响了。具体表现在最近廖仲恺先生已经向苏联大使以及总顾问询问苏联的《和平法令》里关于废除秘密条约是否包括清政府和沙俄签定的那些领土条约了。这事实上已经给中苏关系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越飞大使已经向陈独秀总书记抱怨中国人不信任苏联。当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我们,立场的确比较尴尬。我希望你能和单于成为好朋友,然后影响他,让他认识到苏联援助中国是无私的、友好的。从而改变他一些错误的观点。至于为什么选择你,那是因为单于出生在西方,虽然他看似谦虚,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年轻人内心比较高傲,对于这样的人,只有你这样热情、豪爽的人才能得到他的好感。我不是要你去干什么,是要你去帮助他。

恩,单于这个人看来是一个豪爽的人,还是直接告诉他比较好。李之龙暗暗的下定了决心。他不知道单于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豪爽的人,相反,单于是一个阴谋至上论的信徒。

对于单于来说,如果他知道某位他尊敬的人对他的看法如此的准确,他大概会佩服的五体投地吧。事实上他并不知道尽管他是掩盖自己情感的专家,但是毕竟还是一个24岁的年轻人。看出他高傲的人为数不少,其中就有廖仲恺先生,不过先生并不想说出来。不过真要说起来,单于并不是高傲而是嘲笑,嘲笑这个时代的一切。正如单于后来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在那时以为自己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如同摩西一般嘲笑着我所看到的一切;后来我才发现,那时的我,不过是一个装腔作势的白痴而已。

“对了,单于,我听说你对苏联的态度似乎不太友好,我们现在可是和苏联合作的关键时刻,我觉得你有点狭隘了。”李之龙最终决定直说了。

呵呵,我就知道我不可能猜错的,单于听到李之龙的话并不生气,相反还有点得意,因为自己的分析并没有错。“我并不认为我狭隘,相反我觉得我的看法没有什么错误。苏联现在的确是无私的帮助我们,可是这种无私是要打引号的。孙中山先生不是为这种无私的援助回报了一个‘三大政策’吗?不是允许了你们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吗?”也许是因为单于最近太压抑了,也许是因为他心里的那点得意,也许是因为喝了酒。单于没有发现自己说的有点过了。

“你怎么能这样说?!我们共产党难道要国民党的施舍才能生存吗?孙先生之所以要出台“三大政策”完全是因为孙先生明白了在中国农民占绝大多数,没有这个绝大多数的支持任何政党都是无法生存的!而在中国真心支持孙先生革命的只有我们共产党人!而无私援助中国的只有苏联!”李之龙没有想到单于会说出这样的话,也有点生气了。

“说的好,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依然要强调的是政策出台的时间,以及那个‘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这个我想你是没有办法否认的吧?我也承认中国共产党在组织结构、思想体系上比国民党强很多,你们的确是真正为国为民的。但是我依然要强调的是,苏联是否无私,西方有一个谚语: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苏联下这么大力气援助我们,我想一是要改善苏联的周边环境,二是要把日本的注意力从苏联的远东地区转移到中国来,三是要扶持扶持还在发展阶段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日本在先生发动护法战争时就已经想过‘南北对进’出

兵山东以及东北攻击袁世凯政府。你会认为日本也是好心吗？”单于并不像李之龙那么生气，相反，单于脸上挂着微笑。

“当然，我并不认为苏联做错了什么，苏联毕竟要优先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这没什么。关键是我们也要清楚这一点。难道历史上还有不顾本国利益，甚至去损害自己利益去帮助他国的国家吗？首先是民族的，而后才是世界的。”单于没等李之龙说话，接着说了下去。当然他没有注意他最后一句事实上是抄袭了某公司的广告词。

“在国与国的交往上，我觉得荀子人性本恶的观点才是王道。国际歌不是也说过吗？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单于发现自己说过了，连忙结束自己对李之龙的‘洗脑’。

“不说这些了，事实上我对共产主义并没有什么偏见，相反做为一种哲学学说，我很欣赏马克思的某些观点。”单于觉得自己有必要换一个话题了，接下来，单于和李之龙畅谈马克思主义，李之龙对于单于原本的那点恼怒也随之消失的无影无踪。要知道单于大学本科学的就是哲学，对于谈马克思主义以及《资本论》的认知不要说李之龙，就是这个时候的陈独秀、王明也不见得比单于厉害多少。

李之龙看着单于远去的背影苦笑着，他没有想到单于对于共产主义了解的那么深，甚至还对某些并不适合中国这个农业国家的某些观点做了适当的修正，而这些修正无一例外都非常适合中国这个国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似乎感觉自己被单于洗脑了。

哎呀，这下子回去有得向恩来兄汇报了。李之龙为没有完成‘帮助’单于改正错误的认识苦恼不已。

这个时候有人在李之龙背后拍了拍他的肩膀。

“啊！？你怎么在这里？”李之龙回过头，看清楚来人大吃一惊。

本回完

谢谢书友提醒，我已经改正。

第一卷 初到广州，声名显 第八回 好友喜相逢 沉默也可耻

李之龙回过头一看，惊喜的说道“巫山，什么时候来广州的？！”来人正是后来被称为“黄埔骄雄”的蒋先云。

蒋先云(1902-1927)又名湘耘，字巫山。湖南新田人。1917年考入衡阳第三师范学校。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任湘南学生联合会总干事。1921年2月发起成立进步团体“心社”，宣传新文化。不久，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夏赴安源开展工人运动，在工人夜校教书并参与筹建工人俱乐部。后任俱乐部文书股长，和李立三、刘少奇等一起领导了安源工人大罢工。同年11月奉命到水口山矿区建立党的组织和工人俱乐部，12月领导了水口山矿工的大罢工，并取得胜利。1924年春以第一名的成绩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毕业考试时依然是第一名，毕业后留校工作。1925年2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发起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是该会负责人之一。同年参加东征讨伐陈炯明和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七团党代表，不久率部参加第二次东征。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退出国民党及第一军。北伐战争开始后，受党组织派遣任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兼补充团第五团团长，参加了攻打九江、南昌等战役。1927年初，蒋介石反革命阴谋日益暴露，

他毅然去武汉任湖北省总工会工人纠察总队队长，倡议成立黄埔学生反蒋委员会。5月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北伐，他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六师七十七团团长兼党代表，率部北上河南，6月28日在攻克临颖城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提别要提到的是蒋先云在安源路矿开展工人运动时，敌人对他恨之入骨，还特别贴出了悬赏告示：报告蒋先云行踪的，赏洋五百。捉获的，赏洋一千。20岁的年轻人就这样值钱的，不管在那时还是现在恐怕都不多见。毫无疑问，蒋先云是中国罕见的天才，可惜后来被张国焘逼死了。张国焘一生造孽无数，我个人以为数逼死蒋先云是最不可原谅的。

“我今天才到广州的，听恩来兄说你奉命和单于谈心，我好奇的很，所以自己就跑过来找你们了。可是等我到了西关才发现自己不知道你们聚会的具体地点，正到处乱转的时候就看见你和他从这个酒楼出来，我也不想惊动你们，所以……”蒋先云也很久没有看见自己的好友了，谈话间显得很兴奋。

虽然李之龙年纪比蒋先云大三岁，但是李之龙对蒋先云的才华是很钦佩的。而且蒋先云和单于不同的是单于能让陌生人很快和自己成为朋友，可是蒋先云却是天生的领袖，不管在那里，只要蒋先云在，他就是核心和领导。因此，李之龙对蒋先云反而有点像弟弟对哥哥，因此听见蒋先云一到广州就马上过来找自己，非常感动。连忙说道“什么，你才到广州啊？！吃饭没有？”

“还没有呢。所以啊，在田兄（李之龙的字）是不是该请我吃饭啊？”蒋先云打趣着李之龙。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李之龙满口答应，边说边拉着蒋先云准备到刚才和单于吃饭的那家酒楼去请自己的好朋友大吃一顿。

看见李之龙准备在酒楼请自己吃饭，蒋先云一把拉住李之龙“何必这么破费呢？随便找一家小摊子吃点东西就好了，干嘛非得去酒楼呢。”

听见蒋先云这么说，李之龙当然不肯这么委屈自己的好友，一定要请蒋先云到酒楼去吃，两人争执了好一会儿，直到蒋先云脸色沉下去了，李之龙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两人信步走出西关，找了一处看上去比较干净，又不临街的小摊子坐了下来。蒋先云本意是吃碗面就可以了，无奈这次再也拗不过李之龙，李之龙要了壶酒和几个下酒菜这才作罢。

菜上齐后，两位多日不见的好友自然有很多的话要说，他们从革命形势一直聊到了李之龙这次的“统战对象”单于。对于单于的才华李之龙也是佩服的，所以把他和单于的对话原原本本的告诉了蒋先云。

“巫山，说实话，单于不简单，对于共产主义还是我国的现状甚至农村问题都有相当的研究，而且很多见解让我茅塞顿开之感。就算在我们党内，能在理论上超过他的估计也没有几个，甚至陈独秀先生和李大钊先生恐怕都不能说比他更……”李之龙最后感叹的说道。当然两人交谈时都用的是湖北、湖南一带的土话，并不太担心被别人听了去。

“恩，听了在田兄的介绍，我觉得单于这个人理论根底很扎实，的确不简单。但是，在田兄也别忘了，要实现共产主义，特别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光靠理论是不行的，最重要还是要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这些单于恐怕就不如你我了解了。比如你所说单于提出的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方法，他认为只要国家赎买地主的土地，然后卖给农民，银行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低息向农民提供购买土地所需要的金钱，而这些通过贷款买到土地的农民若干年以内不得出让出售出租土地。再立法限制个人拥有土地的数量以及效仿西方那样对拥有一定数量土地的个人和

团体收重税；并且同时大力发展工业，把农民变成产业工人；这样就可以解决困扰中国多年的农民问题。这个方法听上去无懈可击，可是再仔细想想，实际上并不适合现在的中国。他没有想过这样一来，国家的财政负担会有多重！我想即使是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要这样解决三亿农民的土地，恐怕也吃不消。更何况是现在的中国了；第二，如果遇到天灾人祸，农民无力支付贷款怎么办？第三”

说到这里，蒋先云本能的压低了声音。

“现在国民政府还是国民党掌握的，而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和地主买办这些剥削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国民党内部的右派份子们。你以为这些和地主买办穿一条裤子的右派会同意国民政府实行这种明摆着损害地主买办利益的政策？”

“的确如此，啊哈，巫山，果然不愧是巫山啊。我本以为单于和你相差无几了，谁知道还是我们的巫山更胜一筹啊！”毕竟李之龙还是共产党员，他本能的不希望国民党出现一个才华无人能比拟的天才。所以，听到蒋先云把单于之前自己认为相当完美的解决农民问题的办法反驳的体无完肤，不自觉的感到非常高兴。

“在田兄，你这就说错了。”蒋先云并没有李之龙那么高兴，相反他的脸色相当沉重。“找出问题并不困难，但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却很难。说实在的，单于的想法是我没有想到的，如果现在国家平安无事，他的办法的确是一个好办法。这点来讲，应该说 he 比我强。”

虽然蒋先云心里有点不甘心，但是他不是那种不能承认别人比自己强的人。

“而且单于对苏联的分析，我认为很有道理，‘先是民族的，然后才是世界的’说的可真好啊。”蒋先云接着说道，不过这次他的声音压的更低了。

李之龙看见蒋先云也这样说，脸上一改刚才那种高兴的表情，低着头，无可奈何的苦笑着。是啊，虽然是有道理，可是很多事情并不是自己和巫山这种层次的人可以决定的。李之龙心里沮丧的想着。

蒋先云看到李之龙这副模样，也叹了口气，沉默起来。

路边摊的老板也搞不懂刚才还兴高采烈的两个年轻人怎么突然之间变的唉声叹气起来。“现在这些小青年啊，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啊？一个一个神经西西的。”老板也有自己的感叹。

与此同时，单于的心情并不比蒋先云、李之龙好多少，他正在心里毫不留情的痛骂着自己。“明知道李之龙来是有目的的，怎么还和李之龙聊那么深、那么多？！居然还在人家面前不知天高地厚的批评起苏联来了，这不是要站到‘人民的对立面’去吗？这不是‘与人民为敌’吗？明明决定了做人要低调，怎么就又想忘了呢？还跑到别人面前去臭显摆！白痴啊，单于！什么时候论到你，单于来说三道四了？你能创造一个新中国吗？不能的话，你有什么资格来胡说八道？！”单于对自己所展开的批判可没有给自己留面子。

“看来今天就是酒闹的，以后要注意这个问题了，别那天把抗美援朝给捅出去，你小子玩笑就开大了。”单于又找出一条自己的错误来了。

“愚蠢！”

“Stupid！（英语）”

“Т у п о у м н о ! (俄语)”

“Stupide ! (法语)”

“愚か ! (日语)”

“Dumm ! (德语)”

单于用自己所知道的所有国家的语言，痛骂自己的愚蠢。

单于本意就是做一个旁观者，并不想插手去改变历史应有的轨迹。只是这段时间他不自觉的透露出很多并不想透露的历史细节，这让清醒后的单于非常的害怕。要知道他可以冷静甚至嘲讽的面对历史上这些风云人物，所凭借的就是他熟悉这个时代历史的走向。他虽然标榜一直自己因为知道历史的走向很苦恼，但是实际上他所认为的苦恼不过是如同富豪苦恼钱太多一样的虚伪。说到底不过是自我炫耀的方式而已。

而一旦这个时代的历史本改变，哪怕是轻微的改变，都意味着单于立刻会和他所嘲讽的对象一样，面对未知的未来。对于单于来说，这同样意味自己的生命没有了保障。

这个时候的单于无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当然，只是这个时期的单于。

在随后的日子里单于变的沉默了，就算在廖仲恺、邓演达面前也是一样。廖仲恺和邓演达看来认为单于成熟了，李之龙看到沉默的单于认为是自己‘统战’起作用了。谁都不知道，单于的沉默是因为他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说来起还真是可耻啊，可耻的沉默。

就在单于可耻的沉默下，时间来到了 1924 年 4 月，黄埔军校跑路的校长终于回来了。

本回完。

第一卷 初到广州，声名显 第九回 校长归广州 取字号文革

1924 年 4 月 1 日，正是西方的愚人节，这一天，对于即将进行招生考试的黄埔军校来说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失踪了一个多月的校长蒋介石终于出现了，当然随蒋介石一同来到广州的还有他新婚的妻子陈洁如女士，以及他的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不过蒋校长挑这个日子回到广州不得不说是对于他出走最绝妙的讽刺。蒋校长先是在廖仲恺的陪同下来到了孙中山先生的办公室，蒋介石首先对他的出走进行了解释。

“先生，我这次出走完全是因为党内同志不重视我对苏俄的意见，当然我也有不成熟的地方，这里我要相您以及仲恺兄道歉。至于外界传说我因为不满意军校校长职务太低了，故意以辞职来要挟您和仲恺兄这完全是对我人格的污蔑！为了表示我的清白，我请求辞去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一职，并且我建议校长职务可以由择生兄或者是任潮先生来担任，至于我本人完全可以担任副校长或者是教育长一职。请先生批准。”蒋介石激动的说道。

“革命的同志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能受不得一点委屈呢？中正啊，你有这个态度是好的，不光在我这里要道歉，等会到了筹备处也要好好的向筹备处的同事道歉，但是你的辞职我是不批准的。不要在乎别人的闲言闲语，你还不了解吗？我不但不批准你的辞职，在这里，我还要以大元帅的身份任命你为粤军参谋长兼长洲要塞司令。在我心目中，中正，只有你才是陆军

军官学校的校长。”孙中山非常满意蒋介石的态度，当然他也知道蒋介石离开这段时间里关于蒋介石的风言风语并不少，为了表明其支持蒋介石的决心，他任命了蒋介石另外两个职务。特别是粤军参谋长这个职务，无疑让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有了更多的发言权。

“谢谢先生，我再次为我的不冷静表示歉意，等会我要请筹备处所有的同事吃饭，向他们赔罪、道歉！”蒋介石完全没有想到孙中山不但没有处罚他，反而授予了他更高的荣誉，就算蒋介石自诩为硬派军人，在这个时候也不由得他不激动。他说话的声音甚至有点哽咽。

“好了，好了，还请我们的校长赶快去筹备处报道吧，现在全国各地的青年十分踊跃，根据统计，至3月27日，报名人数已达1200余人，超过计划招生人数三倍多。还有很多革命的老前辈也递了条子，说人情。可把我这个党代表忙坏了。现在你会来就好了，这些头痛的事就让你去解决。就当是处罚好了。哈哈”廖仲恺看到蒋介石情绪有点激动，连忙打岔道。

“哎呀，没有想到青年们这么踊跃，看来这个军校还是办对了啊。”孙中山之前虽然知道报名投考军校的人很多，但是绝对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

“是啊，仲恺兄今天这么一说我才知道原来这么多青年报考军校啊，不过这样也好，我们可以优中选优嘛。对于革命前辈们递了条子，说人情，我认为应该婉拒，毕竟我们培养的是未来革命的希望，不能太儿戏了。不过该怎么说对这些前辈们说呢？”蒋介石也为青年们的热情所感动了，不过他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平衡这里面的利弊。

看见蒋介石这么快就进入了状态，孙中山和廖仲恺不禁相视一笑。“好了，好了，这些事情还是留到你明天再考虑吧，现在先和我到筹备处去，今天就要决定考试的地点和试题了，你这个校长不出现可是不行的哦。”廖仲恺边说边将蒋介石拉出了孙中山的办公室。

蒋介石从黄埔军校校长位置上出走，客观来说的确有嫌官职太小的因素，毕竟在黄埔军校还没有显露出后来的威势时，可能谁也没有把这个军校校长的位置放在眼里。但是，蒋介石的出走从深层次的角度来考虑，还是对孙中山、廖仲恺不重视自己对苏俄的看法有关系。虽然蒋介石对形势的预测并不那么准确，可是谁也不能否认，蒋介石对苏联的预测还是非常准确的。

在前往南堤军校筹备处的汽车上，廖仲恺意味深长的对蒋介石说道“中正啊，前段时间没有重视你关于苏联的意见，这里我代表孙先生以及我个人向你道歉。但是希望你能明白，现在的形势让我们没有资格和苏联计较。毕竟比起欧美和日本，苏联现在对我们的支持是最真诚的。所以，我希望中正你最好……”

“仲恺兄，你的意思我明白，我蒋某人不是不知时事的无知之徒。只要领袖和党内同志明白了我的一番苦心就好了。”蒋介石说这话，到没有虚伪。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廖仲恺的确没有想到蒋介石这么通情达理。事实上是廖仲恺估计错了蒋介石。蒋介石虽然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他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对了，仲恺兄听说有一个叫单于的学员很了不起是吗？”蒋介石对于能转变廖仲恺观念的青年非常的好奇。

“是这样的，这个年轻人啊，算是最近我党涌现出来的最优秀之革命青年了。说句不客气的话，不比中正兄你当年差啊。我是越来越期待他的将来的发展了。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我甚至认为20年后他会成为我的接班人。”提起单于，廖仲恺一脸的欣赏。

什么？！廖仲恺的一席话让蒋介石震惊了。虽然知道单于这个年轻人最近在党内的风评很好，但是没有想到廖仲恺会给这个年轻人这么高的评价。这样看来，这个年轻人我有必要笼络住了。蒋介石心里暗自下定着决心。

廖仲恺似乎意犹未尽，在车上向蒋介石详细介绍了单于的来历以及他最近发表的言论。“现在的他比刚来的时候成熟多了，不再那么冲动了。”最后廖仲恺依然没有忘记表扬单于一下。

如果说刚才蒋介石只是震惊的话，那么现在蒋介石的脑里几乎是一片空白了。他没有想到单于的才华居然到了这个地步，和廖仲恺不同，蒋介石对单于的观点理解的更深刻，毕竟他亲身到过苏联考察也在日本生活过。对于单于所分析的国际形势他本人比廖仲恺更赞同。

这个时候，单于对蒋介石来说就不是要笼络的对象了，而是一定要掌握在手心里的关键人物了。当然，如果单于不识相的话，蒋介石也不介意把他毁掉。“不为我用，就消失掉吧。”这种观念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了，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坐在车上的蒋介石第一次感觉到汽车走的如此之慢，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不一会儿，廖仲恺和蒋介石就出现在了军校筹备处的门口，随着蒋介石的‘意外’出现，筹备处的工作人员表现的相当惊讶。而当蒋介石向邓演达、叶剑英等筹备委员公开表示歉意的时候，邓演达等人嘴巴差不多都快掉到地上了。当然，蒋介石的低姿态也让大家对他的不满迅速减弱。“毕竟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还算是一个敢做敢当的汉子，算了吧，都是为革命嘛。”这样想的可不只邓演达一个人。

蒋介石环顾了一圈，似乎没有看见有哪个年轻人如廖仲恺所描述的那样，正想询问就看见廖仲恺先看口了。“今天不是讨论试题吗？怎么没有看见苏联教官啊？”

“是这样的，教官们提出到黄埔岛上看看，我们就让单于陪着去了。估计晚上可以回来。再说，我们毕竟讨论的是入学考试试题，让单于这个还没有通过考试的学员在这里也不太好。”邓演达知道廖仲恺想问的是谁，所以解释道。

“恩，这样很对，公私分明嘛。”廖仲恺点头赞许着邓演达公私分明的态度。

蒋介石虽然对没有看见单于略有失望，但是还是热情的对邓演达说到“择生兄，我看快要中午了，不如让中正请大家吃个便饭，随便赔罪，好吧？”

邓演达虽然觉得事情很多，不想浪费中午的时间，但是又觉得不太好驳蒋介石的面子，只好笑着说道“既然中正兄想慰劳大家，我们就不要客气了。走，走，吃饭去。”边说，邓演达边招呼着众人。众人看见邓演达这样说，也都说笑起来。都朝外面走去。

只有蒋介石看到邓演达如此的有威望，暗自皱了皱眉头。不过谁也没有注意到。

是夜，单于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军校筹备处，陪着苏联教官一整天已经耗尽了单于的精力。而看到黄埔岛上简陋的校舍，单于对于未来的军校生活彻底失望了。

“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去洋行当买办呢。以后的日子怎么熬啊。”单于在心里一阵阵的哀叹。

“咦，怎么休息室的灯还亮着？难道‘跃进’兄又来找我聊天？上帝啊，放过我吧？”自

从卫兵麦粤金和单于熟悉后经常跑到休息室找单于聊天，或者是让单于请客。在平时，单于自然愿意和麦粤金这样的粗人来往。一是和麦粤金在一起不用动什么脑筋，比较放松。二来和麦粤金在一起，可以让单于有种莫名的优越感。但是今天单于真的没有精力再应酬麦粤金，现在的他只想好好睡一觉。

“我说‘跃进’啊，今天就算了，我好困啊。”单于一进门就赶快表明态度。

“是单于同学吗？”房间内穿来了让单于经常在电视剧里听到的宁波腔调的普通话。单于进门一看，一个熟悉的面孔，虽然穿着整齐的军装，脚踏一副马靴，风纪扣扣的严严实实，但是单于一眼就认出了眼前的不速之客。

“蒋……蒋介……啊，蒋校长？！”幸亏单于心理素质过硬，没有当着蒋介石的面直接喊出他的名字。要知道在当时，是非常不礼貌的事情。

看着单于一脸劫后余生，再看看单于身上整齐的军服，蒋介石心里满意的笑了。一是因为单于表现的如此吃惊，证明年轻人毕竟是年轻人，花点功夫不难掌握住；二是因为蒋介石本人以完美军人自居，非常不喜欢穿戴不整齐的军人，而单于良好的军容让蒋介石非常欣赏。

“呵呵，幸亏我早有准备，想阴我，下辈子吧。”单于知道蒋介石非常爱玩突然袭击的把戏，也为了给旁人一个良好的感觉。对自己的穿戴是非常在意的。事实也证明，单于做的这一切没有白费。

接下来蒋介石闲话家常似的和单于聊了起来，在询问了单于的家事后，蒋介石问起了单于的字。

“我只有英文名字，没有字。”单于不是没有想过给自己取一个字，也知道在这个时代没有字是非常不方便的一件事情。事实上单于已经打算明天让廖仲恺或者邓演达给自己取个字了。没有想到蒋介石会主动提到这个问题。

“我不会这么好运气吧？难道……”单于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运气了。

蒋介石听说单于没有取字，关心的说道“一个 20 来岁的青年，怎么能没有字呢？《礼记》有云‘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礼记-檀弓》）；如果单于同学愿意的话，我本人愿意送你一个字，单于同学愿意吗？”

“恩，愿意。”单于心里一阵狂喜，呵呵，你给卫立煌取了个培我，给我取什么呢？还真是期待呢。单于心里暗暗琢磨着。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儒家文化并不如胡适等人所言已经落伍了；而是需要适当的改革，正如汉代董子著《春秋繁露》，又譬如宋代的朱子颂扬理学。所以，现在儒家文化也需要革命了。比如你，就是很好的例子啊。虽然生在西洋，依然心系祖国，这难道不是儒家文明的影响吗？所以我认为单于同学字文革比较合适，你认为呢？”事实上蒋介石并没有征求单于的意见，他认为自己给单于取的字非常贴切。

“啊？！这个名字恐怕担当不起呀，我。”单于听见蒋介石给自己取了这么跨越时代的字，脑海里顿时一片空白下意识的说道。

本回完。

第一卷 初到广州，声名显 第十回 师生夜谈心 大小两狐狸

“当不起？这个从何说起呢。”蒋介石没有想到单于反应这么大，事实上他给单于取字文革真的是费了一番心血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儒家文化到了今天的确需要革新了，正所谓“周邦虽旧，其命维新。”而他蒋介石自己就是维护传统文化，甚至重新光大这种文化的不二人选。所以，他才会给单于这个年轻人，取字“文革”，事实上就是希望单于追随他这个传统文化的保护者。

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单于居然会说出当不起的话来。难道这个年轻人在向他暗示什么吗？是想表明他无意投靠自己吗？难道真如王柏龄所说，这个年轻人已经是邓演达的人了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不过还是再看看吧。毕竟，这个年轻人毁之可惜。

就在蒋介石暗自盘算的时候，单于心里也不平静：开玩笑也要有个限度啊？！文革这两个字是我担当的起的吗？但是自己眼前的这个校长绝对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就算我拒绝这个字也要有很好的理由啊。现在看来他还是想拉拢我的，如果拒绝，那么……算了，先推一推吧，实在不行，文革我也认了。

若是有旁观者绝对不会想到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屋内的两人心里已经有了这许多计较。那里是校长和学员在谈心，分明是两只狐狸在斗智。

虽两人心里顷刻间就有了计较，可是两人脸上却丝毫也没有显露出来。蒋介石依然表现的那么温和慈善，单于依然那么谦卑恭敬，甚至脸上还带了点下位者应有的不安。不得不说，单于的心理学学的非常不错。

蒋介石温和的问道“哦，怎么单于同学不满意吗？”

“不是这样的，校长。事实上学生认为校长对我们中华文化的精髓以及未来的走向把握的非常好，实在让我有茅塞顿开之感。不过学生想文化革新这个重担，除了孙中山先生以外恐怕没有人担当的起。如果说除了孙先生还是其他人可以担当此重任的话，我感觉可能只有廖仲恺先生与校长勉强可以。学生恐怕没有这个资格。”单于带着受宠若惊的表情说道。不过说完这番话后，单于立即就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无耻！”

听到单于这么说，蒋介石心里非常受用，他虽然野心勃勃，但是在当时的国民党内部公认的孙中山接班人依次是：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他蒋介石恐怕连后备的资格都没有。没有想到今天自己面前这个年轻人居然有这么“准确”的眼光。顿让蒋介石对单于起了知己之感。

不对，听王柏龄说，这个年轻人持才傲物，怎么今天如此说话？再说，年轻又有才华之人多少会有些傲气，怎么这个年轻人如此谦卑恭敬？古人云：反常即妖，难道这个年轻人居然有这么深的心机？好大的胆子，居然对我玩这套？！

蒋介石不愧是中国近代史上罕见的枭雄，虽然觉得单于的话很是受用，但是立刻就察觉了里面有不妥，想到单于可能对自己玩了花样，蒋介石怒气顿生。虽然极力掩饰，眉头还是皱了皱。“单于同学，取字文革不过是希望向你这样的有才华的年轻人都加入革新中国文化里来，那有你说的这么严重。哈哈”

尽管对单于已生不满，蒋介石的话语之间依然那么温和平静。如果不是单于本身就是心理学硕士而且一直在悄悄注意蒋介石的面部表情，发现了蒋介石的不妥。一般人绝对不会想到能

说出这么温和的话语的人，内心已经对谈话人恼怒起来。

“不好，我今天这话说也太谦卑了，蒋介石已经生疑了，看来还是我最近太顺了，轻视了这些厉害人物。单于啊，单于，你这两天遇见的人就算放到 21 世纪，也是名噪一时的风云儿。千万要注意啊。”单于观察到蒋介石细微的面部表情变化后，也是立刻就在心里分析出了蒋介石表情变化的原因。

“校长，我并不是对这个字不满，同样我所说廖仲恺先生和您才能在孙中山先生之后担当维护中国文化，甚至革新中国文化之职并不是阿谀奉承之言，这是我多日观察的结果。”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个时候单于也顾不得什么“单文革”是否跨越时代了。

“哦，单于同学恐怕所言不实吧，我怎么可能得如此赞誉？”听见单于如此说，蒋介石有了一探究竟的兴趣。

看来今天非得多说点才能过关啊。单于心里哀叹道。

“校长，是这样的，我认为廖先生雍容大度，待人宽厚，不管共党还是党内反对与苏联合作的同志们都服气廖先生。且在工作上，先生尽心尽力，从不懈怠，而且先生又一直追随总理革命。因此我佩服先生，这才认为先生是总理的……”说道这里，单于并不想把“接班人”三个字直接说出来。毕竟中国很多事都是宁让人知，莫让人见的。

“至于校长，说真的，最初知道校长负气出走时我还觉得校长太……”单于准备对蒋介石先抑后扬，这样才能摆脱‘拍马屁’的嫌疑。“但是在和廖先生聊天以后我才知道校长为什么会出走，我个人完全赞同校长您对苏联的看法。实在是精辟！在我眼里苏联的某些政策的确如校长所言‘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入迷惑于其间而已。’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很佩服校长的眼光。而且除了这些以外，最重要的一条是我认为这所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学员会是未来 30 年的中国军界的精英，而中国的国情和西方不同，中国毕竟中央集权了几千年，国人需要一个强力政府，而政府需要一个强力的领袖！这样一个领袖绝对不会从议会里产生，而是从铁与血中产生！您认为展堂先生和兆铭先生是能从铁与火里拼杀出来的人吗？虽然成为军校校长不见得就能被学生们看做领袖，但是校长这个位置却是最有可能成为领袖！我正是看到了这一层才决定弃笔从戎报考军校的。”

刚开始蒋介石听到自己出走的往事表情还有点不自然，但是越听蒋介石越觉得单于说的对，想到自己将来成为中国的领袖，立刻觉得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

“不过，文革，你凭什么会认为区区一所军校，500 来名学员就能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蒋介石虽然激动，但是并没有失去理智。就心中的疑问向单于问道。

“果然，‘文革’是我改不了的命运了。”单于听见蒋介石称呼自己‘文革’一片悲凉。“校长，您今天才回来也许不太清楚，最近报考我们军校的人不管从学历上还是年龄上都是其他军校比不了的。您难道会认为孙中山先生的号召力比不上那些北洋军阀吗？再说，这么多党内的老前辈纷纷来说人情，这些是那些军阀办的军校比的了吗？再说，根据我做苏联教官们的翻译这些日子所了解到的，我们这所军校完全是一所中国大地上从未有过的新式军校，也许我们和西方著名的军校还有很大的差距，不过就中国来说，我敢打赌，这个军校出来的军官是中国现阶段最优秀的军官！”说道这里，单于自己内心都有点激动了，不自觉的站了起来接着说道“至于人数，我觉得 500 名优秀的军官比 5000 名平庸的军官更有价值！况且，现在不过是第一期，不是吗？有了第一批 500 名军官就会有第二批，第三批，而 500 名优秀的中下级军官足够组建一个目前南中国最强的步兵团了。有了第一个团，难道不会有第二个？第三个？还有最重要的

一点，苏联既然这么‘无私’的帮助我们，那么，军校的装备甚至以后创建新军所需要的装备苏联难道不提供？虽然苏联现在看上去稍微困难点，但是，那是对西方列强来说。对于中国来说，苏联绝对可以支援我们一、两个军的装备！那么我敢说用苏联武器武装，又有充足合格的充满革命精神的下级军官的新军绝对是南方最强大的武装力量。而依靠军校学员组建的新军，您说，谁合适做军长呢？”

“了不起，了不起，文革，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啊。”蒋介石没有正面回答单于的问题，只是不停的夸奖单于。

虽然蒋介石的夸奖让单于松了一口气。但是那一口一个‘文革’实在让单于觉得别扭。

“对了，文革，你今年多大了？”蒋介石突然问道。

“什么啊，难道你们这些大人物都喜欢这么跳跃着说话吗？”单于对于蒋介石的这种“天马行空”式的问话非常不习惯。

“学生今年 24 岁了。”虽然不习惯，但是单于依然恭敬的回答道。

“哦，比我小不了多少嘛，文革啊，以后在私底下我们兄弟相称吧。”

“什么嘛，明明比我大 13 岁，还说什么大不了多少！真是抓住青春的尾巴不放手啊”单于听蒋介石这样说，当然知道是为了笼络自己。在心里腹诽不已。“学生怎么能和和校长兄弟相称了？太不合适了。”单于当然不会被蒋介石的米汤灌晕了。

“文革弟，你我本来就是革命的同志，有什么嘛？再说也是私底下嘛。”蒋介石非常满意单于知道进退的表现。

这样，两人虚伪的争执了半天，最后蒋介石私下称呼单于就变成了那个让单于恶心的“文革弟”，而单于依然称呼蒋介石为“校长”。

这一天也成了单于正式成为蒋记黄埔生的日子，不过不知为什么，两人的夜话后来居然传了出去，不过已经变成“单于夜读三民主义，被蒋介石发现。随后蒋介石就一直赏识单于了。”虽然无数人在知道这个故事后都指责单于虚伪，故意晚上拿本书‘诱惑’蒋介石，但是谁也不知道两人夜话的真相。有时历史的真相的确是除了当事人谁也不清楚的。

本回完。

注：蒋介石对不同的人称呼是不一样的，比如对李济深这些老前辈，就称呼“任潮先生”；对李宗仁这些人就称呼为“德邻兄”，比较亲密的就直接称呼字，比如他黄埔学生。对于胡宗南就称呼为“宗南弟”，当然，我绝对没有让主人公取代胡宗南成为天子第一门生的意思，不过既然已经有一个宗南弟了，再多一个文革弟也没什么吧。

第一卷 初到广州，声名显 第十一回 群星聚广州 报名趣事多

自从单于与蒋介石夜谈之后，蒋介石对军校的事物就更上心了，当然找单于谈天的次数也更多了。这等于让单于在担任苏联教官翻译的同时兼任了廖仲恺、邓演达、蒋介石的私人秘书，搞的单于苦不堪言。根本就没有时间准备即将到了的招生考试，不过话又说回来，就黄埔军校招生考试的那点内容单于也用不着温习。

而对于单于来说，这段时间最大的变化就是称呼他“文革”的人越来越多了，虽然单于对此已经是认命了，但是每当有人称呼他“文革”的时候，他总时空穿梭的感觉。

日子就这样不知不觉的过去了，离军校正式招生考试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广州就有如一块巨大的吸铁般，吸引着全中国的青年才俊们——

陕西米脂-杜聿明已经多次和父亲交涉了，虽然父亲虽然是同盟会会员，可是依然使不得让自己的宝贝儿子去抗枪当兵。而且明确表示如果杜聿明去当兵，就断绝父子关系。眼看时间一天天过去，杜聿明心里非常着急。

杜聿明是从《新青年》杂志上，看到了黄埔军校招生的广告的。他从小就向往军旅生活，幻想成为卫青、霍去病那样的优秀军人。所以当看到黄埔军校招生的广告时，他那颗不安分的心再也按捺不住了。不过他也知道父亲不同意的话，自己根本没有希望获得去广州的路费。

于是，这位未来的上将军对自己的父亲用了“暗渡陈仓”之计，他告诉父亲自己想报考军校的想法完全是头脑发热，现在已经想清楚了，要到北京去考大学。老父自然对杜聿明的转变欣喜若狂，当即同意杜聿明去北京考大学，给了杜聿明足够的路费和生活费。米脂离陈仓不远，杜聿明这招“暗渡陈仓”之计，果然用的很熟练。

1924年3月，杜聿明到达北京后和堂兄杜聿鑫、陕籍青年阎揆要、关麟征、张耀明等十一人，从北京取道天津，搭乘英轮经香港到达广州。1924年杜聿明22岁，关麟征19岁，阎揆要20岁，张耀明19岁。

胡宗南中学毕业后，在浙江孝丰县立高等小学堂担任国文、历史、地理教员。除教书外他把大多数时间用来阅读古代史学名著，了解天下大事。1921年暑假，胡游历了北京、天津、山海关等地，对日本间谍猖獗的活动表示了忧虑。随后他辞去了教员的职务，一直在江、浙一带游历，颇有点老庄的风采。1924年，当胡宗南知道知道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后很不老庄的跑到了广州。那年，胡宗南28岁。

另外除了直接到广州报名以外，其他各省的招生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比如主持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的就是后来的一代伟人润之先生，虽然在军阀孙传芳的眼皮下，可是依靠共产党严密的组织结构以及做秘密工作的经验，硬是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分考场，有100多名热血青年在上海通过初试后赴广州总考，徐向前、侯镜如就在其中。

未来主演中国近代史的大部分演员已经齐聚广州了，一时间广州街头到处都是操着各地口音的人，虽然大家性格各异，情趣不一，但是至少在广州、在黄埔军校时，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

这天，单于正在筹备处的办公室里帮忙统计报名人数，虽然这事由一个考生来负责有点怪异，不过似乎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对。也许只有单于自己觉得奇怪吧。

单于对于这种工作完全没有任何兴趣，本来嘛，这种工作随便谁都可以做的，让他来做，是不是大材小用了点？当然，这样觉得的只有单于自己而已。

正当单于没精打采的时候，突然报名表上的一个名字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单于看了看报名表上的名字，再翻了翻前面的记录，单于差点没有乐的从二楼的窗户上窜下去。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单于发现报名人里面居然有两个黄鳌，说起来，黄鳌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后来担任过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单于在 21 世纪看过一些关于黄埔军校的书籍，里面介绍过郑洞国这个后来的中国远征军司令就是托了黄鳌报了两次名的福。不然错过了报名时间的郑洞国只有报考二期的份。

郑洞国考上后，无巧不成书的居然和真黄鳌分到一个队，只要一点名，真假黄鳌同时应答，每每惹起笑声一片，也算黄埔一景。后来郑洞国将事情原委告诉学校，学校并没有追究。只不过让郑洞国认祖归宗而已。

呵呵，当时我可是神往了好久，恩，现在我终于有机会欣赏真人秀了。单于看着自己手上的报名表，坏坏的想到。与此同时，已经到达广州的黄鳌和正在路上的郑洞国同时感到一阵恶寒。

正在单于想到日后郑洞国的窘态而高兴的时候，在报名处也有一出喜剧正在上演。

主角不是别人，正是前面说到的胡宗南。

胡宗南到达广州后，直接就到报名处去报名了，虽然军校招生简章上规定投考者年龄必须在 18 岁以上，25 岁以内，但是这难不倒已经 28 岁的胡宗南。只需要在报名册上把笔头稍微弯一下，把来到这个世界的时间推后几年就可以。

可是真正为难的是体检，军校考试委员会可是把身高放在了体检的第一位。

考官先让考生排成一队，这一下胡宗南的身高弱势十分明显地暴露了出来，在长长的队伍里，他这个不足 1.60 米的个子差不多比别人矮了一头还多。考官当即把胡从队伍里擒了出来，并且毫不客气地说：“你根本不是当军人的材料。”这一结果对胡宗南来说简直是致命的打击，不过胡宗南毕竟是胡宗南，他猛然间站了起来责问把他拎出来的教官：凭什么不让我革命？革命是每个年轻人的义务！那个教官见状惊得目瞪口呆。胡宗南的嗓门越来越大，惊动了正在报名处公干的黄埔军校的党代表廖仲恺先生。只听得胡宗南怒吼道：个子矮怎么了？拿破仑的个子也不高，不一样驰骋疆场？总理孙中山先生的个子也只有 1.68 米嘛！孔子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国民革命怎能以相貌取人呢？

廖仲恺对胡宗南喊道：同学，我批准你参加考试！接着转身回到办公室里，撕下一张纸，写了一张字条交给了胡宗南。字条上书：国民革命，急需大批人才。只要成绩好、身体健康、个子矮一点是不应该不录取的……

后面的报名者看见胡宗南这样好运，纷纷议论：

“这个胡宗南，个子不大，嘴巴好大啊。”

“什么啊，听说过咱们军校第一个报名的单于没有？”

“当然听过啊，怎么了？”

“这个姓胡的完全是抄袭人家单于的，尤其是第一句。”

“你怎么知道？”

“单于演讲时，我就在现场。”

.....

当天下午单于就从筹备处其他工作人员的嘴巴里知道了这件事，单于对于自己没有亲眼看到胡宗南的“大嘴巴”感到非常的失望，虽然他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旁观者，但是对于这种有趣的历史“事件”自己不是当事人，还是让单于心情极度不爽。

由于随着考试的日益临近，蒋介石、廖仲恺、邓演达等人的事情越来越多，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常找单于聊天了。至于鲍罗廷，在单于与李之龙谈话后，已经就不怎么找单于聊天了。

正因为这样，完成了手头工作又不觉得自己还需要为考试复习的单于非常的空闲，看看离吃饭还有点时间，单于信步来到了筹备处不远的茶水摊准备消磨一下时间。

单于刚刚坐下来，点好东西，就看见两个年轻人满头大汗的走到茶水摊，用明显带着陕西口音的“普通话”招呼老板要茶水。看见老板似乎不明白，高个子的年轻人更是连比带画。

两人刚刚坐好就听高个子年轻人沮丧的说“我看我们这次完蛋了，我到筹备处去问了，第一期报名时间已经过了，都开始体检了。我们只有等第二期了。完了，现在我们身上只有这一点点钱，怎么办啊。”

另外一个稍矮一点的年轻人似乎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是闷头喝着凉茶。

听到这里，单于心里一动，难道是杜聿明、关麟征他们？恩，根据我所知道的历史，他们的确是错过了报名时间。想到这里，单于开口了“这三位朋友，难道你们也是报考军校的？”

事实上单于猜的没有错，他们就是前面提到的杜聿明等 11 人，他们今天才到广州，到达后关麟征、杜聿明去报名，其他人到陕西会馆安顿，没想到他们到了报名处才知道第一期招生已经结束了，正是无可奈何的时候。

“是啊，可惜我们错过报名时间了。”刚才说话的那个年轻人听见有人询问，愁眉苦脸的说道。可能由于心情原因，年轻人的陕西口音更重了。

“我听各位的口音，好象是西北方向的人，如果你们真是西北人士，呵呵，这也不难解决。”单于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就是杜聿明、关麟征这一拨陕西考生了。不过还不能肯定他们是不是杜聿明、关麟征。

“什么！？你有办法？！真的假的？！”一直沉默的年轻人听到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不由兴奋的大喊起来。

“我叫单于，也是军校考生，不知道二位尊姓大名？”单于还是想最终确认一下。

“你叫单于啊，我叫关麟征，这个是我同乡杜聿明。我们都是陕西人。你有什么办法让我们报名？”高个子的年轻人听说单于有办法，也是很高兴。

“是这样的，两位虽然错过了报名时间，但是由于你们来自陕西，这就是办法。”单于微笑的说道。

“这是什么办法啊？！”关麟征还没有听出单于的意思，一脸的失望。反而杜聿明眼前一亮。

果然，杜聿明后来战功战绩都在关麟征之上，不是没有道理的，单于看见两人的反应，心里暗暗想着。

“二位不要忘记了，于右任，于老就是陕西人，更何况，军校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北伐打倒北洋军阀们。再说，你们千里投考军校也不容易。我想去找于老，事情应该有转机。”虽然杜聿明看样子明白了，单于还是不得不把话说的明白点。

“啊！原来是这样，谢谢你了，兄弟！”关麟征听到这里，大腿一拍，高兴的大叫一声。立刻拉着杜聿明匆忙而去。

居然连谢都不说一声，什么人啊。单于看见关麟征、杜聿明两人匆忙而去，心里感叹道。

“什么！？他们两人的茶钱要我结？我不认识他们啊！算了算了，我结就我结。”

原来关麟征、杜聿明匆忙间连茶钱都没有结就走了，老板由于不怎么听得懂北方话，所以误以为三人是朋友，所以拦着单于要三人份的茶钱。单于也不想为了几个小钱和老板纠缠，只能自认倒霉。只是在心里把关麟征、杜聿明骂了个痛快。

“啊嚏！”关麟征、杜聿明两人同时打了个喷嚏。

本回完

=====

注：由于昨天晚上，我看了通宵的有关大革命时期的资料，所以这章是今天早上赶出来的，大家凑合着看吧。如果不满意我在第一卷结束后再修改。第一卷共 12 回，明天结束。星期天可能暂停更新一天，因为我要去电脑城买电脑。

最后，对书友们的说声对不起，请多包涵。

第一卷 初到广州，声名显 第十二回 考场遇故人，校长摆家宴

5 月的广州天气已经很热了，但是对于清晨就起床的单于来说空气中显然还残留着昨夜的凉爽。穿戴完毕的单于伸了伸懒腰，心里返起了莫名的激动。

是啊，今天可是军校招生考试的日子。虽然单于从没有把黄埔军校的考试放在眼里，也没有想过什么黄埔军校是他问鼎中华霸业的开端；可就是有一种创造历史的感动荡漾在单于的内心。

82 年的时间啊，大概谁也不知道在 82 年后的中国，黄埔军校已经成为了多么伟大的一个存在。单于望着窗外那冉冉升起的太阳不由自主的想着。

“咚、咚”门外不但响起了敲门声，还传来了麦粤金特有的带有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单兄弟，起床了，今天可是你考试的日子，邓主任吩咐了，要你早点起来。”

邓演达啊，何必对我这么好呢？单于听见门外的麦粤金的话，对于邓演达对自己的关心感

到有点愧疚，毕竟他打算是投靠校长，而校长和他日益亲密的关系筹备处的人也不是瞎子，可是邓演达却对这些毫不在意。

邓主任，我会尽力使您放弃成立第三党的打算的，如果不行……至少我还可以让您的家人衣食无忧。单于一边开门一边想着，虽然对于邓演达的关心，使得单于有了改变历史的打算，可是按照他所设想也许说修正更合适些。当然，单于这样想也并不是他真的冷血，他也有他的考虑。单于并不认国民党在宁汉合流之后再次分裂是一个好主意，毕竟 30 年的中原大战以及随后 31 年的 9.18 事变决定了中国必须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有一个相对统一的国民党。

“原来单兄弟已经起床了，呵呵，快点出来吃饭吧，昨天邓主任可是专门吩咐了的，今天咱们吃牛奶鸡蛋。”麦粤金看见单于已经起床了，对着单于说道。

“谢谢。”对于邓演达这种润物细无声私的关心，单于虽然有千言万语也不知道却不知道怎么说出口，只能对着麦粤金简单的说声谢谢。至于单于内心怎么想，谁也不知道。”客气什么啊！”麦粤金对单于的客气看来非常开心，哈哈笑着说。

吃完早饭后的单于，带上廖仲恺、蒋介石送他的两只钢笔向考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走去。

来到广东高等师范学校门口，就看见大门口赫然贴着带有箭头的“陆军军官学校考场”字样的路标。还贴有一张“陆军军官学校考试委员会启事”。考试首先进行的是作文，题目是《论中国贫弱的原因和挽救之道》。随后考数学、历史、地理，已经有许多先来的考生围在这则启事附近商量着什么。启事的内容单于早已经知道，也没有凑热闹的兴趣，于是他信步向校门内侧那棵大树走去，准备在考试前休息休息。

这时，有人拍了拍单于的肩膀，不过似乎力度稍微大了点，差点没有把单于拍了个踉跄。单于略带恼怒的回头一看，原来是前两天遇见的关麟征。

“哈哈，同学，那天谢谢你了，不过我不知道你原来就是第一个报考黄埔的学员啊。”关麟征豪爽的说道。

关铁拳真是名不虚传啊，不过你这么大力气朝日本鬼子用啊，用我身上算什么事啊！？单于揉了揉被关麟征拍的有点疼的肩膀，虽然心里大骂关麟征，可是单于脸上依然带着微笑。不过说是微笑，还不如说是嘴角的肌肉强迫性的朝上牵引。单于正要说话，尾随关麟征而来的杜聿明抢先开头了“单兄，那天谢谢你了，好象那天的茶钱也是你帮我们付的，实在谢谢了。”说完还向单于微微鞠了个躬。

看看，还是人家光亭懂事？你个关莽夫学着点！单于看见杜聿明这么礼貌，心情大好，要知道能让后来统帅几十万大军与育容、刘帅争锋的杜聿明心甘情愿鞠躬的可没几个。当然，他也没忘记朝关麟征描了一眼。

“没什么，其实就是我不说，你们早晚会想到的，至于茶钱，更是小事，我不能请同学喝杯水？”单于连忙谦虚道。

那天杜聿明他们经过单于点拨，果然就去找于右任去了，结果也如单于所料，很顺利的就拿到了报名表。不但如此，于右任还请他们这 11 个家乡娃娃吃了顿饭。也就是在饭桌上，杜聿明他们了解到了单于现在在国民党高层里很有好评，而且他们的校长也很器重单于。而于右任在知道了杜聿明他们找上自己是出于单于的点拨后，也感叹单于这个年轻人实在了不起，小小年纪居然有料事如神的本领。

所以，今天杜聿明他们看见单于才会那么兴奋，毕竟和一个既有才华又有关系的人搞好关系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很正常的选择。杜聿明他们虽然豪爽但是却不傻。

看见单于这么好说话，杜聿明、关麟征也很高兴，随后又把其他同来的老乡给单于介绍了，在单于刻意结交下，一群年轻人越说越亲热。

“文革，原来你已经来了，这几位是？”原来是蒋先云与李之龙也到了。

虽然单于听到“文革”两个字依然还有点别扭，不过对此他也基本适应了，看见蒋先云、李之龙也到了，单于连忙把他们给杜聿明、关麟征等人做了介绍。

快乐的时光永远是短暂的，不一会儿，考试时间到了。单于等人说笑着朝教室走去。

军校的招生试题对于单于来说，实在没有什么难度。当很多人还搞不清楚什么是三民主义的时候，单于做苏联教官的翻译都快三个月了。单于只在考卷上划了划就交卷了。边走还边摇头，对这次考试单于觉得简直就是让大学生做 1+1。

单于出了教室，正好看见李之龙也刚好出来，和单于一样，对于做了半年鲍罗廷政治秘书的李之龙来说，考试题目实在简单。

“在田兄，这么早就出来了，呵呵，怎么样，我们去酒楼喝一杯吧？”单于觉得很久没见李之龙了，于是邀请李之龙去吃点东西。

“算了，我和巫山还有点事情，今天就不去了。”虽然李之龙很想和单于把酒谈心，不过想到等会组织还要开会，于是只好婉言谢绝了。

单于耸耸肩，他当然知道“国民党的税多，那个什么的会多”的道理，估计李之龙他们可能等会要过组织生活，也就不勉强李之龙了。于是和李之龙打个招呼后，朝校门外走去。

单于刚出校门，就看见一辆汽车停在门口，仔细一看车牌，原来是蒋介石的车。蒋介石到这里来干什么？单于好奇的想着。还没有等单于想明白，就看见车门打开了，蒋介石朝单于招了招手，说道“文革弟，我猜你差不多该交卷了，来，上车。”

这种情况下我还可以选择吗？单于边和蒋介石打招呼，边自嘲的想着。

上车后单于才知道，原来蒋介石今天把家搬到了黄埔岛上，特意请单于去新家做客。

看来，蒋介石真把我当自己人了？单于一边应酬着蒋介石，一边猜想着。

从市区到黄埔岛很不方便，单于随着蒋介石，坐了汽车又换船，好不容易到了黄埔岛。一路上蒋介石和单于谈笑风声，单于开始有点佩服蒋的见识和眼光了。

到了蒋介石在黄埔岛的住处，这是一幢两层高的小楼，没有什么特别的装饰，看的出来是新建的。看见单于在打量这幢房子，蒋介石温和的说道“文革弟觉得怎么样？”

好难听啊，你还不如叫文革。单于一边腹诽着，一边恭敬的说道“校长，学生觉得太简朴了点。”这可不是恭维，对于蒋介石以后的地位，这幢房子的确简陋了点。

“革命嘛，不要太讲究享受。文革，你要记住，革命的军人是不讲享受的。”蒋介石正色的对单于说道。

不过单于的注意力根本不在这里，单于听见蒋介石不再叫自己什么“文革弟”，心里高兴翻了。

边说两人边进了房子，单于一抬眼，就看见一位 20 来岁，长的略带男像，且没有缠脚的女性迎了出来。看过陈洁如画像的单于一眼就认出了眼前这位女士就是蒋介石现在的妻子——陈洁如。

“文革，这位是你的嫂子，陈洁如。”“洁如，这位是单于，你可以把他当成你的弟弟。”蒋介石给两人介绍着。

想到后来陈洁如被蒋介石抛弃，单于不由得同情起眼前这位注定苦命的女子。于是单于竟朝陈洁如鞠了一躬并恭敬的说道“师母好。”陈洁如看见单于行这个礼，显得有点慌张，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办，求助的像自己的丈夫望了过去。

反而蒋介石看见单于如此恭敬非常高兴，连忙笑着对陈洁如说道“没有关系，长嫂如母嘛。你当的起，当的起的。”

陈洁如听见自己的丈夫这样说，也放心了，红着脸朝单于微微点了点头，说道“叔叔不用这样多礼，以后长来玩。”

虽然陈洁如的上海话很好听，但是单于心里对蒋介石那句“长嫂如母”以及陈洁如那句“叔叔”感觉很怪异。什么啊，我有说过当你是大哥吗？叔叔，呵呵，好恶心的称呼，单于心里不满的想着。

“好了，菜差不多都准备好了，吃饭吧。”陈洁如招呼着自己眼前这对“奇怪”的兄弟（师生？），蒋介石和单于一起进了客厅。

桌子上的菜事实上很简单，只有四个菜，两荤两素，只有一道红烧狮子头单于认出来了。蒋介石和单于落座后，单于好奇的问道“校长，两位公子呢？”

“哦，他们现在还住在市区戴季陶先生那里，这里毕竟不太方便。”蒋介石回答道。

“对了，文革，祝贺你今天正式成为军校学员。”蒋介石举起了酒杯。

“不敢当，校长，我还不知道能不能考上呢。”单于连忙也举起酒杯，谦虚的说道。

“你就不要谦虚了，你单文革都考不上，那才奇怪了。”蒋介石对于单于很有信心。

这样，单于与蒋介石在饭桌上谈笑风声，而坐在蒋介石旁边的陈洁如却安静的坐在自己丈夫旁边，微笑着看着自己的丈夫。

吃完饭后，蒋介石和单于来到了二楼的书房，蒋介石看着单于认真的说道“文革，过不了多久，你就是真正的军人了，你这个人很有才华，但是我也看的出来你对军旅生活没什么认识。毕竟你生活在国外，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我今天送给你三本书，你要好好用心的看，相信对

你会有帮助的。另外，我会吩咐教官对你特别严格的，你要好自为之。”说道最后，蒋介石的语气已经可以说是严厉了。

对于蒋介石话里的关心，单于怎么会听不出来？看着蒋介石不像做假，单于不得不佩服这些伟人关心起人来实在让人感动。

蒋介石说完后，从抽屉里拿出了早已经准备好的三套书，单于一看，原来是《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公全集》，《曾胡治兵录语》。“你从小在国外长大，国文底子薄，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就多问问你的同学，我想他们其他不如你，国文总比你要强。实在不行，你就来问我。”

看着自己手上这三套线装书，单于觉得自己头都大了。

蒋介石毕竟是军校校长，不可能有太多的空闲，而单于也要回去筹备处去帮忙，两人休息了一会，就又要回到市区去。

单于在渡船上看着不断远去的黄埔岛，看着已经模糊的校门，在看看自己旁边的蒋介石，不由得想起了两句话：

他们从这里学会了射击和开炮！

他们从这里学会了主义和革命！

本回完。

第一卷完。

第二卷 一入军校，泪两行 第一回 乘船赴黄埔 分为第一队

没过几天，成绩公布了。不出单于所料，共产党员蒋先云在这次被录取的学员里成绩排名第一。单于自己也看了蒋先云的试卷，自问如果自己不是来自 21 世纪而是本来就是这个时代的人，那么，就算文化程度不变，经历不变，自己是敢不上蒋先云的。

知识有两种，一种是书本知识，一种是实践知识。实践知识来源于对现实生活的把握，而现实生活由于太过复杂，需要一定程度的简化，就产生了书本知识。在简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造成歪曲或者缺失。正如给一个没有骑过自行车的人一本自行车手册并不能教他（她）学会骑自行车一样。一个现代的大学生，要么他（她）极为优秀（天才型人物），要么对某一狭窄的领域有过专门和时间颇长的研究，那么他（她）对历史中的社会生活的把握并不会比当时的人要高。

回想起自己在 21 世纪网络上看到的一个网友关于“现代人回到过去”的发言，身处 1924 年中国的单于终于理解这话说得有多么正确了。

的确，单于并不比蒋先云优秀，甚至单于自问，就是胡宗南之流也比自己也是不能比拟的。看到了蒋先云的优秀，单于心中有一点自愧不如的失落。

“可是我比他们更能看清楚时代的走向，只要我不去冲动的改变什么历史，那么我会是这个时代生活的最幸福的人。蒋先云太优秀了，优秀到让目前还高高在上的人觉得不舒服了。这或许就是张国焘后来对蒋先云百般刁难的原因吧。不管是在 21 世纪还是现在，我能肯定一点，

我比他更会保护自己，虽然这样看起来，自己很卑鄙，但是只要人活着不就有一切可能吗？而一旦死去，就算在墓碑上刻满赞誉之词又有什么用？我希望将来我死了后，墓碑上刻着：一个卑鄙的人，他幸福的渡过了自己的一生。”

单于不光看到了蒋先云的优秀，更觉得找到了蒋先云悲剧结局的根源。从而反省自己是不是在最近锋芒太露了。

“不过只要到了军校，我想我就会被打回原形吧？谁也不会觉得一个贪生怕死、怕苦怕累的人会是一个威胁吧？”单于自嘲的笑了笑。

“文革，果然是你，好巧啊，想不到你也坐这班渡船。”李之龙的声音让单于发现，自己不是在哪个静室悠闲的思考人生，而是在前往黄埔岛的渡船上。

虽然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要到6月16日才举行，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急需大批合格的中下级军官，所以黄埔军校第一期470名学员（一期共录取正取生350人，备取生120人。）在5月4日青年节这天赶到军校，5月5日正式上课。

“原来是在田兄啊，我正想到了军校要找你帮忙，想不到你在这里。”单于并不是敷衍李之龙，的确是有事情找李之龙帮忙，所以在渡船上发现李之龙后也很高兴。

“哦，文革居然有事找我帮忙，荣幸之至！”李之龙听到单于有事找他帮忙，也觉得很荣幸。

“是这样的，在田兄知道我没有军校体验，而你曾经在烟台海军学校学习过，我想请你介绍介绍经验嘛。”单于也不和李之龙客气，把问题和盘托出。

“哦，其实也没什么，军校和其他学校差不多，不同的是在进校后先要进行简单的军事训练，而且是按照军队的标准来要求学员的。”

“原来这样，在田兄你知道我生活在国外，家里条件也比较好一些，所以从小没吃过什么苦，我怕学校的要求我做不到，在田兄，到时候你可要拉兄弟一把啊。”单于知道自己肯定受不了军校的生活，所以提前就想找一个人帮忙。

“哈哈，没有问题，大家是朋友嘛，放心可能最开始你会觉得很辛苦，过一段时间就会习惯的。要知道，我在烟台读军校的时候才20岁，不也挺过来了吗？（李之龙出生于1897年）

“的确是这样的，单于你很有才华，但是做为军人，如果吃不了苦，终究是成不了气候的。”一个熟悉的声音插话道。

“原来是巫山啊，你也在渡船上？哦，对了，你和在田兄是一起来的。”单于一看，插话的正是这次考试的第一名，蒋先云。

蒋先云与李之龙一起乘渡船到军校报道，看见李之龙和单于在聊天所以一直站在人丛里没有做声，听到单于对于即将到来的军校生活感到有点害怕时，忍不住插话。

“巫山兄的金玉良言，我铭记在心。”单于恭敬的回答道。

单于心里当然蒋先云是为他好，可是单于对于“在烈日下燃烧青春”这类事情没有什么兴趣，但是他也明白为了将来，黄埔的资历是万万少不得的。

三人就军校的话题聊了起来，不一会，船到了黄埔岛。三人到军校门口就看见校门上挂着“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几个大字，而两旁有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

“文革，我听说这对联是你写的？”这副对联从辞藻上来说很粗陋，但是李之龙却非常喜欢。

“我不是从小没有好好学国文吗？所以我到广州以后就努力学习，那天我正在看《说文解字》，信口胡诌的，谁知道校长刚好听到，于是就……呵呵”单于连忙解释道。

“那里，文革这副对联看上去的确很简陋，可是细细品味，却很适合我们这些立志舍身报国者。”蒋先云插话说道。

他们并不知道，之所以这对联出现在这里，完全是单于那天看见蒋介石他们在商量校门对联的时候，居然决定挂另外一副对联，而不是单于记忆中这副，单于心里一慌，就把这副对联的内容说了出来，而蒋介石等人一听也觉得这副对联非常适合。

就这样本来应该出现在军校门口的对联还是出现在军校的门口，不过就过程来说，真不知道是单于改变了历史呢？还是单于维护了历史。

三人才进校，就看见门口的墙上贴着一张告示，单于他们一看，原来是分班说明。三人再仔细一看，蒋先云在第一队，第一区队；而李之龙在第一队，第二区队；单于本人被分在第一队，第三区队。

“呵呵，文革、巫山，我们在一个队啊。太好了！”李之龙看见三人都被分在第一队，感到非常的高兴。三人就根据告示的指示来到了学员宿舍。

一到宿舍门口，单于傻眼了，这那里是宿舍？！分明就是工棚嘛！原来军校的军费紧张，学生宿舍就是当年的兵营，这个时代的兵营都很简陋，而且因为黄埔岛位处南方，与其说是兵营不如说是草棚。床上铺的是普通的草席，床下一看就知道铺的是稻草。

我知道军校经费很紧张，可是至于紧张到这种程度吗？单于心里不禁为自己以后的悲惨命运哀叹着。

“你好，你是我们队的吧？我是贺衷寒。”几个先到的学员看见单于在门口发呆，于是其中一个上前招呼他。

“啊，你好，我是单于。很高兴见到你。”单于慌忙回答道。虽然来到这个时代已经遇见了很多名人了，可是单于对自己眼前这个人表示了足够的尊重。要知道贺衷寒可是以后大名鼎鼎的“黄埔三杰”。

贺衷寒(1900～1972)，原名忠汉，字君山，鹿角镇牛皋村贺耕九屋人 1919 年。五四运动时被选为武昌学生代表，适逢苏联召开东方民族会议，贺被选为东方劳工代表参加。1921 年春赴上海学习俄文，9 月赴莫斯科。1922 年回国，在武昌创办“人民通讯社”，因揭露旧社会黑暗，抨击军阀横行被查封。继往长沙创办“平民通讯社”，同时，兼任宏图中学教员。当时长沙发生“湖南劳工惨案”，他发表评论，被捕入狱，后经保释。1923 年主持长沙“青年服务社”，并受聘《上海时报》特约记者。1924 年 5 月考入黄埔军校，为第一期学员。

12月贺衷寒与缪斌等在广州成立“孙文主义学会”，贺任会长，与“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是时他任军校入伍生总队政治部主任。1926年被派往苏联陆军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28年1月毕业回国，任杭州军事训练班学生总队队长，10月调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工作，1929年春，经蒋介石批准去日本学习军事、政治。1931年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剿匪宣传处”处长，其后历任“星子训练所”所长、“豫鄂皖3省剿匪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处长、“军事委员会委员政治训练处”处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南昌行营”宣传部长等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贺衷寒感到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组织松懈，极谋补救，乃纠集军校同学邓文仪、曾扩清等，发起中国复兴运动，于1932年在南京成立。三民主义力行社”，请蒋介石出面领导，旋即成立第二级组织。革命青年同志会”、“革命军人同志会”和第三级组织“中华复兴社”并自任常务干事，负实际领导责任。1935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队党务组长。翌年又兼任军事委员会训导处秘书长，中央通讯社新闻检查局局长。

1936年。西安事变”，贺衷寒发动青年将领170余人通电“讨伐”张学良、杨虎诚将军，妄图要张、杨。释兵自缚。请罪京门”。

1938年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一厅中将厅长，仍负责军队事务和中央军校的政训工作

1944年到1947年，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组织处书记长。1947年任社会部政务次长，被选为岳阳代表出席了国民党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大会。在台湾蒋氏政府中又任交通部长、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行政院政务委员、中国国民党改造委员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

黄埔三杰里就结局来说是陈庚最好，就能力来说是蒋先云最强，可惜就仕途来说，你是最艰难的，可惜了。看见自己眼前的同龄人，单于心里感叹着。

贺衷寒可不知道单于对于他这么了解，不过对于单于，贺衷寒还是有些了解的。知道单于是这么多学员里第一个报名的，也很受廖仲恺、蒋介石、邓演达这些人的赏识。知道和单于搞好关系对于自己将来的发展很有好处的。所以热情的说道“原来是单于同学啊，你好。我今天看告示的时候还在想像你这样经常和教官以及校长、教育长打交道的人不知道多难相处，没想到这么……呵呵”

“你客气了，我虽然在筹备处工作过一段时间，但是我不觉得我又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教育长还说因为我是当个教官翻译的人，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还说要给我特别加量呢。到时候，同学们你们可要帮忙说情啊。”单于当然知道贺衷寒为什么这么热情，而他本人比贺衷寒更擅长交际，于是借与贺衷寒说话的机会，乘机向其他学员表示自己绝对不会仗势欺人，而且教官们也不会对自己有什么特别优待，反而会更严厉的对待自己。

听到单于这么说，刚才还在忧虑单于这个特殊的学员会不会很难相处的学员们也放下了心。纷纷招呼单于。

“我叫董剑。”

“我是徐向前”

“我是邓文仪”

“我是曾扩情，你叫我老曾吧，看样子你们应该没人比我大了吧？哈哈”

“我叫罗奇”

“宋希濂”

“你好，我是王尔琢”

.....

看见这一个个后来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名人们对自己如此友好，而且自己也将和这些名人们称兄道弟，单于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很想大吼一声“黄埔军校，爷爷我来了。”

本回完

注：网友修昔底德给我的留言十分精彩，所以我冒昧的采用了。

第二卷 一入军校，泪两行 第二回 宿舍起党争 单于见伟人

打过招呼后，大家自然就交谈起来。在和同学们聊天的时候单于明显感觉到已经加入了国共两党的学员们虽然还不是很多，但是两边的党员们已经隐隐有点泾渭分明了。比如已经加入国民党的贺衷寒就一直和单于聊什么“关于纯洁党的必要性”，而作为共产党的王尔琢等人也争锋相对的说“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不知不觉，大家的话题逐渐转移到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依然保留原来党籍是否应该”上来了，而且其中的火药味也渐渐浓了起来。单于还好一点，毕竟在 21 世纪的网络论坛上见多了国共之争，而其他还没有加入国共两党的同学们对这种气氛明显表现出了惊讶。

“从党的纯洁性和巩固出发，共产党员同学如仍保持原有的党籍，如今又加入国民党党，恐只会带来许多不便，万一国共两党在某些事情上看法不一致，那么请问这些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同学们，你们站在那一边呢？特别是顷刻间无法分出谁对谁错的时候。当然，我没有指责谁的意思，也认为国共两党一定会精诚合作，打倒军阀的。但是，这不代表我问的问题不会出现。”贺衷寒不愧是搞过学生运动又办过报纸的人，一番话不但让邓文仪这些国民党员眉飞色舞，就连罗奇这样还不是国共党员的人也是暗自点头。

“联俄联共，包括接受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这是经孙中山先生亲自提出，并形成了决议正式写进新的《中国国民党章程》的，我们共产党员是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的领导的。”虽然王尔琢对于贺衷寒的话进行了反击，不过在单于看来，王尔琢的话实在没有什么力度，而且提到孙中山更像是在用权压人。

果然，王尔琢的话一说完，不但贺衷寒、邓文仪这样的国民党员面露嘲讽之色，就连一旁看热闹的同学也纷纷露出不能赞同的表情。

虽然单于本人的意愿是置身事外，他也并不认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可是他忘记了他在他人在人眼里因为受到廖仲恺、蒋介石、邓演达等军校领导层的广泛赞扬，又是国民党党员；甚至被很多国民党高层誉为“本党最有才华的年轻人”，很多人都希望从他的话里找出军校甚至国民党高层的某些意图。

所以，就算单于本人无意表态，也会有人逼他表态的。而且在这个激昂的大时代，谈论政治本身就是很时髦的行为。

“单于同学，你也赞同贺衷寒同学的意见吗？”果然，王尔琢看见单于站在一旁，面无表情，以为单于并不赞同贺衷寒的意见，希望从单于这里得到支持。

“当然，文革本来就是我党优秀党员，他当然赞同我的意见。”贺衷寒也害怕单于说出什么不利自己的话，连忙接过话头。而且他一口一个“本党”，言下之意是也想告诉单于，大家同是国民党党员，不要胳膊肘向外拐。

贺衷寒的意思单于也听出来了，可惜单于虽然加入了国民党，可他自己从没有身位一个国民党党员的认知。他是在头疼这个态怎么表，一个不好就要得罪人，这可不符合他低调做人的本意。

“事实上，我不认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是一个好的主意。”听见单于这样说，王尔琢等共产党学员脸色大变，而贺衷寒等国民党学员各个神采飞扬。

看见王尔琢又想说什么。单于连忙做了一个稍等的手势“但是，这不意味着国民党不应该和共产党的合作，相反我认为既然共产党作为国民党的盟友，那么就应该给共产党平等的身份。为什么一定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呢？实际上欧美列强都是两党甚至多党执政的。就是我们所讨厌的日本也不是还有政友会、宪政会的存在吗？我想在打倒军阀后，由两党甚至多党执政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件好事。至于国民党内部的确有对共产主义的一些看法，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一种主义的诞生，必然会产生赞扬的声音以及反对的声音。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也看过，做为一种哲学学说，我个人是比较欣赏的。”

听见单于这样说，王尔琢这边当然是非常高兴，可是贺衷寒这些国民党学员脸马上就拉了下来。

看见贺衷寒也想说话，单于不得不再做了一个稍等的手势。“但是，我并不认为共产主义就完美无缺，在世界任何国家都可以实行。请不要忘记，马克思先生有句话‘物质极大丰富’，现在的中国的问题是物质短缺，根本还没有资格谈论物质丰富与否。因此，我觉得三民主义更适合现在的中国。事实上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军阀丛生，我们做为军校学员，应该少谈点主义，多做点实事。很多问题可以留在打倒军阀后再连辩论。并且我们现在连进步军阀都可以联合，为什么大家就容不下自己的同志和兄弟呢？”

单于说完后，看见不光非党员的同学露出了赞同的表情，就连国共两党学员也露出深思的表情，于是暗自在心里长出了一口气。

“可是，有些问题毕竟还是存在的啊，如果打倒军阀后在一些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怎么办？现在不搞清楚，难道等那个时候在来……”

听见有人开口质疑，单于不假思索的说道“我从小生活在国外，也许不太了解国内的情况，但是国外有一句谚语说的好‘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为什么一定要那什么呢？和平解决不好吗？”

“可是两种理念根本南辕北辙嘛，怎么妥协？”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都不一样，我觉得没有必要搞一刀切，如果某些地区适合共产主义，我们完全可以搞一国两制嘛。相反，如果某些地区不适合共产主义，那我们就搞三民主义嘛。”对于后来证明切实可行的总设计师的‘一国两制’，单于毫不客气的采用了拿来主义。

一国两制？！这种从来没有过的治国方案，被单于人为的提前了半个世纪出现在了中国，所有人几乎同时陷入了沉思当中。

“恩，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说的好，说的好”刚才提问的人出口夸奖道。

“啊，党代表，校长，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原来刚才出口询问的正是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在他身后的就是军校校长蒋介石，还有一些跟随他们两人的一些教官和学员，蒋先云和李之龙也在其中。

原来廖仲恺和蒋介石两人因为今天是学员报道的日子，所以特地一起和其他在校的教官到学生宿舍看望同学，结果刚到一大队三区队与四区队的宿舍就听见了单于的讲话。

廖仲恺和蒋介石听单于说到“三民主义更适合现在的中国”时不禁相视一笑，而听到单于提出“暂时搁置争议”时，廖仲恺忍不住开口刁难一下自己心目中“党内最优秀的年轻人”，结果没有想到居然听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细想下却有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恩，单于同学说的很对，同学们，特别是共产党同学们，我们国民党要求你们加入国民党，并不是以大欺小，也不是要吞并你们，而是形势的需要。大家知道，现在列强们对苏联以及共产主义都抱有敌视态度，为了避免我们北伐时给列强借口干涉，所以大元帅才会要求你们加入国民党。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廖仲恺也借着这个机会像共产党员们解释一下，虽然实情并不是如此。

而蒋介石显然扮演着另一个角色，只见他对着贺衷寒这些国民党员呵斥着“你看你们像什么样子？！身位军校学员，不把心思放在自己的学业上。天天想着刁难自己的同学！小小年轻那里来的那么多惟我独尊的思想？为什么共产党员就不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我宁可要巫山、在田这样的优秀的共产党员也不要你们这样的国民党员！”

哈哈，有惟我独尊思想的不正是校长你吗？看着被蒋介石训的抬不起头的贺衷寒等人，单于心里暗自好笑。

“文革，还有你！既然你知道少谈主义都做实事，怎么也在那里长篇大论？！”蒋介石不想太厚此薄彼，因此连单于也没有能幸免。

什么啊！怎么说到我头上了？你也做的太明显了吧？单于一边挨骂，一边在心里腹诽不已。

“算了，算了，中正啊，他们还是年轻人嘛，教育教育就好了。”廖仲恺适时的插话了。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你们的政治部主任，周主任。”廖仲恺向大家介绍一直跟着自己身后的年轻人。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政治部主任，我姓周，大家叫我周主任好了。”有着两道浓眉的年轻人讲话带着一口天津口音。

“周总……周主任好！”看着自己眼前的这个还十分年轻的“总理”，刹那间，单于有一种朝圣的感觉。

本回完

注：本来第二卷我是写完了的，因为某些网友的建议，我决定重新修改大纲，重新写第二卷。所以，在这里感谢加谴责蜡烛。因为你，我浪费了4万字，因为你我决定写的激烈点。

第二卷 一入军校，泪两行 第三回 宿舍和为贵 海边明心志

周主任寒暄几句后就和廖仲恺、蒋介石等其他军校领导一起到第二队宿舍去了。蒋介石看来似乎是想和单于在说些什么，不过最终他还是没有说出来。

周主任在临走时意味深长的看了单于一眼，尽管周主任他们已经离开很久了，但是单于依然在回味和未来的“总理”的第一次会面里。可是其他人却不和单于一样，看到领导们的都走了，一部分同学兴奋的聊了起来，一部分同学则依旧在思考单于刚才的发言；而挨了蒋介石训斥的贺衷寒等人一个个像才被霜打了的茄子一样无精打采的。

“文革，你发什么呆呢？”看见单于似乎在发呆，本来就是来找单于的李之龙上前拍了拍单于的肩膀。

“哦，是在田兄啊，你和巫山兄怎么来了？”李之龙这一拍，让单于回过神来。

“还不是找你吗？现在离吃饭还有点时间，我们大家聊聊天。”李之龙说道。

“怪不得刚才单于同学拼命为共产党说好话了，原来你们早就是朋友了。”邓文仪大概因为单于刚才那番讲话受到了廖仲恺的表扬，心里不太受用，所以说起话来也是酸溜溜的。

李之龙本来就是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人，再加上邓文仪说的也太过于明显了，眉毛一跳，正要开口时，却被单于拦了下来。

“雪冰兄（邓文仪，字雪冰。）的确，我和在田以及巫山在还没有考上军校时就已经是朋友了，这有什么问题吗？我交朋友不是看他是什么党，什么信仰，而是看他这个人是否值得结交。还有，我并不认为评价一个人是否优秀的标准是看他是什么主义的信徒。国民党里有精英，共产党内未必就没有笨蛋。事实上如雪冰兄、君山兄这样的难道不是我们国民党的精英吗？再说，现在共产党员不是已经统一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了吗？既然国共一家，何必说那么见外的话呢？我来自国外，不太会说话，希望雪冰兄不要见怪。我真的觉得既然大家的目标都是打倒军阀，又何必这么见外呢？”单于说完，用诚恳的眼神看着邓文仪。

邓文仪虽然听了单于这番话心里不太舒服，但是看着单于的表情又不像是作伪，讷讷的说不出话来。

“文革所言及是，看来我的发言有欠妥当。在这里我向蕴璞兄（王尔琢的字）贺衷寒反应可比邓文仪快多了，他知道现在清党言论还不合适宜，态度立刻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不但道歉，贺衷寒还正式的朝王尔琢微微鞠了一躬。

王尔琢看见贺衷寒这样的做派，连忙摆手，谦虚的说道“那里那里，君山言重了。我也有不对的地方，其实有争论也很正常。没什么，没什么。”

蒋先云在门口看见气氛这么友好，也来了兴致，高声说道“我记得在西晋末年时，匈奴人刘聪灭亡了西晋，让西晋最后一个皇帝当了他的马童，有一次刘聪问这个皇帝，为什么西晋会被自己灭亡，这个皇帝是这样回答的‘此殆非人事，皇天之意也。大汉将应乾受历，故为陛下自相驱除。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业，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同学们要是我们能团结一心，北洋军阀有什么可怕的？但是如果我们内斗不休，别说北洋军阀，我看我们连陈炯明也未必斗的过。”

单于听着蒋先云侃侃而谈，心中不禁折服，不愧是黄埔骄雄，典故信手拈来。一时间宿舍里氛围大好，大家都不在讨论党派斗争，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如何打倒军阀以及即将到来的军旅生涯上。

看见屋内嘈杂，单于向蒋、李二人做了一个手势，三人悄悄的走出了宿舍。三人一直走到了海边，单于看着面前的大海，看着蒋、李二人笑了笑，说道“巫山你和在田来找我肯定不是闲聊那么简单吧？这里比较清静，有什么话你们就说吧。”

李之龙听见单于这样说，哈哈大笑了起来“不愧是文革啊，我和巫山找你的确有事，其实也不是我们找你，是新来的周主任想请你去政治部帮帮忙，我和巫山是来当说客的。”

周总……找我帮忙？！单于几乎立刻就要开口同意了，不过想到自己低调做人的目标，想到日后两党长达二十多年的残酷斗争，想到自己已经是国民党党员，单于生生把一个好字重新吞回了肚子里去。

“这个，我想还是算了。我基础不太好，我想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单于自己都觉得这个理由实在很牵强。

这下子，不光李之龙，就连蒋先云都奇怪了。

“文革，你这个理由实在太牵强了吧。周主任找你到政治部去帮忙其实看中你的才华。”蒋先云忍不住开口了。

“就是，文革，你做了几个月苏联教官的翻译，而且我听说连伏龙芝军事学院支援给军校的教材也是你翻译的，你说你基础不太好，这个我实在不相信。就算你术科因为身体原因稍微差一点也不至于不能达标吧？大不了我和巫山每天陪你锻炼身体。”李之龙也开口劝说。

“这个，这个，我有我的考虑，实在是不能答应。”单于自己也很矛盾，一方面他很想和自己儿时的偶像多多接触；可是另一方面单于也害怕自己和偶像接触久了，受其人格魅力的感染，违背自己的初衷，会忍不住改变历史。想到日后共产党处于下风达 20 年之久，想到共产党黄埔学员在胜利到来时已经所剩无几，想到张国焘对待蒋先云的态度。

这简直是场梦想和生命的较量，最终，现代人对生命的珍惜程度还是占据了上风。单于依然拒绝了。

“看来文革也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人，心里还是讨厌共产党员的！走，巫山，既然如此，我们也不高攀文革了。”李之龙以为单于是害怕和共产党员接触多了，影响他将来的前途。他越来越生气，还没等话说完，一把拉住蒋先云就准备走。蒋先云虽然没有说什么，不过看他皱着的眉头就知道他心里所想和李之龙也差不了多少。

看着自己来到这个时代后最欣赏也是最认可的两个人误会了自己，单于心里也不好受连忙说道“在田，巫山你们听我说……”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说的？！”李之龙拉着蒋先云，头也不回的说了一句。

哈，听见李之龙这话的单于笑出了声来。然后快步追上蒋、李二人，一把拉住李之龙笑着说道“在田，你不觉得你这话很像男女分手时，女方拒绝痴缠的男方时说的话吗？”说完单于还捏着嗓子用女声模仿了一遍李之龙刚才那句对白。

本来还绷着脸的李之龙和皱着眉头的蒋先云听单于这么一学，再也吃不住劲哈哈大笑起来。蒋先云边笑还边指着单于说道“你……你也太损了，哈哈哈。”

李之龙红着脸笑骂道“文革啊，文革，看不出来你小子原来这么坏！我是女方，那你是什么？”

三人同时大笑起来，互相打趣几句，小小的风波化为无形。

笑完后，蒋先云面容严肃的对着单于说道“文革，你到底为什么拒绝。能说说真正的理由吗？”

“就是，文革，对我们你还藏着掖着吗？”李之龙也追问了起来。

看来真的要交代一些东西出来了，单于心里暗暗想着。

“是这样的，巫山，在田兄，你们也知道我这个人政治不太感兴趣，可以说我比较厌恶政治；所以我不太愿意去政治部帮忙，这是一，第二嘛，今天贺衷寒发难你们也看到了，而且我估计以后这种质疑或者说是两党的斗争会越来越多。虽然我在宿舍里说的冠冕堂皇，可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余毒那里是说消除就消除的？而且国民党压根就不希望中国还有哪个政党能和他平起平坐，况且支持国民党的，甚至孙中山先生都是有产阶级出身，虽然先生现在认可苏联共产党的组织形式，但是这不代表先生连思想也认可了。更何况国民党组织结构根本就是帮派性质，组织松散，派系纵横。先生虽是党魁可实际上并不能完全压制党内的反对势力。当然我也不喜欢那种等级森严甚至有中世纪教廷风格的政党。”单于坦诚的说道。

听到这里，蒋、李二人早没有了之前的轻松，一脸的震惊。

“文革，你说的这些和你不去政治部帮忙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吧？”李之龙问道。

“错了，实际上很有关系，文革的意思是这种斗争会越来越激烈，而政治部恐怕就是风口浪尖了，文革不想参与进去。”蒋先云毕竟是蒋先云，已经明白单于的意思了。看的出来蒋先云对单于的这番讲话是很重视的，面容沉重。

李之龙也明白过来其中的道理，长叹口气，垂下了头。

单于自己也觉得很压抑，脱口而出“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蒋、李二人只觉从单于口中念出的这八个字里流露出哀伤、无奈却又不忍放下的坚持，不由的跟着念了起来。

“文革，这是……？”蒋先云越念越觉得此时自己心中的千言万语尽在这八个字里，不由开口询问。

“宋代摩尼教教徒殉教时念的经文。”单于随口答道。

单于看着西沉的太阳，微微叹了口气，说道“走吧，吃饭去。”

三人漫步走向宿舍，却都觉得步伐是异常的沉重。

夕阳下，三人的影子慢慢的合为一体。

本回完

第二卷 一入军校，泪两行 第四回 主任发神威 文革饿肚皮

三人在回宿舍的路上一直没有说话，既不想说，也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就这样默默的走到宿舍门外，蒋先云看着准备进去的单于，艰难的说道“文革，不管将来如何，我们始终是朋友。”

单于没有做声，只是默默的点了点头。

“文革，你回来的正好，刚才区队长说等会吃完饭后去教室有事情宣布。”贺衷寒看见单于走进宿舍后热情的迎了上来。

“谢谢，我知道了。”虽然这个时候单于的心情依然比较沉重，不过他并不想让人看出来，对于贺衷寒的示好，单于也给予了善意的回应。

说话间，大伙纷纷朝学生食堂走去。路上贺衷寒一直和单于聊天，单于也有一搭没一搭的和贺衷寒聊着，一路上贺衷寒对共产党始终抱有敌意，最后单于实在忍不住问道“君山兄，我记得你好像之前加入过共产党，为什么现在对共产党如此恶劣？”

贺衷寒听单于这样说，苦笑了一下，说道“文革兄，你不要以为我贺衷寒是那种小人，你可能不知道，共产党现在的领导陈独秀，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书呆子，他做一个教授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做一个政党的领袖实在是太过书生意气，且受苏联影响太深，没有自主之力。不过如果只有这些，我还不至于如此，关键是……”

说到这里，贺衷寒顿了顿，接着说道“不知道你听说过张国焘这个人吗？”

张国焘？我当然知道，肃反肃的血流成河的屠夫嘛。单于心说我对张国焘的事迹了如指掌，可是嘴上却答道“这个人我好像有听说过，是共产党的大人物吧？”

“他可不光是大人物那么简单，他不但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而且还深受陈独秀信任，可以说是掌握中共实权的一个人。但是他这个人表面上马列主义不离口，可骨子里和北洋军阀是一路货色，我看他以后肯定要取陈独秀而代之。我就是看不惯他军阀作风才离开共产党的。而且像这种人都能在中共身居高位，可想而知，中共以后将走什么道路了吧？不过是新瓶装旧酒而已。”贺衷寒说完还瘪了瘪嘴。

了不起，果然了不起！本来今天贺衷寒在宿舍里的表演让单于觉得贺衷寒也不过如此，心

中对贺衷寒多多少少有些轻视，不过听到贺衷寒现在的这番话让单于重新认识了什么叫“盛名之下无虚士”。

单于对张国焘有深刻的认识这个不稀奇，可是贺衷寒这个当代人对张国焘居然也有如此认识，这不能不说贺衷寒不愧是黄埔三杰之一。

到了饭堂，学生们按照区队的划分依次坐好，虽然说已经是军校的学员，可是大家毕竟才第一天报道，一时间整个饭堂就像菜市场一样嘈杂，学员们用着各地口音呼朋唤友，谈天说地。几个区队长、大队长虽然一直在不停的维持着秩序，但是对于将近 500 名学员来说，队长们的声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正在队长们焦头烂额的时候，只听门外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全体起立！”

这个声音是如此的洪亮，500 人的嘈杂也没能淹没。饭堂里一片寂静。可是这个寂静并没有维持多久，几秒钟之后长凳摩擦地面的声音响彻整个饭堂，学员们都慌忙站了起来。

大家一看，就发现邓演达站在饭堂门口，脸色铁青。在他身后的正是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校长蒋介石以及其他军校教官。

原来邓演达和廖仲恺、蒋介石等军校领导准备和第一批学员共进晚餐，可是还没有进饭堂就听到里面一片嘈杂声，等走进一看才发现饭堂里面开了锅，邓演达作为一个有操守的职业军人当然绝对不允许这样的行为出现，立即开口制止。

邓演达等到学员们都站起来后，把学生第一队队长吕梦熊叫到了身边，只听邓演达说道“你是怎么搞的？你看看，这那像是军校的饭堂？分明就是菜市场！怎么不集合以后再按照大队区队顺序依秩进来？”

吕梦熊站的笔直，向邓演达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后回答道“报告主任，因为我的疏忽，没有通知学员们集合，只是让学员们在规定的时间内自行到饭堂集合。请主任责罚。学生队第一队队长吕梦熊报告完毕。”

实际上这并不能怪吕梦熊这些学生队队长们，事实上军校初办，每个员工都是忙的不可开交。像这些学生队队长们下午和邓演达他们开了一下午的会，商量教学计划、学员管理；他们也不过是比邓演达他们早到饭堂 5 分钟而已。

邓演达也并非不知道这些情况，但是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拿吕梦熊给学员们做一个示范。“吕梦熊，你身为学生队第一队队长，在总队长不在期间，你就是这里最高负责人，现在我命令你自己去禁闭室报到，禁闭三天！”

邓演达严厉的对吕梦熊说道。

“是！”吕梦熊回答的也丝毫不拖泥带水。回答完毕后迈着正步朝门外走去。

“恩，吕梦熊队长虽然犯错，但是毕竟今天还不是正式开课，只是报到”蒋介石可不喜欢邓演达忽略他这个校长的存在，开口了。

“吕梦熊队长，我以军校校长的身份命令你回宿舍反省，好好检讨一下！明天上午把你的检讨交给我。”蒋介石不但减轻了吕梦熊的处罚，而且还顺便提醒了邓演达，谁才是军校的老大。

说完后，还有意无意的看了邓演达一眼。

“恩，这样就好，这样就好了。”廖仲恺看来也很满意蒋介石的最终处罚决定。

听到自己的处罚决定后，吕梦熊朝廖仲恺、蒋介石敬了军礼后，朝门外走去。

单于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在听到蒋介石的“我以军校校长的身份”时，差点没笑出声来。

蒋介石果然是蒋介石，只要是自己认定的东西绝对不允许其他人插手的。呵呵，不过蒋介石不觉的这样做也太明显了点吗？单于心里暗自奚落着自己的校长。

正当单于还在心里奚落自己的校长时，蒋介石开始了他的演讲：“同学们，你们今天这个样子实在是让我痛心啊，那里有一个革命军人的样子？毫无纪律！虽然说今天是第一天报到，但是你们既然已经决定参加革命，投身军旅，就要有一个军人的样子！就应该严格按照军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今晚饭后都回教室里去，让你们的队长好好给你们上开学的第一课：革命军人的应有的仪表！廖党代表，你看这样合适吗？”蒋介石最后还谦虚的询问了一下廖仲恺的意见。

“恩，军人就应该有一个军人的样子，我同意蒋校长的意见。同学们不要认为我们当老师的不讲人情，实在是革命形势紧迫，你们要赶快挑起革命的重担啊。”

廖仲恺不愧当年跟着孙中山四处演讲过的，一席说的学员们不但不以为辛苦，反而各个热血沸腾。纷纷开口表态“没有问题！”

“我们是不怕辛苦的！”

“我们一定好好努力！”

“大家安静！”邓演达看见场面又有混乱的趋势，再次开口了。果然，学员们看见邓演达一开口都不说话了。

“现在，全体坐下，同学们，现在学校经费比较紧张，只有先委屈大家了。开动。”蒋介石对于邓演达三番两次抢自己的风头很不舒服，在加上学生们吃完饭还要上课，就不在多说什么了，直接喊开动，大家吃饭。毕竟，他们这些当人家老师的晚上也有事情要商议。

啊！？这那里是经费比较紧张？！分明就是经费非常非常紧张嘛！单于看见厨房在学员们坐下后摆在桌面上的饭菜心里哀叹道。

的确，一人一碗不超过二两的白米饭，桌上一小碟咸菜，一盘白菜炒肉，一盘青菜对于十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来说一人夹一筷估计都够钱。

尽管单于对于军校的伙食心里非常不满意，不过他也没有在脸上露出来，而是默默的吃着自己碗里的饭。对于桌上的菜，他可不好意思去夹。而其他九个人也都没有谁动筷子去夹。

而且并不是单于他们一桌是这样，其他桌子也和单于他们这边情况一样，都没有谁去动桌子上的菜。

廖仲恺、蒋介石等人看到这种情况，都很感动。廖仲恺有点激动的高声喊道：“同学们，大家先停一停，听我说……”

这个时候，学员们才多少有点军校学员的样子，几乎同时停下筷子，整齐的端坐着，望着廖仲恺。

廖仲恺接着说道“现在，我以党代表的身份，命令你们，拿起自己手中的筷子夹菜。”

廖仲恺看见自己说完后没有人动手夹菜，继续说道“蒋先云、李之龙、单于，我以党代表的身份命令你们动手夹菜。”

刹那间，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们三个人身上。

“不会吧！？党代表，我和你有仇吗？这样整我？！”单于看见一道道目光聚集在自己身上，心里顿时埋怨起廖仲恺来了。倒是蒋先云落落大方的拿起筷子夹了一片青菜起来，而李之龙也随后动了筷子。

单于看见他们两人动了筷子，也只好动了筷子，夹了一片咸菜起来。这个时候其他学员也才纷纷动起筷子来。

吃完饭后，廖仲恺他们先行离开了，而单于这些学员们则在各自大队长、区队长的带领下来到了简陋的教室。队长们简单的向学员们交代起了作为军校学员应该遵守的一些规定和准则。最后还布置了第二天上午训练的内容。

这不是新兵训练里经常提到的内容吗？这次死定了。当单于听到第二天的训练计划时心里暗自发愁。

而当他听到明天一早要进行长跑时，简直觉得他已经死硬了。

当天晚上，单于在铺上一直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一方面因为第二天的长跑，一方面因为他很饿，军校的伙食实在不能满足他年轻的胃，不过唯一让他欣慰的是当晚所有这个寝室（工棚？）的学员，肚子都在咕噜咕噜叫。

第一期学员加入军校的第一顿饭，谁也没有吃饱。

本回完

第二卷 一入军校，泪两行 第五回 起床先受罚 长跑催心肝

黄埔军校本来计划每期学员是要学习三年才能完成全部课程的，可是 1924 年的国内形势对国民政府来说却是非常微妙的，在北边，北洋政府的“贿选总统”曹锟在军阀混战中倒台，而西北的冯玉祥又倾向于国民政府，可以说北洋政府暂时已经无力南顾；在南边，虽然国民政府看上去拥有粤军、滇军、桂军、瑞军等多支部队，但是实际上这些部队大多和北洋军阀们暗通书信，甚至和盘踞在广东惠州、东江一带的陈炯明眉来眼去。

不但对孙中山的命令阴奉阳违，还经常闹饷来要挟孙中山以及国民政府，打仗时也是出工不出力，1923 年孙中山下令讨伐陈炯明，国民政府的部队围攻惠州，在兵力比惠州的叛军多 10 倍的情况下，就是打不下惠州城。

气的孙先生怒斥这些军官们：“你们纷纷联名电请我返粤主持国家大计，现在你们天天向我要钱闹炯，不愿去东江歼灭敌人，这样的军队不革命有什么用？你们叫我怎么办呢？老实对你们说，我是为了国家大事而来的，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来的，如果你们不愿意跟我去革命，你们要反革命，来造反，我也不怕的；如果你们要革命，就跟我来，准备北伐，打到长江流域，黄河两岸比广东好得多，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到处都是安乐窝，你们不要近视眼，只看目前，放弃革命，立心霸占广东，无远见终会被敌人消灭你们的，广东的肥猪肉不能长食，食得多会病的。”当时各个派系的军长、司令虽然默不作声，但是下来却依然故我。

不但如此，这些人对完全受国民政府掌握的黄埔军校也是敌视的很。有一次开会时孙中山号召这些派系的头头脑脑像黄埔军校学习时，杨希閔居然对蒋介石说“你那几个鸟人，我派一连人就全部缴械了，哼哼，什么鸟军校，什么鸟校长。”说完扬长而去。（这个典故记载在《壮哉黄埔》一书中，不过不是杨希閔说的，具体是谁我忘记了，现在手上没有这本书。所以……，请不要见怪。）

连孙中山批示给黄埔军校的枪支弹药，都因为军工厂受粤军控制，连一把刺刀都没有给黄埔军校。还是廖仲恺亲自出马，到烟馆去陪着那些“革命将领”聊天喝茶半天才给军校搞到了30支步枪。

这些情况促使国民政府决定尽快加紧筹备完全受国民政府控制的有革命热情、军事过硬的新军；但是建立这样一支全新的部队不是光有武器就可以了的，必须要有一批合格的军官。因此，黄埔军校这第一期500名学员就被要求在六个月内就完成原本需要三年才能完成的课程。

当然这些单于完全清楚，也就是这样他才对军校的生活感到担心，这六个月绝对是炼狱般的日子；可是其他学员却对此一无所知。

第二天5点钟，单于他们就被起床号叫醒了，事实上大多数人当时已经醒了，毕竟昨晚没人吃饱了。刚起床就听到区队长的声音“快，快点，按照昨天晚上教过你们的方法，把被子叠好，给你们5分钟，把背包打好，绑腿系好，再把个人卫生做好。然后我来检查，要是谁不合格，今天晚上我就让他在宿舍把这套流程一直做到被子熟了，背包烫了，绑腿着火为止！”

单于他们昨天已经看过队长们的演示，纷纷加快了动作。5分钟后学员们排的整整齐齐，等待区队长的检验。

区队长进门后，看见学员们已经排的整整齐齐，眼睛里闪过一丝满意，不过当他看到学员们叠的被子，打的背包时，开口训斥道“你看你们叠的什么被子？我昨晚给你们说了多少遍？被子要叠成方块状，要菱角分明！你们看看你们叠的这个被子，叠成什么了？！这是方块吗？！这是包子！”队长一边训斥，一边指着一床被子说道。

公正来说，这床被子其实还是挺像样子的，虽然距离有菱角的方块形还有点差距。但是也绝对不是区队长所说的“包子”。

“这是谁叠的？”看来区队长准备抓一个典型了。

“报告队长，是我叠的。”单于看见区队长指着他的被子，就知道大事不好，而且看这个样子，区队长可能真准备让单于把被子叠熟了。

“哦，是你啊，你看看你叠的什么玩意儿！别人夸你几句，你就真以为自己不得了了！我

告诉你，你还差的远的很！亏你还在筹备处待过那么长时间，你看看你叠的被子！”区队长看见单于身上标准的背包以及合格的绑腿，虽然觉得还比较满意，不过嘴上可不留情。

“你再看看你的背包，这是军人的背包吗？简直就是逃难用的包裹！还有，你这个绑腿，你是怎么打的绑腿？！告诉过你们绑腿要打的和女人的裹脚布一样紧，你看看你打的绑腿，松松垮垮的，像什么样子！今天晚上下课后，我要看着你叠被子、打背包、打绑腿一百遍，有一遍不合格就多罚十遍，听明白了吗？！”

“报告区队长，学生明白了。”单于高声回答道。虽然声音洪亮，不过单于的脸色却变的惨白、惨白的。

单于没有想到上课的第一天自己就被处罚了，还好在 21 世纪的反应军旅生涯的小说和电视剧里这类桥段单于看多了，虽然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身临其境，不过还算好，看过这些桥段，多多少少心理有点承受能力。如果他以前不清楚这些桥段，他可能成为黄埔军校历史上第一个入学也是第一个申请退学的学员了。

不过单于还是忍不住在心里哭泣，天啊，晚上下课都 10 点钟了，还要叠被子、打背包、打绑腿一百遍，看来晚上不用睡了。

看到单于受罚，同学们表情各异，如贺衷寒、王尔琢、徐向前等人脸上就流露出惋惜、惊讶的神情；而罗奇、宋希濂这些人脸上明显看出“幸好不是我”五个字，至于邓文仪这样的少数人却流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

区队长也把学员们的表情看在了眼里，诡异的牵动了一下嘴角，严厉的说道“你们以为只有单于一个人受罚吗？我告诉你们，今天晚上所有的人都要接受同样的处罚，因为你们都和单于一样，不！合！格！”

区队长真言一出，宿舍里所有人脸色都变了，统一的雪白色。

“好了，不多说了，现在大家排好队，我们去散步。”

这叫散步？！单于一边气喘吁吁的跑着，一边在心里大骂自己的区队长。

原来区队长把单于他们带到了军校门口，然后告诉他们，为了尽快增强学员们的体质，也是为了磨练他们坚强的意志，军校决定每天早晨起床后学员们进行环岛 5 公里长跑。而且他们到达时已经很很多区队到达了，并且排着整齐的方队。

邓演达一身戎装，穿着长筒马靴站在整个队伍的最前列。看着学员在区队长、队长的带领下已经到齐，邓演达开讲话了“同学们，我知道昨晚大家都没有吃饱，可能有人觉得军校一大早让你们进行 5 公里长跑有点不进人情。但是我想说的是，有这种想法的同学，你想对了！军校就是没有人情可讲！成立军校的目的就是要把你们这些普通青年人变成革命所需要的战士！国民政府和总理都需要你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变成有强健之体魄又有文明之思想的标准革命军人。身为革命军人，最要紧的是具备坚强之意志，没有坚强之意志的军人不是革命军人，如果你们连这一小小的考验都坚持不下来，那么你们将来怎么能为革命、为中国抛头颅洒热血？

如果现在有人觉得军校太苛刻或者觉得自己坚持不下来的，可以出列，我允许你们离开军校，没有人会笑话你，只是你不适合成为军人而已。有没有人站出来？！”邓演达说完后停顿了几秒钟，不过学员队伍丝毫不乱，没有人站出来。

“恩，很好，看来大家都有一定程度的觉悟了；等一下我就要看看到底你们的肉体服从你们的精神呢，还是你们的精神服从你们的肉体。”

说完，邓演达把手一挥，昂首跑在了队伍的最前列，学生们也依次跟着邓演达跑了起来，邓演达边跑边鼓励学员们“好样的，……不错……保持好队形……”

刚开始一公里大家都注意保持队形，边跑还边在邓演达以及队长们的带领下呼喊口号“打倒军阀！”“重建中华！”

可是到了2公里后，小部分学员就觉得呼吸不畅，心跳加速，步子越来越沉重，毕竟昨晚吃的太少了，经过一夜的消化，现在肚子早就空空如野，一早又要进行如此高强度的运动，不是谁都吃得消的。这个时候，整齐的队伍开始逐渐拉长。

到了3公里的时候，整齐的队形基本上看不到了，虽然大部分学员依然能跟的上领队军官的速度，但是都已经很吃力了。如果从高空俯瞰，原本整齐的长蛇阵现在变的断断续续的，单于也是在这里开始觉得心脏跳的越来越快，步子如同灌了铅一般，原本觉得舒适的草鞋现在也越来越咯脚，脑部也开始缺氧，整个人混混沉沉的。]

单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期待自己晕倒，因为他刚才已经看到有几个学员晕倒后，卫兵把他们搀扶下去休息了，而且好象还给他们准备了红糖开水。单于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红糖开水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饮料。

“可恶，我好想喝红糖开水啊，为什么我就是不晕倒，我受不了了，神啊，主啊，上帝、安拉、马克思，随便谁，请让我晕倒吧。”单于边跑边在心里企求着自己所知道所有神明、伟人显灵让自己晕过去。

可是不知道是因为单于本身身体素质好呢，还是因为他学了心理学的原因，虽然单于不停的给自己做着心理暗示，可是就是还保持一丝清醒让他不能顺利的倒下去。

不过到了4公里的时候，单于再也受不了了，逐渐的他觉得视线越来越模糊，身体正在不受控制的向前倾斜。

“西瓜你个香蕉，终于可以晕到了。”单于眼前一黑，倒了下去。

就在这个时候，单于感觉有人抱住了自己，而且听见这人还在呼唤自己的名字，自己似乎被人架着在走。

“文革，你小子要顶住啊，文革！”单于听着像李之龙的声音，奋力睁开眼一看，原来自己被李之龙、蒋先云架着慢步行走着。

“原来是在田、巫山啊，好恶心，三个大男人架在一起。”虽然单于很感谢他们两人，很想说点感谢的话，不过话一出口就变成恶趣味的调侃。

“文革，你这小子，嘴上也太缺德了！”李之龙看见单于已经恢复过来，松开了单于的手，笑骂道。

“你们怎么也在这里？”已经能自己行走的单于，边走边问道。

“我和在田跑不动了，只好走了呗，刚好看见你在前头欲扑不扑的，我和在田就赶紧都走几步架着你了。”蒋先云轻松的说道。

蒋先云说的轻松，事实却并不是如此，其实长跑对于在烟台上过军校的李之龙以及在安源搞过罢工的蒋先云来说并不吃力，只是他们记着单于才来的时候说过的话，长跑时一直关注着单于。看着单于越跑越慢，两人默契的放慢了速度，一直跟在单于身后。

“什么嘛，故意就直说嘛。巫山你还拽文，什么‘欲扑不扑’，直接说看见我快完蛋了，马上过来帮我就好了。因为巫山你的虚伪，我可不会感谢你的。在田，我也不会感谢你。”单于虽然嘴上不留情，可是心里却非常感动。

这个时候前面又传来邓演达的声音“全体听我口令，停止跑步，慢步走。”

原来邓演达看见队伍越拉越长，不断有体质弱的学员晕倒，且学员普遍出现体力透支的情况，当机立断，停止了长跑。改为慢步走。

一边走，邓演达还把学生队总队长严重叫了过来吩咐到“今天看来我是心急了点，以后还是只跑3公里，剩下2公里用走的好了。另外，个别学员体质实在不好的，把他们单独编一队，只要求跑2公里。”

就这样，第一天环岛长跑结束了，尽管有部分学员晕倒了，可是大家还是体会的到军校对自己的爱护以及师长们希望自己快速成长的愿望。毕竟在其他旧式军校，不会有像黄埔军校这样为学生着想的老教师，当时的军校多受日本、德国影响，今天这事如果放在旧军校，晕倒的同学不但得不到照顾，而且下来还要接受体罚。从此就是身体素质不好的同学也很努力的坚持长跑，2个月后，军校一期学员都能很轻松的跑完早晨的5公里了。

跑回校门口的学员们经过再次整队，统一到饭堂用餐，当然晕倒的同学不但有可以吃到鸡蛋，而且上午还可以留在宿舍休息。在知道如此丰厚的病号待遇后，单于开始真的有点痛恨蒋先云和李之龙为什么帮自己了。不过单于不知道的是他长跑时不太好的表现很多人都看到了，有些本来不服气单于更加觉得单于不过如此了。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单于是绣花枕头的传闻在同学们间开始流传了。

今天早上的饭堂的秩序可比昨天晚上强多了，没有人敢高声喧哗，大家都按照顺序端坐在板凳上，不过大家的眼睛都直直的望着桌子上的馒头和稀饭。

说起来，一期的学员革命热情真是第一流的，军校的早饭不过是一碗清澈的稀饭和两个一口可以吃十个的那种馒头，居然可以承受那么重的学习任务。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士兵没有吃饱饭，军官们是绝对不敢让士兵们出操的。

这种安静一直到蒋介石喊开动才被打破，大家都默默的吃着自己面前的食物。5分钟后，蒋介石放下了筷子，几乎同一时间，所有的学员统一放下了筷子。蒋介石看着学员们统一的动作，满意的点了点头。

吃完早饭后，就开始了一天紧张的学习，学员们几乎从早学到晚，单于对于理论课是游刃有余，可是下午的军体课可让他受了不少苦。队列训练，各种步伐操练，虽然说时间可是教官们还是严格按照《陆军操典》来进行的。一个下午让他腰酸背痛。好不容易到了晚上却又要开始黄埔军校特有的政治教育。

这个时候，队长们就把国民党党员申请表发给了所有的学员，理由是“你们不是参加革命吗？要参加革命先要参加革命的党。”而且党而皇之的在教室里继续下午没有完成的训练一站军姿。

当学员质疑是不是挤占了政治教育的时间时，教官和队长说话了“现在政治教官还没有到位，要到正式开学典礼后才能到军校，现在嘛，你们在了解政治之前，先搞清楚什么是军人吧。”

……残念……

等单于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宿舍的时候，区队长已经在宿舍里等他们了，他并没有忘记训练他们怎么叠被子、打背包、打绑腿，当然考虑到学员今天的确实比较辛苦，区队长把训练量从一百遍降低到十遍，不过即使是这样，当他们达到区队长的要求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一点钟了。他们中间不是没有提前达标的聪明人，不过区队长却以培养团队观念为理由，让提前完成的学员以立定的姿势站好，等待其他同学完成后才统一休息。

当晚，单于什么也没有想，一倒在床上立刻就睡熟了。

随后的一个月里，单于天天如此，肉体上的疲惫让他没有精力在去想什么前途、什么以后了。他现在只希望能放假一天，让他好好休息睡一天。而且他现在也已经完全肯定一件事情：说精神上的痛苦比肉体上的痛苦更折磨人的这个人，绝对是一个白痴！

本回完

今天看见自己排名新书榜第 12，呵呵，高兴啊，满足了自己小小的虚荣心。所以，这章字数就多了点，大家当两章看吧。孤行在这里谢谢大家了。鞠躬一个。

第二卷 一入军校，泪两行 第六回 典礼见国父 训话与会餐

“莘莘学生，亲爱精诚；三民主义，是我们革命先声。”

“同学同道，以学以教；生死与共，毋忘今日本校。”

“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

1924 年六月十六日，已经在黄埔岛上学习了一个多月的黄埔一期学员们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开学典礼，之所以孙中山先生把开学典礼指定在 6 月 16 日召开，也是因为 1922 年 6 月 16 日，先生最信任的学生—陈炯明叛变了革命，连孙中山本人也差点遇害。虽然孙中山先生一辈子遭背叛无数，但是这次背叛大概是最让先生痛恨的了。毕竟被最信任的人背叛的滋味实在不好受。

对于这天的到来，学员们都是非常期待的，单于更是热泪盈眶。不过其他人激动的原因是终于可以看见自己心目中的偶像—孙中山先生了，而单于激动的原因就没那么高尚了——

终于可以休息一天了！单于在心里兴奋的呐喊着。

的确。这一个多月的军校生活对于单于来讲，真的是让他非常辛苦。原本白皙的皮肤变的黝黑，手上满是老茧。要不是李之龙、蒋先云一直在旁边鼓励他，他几乎坚持不下去了。虽然军事理论科目单于游刃有余，基本上都是优秀或者良好，但是在单兵战术等更强调身体的科目

上，单于就没有一次拿到过合格以上的成绩，全部低空掠过。甚至在个别科目上如果不是看在廖仲恺、蒋介石等大佬欣赏他的份上，教官铁定不会让他合格。

“脖子以下是废物”这句关于单于经典的评论，自从从王柏龄口中说出来以后，几乎所有的教官和学员都表示一致认同。

尽管艰难，不管怎么说吧，单于总还是坚持过来了。虽然他不再像才到广州时那么耀眼了，不过论综合成绩，他依然在 500 名学生当中排名靠前。

不过现在单于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即将到来的孙中山先生身上，毕竟他到这个时代最想见的伟人就是孙中山。

黄埔军校的全体学员以及教官，在校长蒋介石和廖党代表仲恺先生率领下，列队肃立在学校门首，恭迎总理莅校主持开学典礼；就在学校门前，499 个武装学生，穿着新发的草鞋，鸽立校门口恭候先生到来。学生们看上去确实是威风凛凛，气度不凡。这批未来纵横中国的利刃，现在已经打磨出了刀锋，虽然还未必锋利，不过也是有其神，差其形而已了。

上午 8 时，总理着白色翻领中山装，偕夫人莅校，总理伉俪在前先行，精神洋溢，态度安详；后面随行人员，有拖刀的军官，也有穿西装和长袍的文官，一批一批地在后随从。这些随员中，有胡汉民、吴敬恒、林森、谭延意、张继、邵元冲、孙科等党政要人，和许崇智、李福林等高级将领。总理一边和校长蒋介石交谈着什么，一边打量着这批学员，看的出，孙中山先生对学员们的精神面貌非常满意。随后，孙中山先生即由校长蒋介石陪同到总理室休息，而学员们则整队到大礼堂候训。

刚到大礼堂的学员们虽然不能开口说话，但是彼此都用眼神交换着初见偶像的兴奋。就连单于也加入了追星族的行列，和李之龙、蒋先云、贺衷寒等人眉来眼去。不过说起来，500 名青年男子彼此“眉目传情”还真是不多见啊。

9 时正，孙中山先生在汪精卫、胡汉民等国民政府要员以及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军校校长蒋介石等人的陪同下莅临礼堂，开始了先生对黄埔军校学员们的第一次训话，记得开宗明义讲题是“革命军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先生感慨地勉励了学员们一番：

“……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五百个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立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

单于在下面听到孙中山先生这样说，心里大摇其头，看来先生还是没有摆脱旧有的思想，在中国要想夺取政权，最重要的还是要制定出符合大多数国人需求的政策以及组织严密政党、愿意为主义奋斗的党员啊。这种军队在手，天下我有的思想原来是从孙中山这里就传下来的，难怪国民党最后会失败了。

单于作为现代人，天生对什么领袖崇拜不感兴趣，所以听到孙中山如此看中军队的作用，不以为然。

而在单于心里胡思乱想的时候，孙中山先生正继续着他的讲话：

“……中国在这十三年之中，没有一种军队是革命军，现在广东同我们革命党

奋斗的军队，本来不少，我都不敢说他们是革命军。”

台上的许崇智、李福林等军事将领脸色顿时难看起来，观察到这些军人脸色的单于恶意的猜想着：难怪军校经费紧张，先生，你未免太直白了吧？有必要这么坦诚吗？大概是平时窝囊气受多了吧。呵呵。

“……我今天到此地来和诸君讲话，是要把以往的成效，当做一场大梦，一概不要回顾它；要从今天起，重新来创造革命的基础，另外成立一种理想的革命军！”

礼堂里的学员们听到自己亲承总理嘉许，竟以理想的革命军人称呼他们，一个个本来怀着革命梦想的年轻人顿时喜上眉梢，各个热血沸腾。就连李之龙、蒋先云脸上也出现狂热的表情。这让单于内心很有点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自豪，不过单于不知道他失去了这个奔腾的年代最宝贵的东西——革命的热忱。

接着，孙中山先生开始讲到正题，只见他目光炯炯如电，一种大无畏精神，溢于言表：

“……立志做革命军，要有高深的学问做根本，有了高深学问，才有大胆量，才可以做革命军。要造就高深学问，是用什么方法呢？造就高深学问的方法，不但是每日在讲堂之内，要学先生所教的学问；还要举一反三而三隅反，自己去推广；在讲堂之外，更须注重自修的工夫。关于军事和革命道理的各种书籍及一切杂志报章，都要参考研究。研究有了心得之后，一旦融会贯通，自然可以发扬革命的精神，继先烈的志愿，舍身流血，造成中华民国的基础，使三民主义完全实现，革命大告成功。”

“……当革命军的资格，是要用什么人物做标准呢？简单地说，就是要用先烈做标准，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牺牲一切权利，专心去救国，像这个样子，才能够变成一个不怕死的革命“军人！”

“……从前每次革命的时候，我常常参加，总没有一次贪生畏死，但是每次流血，都没有流到我的身上，所以今天还能够同诸君讲话，把不怕死的道理口传到诸君。我敢说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是不怕死！要能够有这种大勇气，在心理上就是视死如归，以人生随时都可以死，要死了之后，便能够成仁取义，明白了这个道理，便能够说死是我们所欢迎的；遇到了敌人的枪炮子弹，能够速死，更是我们所欢迎的”

遇到了敌人的枪炮子弹，能够让敌人速死，我更喜欢。单于对孙中山先生所说的“遇到了敌人的枪炮子弹，能够速死，更是我们所欢迎的”不以为然，当然他并不是不了解先生讲话的本意和实质，不过现代人习惯在开大会时腹诽讲话人的确也是现代人不好的习惯，单于也不能免俗。

开学仪式隆重，由总理双手捧着校印，授与校长；事后吴敬恒。张人杰对人说：“这是登台拜将的典礼！”总理并于这一天，亲书“亲爱精诚”四个字，作为黄埔军校校训。11时30分，正式举行典礼，中央委员胡汉民宣读总理训词：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

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听着胡汉民念着训词，单于差点忍不住笑出来，因为在胡汉民的“普通话”实在带着太重的广东口音，听着就像“三味煮鸡，萝卜大葱”。不过看样子听懂他讲话的学员也没有几个，李之龙也是憋的脸红红的，估计和单于想到一块去了。

不过这一篇短短 48 字的总理训词，后来成为了中国国民党党歌，再进而为中华民国国歌。传说这篇被采用为党歌、国歌的总理训词，是总理在“大南洋”号汽艇中，指示高级幕僚拟呈核定，由胡汉民先生用曹全碑隶体书写并宣读的。

不过这个时候国民党还没有党歌，中国也还没有国歌，孙中山先生于是只好让学员们向就座领导行礼，奏国歌唱校歌及国民革命军军歌。

“莘莘学生，亲爱精诚；三民主义，是我们革命先声。

革命军人，奋斗牺牲；再接再厉，继续先烈精神！

同学同道，以学以教；生死与共，毋忘今日本校。

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

国民革命军歌是：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

欢唱，齐欢唱！”

一时间台下学员唱得悲壮激昂，台上总理面带笑容，好像感到革命继起有人，主义大

行，引为平生快事。

上午典礼完毕后，先生和军校领导一起用餐，学员们自行在饭堂用餐。单于刚吃完饭就被李之龙拉到政治部了。原来是周主任找他。单于进门一看，蒋先云也在。

“文革，刚才胡委员念的总理训词你听明白了吗？”虽然单于拒绝了周主任的邀请，不过周主任好象一点都不在意的样子。

不知道为什么，单于觉得自己眼前的周主任似乎有一种让人放松精神的独特魅力，单于想都没想直接就说了“我只听懂了三味煮鸡，萝卜大葱。”

话一说完，周主任、李之龙、蒋先云都大笑了起来，周主任边笑边说“就是这样的，我想很多北方的同学都没有听懂，我想干脆找人把总理以及来宾们的讲话抄写下来。然后到各处张贴。”

“主任你是知道的，我书法不行啊。”这倒不是单于谦虚，作为现代人能看懂繁体字，能写繁体字就不错了，那能在这些从小就用毛笔写字的人面前说自己书法好。

“我知道啊，我找你来是想问问你你知道那些同学的书法比较好吗？”当然周主任并不单纯是这个目的，对于单于，周主任一直认为他是人才，虽然说让单于加入共产党可能性不大，但是看样子，单于将来在国民党内应该是会位居高层，让单于多和共产党员打打交道，让他对

共产党产生好感，这样也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和国民党合作。毕竟多一个亲共的国民党高官总比多一个仇共的要好的多。这才是周主任的目的。如此的深谋远虑，周主任不愧被张国焘形容为“浑身上下都长满了心眼，机智百出。”

“恩，胡宗南、贺衷寒都写的一手好字，我去帮您把他们叫过来。”单于虽然不清楚周主任叫自己来的真实目的，不过面对周主任总让单于有一种深深的服罪感，单于不敢多待，边说边走出了政治部门口。

周主任和李之龙、蒋先云看着单于的背影，相对苦笑了一下。

单于很轻松的就找到胡宗南、贺衷寒两人，两人就觉得周主任的办法好，胡宗南更是在单于的形容下认为这是周主任看的起自己的表现。两人都痛快的答应了。

“做免费劳工还这么高兴，还真是单纯啊。”单于看着胡、贺两人向政治部走去，心里恶意的嘲讽着。

不一会儿，礼堂、饭厅、宿舍，到处都贴满了孙中山先生以及其他来宾的讲话，孙先生看到后也很是高兴，而蒋介石则在心中记下了周主任的名字。

下午3时，学员们又列队到大操场，在阅兵指挥官教练部主任何敬公的指挥下，肃候大元帅阅兵。只见台上总理慈祥恺梯，满面春风；校长戎装佩刀，庄严地肃立在左侧。看着学员们威武的姿态，孙中山先生仿佛看到了不久之后北伐成功，全国统一，连声称赞。

晚7时，国民党中执委、广州市党部公宴军校教职员及全体学生。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林森及孙科、吴铁城、邓演达等参加宴会，祝贺军校创办成功。宴会操场举行的，学员们都是席地而坐。宴会一直延续到皓月当空。

不过说实话，单于这些学员根本都没有吃饱。先是集体向总理敬酒，然后向汪精卫、胡汉民等来宾敬酒，之后来宾们又向学员敬酒，之后是国民政府各个部门、民间团体轮流向学员们敬酒，学员们也轮流敬酒。边敬酒喊边高呼口号，这晚，学员们菜没吃多少，酒却酒却喝了一肚子，嗓子也都是哑哑的。

这那里是会餐？分明是会酒嘛！倒在床上的单于喃喃自语。

本回完

第二卷 一入军校，泪两行 第七回 侠父真丈夫 文革愧不如

（从本回起，对敏感政治人物一律使用化名，国民党正式改中民党，共产党改为工农党。当然一般军校学生这个是不会改名字的。）

开学典礼过后，黄埔军校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学员们也重新投入到以往那种艰苦而枯燥的学习中去了。对于单于来说，经过一个多月的磨练，他也基本上适应了军校的生活。

这天晚上，单于正静静的躺在床上琢磨着为什么那件黄埔军校历史上著名的事件至今还没有发生，他非常担心是因为自己的到来而改变了历史。

“算算日子也该发生了，难道是我的到来而导致历史发生改变了吗？不对啊，到目前为止，

除了姜界实提前到军校上任外其他历史事件都和我记忆的没有太大出入啊。而且姜界实的那道命令也已经发出去了啊，难道是我当选执委的缘故？不可能啊，这和我是不是执委没有太大关系啊。”单于在心里反复琢磨着。

单于到底在担心什么呢？事情还得从7月6日特别党部成立说起：

在1924年7月6日，军校正式开学的第二十天，为了贯彻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以党治国，以党治军”的基本方针，黄埔军校成立了特别党部，并且这个特别党部同时也是军校最高领导机关。当然大革命时期嘛，什么都要讲究民主，特别党部也不例外。经过选举，姜界实、严风仪、金佛庄、陈复、单于五人当选为执委。

当然单于并不知道，如果仅仅靠他在军校的表现是不足以让他成为唯一代表学员的委员的，事实上真正选举出来的是李之龙。只不过因为工农党考虑到要是李之龙也成为委员的话中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部就变成了工农党特别党部了，如果这样就会给中民党内右派以攻击的口实。出于中工合作的考虑，邹恩莱部长主动提出让单于代替李之龙。毕竟两人的票数也只相差十来票。

这样的提议，廖仲恺、姜界实当然是不会拒绝的，毕竟要是除了姜界实都是工农党员，中民党面子上也太说不过去了。

而姜界实本人自己以及单于的当选是既喜又忧，喜的是自己顺利当选，工农党又主动让了一个名额给中民党；忧的是五名执委中，除自己与单于外，全是有工农党身份的中民党员。在这个军校最高机关里自己没有办法按照正常程序掌握最高权利。

如果不能掌握军校的 highest 权利，那这个校长还有什么担任的必要？姜界实的想法也不能说不对，毕竟尽管清朝灭亡快15年了，可是人的思想不可能一下子就转变过来。

当然姜界实如果按照规矩办事就不是姜界实了。很快姜界实以校长、特别党部的名义下文，直接指定各党小组长，还规定党小组长每周直接向校长书面报告党内活动及工作情况。

在单于的记忆里文件下发后不久，工农党员宣侠父就会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特别党部抗议姜界实违背了孙中山“以党治军”的原则，是以军权代党权，把党的基层组织变相地化做手中的工具，成为强权下监督同志的特务机构。他要求特别党部应组织基层分部的选举，并监督进行。

而姜界实当然是不答应的，并且在要求宣侠父道歉未果的情况下开除了宣侠父。而当时工农党和中民党左派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就这样，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军，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方向，也注定了日后的悲剧。

而单于担心的是现在姜界实的文件已经下发三天了，可是宣侠父却一点动静也没有，这让单于很担心，毕竟他唯一自傲的优势就是比其他所有人都更早知道历史的走向。单于甚至有点想去怂恿宣侠父闹事了。

不过单于终究还算一个本分的人，虽然这种卑鄙的念头在脑子里不断的诱惑着单于，可是单于终究还是没能过自己这关

正当单于独自苦恼的时候，宣侠父也在苦恼着。

说起来宣侠父也是黄埔一期里为数不多的高级知识分子，曾经考入北海道帝国大学。（宣侠父，原名宣尧火，号剑魂，浙江诸暨人。1916年考入省立甲种水产学校，毕业时以全校第一名成绩获得公费留学。1920年赴日本入北海道帝国大学攻读水产专业。因参加留日学生爱国运动，于1922年被停止公费待遇回国，到水产学校任教。1923年在杭州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5月到广州，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7月因受校长蒋介石指责“违师抗命”令其写悔过书愤而退学。）

不过他苦恼的原因和单于却不一样，他并不是在犹豫是否向党部抗议校长的违规行为，而是在他上书这件事，是不是该先去找单于谈谈。说真的，尽管单于在军校以及中民党内声名鹊起，而通过蒋先云的介绍，他本人也很服气单于在政治上那几乎先知般的眼光。但是他本人却并不欣赏单于，他觉得单于这个人没有那种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做人过于圆滑，尽管是从国外归国的，但是在平时的言谈举止中表现的过于明哲保身了。

“他也许将来会是一个优秀的官僚，出色的军人，不错的知识分子；但是他永远不会是一个革命者、一个为理想不惜一切的人。”宣侠父对单于有着自己的评价。

本来按照他的想法，根本不会考虑其他，直接上书党部就好了，他相信真理在自己一边，再说他确信自己并不是背后说谁的坏话，而是尽一个中民党员，一个党小组长的义务。

但是让他踌躇的是之前蒋先云对他所说的那番话：

“剑魂，我同意你对单于的评价，但是我依然认为你有必要去找他先谈谈。单于尽管对革命少了点热情，做人又讲究明哲保身；但是这个人，我相信是善良的，是明白事理的，对我们工农党和共产主义是有好感的。

再说，他和廖仲恺代表以及姜某人的关系也比较密切，如果你说服他，让他再向姜某人或者是直接向党代表进言不是更好吗？毕竟，他是货真价实的中民党员。”

恩，巫山说的还是有道理的，看来我还是先去找找单于吧，趁现在离吹号前还有一点时间。

如果不行，我在直接上书党部。宣侠父想到这里，下定了决心，朝单于宿舍走去。

“单于，你好，我叫宣侠父，我有点事情想找你谈谈。”宣侠父走到单于的床前开门见山的说道。

你不去找姜界实，找我干什么？单于看见宣侠父找自己，心里很奇怪。

“你好，我们出去聊吧，不要影响其他人休息。”虽然心里很好奇，单于依然客气的回应道。并且看见寝室很多同学已经准备睡觉了，单于为了不影响他人的休息和宣侠父走出了宿舍，来到宿舍旁边的小树林里。

“是这样的，校长要求党小组长每周必须直接向校长书面报告党内活动及工作情况的文件你看了吗？”宣侠父看见离吹号的时间快到了，就直奔主题了。

“我觉得校长这样做是严重违反总理‘以党治军’的原则！是企图以‘军指挥党’！我想你以执委的名义要求校长收回这份文件。”

你以为我是谁啊？！诚然你老兄说的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但是你没有听说在强权面前真理

是无效的吗？

单于没有想到宣侠父没有直接上书党部，到把这个炸药包递给了自己。心里对宣侠父大为不满。

“剑魂兄，我认为你说的是对的，但是你想过没有，虽然现在中民党在学习你们甚至苏联的党的组织模式，但是有些观念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转变的。再说，虽然总理强调‘以党治军’，但是估计谁也没有把校长这份文件看成是什么错误，毕竟他是军校的校长嘛。我个人愿意以个人身份像校长或者党代表提出我对这件事的看法，虽然我认为改变的可能性不大。而且现在在总理以及党代表心中最关心的是整军北伐，而不是党的建设。总理毕竟老了，他最希望的还是尽快完成中国的统一。”单于尽管不满宣侠父让自己扛炸药包的行为，但是单于也没有怂恿宣侠父自己去找校长。不得不说，这个时候的单于还没有把牺牲别人看成理所当然。

“原来文革兄是这样想的啊，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告辞了！”宣侠父那里会听不出来单于话里话外劝他放手的意思。

“剑魂兄，你先别走，听我说嘛”看着宣侠父准备离开，单于心里闪过无数的念头，但是想起宣侠父‘后来’为中国做出的牺牲，最终还是不忍心如此英雄人物离开黄埔军校，一把把宣侠父拉住。

“剑魂兄，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是不是想直接写报告给特别党部啊？最好不要这样，事实上这样也起不了作用。你这样直冲的写报告给党部只会激化矛盾！”单于苦口婆心的说道。

“我还不相信了，明摆着是校长违反了总理的以党制军的原则的事情，我上交报告给党部会起不了作用。”宣侠父不领单于的情，挣脱单于的手，向树林外走去。

看到宣侠父还是要走，单于快步上前，再次拉住他，并迅速的四周看了看，压低了声音说道“剑魂，你别傻了，你看看党部有几个工农党员？谁占多数？你想想校长为什么敢发这道命令，党代表为什么默许？这毕竟是中民党办的军校！”

听见单于这样说，宣侠父完全明白了，姜界实之所以发这道命令是看准了没有谁会计较他的违规行为，孙中山、廖仲恺不会，因为在他们眼里，姜是在维护本党的利益，工农党也不会计较，因为越计较，越表明工农党想控制军校，就是为了避闲，工农党也不会反对的。

“政治是没有真理的，只有手段和目的！”看见宣侠父没有说话，单于又加了一句。

一阵让人难以忍受的沉默后，宣侠父抬起头，一脸神圣的对单于说道“文革，我现在才知道巫山没有说错，你的才华让人惊讶。我也很感激你对我，一个不熟悉的人如此推心置腹……”

听见宣侠父这样说，单于以为宣侠父打消了念头，不由松了口气。

“但是，我依然会上书党部，因为校长的确违规了！的确政治是没有真理的，但是革命是有真理的！我不是和校长过不去，而是为了中国的革命。枪永远也不能指挥党，不然只能产生更多的军阀。”

宣侠父说话的时候，单于分明从他身上看到了这个时代的精神：为了中国，不惜一切！

宣侠父说完，大步向着树林外走去，离开时潇洒的向单于挥了挥手。

看着宣侠父的背影，单于没来由的感到一阵羞愧。

“这是一个容易被人遗忘却具有非常意义的事件。1924年7月6日，军校开学仅二十天，便成立了特别党部。这是孙中山根据苏联顾问鲍罗庭的建议，实行“以党治国，以党治军”的具体体现。特别党部作为军校的最高领导机构，须经选举产生。选举结果，姜界实、严凤仪、金佛庄、陈复、单于五人当选为执委。不久姜界实以校长、特别党部的名义下文，直接指定各党小组长，还规定党小组长每周直接向校长书面报告党内活动及工作情况。文件下发后，将军抗议了。他十分正规地给特别党部写了一份报告，毫不客气地把矛头直指姜校长。他认为校长此举，是企图以军权代党权，违背了孙中山“以党治军”的原则，把党的基层组织变相地化做手中的工具，成为强权下监督同志的特务机构。他要求特别党部应组织基层分部的选举，并监督进行。姜界实看了报告后，气得咬牙，恨不得立即赶走宣侠父。但考虑此事非大非小，处理不好会影响政治立场和形象，于是他以老乡和校长的双重身份，招见了宣侠父。谈话很快陷入了僵局。姜界实命令将军写出悔过书，否则将开除出校。将军不仅不写，三天后还愤然离开了军校。临走时，给同学单于留言：‘大璞未完总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

——摘录于《抗日名将之宣侠父》作者：丰之竺

第二卷 一入军校，泪两行 第八回 烈火炼真情，组建血花社

（看来改名这个事情大家意见都比较大，俺还是先改回来吧，等投票有结果后再统一修改）

自从宣侠父事件发生后，军校上下对蒋介石这个校长都比较有意见，大革命时期的革命青年嘛，都比较讲究民主。都认为蒋介石在这个事情上做的很过分。

当宣侠父被开除后，蒋先云和李之龙都来找过单于，希望单于能够从中斡旋。单于也没有对朋友隐瞒什么，把那天和宣侠父交谈的内容原原本本的告诉了蒋、李二人。

“其实剑魂这件事很好解决，只要剑魂道歉就解决了。可是你们觉得剑魂可能道歉吗？”最后单于无奈的说道。

“可是如果党代表表示支持剑魂的话，那么不是……毕竟是校长错了啊。”李之龙还没有死心。

听到李之龙这样说，单于第一个反应就是李之龙和蒋先云早就商量好了，其目的就是让他去找廖仲恺。换句话说，就是蒋、李想拿他当枪使。

但是转念一想，李之龙这个人，人虽然聪明，但是个性却张扬外露，对朋友热情豪爽，应该不会搞这些名堂。

可是，蒋巫山就说不一定了，20来岁就策划过罢工的人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人物。李之龙再怎么说是党员啊。之前不是也让宣侠父来找我吗？哼！蒋先云、李之龙我把你们当朋友，你们拿我做政治斗争的工具？！想到这里，单于心里不禁生出了几分恼怒。心中有了怒意，单于脸上的表情就显得稍微不自然了点。

事实上，单于这个时候的确是钻牛角尖了。其实单于本来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再加上来到这个时代以后心里面背负的秘密实在是太重了，导致单于心态失衡了。其实李之龙这样说无非是不想看到同学无辜被开除而已。

“在田别说了，文革刚才说的还不清楚吗？这件事情不是谁有道理，谁没有道理那么简单。”虽然蒋先云心里也不舒服，但是他也知道这件事除非宣侠父道歉，不然宣侠父被开除是不可挽回的了。

“文革，希望你不要以为我们找你来是想让你找党代表告校长的状，我们只是希望能凭借你和校长、党代表良好的关系能够让剑魂不用被开除而已。”蒋先云也真不是普通人，观察到了单于脸上微妙的变化。

是真没有这个心呢？还是察言观色看出了我的不满呢？尽管单于嘴上直说从没有这样想过，可是心里依然在怀疑。

所以这几天，单于都在琢磨这件事情：到底蒋先云他们是真把我当朋友呢？还是只是在利用我。

之所以单于这么重视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在这个时代，单于是真心把李之龙和蒋先云当成了朋友，他希望蒋、李二人也把他当作朋友，而不是利用的对象。

正在单于躺在床上想着心事的时候，就听见宿舍外面一阵喧闹，隐约还传来了“着火拉”“着火拉”的呼叫声。

同学们听见宿舍外的声音，纷纷朝门外走去，刚走到门口就看见宿舍西边的一所仓库失火了，已经有同学往仓库赶去。

单于和寝室其他同学也没有多想，看到这个情况拿着木盆也朝失火的仓库赶去。他们赶到失火的仓库前时，已经有很多同学在自发的救火了，单于他们也立刻加入到救火的行列里去了。而站岗的学员也吹起来哨子。

可是由于学员没有组织，都是各自为战，加上早晨岛上风又比较大，火势不但没有被控制，反而有蔓延的趋势。看见火势蔓延，学员们也乱成一团，有拿扫帚扑火的，有去打水的，甚至个别学员走的急了，没有带扫帚和取水工具直接拿尿浇在自己衣服，用衣服扑火。单于看到大家这样各自为战根本起不了多大作用，正准备说话的时候就听到身后有人说话了。

“大家这样乱是不行的，一大队三、四区队的同学，你们赶紧和二大队的同学组成纵列到海边取水来灭火，三大队的你们先用扫帚阻挡火势的蔓延，四大队的赶紧绕到仓库另一边去抢运东西，我们一大队三、四区队的上房顶去把屋顶的木板拆除了！”

大家正在慌乱的时候，听到有人分配任务，也就自觉的按照自己所分配的任务去行动。而单于听到的很清楚，是蒋先云的声音。不过这个时候单于也没有多想就直接去取水了。

全校师生奋战了一个多小时，大火终于被扑灭了。一些爬上房顶的同学受了轻伤，更多的，手上脚上都烫出了水泡，几乎每个人都是一身的泥尘。

师生们全部摊在火场周围大口大口的喘着气，中间是一片残瓦废墟。单于也和蒋先云、李之龙三人靠在一起，坐在地上大口的喘气着。

“巫山，你手受伤？！”喘过气的单于这才发现蒋先云手被划开一道长长的口子，幸运的是口子并不太深，而且已经不再流血了。

“没事，没事。蒋先云爽朗的说道。

“什么啊，巫山，你也是的，这可正是敲文革的好机会啊，你怎么放过了？”李之龙在旁边插话了，边说还转过脸来对着单于说道“文革，你可要请客啊，巫山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啊。”

“什么救命恩人？”单于被李之龙的话搞的摸不着头脑。

“没有什么。你别听在田瞎说。”蒋先云看来并不太请继续这个话题，连忙打权。

“我可没有瞎说啊，文革，刚才你救火的时候，我和巫山还是我们一、二区队的人正在屋顶拆木板，正好你救火时有一块瓦片正要落在你头上，巫山眼明手快，一把把瓦片抓住，这不就这样被瓦片割伤手了，他还差点因为动作太猛掉下去呢。幸亏我身手也不慢，拉了他一把。不过说起来，巫山我也算你的救命恩人呐。”李之龙连蒋先云也不放过。

听到李之龙这样说，单于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看来巫山是真心把我当朋友的，是我太小心眼了。

资讯再怎么比他们了解的多，也不会有他们这种乐观而豪迈的气质。只有清末民初这种独特的环境才能锻造出像他们这样既传统又民主，既尊重个人又不惜为国牺牲的青年。这大概就是五四的风采吧。

看来我不管披上再怎么华丽的外衣终究只是一个自私而市侩的小市民，而他们才是大革命时代坦荡的英雄！

单于暗自嘲笑自己的市侩和自私。

“文革，你怎么了，不会是舍不得请客吧？”看见单于好半天都没说话，李之龙打趣道。

“那里啊，我正在想请你们吃什么好呢？听说下个月开始我们每月有一天假期，到时候我请你们吃馆子吧。”为了弥补，也是自责，单于慷慨的说道。

“真的，好啊。我和巫山有口福了。”李之龙没想到一句玩笑话，单于真的准备请客，笑了起来。毕竟他们三人中最有钱的就是单于了，当翻译时 100 大洋一月啊。李之龙做鲍罗廷政治秘书的时候可只有 30 大洋的收入。

单于没有理会李之龙，转过头对蒋先云说道“巫山，有时我真的不相信，在田比我们大三岁啊。”说完，单于、蒋先云同时大笑起来。似乎两人的隔阂也在笑声中逝去了。

正当三人说笑着的时候，学生队总队长严重走过来宣布：“全体师生上午休息，吃完早饭就好好睡觉。”

学员们听见军校如此体贴，又是一阵欢呼。正当学生们因为可以休息一上午而高兴的时候军校校长蒋介石与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缓步走来了，两人都是满面笑容，频频向师生们致意。蒋介石很关切地询问了受伤同学的伤势，更是连声夸赞。

蒋介石说：“在今天的救火行动中，师生都表现得很好。这种迅速勇敢、奋不顾身的精神，就是革命精神的表现。有了这种革命精神，就一定可以消灭敌人，完成革命……”

“紧遵校长训示！”

在场的全体黄埔学员都肃立着齐声回答，声音震天动地，气势足可吞食山河。这个时候蒋介石才真正相信了单于之前给他说过的话，他才真正明白了这个学校出来的军人真的是和以往所有军校出来的军人都不一样的军人。他才真正相信原来军人为了理想为了主义真是可以不惜生命的。

从这一天起，蒋介石才真正安心在学校做校长了，这个时候就是拿枪逼蒋介石走，他也舍不得走了。

但是在高兴之余，他又想到自己前些天逼走的宣侠父，尽管他本人对军校搞什么民主不以为然，尽管他认为军队就是应该等级森严、上令下行，但是他也明白这个事情在学生中的确使他的形象很负面。可是怎么挽回这个局面呢？

正当蒋介石头痛的时候，突然看见廖仲恺在和单于三人聊天，问问单于吧，也许这小子会有什么好点子呢。

想到这里，蒋介石走到单于身边，故作严厉的说道“单于同学，你还记得我在你入校前让你看的书吗？你看了吗？”

啊！糟糕，这段时间训练这么紧，我根本没看。单于没有想到蒋介石会突然考起自己功课来。

“报告校长，我看的不多。”尽管有点担心，可是单于知道越是大人物越讨厌别人在自己面前撒谎，只好硬着头皮回答道。

“哦，校长，你给单于开小灶啊，我这个党代表可要管管你公私不分的行为哦。”廖仲恺害怕蒋介石当场给难堪，连忙打岔。

“那里啊，党代表，你知道单于从小生长在国外，我怕他对国家传统之伦理道德没有什么了解，以后器宇不正，可惜了他的才学。这才让他读读古之先哲的书，陶冶一下性情。要知道，西方的学问可以让国家富强，发达；但是我中国的学问却可以让人明理知义，要说礼仪道德还是我国学问的强项。我一贯认为革命的军人不但要知道主义，更要讲究道德廉耻。”蒋介石这番话说的冠冕堂皇，不但廖仲恺频频点头，就是蒋先云、李之龙也认为校长讲的很有道理。对蒋介石的观感也好了几分。

“单于，你和我到办公室去，我要好好考考你的进度。”蒋介石招呼单于和自己去校长办公室。

“恩，单于同学，校长讲的很对，你去吧，我想校长是不会怎么处罚你的，毕竟你们一个多月也不容易。同学们你们也要牢记校长的话。”廖仲恺看见很多同学也都听到了蒋介石的发言，最后一句特别说给学员们听的。

“紧遵校长、党代表训示”学员们看见单于跟在校长的后面，嫉妒有之、羡慕有之，当然幸灾乐祸、不以为然的也不是没有。

单于跟着蒋介石进了办公室，蒋介石寒暄了几句后，装着不在意的说道“恩，宣侠父，这

个，目无尊长，擅自离校，学生们中间有什么反应没有？”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你早点说嘛，我还以为你真的考我学问来着。听见蒋介石不是考自己一学问，单于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校长，恕学生直言，的确有很多学生不满意校长的做法，不过这也好理解，现在讲究民主，虽然说军人讲究的是服从，不过，大家才从老百姓变成军人没几天。自然是……”单于说的很直接。

“恩，这个，这个，这些学员们的确离标准革命之军人还差很远，，这个，这个我怕某些别有用心和个人和团体造谣生事，破坏团结，也破坏这个国共合作。”蒋介石也认可单于的说法，可是这些他都知道，他找单于来是希望单于帮忙在底下帮他做做工作，不过这个话，他不好说，希望单于自己能够理解。

破坏国共合作？这个人不就是你吗？听见蒋介石连破坏国共合作都说出来了，差点没笑出声来。

“校长，其实这件事的影响很好消除，学生们天天待在学校里没有事情做，那出了点什么事情还不议论没完啊？只要我们用另一件事转移学生们的注意力就好了。”单于也不卖关子，直接把世界所有政客通用的绝招“转移视线大法”拿了出来。

“恩，具体怎么办，你说说。”蒋介石听的眼前一亮，连忙催促道。

“校长，只要您宣布成了一个剧社，并邀请一些女校的剧社到我们学校和我们自己的剧社一起演出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毕竟我们学员小伙子来的。”单于把历史上著名的血花剧社给搬了出来。

“恩，这个办法好，同学们最近也的确辛苦了。”蒋介石知道在和尚成堆的军校要是来一群女学生，学员们的心思自然就会放在女学生身上。“驱逐抗命学生”这件事自然就会被学员们淡忘。

“文革，这件事就由你负责吧。”蒋介石也慷慨的把组建剧社的任务交给了单于。

“校长，这件事最好还是由共产党来负责比较好；这样可以表明你是真心拥护国共合作的。再说，我自己到广州没多久，并且一直做教官的翻译，广州也不熟悉。不如让李之龙来做，他当了半年的总顾问秘书，我觉得更合适。”

就算我误会巫山、在田的补偿吧，单于边说边想。不过他似乎忘记了就算没有他，李之龙后来也建立起了血花剧社。单于也太会慷他人之慨了。

“恩，你说的有道理，就这么决定了。”在国民政府大小部门都有共产党员的情况下，蒋介石也不在乎让共产党来组建这个剧社。再说，对共产党人搞宣传的本事他也是很佩服的。

“李之龙负责可以，不过你也要参加组建。毕竟这样才算国共合作嘛。”也许是对共产党搞宣传的本事太了解了，蒋介石还是指定单于也加入到剧社的组建里来。

“好的。”单于对于这个经常能接触到年轻女性的任务是很乐意的，这并不是说单于就急于解决自己的终生大事，只是一种人的本能而已。异性相吸，同性相斥嘛。

本回完。

注：前天感冒，所以这几天上传不是太有规律，质量可能有所下降。请大家谅解！顺便说一句：这几天，温度变化比较大，大家注意不要感冒了。

第二卷 一入军校，泪两行 第九回 在田显光芒 黑云已压城

单于出了校长室后，草草到饭堂吃过早饭，就直接到蒋先云他们宿舍去了。一到蒋先云他们宿舍门口就看见宿舍门紧闭，心中一乐，不用问，一帮瘾君子们肯定是在偷偷的抽烟。

大概是因为近代以来我国深受鸦片的毒害，当时的有识之士对鸦片是恨之入骨。而蒋介石本人不但痛恨别人抽鸦片，就连别人抽烟也是深恶痛绝，因为他一直认为爱抽香烟的人一定会抽鸦片。所以蒋介石到那里，禁止吸烟的标语就贴到那里。自从蒋介石当上军校校长之后明令禁止学员吸烟，特别是第一期，管的特别严，谁要是被抓到，绝对是要关禁闭的。

所以很多爱吸烟的学员只能偷偷摸摸的吸烟，蒋先云他们寝室里大多数人都会吸烟，而且烟瘾大的人还不少，所以单于一看蒋先云他们寝室门关的紧紧的，就知道这帮人准是乘机过瘾。

想到这里，单于决定和他们开开玩笑，而蒋先云这个时候正坐在床边和李之龙等人一边吸烟，一边商量着什么事。

蒋先云他们正谈得起劲，就听见门外传来咳嗽声，咳了两声，就听见一口带着浓重湖南腔的官话：‘乌烟瘴气，是哪一个敢在屋里抽烟，给我站出来！’

蒋先云他们一听就知道是总队长严重来查铺了，大家赶紧灭掉香烟，打开窗户，蒋先云一边收拾一边还在奇怪，怎么没听到严总队长的马靴声音。

这个时候门外的人又说话了“快开门，鬼鬼祟祟的，以为我不知道吗？”蒋先云心里虽然后悔，但是这个时候也没有办法，只好把门打开，正准备开口认错，结果开门一看，没想到站在门口的是单于。只见单于双手背在后面，学着严重的模样对着开门的蒋先云说道“年纪轻轻的就学会违反学校规定啦？以后上战场准要投敌叛变！”

一看是单于，蒋先云笑骂道：‘娘的，是你这小子！’说着一把抓住单于就把他往屋里拽。其他人见势立地起哄，把单于抬了起来，大伙一齐说：“单于这小子真是个好演员，应该成立个剧社，让他演个女人”。

单于连忙作揖求饶，闹了好半天，学员们才放过单于。

单于边整理被大家弄皱的衣服，边开口说道“你们刚才在聊什么呢？”

“哦，刚才你不是被校长带去训话了吗？我和在田就向党代表提议，看能不能组织个剧社，一来是可以宣传革命，二来呢，说实话，大家在岛上生活也比较枯燥，搞个剧社也可以调剂调剂嘛。”

巧了，我刚和蒋介石说好办剧社的事，你们居然也想到了。单于真是有点感受到什么叫做“历史的力量”了。

“党代表怎么说？”单于好奇的问道。

“党代表觉得我们的想法很好，他要和校长商量一下。”李之龙抢着回答道。

而其他同学也都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认为学校生活笔尖辛苦，如果能有一个剧社来让大家有点娱乐会好很多。

“恩，这样的话，巫山你们要请客了哦。”看来大家都觉得业余生活比较苦闷啊，听到同学们的议论，单于不由的笑了。

“为什么要我们请客，不是说让你请客吗？”李之龙插话了。

“恩，其实不该巫山请客，应该是你请客才对。在田兄。”看见李之龙自己跳出来了，单于可是非常欢迎的。

“啊，为什么我请客？”李之龙显然糊涂了。

“呵呵，因为刚才校长对我说，觉得我们学员生活太枯燥了，所以决定搞一个剧社来丰富大家的生活，当然也是更好的宣传革命。而且校长说你热情大方，决定让你来负责把剧社组织起来，我协助你。”单于微笑着对着李之龙说道。

“真的，你不要骗我。”李之龙可不敢相信真有这么好的事。而其他同学也都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而再得到单于肯定的答复后，不少同学都喊起了校长万岁的口号，而其他寝室的同学在得知这个消息后也对校长印象大好。可以说历史在这里又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偏差，蒋介石不但没有因为“驱逐宣侠父”事件而在后来的委员选举中落榜（历史上在驱逐宣侠父后又进行了一次选举，结果蒋介石落选了，最后还是在廖仲恺的任命下才担任了执委的。），反而因为成立血花剧社，并且把这个社团交给共产党管理在学员和左派里人气大涨，高票当选党部执行委员。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而现在，李之龙高兴的拉着单于找到廖仲恺和蒋介石，希望廖仲恺或者蒋介石给剧社命名，结果廖仲恺给剧社题词“革命之血，烈士之花”。而蒋介石则直接从廖仲恺题词的最后两个字拿出来给剧社命名：“干脆就叫血花剧社吧。”

李之龙的才华也因为这个剧社充分的发挥出来了，在他的领导下血花剧社成了一个以文娱演出为目的的群众文化团体，淡化了政治色彩，军校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学员都很喜欢这个剧社。（当然，这和军校目前只有这一个娱乐项目有关系。）军校大部分优秀的学生差不多都参加过这个剧社的活动。李之龙不但组织的好，他演戏也真不错，不但演的好，而且什么都敢演。在第一次演出时还客串过女生，害的有些同学下来直问“刚才那个漂亮的小姐是那里来得？”单于甚至认为，如果李之龙不是参校了革命而是跑到上海去从事电影行业也绝对是明星一级的人物。

而相对于蒋先云以及单于来说，在大家眼里比较逊色一点的李之龙也因为这个剧社大放光芒，不但邀请了很多女校的团体来学校和剧社同台演出，甚至还把当时广州著名的舞蹈演员紫罗兰小姐请到学校和剧社共同演出。大大的安抚了学校 500 罗汉们年轻躁动的心。

而且剧社成立后，广州很多团体也邀请剧社去演出，提高了军校的政治影响，使得蒋介石

这个校长非常有面子。于是蒋介石多次在各种场合夸奖李之龙和剧社。当然，单于在蒋介石心中也再一次加重了分量。蒋介石觉得单于不但料事深远，而且观人也入微，最关键的是蒋认为单于政治观点和他也是相同的。（因为苏联）

恩，这样的人才一定要好好珍惜。蒋介石暗自下定着决心。

当然，单于自己在剧社里也不是跟着白吃白喝的，之所以剧社那么受欢迎，和单于的剧本是分不开的，要知道单于本来的那个年代就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电视剧、电影、小说单于看了无数，随便写点桥段放在 1924 年就是经典。比如最受欢迎的《大军阀的一生》就是根据韩复榘的事例改编的，什么“今天开会，只来了 40 个人，还有谁没来？！没来的举手！”简直是脍炙人口。而在另一个节目《北伐》里主人公最后那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成了后来北伐时军校同学互相勉励的口号。而主人公演唱的“精忠报国”在抗日战争年代甚至成了国民革命军军人必唱的军歌之一。无数中华的英雄儿女就是唱着这首歌与倭寇同归于尽的。

但是由于单于的坚持，当时只有少数人知道这些剧本和歌曲的创作者是单于。因为单于并不想成为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不过也是因为单于这种坚持，搞的后来林徽因以为他是一个抄袭者，平添了许多事端。（终于出现女主角的名字了，感动）

值得一提的是李之龙也因为血花剧社而认识了他后来的夫人—潘慧勤，潘慧勤经常带着她的同学来军校找李之龙，在岛上常看李之龙身边长发飘飘。说实话，革命+自由恋爱是大革命时期小资产阶级青年的梦想。现在只有李之龙革命成功了，别人心里怎么摆的平？单于也提醒过李之龙几次，让他收敛一点。可是李之龙却哈哈一笑，说别人怎么想关我什么事？我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劝过几次后单于看没有效果，只好找蒋先云，只和蒋先云说了一句“在田这样做没错，但是忘记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巫山你还是一劝劝他吧。”

可是蒋先云当时正在和周主任商量筹备青军会的事情，再加上也认为单于太小心了点，干革命嘛，谁不是在风口浪尖，也就没有把单于的话放在心里，没有找李之龙谈过这方面的问题。

虽然有这点不足，但是总体来说这段时期的军校是平静而顺利的，谁也没有想到一场风暴正向他们袭来。而单于没有想到的是这场风暴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风暴的起因是因为孙中山先生扣押了广东商团的武器，而什么是商团呢？

广州商团成立于 1912 年，是商人为保护商场和资本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而组织的自卫武装。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廉伯被选为商团团长。

1923 年广州商团扩充到 3000 余人。1924 年 5 月 27 日，陈廉伯召集各县镇商团代表开会，决定成立广东商团军联防总部，图谋颠覆革命政府。

这当然是孙中山以及国民政府不能容忍的，所以孙中山先生一直命令有关部门严密注意着商团的一举一动。

8 月 9 日，孙中山手令蒋介石查办商团偷运军械事。蒋介石将商团偷运的军械扣留于黄埔。陈廉伯及佛山大地主、国民党右派陈恭受、即借此通令全省商民罢市，以武力驱逐各县县长，成立商人政府。英帝国主义支持商团叛乱，派军舰开抵白鹅潭示威。

8 月 24 日，孙中山调兵入省，宣布广州戒严，以对付商团叛乱活动。26 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发布命令，责成商团复业。

此时，江浙战争爆发后，孙中山决定乘机北伐并且于9月5日组织北伐军。三天之后，亲自率北伐军北上韶关，由胡汉民以广东省长身份代理大元帅职务。

当然，对于黄埔军校的学生们来说，估计谁也不会认为商团这类民团组织与政府对抗，只是认为这类事情不过如果在广州的大小军阀们一样再和国民政府讲条件。虽然大家对国民政府容忍这些军阀、民团乱来很不满意，但是也知道国民政府的难处。而军校方面也因为这些事情，决定尽快组建一支战斗力强大并且直接受政府控制的新军。所以以加大了训练和学习的强度，学员们就更没有心思过多的关注与学习无关的事情了。

再说，代理大元帅胡汉民已经和商团达成协议，并且发还给商团一部分被扣的枪械。大家也都觉得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可是谁知道商团见革命政府步步退让，软弱无力，气焰顿时嚣张起来，决定于“双十节”举行第二次罢市，并发动武装叛乱。

本回完

注：商团叛乱大家都普遍认为是英帝国主义挑唆的结果，可是现在却有另一种说法认为英国本身并没有支持商团。主张这个说法的就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助理研究员张俊义先生。

所以下文俺会引用他的一些观点。

2.本人感冒未好，所以发文时间有点混乱，对不起各位啦。

第二卷 一入军校，泪两行 第十回 冰火两重天 龙蛇看今朝

“胡展堂是怎么想的？怎么能下令把武器发还给商团呢？”蒋介石对于代理大元帅胡汉民与商团的妥协非常不满意，在校长办公室向着廖仲恺大发牢骚。

“中正，你不要这样讲嘛，都是革命的同志嘛。展堂这样做也是有他的苦衷的。”廖仲恺看见蒋介石火气如此之大，连忙劝解着。

“总理挥师北伐带走了忠于我们国民政府的军队，而驻留广州的范石生蛇鼠两端；而陈伯廉也乘总理不在借机发难。你要理解展堂。”廖仲恺虽然也不满意胡汉民的做法，但是依然奈着性子像蒋介石解释着。

“哎呀，我的党代表啊，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你怎么还为胡汉民说好话啊。你也不想想，我们扣留了商团的军火的时候，这些奸商是何等的嚣张？不但敢搞罢市来威胁政府，还找来英国人撑腰。可是我们硬了以后怎么样？这些欺软怕硬的奸商们不是规矩了吗？正因为现在忠于政府的军队都在韶关前线就更应该强硬了！你看看胡展堂和陈伯廉、范石生达成的协议！”说道这里蒋介石不由的激动起来，拿着国民政府与商团达成的协议在廖仲恺面前挥舞着，头上的青筋清晰可见。

“一、陈廉伯、陈恭受通电拥护大元帅，服从政府，政府即下取消通缉令，并发还封产；二、范军长、廖师长担任向大元帅府将商团所购军械子弹照军政部护照数目发还……”蒋介石拿着这份油墨未干的协议向廖仲恺大声朗读着。

“这那是什么协议啊，分明就是拿50万现大洋收买我们政府，收买党，收买总理！”

“还有那个范石生，表面上是滇军第二军军长，实际上就是一个无耻之徒！他的部队长期赖在广州市内，从上到下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他那里是在居中调停？分明就是眼红商团扣押在我们军校的那近万支崭新的枪支弹药！”

廖仲恺何尝不知道蒋介石说的这些，可是既然胡汉民是代理大元帅，那么他的命令就必须服从，更何况胡汉民已经代表政府和商团达成协议，答应先还给商团部分军械。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就是为了使国民党内部上令下行，组织严密。

革命的党有自由，革命的同志没有自由……孙中山的话尤在耳，总不能孙中山一走自己就和胡汉民打起擂台来吧？

想到这里，廖仲恺无奈的对蒋介石说道“中正，不管怎么说，胡展堂现在是代理大元帅，我们必须服从的。总不能和胡展堂打擂台吧？”说到最后，廖仲恺的语调也严厉起来。

“好吧，谁让他是代理大元帅呢？”这个时候的蒋介石还没有资本玩什么抗命不遵，无奈的说道。

与此同时，躲在香港的商团头子陈伯廉心情可是好的不得了。此时他正和陈炯明的代表一起举杯庆祝他们的胜利。

“蔡参谋，怎么样？我说胡汉民是软蛋吧？你看我略施小计就让姓胡的乖乖就范了。”在饭桌上陈伯廉得意洋洋的对陈炯明的代表蔡参谋夸耀着。

“那是当然，伯廉先生精明能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我们司令也正因为这样才会请伯廉先生担任东南联省的财政部长啊。”蔡参谋谦卑的奉承着陈伯廉。

“竞存老弟真的和北方的达成协议了吗？”陈伯廉对于参加所谓的东南联省财政部长这个职务可是兴趣高昂，但是出于商人特有的谨慎，陈伯廉还要确认一下。

“伯廉先生，这个当然了，我们司令已经和北边的吴大帅达成了协议。北洋政府全力支持我们司令，只要事成之后司令表示服从中央，北洋政府答应长江以南地区的军政事务由我们司令全权做主。至于伯廉先生嘛，我们司令说了，不但要请伯廉先生担任财政部长，而且事成之后商团会被正式改编为东南联军第二军，而这支部队的人事任命由伯廉先生全权做主，我们司令是不会干涉的。”蔡参谋见陈伯廉还在犹豫，连连向陈伯廉鼓劲。

“恩，有吴大帅支持当然是十拿九稳，可是孙大炮现在有俄国人支持，恐怕不是那么好对付的。”虽然陈炯明看出如此丰厚的条件让陈伯廉很动心，不过对于他这样的老狐狸动心离行动可还差的远呢。

“哈哈，这个伯廉先生多虑了。”蔡参谋看陈伯廉这样做派，知道事情成了九成九了，只差最后一步了。决定趁热打铁，彻底把陈伯廉拉上船。

蔡参谋看了看四周，顾作神秘的靠近陈伯廉，把嘴放在陈伯廉耳边悄悄的说道“先生恐怕还不知道吧，范石生军长早就是我们的人了。”

“啊！？他是你们的人？！”

蔡参谋的话让陈伯廉大吃一惊，他原本以为范石生如此帮忙是靠着自己的银弹攻势以及答

应事成之后的那 1000 支步枪。

看见陈伯廉吃惊的样子，蔡参谋得意的笑了笑，重新坐回椅子上，点上烟，得意的说道“陈伯廉先生，你现在知道我们司令的诚意了吧。”

“恩，竞存老弟，不，陈司令果然神机妙算，我陈伯廉自愧不如，什么也不多说了，商团上上下下，唯陈司令马首是瞻。”既然陈炯明在国民政府的心腹埋伏下了一支军队，那还有打不赢的道理？陈伯廉觉得这次自己是赌对了。

“那里，那里，以后还要请陈部长多多照顾卑职才是。”蔡参谋一边捧着陈伯廉一边心里暗笑陈伯廉没有脑子。

事实上陈炯明真的是联系了范石生，可是这年头的军阀一个比一个精明，蔡参谋和范石生周旋了一个多月现大洋花了无数，硬是没从范石生嘴里掏出一句实话来。

“蔡老弟这还用你说吗？如果有兴趣到我的第二军来，我给你一个参谋长干干。”看到蔡参谋如此会做人，陈伯廉也大开空头支票。

你怎么知道我要到第二军来？不过不是干什么参谋长，而是第二军的军长。蔡参谋一面虚伪的和陈伯廉应酬着，一面在心里恶狠狠的想着。原来陈炯明早就计划好等事情成功后，就把陈伯廉的商团吞并掉。

“对了，部长，司令的意思是咱们这样……”两人虚伪的应酬半天后，蔡参谋这才向陈伯廉详细介绍着陈炯明的计划。

在国民政府交还给商团一部分军械后，事情果然如蒋介石所料，商团不但没有收敛，气焰反而更加嚣张，不但叫嚣着让国民政府归还剩余的军械，而且还计划着更大规模的罢市。在广州西关甚至出现了“打倒孙大炮”、“粤人治粤”、“国民政府滚出广东”等口号。

鉴于广州形势急剧变化，孙中山不得不从韶关前线星夜赶回广州和商团谈判，可是商团不但拒绝和国民政府协商，而且陈伯廉还以索还被扣枪械为借口，又召集广东全省 188 个商团头目于佛山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在全省举行更大规模的罢市，直接与国民政府相对抗。

由于国民政府能够控制的大部分军队都在韶关，黄埔军校的 500 名军校学员就成了国民政府唯一能依靠的力量，学员们不得不中断正常的学习，加紧备战工作。

这天，单于他们就奉命在黄埔岛上挖战壕，修工事。当然大家在工作之余，聊的最多的还是商团会不会叛乱。虽然在商团叛乱与否的问题上大家有分歧，不过都一致认为商团的战斗力根本威胁不到国民政府。可是不少学员却担心陈炯明以及那些蛇鼠两端的“革命将领”。一时间，学员们议论纷纷。

“商团会不会叛乱，这个我不好说，万一一旦发生叛乱，大家大可不必担心陈炯明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这些人从来只会乘火打劫，绝对不会雪中送炭的。只要我们能迅速打垮商团，他们是不足为虑的。”蒋先云一面挖着战壕，一边回答着询问他的同学。

“对，巫山说的有道理，反而是英国这个老牌帝国主义我有点担心。”李之龙在旁边说出了他自己的担忧。

是啊，如果仅仅是商团，甚至加上陈炯明，学员们都不会放在心上，可是要是英国卷进来了，事情恐怕就不乐观了。

学员们听了李之龙的话后又开始议论起英国是否会赤膊上阵了。

在同学们议论纷纷的时候，单于正在校长办公室在蒋介石面前慷慨陈词：“现在的英国政府其在我国的地位实际上已经日渐衰落，并且和日、美等新兴列强的竞争加剧，面对我国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英国被迫采取“静观”政策，对我国的地方纷争采取的是尽力避免介入的方针。商团可能的确是得到了英国某些势力的暗中支持，但是这并不代表英国政府的态度，它只是表明这一时期英国在华整体利益与部分英商的局部利益之间所发生的冲突。所以学生以为，如果商团真的叛乱，英国政府是绝对不会明目张胆的出面干涉。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平定商团叛乱就可以了。”

“恩，不错，文革，你果然是我最出色的学生。”蒋介石虽然在商团第一次闹事时，痛斥了英国人，但是要说他一点也不担心英国的直接干涉是不可能的。毕竟现在日不落帝国还是世界第一强国。所以他把单于叫到办公室，就是想听听单于的意见。

而单于直接就把 21 世纪的研究成果拿了出来，当然他对蒋介石那个“最出色的学生”很是不以为然。

“校长过奖了，比我优秀的同学多的是。”单于对这种基本上是公式的应答模式已经非常熟悉了。

出了校长办公室后，单于抬头看了看阴沉的天空，心想该来的总是要来的，想不到这么快就轮到我上战场了。

明天，10 月 10 日，中共广东区委为了严正警告反动商团。组织 40 个革命团体的群众代表一万余人举行大会。战斗即将打响。

单于本人虽然早就知道商团的叛乱，可是当战争真的即将到来的时候，单于才发现自己原来真的很害怕。

就这样，单于迎来了自己来到这个时代第一场战斗，也是 24 岁的单于第一次在可以不负法律责任的情况下开枪杀人。

本回完

注：感冒加剧，这几天就写了这点内容，希望大家谅解。实在是因为感冒导致鼻塞，鼻塞导致呼吸不舒畅，呼吸不舒畅导致我整天头昏脑涨，昏昏欲睡。真的是没有感觉啊。（因为擦鼻涕，俺鼻子已经擦的脱皮了）

PS：告诉大家感冒千万不要去买海王银得菲，又贵（8 元银子一盒）量又少（10 颗），我这个星期吃了 3 天（12 颗）感觉没什么效果。便决定今天去医院打针。

第二卷 一入军校，泪两行 第十一回 平叛需借口 打响第一枪

“报告，学生单于求见。”

“恩，文革，你不是刚出去吗？怎么又回来了？有事情吗？”正准备前往市区党部晋见孙中山先生的蒋介石看见单于去而又返，感到很奇怪。

原来单于从校长办公室出去后，刚好遇见李之龙，李之龙也是邀他明天参加由广州工人代表会、社会主义青年团等 30 个团体准备举行广州反帝大同盟。

之所以李之龙会来邀请单于，也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黄埔军校的血花剧社影响力比较大，所以 ZG 广东区委的领导征得了廖仲恺的同意后也就邀请血花剧社代表黄埔军校参加这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

而在单于的记忆里，10 月 10 日这次游行到太平南路时，商团向游行队伍开枪，打死 20 余人，伤 100 余人。也正是这次游行标志着商团武装叛乱的开始。

并且根据单于在 21 世纪看到的一些资料显示，在死亡的 20 余位无辜者名单里正好有四位黄埔军校的学生。因此听到李之龙的邀请，单于立刻就想到要把这件事的严重性告诉蒋介石，让蒋介石阻止黄埔军校派学生参加。这不光为了李之龙、蒋先云这些好友，也是为了单于自己。

当然，单于知道自己的份量，他也没有奢望蒋介石能阻止这次由 ZG 发起的游行，实际上无论单于还是蒋介石甚至是廖仲恺都没有这样的力量。

因此，他以报告校长的名义告别了李之龙，匆忙的回到了他刚离开的校长室。

“是这样的校长，明天广州要举行大规模的反帝游行。您知道吗？！我希望您能够阻止军校学员参加。”单于一改往日在蒋介石面前的从容，急切的说道。

“是的，我知道，党代表不是批准了吗？”从来没有看到单于如此失态的蒋介石颇有点生气，他可不希望自己最看好的学生如此表现“文革，到底什么事，不要慌嘛。做大事的人讲究的就是‘每逢大事有静气’”。

“校长，我认为明天的游行很有可能发生流血事件，所以我希望您制止军校学员参加这次游行。”单于毫不在意蒋介石对自己的小小的不满，他知道自己接下来要说的事情足够让蒋介石忘掉这一切。

“啊！？你怎么知道的？！”听见单于如此肯定的说法，蒋介石大吃一惊果然把刚才对单于小小的不满抛在了九霄云外。

“校长，您想想，商团的气焰本来就很嚣张，先前总理为了北伐而离开广州，把大本营设在韶关，广州设留守府；这本来就让商团那些依附于帝国主义并且勾结陈炯明的头头们认为是总理害怕他们了。再加上代理大元帅取消了对商团首领陈廉伯、陈恭受的通缉令，发还其被封财产和被扣留的部分枪械。这些本来就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商人就更以为我们国民政府害怕他们了。”

“商团怎么会容忍他们眼里的下等人、刁民在广州满大街的喊打倒他们的口号？他们大概会以为这次游行是我们政府试探他们的行为，恐怕在商团看来这正是给我们一个下马威的好机会。因此，我认为明天商团绝对会和游行队伍发生流血冲突。因此我希望您能制止军校的同学参加这次游行，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单于这时终于恢复了往日的镇定，在蒋介石面前侃侃而谈。

听完了单于的分析后，蒋介石并没有表现的如单于想象中那般激动，反而蒋介石悠闲的坐

到沙发上，也不着急询问，而是似笑非笑的看着单于。

蒋介石的这种眼神，让单于心里发慌，他第一次领教到了蒋介石厉害之处。在以往和蒋介石的交往中，虽然单于并没有轻视蒋介石，但是随着接触的加深，单于也并没有怎么觉得蒋介石了不起，而这次，单于明显感觉到蒋介石似乎已经知道了自己此来的真实目的。

一时间，两人都没有说话，校长办公室里沉默而彼此注视的两个人看上去是那么诡异。

正当单于快要因为这种沉默而窒息的时候，蒋介石说话了“文革啊，我一直都认为你很有才华，现在你又再一次让我肯定了这一点。我基本上同意这一点，可是，文革，为什么你不让我阻止游行，而只让我阻止军校的同学参加游行呢？”

你能说话就好了，单于没来由的松了口气。

“校长，我能直说吗？”单于反问道。

蒋介石微笑的做了一个直说无妨的手势。

“首先，我不认为您有能力阻止这次游行，毕竟现在这一切仅仅是我的猜测，就算你认可了，党代表认可了，不见得其他政府官员能认可。再说，这是 ZG 组织的游行，我们国民政府恐怕也不好组织老百姓自发的爱国行为。”说道这里，单于悄悄的看了看蒋介石，并没有看见蒋介石有什么不悦的表情。

于是单于接着往下说道“另外，我们如果真的阻止了这次游行，那不更明白着是向商团示弱吗？最后，虽然商团的叛乱是迟早的事情，但是对于政府来说毕竟长痛不如短痛，如果这样一直和商团僵持着，恐怕会给商团太多充分准备的时间，这样的话搞不好等商团准备好了以后我们再想平定就不那么容易了。我们身边除了商团这只狗，还有陈炯明这只狼。而且商团现在的确没有明显的叛乱证据，我们如果就这样镇压了商团，恐怕给西方列强干涉我国内政的借口。也给外国友人和国内不明真相的人以我国国民政府武力镇压不同政见者的影响，也给了北洋政府以口实。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完美的理由，而明天的游行不正是最好的理由吗？但是子弹没有长眼睛，谁能保证商团的子弹就是对准了老百姓而没有对准军校的学员？再说学员们看见老百姓无辜被杀，做为军人肯定第一时间冲上去。可是我们学员是没有武器的，也不可能给学员配发武器，毕竟我们需要的是完美的理由。但是仅仅是需要一个理由就牺牲掉军校的同学不是太可惜了吗？”

一口气说完的单于心里并不好受，虽然他知道政治就没有干净这一说，但是今天，他自己也变成了其中一员。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轻松的说出牺牲他人的话来。

出乎单于意料之外的是蒋介石居然为这番话鼓起掌来，“说的好，分析的透彻，的确我们只需要一个借口，不需要填上同学的生命。文革，我真是没有看错你，从第一次和你谈话我就发现你和一般同学不一样，可以说其他同学甚至包括巫山在内，他们只看到事物的表象，只有你才看的清楚事物的本质。文革，你知道吗，你已经具备了做大事的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冷静而又审时度势，有理想又现实。你果然是我的好学生。”

坦白说，蒋介石内心可没有他表现的那么镇定，事实上他真是被单于给吓住了。被单于表现出的政治才华给吓住了，在理想主义盛行的这个年代，这个年轻人简直冷静的可怕。毕竟他才 24 岁。有那么一瞬间蒋介石甚至想毁掉这个年轻人。但是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他知道千里

马虽然有让人摔断腿的可能，但是能驾御千里马的都不是凡人。蒋介石觉得自己能够驾御住单于这匹千里马。毕竟蒋介石知道，单于还有一个理由没有说出来，就是单于本人也在参加游行的名单中。

对于蒋介石的表扬，单于虽然觉得有点自豪，但是更多的是自责和愧疚。自豪是因为夸奖他的是蒋介石；自责的是自己恐怕从此上了校长的船了，因为要是今天这番对话传出去，自己恐怕没有办法在同学之间立足了；愧疚的是他明明知道明天会有很多无辜的人死去，可是他非但没有尽自己努力去挽救这些生命，反而在这里冷血的谈论着这些生命带来的利用价值。

而这一切都因为他珍惜自己的生命。

“好了，文革，你先出去吧，你就和田他们说，我说的，现在广州形势不稳，军校要保持战备状态，以便应付反革命势力的进攻，所以军校学员一律在学校待命，不准外出。”看见单于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表扬而神采飞扬，反而表现的有点消沉，蒋介石也能理解，单于想什么，他也能猜到一二。所以温和的让单于先出去冷静一下。

单于刚出校长办公室就看见李之龙迎了上来，李之龙焦急的问道“文革，校长同意了吗？”

单于没精打采的把蒋介石的理由重复了一遍，李之龙虽然觉得遗憾，但是也可以理解蒋介石这样做的目的。毕竟自己是军人啊。反而看到单于这么消沉，李之龙还安慰了单于几句“文革，校长这样做也是没有办法，我们毕竟是军人，游行固然重要，可是我们在这里待命也很重要。要知道，我们可以革命群众的后盾啊。”

单于这个时候那里还有心思和李之龙谈这些，敷衍了几句就离开了，而李之龙以为单于是不能参加游行才这么消沉，也没有往心里去。安慰单于几句就向周主任汇报校长的决定去了。

越离开校长办公室，单于心里的愧疚就越明显，尽管单于知道历史上这些牺牲者的出现，尽管单于一直认为这些人不过是 NPC，但是单于还是觉得自己像一个谋杀犯。

那一晚，单于失眠了，他脑海里总是晃过那些无辜死难者的身影，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痛恨自己的懦弱。

“我根本没有想过救他们，我只是想着我自己；我和谋杀犯有什么区别？”单于心里反复的默念着。

10月10日，广州市第一公园内。中共广东区委组织40个革命团体的群众代表一万余人举行大会，严正警告反动商团。代表们高喊“打倒商团，拥护革命政府”的口号，开始了远比商团力量更为强大的示威游行。周恩来和一百多名黄埔军校的学生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下午2时，游行队伍到达太平路口时，刚好与杀气腾腾的商团军迎面相碰。商团军立即向游行的群众施放排枪。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当场被打死20多人，伤100余人。当晚，商团军在广州市区沿街高筑炮台，封锁街道，大肆搜捕革命党人。扬言“杀到黄埔岛上去！”

以GCD员身份参加集会的周恩来陈复满身血污的回到黄埔军校，无辜死难者的尸体就停放在办公楼前大操场上。军校的师生们再也按捺不住了，一致要求开赴广州，消灭商团武装，决心书、请战书雪片一样向校本部飞去。

10月11日，孙中山见和平解决商团的希望已不复存在，下达了对商团进攻的手令：

兹为应付广州临时事变，未平定期内，所有黄埔军官学校、飞机队、甲车队、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兵工厂卫队、警卫军，统归蒋中正指挥，以廖仲恺为监察，谭平山副之。

此令：孙文

——摘录于《黄埔军校大传》

自此，黄埔军校以革命军队的身份，第一次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本回完

注：去医院才知道自己是因为感冒导致鼻炎，输液后鼻炎已经得到控制。所以这个星期恢复每天更新。另，我也有存稿，大家请不用担心我去看病时不更新。再次对我上个星期没能准时更新说一声抱歉。

第二卷 一入军校，泪两行 第十二回 领袖显气度 平叛烧西关

随着孙中山下达了平叛令，黄埔军校上上下下都动员了起来，校长蒋介石也下令将扣押在军校的原商团非法购买的军械全部发放给学员们。学员们也纷纷穿上了只在开学典礼上才穿过一次的正式军装。

此时的单于依然沉浸在愧疚中，特别是看到大操场上那些无辜死难者的遗体时，单于的心仿佛掏空了似的。也许是这种强烈的愧疚感让单于对即将到来的战斗没有像他之前想象的那样紧张，相反单于对战斗还带有一丝期待，他期待着这场战争能让他忘却自己对这些死难者犯下的罪孽，虽然事实上单于能保全军校的同学已经是他现在能力的极限。

晚上 12 点，军校 550 名师生全体集合在军校大操场，校长蒋介石正在做着最后的战前动员。

“我们革命军人之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建立三民主义之中国吗？不就是为了使得我们的同胞不在遭受帝国主义、反革命份子的欺压吗？可是就在昨天，商团这一反动组织悍然开枪杀死我无辜的同胞！气焰何等的嚣张？！是可忍，孰不可忍！今天，我们出发去为我无辜死难的同胞讨回一个公道！要让帝国主义、反革命份子知道，我们国民党人、我们革命军人不是北洋政府，不会坐看同胞之牺牲而无动于衷的！”

诸君投身革命，在军校学习已经将近半年时间，可以说已经具备了一个革命军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但是你们还不是真正的革命军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们还没有经历铁与火的考验！只有经历了铁与火的考验，你们才算是真正的革命军人。

我是你们的校长，你们是我的学生，我希望你们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出一个革命军人的风采，不怕受伤、不怕牺牲！这样，做为你们的校长，我才可以自豪的向总理报告，说诸君没有辜负总理的期望，我蒋某人也是因为你们的校长而自豪！

如果你们在战斗中贪生怕死，那简直就不配做革命军人，甚至不配做一个人，因为你们连做人基本的人格都没有！做为你们的校长，我只有亲手枪毙你们再自裁也谢总理！

诸君有信心做一个合格的革命军人没有？！”

“有！”学员们整齐的回答道。

蒋介石看着操场上沉着冷静的学员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蒋介石就向各个学生队下达了任务。

“吕梦雄，我命令你率领第一学生队前往石井兵工厂担任总理的卫队，如果出了什么意外，你就自己提着脑袋来见我！”

“请总指挥放心，坚决完成任务！”吕梦雄站的笔直，向蒋介石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王伯龄，你指挥第二学生队留守本校，要是出了什么状况，你自己知道后果的严重！”

“是！”

“第三、第四学生队由我亲自指挥。”

随着任务分配完毕，12日凌晨1时，军校正式开赴广州平叛乱。而单于他们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卫队也开赴石井兵工厂。

在到兵工厂的路上，吕梦雄简单的向四个区队长布置了各自的任务，并且指定单于、蒋先云、李之龙、贺衷寒四人负责孙中山先生办公室外的警戒。

单于得知命令后并没有像贺衷寒那样喜形于色，反而心里涌上来一股淡淡的遗憾，为没能亲自参加战斗而感到遗憾。

学生第一队到达石井兵工厂后就迅速的按照之前的布置，各自警戒。而单于等四人就在孙中山先生卫士长马湘的带领下到了孙先生位于兵工厂的办公室。

单于他们刚到办公室门外，就听见屋内传来一个女性柔和的声音，不用问单于他们也知道一定是先生的夫人，未来的国母，宋庆龄女士。

“你要注意身体，你看你，还在发烧呢，像这样下去，真担心你会累垮的！”

听见门外传来的脚步声，孙中山并没有理会自己夫人的抱怨，而是示意让宋庆龄打开房门。

房门打开后，单于打量了一下做为国民政府大元帅的办公室，房间内陈设朴素的近乎寒酸，只有一张办公桌，两把已经很破旧的藤椅。连床也是临时用木版拼凑的，在木版上只放了一张残破的草席。

孙中山先生就坐在藤椅上，看上去先生脸上呈现出一抹病态的红色，看的出孙先生不但在发烧，而且还烧的不轻，皮肤明显可以看出松弛的迹象，头发花白而稀少，眉宇间带着淡淡的倦色。

不过先生的一双眼睛却是单于来到这个时代后所看见过的最有神采的眼睛，犹如大海般深邃，又好象天空般纯净。正是这双眼睛使得本来是病人的孙中山看上去是那么的神圣，虽然让人感觉到威严，却又使人不自觉的想靠近他，跟随他。

单于在来到这个时代之后虽然遇见过许多名人，但是要说到伟人的气质和风范，第一当属

孙中山先生。而年轻的周主任虽然也让人不自觉的信赖，但是毕竟主任现在还年轻，还没有孙中山先生这样的威严。

而宋庆龄女士就站在孙中山身后，手里正端着一碗汤药。未来的国母虽然还年轻，不过单于从她身上已经隐约感觉到了一种慈母的气质正在形成。

这对伉俪真是绝配，惟有孙中山能配的上宋庆龄，而也只有宋庆龄才是最适合成为孙中山妻子的女性。在没有比他们更般配的一对了，单于心里感叹着。

说来奇怪，当看到孙中山夫妇后，单于整个人都被他们吸引住了，连心中的愧疚都减轻了不少。

看见自己的卫士长带着四个年轻人进来，孙中山先生指了指单于四人，微笑着对马湘说道“他们就是军校给我派来充当卫士的小伙子吗？”

接着不等马湘回答，对着单于他们说道“小伙子们辛苦你们了。”

单于他们四人虽然在开学典礼上看见过孙中山，可是如此近距离的接触国夫还是第一次，尽管四人后来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可是在这一刻，四人都有些失态。

蒋先云红着脸，代表单于他们三人结结巴巴的说道“报、报告总理，是、是的。”

看见这四个年轻人紧张的样子，孙中山不由莞尔“不要紧张吗？我孙文只是在革命的道路上比你们先走了几步而已，大家都是革命的同志嘛。我记得你，蒋先云，入学考试第一名，我们军校的状元嘛；还有你，你叫单于吧？仲恺经常在我面前提起你，不错，小小年纪就知道回国投身革命；还有你，李之龙，我们在总顾问的办公室经常见面嘛。这有这位同学我好像没有印象。这位同学你能不能自我介绍一下啊。”

“报告总理，我叫贺衷寒。”看见孙中山微笑的指了指自己，贺衷寒激动的回答道。不过估计是太激动了，声音不自觉的就稍微大声了点。

“不要在总理面前大呼小叫的，没看见总理正在生病吗？”马湘开口训斥道。听见马湘的话，贺衷寒本来就因为激动而发红的脸，更红了。

“没有关系，这也是年轻人的朝气嘛。”孙中山看见马湘训斥贺衷寒，连忙说道。

随后孙中山又和他们聊了几句，单于他们这才退了出去。

与此同时，黄埔学生军以及广州农团军在蒋介石的带领下从黄埔岛分乘“大南洋”号等7艘交通艇，悄无声息地在广州天字码头登了岸，分五路迅速对西关、西瓜园、太平门、普济桥为重点的商团武装控制区完成了包围。大雨如注，永汉路积水深达数寸，学生们手持武器在街面上行进，浑身淋得精透，市民们有的打开门，静静地打量着这支从未见过的有着铁一般纪律和意志的军队。

凌晨4时，以黄埔学生军为主力的平叛部队，在广州市内同时向商团武装发起了总攻击。战斗一打响，学生们怀着保卫革命政府，为死难同学复仇的怒火，如离弦利箭，纷纷向敌人猛扑过去。商团武装本是乌合之众，多是一些被裹挟商民和拿钱雇来的社会闲散人员，哪里抵挡得住黄埔学生军这种凌厉勇猛的冲击。踞守西瓜园的商团与金佛庄所率三队李仙洲、陈赓、关

麟征、蔡光举等学生军未交火片刻，即全线瓦解，纷纷弃械四处藏匿。普济桥头的商团军更是一见黄埔学生军开到，早如惊弓之鸟。

西关，这是商团在广州全市防守最严密的地区，是陈廉伯“广东省商团联防总部”所在地，沿街设有一道道的铁栏和木栅匣子，并用麻袋筑成数十个射击掩体，构成街坊式堡垒防御工程。数以千计的商团军，正是凭借着这些街坊堡垒顽抗。

因为西关的独特地形，使得学生军进展缓慢，看着不断有同学负伤，作为前线总指挥的何应钦心急如焚。

这时，站在何应钦身后的关麟征看了看天空，又看了看自己旁边一家卖煤油的铺子，灵机一动，对何应钦说道“总指挥，天已经没下雨了，我建议用火攻，用火烧他娘的。”说完用手指了指自己身旁卖煤油的铺子。

用火？好主意！何应钦一听就知道关麟征这个主意出的好，西关一带多为木质建筑，如果用火，商团肯定支撑不住。

可是西关是广州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如果来他个火烧连营，势必会给居民、商家造成很大损失。何应钦可不敢做这个主。

于是他马上派人向蒋介石报告。

蒋介石在接到何应钦报告后也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可是同样，要他下令火烧西关，他也没有这个权利。无奈打电话向孙中山请示。

孙中山在接到请示后毫不犹豫地地对蒋介石说：“烧！我以大元帅的身份命令对西关实行火攻！”孙中山先生声音之大，连站在门外的单于他们都听的清清楚楚。而在听到孙中山的命令后，李之龙向着单于、蒋先云、贺衷寒比了个了不起的手势，而其他三人也悄悄的向李之龙做了一个同意的手势。

而在西关前线，在得知孙中山先生同意火攻计划后，同学们都欢呼起来，关麟征他们直接从旁边的铺子里拎出了一桶桶煤油，泼到那些被商团军据为堡垒的木质房屋和街心的木栅匣上。随着一声巨响，整个西关顿成一片火海，熊熊的大火卷着白色的烟雾，直逼得商团军纷纷从掩体中、房屋里逃窜出来，学生军乘机同时发起了冲锋，一举攻进了西关，占领了商团联防总部。

因为参加进攻商团的一些部队想乘火打劫，刚结束战斗的学生军不得不又担负广州全市巡逻任务。看见抢劫的士兵，学生军就马上把这些军痞捆起来，而看到装备精良（商团买的都是上等军火）、军容整肃的学生军，这些军痞也只好束手就擒。而与军容整齐的学生军比起来，这些穿着绸衣绸裤，剃着光头的军痞实在是更像一群打家劫舍的土匪武装。也正是有了学生军的存在，广州市区很快就恢复了秩序。

现在再没有人敢对蒋介石说“你那几个鸟人，我派一个连就全被缴械了，什么鸟军校”的话了，而学生军所表现出来的战斗力让广州大大小小的“革命将领”为之侧目！

而做为商团领袖的陈伯廉直到 12 日上午才在广州市郊好不容易拼凑起 1000 来人，正当他准备支援市区的部下时就听见商团在市区被学生军打的落花流水的消息。陈伯廉长叹一声，知道大势已去，丢下部队赶紧跑到香港去了。

而孙中山在接到蒋介石的报捷电话后，感到非常高兴，这个时候他注意到单于他们还身穿被大雨淋湿透的军装一丝不苟的做着警戒工作。看到这里，孙中山不由的满意的笑了。他吩咐马湘准备干净衣服、煮好姜汤，让这些学员们分批把湿衣服换掉，喝点姜汤。

从此，商团做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势力已经不负存在，而黄埔军校却如同朝阳般冉冉升起在中国的大地上。

本回完

注：本回我引用了一些自己在网上找来的资料，特此说明。

第三卷 水溢瓶口各自流 第一回 侃侃谈商团 总理初赏识

学生第一队和直接参与平叛的学生队不同，作为保卫孙中山先生的卫队，同学们在大雨中不能随意走动。10月的广州虽说天气并不像北方那样寒冷，但是任谁淋了一夜的雨到这个时候身体也快受不了了。更何况雨一停，清晨的寒气一上来，浑身上下湿漉漉的军校学员们都感觉到身体僵硬的不行。

因此孙中山先生的命令一下，同学们虽然嘴上不说什么，可是心里却非常高兴。在足够维持警戒的情况下，学员们按照顺序到兵工厂内喝姜汤、换衣服。

换上了干燥的衣服，身上也因为姜汤的原因暖和起来，单于简直觉得这个世界上在没有比这更美妙的事情了。当然还要加上顺利平定了商团叛乱这一好消息。

“文革，我可真羡慕陈赓他们啊，能真刀真枪的和敌人干。哎……”在得知胜利的消息后，同学们紧绷的神经舒缓了下来，这不，李之龙就小声的向单于表达着他对于能直接参与战斗的同学的羡慕之情。

“别胡说，在田，你要喜欢打仗还怕没机会吗？其实我们的责任才是最重大的，要是我们这里出了一点纰漏，校长他们就是取得了再大的成果也是白搭。”还没等单于回话，贺衷寒就抢着回答了。不过声音依然很小声。

“君山你当我傻子？我能不知道这个？我就是惋惜错过了这么好的一次实战机会。”李之龙对贺衷寒翻了翻白眼，一副还用你说的表情。

听着贺衷寒和李之龙有一搭没一搭的斗着嘴，单于没来由的感到一阵欣慰。虽然以后国G两党的同学们水火不相溶，在中华大地上互相厮杀了将近30年；可是至少在两党矛盾还没有显现的现在，同学之间只有浓浓的兄弟情谊。

正在这个时候，一直没说话的蒋先云小声的对单于说道“文革，不知道这次战斗军校的同学有没有什么伤亡，我真担心回到军校看见操场上摆满了……”大概是觉得这话实在不吉利，蒋先云没有再说下去了。

“巫山，你过虑了，就陈伯廉那些满身铜臭、养尊处优的商贾知道怎么行军打仗？别傻了。这些人要是资助陈炯明或者是如前一段时间那样罢市也许对我们的威胁还大些。和我们直接起军事冲突，根本不足为虑。我敢和你打赌，我们的伤亡绝对非常的小，搞不好连一个牺牲的也没有。”单于看见蒋先云一脸担心的样子，不以为然的说道。

“说的好，看来你们在军校的确是学到了很多东西。”蒋先云还没有说话，就有人先说话了。

“什么人？！”听见背后有人说话，单于他们本能的转过身，同时举起枪拉响了枪栓。

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孙中山，再得知平叛顺利的消息后，孙中山就提出看望一下为他通宵站岗的学员们，而这个时候单于他们四人刚好去换衣服了，是由别的同学代替他们值勤的。因此他们不知道孙中山先生已经不在办公室内。

“混蛋，你们在干什么？！”看见单于他们把枪口对准总理，陪同在总理身边的军校学生队队长吕梦雄连忙怒斥单于四人。

被队长痛骂的四人，一看是总理和队长，连忙把枪放好，向总理以及队长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你们严重违反条例，回学校后自己去禁闭室报道，禁闭结束后每人写一份检查交给我！”看来吕梦雄的确被四人大逆不道的行为气的不轻。

“是！”虽然四人在心里大叹倒霉，可是毕竟是自己违反条例在先，只好认了。

“吕同志不要这样，他们也是在知道了我们胜利的消息后太过高兴了，并不是有意违反条例的，再说他们还是非常称职的，昨晚那么大的雨，我看见他们四人依然一丝不苟。的确不愧是军校的好学生。我看这次就算了吧。”看见四人哭丧着脸，孙中山先生不由得为四人求情。

“可是，总理……”不过吕梦雄好像并不想放过这四个胆大包天敢把枪口对准总理的‘狂徒’。

“吕同志，这件事情就按照我说的办吧，难道我一个元帅连这点权利也没有吗？”看见吕梦雄似乎还想说什么，孙中山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道。

“遵命！”既然孙中山都这样说了，吕梦雄就是再不情愿也只好放过四人了。

“你们也不要怪你们的队长，如果一个革命者连基本的命令都不遵守，那么我们的革命会有希望吗？我们能打败中国大大小小的军阀吗？虽然你们不用禁闭，不过你们也的确违反了条例，因此检查还是要写的。知道吗？”孙中山回过头来，严肃的对四人说道。

正在清醒逃过一劫的四人听了孙中山先生话，都惭愧的低下了头。

看见四人情绪都有点低落，孙中山又笑着说道“好了，罚也罚了，教育也教育过了，我们来说点其他的。单于同学你刚才的分析很有道理啊，如果你是陈伯廉你会怎么做呢？”

啊！？不是吧？！先生，这个问题我怎么回答呀？单于听见孙中山给他出了那么一个刁钻的题目，不由大吃一惊；不过吃惊的可不是单于一人，不但蒋先云三人吃惊的看着孙中山，就连吕梦雄也吓了一跳。

“这个，这个……”单于并不是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觉得在这个打败商团的时候说这些的确是有些敏感。

“不要吞吞吐吐的，是我让你说的，你怕什么？难道作为一个革命军人连这点胆量也没有吗？你也是从国外回来的，应该知道西方人讲究的是坦诚；而革命军人也要求服从上级的命令。难道你对你的总理都做不到坦诚吗？难道你作为一个革命军人连大元帅的命令也不服从吗？放心说好了，不要有顾虑。”看见单于欲言又止的样子，孙中山有点不太高兴了。

孙中山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单于不说也不行了，况且孙中山的话也激起了单于做二十一世纪人的傲气。于是单于大胆的说道“总理，队长，就请恕学生无礼了。如果我是陈伯廉，我会用商人的手段来对付国民政府，而不是在国民政府擅长的领域与国民政府交锋。毕竟达到目的有很多种方式，不一定要用军事手段。”说到这里，单于还是心虚的停顿了一下，想看看孙中山的反应再继续。

“哦，有点意思，单于同学你接着说。”看见单于停了下来，孙中山饶有兴趣的催促着。

“正如我之前说的那样，如果我是商团领袖，我会继续前一段时间的罢市，而且会全力资助陈炯明；并且利用商人擅长的收买手段，收买国民政府里那些不太忠心的所谓革命将领为我说话，同时我会在西方国家面前表现出商团是被国民政府压迫的一方，争取西方列强的同情。

当然，与此同时我还会做一些收买普通市民的工作，比如在罢市期间提高工人的工资，公开向广州市民哭诉自己是被迫罢市，承诺一旦国民政府答应了我小小的合理的条件后对商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减价，并且在罢市期间捐钱给慈善机构，免费发放食品给穷人，使得舆论朝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而且现在北方形势突变，冯玉祥和直系关系恶化，这正是国民政府北伐的好机会，我想孙中山先生也不会在这个关键时刻多生事端。假如我再降低点条件，放低姿态，我想国民政府是会同意我的条件的。那么等北伐军开赴湖南前线的时候再联合陈炯明以及之前被我收买的那些墙头草，至少广州一带国民政府是没有办法立足了。”说到最后，单于也变向的像孙中山说明了要北伐必须首先解决陈炯明问题。

因为根据单于在 21 世纪看到的资料，孙中山先生急于北伐，不顾加仑将军的劝告，执意先北伐后东征；后来幸亏陈炯明自己迫不及待的跳了出来，这才有了黄埔东征。记得资料上曾经记载当得知陈炯明进攻国民政府的消息时，加仑将军高兴的叫了起来“感谢上帝，陈将军帮了我一个大忙！”，的确要是当时孙中山先生不听加仑将军的劝告执意北伐，而陈炯明又在北伐军进入湖南，甚至湖北时才叛乱，那么北伐到底能不能成功还真是不好说。

单于也担心因为自己的到来而改变历史，使得陈炯明不那么愚蠢的自己跳出来。为了防止这件事的发生，单于这才特地提出来。毕竟历史按照原来的模式进行对单于的好处是最大的。

而听了单于的发言后，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吕梦雄等人都被单于的发言所震惊了。的确如果陈伯廉真如单于说的那样做，那么国民政府还真有可能和商团妥协。事实上孙中山把大本营搬到韶关实际上就是向商团妥协了。而单于关于等北伐军深入湖南腹地时在叛乱的说法更是让孙中山不寒而栗。

单于这时是说完了，没话说；而其他人还在思考单于的话，一时间大家都沉默了。

“说的好，说的好，单于同学直到今天我才相信你的党代表对你的评价没有夸张；你的确不愧是军校优秀学员。”最先回过神来的还是孙中山。

“总理谬赞了，其实真正的优秀学员是他们，我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单于谦虚的指了指蒋先云三人，表示自己当不起孙中山的赞许。事实上单于说的也是实话，他所说的大部分都是后世已经总结出来的东西，真正属于他的并不多，而且就是并不多的那一部分也显得很肤浅。

不过在当时，单于这番话的确算的上高瞻远瞩了。

“他们是优秀学员，你也是。你们都是，黄埔军校的学员都是优秀学员，都是标准的革命军人。”经过单于的提醒，孙中山也意识到自己表扬单于表扬的有点过了。

当然，蒋先云三人也连忙谦虚一番，孙中山显然是需要时间消化单于的话，于是和单于他们寒暄了几句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而吕梦雄队长在离开时也重重的拍了拍单于的肩膀，表示对自己这个学生感到满意。而蒋先云他们也在一次成为见证单于优秀的见证人。而且蒋先云已经暗自决定回学校后要向周主任汇报这件事，像单于这样优秀的人才是在应该吸收到 GC 党来。

随着局势的平稳，单于他们也返回了学校。而孙中山也回到了广州中央党部办公，孙中山回到党部第一件事就是把廖仲恺找来详细询问了单于的情况。

廖仲恺这位省长在战斗过后正在进行紧张的善后工作，接到孙中山的召唤后火速赶到了中央党部，而当他知道这么着急把他找来是、只是为了询问单于的情况后不由的感到奇怪，他坦白的向孙中山询问有必要为了一个学员这么做的时候，孙中山淡淡的笑了笑，回答道：“我需要一位军事秘书，当然前提是他必须是纯粹的国民党员。”

在说“纯粹”这两个字的时候，孙中山先生不自觉的加重了语气。而廖仲恺也马上反应过来了，也一语双关的说了一句“单于的入党介绍人是我。”

本回完

第三卷 水溢瓶口各自流 第二回 好事接踵止 离别在眼前

自从平定商团叛乱以后，无论是军校还是国民政府都是好事不断。首先是苏联援助的第一批军火正式运到了黄埔军校，军火运到那天同学们都到码头去帮忙卸货，虽然说不不少同学的衣服被挂破，但是大家都觉得很这些珍贵的军火比起来算不得什么。想想军校开办之初，廖仲恺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的，好不容易才从被“革命将领”控制的军工厂里要来了三十支汉阳造，同学们在上课时不得不用木棍代替步枪。

并且在平定商团叛乱后，滇军范石生等人也曾经叫嚣商团被扣军火应该平均分配给有功部队，之所以这些“革命将领”那么嚣张就是觉得军校和国民政府实力不够。

而苏联运来的这第一批军火足够国民政府武装两个师，并且还是目前中国大地上装备最好的两个师。要知道在不少军阀的军队里一个排也才十支步枪，不少士兵还背着大刀片子。尽管单于对苏联存在看法，可是他也不得不承认在苏联政府还处于很困难的情况下，苏联政府对国民政府的援助没有让人觉得小气。

如今国民政府有了这两个师的军火，底气立时壮了不少。一时间军校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军火库。

随船到来的还有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仑将军，说起来加仑是中国的习惯称呼，而勃留赫尔才是他的真名。他是苏联第一批五大元帅之一，也是苏联后来远东地区防御日本侵略的最高将领。值得一提的是在中东路事件中正是他指挥苏军消灭了东北军第 17 旅，东北军第 17 旅阵亡 2000 余人，旅长韩光第、团长林选青光荣牺牲。

加仑将军的到来无疑使得当时的国民政府了解了什么是现代战争，尽管单于所知的历史中，加仑将军的同僚都认为他根本不会指挥现代战争。（1938年苏日军事冲突后说的，具体是谁我忘记了）

其次就是一度进展不顺利的教导团组建工作也因为学生军的一战成名以及苏联军火的到来变的非常顺利了。之前因为国民政府的一些“革命将领”肆意劫留教导团从山东等地招募的兵员使得教导团的组建工作非常缓慢。

最后当然是军校二期招生工作进展的非常顺利，900余名二期学员已经在军校集合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黄埔二期第一名入学学员卢德铭。事实上他投考军校的艰难大概也没人比得了。他先是从四川自贡出发，原打算先奔云南，借道广西，沿西江水路到广州。他步行到云南后，发现广西李宗仁正和唐继尧开战，水陆交通都已断绝，耽搁了一个多月也过不去，只好折回四川。卢德铭经成都到了重庆，再顺水路东下到武汉。原本想从这里陆路到广州，一打听，陆路只能到湖南。没办法只好又坐船到上海，换上外国货轮从海路到香港，再换船到广州。这一下子小半年过去了，黄埔一期都开学一个月了。卢德铭并不气馁，直接闯去找了孙中山，拿到了特别入学介绍信。刚好遇到间歇性铁面无私的蒋介石这回恰恰铁面无私了一回，没让他进一期，而是做了二期的第一名学生。

卢德铭的艰难历程在黄一期学生里也是广为流传，不过话题的主角不是他而是单于，都认为卢德铭的经历和单于颇有相似，不过两者的际遇实在差的有点远。李之龙就经常拿卢德铭的经历来打趣单于。认为单于掉了行李在街头游荡都能被邓演达捡到，还能混到月薪100大洋的差事，于的狗屎运实在太好了。

最让李之龙气愤的是单于居然因为其会俄语而成为了加仑将军的临时翻译。虽然单于本人对加仑并不是太在乎，可是对于其他同学来说加仑将军在苏联的赫赫战功足以让这些崇拜英雄的青年们敬仰了。其实也不光李之龙一个人羡慕，很多同学都很羡慕单于。认为单于会向以前一样，轻易的得到加仑将军的好感。

可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加仑将军是标准的军人，喜欢塌实肯干，军事过硬的年轻人。而单于在军校的术课成绩显然并不能让加仑将军对其满意；虽然他的理论成绩优良，但是将军本人却认为一个“只有脖子以上优秀”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优秀的军人的。因此对单于很是冷淡。

当然，单于本人并不在意将军对他的态度，毕竟中东路事件让他对将军同样没有什么好感。真正让他烦心的是蒋先云和蒋介石这二蒋都要他参加青年军人联合会。

说起来这个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成立，蒋先云是功不可没的。当时在广州并不是只有黄埔军校一所军校，还有粤军讲武学校、桂军军官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军用飞机学校等其他“革命势力”开办的军校。蒋先云一直想把这些学校的学生组织起来，用黄埔军校的先进思想影响那些在旧式军校就读的学生。不过刚开始并不顺利，直到商团和国民政府发生纠纷后才刚刚具备这个雏形，而且每次聚会来的人也不多。直到黄埔军校在平叛中一战成名，其他军校这才开始重视这个由黄埔军校成绩第一的学生组织的这个联合会，不过形式依然很简单，每个军校只派了几个人做为代表，每一星期开一次会，开会时其他军校派出两名代表出席，开会时的主席及会议的召集，都是由各个军校轮流坐庄的。

这样没有效率的组织是不能让蒋先云满意的，毕竟这样一个组织与其说是团体，不如说是一个代表的集团，且各个军校轮值在他看来很不方便，上星期的工作与下星期的工作，没有连续；组织的分子以军事学校或军事机关为单位，不以军人个人为单位，使个人无从加入。因此

蒋先云报请蒋介石以及廖仲恺同意后准备大规模的改组这个组织，使得他、这个组织成为传播黄埔精神的阵地。

对于这样的事情蒋介石和廖仲恺当然是举双手赞成的，在得到师长们的同意后蒋先云就开始了筹备工作，当然首先就想到了单于，所以他希望单于也能参加筹备工作。

而蒋介石希望单于参加当然是出于阶级立场了，蒋先云再优秀也是 GCD 啊，如果青军会让蒋先云把持了，那不就等于 GCD 把持了吗？那这个团体不就变成了传播共产主义的阵地了吗？所以蒋介石希望（或者说要求）单于参加青军会，当然表面上的理由是只有去帮帮巫山的忙。

这当然就让单于两面为难了，单于清楚的知道后来的青军会的确演变成了左派集中营，也发展了很多 GCD 员。当然凭借比蒋先云他们多了 80 年的知识，单于有信心和蒋先云争夺青军会的主导权，但是这样一样不是要单于和好朋友翻脸吗？毕竟不管是任何团体，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绝对不会是和风细雨的，相反大部分都是刀光剑影的。可是要是不去，蒋介石那边可是交代不过去啊，可是如果去了不做为将来被蒋介石骂“为什么我优秀的学生都去参加共产党去了？！”的人里就有他单于。这可是内心自负的单于不能接受的。

正当单于头痛的时候，廖仲恺找他谈话了，廖仲恺也没有和单于绕什么圈子，直接就告诉单于：孙中山点名要他。而且最近北方的冯玉祥驱逐了直系，邀请孙先生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已经接受了邀请，很快就要北上了，因此单于要提前毕业，跟随孙中山先生北上。

最后廖仲恺语重心长的对单于说道“文革，现在还不需要你到总理身边去，一来你还没有毕业，二来现在总理身体不太好，正在将息。但是你还是要随时准备好，总理随时可能要你到党部报道，校长那里我等会儿去通知他；还有，文革事实上总理要你到他身边，纯粹是为了栽培你，为了把你培养成党的栋梁。希望你要珍惜这次机会，明白党对你的一番苦心。”

单于对于这个任命欣然接受，事实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去处了。要知道随着青军会的成立，军校里国共两党的斗争是越来越激烈，单于本人压根就没有参与其中的意思。这下子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避开争斗了。而且也不用担心会在东征时负伤或者死亡了，最主要的是就算单于现在参加了青军会也不会为难了，反正马上就要北上了，谁也没有得罪。

而蒋介石接到廖仲恺的通知后虽然觉得单于离开军校让自己少了一个帮手，但是单于到了总理身边不就等于自己在总理身边多了一个耳目吗？想到这里蒋介石又高兴起来。

当然，蒋先云他们在得知这个消息后也替单于感到高兴，毕竟去到孙中山先生身边啊！同时又觉得有点舍不得。并且对于蒋先云来说还有一点惋惜，因为单于到了孙中山身边后再也没机会把单于发展为 GCD 员了，毕竟不管怎么说发展孙中山先生的秘书为 GCD 员实在是说不过去。

李之龙则明显的表现出不舍，他一直希望他和单于、蒋先云三人能分到一个地方，不过豁达的他还是为单于能到孙中山先生身边工作感到高兴。

至于其他同学在知道这个消息后都为此感到十分的羡慕，能去到孙中山身边不管从理想上说还是实际都有很大的好处，理想方面可以和自己的偶像朝夕相处，聆听伟人的教诲；实际方面，总理身边的人将来还怕不前程似锦？贺衷寒就羡慕的直流口水。

不过经过这件事大家都清楚的知道离毕业不远了，一旦毕业肯定各散东西，况且为了打倒军阀肯定会有连场血战，等到革命胜利了也不晓得还有多少同学能活下来，因此同学们仿佛一

夜之间长大了似的，不但学习上更认真了，就是同学之间相处也是更融洽了。

就是蒋介石、廖仲恺等军校的老师看见自己的第一批学生快毕业的时候，心里既觉得这些学生们有白费自己的一翻心血，又觉得有点舍不得。

本回完

=====

作者的话：

这章基本上就是过渡，大家可以跳过。

有些网友说“背后偷听”桥段老套，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毕竟黄埔一期只在军校待了6个月，埋头苦干实在是显不出来啊，如徐帅和林帅那样，都是到了战争年代才出头的。因此，非我所愿，也无可奈何。不过还是谢谢提醒，基本上以后就没有这样的桥段了。（单于一脚踢飞作者，大叫道“分明是大人物都重视了，这才装模做样的说以后不用这样的桥段，便鄙视虚伪的作者！”只见作者一个鲤鱼打挺跃了起来惊奇的说道“你丫最近智商真是噌噌的往上涨啊，这都猜到了！？”）

还有说俺更新慢，汗一个，实在是最近天天还要去医院啊。

还有一位网友说给俺发了资料，可是我邮箱里没有。俺在起点发不了言，只能写这里了。多多包涵了，不喜欢看题外废话的网友。

第三卷 水溢瓶口各自流 第三回 举手助关杜 已到分别时

自从单于要到孙中山身边工作的消息在军校传开后，许多同学都在言谈中流露出羡慕的神色，而单于也觉得同学们看自己的眼神怪怪的。很多同学甚至借故找机会和单于套近乎，单于对此也是头痛的很。

这天晚上单于刚下课就到了杜聿明以及关麟征，由于他们三人并不在一个队，所以三人自从那次会面后一直没有联系。三人很自然的就边走边聊了起来。

“文革兄，恭喜你了。这下到总理身边工作，军衔怎么的也是一个上尉吧？”关麟征并不想掩饰自己对单于的羡慕，但是如果要他自己和单于换，他是不会愿意的。关麟征自己并不觉得自己能干的了单于的活儿。

“呵呵，还好吧，大概是觉得让我上战场纯粹是让我去送死，所以这样安排吧。”单于最近对恭喜之类的开场白已经完全免疫了，他知道不过太谦虚了反而别人会认为他虚伪，所以有一种自嘲的方式来回答。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单于当然是很清楚的，为了避免麻烦这种突出自己缺点的回应方式是单于最近一直采用的。因为单于知道大部分人认为孙中山之所以选择他是认为他表现是黄埔最好的。而对于这种“公认”最好的不服气，而不是真的羡慕他的工作；所以单于这样把自己的缺点一突出，绝大部分人至少心理上会有一种莫名的安慰，都会想说“你小子也知道自己上战场同于废物啊”。坦白说历史上蒋先云的悲剧就是因为他不会掩盖自己的光芒，单于可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文革说那里话来，虽然你术科成绩不行，但是至少也是及格了的。”关麟征果然如单于设想的一样，眼神中透露出了一丝得意。

杜聿明看听关麟征这样说心里暗骂关麟征没脑子，难道单于听不出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吗？这可和自己的初衷不符啊。于是杜聿明连忙说道“文革，不要听雨东（关麟征字）胡说，谁说名将就一定要自己上阵杀敌？南北朝时期梁朝大将韦睿就从来都是坐在胡床上指挥作战的。”

经过杜聿明这么一说，关麟征也知道自己说错话了，至少不能说的这样坦白，一下子脸都红了，呐呐的说道“文革，我不是那意思，你可别误会啊。”

单于对于关麟征的话却没有生气，本来如他这样想的人没有 500 也有 490 了，而当面把这意思说出来的却只有关麟征一人而已，单于反而有点喜欢关麟征这么坦白。真正让他感兴趣的是杜聿明的态度，单于看杜聿明、关麟征这样子，估计是希望自己帮他们撞撞木钟，想到这里，单于笑了笑，说道“雨东我可没有怪你啊，事实上你又不是第一个这么想的人，我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这么想的人。我怪你做什么？大丈夫坦坦荡荡，我还佩服你呢。”说完这话后，单于又怕杜聿明心里不舒服，转过脸对杜聿明说道“光亭，你可别以为我在骂你虚伪啊，我可没这个意思。”

杜聿明听单于夸奖关麟征坦荡，心里正琢磨单于是不是在说自己虚伪，没想到单于已经把话说开了，看见单于诚挚的笑脸，杜聿明也暗怪自己实在是太多心了。

“文革，我可没这样想啊。事实上像你这样有气度的人恐怕也不多了，雨东这个脾气也只有你这样的人受得了，我要是不说他，以后进了部队有他受的。”杜聿明也笑着回应单于。

三人一阵大笑，笑过之后单于正容说道“光亭，我看你和雨东今天像是专门来找我的，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先说好，能帮我肯定帮，不能帮我没办法了。”

杜聿明、关麟征听单于这么说，不由得对视一眼，彼此心中都暗自佩服单于了得，短短几句话就看出自己有事相求。

“既然文革你这么说，我要说不是就太矫情了。的确我和雨东有事想找你帮忙。”看见单于都这样说了，杜聿明也不想再绕什么圈子让单于笑话了。

“我知道你和校长在筹备处时就认识了，私交不错，我和雨东毕业后想分配到教导团去，哪怕是班长也愿意。想让你给校长说说，你看行吗？”

杜聿明、关麟征想去教导团是因为他们两都很崇拜军校的总教官何应钦，何应钦从个人角度说是一个标准的职业军人，又因为其留学日本，所以言谈举止一丝不苟，不但精通军事理论（据说其连几万字的《操典》都能背的一字不差），而且枪法等实际技能在黄埔教官里也算是出类拔萃的，也只有他敢和苏联教官较量枪法。

单于一听就知道这俩人打的什么算盘，仔细想想这事他的确可以帮忙，而且就冲这两位任在长城抗战中的表现也值得单于帮忙，于是单于回答道“光亭、雨东，这件事我可以向校长去说，不过听不听在他。我可没有把握啊。”

看见单于同意帮自己说项，杜聿明、关麟征两人大喜，本来觉得这种要求有点挑三拣四的

味道，不符合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要求，加上刚才关麟征说话又冒犯了单于，两人觉得希望可能不大，但是没想到单于想都不想就答应了。

既然目的达成，两人和单于寒暄了几句就告辞了。而单于也信守承诺，第二天中午吃过午饭，（军校一期基本上是全天上课。）单于向值星官请了假就去找蒋介石去了。

一进校长办公室，蒋介石就对单于说道“真是好巧，我正准备去找你，没想到你先来找我了。有什么事？”

听见蒋介石打算找自己，单于不由的一愣，不过也不好问，只得先把杜、关二人想分配到教导团的事情给蒋介石说了。蒋介石一听这事，满口答应。事实上在分配计划上两人本来就是被分配到教导团的。

不过单于在这里帮了杜聿明一个忙，他对蒋介石说，两人是老乡，建议还是把两人分开安排，这样对两人的成长也有利。而且其他同学也最好打乱分配，尽量避免一个省的学员分配到一起。

为什么说单于帮了杜聿明的忙呢？因为在单于所知道的历史中杜聿明和关麟征一直是在一起搭档，可是大概是因为何应钦更偏爱关麟征的原因，关一直在升迁上压住杜聿明，直到西安事变后因为关是铁杆的讨伐派，又是何应钦的心腹，这才被蒋介石调去教书。

而单于觉得杜聿明在军事上要强于关麟征，所以为了让杜聿明能更早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单于建议把他们两人分开。可是单独这样说又不太好，干脆就建议蒋介石把所有同省籍的学生都打乱分配。

蒋介石听单于这样说，也觉得很有道理，当即决定重新修改分配表。而蒋内心更觉得单于是真心投靠他的。

杜、关两人的事说完后，蒋介石也把为什么找单于来的原因说了。原来是因为蒋介石想让单于和自己一同去看看二期学员，顺便拿单于给他们做一个榜样。

单于一听，连忙拒绝，他可不想太引人注目，而且这些什么模范之类的事情对他丝毫好处没有，反而招人嫉妒。

蒋介石当然不容单于拒绝，对单于说道“文革，你要搞清楚，为学弟们做榜样也是你作为学长的义务。再说，你本来就是优秀青年嘛。就这样决定了！”

看见事情无可挽回单于想了想，还是决定拉人下水：“校长，学生认为既然要给学弟们树立榜样，不如再叫上巫山、在田、君山等人，他们才是真正的文武双全。再说这样省得别人说闲话嘛。”

蒋介石一听，觉得单于的话很有道理，的确如果只让单于去万一被一些有心人说成自己排斥 GCD 就不好了。再说蒋先云的才华和单于不相上下，蒋介石也很欣赏这个年轻人，也想把他拉入自己的阵营，这的确是个机会。蒋介石想到这里，开口夸奖单于“恩，文革，你不愧是我的好学生，想的很周到。不过也没有必要去那么多人，既然我党由你代表了，GCD 方面就让巫山代表好了。”

于是蒋介石又让人找来蒋先云，看见蒋先云来了，蒋介石把手指了指门外，说了一句“走

吧”。就向外走去。单于两人也就跟着蒋介石向二期宿舍走去。

蒋先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头雾水的悄悄的询问单于“文革，我们这是去哪里啊？”

单于看了一眼走在前面的蒋介石，苦笑着回答道“巫山，校长认为我们做为一期老大哥，应该找几个优秀的为他们做一个榜样。所以就把你和我找去给二期的学员们看看。”

听单于这一说，蒋先云也是哭笑不得，看看蒋介石似乎没有注意他们两人在后面聊天，便又对单于说道“文革，这肯定是你搞的鬼，你肯定是看校长只叫你一个觉得不自在，这才在校长面前把我也拉下水。”

看见蒋先云这么快就猜到了，单于开玩笑的说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再说这也是校长看重你嘛。你应该请吃饭啊。”

这时三人已经快到二期的宿舍了，蒋介石看见背后的两个学生还在聊个没完，只好咳嗽一声，让他们注意点。

蒋先云本来还想说什么，看见校长如此明显的暗示只好把话咽回肚子，不过还是对单于做了一个回去让你好看的手势。

三人来到二期宿舍后，二期学员早已经列队等待他们多时了。单于、蒋先云站在蒋介石的背后听着蒋介石给二期学员做报告。不得不说蒋介石没有孙中山的演讲能力，整个讲话不但枯燥而且逻辑上也比较混乱。单于站在蒋身后真是苦不堪言。

而蒋介石演讲完了后又把单于、蒋先云介绍给二期的学员们。并且赞扬他俩是军校培养出来的优秀的革命军人，号召二期同学向他们俩学习。然后让他们给二期的同学讲话。蒋先云先讲，他的讲话就比蒋介石出色多了，不但逻辑清楚而且也很生动。二期学员们也听的很认真。

到单于讲话时，单于观察到不少二期学员都不经意的露出不耐烦的神情，单于自然理解这些学员们为什么会觉得不耐烦。毕竟新兵训练辛苦，又被迫罚站了一个多小时谁都不会觉得好受。因此单于决定长话短说“古罗马恺撒写过一份非常简略的报告给罗马元老院，只有七个字：‘我来，我见，我征服’而这份报告成为经典。所以我不打算长篇大论，只希望大家好好思考自己为什么加入军校，是为了革命本身还是为了升官发财，如果是第二种，请自己参考学校大门的那副对联。我的讲话完了。”

单于的话才说完，雷鸣般的掌声就响了起来，比蒋介石、蒋先云获得的掌声都多。蒋介石本来还觉得单于实在太儿戏了，可是看见二期学员如此热烈的掌声，心中又不禁泛起压倒 GCD 的得意。

在回去的路上，蒋先云忍不住问单于：“文革，你的讲话那么短，为什么学员们这么热情？”

单于看了一眼走在前面的蒋介石，发现他也竖起了耳朵，于是略微提高了点音量“就是因为我说短啊。”

听到这话，二蒋开始还不明白，转念一想，两人都笑了起来。

正当这时，三人发现廖仲恺朝他们走来，三人正奇怪的时候，廖仲恺走到了他们面前。寒暄了几句后，蒋介石说道“党代表怎么你今天想着到学校来了？不是应该和总理开会商谈北上

的事情吗？”

“中正，我今天来就是告诉你北上的事情已经有结果了，等会我给你详细说明。顺便也把单于带走，总理要他今天到党部报道。”

说完又转过脸对单于说道“文革，你的随身物品都准备好了吧？你回宿舍拿了东西就到校长办公室来。”

啊！？单于听见廖仲恺这样说，不由的张大了嘴巴。

本回完。

=====

作者的废话：

关于我写的外传看来大家都不是很喜欢啊，呵呵。其实我写外传的目的就是看看大家对以后剧情的态度。因为已经的剧情我准备了两个，坦白说喜欢的就是外传这个。

正如即使是妓女也是尊严的一样，我一直认为写 YY 架空的也要有自己的坚持。我个人认为这个坚持就是自己对历史的态度。

我并不认为一个现代人（就算他是双博士）回到民国时代能改变多大的历史，历史是有必然性的。事实上在蒋介石经历中原大战名义上统一中国前，中国都是处于军阀混战的局面。而且我认为从 1924 年组建黄埔军校到 1931 年名义统一中国，蒋介石的速度已经够快的了，和 YY 小说也没什么区别了。而中国真正休养生息只是 31 年—37 年这短短的 6 年时间。其中还付出了东北沦陷、华北非军事化的代价。

我不认为随便谁都能有这样的速度，当然大家也可以认为蒋介石放弃东北是愚蠢的行为，毕竟 37 年两国国力差距并没有明显的缩小（甚至极端的网友认为是拉大了）但是我个人以为 31 年的中国和倭寇是质的差距；而 37 年时只是量的差距。

这个问题我无意展开，因为要展开实在就太大了。当然有网友会以朝鲜战争时中、美的差距来反驳，我尊重这些朋友的意见，但是我想反问一句：31 年的中国有那个大国对日本提出；任何针对中国本土的攻击都是对 XXX 的攻击。貌似没有的。甚至在 9.18 之后桂系控制的广州国民政府还跑到日本去寻求武力支持。

至少蒋在 37 年已经成功的让多数中国人接受了南京国民政府是唯一代表中国的政府，这对中国抗战有决定性的影响。而 31 年中国有三个半政府，一个是南京国民政府、一个是广州国民政府、一个是中华苏维埃政府，另外半个张学良的华北军政长官兼副总司令行辕。

说到为什么我想写单于改变了南京大屠杀的局面（居然有网友说俺没有改变历史）而全世界皆曰可杀呢？原因有两个：1.是我对改变历史就能获得鲜花和掌声的反感。谁能肯定改变历史就能得到鲜花和掌声？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假如某人去了未来，知道邻居家的小孩子将来长大后毁灭了世界，然后某人回到现在，某人去把还是儿童的世界毁灭者给杀了，挽救了世界。但是一般人会怎么看某人的行为？恐怕除了“禽兽不如”“冷血屠夫”外没有其他的评语了吧？

第二个原因是我很欣赏一句话“你以为自己掌握了命运，实际上你不过是被命运所玩弄”，甚至我曾经在群里和别人讨论（昨晚），很想设定为日本人在南京没有屠杀成功，便转移到了武汉，变成武汉大屠杀。变相为单于讨回了公道，而单于并不欣慰，相反他觉得自己被玩弄了。他以为自己改变了南京 30 万人的命运，而命运本身却惩罚了他，不但 30 万人的牺牲一个不少，还多付出了 23000 人的利息。呵呵

当然，我也明白很多事情不能由我的性子来，所以基本上抗战时的剧情还没有想好。

最后，希望单于改天换地的朋友，我觉得不会有这样的可能性，因为不管是毛主席还是蒋总统能走到权利的顶峰不是没有道理的，也不是和风细雨的。事实上主席直到延安整风结束才真正确立了自己无可动摇的地位，而蒋总统，国民党内部一直存在着反对派。

一个是依托当时社会主义风潮和强大的苏联，一个是凭借孙中山先生巨大的影响力，应该说他们两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白手起家。请问单于作为一个海外华侨，又没有任何思想可以依靠拿什么去改天换地？难道靠陈炯明的“联省自治”吗？

先不说取主席而代之有多么的不现实（周可是主角的老师！）就是实际政策也不允许我这样写；那么取代蒋？连蒋在国民党内部都有非常多的反对派，何况一个资力浅的吓死人的军校学生？无论国共，太多人当过他的老师了。再说技术、资金、地盘那里来？

事实上当时权利、学识比单于好的人都太多了，可是有谁建立起了真正可以和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抗衡的政党？没有？

事实上很多架空实际上走的就是阎西山的路子。

所以这本书没有改天换地的可能性！

最后总结：以后的剧情是没有定滴，YY 是有滴，但是也是适度滴！

谢谢大家，孤行。2006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五 9：40

第三卷 水溢瓶口各自流 第四回 纷说北京事 单于从头越

廖仲恺与蒋介石回到校长办公室后，蒋介石等卫兵给廖仲恺倒了茶出了门后，对坐在椅子上悠闲品茗的廖仲恺说道“仲恺兄，总理真的要单于跟他北上吗？单于虽说表现优异，但那是指他对政治有敏锐的判断力，能明心见性，看透本质；可是总理难道还需要单于来提醒他吗？而且单于虽说在军校表现优异，但是说实话，他军事技能并不好。如果总理觉得警卫能力需要加强，我校还有许多政治是忠诚，军事技能优秀的学员。能不能给总理说说，把单于留下来啊。”

蒋介石思前想后，还是觉得自己在这个时候更需要单于那敏锐的政治直觉。因此他很希望孙中山能收回成命。

廖仲恺大概也能估计到蒋介石的心思，笑了笑说道“中正，你难道真的不知道先生让单于随自己北上的目的吗？先生是想开阔单于的眼光，为党培养人材啊。单于这个年轻人的确如你所说似乎有对政治有天生的直觉，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虽然和 GCD 员的关系很好，但是却能保持坚定的信仰。单于唯一欠缺的就是对党的忠贞，毕竟他回国除了因为他爱国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受先生的感召。”

看到蒋介石在听到自己认为单于缺乏对党的忠贞时准备插话，廖仲恺微微向蒋介石做了一个等等的手势，接着说道“你觉得奇怪是吧？我和你大概是最欣赏单于的人，为什么我会说单于对党缺乏忠贞。的确，我相信单于是不可能接受共产主义的，但是他似乎也没有表示出他信仰三民主义。单于这个年轻人是我遇到的最让我琢磨不透的年轻人，政治部周恩来、蒋先云这些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才，比我优秀。可是他们我却能一眼看透，那就是他们信仰共产主义，他们希望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为此他们能很好的和我们合作。可是你不觉得单于让人猜不透吗？他看似待人和蔼，对我们也能保持一个晚辈对长辈应有的尊敬，可是他似乎又对所有人保持戒心，我从没有看到他对谁过分热情；他似乎是不想谁太过于了解他。先生那天告诉我，单于可能成为我党最优秀的干部，也可能成为另一个陈炯明；开始我还觉得先生太过武断，可是这些天我仔细想了想，先生说的还是有道理的。”说到这里廖仲恺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继续说道“正因为这样，先生才希望借着北上的机会，把单于带在身边，希望自己亲自教导单于，使得能影响单于，使得单于成为真正党的人才；而不会成为第二个陈炯明。”

看着廖仲恺在自己面前煞有其事的分析孙中山为什么要单于随自己北上，蒋介石不由在心里暗笑道：“看来文革只和我一人交心过，你那里知道文革之所以对人保持距离是不想让人知道其实他怕死啊。文革这样的人永远只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而且他还是年轻人，只要让他知道自己是他的最好的选择，并且对他推食解衣，这样的人不难把握。”

不得不说蒋介石对单于的看法更准确，但是蒋介石、廖仲恺都没有猜到单于真正与人保持距离的原因。

实际上单于之所以和所有人保持距离，首先他作为 21 世纪的人，本身就这个时代的人有一种难以言表的远离感，那单于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是混入大革命时代英雄堆里的小市民’，其次是因为单于自己不敢和谁过于亲近，因为他自己身上的秘密太多了，单于知道如果自己和谁太过亲密，他难保有一天不会把自己的秘密告诉这个人，而这一切是不能告诉任何人的，甚至自己将来的妻子。他毕竟还年轻，在之前二十四年的生命里他并没有学会（也没有可能）如何在保守重大的秘密的情况下亲密的和别人相处而不泄露这个秘密。他只能用和人的距离来保守这个秘密；最后才是蒋介石猜测的那样，虽然单于自己说自己是混入英雄堆里的小市民，但是长久和这些英雄相处的单于很自然的就会有自己也是英雄的幻觉，为了欺骗自己也为了欺骗别人，他不能让其他人知道自己原来不是英雄，因此他小心的和别人相处，不敢让别人知道真实的自己。

看见廖仲恺说完后，蒋介石虽然满肚子的不以为然也不好多说什么，只得点头赞同，不过经过廖仲恺的解释，蒋介石也知道要单于回来是不可能的了。于是蒋介石也不在纠缠在这个问题上，于是他把话题转向孙中山此次北上：“仲恺兄，你认为总理此次北上会有结果吗？他冯焕章不过也是个有奶便是娘的家伙，现在真正说话算数的可是张作霖那个土匪啊。”

“中正，这些我和展堂、兆铭都向先生说过了，无奈先生认为这是一次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机会，执意北上啊。不过我想张作霖应该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先生怎么样吧。再说冯焕章不也在北京吗？他可是一力支持先生的。”廖仲恺话语中既略带无奈，但是也有希望，看的出来廖仲恺甚至孙中山的希望就是冯玉祥。（冯玉祥之焕章）

蒋介石看来对冯玉祥不屑一顾，轻蔑的说道“冯焕章不过是看到自己一手捧出来的段祺瑞居然和奉系打的火热，一脚把他这个功臣兼恩人踢开，自己势力又没有张作霖大，这才想到用先生来抗衡奉系，说到底不过是拉虎皮做大旗而已。我敢打赌，要是张马贼给冯焕章几一批军火，几十万现大洋，他马上就会去抱奉系的大腿。”

听蒋介石这样说，廖仲恺有点尴尬，毕竟当时在会议上他极力推崇冯玉祥，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蒋介石的话很有道理。谁叫冯玉祥是有名的倒戈将军呢。

廖仲恺尴尬的说道“中正，不至于吧，冯焕章不会如此吧？我看他还是有爱国之心的。”

蒋介石听廖仲恺这样说差点没笑出声来，这年头谁不说自己爱国？即便是真心爱国，难道他们的主张都是对的吗？或者说是爱国就可以肆无忌惮了吗？很多军阀杀完抢完后还会说“为了国家，你们就忍耐一下吧。”

当然蒋介石聪明的没有把这些情绪表露出来，只是淡淡的说道“希望如仲恺兄所料。”

廖仲恺见蒋介石如此态度，也不禁感到自己之前为冯玉祥说的那些话可能真是错了。想到这里廖仲恺就想立刻回到党部向孙中山重新进言一番，可是这单于都这会儿了怎么还不来？廖仲恺焦急的抱怨着。

而这个时候单于刚和宿舍的同学告别完毕，李之龙、蒋先云和单于正在前往校长办公室的路上，李之龙二人致意要送送单于。

“文革，你这一走我们三人再想聚在一起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李之龙伤感的说道。

“呵呵，在田说那里话来？我只是到总理身边待一段时间而已，我想从北方回来后，我们就可以聚首了。”说到这里，单于在心里补了一句“可惜孙中山是永远回不来了。”

“文革说的有道理，在田你何必做小儿女之态呢？革命志士四海为家，正所谓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嘛。再说，单于终有回来的一天嘛。”蒋先云不想让李之龙惹起单于的愁绪，故作开朗的说道。

“在田，巫山，不能和你们并肩作战实在是很遗憾，我还期待有一天能和你们一起上阵杀敌呢。”单于也豪迈的说道。不过他内心可是颇有点庆幸自己不用参加东征，枪弹无眼，谁能保证他单于就不会阵亡？

可是他绝对没有想到自己真的有和李之龙、蒋先云并肩作战的那一天。不过那时物事人非，三人回想今天的情形也是感慨万千。

看着自己来到这个时代最好的两位朋友，单于忍不住泄露天机“在田，我估计你会有机会去海军局，毕竟你是军校为数不多的海军人材，如果万一有一天，我说万一你能在海军局获得重要的职务最好和校长通通气，他毕竟是你的老师。也希望你不要锋芒太露，自古刚者易折，皎者易污。很多事情虽然知道该怎么做，但是也要注意方法，”

李之龙被单于一番话搞的摸不着头脑，但是他听的说出单于是真的关心他才会说这些，虽然单于的话他很不以为然，所以他善意的像单于点了点头，说了句“谢了，我会注意的。”

单于一看李之龙的表情那里不知道李之龙根本没有把他的话说进去，暗叹了一口气，也无意多说些什么。他知道江山易改，禀性难移的道理，对李之龙的忠告也是想着尽人事而已，顺便自己内心好受些。

至于蒋先云，他的事情还要几年后才会发生，单于并不着急。

三人来到校长办公室，廖仲恺早已经等的不耐烦了，看见单于来了，少不得批评了单于几句，单于虽不知道廖仲恺赶着回党部向孙中山进言，但是也看的出来廖仲恺的确是有事，所以摸了摸鼻子没说什么辩解的话。

单于随着廖仲恺登上汽船，看着逐渐离自己远去的黄埔岛，看着已经模糊的李之龙、蒋先云，不知怎得，没来由的鼻子一酸，险些流下泪来。

单于怕廖仲恺笑话，忙借口风沙迷了眼，用手揉了揉眼睛。而廖仲恺恰好注意到了这一幕，心里暗自想着“看来先生和我还是不了解单于啊，他不是不愿意和人深交，而是太会掩饰自己的感情了。”

不多会儿两人就到了广州这边的码头，单于也从这一天正式开始了他新的里程。他也成为了黄埔军校的一个记录：第一个入学，第一个毕业的黄埔学员。

单于并不知道自己无意中已经把自己写进了历史。

本回完——

作者废话：今天有事，所以现在才上传。为了证明俺每天更新，俺是赶紧回家，终于在 12:00 之前更新了。呵呵，以后星期六、星期天基本上都是晚上更新。

第三卷 水溢瓶口各自流 第五回 可嘲不可轻 师傅竟是他

孙中山并没有给单于指定什么专门的工作，打字有专门的机要秘书，参与党国大事似乎单于又不够资格，研判军情？别开玩笑，加仑将军可不是摆设，更何况做为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人难道孙中山会亲自过问连排级别的部队怎么训练，怎么备战吗？

孙中山只是要求单于阅读大量的有关三民主义的著作，每天都要写读书笔记。说实话单于对三民主义真是不太有兴趣，在单于原来的那个时代关于民生、民有、民享的研究的书籍已经有太多了，而这个时代所谓三民主义的研究事实上才刚刚起步，甚至就是所谓三民主义理论家戴季陶的研究成果在单于看来也不过是他那个时代大学本科水平。

况且在单于看来三民主义作为一个政府的施政纲领是可以的，可是要把这种施政纲领上升到一种哲学体系就有点勉强了。因此单于每日最痛苦的时候就是写读书笔记的时候，他实在是无法把这种类似施政纲领的东西上升到哲学高度。但是写的少了明显是交不了差的，再怎么怎么说也要三千字以上吧，可是要单于天天写三千纯吹捧但又不能重复、又不能直白的颂词实在是榨干了单于的脑汁。

最主要的是单于在这里得不到如黄埔军校那般的礼遇，尽管单于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混入英雄堆里的小市民，但是在黄埔军校单于绝对是被同学和师长认为属于军校学生里最优秀学员之一。

你可以蔑视他，你可以嘲笑他，但是你不能不重视他，这就是单于在黄埔军校生活真实的写照。看到将来手握雄兵数十万的胡宗南、威名赫赫的共和国元帅、抗日战争中功勋卓著的民族英雄恭敬的和自己打招呼，谦虚的和自己讨论问题，谦卑的找自己帮忙，这一切都让单于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可是在中央党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人们似乎真的把单于当做一名普通的低级公务员，没

有人仰视他，没有人恭敬的和他打招呼甚至连一个请教他的人都没有。尽管这里的人穿戴上让单于觉得很顺眼，大部分都是西装，但是这种无视实在让他觉得很不舒服。

其实单于有这种感觉也是很正常的，在他的那个时代，他留洋硕士的文凭虽然并不是多么了不起，但是凭借着他的文凭，他还是能找到一份让普通人羡慕的工作，凭借他的收入，他的学历，单于在他原本的那个时空一直是他朋友圈子里的明星之一；而到了这个时代凭，虽然留学比他那个时代更普遍，但是单于凭借他拥有的 80 多年的知识足够让他在这个时代显的才华横溢了，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无论最开始的邓演达、廖仲恺还是后来的蒋介石、周恩来都欣赏他，重视他，甚至蒋介石还为拉拢他煞费苦心，这一切都让一个只有二十四岁之前一直生活在平民时代的单于感到飘飘然。

可是这里，连一个打字的秘书都能支使单于用古老的打字机帮她打文件，虽然单于猜到这是孙中山故意磨练他的举措，但是理智上接受不代表单于感情上也能接受。

我可以被蔑视，但是绝对不容忍被忽视！单于经常被人支使去端茶递水时在心底发出这样的怒吼。不过话说回来，单于有什么资格说出这样的话呢？就说支使单于的秘书吧，人家也是英国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单于在他那个时代就读的大学根本没有办法和人家相比。

可是现在的单于似乎看不到这些，他似乎比才到这个时空的时候有了一些改变，变的更傲慢还是变的更勇于进取？估计连单于自己也说不清楚。

大概是因为感觉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吧，单于变的更积极的透露历史的走向。经常把后世的一些研究资料上的观点写在读书笔记上，甚至有一次他明确无误的提出解决农民问题才是一个政权是否能在中国站稳脚跟的关键。并且结合以后台湾和大陆土地改革的经验总结出了他认为合理可行又不那么血腥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

他甚至激烈的写到“中国目前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会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可是中国现在大部分农业人口却没有自己的土地，这也以为着他们完全没有生活保障。一旦有事，那么这一部分人也是最容易被煽动的。如果一个国家大多数人对政府心怀不满，那么这个政府想要长久是绝对不可能的。”并且他在文中直接提到“必须用行政手段把地主们从土地上拉起来，强迫他们把目光投向工商业。”

而在另一篇读书笔记里他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直接建议孙中山不要急于北伐，并且委婉的表示之前的失败就是因为太急躁，事实上应该把北伐的底线画南京。一旦攻克南京，就应该把北伐变成西征，用武力真正统一整个南方，那个时候国民政府的北伐才是真正的水到渠成。如果急于北伐，很有可能引来外来势力的干涉。比如日本，日本很清楚中国强盛之日就是日本衰弱之时，日本人是不会眼睁睁的看着中国统一的。这不是日本人有意和中国过不去，而是地缘政治所决定的。单于在这篇笔记里也详细的向孙中山阐述了什么是地缘政治。

也因为单于的这次阐述，使得后来的 S.B.科恩（历史中是这位仁兄第一次明确提出地缘政治学战略模型）承认单于才是地缘政治学之父，尽管单于的阐述十分的粗陋，但是的确涵盖了地缘政治学最基本的要素。并且他对单于在 24 岁就能如此清晰的总结出地缘政治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

可是单于的这些笔记交给了孙中山后却如同石沉大海一般，孙中山既没有表扬单于，也没有批评单于，单于每天依然被支使，被忽视；这让单于非常的郁闷，却又无可奈何。

而单于不知道的是他的笔记给孙中山以及整个国民政府带来了多么大的震撼，孙中山对单

于能提出详细的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方法感到吃惊。

尽管单于提到的这些方案现在看来需要修改的地方很多，甚至有几分不切实际，但是毕竟单于的方案十分的可行，至少给国民党、国民政府统一中国后提供了一个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具有操作性的方案。而孙中山和单于都始料未及的是若干年后单于的这篇笔记竟然成为国GONG打嘴仗时国民党一个有利的武器。

而单于关于北伐看法以及地缘政治的解释则让孙中山有了昏眩的感觉，尽管他对单于批评他军事方案感到非常生气，认为单于是当代赵括，但是结合单于所提出的地缘政治，孙中山又不得不认为单于说的有几份道理。最重要的是单于所提出的地缘政治的观点，这让孙中山有了茅塞顿开的感觉，当然这并不是孙中山就没有单于聪明，只是有很多东西孙中山只是模糊的感觉到了，但是具体是那些孙中山也说不出来，而单于的地缘政治观点让他以往模糊的感觉一下子清晰起来。

孙中山当即就决定单于的读书笔记绝对不能公开，对于单于这样的人还应该更加的磨砺他。孙中山甚至觉得单于才是最合适继承他的人，当然这只是孙中山脑海里的念头，他知道目前的单于从任何方面来说都不可能继承他的职务，每每想到这里，孙中山看单于的眼光中都带有一丝遗憾，惋惜这样有才华的年轻人晚生了二十年。这种惋惜和孙中山惋惜宋教仁的早逝是一样的。

另一方面孙中山又不太相信单于这样的年轻人能有如此的眼光和见地，他把廖仲恺叫来详细的询问了单于的情况，而廖仲恺看了单于的笔记后也觉得这个年轻人的才华实在是高的让人不可思议。他认为多一半都是单于那个白俄邻居教给他的。

孙中山曾经听廖仲恺说过单于有一段时间为了追求邻居家的女孩子，刻意讨好人家的父亲，不过当时孙中山听了之后只当成了趣谈，而现在听了廖仲恺的分析后也觉得廖仲恺的分析很有道理，他内心实在不愿意相信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居然有如此的才华。

于是他让廖仲恺找一个适当的时机详细询问单于，如果那人还在，希望能把那位“学者”聘请为国民政府的特别顾问。

单于这个时候却在无聊的打着他也不知道能有什么用的报告，那时的打字机和单于那个时代的键盘有点类似，可是排列顺序却有点不同，而且单于也不知道这些文件有什么必要打印为英文。

揉了揉酸痛的肩膀，单于长伸了一个懒腰，终于把文件打完了。看看天色，早已经过了下班时间，再看看办公室，早就只有他一个人了。单于苦笑一声，把这些永远也没有使用可能的英文文件锁到柜子里，然后单于拖着疲惫的双腿走出了中央党部，准备回自己的宿舍。

这个时候，一辆小汽车停在了单于的面前，廖仲恺拉开车门，对单于笑了笑说道“文革，今天我请你吃饭，上车。”

恩，难道真有这么巧的事？单于坐在车上一边和廖仲恺搭着话，一边猜测廖仲恺怎么今天请自己吃饭的目的。

不一会，车子就到了廖仲恺的家，不得不承认廖仲恺的确是一名廉洁的官员，看得出来廖仲恺的房子非常的朴素，甚至是破旧。

单于和廖仲恺进了屋内，廖家的佣人就迎了上来，用粤语恭敬的对廖仲恺说道“先生，太太和少爷去了大元帅家，太太让我告诉您自己先吃，不用等她和少爷了。”廖仲恺是一个非常重视亲情的人，不管他多忙也要和家里人一起吃饭。不过今天廖仲恺知道是孙中山有意把自己的太太和儿子叫过去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方便自己和单于的谈话。

于是不在意的说道“恩，我知道了，今天家里来客人了，你多添一个菜。顺便把我那瓶英国领事送的红酒打开。”

而单于在广州待了大半年，基本上已经能听懂粤语了，知道廖仲恺的夫人和儿子不在时单于还有几分遗憾，单于还真想见见那位在抗战时期在香港每逢演讲必到，到了必谈廖仲恺，谈廖仲恺必哭的何香凝女士以及日后共和国负责对台事物的多灾多难的廖承 ZHI 先生，不过这个时候叫他小朋友也许合适些。

当听到廖仲恺为自己的到来开了一瓶红酒时，单于不由的暗自高兴，要知道来到这个时代大半年了自己还没有喝过红酒呢。要知道在单于原来的那个时空，像单于这样的小资可是标榜只喝红酒的。

看的出来廖家开饭时间十分的有规律，单于当和廖仲恺聊了没一会，佣人就通知可以吃饭了。单于来到饭厅一看，原来是西式晚餐，怪不得要开红酒呢。不过单于觉得有点奇怪，怎么廖仲恺家西化的那么厉害吗？晚餐居然是牛排？

正当单于纳闷的时候，廖仲恺自己就揭开了谜底“文革，我今天可是专门请你的，算是庆祝你毕业吧。我想你很久都没有吃西餐了吧？”

恐怕不光是这个原因吧？单于心里琢磨着，看来是我的笔记起效果了，我说嘛，我连地缘政治学都般出来了，再没有点反应，我该怀疑孙中山是不是政治家了。

想到这里，单于有了主意，实际上早在他写报告之前就想好了怎么样询问孙中山以及廖仲恺的询问。

于是单于大大方方拿起开好了的红酒，恭敬的给廖仲恺倒好，然后再给自己倒上，这才坐下系好餐巾，举起酒杯对廖仲恺说道“先生太客气了，学生就以这杯酒祝先生和总理身体健康，国事顺利。”

廖仲恺似乎也没有急于询问单于的意思，微笑着举起酒杯，笑着说道“恩，也庆祝你毕业。”

单于看廖仲恺一直没开口也不着急，也就向廖仲恺询问了军校同学们的近况，毕竟他这大半个月几乎是宿舍和党部两点一线的生活。两人便吃便聊了些军校趣事。

吃完饭后，廖仲恺带着单于来到了楼上的书房，佣人给两人端上咖啡后也退了出去。

看看时候差不多了，廖仲恺这才开口说到正事上“文革，你的笔记孙先生和我都看了，我们都很惊讶你小小年纪居然有如此的见识，你愿意告诉我，你在澳洲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吗？我简直太好奇了。”

“其实这些笔记里有很多都是阿布的思想，他教会了我许多东西。我只是结合了我回国后了解的一些情况而已。”早有准备的单于侃侃而谈。

“阿布？”廖仲恺心里暗自奇怪，怎么不是他白俄邻居吗？

“哦，他是我邻居，全名是阿布拉西莫维奇，我觉得叫他阿布比较亲切，他也不反对。”单于嘴上一本正经的向廖仲恺解释着，可是心里却笑的不行。

“哦，原来这样。”廖仲恺恍然大悟，想了想也觉得阿布这个简称果然很亲切又滑稽，也莞尔一笑。

“事实上我现在才明白他真的教了我很多东西，阿布虽然是一个沙俄贵族出身，可是他内心却非常支持列宁的革命，而且我觉得阿布的学问见识不在列宁之下；可是苏维埃共和国刚成立时一些政策实在是太左了，不得已，阿布这才迁移到澳洲。不过到底他是怎么来的澳洲我也不清楚，因为我家搬到那里时阿布已经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了，而且我问他他也不回答。”既然说谎，单于当然知道怎么样把这个谎话说得的不露破绽。

“哦，那么你现在和阿布还有联系吗？”廖仲恺想了想单于的话，觉得单于说的很合理，也就没有怀疑，便想询问这位阿布的近况。

“很遗憾，在我父母出车祸的前一个月阿布一家就去了美国，而且我现在又回国了，实在是没有办法联系到阿布。”单于说完，心里暗笑到如果谁能活到下个世纪，我相信他一定会在伦敦找到阿布的。

“真是可惜了，如此人物我还想找机会向他请教呢。”既然听单于说阿布已经不在澳洲去了美国，廖仲恺自然知道几乎是不可能找到这个阿布的，也就不提孙中山准备聘请阿布的事情了。

反而廖仲恺和单于谈起了单于那个农村改革计划以及地缘政治，单于当然求之不得，毕竟单于觉得自己被忽视的太久了，他也开始喜欢被人重视的感觉，于是就和廖仲恺谈了起来，反正遇到什么不好解释的地方单于全部推到阿布的头上，不过就算是这样，廖仲恺也觉得阿布和单于这对师徒实在了不起，自己也有了眼前一亮的感觉。

当天晚上两人聊了一个通宵，第二天一早，廖仲恺做主让单于在家休息一半天，把单于送回宿舍后廖仲恺马不停蹄的来到了孙中山的办公室。

两人聊了些什么至今没有人知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当天下午单于回到党部后孙中山在第一时间就召见了单于，并且和单于聊了很久。等单于从孙中山办公室出来以后，孙中山随即宣布了对单于的工作任命：任命单于为他的副卫士长兼机要秘书，并且以大元帅的身份授予单于上尉军衔。在黄埔军校的历史上单于再次拿了一个第一，第一个升迁到上尉的黄埔学员。

单于终于在党部重新迎回了阔别以久的重视，现在没有人不知道单于深受孙中山的重视了。而单于本人却没有发觉自己似乎是变了，开始从旁观者慢慢的变成了参与者。

本回完。

=====

注 1：地缘政治是政治地理学中的一种理论。它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地缘政治学把地理因素视为影

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20 世纪，由于全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地缘政治理论。A.T.马汉强调海权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认为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成为世界强国，而控制海洋的关键在于对世界重要海道和海峡的控制。他的理论被称为海权论。H.J.麦金德则提出陆心说，认为随着陆上交通工具的发展，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成为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他的理论被称为陆权论，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很大。到 40 年代，N.J.斯皮克曼强调边缘地带的重要性，提出陆缘说，为陆权论中的另一派地缘政治理论。50 年代，A.de 塞维尔斯基根据空军在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和美、苏空军控制范围重叠的地区，提出北极地区对美国争夺制空权十分重要的理论，被称为空权论。1973 年 S.B.科恩提出地缘政治学战略模型，将世界分为海洋贸易区和欧亚大陆区两个地缘战略区。地缘政治学已经成为各国制订国防和外交等政策的一项重要依据。各种地缘政治理论的研究虽然都是以地理环境作为基础，但依据重点有所不同。过去多从历史、政治、军事等方面考虑，而近年来对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作用日益重视。

注 2：何女士在香港这个“三必”是我在杂志上看到的，似乎记得是张爱玲表妹爆料的。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觉得何女士这样似乎是有点过犹不及。

=====

作者的废话：

为什么大家一定要主角有主观的改变这个历史的愿望呢？事实上我觉得单于不是一个有为国为民思想的人（事实上主角这点上和银英里的杨威利很像），但是这并不妨碍主角改变历史，因为历史是有必然性的。你在这个位置上你至少要敬业吧？这点敬业精神主角还是有的。无间道三里有一句话我很欣赏：往往是事情改变人，人改变不了事情。虽然说单于给自己定位在一个旁观者，可是正如我这章所写的那样，很多事情会改变人的想法，改变他做事的方法。如果是单于才到广州而就在中央党部谋得一个职务，我相信就算是支使单干杂活的那位秘书单于绝对会很尊敬，因为人家是英国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可能这样单于反而会泯然众人矣，因为他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东西原来不值一提。

可是为什么在这章里单于觉得心里不舒服呢？因为他在来到这个时空一直到军校都生活在一群大人物的赞扬甚至是崇拜中，这让他的虚荣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而当他来到党部，别人都把他看成普通人时，他反而会受不了。

正如现实生活中的大明星嘴上都说自己是普通人，想过普通的生活，可是要是大家真的把他当作普通人，谁都不关心他，也不报道他，估计要不了一个星期这位明星就要自己制造新闻了。

所以单于才会在读书笔记里故意去显摆自己，目的就是要重新获得别人的赞许和重视。事实上他已经不可能做一个普通人了。

所以请大家不要觉得单于怎么样，他注定是风云人物，注定要改变一些历史的。

（貌似我在起点发不了言，所以，请大家原谅我在文章里废话了。不过今天这章还是够分量了吧？呵呵）

第三卷 水溢瓶口各自流 第六回 几方相思量 黄埔成朝阳

在单于离开军校的日子，军校并没有因单于的离去而变的平静，相反随着两种主义在军校的交汇，学生之间的争执也初见端倪，而军校的负责人公正来说并没有参与其中，因为这个时

候他们正忙着为第一期学员的安排以及即将组建完毕的黄埔教导团的各级军官人选而头痛着。

这个时期学员们关于主义的争执事实上是非常朴素的，当然应该承认的是任何争执都伴随着人与人之间的嫉妒、羡慕、猜疑。

几个铁杆的国民党员贺衷寒、邓文仪、胡宗南、杜聿明、关麟征等人就乘军校休息日聚在了离军校不远的小吃店里。

“现在单于一走，你看蒋先云他们几个嚣张的样子！哼，明明是我们国民党的附庸，现在都骑到我们头上来了！”邓文仪率先发难。

“蒋巫山还好点，至少还有点真本事，但是李之龙这样的轻佻浮躁之徒实在是我们军校的耻辱！其实谁不知道剧社之前受欢迎的原因是单文革在给他们写剧本，现在单文革一走李之龙就只用他们 GCD 员的剧本，简直把剧社看成了他 GCD 的私产！由此可见 GCD 已经在逐步蚕食军校各个部门了，我实在是担心啊。”胡宗南一脸的正气凛然。

胡宗南之所以对李之龙不满是有原因的，事实上在血花剧社成立之初胡宗南是相当积极的参与份子，而且自恃自己相貌堂堂，去就要求演主角，可是胡宗南的个子实在是不适合演主角，只能让他跑跑龙套，可是几次龙套经历后胡宗南就不干了，觉得太丢人了。开始还认为是李之龙对他有偏见，可在和单于谈了一次后胡宗南就也就不说什么了。单于明白白的告诉胡宗南他的身高实在不适合演主角。

胡宗南对单于还是服气的，就算心里不服，但是单于毕竟深受党代表、校长的赏识，不是他胡宗南惹得起的。再说单于说的既委婉又诚恳，事实上单于也没有骗他，舞台剧的确对演员的身高有要求，如果太矮了坐在后排的观众根本看不见演员。

所以胡宗南就把注意力转到了编剧上面了，可是当时剧社的剧本都是单于在写，单于凭借着他领先这个时代近百年的知识，写出的剧本确实是又好玩又符合当时革命青年的胃口。胡宗南也并不是盲目自大的无知之徒，知道自己写的剧本没有单于的好，所以也安心在单于身边打下手，单于也本着广结善缘的原则，也很是指点了胡宗南一番。

单于一走，胡宗南就认为自己在剧社里理所当然的是第一编剧，所以很得意的给了李之龙一本剧本，可是李之龙看了他的剧本后完全不知道胡宗南这个剧本想表现的是什么，甚至台词都莫名奇妙，李之龙不得已找到胡宗南委婉的告诉胡宗南希望他改改台词，胡宗南一副名家派头，当即表示自己的剧本不用修改，并且告诉李之龙，让李之龙照着演就好了。

当然既然胡宗南不肯改剧本，剧社只能把胡宗南的剧本枪毙了，胡宗南却认为是李之龙有意排挤他，进而认为是有意排斥国民党。从此退出了剧社。所以今天胡宗南首先把矛头对准了李之龙。

“寿山兄说的对，说起来还是单于这小子姑息养奸。我听说本来校长是让单于负责成立剧社的，不知道他什么毛病犯了，居然向校长推荐了李之龙这个花花公子。不然的话剧社怎么会被 GCD 掌握了？！”邓文仪大概是因为和单于第一次见面时被单于抢白了一番，因此对单于一直心中不满，所以话里话外有意把矛头对准单于。

“雪冰，你这话过了啊，文革还是不错的，是我党优秀青年；他不过是一心贯彻总理的联俄联共的政策，处处与人为善而已；我想文革自己也没有想到 GCD 和李之龙在他走后这么快就排挤我们国民党。”胡宗南对单于的印象还是很好的，再说单于现在前途一片光明，胡宗南可不

想得罪单于。

除了邓文仪之外，其余的人也纷纷对胡宗南的话表示赞同。

“就是，单于对朋友还是够意思的，雪冰你不要胡说啊。”关麟征表达的更直接。

“我那里胡说了？没看见单于和蒋先云、李之龙这些 GCD 打的火热吗？！我看单于搞不好也受到 GCD 的影响！”邓文仪看见大家纷纷责备他，一时脸上挂不住，吼了出来。

听见邓文仪这样说，大家纷纷都露出鄙视的表情，认为邓文仪是在嫉妒单于。关麟征正想站起来痛斥邓文仪时，被杜聿明一手拉住，并向他努了努嘴，关麟征顺着一看，原来贺衷寒已经先站起来说话了。

“雪冰，你大错特错了！”贺衷寒没想到邓文仪这么白痴，说实话他虽然不愿意承认，但是不得不说单于已经等于是军校国民党学员的一面旗帜了。而今天这次聚会目的是为了商量如何和蒋先云争夺青军会主导权，而邓文仪却愚蠢的朝单于开火，这不是本末倒置吗？因此贺衷寒决定要好好痛斥邓文仪一番。

“文革那天在宿舍的讲话就已经表明他不可能信仰共产主义！再说他就算和蒋先云那些 GCD 交好又怎么样？我相信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单文革是知道怎么抉择的！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GCD 那是刻意和文革交好，实际上包藏祸心。文革尽管才华横溢，但是毕竟长在国外又年轻，这才上了 GCD 的当！以为 GCD 是真心和他交朋友的。这也能怪文革吗？只要我们能 GCD 的真面目暴露出来，以文革的智慧会不明白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吗？”

贺衷寒看见邓文仪羞红了脸，低着头坐在板凳上一言不发，又转过脸来对胡宗南等人说道“我们今天之所以聚会在这里，我们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国家民族！大家知道我曾经一度加入过 GCD，而正是那段经历让我明白了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挽救中国！只有国民党才是中国的希望！因此我们一定要坚决的和 GCD 展开斗争，哪怕是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

这一番话说的是正义凛然，大气磅礴，使得胡宗南等人心里泛起几分悲壮，几分神圣；仿佛自己真的在做一件挽救国民民族的大事。

实际上到底为了什么，只有他们自己才清楚。

有意思的是在军校政治部里，周主任和蒋先云也谈到了那次单于在宿舍里的讲话。

“巫山，我看这件事就算了，单于是不可能加入我们的，别费心思了。”周主任温言劝慰着一脸遗憾的蒋先云。

“主任，你不觉得太可惜了吗？单于的才华实在是在众人之上，而且他对共产主义并没有偏见，对我们也很友好。这样的人加入我们，对我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蒋先云看来并没有把周主任的话听进去，还在发表着自己的见解。

“巫山，那次单于在宿舍的讲话难道你没有听懂吗？很明显看的出他对共产主义有很深的了解，甚至超过了我们现在一般的党员，可是他对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前景是不看好的，甚至我认为实际上他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这样的人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却不可能成为我们自己的同志。”周主任看见蒋先云似乎还是不明白，只好再向他解释一番。

“主任，既然你认为文革了解共产主义又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为什么就不能成为我们的同志呢？连很多原本对共产主义有偏见的同学我们都可以让他们成为同志，为什么文革就不可以呢？”蒋先云似乎依然不能理解周主任的话，不过也许他理解了，但是还是不死心。

看到蒋先云还不死心，周主任不由的叹了口气，对蒋先云说道“巫山，你是真的不明白还是不愿意相信呢？正因为单于对共产主义很有深刻的了解，所以这种人一旦形成了自己的观念是绝对不会轻易改变的。因为了解，所以反对，这就是他们的信念。这和一般对共产主义有偏见的人不同，那些有偏见的人只要我们能让他们明白，他们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是错误的，他们很自然就会对共产主义产生好感，而像单于这样连马克思生平都非常了解的人你以为他对共产主义只是偏见吗？”

周主任看了蒋先云一眼，继续说道“你是否记得他曾经说过‘待在安全的地方的人有什么资格来赞扬巴黎公社，可见无产阶级的导师和领头人首先保证的是自己的安全’，你还和他辩论过，当时你赢了吗？”

蒋先云事实上也知道单于是不能加入 GCD 的，不过之前他不太愿意相信这个事实而已。而在周主任再次证实了这件事后，蒋先云也不得不接受单于是不能加入 GCD 这一事实。想到这里，蒋先云无奈的垂下头。

看见蒋先云失落的样子，周主任知道蒋先云还是为单于这样的人材不能加入 GCD 而难过，周主任不忍心看见蒋先云这么消沉，于是安慰蒋先云道“巫山，不要这个样子，虽然单于不太可能加入 GCD，但是我没有说他不能和 GCD 成为朋友啊。事实上我也不觉得单于信仰三民主义，我觉得他这个年轻人似乎对什么都抱怀疑态度，他不相信共产主义，但是也未必相信三民主义。我相信，打倒军阀，国家实行民主后，只要 GCD 人能显示出比国民党更好的治理国家的方法，单于是会支持我们的。如果这样，他加不加入 GCD 又有什么区别呢？”

听到周主任这样说，蒋先云不由的眼前一亮，对啊，只要以后两党轮流执政时我们比国民党表现的更优秀，还愁单于不和我们合作吗？这和他加入 GCD 又有什么区别？！

想到这里，蒋先云坚定的对周主任说道“主任您放心吧，我知道怎么做了。”

看见蒋先云振作了起来，周主任也放心的笑了笑，对蒋先云说道“巫山，你明白就好，你先回去吧。我还要去校长办公室把你抢过来呢。”

说完笑着走出了政治部，向校长办公室走去。

而他刚到校长办公室就听见里面吵成了一团。

原来在平定商团叛乱后军校不但组建了教导团，而且各个部门都急剧扩充，都需要大量优秀的人才，这不，何应钦的教导团和入伍生部、政治部的干部吵成了一团。

“教导团是目前军校最重要的军事单位，最优秀的人材必须留给教导团。”周主任一听就知道这是何应钦的声音。

“我们也是军事单位？难道我们不重要吗？”这是入伍生部的负责人的声音。

听到里面吵成一团，周主任反而不着急进去了，就在门外站住了，估计是想看看里面的好戏。

“蒋先云同学文武全才，的确值得一争。不过当前最重要的是教导团，我看就把他让给教导团吧！”蒋介石看见大家吵的实在太厉害了，不得不亲自拍板。

“那么，我们也是军事工作，陈赓总该让给我们了吧？”入伍生部负责人看见原本最希望得到的蒋先云已经被教导团抢走了，只好赶紧抢下自己看好的陈赓。

听到蒋先云和陈赓都被抢走了，周主任在门外可站不住了，要知道原本他是打算把这两人都要到政治部的。

周主任忙推开门，大声说道“那么黄鳌你们不可以再抢了。”

大家都很少看见周主任这样急切的样子，一时间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蒋介石笑着说道“好的，好的，黄鳌同学就留给你们政治部好了。”

优秀学生就这样被瓜分得干干净净，师长们高高兴兴。

这次瓜分事件过后不久，蒋介石发布校长令，宣布黄埔教导团成立和军官任命。主要军官任命如下：

团长何应钦，党代表王登云

一营营长沈应时，党代表胡公冕

二营营长陈继承（不久刘峙接任），党代表茅延楨

三营营长王俊，党代表蔡光举

由于这个时候还不知道到底能募到多少兵员，蒋介石只好采取有多少兵，就编多少部队的办法。

12月初，第二批招募的新兵到达广州。于是蒋介石决定再编一个教导团，称为“黄埔教导二团”。原先那个自然便是“一团”了。教导二团的主要军官是：

团长王柏龄，党代表张静思

一营营长顾祝同，党代表胡公冕

二营营长林鼎棋，党代表季方

三营营长金佛庄，党代表郑洞国

这样，由学生队到教导团，由一个团到两个团，团变成师，师变成军，黄埔军象滚雪球一样的涨大了，嗷嗷待哺的黄埔婴儿在滚动中变成了顶天立地的巨人。

而在11月12日，单于正式起程随孙中山先生北上，而孙中山先生却不知道他这一走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广州了。

本回完。

第三卷 水溢瓶口各自流 第七回 为国慷慨行 生死何足虑

北京政变后，孙中山感到曹吴倒台，废帝被逐，确实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他本着和平统一全国的初衷，认为，根本之图，尤在速谋统一，以从事建设，庶几分崩离析之局，得以收拾，长治久安之策得以实施。因此，他权衡轻重，决定即日北上，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他任命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以谭延闿为北伐联军总司令，主持北伐。

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以及随行人员汪精卫、单于、李烈钧、陈友仁、邵元冲等30多人，乘永丰舰离粤北上。抵香港后，改乘日本邮船春阳丸号赴上海。

——《民国春秋》

“余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耶？况余已59岁，虽死亦可安心矣！”“余盖有所感而言也。余所提倡之主义，冀能早日实行，今观黄埔军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余之革命事业，实现‘三民主义’。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二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余未竟之志，则余可以死矣！”

单于依在春阳丸的栏杆上，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脑海里一直回响起孙中山在离开广州时的这番讲话。

对于此次北上，单于早已经通过自己所学的历史知道了最终的结果，他并不认为张作霖的态度会因为自己来到这个时空而有什么改变。

实际上单于已经三番五次提醒了孙中山，此次北上实无必要。北京现在政权已落在奉系张作霖之手，冯玉祥实在不足依靠。可是孙中山却依然坚持北上。

单于又不自觉的想起那天自己委婉的向孙中山进言的时候孙中山所说的那番话。

“文革啊，我知道你说的很有道理，实际上你的党代表和你的校长已经提醒过我很多次了；你们真以为我会相信张作霖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我难道不知道冯焕章为什么把我请到北京去吗？这些我都知道。但是哪怕和平统一国家还有一线希望我就绝对不会放弃！”

说到这里，孙中山又慈祥的看着单于，微笑着接着说道“文革，你要知道自从辛亥革命以来，我们中国人的血已经流的够多了，我也看到太多的无辜平民的鲜血。假如谁告诉我，我孙文的命能够换取中国和平统一，让国家从此走上民主、独立的道路，我绝不吝啬自己的生命。我何尝不知道此次北上希望渺茫，可是只要有万分之一的机会能让中国人少留点血，少一些孤儿寡妇，我就绝不放弃这万分之一的希望。我知道自己的肝病一日重过一日，自知时日不多，大限将至，既然注定难逃那一日，何不干脆用自己这副残躯为国家再做点贡献呢？”

想到这里，虽然已经事隔多日，单于依然鼻子发酸，双眼不受控制的微微泛红。

“这大概就是伟人吧？中国或许就是太缺少像孙先生这样的傻子了，而太多聪明人了。”孙中山的伟人风采不禁让单于深深的叹服。

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来到这个时代以后，孙中山是第一位让他如此心折的男人，不管是蒋

介石或者是廖仲恺，甚至是日后共和国的总理在单于看来雄则雄矣，未必伟也。只有孙中山让他深切的感受到什么是伟人。

伟人大概就是让我这样的人愿意改变的人吧，单于暗自给伟人下着定义。

虽然单于关于伟人的定义别人未必赞同，但是至少适用于单于，这些天在船上单于已经觉得自己以往的信念开始动摇，有一股前所未有的冲动已经在自己心中萌芽。

“文革，你想什么了？是不是想军校的同学了？”

正在单于思绪万千的时候，耳边传来了一个很有磁性的男子的声音。

不用回头单于就知道肯定是汪精卫无疑，对于汪精卫单于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曾经被千万人所崇拜的刺杀清朝摄政王英雄，也曾被千万人所唾弃的投靠倭寇的汉奸。

但是有一点单于不得不承认，汪精卫的确是一个很有魅力的男人，和他在一起单于确实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而且在和汪精卫的交谈中单于也能感受到汪精卫内心里那种忧国忧民的情绪。

正因为这种矛盾的感觉让单于感到很困惑，所以单于才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位国民政府的第二号人物，孙中山先生的第一继承人。

不过想归想，现在的单于可没有资格冷淡的对待汪精卫，只见单于转过身，热情的和汪精卫打着招呼：“汪先生说笑了，我在担心总理的身体呢。昨夜总理又是一夜没睡呢。”

“我也是正为此着急了，孙先生要是有什么事情，我们真是万死莫赎啊！”说道这里，汪精卫深锁眉头，看上去一脸的担忧。

如果他不是真心的，我只能说我遇见了这个时代最优秀的演员。单于在汪精卫脸上实在看不出汪到底是真心还是在他面前演戏，不由在内心感叹道。

“难道总理连您的劝说也不听吗？”虽然知道自己在说废话，可是单于实在想不出和汪精卫还有什么话题可聊。

“要是先生肯听我的话就好了，唉。”汪精卫的表情依然堪称完美，单于这个心理学硕士不得不承认自己分辨不出汪精卫是否是在自己面前演戏。

“不过话说回来，本来此次北上就危机重重，先生和我都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倒是你要多加留心，像你这样的年轻俊杰如果在北京有什么意外实在是令人遗憾啊。”汪精卫的话语里既有一种革命者的豪迈，又带着对革命后辈的关心。

如果不是单于知道其日后的表现，估计单于现在已经被汪精卫感动的一塌糊涂了。

当然就算单于对面前这个男人知根知底，也觉得汪精卫这话让自己身上一热：“汪先生真的谬赞了，像我这样的人不要说中国，就是我们军校也是车载斗量，我怎么能当的起汪先生的夸奖。”单于谦虚的回应着汪精卫的夸奖。

“呵呵，文革好见外，都是革命同志嘛，何必一口一个汪先生呢？听着让人生分。叫我兆

铭好了，实在觉得不好意思就叫兆铭先生吧，不要再一口一个汪先生了。”汪精卫微笑的对单于说道。

“既然如此，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兆铭先生，不怕你笑话，我是偷跑出来的，还有公事没做完呢，我想先回去把事情做完。不然我怕总理骂我。”单于实在没有力气再和汪精卫周旋下去了。

“原来这样，还真是年轻人啊，好的好的，先生那里我会保密的，赶快回去吧。”听到单于是偷跑出来的，汪精卫并没有生气，反而觉得这个单于比刚开始礼貌而疏远的单于顺眼多了，挥了挥手，让单于赶紧回去。

单于边走边长出了一口气，边走边想“原来真有人是男女通杀的，再接触下去说不定我会对精卫老弟产生好感啊。”单于觉得叫了几声汪精卫先生有点吃亏，所以在心里称呼汪精卫为精卫老弟。

可是汪精卫接下来一句话让单于觉得苦难的日子才开始“文革，你的读书笔记我看了，我对你提出的地缘政治很感兴趣，不如等你完成工作后我们好好聊聊。”

接下来的日子，单于就开始了他痛苦的旅程，每天除了完成他规定的工作以外，还不得不经常和汪精卫聊天。

但是单于不得不承认，汪精卫对地缘政理解得很透彻，实际上在两人聊过地缘政治的第三天单于就只能和汪精卫平等的讨论了。而汪精卫学识风度也让单于很欣赏。

他实在搞不懂为什么像这样的人居然会在抗日时期投靠日本人，搞的自己身败名裂。

“大概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没有蒋介石那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吧。”单于有时也觉得只有这样解释才解释的通，为什么汪精卫会在抗日最艰难的时期去投靠日本人。

正在单于觉得度日如年的时候，孙中山一行终于抵达上海了，单于对于这个被称为“东方的巴黎”的城市可是闻名已久，而看到外滩林立的西方建筑，来来往往的世界各国人士时，单于觉得这一刻东西方完美的在上海交汇在一起，也只有这个时候的上海才有资格被称呼为“东方的巴黎”。尽管单于对外国租界的存在没有一丁点好感，但是他依然认为没有租界，就没有这个散发独特魅力的上海。

尽管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有着巨大的威望，并且受到上海各界群众1万多人的热烈欢迎。但是西方列强依然用他们的方式欢迎孙中山先生的到来：当上海群众涌上街头欢迎孙中山时，法租界当局竟出动巡捕驱散群众，捕去指挥者数人。

对于如此明显的挑衅，孙中山愤怒的发表声明：“上海为中国之领土，吾人分明居主人之地位。住在上海的那些外国人，都是客人，主人在自己的领土之内，无论干什么，客人完全不能干涉。中国人民早已不能忍耐外国侨民在中国领土上飞扬跋扈，要不惜一切努力收回租界。”

而单于来到这个世界后也第一次感受到了西方对中国的歧视！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真切的感受到让外国人在中国的领土上执法是多么让人不能接受的事情！

由于津浦路受战争影响不通车，上海至天津的客轮头等舱客票已售完，孙中山一行只好取道日本乘日轮赴天津。

在离开上海时，单于颇有点阿 Q 的想着法国人在二战时被德国打的屁滚尿流的惨状，心里很是得意。

当孙中山问起单于对租界粗暴对待中国人有什么想法时，单于不假思索的说道：“中国人绝对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外国人驱赶、逮捕！要驱赶、逮捕也要我们中国人自己来！”

惹得孙中山、汪精卫一脸愕然，孙中山也为此一连教育了单于好几天。说是断不许单于有这种军阀思想存在。不过事后，孙中山、汪精卫也只是把单于这话当作笑话给别人讲。

而单于却为自己一时口快在船上颠簸的环境下写了几万字的正笔小楷的检查。不过话说回来，单于在这个时代生活了大半年，繁体字写起来已经有模有样了。

在途经日本的长崎、神户、门司等地时，孙中山受到日本各界人士、旅日华侨和中国留学生的欢迎，孙中山多次发表演说和谈话，宣传对时局的主张。

单于在日本观察了一下，日本人虽然对中国人态度不见得有多么友好，但是至少没有后来经济危机发生后那么恶劣。不过单于依然在长崎听到了几声“支那人”，这让单于心里极度不舒服。在神户孙中山和日本友人聚会时，单于特意用日语唱了一遍“精忠报国”，不过说实话用日语还真不好唱啊。虽然当时搞的气氛有点尴尬，不过孙中山后来却表扬了单于一番。

不过单于没有想到的是这首精忠报国居然在日本流行开来了，不过日本人却卑鄙的把“中国”改成了“日本”。而日本人居然从此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作曲家，也方便了日后单于的一系列行动。

而在到天津的船上单于因为给孙中山等人讲了关于天皇抱猪的笑话，又被孙中山先生罚写了检查，理由居然是“不检点”。这让单于很郁闷，觉得自己连艺妓都没有试过，算什么不检点。为了报复日本人害自己写检查，单于找了个机会把这个笑话讲给了同船的几个西方人听，结果果然不负单于所望，经典是经典，不到一年，连日本都在流传这个笑话了。

经过一番长途跋涉孙中山一行终于抵达了天津，对于单于来说，这次旅行改变了他内心的一些想法，萌芽了一些以往不曾有过的东西。

本回完

第三卷 水溢瓶口各自流 第八回 一见张作霖 难猜泉雄心

当孙中山一行到达天津后的，孙中山先生肝病愈加沉重，连当天为欢迎孙中山到来的茶话会也是由汪精卫代表其参加的。而张作霖第二天在孙中山先生面前的讲话更是让人哭笑不得。

当时孙中山先生正卧病在床，虽然单于按照孙中山的意思婉言谢绝了张作霖的探望，可是张作霖真不愧是马贼出身，毫无顾及，一边推开单于，一边大大咧咧的回答说“我今天是向孙中山进言的，先生不舒服，躺着就可以了，不用他开口说话。”

说完昂然走进孙中山先生的房间，转过头还瞪了准备随他进房的单于一眼，口里说道“我和先生谈的是中国的前途，你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进来？！”

单于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张作霖，这才发现张作霖和自己印象里“相貌魁梧，身材

高大，说话粗俗”的东北胡子完全不是一回事，看上去张作霖身高不到一米七，圆头浓发，光滑的双颊，细目小口，高鼻梁，说起话来脸上有两个月牙形的酒窝。尽管在训斥人，声音也是细声细气的。

单于内心虽然对张的长相比较有好感，可是行动上可没有和张作霖客气，赶在张跨入孙中山房间的一瞬间抢在了张作霖前面，伸手将张作霖一拦，淡淡的说道“张将军，这可不是你沈阳的大帅府；您能不能见先生还要先生自己同意才行。”

张作霖没想到自己眼前这个小年青居然有胆子把自己拦下来，他也不说话，也没有再次推开单于，而是一反常态的死死盯着自己面前这个冒犯虎威的年轻人。

张作霖平时在沈阳如果这么盯着一个人不要说是一般的什么师长、旅长，就是和他当年一起打天下的老些老兄弟们脸上也要变变颜色，可是他身前这个年轻人毫不在意的瞪着他，脸上神色丝毫不变，张作霖不禁有点佩服这个年轻人的胆量，

他那里知道单于此刻已经极力控制自己的双腿不要颤抖了，如果他知道自己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心里在默念“看是不看，不看是看，”而眼睛实际上是注视着自己的鼻梁的话，恐怕立刻就要飞起一脚，把自己面前这个年轻人一脚踢飞了。

正在单于快撑不住的时候，房间里孙中山及时说话了“是雨亭兄吗？进来吧。”

单于听见孙中山先生的声音简直如同听到了九天仙乐，心里长出了一口气，气一泄，脸上自然是要变变色的。张作霖看到单于脸上如此明显的表情变化，这才明白刚才这小子是硬撑而已。自己也觉得好笑：自己居然被个小孩子给唬了。

想到这里，张作霖又好气又好笑的说道“还不让开吗？没听见孙先生叫我吗？你也别硬撑了，脸上都变彩儿了。”

单于没想到自己在张作霖面前还是露怯了，心里很是不甘心，颇有点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的感觉，一面向张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一面努力保持淡淡的语气说道“将军的威风岂是我这样的后辈小子当的起的？不过我既然是先生的卫士，就算再怕也只能站出来。”

听了单于这么冠冕堂皇的辩解，张作霖一面推开房门，一边拍了拍单于的肩膀，说道“小子行啊，有个当兵的样子。”

当张作霖准备拍单于肩膀时，单于第一个反应就是运气于肩，来承受传说中大人物的重击，可是谁知道张作霖只是轻轻的拍了一下自己的肩膀，这让满怀期待的单于差点没吐血。

看见张作霖进了房间，单于连忙把房门拉了过来，自己顺便朝门外走了几步，边走还边在庆幸“幸亏我没有什么内功啊，不然这下还不让张胡子给搞出内伤来啊。看来什么重重的拍肩膀，大声的说‘小鬼不错嘛’这些桥段只出现共和国里，这些军阀那会这么高尚的动作。”

张作霖和孙中山先生并没有谈多久，大概半个小时张作霖就告辞出来了。边走还边对孙中山先生说“先生您好好考虑考虑，老张我可是随时等候先生的消息啊。”

张作霖走后没一会，孙中山先生就把单于叫到了房间里去。

孙中山先生脸色蜡黄，两眼深深的凹了进去，颧骨高高耸起，只有那一对眼睛依然炯炯有

神。

虽然不是第一次见孙中山这副模样，可是单于双眼依然忍不住红了起来，在这个时代，孙中山是唯一让有单于父亲这种感觉的伟人。

看到单于单于红了双眼，孙中山不悦的说道“文革，革命同志怎么能有这样的小儿女状，我叫你进来可不是看你哭的。”

尽管孙中山依然想保持自己的威严，可是他已经被病痛折磨的装不出样子来，单于很明显能从孙中山的声音里听出深深的疲惫，这使得单于的双眼更红了。

本来孙中山就不是一个很爱严格对待青年的人，也知道单于是发自内心的难过，于是也不在训斥单于，故意用轻松的口吻对是单于说道“文革，你猜猜刚才那个胡子头儿和我说了些什么。”

听见孙中山如此称呼张作霖，单于知道孙中山是为了让自己舒缓一下情绪。单于只好努力克制自己心中的悲痛，长吸了口气说道“我想张作霖来看先生可不是为了服从先生的领导，我猜测他是不是希望先生您放弃联俄政策？毕竟苏联和他有上千里的边防线，张作霖又一贯和英国人、日本人走的很近，我想他以及他背后的列强可不希望中国和苏联走的太近了。”

单于当然知道张作霖实际上是希望孙中山全面放弃联俄联的三大政策，不过他也明白做什么事也要留有余地，他不想自己如鲁迅先生所说“多智而近妖”了。

“恩，你猜的不错，张雨亭不但要我放弃联俄的政策，甚至要求我全面放弃三大政策；说什么外国公使反对，还说他可以代表我去和外国人疏通感情，居然说什么一切包在他身上，一定成功。”孙中山微笑的说道，听的出来，孙中山对张作霖这番话是又好气，又好笑。

“既然他要求我们党全面放弃三大政策，那么他开出什么条件没有？可以告诉我吗？”由于单于事实上对历史上发生的这件上了解的并不多，实在不敢乱说什么。

“他说了，如果我同意，他代表奉系全力支持我担任总统职务，而且他本人只出任东北军政长官一职。并且北京卫戍部队由我们国民党派出，司令也由我们国民党派出，奉系一兵一卒也不派遣到北京。”孙中山很欣赏单于这种“谨慎”。

“先生，恕我直言，张作霖的条件实际上是一张空头支票，您想想，就算我们国民党能自行派部队到北京卫戍，我们又能派多少部队过来？一旦我们和苏联绝交，我们的武器补给谁来负责？”单于说到这里偷偷的看了孙中山一眼，而孙中山则点头示意单于继续说下去。

“况且现在北方形式混乱，河南、陕西的局势似乎很不妙，陕西督军刘镇华出兵攻豫，在冯玉祥的国民军胡景翼部与吴军张福来部在彰德对峙时，刘镇华的部下憨玉崧已抢先占领了洛阳、郑州、开封。而刘是河南人，不过客居陕西，名义上是陕西督军，实际上他所能控制的不过西安以及周边数县而已。他刚出兵占领了洛阳、开封就迫不及待的通电表示愿调河南，陕西督理一缺让与胡笠僧，还说什么则陕人治陕豫人治豫，顺理成章。可惜他派出的憨玉崧占据豫西 20 余县，大量收编土匪扩充军队后就梦想“自霸中原”了。……”

“文革，你说这些和张作霖的条件有什么关系？”孙中山虽然觉得单于来到北方不过短短一天就能对北方的局势这么熟悉很了不起，可是他实在不明白这和张作霖的提议有什么关系。

“先生，实际上你不觉得刘镇华这个时候敢出兵河南与现在风头正盛的国民军抢地盘很奇怪吗？如果没有人支持，我想刘镇华不敢这么明目张胆和国民军别苗头吧？而这个人很有可能是段其瑞或者是张作霖，他们也正是想通过刘来牵制冯玉祥。当然段可能还有些其他想法。”单于不得不向孙中山详细解释。

“可是段其瑞不是已经任命胡景翼为河南督办了吗？”孙中山当然也不是对时事一无所知，开口询问道。

“先生，的确段其瑞是任命胡景翼为河南督办了，但是您不觉得这更像是段和张分化国民军的计策吗？再说憨玉馄不是还留在河南了吗？我想说的是现在的北京是段、张、冯上演三国演义。冯玉祥看似兵强马壮，可是其内部却并不稳定，相反张雄踞东北，而段则在中国有多年积累下来的人脉。您想想张可能真心拥戴您做什么总统吗？再说了一旦我们和苏联断交，我们的部队远在广东，能平安到达北京吗？就算平暗到达北京，补给由谁负责？到时候张来个不认帐我们能拿他怎么办？况且张只说让您做总统，可是现在是内阁负责制，您觉得段其瑞可能听您的话吗？张实际上是想利用我们来打击冯玉祥，冯玉祥不就是被段、张两人挤兑的没有办法这才邀请我们到北京的吗？”单于不慌不忙的向孙中山解释道。

实际上单于并不清楚，他根本就没有猜到张作霖的真实用意，张作霖实际上是希望利用孙中山打击段其瑞以及冯玉祥，目的是逼迫段其瑞早日签署维护列强在中国利益的《善后会议条例》，要知道这个条约签署了，英、日两国可是答应重谢他张作霖的；冯玉祥不是一直以孙中山为借口和他张作霖分庭抗礼吗？张作霖拜会孙中山的目的就是造出舆论，表示孙中山是和他关系好的很，最好让冯玉祥以为他与孙中山达成了什么秘密协议。

“那文革，如果你是国民党总理，你会怎么做？”事实上孙中山早就知道张作霖的目的是利用他来逼段其瑞，但是孙中山毕竟不是神仙，他也不清楚张作霖到底想逼段其瑞干什么；所以他让单于来说说看自己的想法，一方面是为了锻炼单于，一方面也是看看能不能从单于的分析里得出张作霖真实想法。

啊！？不会吧难道先生不知道我的态度吗？我在笔记上已经写的很明白了？先生你又想干什么啊？单于听孙中山这样说，实在觉得莫名其妙。

本回完。

=====

作者的废话：

本来第七回和第八回是一章的，但是我觉得一章 8000 字，那不是自己给自己上套吗？于是就分开了，可是又不忍心欺骗兄弟姐妹，所以俺便人品的坦白了。（实际上是害怕有高手看出了，到时候更尴尬。）

第三卷 水溢瓶口各自流 第九回 先生初训斥 军阀不简单

单于当然不知道孙先生这样做是因为先生想好好培养培养他，毕竟先生自知自己恐怕没有多少时间来培养单于了。而且从另一个角度说，像单于这样的自己能教他的也只有经验而已了，毕竟孙中山知道自己被这些军阀骗了多少次。

所以尽管孙中山认为单于没有说的点子上，但是依然很宽容，毕竟单于对时局的把握让他

吃惊。要知道他在 24 岁的时候肯定没有单于这样能把时局看的那么透。因此，为了进一步锻炼这个年轻人，孙中山让单于继续说下去。

而单于听见孙中山这话，吓了一跳，下意识的回过头去看了看孙中山，看见孙中山用鼓励的眼神看着他，单于咽了咽口水，因为他下面说的话如果孙中山采纳，那将是真正的改变历史。

“先生，我可真说啊。”单于依然还是想再确认一下，既确认孙中山的态度，也是确认自己的态度。

“我就是要你说啊。”孙中山看见单于还是有点顾虑，于是很干脆的答复他。

单于再次咽了咽口水，仿佛下定什么决心似的说道“先生，如果我站在您的立场，我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广东，北方的局势实在太混乱了，而且除了东三省以外，唯一富庶点的就是山东了，可是山东又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而且军阀势力很强大，山西、绥远有焉西山，河南现在又和陕西打成一锅粥，其余地区又多半贫瘠。如果急于北上，实在是得不偿失。不如我们把北伐的底线定在南京，然后全力向西，我想凭借我们黄埔军校所组成的革命新军那肯定是战无不胜的，而且我们甚至不需要全力剿灭他们，只要把他们驱赶到长江以北就好了，这样不正好可以让军阀们自相残杀。如果我们真正统一南方，在埋头苦心经营，不出 10 年，北方就绝对任何军阀有实力和我们抗衡。到那个时候再北伐也不晚，而且……”

“够了，不要再说下去了！”还没有等单于说完，孙中山怒气冲冲的打断了单于的讲话。

“文革，你怎么能这样想呢？我知道你的意思，你其实就是说北方不富庶，我们占领了也是一个包袱，而且现在北方军阀势力还很强大！这些你在你的笔记里都说过了！我也给你批示了，你没有看见吗？按照你的方法，先不说我们可不可能顺利的消灭南方的军阀，就算顺利，那北方的老百姓怎么办？！难道他们不是我们的同胞吗？”孙中山并不是认为单于这个想法不现实，而是觉得单于的想法太功利了。

这让推崇天下为公的孙中山非常生气。

单于早就料到孙中山会有这样的反应，而且孙中山在单于的读书笔记了也明确批示了不赞同单于的想法。

而事实上单于的想法并不是像孙中山所说的那样只为国民党打算，实在上单于是出于抗战才这样打算的，如果抗战时中国能早点经营西南这个大后方，也许中国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也许外蒙古就不会分裂；当然单于也知道，如果国民党按照他的这个方案进行，那么解放战争可能就不只三年了。

事实上单于也很矛盾，如果真的按照这个西进方略，那么中国很有可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也许这样一来会少死很多人，也会“节约”一大片领土，但是以意味着解放战争会更惨烈，更多的中国人死于内战。

可是两害相衡，取其轻，毕竟日本人和外蒙古可能更重要一些。就因为这样单于这才继续向孙中山进言。至于统一中国的问题，反正只要张作霖不在 30 年代全面的投靠日本人，那么张作霖的死就是必然的，但那个时候已经一统南方的国民政府和少帅联手，中国统一不就是必然的吗？当然这个单于是没有办法向孙中山透露的。

因此单于并没有在意孙中山对他的态度，而是自顾自的继续说下去“先生，并不是我不认

为北方的老百姓不是我的同胞；但是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日本人之所以对您那么友好，是因为日本人希望您能继续‘分裂’中国，而中国统一绝对是日本所不能接受的。要知道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也是日本的几倍，只要给我们 20 年，不，10 年真正和平建设时期，那么日本亚洲第一的位置必将被我国所取代，我想日本的政治家们应该明白道理。”

“况且，西方列强能容忍一个岛国成为强国，而绝不愿意看到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成为强国。就算日本的军事实力再强，可是日本的国土面积就只有那么一点，能经得起战争的消耗？毕竟强国之间的战争拼的是资源，是消耗。这个日本人是拼不起的。但是中国就不一样了，我国地大物博，资源不逊色于世界任何强国。您想想列强们会愿意看到中国强大吗？而在他们看来中国强大的标志就是统一。因此我认为先不要急于统一，而是巩固我们的实力。我相信要不了几年我们所拥有的实力就能让列强，特别是日本明白他们已经没有实力干涉中国的统一的。”单于一口气把自己想说的话全部说了出来。

“文革，你说的是有道理，可是却不切实际。首先，我们统一南方是那么好统一的吗？像张作霖这样的军阀会在旁边乖乖的看着我们统一南方吗？列强们会乖乖的看着我们统一南方吗？实际上你太高估日本的实力了，我相信只要中国统一，凭借我们全国那么多军队，日本人是不会进攻我们的。再说实际上现在日本对国民政府还是友好的，你难道这次没有看见日本政府是怎样接待我们的吗？你所说的全部是你那位白俄老师所教给你的地缘政治学的观点，实际上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是很偏颇的。你先下去，好好想想我的话，你还是太年轻了。”孙中山并没有像单于想象的那样大发脾气，而是很温和的让单于好好冷静冷静。

“唉，看来历史真是不能改变的。”单于垂头丧气的走了出去，他知道自己这个方案实际上执行起来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要说服孙中山理由也太勉强了。单于毕竟不可能告诉孙中山日本之所以对中国友好是因为日本现在忙着国内的裁军、制宪，而且当政的是温和的政友会集团，而一旦全世界的经济危机爆发后，日本为了转嫁经济危机必然会走上侵略亚洲的军国主义道路。

单于从孙中山房间走出来的时候正好遇见孙科，单于礼貌的像孙科打了声招呼就离开了。

“父亲，您是不是批评单于了？我看见他垂头丧气的，不过说实话，单于这个人夸夸其谈，您是应该批评。”孙科对引起自己父亲非常高重视以及给予了很多关心的单于有一种本能的反感。

“胡说，像单于这样的人才不是夸夸其谈呢，反而你才是夸夸其谈的人！”孙中山可没有给自己的儿子留什么脸面。

看着自己儿子一脸的不忿，孙中山从心底里叹了一口气：看来自己的这个儿子想要继承自己的事业是不可能啦。可惜单于太年轻了。”

当天晚上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单于都没有睡好。

过了两天孙中山就明白了那天张作霖来的目的了，因为段祺瑞派叶恭绰、许世英来天津以欢迎孙中山为名，实则要劝说孙中山不要“过于激烈”，以免引起“列强干涉”。并且叶、许二人还向孙中山报告了段祺瑞“外崇国信”的声明和善后会议条例。

当时引得孙中山大怒，厉声质问道：“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地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我北上还有什么意义？！段芝泉（段其瑞的字）想让我走很容易，说一声就行了！何必出卖国家利益呢？！”

虽然叶、许二人一再向孙中山辩解，但是孙中山根本不愿意再搭理他们，最后二人只得灰溜溜的离开了天津，而后孙中山就把单于找来，详细的向单于分析了那天张作霖来的目的。

单于这才恍然大悟，惭愧的向孙中山说道“先生看来我的确太年轻了，原来张作霖这老狐狸根本不是我所说的那些目的，他本来就只打算用拜会您来逼迫段祺瑞尽快签署这个狗屁善后会议条例。”

单于这可不是说的假话，他来到这个时代第一次感觉自己被人戏弄了，这也让单于深深的警惕：看来任何人都不能小看，知道历史不等于拥有才华。

“文革，要说段芝泉这样做，大概是以为只有他才能挽救中国，所以才希望能得到列强对他的支持，然后他再在中国大展拳脚。难道他不想中国富强吗？可是他的方法实在是大错特错了！希望你能以他为戒，不要以为中国只有你才能挽救，要有天下为公的思想啊。”孙中山不但为单于分析了当天他的看法的错误是那些，更借着段其瑞这件事教育单于，希望单于明白有些事就算是好心也是不能做的。

看见单于羞愧的模样，孙中山又安慰单于道“文革，这没有什么值得羞愧的，实际上在你这个年纪有如此看法已经很了不起了，要知道我 40 来岁的时候还被袁世凯给欺骗呢。只要你能从中吸取教训，你的前途不可限量啊。”

看着孙中山对自己温言勉励的样子，单于差点忍不住把自己的来历直言相告了。

在走出孙中山房间的时候，单于心里泛起一阵阵酸楚，是啊，谁能想到孙中山只有不到四个月的寿命了？

而独自背负这个秘密的单于第一次觉得原来提前预知未来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不过虽然孙中山在和单于的交谈中显得很平静，但是实际上孙中山对段其瑞这样出卖国家利益是相当震怒的，这也使他的肝病加剧。孙中山因为直系军阀还在兴风作浪，不愿授人以隙，所以仍然扶病入京，打算采取政治斗争的方式，以改变直系倒台后的“换汤不换药”的局面。

北京前门车站 10 余万群众热烈欢迎孙中山。在孙中山下榻的北京饭店门前，组织群众举行欢迎会，表达北京人民对孙中山的欢迎和爱戴之忱。孙中山因病情沉重，无法直接向群众讲演，只好发表了书面谈话和《入京宣言》。

而对于单于来说，这个时代的北京除了亲眼目睹孙中山先生为国家最后的努力外，他内心深处隐藏的一个倩影也在提醒他，他终于来到了她曾经待过的城市。不过按照单于所熟悉的历史，她已经去美国留学了。

“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站在孙中山先生身后，看着北京群众迎接孙中山先生的队伍，在这样一个激动的时刻，单于脑海里居然想起了徐志摩的两句诗和在他原来那个时代为止无数次倾倒的身影。

单于自己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入京前自己还满脑子的为国为民，为孙先生的即将去世而悲痛，可是怎么一到北京第一个想起的就是她啊？

不得不说，人的思想还真是奇怪啊。

本回完

作者废话：

其实整个第三卷都是过度，希望大家有点耐心。谢谢。

第三卷 水溢瓶口各自流 第十回 终日奔波苦 幸得半日闲

北京的冬天显得很肃杀，树木简练得只剩下枝干，绝不拖泥带水地隐藏些许的叶片和绿意。整个北京的冬天像一幅鲁迅小说里的木刻插图，冷峻而凝炼。

在这个时候行走于户外实在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可是身为南方人的单于却不得穿梭于北京各处；没有办法，谁让单于是孙中山一行人里目标最小的一个呢，他只好负担起孙中山与北京各个政治势力之间的联络工作。

事实上除了天气让单于不满以外，比起他那个时代的北京，这个时期的北京在单于看来少了几分政治气息，却多了几分学术氛围。比起广州青春躁动的革命气息，单于更喜欢北京所散发出来那浓浓的人文气息。

唯一让他略感遗憾的是林徽因一如自己所熟知的那样，在去年 6 月赴美国留学了；他本来还奢望因为自己来到这个时空而能让历史有所改变，能让自己有幸见到林徽因这位民国时期最让他神往的女性，可惜蝴蝶的翅膀并没有能扇动起来。

这个时候一阵冷风吹过，让坐在汽车上的单于清醒了几分，单于狠狠的摇了摇头，努力想把林徽因的身影从脑海里赶走，因为他知道现在还不是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对于他来说现在最奢侈的事情恐怕就是爱情了。

原来就在孙中山一行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也就是 1925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先生就收到了段祺瑞邀请他参加‘善后会议’的电文。

不过说起来民国政治人物喜欢搞通电也是民国政治的一大特色。哪怕是近在眼前，这些政治人物宁愿给对方发一通电报，也不愿意亲自与对方会面。好像不如此不能显示自己对对方以及此事的重视。

段祺瑞在电文中说：“方今急务，治标以和平统一为先，治本以解决大法为重。‘善后会议’所以治其标，‘国民代表会议’所以治其本。《善后会议条例》前经公布，计邀监察。现拟于本年二月一日以前在北京开会，敬请我公惠临，共商大计。”

虽然段祺瑞在电报里一口一个“我公”的称呼孙中山，可是孙中山还是一眼就看穿了段祺瑞玩的花招，可是很多国民党右派却非常欣赏段祺瑞这份通电，极力希望孙中山同意参加“善后会议”。

孙中山苦口婆心的对那些劝说他参加善后会议的人说道“你们难道看不出段芝泉玩的什么花招吗？他实际上是想用这个会议来讨好那些手握兵权的军阀，讨好西方列强；再通过这些人的帮助让自己坐稳他执政的位置，说白了，无非就是一个扩大了‘筹安会’而已。他是在

这个御用会议基础上再产生出一个更大的御用会议,以此来拥戴自己做他的执政!”

孙中山这番话让单于可谓眼界大开,深以为然;可是邹鲁、谢持、林森这些国民党右派却依然认为即使是这样也比和 GCD 搞在一起要好的,仍然孙中山能参加这次善后会议。

此时的孙中山既要和段祺瑞、张作霖这些军阀政客们周旋,又要不断的说服党内持不同意见者,这让孙中山的肝病急剧恶化,肝区的剧烈疼痛,使他移动一下身子都极为困难.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依然硬支撑着病躯,斜卧在病榻上,亲自一字一句地拟定出致段祺瑞的电报.这就是 1 月 17 日发表的《为反对包办善后会议事致段祺瑞电》.电文说:‘善后会议于诞生国民代表会议之外,尚兼及于财政,军事之整理,其权限自较预备会议为宽,而构成分子,则预备会议所列人民团体无一得与.’

孙中山认为,所谓善后会议与以前‘督军团会议’,‘南北会议’无异。因此,开这种会议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他坚定明确地主张召开以人民为主体的国民会议,并且不顾党内右派势力的反对,毅然决定国民党不参加‘善后会议’。

与此同时,中国 GCD 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 月 20 日发表的《中国 GCD 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积极地支持了孙中山的主张.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式向中国人民说,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是段祺瑞要用军阀制度而借着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以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倘若国民要求派自己的代表参加段氏所要召集的‘善后会议’,段氏对于召集国民会议之虚伪宣言一定要被揭破,国民会议促成会是人民真正的机关,应当要求在善后会议中有最大多数之国民代表。”

这些要求当然是段祺瑞所不能接受的,他断然拒绝了孙中山和 GCD 的提议。

当得知段祺瑞拒绝了国民代表参加善后会议的消息时,孙中山立即决定在善后会议召开的同时国民党与 GCD 也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以此表明国民党决不妥协的态度。

同时孙中山先生还决定尽量争取冯玉祥,为日后北伐做准备;为了避免被段祺瑞、张作霖等人监视,孙中山不得不指派一行人中目标最小的单于奔走联络.而单于也是第一次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虽然说只是以一个小小的联络员的身份。

这些天单于也着实见了许多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比如李大钊、胡适.李大钊和单于在历史书中了解的差不多,浓眉大眼,留着他标志性的八字胡,为人也很谦和,不愧是大学教授。

而胡适对于参加国民大会兴趣不大,他甚至认为国民大会与善后会议不过是中国两股政治势力互不妥协的结果。

单于为了说服胡适可是费劲心力,结果胡适给单于来了一句“年轻人,我劝你少谈点主义,多做点实事吧.你口才不错,懂的也蛮多的,不过我主意已定,不要再说了,帮给孙文带句话,就说抱歉了。”

单于对于这样的结果并不感到太奇怪,毕竟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反而对胡适夸奖自己的那几句感到很得意。

就这样单于就在这些名人之间来回穿梭,不过今天单于并不是到那位名人家去,而是为孙中山请大夫,因为孙中山先生这些天病情越来越严重了,结果有人向孙中山推荐了一位才回国

的留英医学博士对于治疗肝病很有一套，于是单于奉命去请这位肝病专家为孙中山先生看病。

不一会儿，汽车就停在了一座小巧的四合院门前，单于敲了敲门，出来一位大约 20 岁，眉目清秀、身材纤细的年轻姑娘。

单于一看，吓了一跳，怎么自己眼前的女子这么像照片里的林徽因啊，不自觉的就多看了姑娘几眼。

“你找谁？”看见自己面前的男子猛盯着自己看，姑娘不禁有点生气，觉得这人好没有礼貌，所以说话时就带了几分恼怒。

“哦，不好意思，我是孙中山先生的秘书，来找蔺光秀博士，请问他是住这里吗？”单于这才发现自己一直盯着人家姑娘，很是失礼，连忙道歉并告之了自己的来意。

“哦，你真的是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姑娘一听面前的小伙子居然是孙中山的秘书，不由的仔细打量了单于一番，觉得这个轻薄男子长的还算可以，虽然略显黝黑，不过皮肤到是很光滑。身材也蛮高大的。而且看看年轻人身后的汽车，似乎自己当天去车站迎接孙中山先生时，先生就是乘坐的这款牌子的汽车。

“哦，这是汪精卫先生给博士的亲笔信，你可以核实一下。”单于看姑娘似乎有几分怀疑连忙掏出汪精卫给蔺光秀写的邀请函。

“汪精卫，就是那个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先生？！”姑娘轻呼一声，一把抢过单于手中的信函，拆开拿出里面的信纸自顾自的看了起来。边看嘴里还自言自语的说道“恩，真是兆铭先生的笔记。”

看见自己眼前的这位姑娘如此举动，单于不禁有一种回到自己时空的错觉，说来单于在这个时代还是接触了不少女性，虽然很多都是有海归背景的，有的更是立志投身革命，但是基本上她们的言行还是很遵守这个时代对女性的一些基本要求，只有今天他面前这位女性表现的不像这个时代的女子，反而像是单于以前那个时代的女子。

姑娘看完信后才发觉自己这样做实在有点不妥当，毕竟自己现在随哥哥回国了，不是在英国，于是抱歉的对呆立在旁的单于说道“对不起啊，蔺光秀是我哥哥，他出门回朋友去了，我叫蔺月眠，是他妹妹。你进来等他吧，我想他快回来了。”

原来她不是林徽因啊。单于听了蔺月眠的自我介绍后颇有点惆怅的想道。

看见自己面前的男子依然不出声，蔺月眠以为是自己刚才的举动把他吓到了，毕竟国内的男生都是很古板的，所以她又接着说道“不好意思，我从小在英国长大，刚才真是失礼了。”

这时单于才反应过来，连忙回应道“没有关系，我刚才走神了，对不起，我叫单于，也是从国外回来的，现在是孙中山先生的秘书。”

“你快进来吧，这里好冷啊。”蔺月眠很想和自己面前这个男生好好聊聊，但是门口可不是一个聊天的好地方，特别是北京的冬天又这么冷，于是便邀请单于进院子里来。

单于也觉得站在门口实在是有点冷，于是便回头让司机也一起进院子，司机是孙中山的卫士，害怕自己进去，万一有人在车上动手脚。于是告诉单于说自己留在车里就好了，单于一想

司机的顾虑，于是就自己和蔺月眠进院子了。

蔺月眠带领单于进了书房，单于一进屋就感觉一股热流使得自己全身一暖，精神也为之一振。这是单于才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件书房，原来书房的四周都放置了一个小炉子，炉子里烧的是木炭，看的出来这家人经济状况很好。而且书架里既有英文书也有中国传统的线装本，虽然不能说可以肯定蔺光秀博学了，但是至少单于可以肯定，蔺光秀的国文根底比自己好。

“你请坐吧。”原来是蔺月眠给单于倒了一杯咖啡。

“哦，好的，谢谢。”单于连忙坐了下来。这个时候他才仔细打量了蔺月眠一下，刚才没有注意，现在才发现蔺月眠身穿的不是这个时代中国女性穿着的棉衣，而是一件英国女性常穿的大衣，头发也烫成了卷发。

不过让单于奇怪的是既然家庭条件这么好，怎么刚才是蔺月眠自己来开门的。

大概是看出单于的疑惑，蔺月眠笑着解释道“家里就我和哥哥两个，所以只请了一位佣人，恰巧昨天佣人生病请假回家了，所以只好我自己来了。”

原来是这样，单于这才释然了，于是两个年轻人很自然的聊了起来。蔺月眠看来对孙中山、汪精卫很有好感，不停的向单于询问关于他们的情况，看见蔺月眠这么热情，单于也只好拿些不重要的趣事满足蔺月眠的好奇心。

“对了，我刚才怎么听司机叫你卫士长呢？”蔺月眠回道。

“哦，是这样的，我是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为了加强此次北上先生的警卫力量，因此我被派到先生身边，先生大概是为了表示对军官学校的重视吧，提拔我当了副卫士长兼先生的秘书，实际上我就是滥竽充数而已。”单于心想这没有什么隐瞒的必要，于是就向蔺月眠如实相告，当然还是稍微做了点保留。

“我才不相信孙中山先生会无缘无故的让一才毕业的学生当他的卫士长和秘书呢，过分的谦虚就是虚伪哦。”蔺月眠根本不相信单于“滥竽充数”之说，边说还边向单于皱了皱她小巧的鼻子，表示对单于的话不满意。

看见一个近似林徽因的女孩子做出如此可爱的动作，一时间单于都看痴，直到蔺月眠拿手在他眼前晃了晃单于才反应过来。

“你怎么了？有什么事吗？”看见单于又走神了，蔺月眠关心的问道。

“没什么，没什么，蔺小姐有人说过你很像一个人吗？”单于实在忍不住，开口询问道。

“像林徽因是吧？徐志摩也这样说过，真是的，难道你也喜欢她吗？”蔺月眠显然不是第一次回答这个问题了，有点不耐烦的说道。

还没等单于回答，蔺月眠又接着说道“不对呀，你什么时候见过他的？”

正在惊讶蔺氏兄妹居然认识徐志摩这个民国第一花花公子的单于差点没被蔺月眠这个问题吓的背过气去。

单于正在想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只听见屋外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小妹，家里来客人了吗？怎么门口有辆汽车停在外面。”

原来是藺光秀回来了，听见大哥的声音，藺月眠马上就蹦了出去，也不在意单于是什么时候认识林徽因的了。

看见藺月眠不在追问自己是怎么认识林徽因的，单于长出了一口气，也站起来等候藺光秀的到来。

这时藺光秀正好和藺月眠走了进来，藺光秀大概 27、8 岁年纪，留着这个时代流行的分头，五官和藺月眠颇有点相似，身穿着这个时代不太常见的呢子大衣。

“您是藺光秀博士吧，我是孙先生的秘书，我这次来是……”单于还没有说完，藺光秀就打断了他的话。

“恩，您的来意我知道了，我们这就去吧。另外叫我文叔好了，不要叫藺光秀博士，我不太习惯。”显然藺月眠已经向她大哥说明了单于的来意，而藺光秀看样子也是孙中山先生的支持者之一。

听见藺光秀这样说，单于自然求之不得，毕竟他在这里已经逗留了一段时间了。于是单于等藺光秀拿了工具箱，两人就准备出门，这个时候藺月眠也闹着要一起去，藺光秀看来很宠爱自己的妹妹，只好歉意的看着单于。

单于想了想，说道“既然藺小姐想去，那就一起去吧。”

“你不要小看我哦，我也是医生。”看见单于似乎有轻视她的意思，藺月眠炫耀的说道。

藺月眠居然是医生，这可让单于吃了一惊，她怎么看也不像医生啊，再说年纪似乎也小了点。

“别胡闹了，你好好的医科不念，非要跟我回国说学什么中医，真是的，现在还好意思说。”藺光秀看不下去自己妹妹的胡闹，忍不住说了藺月眠几句。

啊！？居然还是中医？看着正在向自己哥哥做鬼脸的藺月眠，单于实在不敢相信。

单于看见藺月眠还在纠缠自己大哥，忍不住咳嗽了一声，藺光秀看见单于似乎有催促的意思，连忙对藺月眠说道“别闹了，孙先生的病要紧。”

藺月眠也不是无理取闹的人，听见哥哥这样说也安静了下来，三人快步出了门，坐上汽车向北京饭店驶去。

不过刚上车的时候，藺月眠还是对着单于说了句“刚才咳什么嘛？要赶时间就明说嘛。”

对此，单于只能苦笑了，他知道女人有时候是没有道理讲的。不过这短短的一小时大概是单于来到北京后度过的最愉快的时光了。

本回完

=====

作者废话：

其实第三卷以及后面的第四卷都是需要查阅很多资料的，希望大家不要催我。要知道写架空资料不查好，实在没什么看头。所以接下来我的速度回暂时放慢一点，因为我手头上又有一些新的资料了，我需要时间阅读。（偷偷说一句：台湾的哦）当然这不代表我停止更新，至少每天一章我基本上是能保证的，不过明天大概有点玄，因为接下来要写的正好要用到这些新的资料。

另外，俺觉得如果追林徽因似乎是对先生有点不敬，所以这回我安排了一个长的比较像林的女性角色出场，大家觉得可以她做女主角怎么样？请在书评区留言。

还有，我觉得自己这本书每章字数还是可以的啊，我也看了很多更新快的大大的书，貌似他们公众版大部分都是 2000—3000 字，而俺一章平均下来都是 4000 字左右。俺觉得自己不算更新慢的啊。呵呵。

PS：正文 5400 了，所以不要说我说废话凑字数。

第三卷 水溢瓶口各自流 第十一回 医者父母心 父子密商谈

三人不一回就来到了孙中山下榻的北京饭店，蔺光秀从医药箱里拿出工具仔细的为孙中山检查起来，而让单于惊讶的是这个时候蔺月眠却表现的很淑女，安静的站在自己哥哥身后，不时为哥哥传递着检查需要的工具。

不一会儿，蔺光秀检查完毕，一直在孙中山身边照顾孙中山的宋庆龄向他询问道“医生，我丈夫的情况怎么样？”而其他汪精卫等也把眼光投射到蔺光秀身上，看的出来大家都渴望听到一个好消息。

看见屋里面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蔺光秀皱了皱眉头，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蔺先生，你就实话实说好了，我是一个革命者，早在我决定推翻满清王朝时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再说我今年 50 多了，比起那些牺牲的同志我已经觉得自己赚了很多。没关系的，你就说吧。”对自己的病情心知肚明的孙中山豁达的说道。

事实上孙中山先生说完这几句话就已经满头大汗了，屋内所有人看见孙中山现在连说几句话都如此困难不由感到一阵心酸。

听了孙中山这样说，蔺氏兄妹都对孙中山先生投来敬佩的目光，蔺光秀看见孙中山如此豁达，也朗声说道“既然先生这么说，如果我再对先生的病情隐瞒的话，倒显的我小家子气了，说实话，先生您的病大概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人能治好，不过您要是能安心修养，不问世事，那么我有把握多延先生 3 个月到半年的寿命，说不定到时候能有奇迹出现。”

大家一听蔺光秀这样说，都知道这等于是宣判了先生的死刑，就是单于也觉得心里一阵痛楚传来，更别说身为夫人的宋庆龄卫，当时就哭出声来；就连平素对先生三大政策不满的国民党右派代表谢持等眼圈也红了起来。

“谢谢蔺先生能如实相告，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弃中国人民不顾，只为自己延长几个月的寿

命。”孙中山躺在床上平静的说道。

“蔺先生您会不会看错了呢？其他医生都认为先生如果可以开刀做手术的话应该还是有希望的。”宋庆龄实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所以有点不礼貌的质疑蔺光秀的专业水平。

“不要胡说，蔺先生是专业人员。”看见自己夫人说出如此不礼貌的话，孙中山害怕蔺光秀生气，连忙说道。

看见孙中山如此尊敬自己这个年轻人，蔺光秀不禁感动，也连忙对孙中山说道“没什么，夫人也是关心您；”说完后又转过脸对宋庆龄解释道“可是夫人，根据我的判断，先生的肝病就算是开刀恐怕也……还不如采取保守疗法，这样还可以让先生减少些痛苦。”

宋庆龄实际上之前也问过很多北京著名的医生，也知道开刀不过是尽尽人事，听见蔺光秀这样解释也知道眼前这个年轻的医生并没有说假话。

“恩，文叔，我知道一种治疗方法叫放疗，不知道你知道这种方法吗？”单于不由想起以后被广泛使用的利用射线电离辐射的生物学效应来“杀死”肿瘤细胞恶毒治疗方法。

“恩，有这样的治疗方法，叫做镭锭照射，但是这种方法有很强的后遗症，如果不是到了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最好不要用。”蔺光秀误会了单于的意思，以为是镭锭照射。

单于没想到这个时代的放疗居然是有镭锭照射，惊讶的说道“难道是会用到镭？！”

蔺光秀看单于的样子像是很清楚镭的作用，于是朝单于点了点头。

虽然宋庆龄没有太听懂单于与蔺光秀到底说的是是什么，但是她知道有一种方法可以治疗孙中山先生的病，惊喜的问道“文革，你和蔺先生说的是什么办法？真的可以治疗先生的病吗？”

单于听见宋庆龄问讯，苦笑回答道“是的，夫人，总理的病的确可以用一种饮鸩止渴的方法治疗，但是这种方法本身对人体的伤害非常大，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使用。而且我猜想这种治疗方法时间还不能过长，否则就变成杀人了。”

蔺光秀对单于有如此专业的医学知识感到惊讶，不由深深的望了单于一眼，点有说道“文革说的很对，这种治疗方法实际上并不成熟，而且副作用很大，治疗时间不能超过 48 小时。”

宋庆龄虽然知道了这个治疗方法有很大的副作用，但是毕竟总比没有希望要好，于是便建议使用这种方法，蔺光秀当然清楚这种方法的危害，并不怎么赞成于是一时间屋内议论纷纷。

这个时候一直在蔺光秀身后并没有怎么说话的蔺月眠却说话了。

“孙先生，您是否夜不成寐，每晚面热耳鸣，心悸头眩，嘈杂躁急，或胸中作痛干呕，甚则上气面浮，有时而消？”

“你怎么知道？”孙中山没想到这个小女生把自己的症状说丝毫不错，惊奇的问道。

“我和家兄不同，我一直对中医比较感兴趣，我看您的气色自己根据中医的理论猜测的。”蔺月眠微笑的问道。

“呵呵，没有想到今天不但来了一个西医专家，还来了一个女国手啊。”孙中山看大家都在为自己的病情担心，为了舒缓一下大家的情绪，幽默的说道。

“藺小姐，先生的病用中医可以治好吗？”汪精卫看见藺月眠把孙中山的病情说的那么准，惊喜的问道。而包括单于在内的所有人也把目光对准了藺月眠，希望能从她这里得到一个好消息。

“这种病我想中医是治不好的，不过我至少有把握缓解先生的病情，不过我希望先生能允许我为您把把脉。”藺月眠理智的说道。

“没有问题，可以。”孙中山回答道。

在得到孙中山的同意后藺月眠大方的走到孙中山跟前开始了诊脉了，这时屋内众人默契的停止了争论，静静的等待着结果。

很快藺月眠诊脉完毕，单于立即将早已准备好的纸和笔递给了藺月眠，藺月眠提笔写到：惊恐愤怒，已伤肝经，血沸气滞，痰浊闭阻，转为肝硬。日久成脓，升降之气失度，气血因之大耗，是以神倦食少，足肿消瘦，舌干苔脱，脉洪有数，按之无根。《内经》以肝为将之宫，相火内寄，得真水以涵濡，真气以制服，应奏效。拟方于后，候酌：耳环石解三钱，人参三钱，山萸三钱，寸冬四钱，鲜生地四钱，沙苑子三钱，沙参三钱，甘草二钱。（历史上，这是胡适推荐北京名医陆仲安把脉处方，孙山先生自 18 日服陆大夫的中药后，排尿很多，脚肿尽消。复诊后，仍用该方煎服，血液循环渐有改善。）

写完后藺月眠将纸递给了宋庆龄，微笑的说道“我毕竟还年轻，您最好还是把这个处方再拿给几位老前辈好好看看，这个处方说实话只能缓解先生浮肿现象，其他的恐怕还是要靠西医。”

宋庆龄的确是有把藺月眠的处方拿再拿给几位老中医看看的念头，可是没想到藺月眠自己却大大方方的说了出来，宋庆龄接过方子，一时间却不知说什么好。

倒是汪精卫出来为宋庆龄解围了。

“夫人，藺小姐所说甚为稳妥，还是按照藺小姐说的办吧。”说完，汪精卫还没有忘记向藺月眠感激的笑了笑。

汪精卫不愧有民国美男子之称，这一笑把藺月眠的脸给笑红了。

这是孙中山再也坚持不住，沉沉的睡了过去。看见孙中山睡了过去，屋内众人也悄悄的推了出去。宋庆龄本来准备给藺氏兄妹诊金，可是兄妹两却说什么也不肯收，最后藺月眠提出自己很仰慕孙中山先生，希望在这段时间留在这里照顾孙先生一下。

宋庆龄对于这种请求自然是求之不得，毕竟藺光秀是胡适推荐的，刚才闲谈得知原来他们兄妹竟然是英国华人界有名的陈氏家族的成员，不过两兄妹随了母性而已。

陈家一贯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捐助不少；这样家族出身的人自然是没有问题，于是满口答应，并让单于将二人送回家，藺月眠也回家收拾一番，明天正式上任。

而单于一路上也向藺光秀提起了关于他在 21 世纪一些治疗癌症的方法，希望能对孙中山的病情有所帮助。

而蔺光秀、蔺月眠对于单于的医学知识非常惊讶，特别是单于所讲的关于利用射线电离辐射的生物学效应来“杀死”肿瘤细胞恶毒治疗方法，蔺光秀甚至认为单于是医学院毕业。而关于兄妹二人问起单于这些想法从何而来的时候，单于当然是又推到邻居阿布的身上。

到了蔺家后，蔺光秀还拉着单于在家聊了很久，而蔺月眠则不知道在想什么，一直坐在旁边默默地聆听着。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张作霖公馆内，张作霖和其儿子张学良也有一番精彩的对话。

“父亲，段祺瑞实在太过分了，居然和冯焕章那个两面三刀的家伙打的火热，是不是想把我们一脚踢开呀？！”张学良对近来段祺瑞的表现忧心忡忡。

“段祺瑞打什么算盘我不知道吗？无非是用我来压冯焕章，又用冯焕章来压制我，没想到冯焕章人可不傻，立马又邀请孙大炮来制衡我。小六子，你看好了，段祺瑞想空手套白狼可是办不到的，早晚变北京烤鸭。”张作霖半躺在沙发上，手里把玩着今天张学良淘换来的玉佩轻松的说道。

“我担心的倒是你小子，你别整天玩女人，总有一天我看你要被女人玩了。（历史上张作霖可是真的如此教训张学良的。）”张作霖出忽张学良意料的教训起张学良来了。

“那能的，父亲。”张学良此时不过 20 来岁，被父亲这么一说，马上羞红了脸。

“不能？！你在北京干的那点破事我还不知道？！我告诉你，你小子可要把心思放在正事上。我这次可是看见一个很厉害的年轻人，别等我死了，你小子被人家给一锅端了！”张作霖边说边坐了起来，板着脸对张学良说道。

“谁啊，爹，我可没看见你这样夸奖过人，是谁啊？”张学良从来没听见他自己的父亲这样夸奖过一个年轻人，心里不服气的说道。

看着自己儿子一脸不服气的样子，张作霖心里一乐，说道“谁，就是孙大炮的秘书，叫单于的！”

本回完

=====

作者的废话：

这里先说句对不起，连续几天没有上传。

没有上传的原因是我在星期五得知自己又失去一位朋友，从去年 11 月算起，这已经是第三个和我有关系的人离开了人世。（前两个分别是我的小学同学和我外公）

但是这位朋友的遭遇却实在让我没有写作的欲望，他是因患胰腺癌而去世的。按道理这很正常，毕竟是绝症。可是让我震惊的是他居然在去年 11 月就得知自己身患晚期癌症，但是他家是农村的，因为各种原因，他没有办理相关的保险，所以他选择了在家静静的等待死亡的到来。坦白说他和我关系并不亲密，大家认识而已。但是他选择的这种方式却让我感觉太震惊

了。（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他的父母。）

说实话，这样的事情我听说的太多了，但是这次却是我认识的人选择了这种方式，这种等死的方式。我知道晚期癌症几乎没有可能治好，在医院也不过是多延一段时间的寿命而已。但是我实在不能接受一个人因为没有钱治疗而选择在家等死。特别是这个人还是我所认识的，我所熟悉的，和我交谈过，吃过饭，喝过酒的人。

我无意谴责谁，但是这一刻我无比的向往印度那种全民免费医疗。尽管我知道印度的医疗水平比我国低，但是我还是希望每个中国的公民能死在病床上，而不是因为没钱住医院而选择在家等死！

他去了，年仅 34 岁，留下老迈的父母，一个 5 岁的幼子。当他的妻子告诉我们这个事实时，我这个和他并不亲密的朋友以及其他和他亲密的朋友，当时就泪流满面，很奇怪，论关系，我和我小学同学关系肯定比和他好，论血缘无疑我更应该为我外公流泪。可是我就是为了他泪流满面。

特别是在我写这章的时候，我基本上是带着泪写完的，我都不知道我居然感情如此脆弱。

我只希望以后中国再也不要出现中国公民因为没钱看病而在家等死的情况了，祝他一路走好！

所欠的几章，这个星期补齐。

第三卷 水溢瓶口各自流 第十二回 惊闻南方事 欲招单于至

“哦，我还以为是谁啊，原来不过是孙文的秘书啊。”张学良听说原来自己父亲欣赏的不过是孙中山的一个跟班，顿时放松下来。

“你小子胡说什么，老子揍你！你老子我当年是什么出身？到现在都有人骂我胡子！老子就是胡子出身，怎么了？可现在老子坐拥三十万人马，老子跺跺脚，整个中国就要抖一抖。你小子什么时候学会看人下菜碟了？！”张作霖听见自己儿子一副不以为然的口气，非常生气。坐直了身体，手指着张学良训斥道。

看见张作霖突然发那么大的脾气，张学良也吓了一跳，连忙陪着笑脸说道“父亲，我可什么也没说啊，您生那么大气干什么啊。再说，我就是再不争气，现在也指挥过几万人作战了，您怎么能说我还不如一个小秘书呢？”

看见自己一发脾气就伏低做小的儿子，张作霖在心底里叹了口气，严肃的对张学良道“小六子，你可别小看人家；你那带兵打仗的本事我还不清楚？！这人啊，就和那戏上说的一样，你看刘玄德落魄的时候谁知道他将来能登基称帝？那袁绍风光的时候谁知道他最后能那么落魄？”

从没看见自己父亲这么严肃过的张学良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强笑道“父亲，那您的意思是说那个叫单于的小秘书会是刘备？再说就是刘备又怎么了？不还是被曹操压了一头吗？”

“你啊，小六子，你以为你是曹操？我看你连袁绍还不如呢。整天就知道在女人身上下工夫。”看见张学良还在和自己犟嘴，张作霖可是真有点不高兴了。

看见张作霖频繁拿自己说事，张学良心里也有点不高兴，硬邦邦的顶了过去：“您今天是怎么了？我到底犯什么事了？您老拿这些说事？！我再不争气，我也是十几岁就当兵吃粮，抗枪打仗了。论血雨腥风我也不是没见过。怎么我就连袁绍都不如了？”

看着满脸不服气的儿子，事实上张作霖对张学良还是满意的，毕竟他这个儿子待人和善，讲义气；论打仗也有点本事，而且该心狠，该下手的时候也毫不手软。可是一想到自己搞到的那个叫单于的年轻人的资料，又觉得自己儿子实在比不了那个就算害怕也挡在自己身前的年轻人。

想到这里，张作霖用难得慈祥的口气对张学良说道“小六子，要说嘛，你小子确实是比那三个强多了（民国四大公子的说法，台湾大陆都不太一样。大致有二说法。一，陈锦堂、袁克让、张伯钧、宋传兴二，袁克文、溥侗、张伯驹、张学良，这里采用第二种），在我们这些老家伙的儿子中你也算是拔尖的。可是小六子，这能问鼎中华的可不光只有我们这些老家伙啊，自古多少开国帝王是从大家族里出来的？不都是平常老百姓家里出来的吗？说实话，我一直觉得最后能统一中国的绝对是现在还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说道这里，张作霖抬头看了看四周，又示意张学良靠自己近点，压低声音说道“小六子，你知不知道南方的陈炯明已经垮了，现在孙大炮的部队得到老毛子的帮助厉害着呢。我看南方那些人根本就不是孙文的手对手。”

“什么？！陈炯明垮了？！”张学良还是第一次得知这个消息感觉非常震惊，在他的记忆里陈炯明的实力虽然不能和三大军阀（直、皖、奉）相提并论，但是在他认为暗弱的南方军阀里也算的上是出类拔萃的了，没想到这么快就被孙文的军队给打垮了。

“父亲，是滇军还是粤军干的？他们难道不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吗？这群白痴！”张学良下意识的问道，不过在他眼里根本没有把黄埔军校那点人马放在眼里。

“你小声点，我告诉你，打垮陈炯明的不是滇军也不是粤军，而是孙文组建的学生军。”张作霖能理解自己儿子的惊讶，实际上在他本人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不由得吓了一跳。

奉系自己也办了军校的，所以张作霖开始时也没有把这个孙文办的军校放在眼里，实际上他这样想也是对的，毕竟在黄埔军校开办前没有谁能靠一所军校征服中国的，当然在黄埔军校后也没有，在世界历史上靠一个军校统一全国的也只有黄埔军校一所而已。

“什么？！就是那所几百人的军校？！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张学良实在很难相信凭借一所军校居然能打败南粤霸主陈炯明。

“小六子，靠几百人当然不能打败陈炯明几万人的队伍，可是要是几百名军官呢？”张作霖看了激动的儿子一眼，淡淡的说道。

“父亲，您的意思是说孙文他们用这几百名军官组建了一支新军，然后用这支新军打败了陈炯明？！”张学良确实不是草包，听张作霖这一提点就反应过来了。不过就是这样张学良也依然感到非常惊讶，要知道一支新组建的部队居然能打败几万‘能征善战’的队伍，这在当时的中国的确是一个奇迹。

当时中国军阀混战时打仗那是非常文明的，不但很少杀伤俘虏，就是俘虏了对象的将领也是你兄我弟，好酒好菜的招呼着。而且一般来说还会归还对象的士兵以及将领，当然前提条件是要拿钱来赎。如果对方的武器实在太差，甚至连武器都会一并归还的。所以当时军阀一旦失

利，最常做的一件事是通电下野，交出地盘和军队，就可以拿着自己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跑到北京、天津、上海这些城市的租界去当寓公。

而中国军阀混战时所创造的最大一起惨案是西北军宋哲元创造的屠杀了当时陕西另一军阀党玉琨部 4000 人，当时就震惊了全国。所有军阀那是一致声讨宋哲元的野蛮行径。

可是对比中国历史其他时代，不得不说宋哲元做的并没有多么残暴。

当时在中国也只有苏联教官训练出来的黄埔军官们会把内战当外战来打，当作真正的战争来打。所以习惯了军阀那种文明战争的张学良才会那么惊讶一支新组建的部队居然能打垮陈炯明的部队。

“算你小子还没有真的被娘们儿给弄昏头，还有点见识。”张作霖轻蔑的对自己儿子说道。

刚才还不满意自己的父亲对自己的爱好说三道四的张学良现在可没有和自己父亲闹脾气的兴趣了，尴尬的摸了摸鼻子，疑惑的说道“父亲这些好象和您欣赏一个小秘书没有什么关系吧？”张学良依然对单于“小秘书”的身份并不以为然。

张作霖不满的看了张学良一眼，哼了一声，说道“你恐怕不知道吧，这个你所说的‘小秘书’正是孙文军校里的高才生，是孙文钦点随他北上的。况且，你看这个。”说着张作霖他衣兜里拿出一卷文件。

仔细一看，这卷文件赫然是单于当时写给孙文的读书笔记抄件！单于的笔记怎么到了张作霖手上呢？还真是佩服张作霖公关的能力。

张学良接过笔记，打开一看，立刻就被其内容深深的吸引住了，张作霖也没有打扰张学良看文件的兴趣。

整个房间内只有张学良翻动文件时才传来的沙沙声。

看完文件的张学良一脸的不可思议，颤着嗓子对张作霖说道“父亲，这里面的见解太精辟了！是国民党里那位的手笔？！是汪兆铭还是胡展堂？要不就是戴季陶、廖仲恺？”

“谁也不是，这个人就是你看不起的小秘书给孙文的读书笔记！”张作霖看来很满意自己儿子的表情，得意的说道。

“什么？！不可能，不可能，想那个单于才多大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见识？！”张学良实在不愿意相信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人能写出这样的东西。这是怎么样的才华啊？一贯为自己才华而自负的张学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什么叫不可能？！当年诸葛亮辅佐刘备时有多大？康熙爷平定三藩之乱时多大？小六子啊，小六子，你今天算是知道了什么叫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吧。中华之大，英雄辈出，就不说别人，你老子我当年纵横东北时有多大？！”张作霖对自己儿子的脾气了如指掌，知道自己儿子平素自以为英武过人，他也时常担心自己儿子这种脾气将来会害了自己儿子，无奈自己儿子也算争气，放眼望去，张学良还算是优秀的。而今天张作霖终于找到一个人能杀杀自己儿子的傲气了。

“我准备过几天去看看孙大炮，反正他也快死了，顺便把这个叫单于的要到身边来，到时

候你和他多亲近，这个人我觉得不像是刘备，反而有点像诸葛亮。你懂我的意思吗？”张作霖非常严肃的对自己说道。

“原来父亲是打的这样的算盘，哼，就算他不是刘备，我也要看看他是不是配当我的诸葛亮”。张学良当然知道自己父亲的意思，不过他还是对单于抱有莫名的恶感，或者可以说是嫉妒。

“可是父亲，既然这个单于这么得孙文的器重，那孙文可能放手吗？”张学良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这个你别管，我自有我的办法”张作霖边说边起身朝门外走去，结束了与儿子的谈话。

另外一方面，自从孙中山服用了藺月眠开的药后，病情果然缓解许多，虽然不能说彻底康复，但是也的确不在像以前那样彻夜难眠了。这让本来不怎么相信中医的孙中山对中医有了新的认识。

而单于也因为孙中山病情的好转以及国民大会的召开又开始了他忙碌的‘邮递员’生涯，不过和以前不同的是藺光秀兄妹从那天单于透露了后世新的治疗癌症的方法后是天天找单于聊天。一方面单于觉得累了一天还要去藺家谈心实在痛苦，可是另一方面又觉得能常和自己偶像长的很像的女孩子接触是件不错的事。

当然，单于还有一点其他的想法，不过这个时候单于可没打算透露。

这天孙中山先生精神很好，刚把单于招来，准备询问一下国民大会的情况时就听见有人来报告，张作霖来访了。

本回完

=====

作者废话：

谢谢大家留言鼓励，实际上我也是一时伤怀而已。我现在上传时间还是 11：58，还好赶上了。

第四卷 巨星落，风雨满京华 第一回 二访孙中山 病房谈国事

“张作霖，他怎么这个时候来啊？”单于对张作霖这个时候来访感到很奇怪，在他记忆中张作霖自从孙中山到达北京后似乎就没有访问过孙中山，不过他也知道在自己来到这个时空以后虽然已经竭力避免去改变历史，但是历史似乎已经开始偏离原有的轨迹。

比如说蒋介石开学前就已经到达黄埔军校；比如因为藺氏兄妹的出现而使得孙中山在手术前就服用中药，使得身体状况大为好转。

最让他感到奇怪的是藺月眠所开出的药方，当天自己送藺氏兄妹走后汪精卫又将北京名医陆仲安请来为孙中山把脉，而陆仲安开出的处方居然和藺月眠开出的相差无几，这样孙中山才放心的服用了藺月眠所开的药方。

单于后来知道这件事后惊讶了好几天，他自己也搞糊涂了：到底是因为他的出现而使得藺

氏兄妹出现的呢，还是仅仅是历史的一个偶然。

对历史有一定了解的单于当然知道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有偶然也有必然，比如蒋介石后来所选择的清党那就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如给孙中山推荐大夫就完全是历史的偶然了。也许在他所熟悉的历史里，没有人给孙中山推荐蔺光秀或者是推荐了孙中山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请，又或者请来了，但是蔺月眠并没有同行。

总之，单于在想的半天后决定不再想了，因为这些事情是永远也没有答案的。不过唯一让他开心的是孙中山现在的状况明显表示他体内的癌细胞在减少，虽然他也不知道对于晚期癌症病人来说这种好转并不能让之康复，但是至少这意味着孙中山的生命又延长了一段时间。

正当单于胡思乱想的时候，孙中山说话了：“文革，你说张作霖这个时候来找我是什么事情啊？”

“啊，这个，这个，我想张作霖应该是来探望总理的吧，至于他还有什么目的我也不知道”。回过神来的单于对孙中山的询问毫无准备，仓促的回答道。

孙中山看了单于一眼，从单于的语气上他听的出来，自己面前这个年轻人刚才走神了。心里暗笑单于大概是在想哪家的女孩子。不过他本是一个很开明的人，加上对单于非常的欣赏，所以也不说破，只是看着单于微笑的说道“恩，既然如此，文革，你请帮我请他上来。”

“好的，总理。”单于一面答应着，一面朝孙中山微微的行个礼，退了出去。

单于来到楼下的客厅，就看见张作霖大马金刀的坐在沙发上，嘴里似乎还哼着小曲。他看到单于下楼时还朝单于和善的笑了笑。

单于走到张作霖面前，恭敬的行礼说道“张大帅，总理身体不适，不能出来迎接大帅，特地让我来和大帅说声对不起。总理请大帅到卧房谈话。您看可以吗？”

“呵呵，孙先生有恙这我是知道的，难不成还让孙先生来迎我吗？呵呵，那就上去吧。”张作霖豪爽的说道。眼睛直望单于身上瞄，看的单于心里一阵发毛。

单于本能的觉得张作霖看自己的眼神很怪，暗自想到“张作霖这是怎么了？怎么用这种眼神看我？难道张作霖……！？”

单于忍不住为自己这个念头打了个冷颤，连忙制止自己这种无稽的想法，对张作霖说道“那就请大帅随我上楼吧。”说完对张作霖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那就走吧，文革。”张作霖站起来就随单于向楼上走去。

听见张作霖称呼自己表字，单于身体微微楞了一下，随即朝张作霖鞠了一躬，转身朝楼上走去。

虽然单于表面很平静，可是内心却大为震惊。张作霖居然称呼自己表字，难道他是在向我暗示他对我了如指掌吗？或者是他非常清楚我的活动？这是警告还是挑衅？单于刹那间泛起了无数的念头。

不过单于怎么想也想不到张作霖此行的目的居然是为了他，不过就单于本人来说对张作霖

称呼自己表字内心还是有一丝得意的。毕竟在中国可没多少人有资格让张作霖这样的枭雄称呼表字的。

很快，单于和张作霖就来到了孙中山的卧房，没等单于说话，一直跟在单于身后的张作霖猛然一个健步走到孙中山面前，略带夸张的说道“哎呀，这才一个月没见，先生怎么清减成这个样子了？！先生你可要保重身体啊，现在虽然没有皇帝了，可是在我老张的眼里您身系天下安危，您现在这个样子……，我老张不会说话，可是看您现在这个样子，我老张心里痛啊。”

说道最后，张作霖声音都有点走调了，两眼直犯红。

看见张作霖这番表演，单于真是大开了眼界。虽然单于一直认为政治家和演员没什么区别，可是看到了张作霖今天这番举动，单于可算是对这话有了最直观的认识。心说一般演员那里比的了政治家，至少也要影帝级别演员才能和政治家的演技相抗衡。

而孙中山看到张作霖这番举动也是哭笑不得，连忙说道“雨亭兄言重了，我孙文何等人，怎么担的起雨亭兄这话。我不过是一书生而已，真正关系中国安危的还是雨亭兄这样的大帅啊。”孙中山说到最后也有点一语双关的意思。

“先生，您这话说的，我知道你对我老张在天津的话有意见，可是先生你想过没有那老毛子是个什么东西？自从清朝末年以来哪个西方列强对我们都没有老毛子狠啊，你看老毛子在满人那里要了我们多少土地走？”张作霖听了孙中山的话也不生气，笑咪咪的拉了一张椅子坐在孙中山面前，向孙中山解释道。

“先生您别以为老毛子现在搞什么共产主义就变好人了，其实和他们有皇帝那会我看也差不多。那老毛子现在为什么支援你武器装备？还不是和那戏文里说的那样离的远的叫哥哥，靠的近的掏家伙。]您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孙中山虽然对张作霖的话并不认同，不过心里也觉得张作霖说的并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张作霖又接着说道“说白了，哪个外国人不是对我们中国人虎视眈眈？都想从我们这里占便宜！可是谁叫咱们打不过人家呢？那庚子年慈禧太后向所有西方国家宣战可算是有脾气了吧？可是最后怎么样呢？还不是被人家打的落花流水，还赔了人家一大笔钱。既然打不过就只好顺着人家了，戏文里怎么说来着，叫什么胆来着，反正就是那么一意思。我在东北看上去挺风光，可是先生您想东北不但有日本人还有老毛子，谁不在挤兑我啊？！现在老毛子自己折腾垮自己了，可是那小日本还在东北啊，别看外人把我的东北军吹的有多厉害，可是我自己心里清楚，我那些兵和人家日本人比起来那是麻绳提豆腐，提不起来啊。先生，您说我老张有一句瞎话没有？！”

听了张作霖这番话，孙中山和单于都感觉很奇怪，都在纳闷儿，张作霖今天是怎么了？难道张作霖良心发现了？

单于当然可以继续在一旁伤脑筋，可是孙中山不得不说话了：“雨亭兄你这话说的实在，可是也不能这样就外国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吧？苏联现在的情况雨亭兄你可能不了解，可是在我孙文看来，苏联人是真心和我们中国人合作的。就算苏联人是在远交近攻吧，可是目前我们不还是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西方列强吗？我想他苏联要战胜西方那些列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我们借苏联人的力量顺便完成中国的复兴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至于那些领土，只要我们实力强大了，苏联还不乖乖的还回来？再说列宁不是说了吗？要废除俄国和我们签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说道这里，孙中山微微觉得有点气喘，单于忙把早已经准备好的药水给孙中山端了过去，顺便还给张作霖倒了一杯茶。

喝了药的孙中山又接着说道“雨亭兄，我孙文为国为民是决不贪图回报的，那些列强谁都靠不住，我希望你仔细想想，不要一味顺着外国人。你这次率兵进关，国家的命运可都在你一念之间啊。”

孙中山这话说的异常恳切，可是张作霖却在心里冷笑，你孙文嘴巴上说的挺好，你不贪图回报，你和共产党搞什么国民大会啊？不就是想和段芝泉争夺所谓的正统地位吗。以为我张作霖真是三岁小孩子啊。

不过想到他此次来坊的目的，张作霖表面上装做受教的样子说道“先生误会我了，以为我老张入关是争权来了，我可是受段总理的邀请入关恢复秩序的。你别看冯焕章话说的好听，其实他的部队纪律可是不好，前些天他把人家宣统赶出皇宫，自己大肆倒卖国宝，您到古玩店去打听打听，这些天从宫里流落出来的东西可是多的吓人啊。这不，我还买了一样呢。”

张作霖边说还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玉佩，把玉佩递给了孙中山。

这真让单于开了眼界，原来冯焕章真是这样的人啊。

本回完。

=====

作者废话：

琐事很多，实在抱歉，这回是前天的，昨天和今天的陆续上传。

冯焕章倒卖国宝可不是我编造的，是李宗仁记载的，话说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冯把宣统赶走自己大肆倒卖国宝，结果有一天冯请了很多人到故宫吃饭，其中就有李。饭吃了一半，冯把当时还滞留在故宫的太监什么的集合起来，集体在来宾面前大声朗诵“冯先生没有动故宫的一草一木，如何如何。”

结果李第二天到古玩店一打听，才知道这段时间很多故宫的文物被人拿来卖，而且是量多价廉。

第四卷 巨星落，风雨满京华 第二回 渐露真面目 心机难察觉

孙中山也对张作霖所说的感到很震惊，他虽然不认为冯玉祥就一定是犹如蔡松坡（蔡锷）那般一心为国，但是至少冯玉祥给孙中山的感觉还是一个具有爱国热情的军阀，可是他实在没有想到自己认定的爱国军阀居然如此的不堪，孙中山下意识的接过了张作霖递给他的玉佩，

虽然孙中山不懂古玩，但是自己手上这块玉圆润无比，一看就知道不是凡品，更别说上面雕龙刻凤了；也知道张作霖断不会那这么容易查清楚的事情来欺骗自己。

孙中山把玩了一会这块玉佩，又将它递还给了张作霖，一副黯然神伤的样子。

事实上孙中山一生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太知道世情，太容易相信军阀们的革命热情，可以说是有的一种革命的侥幸心理。所以终其一生，孙中山一直饱受军阀迫害之苦，直到其从苏联回来后建立黄埔军校这种情况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不过这个时候的孙中山也已经到了风烛残年的时刻了。

反而单于从来不太相信这个时代中国军阀们的操守，对冯玉祥也颇有看法，因此受的冲击比较小；甚至嘴角还微微扬起，似乎表现出他对冯玉祥的不屑。

张作霖看孙中山一副黯然的神情，心里不禁又生起了几分对孙中山的轻蔑，心说孙中山你也太容易相信人了吧，冯焕章有奶便是娘早就闻名天下，你真以为他是什么圣贤啊？！不过正当他暗自腹诽孙中山时却猛然发现单于那微微扬起的嘴角，心里不由得吃了一惊。

难道他看穿了我的来意？这个小子果然不简单啊。张作霖心里暗自警惕。

事实上张作霖此时确实是高看单于了，不过这也不奇怪，早在他通过收买孙中山身边的工作人员拿到了孙中山视为珍宝的单于那几篇读书笔记后他就深深被单于这个年轻人的才华所震撼了。当然他是看不懂什么地缘政治、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案，但是他所倚重的那几位重要的谋士却对单于的笔记赞赏不已，而这些人用张作霖能够接受的语言解释给张作霖听的时候，其他张作霖不了解，但是单于关于北伐军西进以及日本对中国的野心的看法他是深深的表示认同的。

他对单于如此年轻就有这样的眼光感到非常惊讶，一生在阴谋诡计、血雨腥风里打滚的张作霖深知一个眼光准的人未必就能够成就大事，但是这样的人往往在乱世里可以活的很好。张作霖从那一刻起就有了把这个人挖过来的心思。所以张作霖此时对单于那单纯嘲笑冯玉祥的表情不免想的多了点。

“先生，我看您也不必这么难过，说实话，我要处于冯玉祥这个位置上也得这么干。我老张今天就掏心窝子的给您说实话，我的确有兴趣和先生合作，可是对你们和老毛子合作，还有你们的新章程心里实在没有底，我希望您给我派个代表到我那里去，多给我讲讲，也顺便可以当我们中间的联络人，你看怎么样？”

张作霖说想和孙中山合作也确实不是假话，国民党新军的战斗力张作霖通过情报还是了解的比较清楚。他也拿自己东北军和国民党这支新军在心里做了一番比较，结果他自己不得不承认，除了他最精锐的那几支部队以外，其余部队恐怕不是这支新军的对手。虽然现在国民党这样的部队还只有一个师，但是谁也不敢保证国民党将来还是只有这个师。在张作霖看来，只要苏联的军火不断，而国民党那个军校不关门，这样的军队会源源不断的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

虽说张作霖认为老毛子垮了，可是他也明白烂船还有三千钉的道理，那么大一个国家不是他张作霖能扛住的。

因此他也想乘机让国民党答应他一些条件，看可不可能和国民党真的合作。当然这一切并不代表他张作霖害怕国民党，毕竟现在奉系风光无限，不但华北在他的掌握中，就是东南那几个富庶的省份也成了他的囊中之物。

“哦，雨亭兄果真有这样的想法？”正在神伤冯玉祥行经的孙中山一听张作霖居然有意和国民党合作，真是有柳暗花明的感觉，心里不由一阵狂喜，猛然从床上撑了起来，半坐在床上，两眼炯炯有神的望着张作霖。

要知道一旦张作霖真的和国民党合作，那放眼中国再没有其他什么势力可以阻止孙中山再

造共和的理想实现了。自知时日无多的孙中山原本以为自己等不到那一天了，可是今天却突然发现自己一生事业有了成功的希望，这如何能让孙中山不激动？

“不过，雨亭兄，你有什么条件尽管说出来吧。”才接受了教训的孙中山在激动过后，迅速冷静了下来，他明白张作霖现在几乎是掌握了半个中国，绝对不会乖乖的交出手中的权利。如果说冯玉祥不可能是蔡松坡的话，那么自己眼前的张作霖就更不可能是蔡松坡了。

“呵呵，条件自然是有的，不过现在说这些还早；虽然我想和您合作，但是我对您国民党的新章程以及你和老毛子的关系还有些顾虑，您也知道我老张不爱看书，我想您还是先派个人到我那里去。这一来嘛给我解说解说；二来嘛我那也有几个读书人，让您的人也给他们分说分说；这三来嘛也可以充当您和我之间的联络人，您看这样办好不好？”此时的张作霖悠闲的靠在椅子上喝起茶来。

孙中山一听张作霖这样说，心里又信了几分，要是张作霖在他面前表现的热血为国，孙中山反而不感相信他了。不过这个派谁去却让孙中山很是伤脑筋。

“雨亭你看我派汪兆铭去你那里可好？”孙中山想了半天，觉得自己身边这些人里就汪精卫比较合适了，毕竟听张作霖的意思这个去的人可是要舌战群儒的，口才不好恐怕不行，而且又不好派职务低的人去，怕张作霖误会是看不起他。想来想去也只有汪精卫最为合适。

“呵呵，汪兆铭可是您的得力助手，我可不感掠人之美，您就随便派个秘书什么的到我那里去就好了。放心，我不会让他舌战群儒的。”张作霖就差没有把单于两个字说出来了。

说实话，孙中山也确实觉得汪兆铭去了张作霖那里让自己这里办很多事情不方便。虽然单于才华过人，可是毕竟年轻，和很多知名人事之间还非得汪兆铭出面不可。

想到这里，孙中山不由心里一动，对张作霖说道“雨亭，你看我派我这位秘书去你那里行不行。”说完用手指了指单于。

正在感叹孙中山实在太容易相信人的单于压根没有想到孙中山会提出派他去张作霖那里担任“联络员”，听孙中山这样一说吓了一跳。不由自主的“啊”了一声。

单于这才发现自己给孙中山丢脸了，脸刷的一下就全红了，连忙低下了头。

看见单于这样做派，孙中山是又好气又好笑，孙中山哀叹一声，心说看来只有汪兆铭合适去了。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张作霖对孙中山这个提议却表示了赞同：“恩，我看这个小伙子不错，就他吧。”看见单于刚才的表现，张作霖心里又对笼络住单于多了几分把握。

这回可轮到孙中山和单于同时吃惊了，只不过单于吃惊的是张作霖居然那么看的起他，不免心中多了几分得意；而孙中山吃惊的是刚刚单于表现的如此糟糕，而张作霖居然同意让单于去他那里。难道张作霖并不是真心想和自己合作？

想到这里孙中山的脸不自觉的又沉了下去，而观察到孙中山表情的张作霖不慌不忙的说道“先生，您别以为我老张没诚意啊；这个年轻人当天在天津居然敢拦住我的去路，我盯着他看了好一会，他虽然害怕却怎么也不让开，我老张带兵出身，就喜欢这样明知害怕也尽忠职守的人，看的出来这小子也是行伍出身，我觉得吧，还是当过兵的合我的胃口。您可千万别多心啊。”

原来这样，孙中山也知道单于在天津时拦住了擅自到访的张作霖，当时自己还对单于这样的行为表示了赞赏，没想到张作霖居然也因此欣赏单于；大概真的是英雄所见略同吧。想到这里，孙中山释然的微笑道“那好吧，他叫单于，是我的秘书，也是我们党培养出来的优秀的军人，正好雨亭兄你多指点指点他。”

既然人选已经敲定，孙中山和张作霖也就闲聊了起来，而站在一旁的单于心里可是掀起了滔天巨浪。和孙中山不同，单于一点儿也不相信张作霖会在这个时候和国民党搞什么合作，可是单于怎么也想不到张作霖饶这么大的圈子居然是为了把他要过去。

张作霖看目的达到了，也就起身告辞了，而单于把张作霖送出门口时，张作霖对单于笑了笑，说道“文革，我可等着你来啊。”

看着张作霖的汽车远去，单于站在门口呆呆的看着汽车逐渐消失的身影，自言自语的说道“这个大帅，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本回完。

=====

作者废话：这回算昨天的吧，今天晚上上传。

另：一些人物的表字

冯玉祥字焕章

张作霖字雨亭

段祺瑞字芝泉

冯巩是冯国璋的后人，可不是冯玉祥的后人。

第四卷 巨星落，风雨满京华 第三回 越宽心越重 月眠露真容

这天晚上孙中山招集汪精卫等人，将张作霖来访一事告诉了众人。众人听到张作霖欲与国民党合作的消息无不喜上眉梢。汪精卫更是吹捧孙中山，说张作霖完全是受了孙中山人格感召才会决定与国民党合作。

而孙中山似乎也在众人的赞扬声中看到了自己统一中国，重建共和的光辉时刻，一时间国民党在京要人无不沉醉在看似一片大好的形势下。

对于汪精卫关于晋升单于军衔，由上尉提升至少校的提议更是全票通过，这样单于又在被动的情况下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黄埔军校里第一个当上少校的学员。不但如此众人还纷纷对单于进行指导，诸如教导单于见了张作霖该如何说话，该如何行礼，甚至为见张学良等奉系要人该如何称呼众人还在孙中山房间里争的面红耳赤。

单于冷眼旁观着汪精卫等人的表演，内心却发出了不屑的冷笑。他绝对不会相信张作霖会真心实意的和国民党合作，虽然他并不清楚张作霖的目的是什么。

“文革，张雨亭又不会吃人，没什么可怕的，不要害怕。打起精神来。我们可是对你抱有很大的希望，你可不要让我们这些同志们失望啊。”看见单于神情木然的站在一旁，汪精卫还以为单于胆怯了，于是鼓励着单于。

看着汪精卫诚挚的目光，单于似乎想说些什么，可是他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牵动了一下嘴角，勉强对汪精卫笑了笑。

“文革，今天忙了一整天了，你还是先下去休息吧。”孙中山也发觉了单于似乎有点心不在焉，于是善意的让单于早点休息。

单于心不在焉的退了出去，走到了楼下，这时旁边传来一个声音：“看的出你有心事，愿意聊聊吗？”

单于猛然一惊，偏过头一看，原来是蔺月眠正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悠闲的喝着咖啡。不知道为什么单于每次看到这个和自己心目中的女神长的非常相似的女孩子都会不自觉的放松下来，这次也不例外，本来被满腹的心事压的沉甸甸的心，看到她后似乎也轻松了不少。

“原来是你啊，你怎么看出我有心事的？”单于好奇的问道。边说边走到蔺月眠身边坐下。

“哦，我的上帝啊，你忘记我学的是中医了吗？望、闻、问、切中的望字你难道不知道什么意思吗？再说你双眉紧缩，两眼呆滞，简直就像是在胸口挂了一块‘我有心事’的牌子，这我都看不出来，那我也太失败了吧。”蔺月眠似乎有意想舒缓一下单于的情绪，略微夸张的说道。

看着蔺月眠一副被你打败了的可爱表情，单于也不由得哑然失笑。当然，在单于看来蔺月眠任何表情都是那么可爱，或者说是由于蔺月眠长的实在太像林徽因了，因此单于才会觉得她什么表情都那么可爱。

看着自己眼前如花般的容颜，单于似乎真的想和蔺月眠说些什么，看了看四周，单于想了想说道“客厅实在不是一个聊天的好地方，我记得北京饭店的咖啡不错，不如今天我请你喝咖啡怎么样？”

蔺月眠想了想，回答道“可以啊，反正我今天的工作也已经完成了，就给你一个机会约会我好了。”

说完蔺月眠看着单于哭笑不得的表情，满不在乎的又加了一句“好了，我知道你喜欢的是林徽因，刚才我开玩笑的。OK？”

看见蔺月眠居然说出这样的话，单于苦笑着摇了摇头，耸耸肩膀，对着蔺月眠走了一个请的手势。

北京饭店离孙中山先生的住处并不太远，大概只用了 10 分钟的时间两人就已经坐在了北京饭店的咖啡室里。

蔺月眠喝了一口香浓的咖啡，开口问道“今天似乎是你的幸运日，怎么你似乎不太高兴啊？”

“我的幸运日？小姐你说错了吧？今天怎么会是我的幸运日呢？”单于似乎对蔺月眠的话有点疑惑，不解的问道。

看见单于疑惑的表情，藺月眠微微皱了皱眉头，说道“当初我可真没说错你，你也太虚伪了吧？这件事你认为我不知道吗？刚才我给先生检查身体的时候分明有听到你被晋升为少校，而且还会被派到张作霖那里去做联络人。对于你来说今天还不算是幸运日吗？我在英国可没有看见有像你这样年轻的少校。”

藺月眠似乎是误会了单于，以为单于是在自己面前装腔作势，看的出来她心里有点不满。

看着藺月眠略微有点生气的样子，单于无奈的说道“你似乎是误解我了，我可没有虚伪啊，我只是猜不透张作霖今天来的目的，我不认为张作霖是真心和我们合作的，可是看到先生他们如此的高兴，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说。所以……”说完单于端起杯子，喝了一口他特地要的黑咖啡。那浓烈的苦味似乎正是单于心事的表现。

“哦，原来这样，不过你不觉得这些事和我说有点泄密的嫌疑吗？”藺月眠看来接受了单于的解释，不过还是忍不住和单于开了个玩笑。

“你觉得我这叫泄密吗？先生让你称呼她什么？伯父。我可不认为先生会随便找一个私人医生，再说连兆铭先生他们都不避讳你，我又什么必要在你面前掖着藏着的？我要不这么说，那可真的被你说中了——虚伪。”单于心情似乎好了起来，耸了耸肩膀，轻松的说道。

听见单于这样说，藺月眠觉得很受用，发出了银铃似的笑声，不过幸好她知道这是公众场合，音量还是比较克制的。而看到藺月眠花枝招展的样子单于不经意间感觉很炫目。

笑完过后的藺月眠看见单于这副表情，心知他想的是林徽因，不禁在心里叹了口气。

不过她也很快放下这些心事，严肃的说道“你的意思是说张作霖只是利用先生他们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不过你的猜测还是很有道理的，张作霖接连任命部下担任安徽、山东、江苏督军，野心很大，看样子他和冯玉祥必定有一番龙争虎斗。我也觉得他不太可能在这个时候和先生真心合作，可是连我都能看出来，先生他们没有理由看不出来啊。你是不是太过杞人忧天了？”

刚才还陶醉在藺月眠美丽的容颜下的单于听完她这番话，可以说立刻就清醒了过来。看着在自己面前侃侃而谈的美丽少女，单于也在心里叹了口气。

单于的确对藺月眠比较有好感，虽然说这和藺月眠长的与林徽因相似有一定的关系，不过更重要的是单于在她身上找到了他原来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气息，和她相处让单于总有种回到自己时代的错误，这对单于来说才是藺月眠最吸引他的地方。

可是她今天这番话让单于明白了自己面前看上去充满了时代气息的知识女性实际上是一个和宋三小姐相似的人物。她们有着连某些男子都没有的政治嗅觉，眼光敏锐。这样的女子，单于一贯是采取远观的策略， he 可以和这样的女子成为好朋友，知己，但是他绝对不想和这样的女子结为伴侣，他可不想自己的另一半像自己的合伙人更多于妻子的角色。因此单于这段尚未开始的恋爱也就这样被扼杀在萌芽中；至少单于这方面是这样的。

不过单于心里想着这些，并不妨碍他理智的回应藺月眠：“你说的没有错，兆铭先生他们也确实想到了这一节，不过他们更多是认为即使张作霖这样做也对国民政府没有损失。而且最主要的是先生对于出现的这个统一中国，再造共和的契机非常在意，毕竟先生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本来以为会带着这个遗憾回归上帝的怀抱，谁知道张作霖又突然送给他一个希望，尽管这个希望在我们看来很是虚无缥缈，但是先生不会这样想的。”

单于这番话也让蔺月眠频频点头，不过蔺月眠还是说出了自己的疑问“我也觉得就算这件事不成功对我们也确实没有什么损失，相反如果我们大张旗鼓的宣扬这件事对我们好处更大，你又何必那么在意张作霖的目的呢？”

厉害，厉害，这个女子不寻常啊。单于听了蔺月眠的疑问，不由的在心里唱了一句沙家梆里刁参谋的台词。

不过这个时候单于完全是把蔺月眠看作是和蒋先云类似的朋友，丝毫不敢敷衍蔺月眠，于是他耐心的解释道“你说的有道理，可是世间很多事犹如双刃剑一般，不但伤敌，而且搞不好还要伤己。就拿这件事来说，看上去似乎是什么能对我们产生损失的地方，可是你好好想想，冯玉祥的国民军和我们的关系，我们和他可是同一个资助人。如果我们和张作霖达成了协议，对苏联、对国民军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想你不会不清楚吧？”

听了单于的解释，蔺月眠总算明白过来了，居然第一次赞扬单于，“恩，你真是厉害啊，的确对苏联来说我们和奉系的关系变的亲密了，对他们可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而国民军更会怀疑是不是我们和苏联与奉系达成了什么协议，也许还会认为三方准备联合起来对付他们。果然是先生看中的人才，单于我都开始有点佩服你了。”

听见蔺月眠的表扬，单于内心实在是不知道该不该高兴。不过表面上单于还是表现的很高兴的样子，夸张的做了一个‘那是当然’的表情。

看到单于这副样子，蔺月眠又打趣了单于几句，两人这次聚会就在这样看似和谐的气氛下结束了。当然两人走回住处时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单于是又凭添了一件心事，而蔺月眠似乎也下定了某种决心。

不过当天晚上单于就领教到了蝴蝶效应的威力，孙中山似乎是因为当天太过于兴奋，导致病情急剧恶化。

第二天就不得不住进了医院，准备手术，而单于也因为这件事，暂时没有到张作霖的公馆报道。

本回完

第四卷 巨星落，风雨满京华 第四回 国父骤病危 神州风云起

孙中山于 1925 年 2 月 6 日早八时被送进了北京协和医院，于当天九时由留英医学博士蔺光秀主刀，为孙中山先生实行手术。

“文叔，先生的情况怎么样？”

“文叔，父亲的情况怎么样？”

“文叔，总理的手术顺利吗？”

看见蔺光秀做完手术出来，宋庆龄、孙科、汪精卫等人急切的询问孙中山的情况，应该说在这个时刻无论是谁，他们都是真心关系孙中山的。

单于并没有加入询问病情的人群中，而是一个人默然的坐在医院的板凳上双手遮住他的脸，他并不想被人看到自己眼中的泪水。

说来这个时代最让单于心折的人物，就只有孙中山。对于单于来说，孙中山就是他这个时代的父亲。尽管孙中山并不完美，也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有许多的缺点，甚至在单于看来终孙中山一生都没有完全明白什么是民主政治，但是无疑孙中山的人格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

想起孙中山和自己相处的点点滴滴，单于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虽然单于早就知道孙中山的病情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神仙难救的程度，但是孙中山提前开始服用在历史上早已证明有效的中药时单于确实是觉得历史似乎开始要发生转变了，他认为孙中山的病情也许可以得到遏制，也许孙中山可以多延长一段时间的寿命，可是今天发生的一切似乎让他明白他之前不过是在幻想，这一切不过是虚幻的美梦。

现在，梦终于醒了。

这时单于耳边传来了被人群包围的蔺光秀的声音。

“我们顺利的打开了先生的腹腔，可是发现癌细胞已经全面扩散实在是没有办法割治。我想现在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雷锭照射上了，不过雷锭照射必须要先生伤口愈合以后才能进行。我奇怪的是先生的病情在服用了中药后不是已经有好转的迹象了吗？怎么会突然恶化的这么厉害？”

这时人群里没有一个人能回答蔺光秀的问题，单于倒是很想回答这个问题，可是他可以当着众人的面说孙中山是受一个虚假的希望刺激，这才导致病情急剧恶化的吗？他不能说这样的话。

这时众人似乎醒悟过来，纷纷辩解，大概也是为了自己。听着这些话让单于觉得很恶心，于是长身而起，深深的吸了一口气，慢步走出了医院。

刚走出医院大门，就看见蔺月眠穿着一件英式大衣，一头微卷的长发随风飘扬着，站在路旁，似乎是在等着什么人。看着蔺月眠被冷风吹的红红的脸蛋，单于没来由的感到心有点痛。

“你是在等你哥哥吧，文叔大概还要等会儿才能出来，要不你进去等他吧，这里风很大。”单于赶紧快走两步，走到上风口，温柔的对蔺月眠说道。

看见单于这个不经意的动作，蔺月眠眼睛似乎亮了起来，摇摇头说道“不，我没等我哥，我在等你。”

如果是往日有一个美女在这个天专门等待单于，那单于可能要流下感动的泪水了，可是今天单于似乎对并没能理解蔺月眠这句话所包含的意义，淡淡的说道：“对不起，今天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你还是进去找你哥吧。”说完微微朝蔺月眠点了点头，径直一个人走了。

看着单于的背影，蔺月眠赌气的跺了跺脚，朝医院走去。

与此同时，孙中山病危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北京，很快电波又把这个消息传遍了整个中国。

此时张家口西北边防督办行辕内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展开。

冯玉祥端坐在椅子上，左右两边坐满了国民军第一军的军官们。

“总司令，我看孙二哥来电说的不错，现在我们有苏联人支持何必去和国民党搅在一起？再说前些天北京传来的消息可是说孙文他们又靠上张作霖那棵大树了，您就不把万一国民党和奉系联合起来整我们啊？”韩复榘大着嗓门的对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冯玉祥说道。

时任西北边防督办的冯玉祥依然穿着朴素，看上去和一般士兵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此时他还没有命令国民军集体加入国民党，在他头上最耀眼的光环还是“基督将军”。

冯玉祥还未开口说话坐在韩复榘下首的张自忠抢先发言了，不过此时的张自忠还只是一个旅长，因此话说的十分委婉。

“韩师长（韩复榘时任国民军第一军第一师长）的话虽然有道理，可是请司令仔细想想，孙文他们想的是国民党一统天下，而苏联人似乎又是想我们和孙文划江而治，靠苏联人救济军火的国民党怎么敢被着苏联人和奉系勾勾搭搭的？再说张作霖的奉系现在实力傲视中国，他张作霖会把这天下让给国民党？我看这多半是张作霖搞出来的阴谋。司令咱们可是上过他的当的，您别忘记孙文在天津，他张作霖去探望孙文，出来就放风说孙文要和他合作，害的您避居天台山的事情。司令，孙二哥这是听信谣言，所以才发的电报。”

听见张自忠说孙岳听信谣言，韩复榘似乎感觉到这也在讽刺他，于是大声反驳到“苾忱，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他苏联能支持我们，就不能支持张作霖？张作霖和苏联可是挨着的！虽然说咱们国民军现在地盘不少，甘肃、陕西、河南、绥远、察哈尔快有半个中国了，可是你看看我们分到的地方，尽些些穷的鸟不生蛋的地方。不管是苏联人还是国民党要是让他们两家选与我们合作还是和张作霖合作，我看他们八成都愿意和张作霖合作！至于我们与老毛子有协议，苾忱啊，你也不想想，老毛子什么时候说话算话过？！那什么狗屁协议我看还不如一张草纸！”

其余国民军将领听了韩复榘的话纷纷点头，一个个纷纷表态。

“司令，韩师长说的没错，咱们就按照孙二哥说的先下手为强吧！”

“向方说的太痛快了，现在咱们国民军也有几十万人马了，何必屈居人下呢？干脆司令你带我们打回北京吧，您当大总统。”

“对对，我早就说国民党、三民主义是个JB！咱们可是和洋鬼子们信的一样，都是基督菩萨的娃儿，您当大总统，洋人绝对支持！”

一时间国民军这些军官们仿佛看到冯玉祥当上大总统，而自己则成了一方督军，沉醉在美好前景里的国民军军官们更是激动了，一个个在冯玉祥面前表着忠心。而如张自忠这样少数清醒的军官则对这些狂语梦话哭笑不得。

而作为国民军灵魂和领袖的冯玉祥却并没有表态，他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冯玉祥从内心来说当然是希望自己一统中国的，可是冯玉祥清楚的知道，自从国民军成立的那天起，自己的军队就没有富裕过。自己避居天台山与其说是听信了孙文即将与张作霖合作的谣言，还不如说自己早就看出国民军无法与奉系争夺天下，还不如以退为进，捞一些实在的好处。这不，没有自己的以退为进，河南、陕西督军他段祺瑞能给国民军？没有自己以退为进，西北边防督办能给自己？况且国民军现在虽说声势浩大，可是自己能掌握的不过是国民军第一军而已，第二军在胡景翼手上，第三军在孙岳手上，自己并不能完全掌握。可是万一孙文、张

作霖、老毛子三方联合起来，那自己和国民军岂不是……

想到这里，冯玉祥咳嗽一声，准备说话了。而刚才还闹成一团的国民军将领们看见冯玉祥准备开口说话了，都闭上了嘴巴。

“恩，苾忱，前些天那个老毛子提出了什么条件啊？”

听冯玉祥猛的这么一问，张自忠明显愣了一下，心说整个谈判过程您不是全程监控吗？怎么想着问我了？

由于摸不透冯玉祥到底有些什么打算，张自忠只能用推字诀了。

“报告司令，这件事我不是太清楚，全是熊斌一手经办，您最好找他问好一点。”

冯玉祥怎么能听不出张自忠推脱之意，心里对张自忠大为不满，双眉一皱，平淡的说道“这个谈判你也是参加了的，现在居然说自己不知道，可见平素对军政事物多么不上心了，给我跪下。”

张自忠没想到自己一句话竟然惹来冯玉祥这么大脾气，心里暗骂倒霉，可是也无可奈何，只好站起来，走到大厅中间跪了下去。当然罚跪可是国民军的老传统了，不要说是张自忠这个小小的旅长，就是国民军总司令鹿钟麟（当时冯玉祥因担任西北边防督办职务，而把国民军总司令一职转交给了鹿钟麟）冯玉祥也是让他跪就跪。

看见张自忠被罚跪，韩复榘脸上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可惜这一切都被冯玉祥看在了眼里，“向方，看见同袍受罚，你就那么高兴吗？既然这样你也去陪苾忱跪下。”冯玉祥依然很平淡的说道。

韩复榘没想到冯玉祥眼睛这么毒，垂头丧气的走到张自忠身边跪了下去。

“苾忱，现在你想起来了没有。”冯玉祥第二次询问张自忠。

这次张自忠可不敢在推脱什么了，老老实实的说道：“司令，苏联人的条件是广州政府掌握南方，而北方除了内蒙古与满州(东三省)以外为我们所掌握。中央政府将设立于北京，由司令与广州派遣同数目的代表组成。司令将有管理内蒙古与满州之权。如果我们答应这些条件苏联人将全力支持我们国民军，对了，还有就是要求国民军和国民党一样，接纳中国 GCD 员到国民军。”

“哦，老毛子挺大方的嘛，大家说说这条件怎么样啊？”冯玉祥看上去似乎很满意苏联提出的条件。

韩复榘正要说话时，熊斌手持电报闯进了冯玉祥的会议室，边走还边说“涣章，不得了，不得了，孙文病危了，孙文病危了。”

这时国民军上下都顾不上讨论什么对策了，冯玉祥更是站了起来“什么？孙文病危？快把电报拿给我看。”说完一把抢过熊斌手中的电报看了起来，看完后冯玉祥心情大好，笑着说道“好了，好了，散会，散会。”说完大笑着出门而去。

众人看见冯玉祥扬长而去，无不面面相觑，好半天，做为国民军总司令的鹿钟麟才说道“既然司令要散会，咱们就散了吧。”说完又转过脸对张自忠、韩复榘说道“你们两人还不起来？跪

上瘾了？”

张、韩二人看鹿鍾麟发话了，这才敢站起来。不过两人对视一眼，又都不屑的转过头去。

当天冯玉祥就让自己的夫人李德全火速赶赴北京。

北京张作霖公馆

“父亲，听说孙文是没治了，也就是这几天的事情，咱们怎么办？”张学良看着抱着五姨太太正在说笑的张作霖恭敬的问道。

“该怎么办还怎么办，既然他孙文活不了几天了，叫人准备花圈和奠仪吧，就取 2 万大洋吧。”正和五姨太太说笑的张作霖毫不在意的说道。

张学良一愣，又继续说道“那叫国民党方面派联络员的事是不是就算了？”

“叫单于来和孙文要死了有关系吗？”张作霖回过头来瞪了张学良一眼。

“我明白了，父亲，阿姨，我先下去了。”张学良平静的说道，转过身出了张作霖的房间。不过张学良转身后分明从他眼睛里看出了一丝恨意。

北京执政府

“段公，听说孙文要不行了。”

正在喂鸟的段祺瑞头也不会的说道：“叫政府准备盛大的祭奠仪式吧，多拨点钱。另外你去和警察局打个招呼，看看他们对那个伪国民大会有什么章程没有。前几天我一直忙着善后会议没有过问这件事，他们居然连一个解决方案也不给我送来。”

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

“展堂，您看总理病危的消息要不要通知东征的同志啊？”

“仲恺，这个时候正在东征关键时刻，还是等东征结束后再通知吧。希望上苍保佑总理吧。”

“但愿如此吧，难道黄天真不佑善人吗？”

本回完

=====

1.孙中山实际上是 1 月末动的手术，不过这里考虑到孙提前服用了中药，就把日子略微拖后到了 2 月。

2.冯玉祥爱罚人跪的事情见作品相关里的冯玉祥与西北军

3.苏联与冯玉祥达成的协议可不是我乱编的，是根据史料来的。

1925 年 12 月美国驻拉地维亚公使的机密报告里，透露出苏俄还有一个惊人的秘密条件，尚未包括在莫斯科与冯，胡代表团所定的条约中。在这个条件指出由广州政府与冯玉祥割分中国领土的计划如下：

(1)除了广东，广西外，广州政府将伸展其势力于云南，贵州，江西，福建，浙江，湖北与安徽之南部。

(2)冯玉祥之势力将伸展于其余各地，但不包括内蒙古与满州(东三省)。

(3)中央政府将设立于北京，由冯与广州派遣同数目的代表组成。冯将有管理内蒙古与满州之权。

北京美国公使报告冯代表熊斌将军无权对这条件予以同意，加拉罕受令回抵北京时，马上去取得冯的同意。如果必要时，加拉罕可作如下让步：

(1)冯玉祥承认广州政府在上述南方各省有统治权；

(2)吴佩孚如果战胜张作霖，将统治河北省，并为冯与广州支持者所组织的中央政府之首长。如果张作霖战胜，冯须答应不与广州政府作战。

广州代表胡汉民对这两项，表示原则上的同意〔美 893。00B/213，1925。12。16，拉脱维亚〕。显然的，苏俄设计的「南孙北冯」政策是一个有全盘计划的，有调协的侵华活动。据美国公使麦慕雷的报告，北京俄使馆内指派有几个「流动武官」(travelingmilitaryattaches)经常奔走于北京，广州，冯玉祥总部与莫斯科之间，作协调(coordination)，实现其侵华的工作。〔美 893。00B/317，1925。5。10，北京〕

=====

今天正文 4200 字左右，所以可以放心说点废话了。

1.上强推我本人觉得诚惶诚恐，我本人行文从中学开始就被老师批为冗余，到了现在估计一时半会儿改不了；请达者见谅。不过友直，友诤，这是我的幸运。谢谢大家的批评。

2.31 年那帖子是我原创，我无意为不抵抗政策翻案，只是想弄清楚为什么国民政府不抵抗。然而我幸运的搞清楚了，可惜还有很多朋友不清楚。无意指责谁，不过坐而论道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是当你自己面对这些事的时候才知道其中艰辛。

举一个例子，没写这故事之前，我经常在各论坛砸起点的大大，认为他们写的不好，或者怎么样。现在看自己当时的帖子都觉得砸到点子上了，可是当我自己动笔的时候才发现写故事是多么的不容易。现在我在这里慎重的向所有写手的朋友说一声对不起。

当时的我还不知道写一个故事居然这么艰辛。（具体我砸了谁就不说了，实在觉得没脸说。）

所以我在这里问两个简单的问题希望有人能答复我：你认为 31 年的国民政府有能力既救济

水灾的千万灾民，又和日本人血拼吗？

2.如果不能，你是先救济灾民，忍一口气呢；还是不顾千万灾民，和日本人拼命呢？

大家可以指责国民政府救济灾民不利，但是却不能指责国民政府没救济；至少在我看来国民政府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另外，张学良 12 月不战就放弃锦州到底得到了谁的许可？是下野的蒋介石还是当时国民政府？

第四卷 巨星落，风雨满京华 第五回 逸仙驾鹤归 肝肠痛欲断

而已经证明手术无法挽救孙中山的生命后，大家就只能把最后的希望放在镭锭照射上了，这个时候国民党众人没有谁还有心思去考虑什么与张作霖的合作了。

一个星期后（史实），孙中山伤口愈合，众人开始考虑是否使用镭锭照射，而在这个问题上单于和汪精卫等人在医院的走廊里发生了强烈的冲突。

“兆铭先生，我还是觉得没有必要让总理进行镭锭照射，先生的病使用镭锭照射根本没有用，反而增加总理的痛苦。我还是建议用中医慢慢调养吧。”单于诚恳的对汪精卫说道。

“胡扯，单于你不过是一秘书，多说什么啊，真以为自己是什么人物了？！”没等汪精卫说话，孙科先跳出来指责单于了。当然，孙科的指责无疑是包含了很多个人因素在里面的。不过孙科在广州时就敢和胡汉民打架，单于当然就更不在话下了。

汪精卫本人对单于印象不错，也听不惯孙科那副太子的腔调，于是连忙制止了孙科无理的举动，略为不满的说道：“哲山（孙科字），你这样说就没有意思了，什么叫‘以为自己是什么人物？’都是革命的同志还能是什么人物吗？不错，职务上文革的确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秘书，但是人格上是和我们平等的嘛。再说文革也是关心总理，他不过是说出了自己的建议嘛。”

汪精卫毕竟不同于胡汉民，孙科也不敢过于放肆，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转过头去与张少杰说着什么。

单于在旁边听着，心里很是感慨。像汪精卫这样的人才真正意义上西方政治人物，如果是在西方那种正常的政治环境里汪精卫绝对会是一个优秀的政治人物，可惜中国的政治和西方完全就是两码事；最后投靠日本人更是不知道汪精卫想些什么。

也许汪精卫这样的人很自恋吧，最后居然自恋到以为自己为全中国选择了一条保全国家的路子，可能汪精卫当时投靠日本人时内心充满了殉道私的悲壮，幻想自己是那不为人所理解的圣人。可惜自己以为自己是圣人，最终不过是小丑。

正当单于在胡思乱想的时候，汪精卫转过头来，语气非常和善的对他说“文革，你的说法不能说不对，但是总理现在这个样子要我们放弃，我们实在不甘心；我何尝不知道你说的有道理，何尝不知道这种疗法的危险？可是我实在不能这样放弃啊，毕竟这是最后的希望了。”说到最后汪精卫的眼眶中都已经带着泪水了。

单于也觉得汪精卫的话确有道理，虽然自己早已经知道结局，可是如果自己不知道结局的话难道会这样放弃最后的希望吗？想到这里，单于对汪精卫说道“既然兆铭先生这样说，我

没话说了。那就照射吧。”说完，单于向汪精卫等人行了一礼，缓缓朝走廊另一边走去。

不知怎么的，汪精卫觉得这个 25 岁青年的背影看上去是那么的萧瑟、那么的苍凉。

2 月 13 日，在众人的要求下协和医院对孙中山采取了镭锭照射疗法，可是在经过 43 小时的治疗后孙中山的病情并没有明显的好转。由于快到 48 小时的极限，众人在医生的劝解下停止了镭锭照射。

2 月 18 日，孙中山从协和医院出院，住进北京铁狮子胡同的顾维钧私邸诊治，病情日危一日。22 日，孙科、宋子文、孔祥熙、何香凝、汪精卫、张继、李烈钧等准备请示孙中山立遗嘱。

当他们来时，单于正坐在孙中山房间门口，看见这么多人出现，单于连忙站了起来。汪精卫看到单于站了起来，小声的问道“文革，总理休息了吗？我们有事想面见总理。”

单于看见这么多人，心里大概猜到了他们的来意，于是恭敬的说道“夫人正在照顾总统，诸位少候，我进去请示一下总理。”

正在这个时候，孙中山房间的门突然打开了，宋庆龄红着眼睛从里面出来，对汪精卫等人说道“逸仙知道大家来了，请大家进去。”

汪精卫等人也就依次跟着宋庆龄进了孙中山的房间，不过大家还是很礼貌的和单于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其中宋子文、孔祥熙两人给单于留下的印象最深，宋子文一副西方做派，看上去似乎很谦逊，可是眉宇间却有一股傲气，而孔祥熙给单于的第一印象就是此人演山西土财主简直不用化妆了。反正孔祥熙总让单于感到这个人有几分猥琐。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汪精卫等人从孙中山房间里出来，每个人的眼眶都是红红的。

看到大家都下楼了，正准备继续值夜的单于却突然被宋庆龄叫住，宋庆龄小声的说道“文革，总理让你进去。”

单于对于总理这个时候找自己谈话有点摸不到头脑了，不过还是恭敬的朝宋庆龄行了礼，走进孙中山的房间。而宋庆龄则在单于进去后，悄悄的把房门关上了。

单于走到孙中山的床前坐下，此时的孙中山已经饱受肝癌折磨，头发已经全白了，人也瘦的吓人，眼眶深深的凹里进去。眼睛里也没有了往日的神采，黯淡无光。

虽然不是第一次看孙中山这个样子，但是单于的泪水还是瞬间涌了出来。

孙中山似乎没有注意到单于的样子，沙哑着嗓子对单于说道“单于你来了，我有些话想趁自己还清醒的时候告诉你，不然我怕没有机会了。”

“单于，你是我看见过最有才华的年轻人，远胜当年的我，对于你的前途我是不担心的，但是我担心的是你的思想啊，你还记得我给军校写的训词吗？”

看见孙中山就如不放心自己孩子一样不放心他，单于顿时觉得五内俱焚，听见孙中山的询问已经泣不成声的单于恭敬的说道“记得，记得。”

“那好，你能背给我听听吗？”孙中山此时似乎被病痛折磨的说不出话来，声音非常艰涩。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单于几乎要念不下去了。

“是啊，说的多好啊，单于你要记住，要真的做到一心一德，贯彻始终啊。”孙中山的话里似乎有着父亲对儿子般无限的期望。

“是的，总理，无论将来怎样，我单于单文革永不背叛三民主义！永不忘记把您的理想贯彻始终！”单于在这个时候终于向孙中山许下了一生的诺言，也在这个晚上，单于有了自己的信仰——三民主义。终单于一生，无论局势如何变化，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信仰。

“好的，好的，你能这样说，我对你就完全放心了。去睡吧，今晚天气又冷了，晚上睡觉时多盖一床被子，不要感冒了，下去吧。”孙中山听见单于的话，脸上露出了慈父般的笑容。

1925年2月22日，单于从此成为坚定的三民主义信徒，也许说是坚定的孙中山的信徒可能贴切些。

2月24日，孙中山病情恶化，遵医嘱咐，征得宋庆龄同意，然后孙科、宋子文、孔祥熙、汪精卫、单于轻步走进病房，把预先写好的三个遗嘱，一字一句地念给孙中山听。

事遗嘱如下：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孙文。

孙中山给家人留下的遗嘱全文如下：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孙文

致苏联遗言，由孙中山用英文亲自口授，由鲍罗廷、陈友仁、宋子文、孙科笔记，进一步阐明了三大政策。

3月11日，何香凝发现孙中山的瞳孔正在散光，急告宋庆龄，宋庆龄强忍悲痛亲自用手把着孙中山的手腕，在三张遗嘱上最后写下了“孙文”二字。

3月12日，一代伟人孙中山逝世于北京，终年59岁。

不过历史往往有出人意料的地方，正当单于为孙中山的去世悲痛万分的时候，宋庆龄悄悄给了单于一份东西，单于打开一看，竟然是孙中山在病中手抄的《国民党军官学校训词》，虽然字体颤抖，可是孙中山依然尽量坚持每个字一丝不苟。只有最后“贯彻始终”终的终字最后一点拖的老长，看来孙中山写到这个字的时候实在是没有力气了。

单于看见孙中山给自己的这份不是遗嘱的遗嘱，再也不能自己，竟然当着宋庆龄的面号啕大哭起来，他明白孙中山的意思，先生临死还在担心单于，因此专门抄了这段训词给单于。里面那份浓浓的期许怎么能让人不为之感动？

看见单于如此失态，宋庆龄悲痛中也带着几份期许，而宋子文、孔祥熙、何香凝、汪精卫、张继、李烈钧等不知道原由的人看见单于如此悲痛也不由感叹孙中山没有赏识错人，也对单于的评价又高了几分。就连孙科看见单于这么悲痛，也觉得单于顺眼多了。

3月13日，国民党中央通令全体党员佩带黑纱，停止宴乐。同时决定将中央公园辟为停灵地。

3月14日，各国驻华公使馆纷纷前往医院吊唁。同日，段祺瑞执政府召开非常国会会议，通过了为孙中山举行国葬议案，并由财政部拨出治丧费10万元。3月15日，大雪纷飞，吊唁者排成长队前往医院吊唁。

3月19日，由协和医院向中央公园移灵，沿途肃立的有十几万人，到处是花圈、挽联。送殡队伍壮观浩荡，前面有300名警保人员开路，接着是庞大的军乐队，之后是几万名各界代表，紧接着是全副武装的护卫队伍，随后是外国驻华代表、随员和旅华人士，后面是亲属百余人。亲属之后，是灵柩和执绋人员，宋庆龄乘青玻璃马车随柩行进。走在最后面的是一队护兵。沿途上空有3架飞机缓慢飞行，空撒遗像。在前门的马道上，每隔5分钟就鸣放礼炮一响。直到晚上7时，送殡队伍尚未从公园散尽。

从3月24日至27日为受吊之期。数十万人前往中央公园公祭孙中山，以表达人们的怀念之情。30日，苏联赠送的玻璃棺由专人护送到京。从3月12日至31日，治丧处收到花圈7000多个，挽联、挽幅500余种。吊唁签名者达74万多人，连同接待的其他吊唁者共约200万人。

3月25日张作霖亲自来中央公园吊唁孙中山，当然这个并不是他的主要目的。可是他不知道的是单于心伤孙中山之死，已经迁怒到他张作霖身上，早就发誓不搞垮奉系绝不罢休。这个时候的单于已经因为悲痛而失去了理智，中国历史也因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本回完

=====

这章也4K，放心废话：

请大家猜猜主角怎么对付奉系，猜中了加精华。

顺回答网友问题：

关于广州2月的天气，这个不是我想当然，是照抄国民党牛人的回忆录（具体是谁我忘记了，呵呵）

第四卷 巨星落，风雨满京华 第六回 盛名无虚士 不打不相识

第六回

3月25日张作霖携张学良亲自到中央公园吊唁孙中山，这也是张学良第一次与单于见面。

吊唁时张作霖表现的十分悲痛，直对宋庆龄说道：“先生一代伟人，居然就这么去了，唉，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啊。我老张还有许多地方想向先生请教，可是先生他居然就这么去了，我老张心里可真不是滋味儿。”

说完泪流满面，一副扼腕叹息的模样。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就是宋庆龄、孙科也对张作霖印象好了起来。宋庆龄更是觉得此人虽是一代枭雄，但是也是真情真性之人。

看到张作霖如此桀骜不逊的人物居然也为了自己丈夫的去世而悲痛不已，宋庆龄悲伤中也不禁为自己丈夫感到自豪。她哽咽的回答道：“先夫一生为国为民，也算死的其所；只是他临死之前还在为国家未能统一，同胞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感到遗憾；望大帅能以天下苍生为念，我想先夫一定会含笑九泉的。”说到最后宋庆龄已经是泣不成声了。在场众人想到孙中山一生为公，也纷纷洒泪。

听宋庆龄这样说，张作霖拍着胸口说道：“夫人，您话的意思我明白，想我张雨亭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能眼睁睁的看着咱老百姓过苦日子？我今天来一是带犬子来祭奠先生，让他感受感受伟人风范；二来嘛就是专门来和国民党诸公商讨国事的。”

张作霖这话一出口，在场的冯玉祥、段祺瑞等人的代表无不为之色变，这些人尽管也悲痛孙中山的去世，可是他们更关心的还是张作霖这话中里的意思。

在他们看来奉系现在已经是中國最強大的集團，而國民黨在南方也是風生水起，要是他們兩家真的聯合起來，那對於他們來說可絕對不是什麼好消息。可以預見，隨著張作霖這番話一出口，整個中國的大小勢力都要騷動起來了。

而汪精衛等國民黨要人聽見張作霖這樣說，除汪精衛外，其他人無不喜上眉梢。他們最擔心的就是張作霖已經孫中山的去世而取消之前和孫中山達成的協議。聽了這番話，他們也都把心放回了肚子裡。

要知道這些人大多數都是國民黨內部的保守勢力，他們很不滿意孫中山之前與蘇聯以及 GCD 走的那麼近，只不過當時國民政府的軍火功績全仰仗蘇聯，加上北方各個軍閥實力強大，他們雖然保守卻並非不通世事的老頑固，因此對孫中山的這些政策雖然不滿却也無可奈何。而現在既然張作霖與馮玉祥都表示願意在一定程度上與國民黨合作，那麼國民政府和國民黨自然不需要再看蘇聯與 GCD 的臉色了。就是汪精衛內心深處也是希望能夠達成和奉系的合作的，畢竟這樣等於就增加了他和胡漢民爭奪國民黨新領袖的砝碼。

當然這個時候無論是代表國民黨左派勢力的汪精衛還是代表國民黨保守勢力的胡漢民都沒有把蔣介石看作是競爭對手。

單于此時職小位卑，站在汪精衛等國民黨要人之後，他聽見張作霖這話內心大怒，對張作霖的恨意又多了幾分。他當然不會相信張作霖會真的和國民黨合作，在這種場合公開說出這樣的話明擺著是為了分化國民黨與馮玉祥的關係，故意混淆視聽。

好你個張作霖，真是沒看出來，你居然如此狡詐，算計的也太絕了點吧？連去世的人也不放過！單于越想越是生氣，幾乎要衝出人群大聲怒斥張作霖了，不過幸好他此時還保留了幾分

理智，尽管牙齿咬的吱吱作响，终究还是克制住了自己。

事实上国民党众人并非没有人看出张作霖这个时候表态有点不大对劲，可惜但凡人有了私心，看事情的角度就变了。国民党保守派是希望借此机会打击苏联和 GCD，而汪精卫则一门心思想着怎么样登上孙中山留下的宝座，纵然觉得有不妥，也无暇细想了。

正在众人各自打算的时候，宋庆龄说话了：“大帅既然有这个心那自然是中国幸甚，民族幸甚，这些事情大帅可以和兆铭他们商量；我不便参与，不过还望大帅心口一致才好。”

宋庆龄这话一出口，张作霖和单于同时暗道了一声厉害，而其他势力代表听宋庆龄这样说，脸上的颜色也回过来几分。

不愧是国母，这招连消带打实在漂亮！单于在心里为宋庆龄数起了大拇指。而张作霖则有点尴尬的干笑几声，说道：“呵……呵……老张紧记夫人教诲。”

这个时候汪精卫等人连忙过来把张作霖一行人等迎到后面临时搭建的办公场所，张作霖以及张学良来到临时办公场所，刚一落座张作霖就大大咧咧的说道：“哎呀，我可不习惯这么多人在一起商量事情，兆铭老弟这样吧，就咱们两先唠唠嗑，咱们聊完了你们下来在合计。你看这么办行不行？”

说完似乎又发现跟在汪精卫身后的单于，笑着对单于说道：“单秘书，这是我儿子张学良，你们年轻人多亲近亲近啊。”说完指了指站在自己身后的张学良。

单于看见张作霖招呼自己，心中纵使有千般的不愿意也只好恭敬的和张作霖、张学良打了个招呼。张作霖也笑着点了点头，而张学良打量了单于几眼，冷淡了回应了单于。

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孙中山去世后单于心里似乎总有一股无明火，脾气变的很是暴躁。看见张学良如此冷淡，本来就对奉系不满的单于更是无明火冒起三丈高。

汪精卫等人一听张作霖这样说，也只好同意，甚至汪精卫心里还有几分得意。于是汪精卫便让单于带张学良到后面临时休息时休息，其他人也退了出去。

单于将张学良带到了临时休息室，这个时候休息室里正好没人，单于连忙让人给张学良倒水。张学良冷冷的打量了单于好一会儿，似乎漫不经心的问道：“你叫单于？”

听见张学良这种口气，单于心里更是不满，先在心里说了一声你爷爷我就是单于，然后微笑的回答道：“我就是单于，单文革。少帅有什么指教？”

“哦，没什么我听说孙中山很赏识你，听说你是从国外回来的，还是国民党军校的高才生，今日一见果然……哈哈。”张学良话里明显带着“闻名不如见面”的意见。

单于如何听不出来张学良话里有话，火是压了又压，实在压不住了，夸张的笑了笑对张学良说道：“呵呵，少帅过奖了，我那里是什么高才生，至于总理欣赏更是无稽之谈。少帅年纪轻轻就统帅一旅，北京不知道多少佳丽望风披靡，少帅才是真正纵横疆场的真豪杰。”

张学良也不是傻子，如果不知道单于是暗中讥讽自己只能在脂粉堆里打滚，他从来唯我独尊惯了那受得了这个，立刻站了起来，怒视单于，说道：“你，不要太过分了！”

单于一看张学良这么冲动，心里暗笑他一点城府都没有，不过面子上单于可是装做惊讶的问道：“少帅，你这是干什么？难道是嫌文革招呼不周吗？”

“少废话，你以为我听不出来你话的意思？我告诉你，你少帅我不到 20 岁就上阵杀敌了。只会耍嘴皮子的人我见过可不只你一个！”张学良也是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不过还好他顾忌到现在不是教训单于的地方，尽管话说的很重，不过声音还是压的很低的。

看见张学良还知道克制自己的音量，单于对他的评价又高了几分，考虑到自己将来的倒奉大计，单于决定还是不和张学良打嘴仗了。于是正色的说道：“少帅，常言道唯大丈夫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风流又有什么不好？何况文革自认没有得罪少帅的地方，可是少帅一见文革就似乎对文革不满，语多讥讽，难道少帅就以为文革听不出来吗？”

张学良一愣，没想到自己面前这个人居然敢和自己这样说话，除去郭茂宸，自己眼前的这个人算是第二个。不禁开始有点欣赏单于，虽然还不认可单于的才华，至少认可了单于的胆量。

想到这里，张学良出乎单于意料的笑了起来，对着单于说道：“哈哈，刚才算我的不对，真是失礼了，我叫张学良，草字汉卿，请多指教。”说完伸出了自己的右手。

单于确实是没有想到张学良突然间态度转变的那么快，反而愣了一下，好在他反应快，立刻也伸出了右手，说道“难得少帅大人有大量，我叫单于，草字文革，也请少帅原谅自己冒昧。”

两位同龄人的手握在了一起，两人相视一笑。

正在这个时候，又有人进来了。

“好哇，小六子，这才多久啊，你们两个都拜上把子了。哈哈哈哈。”两人回头一看，原来进来的居然是张作霖。

两人连忙向张作霖行礼，张作霖摆了摆手，对文革说道：“别这么见外，单秘书过几天你可就要到我这里来了，别那么多礼。”

“小六子，咱们出来的时间也够长的了，是时候回去了，走吧。”

张作霖父子和宋庆龄等人寒暄了几句后就坐上汽车离开了中央公园，而单于喃喃自语的说道“看在你顺眼的份上，就只让你爹下野就好了，东北这么大最好还是两个人来掌握比较好。”说完转身朝灵堂走去。

本回完。

=====

俺今天运气实在好到家了，下午上不了起点，结果 17:00 又停电。这章是我在网吧码出来的。晕！

当时到北京的还有总顾问鲍罗廷，不过这毕竟是小说就人品的忽略他吧。

至于张学良这个，呵呵，1 来是因为张毕竟是我党的朋友，所以我也不能太随心所欲；2 嘛政治貌似从来不讲交情的，而和少帅搞好交情才有利于下一步行动。

最后：呵呵，这章出现了倒奉关键人物哦，实际上他在历史中也是几乎就成功了。

第四卷 巨星落，风雨满京华 第七回 夜半密谋划 文革露峥嵘

当天晚饭后，汪精卫把单于叫到了他的房间里。

“兆铭先生，你能相信相信张作霖的话吗？”单于开门见山的向汪精卫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我何尝不知道张作霖未必肯和我们真心合作，但是至少有这么一个名义，对其他军阀也是一个威慑；再说现在就谈张作霖真心与否也为时尚早；事实上，文革，如果你能尽量影响他也不是没有机会的。我看张作霖对你还是很有好感的。”汪精卫还是那么和蔼，丝毫没有因为单于和他职务相差很多而对单于摆什么架子。

“可是兆铭先生，现在我们正在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合作啊，张作霖这样做难道不会是分化我们和冯玉祥的关系吗？”单于并不是不想去张作霖处，而是此时的他已经完全把自己代入国民党党员的角色之中了，做什么事情都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来考虑。

在他看来，自己打入奉系内部，削弱奉系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可是如果国民党高层真的相信了张作霖的鬼话，无论是对革命事业还是对国民党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

听见单于提到冯玉祥，汪精卫脸上流露出了几分不屑。“冯焕章和我们算什么合作？他打垮直系后知道自己威望不够，大家都鄙薄他的为人，就把他的旧上司段祺瑞捧出来做傀儡，自己来做曹操；谁知道段祺瑞可不是汉献帝，早就看穿了冯焕章这套把戏，一转身就把张作霖放入了关，用张作霖来压制冯焕章。冯焕章一看局势对他不利，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把水搅浑，把总理这尊神给请进了北京。等我们到了北京，他就借故躲开，以前在电报中所说的‘唯先生之命是从’一概不认帐了。跑到天台山去当隐士去了，明摆着坐山观虎斗。”

说到这里，汪精卫端起茶杯，喝了口茶，润了润嗓子；汪精卫放下茶杯接着说道：“要说他这招也够狠的，不但让段祺瑞焦头烂额，就是张作霖不也跑来和我们拉关系吗？段祺瑞怕他倒向我们，接连封官许愿，不光他当上了西北边防督办，就是胡景翼、孙岳也成了名正言顺的督军。他一看好处捞够了屁股一拍就到张家口就任去了。文革，当时总理还在的时候你不也提醒总理，说冯焕章两面三刀，倒戈成性不可相信吗？怎么今天反倒说起他的好话来了。？”

佩服，真是长见识了。

在单于以往的印象中汪精卫一直是温文尔雅，一副翩翩学者的风范，似乎对政治没有太敏锐的感觉，对政治不太在行，可是今天汪精卫这番话却彻底推翻了单于对汪精卫的认知。盛名之下无虚士，汪精卫果然不愧是中国纵横几十年的风云人物，他对冯玉祥的认识简直是入木三分。就是单于本人虽然在 21 世纪看了许多关于冯玉祥的文章，可是对冯玉祥的认识也没有汪精卫深刻。

正当单于在内心为汪精卫竖大拇指的时候，汪精卫看单于没有说话，害怕单于想到别的地方去，于是自嘲的说道：“其实这些也是我北上后看到冯焕章的这些举动才分析到的。说起来还是文革你厉害啊，居然在广州时就看穿冯玉祥的为人。要是我当时知道冯玉祥是这么个玩意儿，绝对不会建议总理北上的。”说完汪精卫眼眶居然又红了。

单于看汪精卫一副欲盖弥彰的样子，心里不住的冷笑。汪精卫呀汪精卫，我又没说什么，

你解释什么劲儿啊。无非就是怕我在廖仲恺面前告你一壮，何必呢？我费这个力气干什么呢？

想到这里单于忽然想到就是这年8月廖仲恺被刺，心里猛然一紧，刹时间冷汗都流了出来。随即单于就想到现在还有时间提醒廖仲恺，当务之急是要汪精卫对张作霖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才有利自己的倒奉大计。

想到这里，单于诚恳的对汪精卫说道：“兆铭先生既然您对冯玉祥有这么深刻的认识，那为什么要会相信张作霖的诚意呢？冯玉祥于张作霖，就如同袁绍于曹操一样。张作霖现在不但坐拥满州，就连河北、山东也落入他的手中；而且前不久他又任命了安徽、江苏两省督军，可以说其实力放眼北方无人能敌。现在北方实际三也只有三股势力，一是冯玉祥的国民军；二是孙传芳；三就是奉系张作霖。尽管冯玉祥和我们貌合神离，但是他也知道靠他一个人无论如何也不是奉系的对手，所以在他取代奉系之前应该说还不敢和我们翻脸。但要是张作霖打垮了冯玉祥，那么他等于是统一了北方，您想他会和我们客气吗？”

汪精卫看上去对单于的分析不置可否，只是不停的用他右手的食指关节敲打着茶几。

单于知道汪精卫还在权衡得失，也隐约猜到张作霖似乎是给汪精卫承诺了些什么，于是继续说道：“我党现在连盘踞在广东的陈炯明都没有彻底铲除，那里来的本钱和张作霖合作？要是等张作霖真的统一了北方，您想想，他会止步长江吗？再说”说道这里单于顿了顿，下意识的环顾了一下四周，压低嗓子说道：“再说张作霖和苏联的关系可不太好，我想苏联人也不会看到我们和张作霖走的太近吧？现在世界上也只有苏联是真心帮助我们的。难保张作霖不是想借机挑拨我们和苏联的关系。”

事实上单于说的这些汪精卫都想过，但是联想到张作霖给他的承诺，又让他实在是割舍不下，可是等单于说道苏联，汪精卫可以说彻底清醒了。的确就是今天下午鲍罗廷和苏联大使一起来找自己，隐约表示了自己与张作霖合作的不满，又强调对比张，冯玉祥才是国民党真正可以合作的对象。现在单于又提到苏联，这让汪精卫开始把天平向单于这边倾斜。

“文革，你的意思是拒绝和张作霖合作？”汪精卫沉默了半天，似乎是询问单于，又似乎是自言自语的说道。

成了，单于看汪精卫这样说，就知道汪精卫的态度开始转变了，心中大乐。于是他趁热打铁的对汪精卫说道：“先生，我可没说不和张作霖合作啊，不过这个合作可是有很多方式的。”

汪精卫闻弦歌而知雅意，颇有兴致的问道：“你的意思是假装和奉系合作？”

对于汪精卫的精明单于已经很了解，所以对汪精卫这么快反应过来并不吃惊。他诡异的笑了笑对汪精卫说道：“先生，我的意思是既然他张作霖说要了解了解我们国民党，我们就让他了解。不过我们暗中还是要和苏联人以及冯玉祥说明白。时机成熟我们就可以让国民军和奉系两家打的不亦乐乎，这样也有利我党在南方的军事行动。总之北方越乱对我党越有利。”

汪精卫听单于这么一说完全明白过来了，也不禁喜上眉梢，不过怎么说汪精卫这时还是坚定的国民党人，孙中山的信徒，还是能把国民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

“可是冯玉祥怎么可能是奉系的对手呢？要是冯玉祥垮的太快了那不是让张作霖一家独大吗？”汪精卫兴奋过后还是冷静的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先生，这个不用担心，我说的时机成熟指的是我们能让冯玉祥和张作霖实力达到平衡以

后。”既然谈话完全落入单于的掌握中，单于自然表现的胸有成竹。

“您大概也知道张作霖的奉系共分为三派，一派为士官派，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派，以杨宇霆为首，主要成员有东三省训练总监姜登选、兵工厂厂长韩麟春。另一派为行伍派。又称绿林派，以张作相、吴俊升、汤玉麟等土匪出身的督军、师长为首。他们之间有的结成儿女亲家，有的拜为把兄弟，是东北的实权派。第三派是以张学良、郭松龄为首的陆大派，由陆军大学、保定军官学校、教导队毕业的青年军官为骨干。他们主张富国强兵、保卫桑梓、开发东北、不事内争、抵御外侮，是颇有爱国思想的少壮派。三派之间明争暗斗，互相抵制。只要我们能争取到其中一派偏向我们，那么奉系发生内斗也不是不可能的。现在看来最有可能被我们拉过来的应该是陆大派，他们还算是爱国思想的少壮派。”

“原来文革早就有了锦囊妙计，怪不得这么胸有成竹啊，不过文革，你怎么对奉系的情况这么了解啊？”汪精卫听了单于的分析知道单于的计划确实是可行，不过他也很奇怪怎么单于这么了解奉系内部纷争。

奉系分三派他是大致知道的，但是却没有单于那么清楚。

坏了，买弄过多了，单于经汪精卫这么一问才发觉自己说的过多了。于是立刻较尽脑汁的想解释的理由，终于让他想到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

单于故作镇定的对汪精卫说道：“哦，这是之前总理让我看的有关东北军的资料，所以我会想到这些的。”

听了单于的解释汪精卫到也没有怀疑，毕竟孙中山对单于的重视是有目共睹的。他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文革，那你具体想怎么做？”

“这个事情恐怕我一个人没有办法完成，还要找一个人……”

“任公！”两人同时说出了于右任的名字，看见大家看法相同两人说完后都不由自主的笑了起来。

两人立刻去找于右任，当时国民党北上众人多数都是住在铁狮子胡同的顾维钧私邸里，汪精卫和于右任也不例外，到了于右任的房间两人还没敲门，于右任就开门正准备出门。两人一问才知道原来于右任也觉得和张作霖合作不妥，正准备找汪精卫，打算劝戒汪精卫呢。

等两人进屋与于右任一表明来意，三人同时大笑起来。

当天晚上，三人就商量好了联络的方法和细节。于右任派他的一个晚辈也是他的私人秘书袁松留在北京与单于联系。

不过单于老是觉得袁松看他的眼神怪怪的，不过单于也没有在意。毕竟虽然单于年纪和他差不多，但是一直以来交往的都是位高权重之辈，隐隐约约他也有了点大人物的味道。

不过等三人（袁松一直在外间等候，可没资格参与讨论。）谈托了这事，天也已经大亮了。未避免走漏消息三人决定暂时隐瞒这个事情，等汪精卫回到广州再向少数人公开此事。

“文革啊，冯玉祥万一不动心怎么办啊？”最后于右任说出了自己的担心。

“任公，您过滤了，冯玉祥对于张作霖的存在可是寝食难安，要是我们把削弱甚至是消灭张作霖的机会摆在他面前他会不动心吗？我倒是担心冯玉祥太鼠目寸光，轻举妄动呢。”单于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的，冯玉祥这个人真是和袁绍有一比，本来他和郭松龄、李景林的倒奉铁三角是很有把握打败张作霖的，结果他眼馋李景林的天津，居然出兵攻打李景林，害的郭松龄孤军奋战，最后终于失败。没多久，自己也被张作霖打的落花流水。

“放心，我当尽力制止此事。”于右任也向单于拍了胸口。

于是既然规划妥当了，汪精卫自然也就继续装模做样的去和国民党在京要员商谈与张作霖合作之事，于右任当然也是要出席的。

而单于也没有睡觉，他趁还有一天的时间，回房给蒋介石、廖仲恺、蒋先云、李之龙等人写信去了，到北方快半年了，他还没有给这些人通过消息呢。

本回完

注释：当时连 GCD 都设立有满州省委，这在当时算东三省代称，希望大家不要有太多联想。

=====

作者废话：

对不住各位，昨晚突然有事结果现在才回来。这算昨天的吧。

还有我看到不少作者每章这个 2000 多字，我想我一章 4K，算是上传两章了吧？

答复读者：

有读者说我应该崇拜周总理，而不应该对孙表示那么高的敬意。可是朋友这个崇拜还是要讲年纪的，毕竟当时周总理和主角差不多大，总理 1898 年生人，而主角按照年纪算起来是 1900 年生人。不管其他人怎么看，反正我对和我年纪差不多的人是尊敬、佩服但是绝对没有办法崇拜。

至于孙中山先生这个私生活，实在没有必要深究，说难听点总理也有年轻的时候。5.4 那会儿的青年和现在比，开放程度一点也不逊色。

第四卷 巨星落，风雨满京华 第八回 为国惜英杰 莫非是孽缘？

回到卧室的单于立刻提笔给蒋介石写信，虽然汪精卫的表现让单于吃惊，可是单于并不准备在汪身上下注，理由很简单，汪精卫没有能掌握军队，不管个人再怎么有才华，在现在的中国想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没有军队的支持那是不可想象的。

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单于写下了这样的内容：“……学生不长于斩将夺旗，回归广州对校长恐无太大意义，留在北方当能为校长发挥更大作用。在学生看来汪兆铭思虑深远非一般夸夸其谈之辈可比，万望校长留心。北方越乱然我党在南方之革命定会越顺利，学生将竭尽所能使奉系不能干扰我党之统一南方。最近俄国人频繁与冯涣章接触，请校长多加留心。学生在京风闻北洋余孽欲南下刺杀我党要人，望校长、党代表千万小心在意。……”

而在给廖仲恺的信中单于详细描述了孙中山去世前后自己的悲痛心情：“总理驾鹤西归，学生痛彻心肺，学生亦在总理面前发誓永不背叛革命，不忘总理教诲。……然最近风闻反革命份子欲密谋南下刺杀我党要人，虽不敢肯定，亦请党代表千万留心，学生观党代表出门从不安排卫士随从，亲民固然重要，然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白龙鱼服虾蟹可欺，党代表千万小心，莫让宵小有可乘之机！我党先哲宋公教仁之悲剧万不能于今日重演！”

写完这两封信后单于长出了一口气，这个时代人写信的习惯多数依然愿意使用文言文，可是单于读文言文问题不大，可是要他写实在是为难他了。可是给两位大人物写信用纯白话文又觉得不太尊重，只要勉为其难的写了这样半文半白的句子，不过说起来还是白话居多。单于本来还准备修改一下，可是转念一想，自己既然是海外华侨身份，那么文言文不好也是正常的，干脆偷懒就不改了。

可是接下来给蒋先云、李之龙两人的信却让单于多少有点犹豫了，对于他们两人在文词上并不需要太多的修饰，可是这个内容却实在不好写。单于不愿意看到蒋、李因为身陷党争，而白白荒废一生所学；这不但是两人的不幸也是中国的不幸。毕竟单于自己知道自己虽然被人看做才华过人，实际上是因为自己比这个时代的人多了几十年的资讯而已，论实际才能资质不过中人；而蒋、李两人才是真正的人中之龙，如果说李之龙的才华说他是人中之龙稍微过一点，但是蒋先云绝对当之无愧！张国焘在这个时代最忌惮的不是毛 Z 东，也不是周 E 来，而是蒋先云！不然也不会在武汉老是给蒋先云小鞋穿，甚至说出“蒋先云不是反革命，老子不姓张”的话来。

在单于看来要是蒋先云不是自己以死明志，如果能活到解放后，其接班人的位置谁也抢不去，甚至由他执掌共和国也并非没有可能。

“我为国惜才！”单于暗自下定着决心。可是，这个提醒的话该怎么说呢？总不能为国惜才而牺牲掉抗日领袖吧？蒋介石虽然在很多中国人看来算不得抗日领袖，可是在单于看来无论是精神上还是实质上中国抗日领袖这个称呼蒋介石当之无愧！单于还记得在自己时代看到的历史资料上说当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所有媒体没有不痛骂张学良、杨虎城的。就连一贯批评蒋介石的左派报纸也没为张、杨说好话；而西安事变平安解决，蒋回到南京后全国不少地方甚至放起了鞭炮。在单于看来这就表明了当时的民心所向！

再说如果这个时候让 GCD 掌权就是对主席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这个时代的 GCD 完全受苏联掌握，就连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也因为反对执行苏联的“五月来电”在第二天就被赶下台了。

想到这里，单于不禁觉得头痛之极，到底该怎么写呢？想了好久，单于终于决定还是含糊其词吧，隐晦点提醒他们两人，特别是李之龙，实在不行，在李之龙去海军局之前让蒋介石派李之龙到北方下协助自己工作好了。

“……巫山、在田，我在北京一切安好，因为张作霖欲于我党合作，我被派到奉系做联络员，恐怕一时半会儿没有办法和你们把酒言欢了。每当想起在田不胜酒力，酒醉后憨态可爱，我就为不能再次目睹在田风采而觉得甚为遗憾；我听说青军会发展的很好，这里祝贺巫山了。不过常言道刚者易折，皎皎者易污，望你们留意。虽然说革命者为国无暇顾其身，但是不能很好保护自己的革命者或许不是一个合格的革命者吧。争执有主义之争和个人之争的分别，我想只要大家现在目标一样都是打倒军阀，那么些许小事还请你们能暂时忍耐。如果有一些不明事理者挑衅，希望你们不要去理睬那些头脑不清醒的人。

另外在田，你在广州风头甚劲，且又找到自己心仪的爱人，恐怕嫉恨你的人不在少数。说实话，我都有点嫉妒，呵呵。树大招风这虽然是俗话，但是既然能流传千年至少说明这些俗话

揭示的是真理，希望你低调一些。……”

写完这三封信，单于却又发愁了，他不知道这信该怎么寄给广州，先不说南北现在交战，就是不交战，邮电检验所这些机构估计还是有的，自己这信很多内容是不能让别人看到的。可是要是让汪精卫转交，单于却对任何政治家的操守不抱希望。毕竟信里有他关于汪精卫的评价，单于可不希望汪精卫看到这些内容。汪精卫对付不了蒋介石，可是不代表汪精卫收拾不了他这么个小小的少校联络员。

正在单于伤脑筋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了，单于打开房门一看原来是蔺光秀和一个身材修长，面目英俊的年轻人。

“哎呀，文叔你怎么来了？”单于对蔺光秀的到来感到有点惊讶，连忙请蔺光秀二人进来。

“呵呵，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有事拜托你。”蔺光秀在这段时间和单于也已经很熟悉了，直接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啊？！文叔你居然有事拜托我？我可真荣幸，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开口好了。”的确在单于看来，蔺光秀出身名门，家族又和国民党关系深厚，自己又是医学博士，从来只有别人求他的，没有他求人的。想不到今天居然有事拜托自己。

“呵呵，我接受了夫人的邀请，准备到广州任中央医院的副院长，这不，我和他一起同行呢。”说到这里蔺光秀指了指自己身旁身材挺拔的年轻人。

“哦，还忘记和你们介绍了，他叫陈玉，是我的朋友，也不知道他那里神经有问题，考了一次军校，居然又想在考一次，连即将到手的公费留学都不在乎了。”蔺光秀这才想起还没有和单于介绍自己的朋友，连忙介绍到。

听了蔺光秀的介绍，单于不由眼前一亮，暗自庆幸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连忙握住陈玉的手，询问道：“陈兄莫非是要准备投考黄埔军校吗？”

陈玉似乎不太习惯和人这么亲热，脸居然有点红了，匆匆和单于握了握手，腼腆的说道：“叫我璞生好了，我之前也考过保定军校，可是后来觉得正是军阀混战导致了中国的衰弱，就没有去读，而是有考上了燕京大学读经济，可是我越读越觉得如果中国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实在没有办法建设国家。我以为当今只有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能救中国于水火，而且听文叔介绍，才知道单兄不远千里从国外回来投考黄埔军校，想必是早已想到这一节，想来我还真是惭愧，居然这么些年才想清楚。”说完陈玉尤自唏嘘不已。

看到陈玉这般腼腆，单于暗笑陈玉进了军校可有苦头吃了，不过他和陈玉也是第一次见面，不想多说什么，只是笑着对陈玉说道：“璞生客气了，你也别单兄单兄的叫了，叫我文革好了；其实革命那里分什么先后？没听过《圣经》里农场主给工钱的故事吗？呵呵，我还要麻烦璞生一件事呢。”

“哦，正好，这样大家互不相歉，我替璞生答应了，什么事？”蔺光秀豪爽的说道。

“没有什么，就是请璞生把我带几封信给校长、党代表以及我在军校的朋友，不知道可不可以？”单于也微笑着询问道。

陈玉一听是这件事，当然满口答应，他人虽腼腆却不是傻瓜，知道单于深受国民党上层的

赏识，自己帮他带几封信给校长这些人，自然他们也会高看自己一眼，于是满口答应。

单于见自己的事解决了，放松的问道：“文叔，你又是什么事情？既然璞生帮了我，我自然也是义不容辞的帮你了。”

“哦，没什么，我妹妹不肯和我去广州，说是拜了名义陆仲亨为师，要留在北京学习中医，我想你帮忙照顾她一下，她一个女孩子一个人留在北京我不放心。”这时藺光秀可是非常严肃，看的出来他是一个很喜爱自己妹妹的哥哥。

“什么？！”单于可被藺光秀这个请求吓了一跳。

本回完。

注释：我记得陈诚考保定军校时就是因为一个已经录取的人跑去北京读大学才得以入学的，我一直对这个人很感兴趣，可是一直没查到他的资料，所以就在自己小说里杜撰一个人物出来。请达者不要见怪。

=====

今天有网友在我邮箱里留言说我偏袒 GMD，我实在苦笑了。我并不是对 GMD 有什么好感，只是照实写而已。可能是我比某些朋友能多看到一些资料吧，所以造成大家的误解。（我能通过某些渠道看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资料，南京那个。当然是允许借阅的那种，不是没解密的那种。所以资料多了，很多事情看法和大众的看法就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第四卷 巨星落，风雨满京华 第九回 慧剑斩情丝 扬武见识高

单于一听原来是叫自己帮这个忙，立刻头大了起来。

平心而论藺月眠的家事、才学在这个时代都是上上之选，更别说她那长的和林徽因相似的面容了。这种女孩子就算是在 80 年后的中国也是顶尖的才貌双全的女子了。

并且单于和她几次接触来看，藺月眠的的确确对他有好感，别说单于还是心理学硕士，就是普通男子恐怕也是感觉的出来的。单于对她也不是没有一点好感，可是自从单于那次和她喝过咖啡后，单于就从她身上感觉到一种政治女性的味道。

单于并不是讨厌这种喜欢政治的女性，可是要说这种女性交往甚至组成家庭，这就是单于所不喜欢的了。

坦白说单于从来就不认为政治是什么高尚的东西，特别是在这个时代，不管有多么崇高的理想，如果想达到这个理想，那么必须使用所有能使用的手段。正如想建立天堂必先建立地狱的道理是一样的。

单于本人是可以很理智的看待这件事情，现在也有了满身污秽的心理准备，可是他不想自己未来的伴侣也和自己一样一身污秽。

两个人至少得有一个是干净的吧？这就是单于现在的所思所想。

因此尽管单于对藺月眠有好感，可是他也做出了慧剑斩情丝的决定。可是从另一方面说，

蔺月眠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孩子，单于可不保证自己经常和她接触还能维持自己这个决定。更何况这个时代以蔺月眠的背景，单于就是想事后不认帐也不可能。

因此听见蔺光秀这样的清秀，单于实在是很伤脑筋。不过他也知道自己的确没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来推脱这件事情，再说蔺光秀请他照顾自己的妹妹，那也算是把他当成了可以信任的朋友。

想到这里单于挠了挠头，说道：“文叔，你放心吧，只要我有空有一定会照顾你的妹妹的。”

似乎是打趣单于，也或者是对单于做出了某种程度的暗示，看见单于这副样子，蔺光秀笑着对陈玉说道：“璞生，你看文革那副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你说要是在你们燕京大学的男学生听见我这个请求，是不是早就打成一团了？”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陈玉似乎想笑可是碍于单于的面子又不敢笑，憋红了脸，没有说话，只是一个劲儿的点头。

单于听蔺光秀的话并没有什么反应，只是微微苦笑了一下。的确蔺光秀并没有夸大，像蔺月眠这样的女孩子自然很多人喜欢。反而看见陈玉这个样子，单于觉得自己面前这个男人太腼腆了点，也为了转移话题，对陈玉说道：“璞生兄，我看你似乎是太腼腆了点，按道理我说这话有点交浅言深了，但是既然你准备报考我们军校，又是文叔的好朋友我就不得不说了，你这个性格应该改变一下，不然到了军校日子可不太好过啊。”

单于这话一说完，陈玉还没什么，蔺光秀在旁边又笑了起来，对单于说道：“文革你还不知道，璞生什么都好，就是性子太像女孩子了，连我妹妹都给他取了一个绰号：‘陈小妹’。”

单于一听，忍不住也笑起来，而是陈玉脸红的更吓人，有点生气的说道：“你妹妹什么都好，就是嘴巴太刻薄了，哼！我可是堂堂男子汉！”

看见陈玉好象有点生气，蔺光秀连忙说道：“璞生不要生气嘛，大家都是朋友才开这样的玩笑的，这样吧，今天中午我请你和文革吃全聚德烤鸭，算是我道歉赔礼了。”

陈玉似乎觉得为这个生气没有什么必要，笑骂道：“当然要你这个大财主请客了，难道要我请啊？”

三人说笑着就准备出去吃午饭，单于一看汪精卫他们还没有开完会，觉得出去吃个饭也没什么，再说自己来北京这么久了还真没有到全聚德去见识见识。于是就和两人出门了。不过他出门前还是向卫士交了自己的行踪，并且告诉卫士自己吃完饭就回来，如果有急事就直接到全聚德找自己。

而正当单于和蔺、陈二人出去吃饭的时候，在张家口另一场阴谋正在上演。

“你说说这咋办呢？国民党要是和奉系联合起来我们国民军还有活路没有了？”做为西北边防督办的冯玉祥在第一时间就接到了关于张作霖和国民党图谋合作的电报，对于冯玉祥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于是他也立即召集了熊斌、鹿钟麟、张之江这三位目前国民军中他最倚重的人来商量对策。

“司令，以卑职看来，张作霖公开这样表态似乎有挑拨的嫌疑啊，自古就没听说过两派合作有这么大张旗鼓的。”尽管已经是国民军总司令了，可是在冯玉祥的面前鹿钟麟可不敢以司令自居。在国民军阵营里只有冯玉祥才是真正的司令。

看到鹿钟麟如此恭敬，冯玉祥眼里不由流露出惬意的神情来，不过他并没有立即表态，还想看看其他人怎么说。

“瑞伯（鹿钟麟字）说的固然是道理，可是谁敢保证张作霖和国民党不是来个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国民军参谋长熊斌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扬武（熊斌字）说的不错，要是国民党和张作霖联合起来，我们可要倒大霉了。司令，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察哈尔都统兼国民军第一军军长的张之江对熊斌的话表示赞同。

“恩，司令虽然我总觉得张作霖这个做法有点古怪，可是扬武、子姜（张之江字）说的没错，小心驶的万年船。不过一切还是听司令的。”鹿钟麟一看另外二人都赞成，心说可别让冯玉祥误会自己和奉系或者是国民党有什么瓜葛，于是赶紧把话又圆了回来。边说汗都流下来了。

“恩，瑞伯你也别紧张，我还不相信你吗？我既然让大家来开会，自然是要你们畅所欲言嘛。”冯玉祥很满意鹿钟麟诚惶诚恐的模样，当然嘴上还是宽慰了鹿钟麟几句。

“既然大家的意见同一样，咱们也得想个办法，看看怎么样防范啊。”冯玉祥接着说道。

是啊，怎么样防范这件事呢，一时间屋内四人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不过熊斌不愧是国民军参谋长，脑子就是快，四人里他最早想出了办法。“司令我有一个想法，不过就不知道行不行。”熊斌略显犹豫的说道。

“咳，大家都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扬武你有什么好点子你就说吧，不要婆婆妈妈的，像个娘们儿。”冯玉祥一看熊斌想出办法了，大胆的鼓励着。

“司令，实际上我们主要的敌人还是奉系，国民党现在连广东都没有完全平定呢，一时半会还会北上。我想呀，能不能想个法子，让两边都不安生，这样我们国民军不是能坐收渔人之利了吗？”既然冯玉祥都这么说了，熊斌也大胆的说出了自己的主意。

“这办法不错，扬武，你能仔细说说吗？”冯玉祥听熊斌这么一说，真有点眼前一亮的感觉。

“司令，我先说这奉系吧，别看奉系现在很强大，可是内部争斗非常厉害，可没有咱们国民军团结，这次奉系入关少壮派可是立了大功的。可是张作霖却没怎么封赏少壮派，自古赏罚不分明没有不出事的，我看在少壮派里下点工夫说不定有用。”熊斌详细的向冯玉祥分析着。

要是单于在这里，非得为熊斌喝彩不可。单于知道郭松龄反奉不希奇，可是熊斌全凭经验和眼光就能看出奉系少壮派不稳，实在了不起。

“哈哈，说的对啊，要是当初玉帅（吴佩孚字子玉，所以也称他为玉帅）能一碗水端平，我又何必倒戈呢。哦，哦，这个，这个还有我看不管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这才愤然倒戈为民的。”冯玉祥对熊斌的话深以为然，不自觉就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不过话说出去才发觉不对，连忙又补充说自己是为民倒戈的。

在座其他三人对冯玉祥这番话虽然心里觉得恶心，不过嘴上奉承可不慢。

“那是，司令解民倒悬，乃真英雄！”

“司令，谁不知道您一贯为国为民？”

“司令，您是当之无愧的基督将军，您挽救了中国。”

这些马屁听的冯玉祥是飘飘然如在云端，过了好一会儿，冯玉祥才回过神来。他笑了笑故作谦虚的说道：“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说，我也是老百姓出身嘛。”

“那国民党方面怎么做呢？”冯玉祥转过头去询问熊斌。

“这个，这个卑职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熊斌无奈的说道。

“司令，其实不用太担心国民党方面；很快他们就要自顾不暇了。”原来说话的是鹿钟麟，他的部队一直在北京一带，消息是最灵通的。

“哦，瑞伯有什么办法说来听听。”冯玉祥没想到鹿钟麟居然会开口，在他印象中鹿钟麟可不是那么有脑子的人。颇有点惊喜的问道。

“是这样的司令，前几天我在北京时碰见我一老熟人，他是以前第四混成旅，第四混成旅在四川被击溃后我跟着司令，他却流落云南了。辗转在滇军、桂军之间。后来跟随滇军杨希闵到了广州，任杨的参谋长。我们见面后我请他吃饭，他在酒桌上承认他是杨希闵派来和奉系、段祺瑞联络的。杨不满意现在国民党，想在广州搞一家伙。”鹿钟麟这话半真半假，杨希闵参谋长说的可是真话，只不过不是在酒桌上，而是在窑子里。而且那人还送了鹿钟麟 10 根金条，拜托鹿钟麟为他打通关系呢。不过在冯玉祥面前，鹿钟麟自然不会说什么窑子和金条了。

冯玉祥突然听到这么好的消息，简直高兴的不知道怎么是好，好半天冯玉祥才急切的问道：“瑞伯，你说的这个事情可靠吗？”]

在得到鹿钟麟肯定的答复后，冯玉祥连声夸奖鹿钟麟，可是正在这个时候冯玉祥又想到另一件事，脸一下就沉了下来：“瑞伯，那你刚才怎么那么说？恩？”

鹿钟麟正在高兴呢，突然这盆冷水泼下来，脸色立刻变的惨白，不过幸亏他反应快，马上说道：“司令，我们怎么说也是和国民党在合作嘛，有些事情让我们下面的出面就好了，要是事情败露国民党问起来，司令您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吗？

听鹿钟麟这样说，冯玉祥的脸色又变了，连声夸奖鹿钟麟：“说的好，说的好，瑞伯你想的周到。不过下次这些事情还是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不要擅自做主。”看来冯玉祥还是对鹿钟麟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他这件事情有点不满。

看见鹿钟麟似乎想说什么，冯玉祥挥了挥手说道：“这次就这样吧，现在你马上赶回北京去，一定要促成这件事情。”

“是”鹿钟麟从板凳上站了起来立正说道。

“既然事情都商量完了，大家一起吃个饭吧。”冯玉祥大方的说道。

而底下三人一听说冯玉祥请吃饭，虽然表面上看着很高兴，实际心里都在大叫倒霉。冯玉

祥一贯以朴素自居，吃的很简单，酸萝卜就饭。而这三位哪个不是大鱼大肉吃惯了的，怎么吃的下。

客观来说冯玉祥在生活上确实不怎么讲解，实际上当时中国几个在历史书上的反派如吴佩孚、段祺瑞等人在私生活上是很简朴的。不过他们和冯玉祥一样，爱的是权。

且不说国民军这几位愁眉苦脸的吃萝卜就饭，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南方吧。这个时候李宗仁、白崇禧统一广西，日后威名赫赫的桂系（实际上应该是新桂系）诞生了。

本回完。

没有查到熊斌的字，按照古人取字相对式原则，我杜撰一个扬武，因为斌同彬文质貌，亦作彬。

=====

这几天思路一直没理顺，根本没办法写。不过终于还是想清楚下面的情节到底该如何发展了。

第四卷 巨星落，风雨满京华 第十回 余波至广西 桂系小诸葛

傍晚的桂林显得破败而湿热，街道两旁的房屋外墙上清晰可见的弹孔表明了这座破旧的城市刚刚经历了一场战火，因为刚下过雨，地面显得很泥泞。

泥泞的土地、破旧的平房越加凸显出城市中心那栋三层楼高的建筑的不凡，整个桂林也只有这栋 19 世纪法国人所修建的建筑超过了两层。

此时在这座建筑的三楼的某个窗户上正有一个人凭窗眺望。

这个人正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李宗仁，他大约 30 多岁，虽然个子不高，可是整个人看起来却有一种军人的英气。他此时正达到了他人生中的一个高峰，刚刚驱逐了盘踞广西长达 10 多年的陆荣廷，打跑了不可一世的滇军，一统广西。可是在这个光荣的时刻他却双眉紧锁，显得心事忡忡。

正在此时房间的门猛然被人推开了，一个个头和他差不多身穿一套笔挺将军服的男子进来了，他一进门就边笑边说：“德邻（李宗仁字），笑死我了，笑死我了。”

这个能在新桂系领袖面前如此不拘小节的，放眼整个广西只能是小诸葛——白崇禧。

李宗仁在房门被推开的那一瞬间心里很是恼怒，看是白崇禧，便只好强压心中的不快，脸上浮起几分生硬的笑容，问道：“健生，什么事情让你这么高兴？”

白崇禧没有注意到李宗仁的不快，反而笑的更是灿烂，大笑着说道：“德邻，刚才你不在，我和季宽（黄绍竑字）和商会的人谈重新厘定商税以及乐捐军费的事情，这个商人一个个油滑的很，我和老黄好话说尽，他们就是不合作，一会儿说税重了，一会儿又说他们捐不起钱了。也不想想，陆荣廷在的时候随便让他们拿多少出来，谁敢说个不字？最后居然有人敢嘀咕说我们这是收保护费！我当时就想把这个奸商给毙了，结果还是季宽有办法，就一句话他们乖乖听话了。”说到这里白崇禧似乎是买关子，没有说下去，而是一个劲儿的笑。

纵然李宗仁这个满腹心事，不过听到这里也被白崇禧勾起了兴趣，好奇的说道：“哦，季宽怎么说的？”

白崇禧看到引起了李宗仁的好奇心，也不慌着说下去，反而顺手拉了一张椅子过来坐下，笑咪咪的望着李宗仁说道：“德邻，你猜？”

“不会让叫士兵和那些奸商讲道理吧？”李宗仁以为白崇禧、黄绍竑他们用武力逼迫这些商人就范，不由着急的说道：“

这可不行，我说了多少次了我们初定广西，还是离不开这些人的支持的，你们可不能学陆荣廷那一套啊。”说到最后李宗仁都有点着急了。

“哎呀，德邻，你想到那里去了，季宽要是用那种下作手段还是黄季宽吗？当时我听到那话确实是很生气，可是季宽一点也不生气，悠闲的告诉那些奸商，现在不是收不收保护费的问题，而是各位能不能在广西平平安安的问题。结果商会一听季宽这话一出口就什么都答应了。”白崇禧对李宗仁的不满似乎并不惧怕，反而还有点高兴李宗仁在这个问题上的不满。

“哈，哈，哈，好他黄季宽，真是有意思，有意思。”李宗仁一听原来是这样，又想象那些视才如命的奸商被黄绍竑一句话吓的面目发青的样子，不禁笑了起来。

不过笑过之后李宗仁还是严肃的对白崇禧说道：“虽然是这样，明天还是去请商会的人来吃过饭，广西可是我们的根子，可不能像陆荣廷那样乱来。”

“当然，德邻，我当时就说了，季宽那是开玩笑的，当不得真的。”说道正事，白崇禧也收起了笑容，正经的回答道。

“德邻，我刚才近来看你似乎有心事，你在想什么？要知道你不到 34 岁就成为统一了广西，放眼中国谁能与你相比，你在担心什么呢？”白崇禧眼光锐利，一进门就发觉李宗仁有心事，为了舒缓气氛，故意把刚才和商会谈判的趣事说了出来。看到差不多了才正式询问。

李宗仁并没有理睬白崇禧的询问，反而转过头去看着窗外缓缓下坠的夕阳，说道：“健生，我们兄弟认识多少年了？”

白崇禧微微一愣，随即说道：“从光绪三十三年进学校算起（西历 1907 年，李、白、黄进入广西陆军小学，总办蔡锷），算起来也已经有 18 年了。”

“是啊，今年是民国 13 年，我们做了 18 年的兄弟了。”李宗仁回过头看着白崇禧，一字一句的说道：“健生，你还记得我们的理想吗？真正的理想。”

白崇禧听见李宗仁提这个事情，站了起来，也很严肃的看着李宗仁说道：“当然记得，扫灭群雄，一统中国。”

“是啊，长久以来，我们都是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我自己深信我们两人才是中国的主人。可是当今天我真正站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我又觉得很困惑。健生，你说我们能完成这个目标吗？”李宗仁看上去似乎很迷茫。

“当然能，现在我们手上掌握足足两万精锐，又统一了广西，你才 35 岁，我也才 33 岁，

为什么不能？更何况我们还有国民党这面大旗。”白崇禧有点不能理解为什么李宗仁突然会那么消沉。

“问题就是出在国民党身上，我刚才接到电报，国民党可能和奉系的张作霖合作，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危险了。要是国民党真的靠上张作霖，国民党势力大增，我们又在人家的边上，俗话说的好睡榻之上岂容他人酣睡？”李宗仁在这个时候终于说出了自己意气消沉的原因。

他在去年曾经去过北京一次，对北方各个派系的力量都做了考察。在李宗仁看来冯玉祥的军队虽然军队训练有素，但是一来装备低劣，地盘都在贫瘠之地，二来冯玉祥两面三刀，靠倒戈起家众所鄙视，三来御下苛刻；早晚会被部下倒戈，不足为虑。段祺瑞虽然才华见识属于当世第一流的，可惜人已老迈，手上又没有军队，也没有什么威胁，至于孙传方之辈，李宗仁有信心用自己一个团打跨他一个师。唯一让他顾忌的就只有张作霖的奉系，兵多将广且东北富庶，实在是心腹大患。而在南方的国民党在第一次东征时其核心的学生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也让李宗仁很是忌惮。

如果国民党和奉系联手，对于心怀天下的李宗仁来说绝对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有这样的事情，电报能拿给我看看吗？”听到国民党可能和奉系合作的消息，白崇禧也是吃了一惊。

李宗仁什么也没说，默默的从上衣口袋里逃出了那封电报，看的出来李宗仁确实是很为这个事情伤脑筋。电报上都被捏出一个手指印。

白崇禧接过电报，仔细的看了起来，一时间房间里一片寂静。

“哈，哈，德邻，这件事十有八、九是张作霖搞出来的花样。”白崇禧看完电报，思考了一会儿，笑了起来。

“哦，你为什么这么说？”李宗仁虽也觉得张作霖似乎不是真心的，可是关心则乱，他就没有白崇禧那么肯定。

“德邻你想，张作霖现在可以说取直系而代之，其麾下又有数十万大军而国民党现在有什么？连广东都没有能完全统一。你说要是你是张作霖会和国民党合作吗？张作霖不过是想借机会挑拨冯玉祥和国民党的关系而已。”白崇禧肯定的说道。

“这个我也想到了，可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要是是真的，那……”李宗仁还是觉得担心这个消息。

“放心，我敢肯定张作霖绝对不会是真心和国民党合作，除非国民党同意被张作霖控制，但是现在有俄国人撑腰的国民党绝对不会屈居张作霖之下。而张作霖也不会容的下国民党。德邻，相信我，这个肯定是圈套。不过你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现在国民党打败陈炯明气焰的确很嚣张，应该杀杀它的气焰了。”白崇禧一脸轻松的说着。

“健生，你说的很有道理，可是要怎么做？”李宗仁还是相信白崇禧的判断的，毕竟小诸葛不是白叫的。

“呵呵，我们不用急，我想冯焕章应该比我们更急，何况我们什么也不用做，现在不是沈鸿英不是还有一些残部盘踞在桂、粤边境吗？听说他们和杨希闵到是有些交情。”白崇禧诡异的

笑了笑。

李宗仁听白崇禧这样说，立刻就明白白崇禧打的什么算盘，高兴的说道：“小诸葛就是小诸葛，健生，你的聪明才智愚兄佩服啊。”

这些夸奖白崇禧听的多了，并不以为意，反而平静的说道：“不过张作霖这次也提醒了我，德邻，我们似乎应该未雨绸缪了。”

此刻心情不错的李宗仁学着京戏里的台词来了句：“敢问计将安出？”

白崇禧看到李宗仁这样说，也笑了起来，说道：“我想我们需要挟天子以令诸侯了，现在国民党的两个继承人胡汉民、汪精卫在军队里都没有什么自己的势力，而我们可以……”

“高明，高明！”李宗仁还没有听完就喝彩起来。

“不过到底和谁合作我现在心里也没有底，还是要亲自去广州一次。”白崇禧略微苦恼的说道。

“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去广州？”李宗仁问道。

“不用，现在国民党气焰正旺，还是等杨希闵他们做出什么后我们在去吧。要知道锦上添花没人记得，可雪中送炭就不一样了。”白崇禧顺手拿过桌子上的茶杯喝起茶来。

“好的，现在我们还是把精力放在省内好了，可惜啊，广西太穷了，健生要是我们两人能掌握东北那么富庶的土地，说不定我们现在已经平定中国了。”最后李宗仁还是没有能忍住，在白崇禧面前表露出了对奉系的羡慕。

“算了，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老哥，我们还是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做吧。”白崇禧冷静的说道。

随后两人就在李宗仁的办公室里商量起他们治桂大计来了。

不过很奇怪的是他们两人早在民国9年（1921年）就加入国民党了，可两人却似乎没有身为国民党的觉悟。当时白崇禧还在孙中山面前慷慨呈词：广西统一不需要孙公的物资支援，所需者，不过革命之主义与信仰而已。

如果孙中山在天有灵，不知该做何感想。

与冯玉祥、李宗仁的焦虑比起来而广州国民政府的东征则顺利太多了。

1925年2月1日广州政府发布总动员令，举行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这次东征的主力是黄埔军校学生军和粤军。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任东征军总司令，蒋介石兼任东征军参谋长。当时在粤军二师任参谋长的叶剑英奉命投入了东征之战。

战争开始，作为东征先头部队的第二师，在张民达、叶剑英率领下，从广州出发，与黄埔学生军会师后，乘胜前进。2月上旬进抵淡水城郊。粤军对淡水展开三面包围攻势，于15日晨进占淡水。第一次东征即告一段落。

蒋介石在东征结束后也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潮汕善后督办。且又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为党军司令官。

按理说他心情应该很好，可是此时他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朝着李之龙以及贺衷寒大发脾气，而李之龙、贺衷寒两人脸上也有青紫的淤痕，这是怎么一回儿事呢？

“你们搞什么名堂！？丢人！简直是丢人！”

“师长、黄埔同学浴血得来的荣誉都被你们给丢光了！”

蒋介石咆哮的声音，在几百米外也能清晰的听见。

本回完

=====

废话：

有朋友说主角不选择蔺月眠的理由很牵强，那时没有女性不关系国家大事。可是关心是一回事，有兴趣参与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林徽因，我不觉得林先生有参与的热情，可是宋三小姐参政兴趣高涨啊。而蔺月眠在我的设定了应该是和宋三小姐同一型的女性。

第四卷 巨星落，风雨满京华 第十一回 黄埔惊天下 校长怒气生

办公室内蒋介石脸色铁青，平时从不松开的军服风纪扣也被蒋介石一把给扯开了，正端着杯子，大口大口的喝着水，看样子是骂累了。

而李之龙、贺衷寒两人身上的军服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贺衷寒头上鼓起老大的一个肿块，左脸颊高高拱起；军服前襟上还有几点明显的血渍。而李之龙右眼污青，鼻子开样子被打出血了，不过还好鼻梁并没有断。左手被简单的包扎过，不过鲜血依然渗透了纱布，纱布上有一团红色的血迹。两人伤势并不重，看的出来是打架造成的。两人均垂头丧气的站在办公室中央，一言不发。

蒋介石又喝了两口白开水，重重的把杯子搁在办公桌上，抬起头使劲的瞪了瞪站在他身前的两年轻的军官，恨不得一水杯砸过去，砸死他们两人。

要说蒋介石确实是有拿杯子砸他这两个学生的理由，这次东征由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组成的第一师（实际上当时只有教导一团，二团，我这里就提前把他们合并了。）所向披靡，打出了国民政府的威风，也打响了黄埔军校的牌子，蒋介石这个校长也觉得甚为光荣，可是让他以及国民政府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引以为傲的黄埔学生居然在潮州党部当着全国记者、当地党员的面打成了一团。

虽然这些学生还有几分理智，没有使用枪械，可是党部礼堂的椅子、扫帚什么的都被这些学生用了过遍。现在还有十几个学生因为打架太过投入，而被送进了医院。整个东征因战斗负伤而住进医院的学生还没有这次打架住进医院的学生多。

蒋介石昨天还在记者们的面前大谈团结友爱、主义信仰是黄埔军校成功的秘诀，也是学生们分奋不顾身的根本原因。还举了很多黄埔学生团结友爱，为了同学不顾牺牲自己生命的例子。

可是今天几十名黄埔学生就在潮州党部礼堂用打成一片的方式让那些记者，相信要不了多久也会让全中国的老百姓知道了什么是“黄埔式的团结。”

蒋介石想到这里，心头那股火又冒了出来，真想掏出手枪把这两个学生给枪毙了，可是他面前的一个是学校的优秀学员，单于走后更是递补成为学校执委的李之龙；更要命的是他还是 GCD 员，通过这次东征蒋介石知道了苏联的援助对于国民政府是多么重要，特别是孙中山去世后他更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得罪 GCD 和苏联；而另一个则是他非常看好，对 GCD 非常敌视的贺衷寒。

蒋介石是一个国民党员，对于 GCD 和 GC 主义大举渗透到国民党内部他是深怀戒心的，因此他从内心深处讲就不想严厉惩罚敢于和 GCD 作斗争的贺衷寒。

不过想归想，蒋介石脸上可丝毫没有表露出不愿意严厉处罚李、贺二人的意思，蒋介石铁青着脸，严厉的说道：“李之龙，你身为军校执委，怎么也知法犯法啊？”

“校长，今天这件事可不是我的错，全是贺衷寒引起的。”李之龙似乎没有看见蒋介石铁青的脸，抬起头直视蒋介石，朗声说道。

“哦，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具体说说。”说实话，蒋介石在知道学生们打架的消息后，更多的注意力发在了在场的记者身上，对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

“是这样的，校长。昨天我们青军会接到潮州党部同志的邀请，给潮州各界人士讲讲三民主义和东征的战斗经历；昨天晚上我们已经商量好由我主讲，当时贺衷寒也在场，他虽然要求他主讲，可是青军会经过表决，还是决定我主讲。

可是今天我们去了党部礼堂，我上台刚讲了几分钟，贺衷寒就带着邓文仪、关麟征几个人上来把我推下台，本来我不想在潮州同志们以及那么多记者们的面前和他们争执，就想算了，回去在和他们理论。可是贺衷寒在台上大肆污蔑 GCD 是共产共妻，还出言反对总理的三大政策，说实话他污蔑我们 GCD 我们都能忍下去，可是他公开反对总理的三大政策我们就不能忍了。我们就上台和他理论，可是我还才刚说了一句不能质疑总理的三大政策，他们就一拳打过来，结果同学们看不下去了，大家就打了起来。事情经过就是这样的。”李之龙不愧是做过鲍罗廷政治秘书的人，几句话就把事情的经过说的清清楚楚，没说因为贺衷寒污蔑 GCD 而打架，只是说贺衷寒公然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贺衷寒在旁边听的咬牙切齿，心里把李之龙骂了个痛快，确实事情前半部分的确是如李之龙所说是他先抢发言的，说了 GCD 是共产共妻也不假，可是当时李之龙、许继慎他们这些 GD 份子就跳上来和自己争辩，那里有忍气吞声之说？更恶毒的是李之龙说自己诽谤总理，自己不过说了句总理的三大政策没有联共，还没说完关麟征就和他们打了起来。实际上自己是想说三大政策没有联共，只有熔共；都怪关麟征太冲动了，让李之龙这些 GCD 抓到了把柄。

还没等贺衷寒想完，蒋介石先不干了，怒气冲冲的说道：“贺衷寒！你想干什么？！总理尸骨为寒，你就连总理也不放在眼里了吗？你给我说清楚！混蛋！”

看见蒋介石勃然大怒，李之龙当然是抱着看好戏的心态，可是贺衷寒可被吓坏了，连忙说道：“校长，校长，不要听李之龙诽谤啊，他完全是诽谤学生。学生是不满意青军会被 GCD 所把持，又看见今天他们不讲三民主义，只讲他们所谓的共产主义，我们这些忠贞的党员气愤不过，这才上台怒斥李之龙他们的。学生没有诽谤总理啊，学生看他们歪曲总理的三大政策，只是说总理三大政策里根本没有联共，而是熔共。绝对没有诽谤总理的意思啊。”

蒋介石听贺衷寒这样说，又看贺衷寒害怕的样子，心里先相信了几分，转过头看着李之龙说道：“在田，是不是这样的？”

虽然蒋介石脸色不善，可是李之龙却并不在意，他决然的说道：“绝对没有这回事，贺衷寒就只说总理的三大政策没有联共，我就说了一句，怎么没有联共，你们不要胆子太大，连总理的话都敢不听，然后关麟征一拳打过来，边打还边骂：联你娘的共，然后其他同学看不过去就和他们打了起来。您要是不相信，您可以去问潮州党部的同志，他们一直在现场。”

蒋介石看李之龙这么有把握，就知道事情八九不离十是如李之龙所说的那样，不然李之龙绝对不会这么镇定，但是他也猜到贺衷寒算说也是真话，贺衷寒还没那么大的胆子敢反对总理。

不过他也在心里暗骂贺衷寒没有脑子，要说 GCD 歪曲总理的话也要说快点啊，怎么说一半就不说了。想到这里又有点气关麟征没有脑子，辩论就辩论，谁怕谁啊，你打个什么劲儿嘛。

想到这，蒋介石随口问道：“第一个动手的关麟征呢？叫他来见我！混蛋！简直无法无天了！”

听见蒋介石叫关麟征，贺衷寒小声的说道：“报告校长，关同学被 GCD 下了黑手，已经进了医院了。”

“胡说，到底是谁下了黑手？起码有三、四个同学被关麟征送进了医院！分明是你们下的黑手！”李之龙理直气壮的反驳到，他可一点也不担心被查出来，因为打架这种事情怎么查的出来谁打伤谁？更何况是几十个人的混战。

贺衷寒当然不同意李之龙的说法，两人就在蒋介石的面前吵了起来。

“都闭嘴！你看你们还像个革命军人吗？关麟征首先动手，就是被打进医院也是咎由自取！你们好好看看你们自己，对得起总理的期望吗？总理苦心栽培你们一番，难道就是为了你们在全国老百姓面前打架给他看吗？”蒋介石看他们还在争吵，非常生气。说到最后，蒋介石似乎也是动了真感情，眼眶里都有了泪水。

贺衷寒、李之龙听见蒋介石这样说都不说话了，两人同时低下了头。

只听见蒋介石继续说道：“不说总理，你们在看看你们的同学，你们的同学现在还在北京和军阀们周旋，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是为了党的利益，他无怨无悔！而你们呢？你们就让他看见报纸上写着‘黄埔学生打成一团，国民政府内斗不休’？你们想想他在北京看到这个消息是个什么心情？！”

说着说着蒋介石又抬高了音量：“为什么我最优秀的学生都不在我身边？为什么我身边都是你们这样的孽障！？”

蒋介石提到单于，李之龙是真心觉得羞愧，而贺衷寒则是嫉妒单于居然如此受蒋介石的重视。不过总的来说现在的蒋介石对军校的学生还是很爱护的，并没有说刻意去为难那派的学生。

“算了，你们两人现在暂时戒除一切职务，去禁闭室待着，等待处分命令！“一时半会儿，蒋介石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罚这两个领头的。

李、贺两人听见蒋介石这样说，都松了口气，一起向蒋介石举手敬礼，转过身准备朝禁闭室走去。

看见两人就这么走了，蒋介石又对他们说道：“去禁闭室之前先去让军医看看，再换身衣服。你看你们像什么样子！一群孽障！”

看见蒋介石真心关系自己，就连李之龙都很是感动，两人又回过身朝蒋介石行了一个军礼这才走出了蒋介石的办公室。

看见李、贺两人走远了，蒋介石这才坐了下来，用左手按摩着自己的太阳穴，思考着到底怎么处罚这两个人。

想了半天，蒋介石都没有想出一个让两派都满意的方法出来，叹了口气，干脆找周 E 来商量一下。

一来自己也很欣赏这个年纪轻轻的 GCD 高级干部，最好能像单于那样把他争取过来，二来，也是尊重 GCD，还可以向 GCD 示好；毕竟现在的局势下多一个朋友比多一个敌人好，更何况在孙中山死后苏联的影响越来越大了。

于是蒋介石睁开眼睛，站了起来，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军装，朝政治部主任的办公室走去。

本回完

=====

我记得黄埔军校有三次著名的打架，第一次东征时的确是在梅县两派学生打了起来，不过我没写的那么严重，因为当时大家都有枪，打了一会就都把枪上膛了，反而没有打的多厉害。打的住院是第二次东征后，的确是在全国记者面前，一、两百学生打成一团，当时打的天下闻名。而且第二次东征时两派学生打架非常激烈的，基本上孙文学会和青军会一遇到就打；而且是有仗打仗，无仗打架，打架没有影响部队战斗力，也只有黄埔军校才能办到。

我不可能三次都写，就综合一下，把地点放在潮州。还有，就是住院了两派学生在医院还打，最后医院只能把他们隔离开。

关于三大政策，国民党方面（只要不在大陆的，包括反蒋的）都是记载的熔共，而非联共。我认为国民党自己的说法还是比较可信的。

最近书评区很多留言似乎和本书无关，各位老大你们也不希望我的书被封吧，所以以后与本书不相干的评语我只好删除了。请理解。有感想您发到社区去吧，顺便也帮我打打广告。呵呵，谢谢。

第四卷 巨星落，风雨满京华 第十二回 翔宇显神威 中正已入彀

周 E 来自从来到黄埔军校以后其工作能力就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赞赏，可以说周 E 来在黄埔军校留下的是浓墨重彩：从他接任政治部主任以来，黄埔军校的政治课里就出现了这样的课目：中国国民党史、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社会进化史、社会学科概论、社会问题、社会主义、政治学、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各国宪法比较、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世界政治经济状况、政治经济地理。

周 E 来还兼任了黄埔军校的法规处处长。不但违规违纪要受到处罚，就连不文明举止，包括嬉笑无礼、粗蛮无礼、大声叫嚣、随意谩骂、语言秽杂、仪容颓废，也要被禁足 1 至 5 次。所谓的“禁足”就是放假时不准外出。在所有的军纪中有一种《革命军之禁令》，让人们领教着新型军队的风采。禁令由周恩来亲自制定。其中规定：凡抢劫财物、奸污妇女、纵兵殃民者，一律阵中枪毙；凡强占民房、借势凌人、强迫买卖、借端勒索、夺取禽畜者，一律监禁。就是作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当时也对周 E 来制订的各种军事条例赞赏有加。多次在公开场合叮嘱官兵要严守纪律，蒋介石甚至说过：“能守法就是革命军，否则就是反革命军。”可以说正是在周 E 来担任政治部主任以及法规处处长后，不但教官到学生人人都知道一个被称为“两不”、“两爱”的口号，“两不”就是不要钱、不要命。而“两爱”呢？就是爱国家、爱百姓！）就是其他非黄埔系统和老百姓也知道了这个口号。

周 E 来不但抓政治思想工作有一套，就是在政府行政工作他也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此次东征他作为政治部主任随部队行动，在收复东江后因为国民政府缺少行政管理人员，周 E 来还代理了一段时间的东江市长，短短一个多月就让多年饱受军阀蹂躏的东江恢复了生机，东江的老百姓和士绅无不交口称赞，当他调走时，东江的老百姓们硬是不让他走。

这年，周 E 来才 26 岁，应该说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最重视的三个人就是周 E 来、单于和蒋先云了。而周 E 来无疑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最受重视，毕竟单于虽然眼光见识是三人里最强的，可是论实际的工作能力，单于又怎么可能和周 E 来比呢？

为了拉拢周 E 来，蒋介石可没少费工夫，他知道周 E 来是浙江人后多次找周 E 来聊天，而且在聊天时特地使用浙江土话，希望能和他拉拉老乡关系，不过没多久蒋介石就知道了自己表错情了。

虽然周 E 来祖籍是在浙江绍兴，可是他很小就到了天津，可以说是在天津长大的，他事实上根本听不懂浙江话，每次蒋介石与他谈话时，他都是为了表示礼貌而装出一副洗耳恭听的姿态的。

蒋介石知道这件事后不知道私下里骂了自己多少次“娘西匹”，不过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他并没有这样而放松对周 E 来的拉拢，经常在人前人后公开表扬周 E 来，对政治部的工作也是从善如流。当然这也不完全是为了拉拢周，在左派势力占据国民党主流的时候，他知道该怎么表态。为此他甚至在孙中山死后公开表示：“总理虽然去世了，可是还有总顾问领导我们（苏联援华总代表鲍罗廷）。”

如果是其他人可能早被蒋介石的做法所感动了，可惜蒋介石要拉拢的是周 E 来，要周 E 来死容易，可是要他放弃信仰却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

当然，这个时候的蒋介石并不知道，他在去政治部办公室的路上还在为如何拉拢周 E 来而煞费苦心。

文革才华横溢，但是毕竟在国外生活多年，还是逊色翔宇（周 E 来字）一筹啊。这样的人我才可不能放过。蒋介石边走边在心里给单于和周 E 来打分。

来到政治部办公室门口，蒋介石还刻意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军服，他希望给周 E 来留下的都是最完美的印象。

“咚，咚”蒋介石礼貌的敲了敲门，不等里面的人应答，便推开了房门，和颜悦色的说道：

“周主任在吗？”

此时周 E 来正爬在办公桌上，不知道在写些什么，一看蒋介石进来了，就放下笔，礼貌的说道：“校长来了，快请坐。”边说边起身拿起身边的水瓶给蒋介石倒水。

蒋介石自然是和周 E 来客套了一番，不过看蒋介石的表情，还是看的出，他很满意周 E 来对他表现出来的殷勤。

蒋介石刚坐下，并没有直接谈李之龙、贺衷寒的问题，而是先关心的对周 E 来说道：“翔宇，你才从东江回来何必那么拼命呢？革命事业固然重要，可是身体也很重要啊。我听说你在东江每天只睡四个小时，这怎么可以呢？要爱惜身体啊。”

平心而论，蒋介石这番话说的还算是动听的。

周 E 来不卑不亢的回答道：“谢谢校长关心，我还年轻可以支持的住，现在毕竟是革命的关键时刻，陈炯明还没有被消灭，我可不敢松懈。”

听见周 E 来这种问答，蒋介石也不生气，反而笑嘻嘻的说道：“晓得，我晓得你们共产党人都是好样的，对了，你刚才在忙什么？我没有打搅你吧？”

周 E 来似乎早料到蒋介石会这样问，事实上就是蒋介石不问，他也准备说了。

“您就是不问，我也准备向您汇报。是这样的，李之龙和贺衷寒今天在潮州党部打架，影响实在是太恶劣了。这也是我作为政治部主任的失职，我刚才正在写政治部对他们两人的处分报告以及政治部自请处分的报告，校长请过目。”说完就把桌上的报告递给了蒋介石。

“政治部说不上什么处分，言重了，言重了。”蒋介石边接过周 E 来递过来的报告，边笑着说道。

蒋介石接过报告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周 E 来报告里提到所有参与打架的学生记大过一次，李、贺两人周 E 来更是要撤消他们所有职务，并且开除学籍。至于政治部，周 E 来提出政治部全体人员记警告处分，政治部主任记大过处分。

蒋介石连忙说道：“翔宇，你这样是不是太严厉了些？学生们还年轻，很多事情还是要我们做师长的好好教，不用这样。至于政治部就更没有什么责任了，政治部难道能预见学生们会打架吗？还有你，你昨天晚上才刚从东江回来，这件事和你有什么关系？要记大过。”

蒋介石这话并不是虚情假意的，他真的觉得周 E 来处分决定太重了，且不说参与打架的学生，李之龙、贺衷寒都是军校的优秀学员，怎么能开除他们学籍呢？蒋介石可是真不舍得。

“校长，不管他们谁对谁错，公开打架是不能容忍的，再说他们还是当着潮州老百姓和那么多记者的面，如果不从重处罚那以后恐怕要当着我们的面打架了。再说政治部，我们政治部本来就是为了传授主义和革命给学生们而存在的，而现在学生们因为主义的分歧打架，本身就说明我们政治部工作的失职，我这个政治部主任更是难辞其疚，就更要处分了。”周 E 来条理清楚的像蒋介石说明自己为什么这么做。

蒋介石当然不能同意周 E 来的意见，两人为此争执良久，最后还是蒋介石拿出了校长和军长的身份否决了周 E 来的建议。

“我是军校校长，也是军长，无论如何我不能同意这样做。我认为对学生还是要以教育为主，贺衷寒首先挑起事端，便撤职查办，撤消少尉军衔。但是还是保留其学籍，随部队行动。李之龙虽然也有错，但是毕竟是贺衷寒不对在先，暂时撤消他的连长职务，但是保留其少尉军衔。他是烟台海军学校毕业的，等东征结束后调他去海军局工作。他们两人都在全军做检讨，通报全军。其余的学生警告一次，并写检讨一份。至于政治部，写份检讨就算了，翔宇你就不用给什么处分了，这件事和你没有什么关系。”

看见周 E 来似乎还想说什么，蒋介石斩钉截铁的说道：“不用说了，就这么定了。好了，你早点休息，我走了。”说完起身出了周 E 来的办公室。

周 E 来看见蒋介石匆忙离开自己的办公室，脸上浮现出一丝神秘的微笑。

“糟了，中计了！”蒋介石出了周 E 来的办公室没多久就反应过来，周 E 来是在以退为进。呵呵，翔宇啊，翔宇，真有你的。蒋介石明白过来后似乎并不怎么生气，反而对周 E 来的才华有了进一步认识。

这就是文革和翔宇的差别，现在看来翔宇比文革更加成熟，这样的人才一定要为我所用。蒋介石边走边在心里下定着决心。

本回完

第五卷 兵戈兴，狼烟起 第一回 展堂为权狂 雨亭拉拢忙

胡汉民，原名衍鸿，字展堂。广东番禺人。1879 年(清光绪五年)12 月 9 日生。1902 年与吴稚晖等东渡日本求学。

1905 年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院议员，并任《民报》编辑。辛亥革命时被推为广东都督。1913 年被袁世凯免职。1914 年随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任政治部部长，主编《民国》杂志。1917 年孙中山成立护法军政府时任交通部部长。

“五四”运动后在上海参加创办《建设》杂志，鼓吹新文化运动。1924 年国民党改组，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孙中山北上时，代理大元帅职。

在孙中山去世后，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成了国民党实际的三巨头，正当蒋介石和周 E 来头痛军校两派学生对立的时候，坐镇广州的代理大元帅胡汉民却在烦恼着这支军队到底是不是受国民党控制的军队。

此时胡汉民正和其亲信邓泽如、堂弟胡毅生在其办公室讨论着孙中山去世后的局势。

胡汉民长的很清秀，身材瘦弱，带着一副圆形黑框的眼镜，微微有点秃顶，看上去根本不像堂堂国民政府的代理大元帅，更像是大学里的教授。

可是看上去温文尔雅的这么一个人，可是说起话来却显得咄咄逼人，火药味浓的吓人。

“廖仲恺、汪兆民都糊涂啊！一个只知道讨好 GCD，根本不知道 GCD 狼子野心。在俄国人无非是暂时利用我们国民党这块金字招牌，最终目的还是要扶持 GCD 这个傀儡来达到他们奴役中国的目的！另一个就更离谱，居然想与虎谋皮！张作霖是什么人？土匪军阀！这个人贪婪成

性，也诡计多端，他会真心接受我们国民党的领导？”

“展堂兄说的对，GCD和苏联就是司马懿，他们打的就是取我们国民党而代之的算盘！而汪兆民更是糊涂，自古只有蜀吴结盟的道理，他倒好，跑去和曹魏联盟。”一生酷爱《三国演义》的邓泽如附和道。

“大哥，远秋（邓泽如字），廖仲恺和汪兆民未必是糊涂。”胡毅生大马金刀的坐在沙发上，翘着腿冷笑道“现在总理不在了，有资格竞争国民政府领袖的不过大哥和他们两人而已。廖仲恺为什么和GCD走的那么近？不过是为了取得俄国人的支持而已。他是想依靠俄国人坐上总理宝座！而汪兆民之所以和张作霖那么亲热也是打的这个算盘。我看只有大哥你才是老老实实的埋头苦干。”

胡毅生脸上一副鄙视的表情。

“小弟不要乱说！廖仲恺和汪兆民和我共事多年，断不会干出这等事情。再说无凭无据说这种话传出去可不好。”看上去胡汉民似乎是不认同堂弟的话，可是最后一句话却暴露了胡汉民的真实想法。

邓泽如仿佛是听不出胡汉民话里的真意，忿忿不平的说道：“展堂，我看毅生说的没错，俗话说的好，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别以为人家都和你一样都是真心为国为党效力，不计酬劳的。你看廖仲恺这么巴结GCD就知道其打的什么算盘。你再看看俄国人的态度，你还不清楚吗？而汪兆民不是想到这一切会和张作霖靠的那么近吗？”

胡汉民听了邓泽如的话，沉默了一会，苦笑的说道：“总理才去世不久，他们就等不了了吗？相煎何急！相煎何急啊！”

“展堂，我知道你不是眷恋权位的人，但是我们也不能任由别人欺负，更不能让人肆意践踏、歪曲总理一生的心血啊。”邓泽如愤然说道。

“大哥，远秋说的太对了！汪兆民还好一点，最可恶的就是廖仲恺！GCD和俄国人那一套是要忘我中华五千年之文化啊！要是被GCD掌权了又和要求我们汉人留辫子的满清有什么区别？！廖仲恺居然为了登上大元帅这个宝座而不惜出卖我们党，出卖国家，实在可恶！谢持他们没有说错，廖仲恺就是在卖国卖党以换取他在GCD里登堂入室！（当时国民党右派的确是在广州报纸上指责廖仲恺卖国卖党来换取他在GCD内登堂入室）”胡毅生似乎对廖仲恺特别厌恶，话说的特别难听。

听了胡毅生的话，还没等胡汉民说话，邓泽如一拳砸在办公桌上说道：“展堂别在犹豫了，你看总理北上时指定你来做这个代理大元帅实际上就是默认你是他的继承人，可是廖仲恺、汪兆民就是不死心，廖仲恺更是不惜卖国卖党来换取俄国人的支持！当年要是关羽在华容道斩杀了曹操，不是早就复兴汉室了吗？展堂，你难道要做今日的关羽吗？”

“说的对，远秋，毅生你们说的有道理，老实说我个人做不做这个大元帅，做不做国民党的领袖无所谓，可是我不能眼看着总理的一番心血付诸东流。”胡汉民似乎被两人鼓动了起来，站了起来激动的说道。

“好好好，展堂你这样才无愧于党的忠贞党员，才对得起总理的在天之灵。不过廖仲恺、汪兆民两人还是有区别的，汪兆民似乎是一时糊涂了，而且这个人乃翩翩君子，和廖仲恺不一样，廖仲恺才是真正的居心叵测！”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人们对汪精卫的评价一般都是非常好的，

而且汪精卫所表现出来的风度气质也确实让人对他很有好感，所以邓泽如虽然是胡汉民的亲信但是也不由自主的为汪精卫说了几句好话。

胡毅生似乎也很赞同邓泽如的话，说道：“远秋说得对，汪兆民虽然也窥视大哥你这个大元帅的位置，不过出卖党的利益的事情估计他是不会做的。”

“可是现在廖仲恺既有 GCD 和俄国人的支持，又有蒋介石这样的军队实权派的支持要怎么做呢？更何况我怕汪兆民虽然无心出卖党的利益可是却会上张作霖的当！”胡汉民苦恼的说道。

“呵呵，大哥你多虑了，蒋介石固然和廖仲恺走的近，但是你看他之前对待 GCD 和俄国人的态度就知道他绝对不会和 GCD 合作的，只要我们把他拉过来，廖仲恺就没有了依仗。至于张作霖嘛。”说到这里，胡毅生看了邓泽如一眼，笑着说道：“远秋应该早有妙计了。”

“呵呵，妙计不敢说，不过既然要抗魏嘛，自然是和孙吴联合了。如果张作霖是魏国的话，那么谁是吴国呢？”

“冯玉祥”胡汉民和邓泽如几乎同时说出了冯玉祥的名字。

三人相视一眼，同时笑了起来。

随后三人又在胡汉民的办公室内密谋良久。

孙中山死后整个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一下子爆发了出来，整个南中国也开始显得动荡起来。当然北方也不会例外。

单于站在郭松龄在北京的寓所门口，脸上满是兴奋的神情。深深吸了一口气，对于单于来说这次到郭松龄家吃饭意义重大。

自从那天和蔺光秀、陈玉吃完饭后，第二天单于就告别了汪精卫、宋庆龄等人，来到了张作霖的公馆，开始了他所谓的联络员的生活。

要说张作霖对单于，确实是无话不说。不但派车来接单于，单于到的当晚，张作霖就为他大摆宴席，张作相、杨宇霆、郭松龄奉系三大派系的首领悉数到齐。虽然单于对张作霖怀恨在心，可是这个排场还是让单于有受宠若惊的感觉。毕竟这三位在全中国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而他本人不过是国民党一个小小的少校。

也正是在这个宴会上，单于发现张学良、郭松龄这些陆大派（少壮派）和以张作相为代表的绿林派、杨宇霆为代表的士官派的矛盾比自己原先想的更严重。张、杨二人不但不把郭松龄放在眼里，甚至他们当着张作霖的面也敢数落张学良。而郭松龄从头到尾对张作相、杨宇霆也非常不屑。

这一发现让单于对自己的计划更多了几分把握，更让单于觉得惊喜的是张作霖在宴会的尾声以掩人耳目为借口，让单于暂时以张学良副官的名义留在张学良身边。也许对张作霖而言是为了让单于多看与张学良接触，并且让他看看奉系的强大武力。（奉系最精锐的部队基本上都掌握在张学良手里，当然实际上也就是掌握在郭松龄手里。）

可是这样一来，单于也就有更多的借口和郭松龄接触。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单于和郭松龄等少壮派成了交情不错的朋友，张学良也对单于客气了很多。当然，单于也发觉了张作霖根本没有与国民党合作的意思，而他的真实目的单于通过张学良的只言片语也隐约有点明白了，不过单于对自己的猜测并不太认同。因为单于觉得自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价值。

而通过单于的观察，发现奉系的部队并不像 21 世纪很多资料里写的那样强悍，尽管奉系的装备在这个时代的中国来说不错，可是士兵训练水平、军官的素质根本不能和以黄埔军校学生所组成的党军相比。就是最精锐的郭松龄部也和党军有一定的差距。

当然这些他都没有丝毫隐瞒的对张学良、郭松龄说了，可是出乎他意料的是两人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露出了无可奈何的神情。

接着，就有了这次郭松龄这次邀请。

本回完

=====

终于要写倒奉了，激动！昨天没睡好，所以今天这章少点，抱歉。

第五卷 兵戈兴，狼烟起 第二回 郭杨恩怨久 单于说茂宸

单于知道郭松龄这次请自己赴家宴，很大程度上是郭松龄对张作霖以及杨宇霆的不满到达极限，准备通过对自己的了解，决定是否决定和国民党合作。

其实在单于看来郭松龄很像一个人，吴佩孚。他们和晚清就成长起来如段祺瑞、张作霖不一样，他们都是立身甚正，没有什么不良嗜好的新一代军人，对国家虚弱的现状很不满意，希望改变这一局面的人。

但是他们和以孙中山、陈独秀为代表的革命派又有所区别，他们骨子里还是旧式军人，信奉的还是儒家治国的那一套。在单于看来儒家学说作为一种个人行为规范还是很不错的，而且中国五千年流传下来的很多美德也是儒学奠定的，可是用这种学说治理国家就不大对头了。

而郭松龄和张作霖的分歧主要是在奉系入关后走势上，张作霖希望立刻取代直系，然后自己用武力统一中国；而郭松龄则认为控制了华北，让奉系得到一个战略缓冲之地就足够了，奉系其军队的战斗力还不足以统一中国，还是应该把重点放在经营东北上，等到奉系实力足够后再挥师南下。

当然如果只是战略上的分歧，郭松龄也不会和张作霖翻脸，但是其中又牵扯到了他与杨宇霆的个人恩怨。

应该说在奉系里，杨宇霆和郭松龄都是精英派，他们和张作霖、张作相不同，他们都是受教育水平很高的“新”派军人，杨宇霆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而郭松龄则是陆军大学的研究生毕业。（郭在辛亥革命后考入北京将校研究所）按照常理，这两个人学历相当应该是最能谈的来的人。可是正如我们常说的文人相轻一样，武将的文化程度到了一定程度也会相轻。

对于杨宇霆来说，郭松龄对他是一个威胁，郭松龄有学历又能带兵打仗，还比自己年轻，最重要的是郭和张学良的关系非常好；杨宇霆本能的认为郭松龄总有一天会取自己而代之。

而在郭松龄看来，杨宇霆尽管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但是其生活腐朽，可以说已经和张作霖这些人没有什么区别，这让自诩正派的郭松龄很是鄙视。再说杨宇霆想在张作霖死后架空张学良，自己做奉系的太上皇，对于郭松龄来说就这一条就足够他敌视杨宇霆了。

而张作霖这些人，郭松龄根本就没有办法和这些土匪和平共处。无疑郭松龄在奉系是孤独的，除了张学良他在奉系没有朋友。

更何况郭松龄气量狭小，他倒奉最重要的原因，或者说是导火索就是他认为张作霖赏罚不公，他认为直奉第二次大战中他自己功劳在奉系众人中算的上是最大，按照冯玉祥和奉系的协议奉军可以取得直隶、山东、江苏、安徽四省。且张作霖明确表示，早年的“绿林”兄弟不带入关。

按照郭松龄的想法，自己一个督军肯定是跑不了的，而且他还很有自信的告诉张作霖，“张学良是嫡子，可以坐镇直隶。张宗昌立有大功，又非嫡系杂牌部队，可以派到江苏前线第一线。以李景林为山东督军，姜登为安徽督军”。

在他想来，张学良虽然名义上坐镇直隶，可是按照以往的惯例自己当一个有实无名的督军是稳当的。可是出乎他意料的是张作霖居然任命让李景林做直隶督军，张宗昌做山东督军，姜登做安徽督军，杨宇霆做江苏督军。郭松龄听到了任命之后，非常不满，说道“拿羽毛扇子的人，怎么跑到了第一线了。”

对一个谈判者来说，还有什么比知道对方底牌更开心的事情呢？想到这里，单于不由的微笑着笑了起来。

单于带着微笑走到郭松龄家门口，举起右手敲响了郭松龄家的门；让单于有点意外的是出来开门的并不是佣人或者卫兵，而是郭松龄的夫人韩淑秀。

韩淑秀长的很秀气，一看就知道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头发不是时下贵夫人流行的烫发而是学生似的齐耳短发。身穿蓝布褂子，腰间围着围裙，左手甚至拿着锅铲。

韩淑秀对单于热情的说道：“您就是单先生吧？快请进，外子在二楼书房。”

看到韩淑秀这副模样，单于可是吃惊不小，别说在这个时代，就是在几十年后，别说军长，就是师长家也是保姆、卫兵配备齐全的。不过单于来到这个时代也有一年多了，事情也经历了许多，此时虽然心里吃惊，可是面上却丝毫没有显露出来。微笑着对韩淑秀点头说道：“看来我今天有口福了，居然是郭夫人亲自下厨。”

说罢朝韩淑秀点了点头，走了进去。郭家现在在北京的房子是一栋两层的小楼，楼下是客厅和厨房，书房和卧房都在楼上。单于进了门，也不和韩淑秀客气，直接就上了二楼。

一边上楼，单于一边心里暗自猜测着郭家这么反常的行为。要知道郭松龄是堂堂中将副军长，就算他简朴惯了，家里不请佣人，可是连一个卫兵都没有就太奇怪了。只有可能是郭松龄这次请自己是准备谈非常重要的事，而且这件事重要到绝对不能泄露的地步。而什么事能让郭松龄这么紧张，大概只有和倒奉有关了。

果不其然，单于一进书房，留着连鬓胡的郭松龄就显得非常热情，连声说道：“文革远来，我却没有亲自在门口迎接，不恭的很，不恭的很。”

“那里，那里，郭军长能请我赴家宴，又是夫人亲自下厨，我才是真正的受宠若惊啊。我知道军长不喜欢黄白之物，就只带了本黄埔军校翻译的俄国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步兵操典》来，希望郭军长能够喜欢。”单于虽然对郭松龄所思所想了若指掌，可是面上却对郭松龄尊重的很。完全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下属的位置上。说完，将本来一直拿在左手的那本《步兵操典》用双手恭敬的送到郭松龄面前。

“文革说那里话来，你现在虽然是学良的副官，可是大家不同系统不用那么客气，恐怕我到了广州，还不如你重要。”郭松龄接过书，随手把书搁在书桌上，一面一语双关的说道。

他对单于也是做了一番功课的，他知道自己面前这个年轻人眼下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少校，可是却深受国民党高层的青睐，就是孙中山对这个年轻人也是赞赏有加，由于他和张学良的关系，单于那些读书笔记他也看过，也很佩服这个年轻人的才华和见识。

所以他才会毅然决定请单于到家里吃饭，如果单于这个年轻人真的如他了解的那样，那么他准备把自己的一些计划和盘托出，为此他今天专门让佣人放假，让卫兵休息。

听见郭松龄这样说，单于知道郭松龄肯定是做了情报收集的，也不说破，打了个哈哈：“郭军长太客气了，郭军长不管到了那里，您也是赫赫有名的常胜将军，我怎么能和军长相比呢？”

两人各自坐下又寒暄了一番，郭松龄装做不经意的说道：“文革，听说河南打的很厉害，连段执政的话也不听，你怎么看？”

“郭军长……”

单于正准备接着往下说，却被郭松龄打断了，“文革，我说了你我不同系统，何必那么见外？如不介意就请叫我一声茂宸兄吧。郭军长我听着别扭。”

单于当然假意推辞了一番，而郭松龄当然执意不要单于称呼他为郭将军，最后自然是郭松龄获胜了。本来除了孙中山外，单于对这个时代任何人物都没有什么敬畏感，看到郭松龄这么坚持，他当然乐意遵从。

单于装着为难的样子说道：“既然如此，那就请恕单于不恭了，茂宸兄，河南的局势表面上是双方对段祺瑞的命令阴奉阳违，实际上段祺瑞现在自己没有一兵一卒，各省谁把他的话真正放在眼里？我看段祺瑞此次出山恐怕一世英名赴诸流水了。”

单于既然身为国民党员自然不承认段祺瑞这个执政，所以也就当着郭松龄的面直呼段祺瑞了。

“哦，文革也这么看吗？可是我认为段祺瑞三造共和，功勋甚大，恐怕你言过其实了吧？”郭松龄却装作不相信单于的分析，不过他也不再称呼段执政，而是直呼其名了。

单于苦笑了一下，说道：“茂宸兄，您就不要耍小弟了，难道段祺瑞能指挥动您？张大帅能听他的？”

郭松龄听单于说的这么直白，不由哈哈大笑起来。而单于也安静的坐在旁边，静等郭松龄下面的话。

郭松龄笑了一会儿，突然说道：“文革，既然你也认为段祺瑞日薄西山了，那么你认为眼下中国，谁能收拾这个局面呢？”

终于快说到正题了，单于神色不动，心里盘算了一下，答非所问的说道：“茂宸兄，现在中国，南方当然是我国民政府实力最强，而北方嘛，当然是你们奉系实力最强，但是要在国民政府和奉系之间选一个能统一中国的，我不看好奉系。”

“哦，文革，恐怕你说的不对吧。我军现在已经完全打通京浦线，直隶、山东、江苏、安徽四省都在我军掌握中，可以说放眼天下难逢敌手，而你们国民党连广东都没有能够完全统一，如果想统一中国，当然是我军可能性最大。”郭松龄故意装糊涂。

早已看透郭松龄底牌的单于微笑的说道：“茂宸兄，既然你不相信，我就说说我的理由，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郭松龄向单于做了一个请直说的手势。

“要说实力雄厚，占据东北三省的张大帅自然是第一，可是大帅此次进京未免太顺利了些。大帅似乎是因此而小看了天下英雄，此次大帅能打败直系，一雪前耻，最应该感谢的是冯玉祥，要是没有冯玉祥临阵倒戈，恐怕大帅不见得能打败玉帅。”说道这里，单于看了看郭松龄，看他没有什么表情就继续说道：“本来对于大帅以及贵军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以华北为东北的屏障，然后在东北养精蓄锐，这样无疑是立于不败之地。可是大帅却不这样看，他似乎以为自己真的能就此统一中国，接连任命了直隶、山东、江苏、安徽，可是这四省督军似乎又所任非人，本来直隶重地应该由少帅亲自坐镇，可是大帅却任命李景林做直隶督军，而张宗昌这样的非嫡系本应该派到江苏却被任命为山东督军，最离谱的是大帅居然任命杨宇霆做江苏督军。

江苏本来是孙传芳的地盘，孙怎么可能拱手相让？孙传芳白手起家，又怎么会是好相与的人？再说杨宇霆，杨虽然是日本士官学校出身，可是本人却没有指挥部队作战的经验，做一个参谋长，摇摇羽毛扇是可以的，可是怎么能派他去第一线却孙传芳对阵？我估计要不了多久，杨宇霆就会自己灰溜溜的跑回来。”

单于说了那么多也觉得口干舌燥，自顾自的端起面前的茶杯喝了起来。

而郭松龄听了单于这番话真是有一种深得我心的感觉，其实这些话他自己也对张作霖说过，可是张作霖却完全听不进去，想到这里他对单于大生知己之感。

果然天下才智之士所见略同啊，郭松龄不由感叹着。不过他对单于判断杨宇霆会被赶回来又有点不太相信。

想了想，郭松龄对单于说道：“文革，你说杨宇霆会被孙传芳赶回来，为什么你会这样说？”

单于不屑的说道：“茂宸兄，贵军除了少帅和你的第三军还有什么有战斗力的部队？我虽然到奉系当这个联络员时间不长，但是我说实话，贵军虽然号称带甲 30 万，但是其中大多数部队空有装备，训练极差，军官素质也不行。孙传芳占据的是中国最富庶的地方，说装备未必弱于贵军，说战斗力，孙传芳的部队要是没有战斗力，他能占据江南富庶之地吗？”

“有道理，有道理，文革……”郭松龄正准备继续往下说的时候韩淑秀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茂宸，饭做好了，你和单先生出来吃饭吧。”

本回完

第五卷 兵戈兴，狼烟起 第三回 诡秘莫测事 心惊胆战人

单于和郭松龄只好暂时中止了谈话，一起来到了位于楼下的客厅。刚才才来的时候单于并没有仔细打量客厅的陈设，看的出来，郭松龄还是比较简朴的人，客厅里没有什么奢侈的装饰品。唯一值钱的大概就是墙上挂的那副齐白石的画了。

客厅正中摆放着八仙桌，桌子上摆放了四、五个菜，和一瓶酒。不过唯一让单于觉得稍微意外的就是桌子上只有两副碗筷。

“茂宸兄，怎么只有两副碗筷？嫂子呢？”单于并不想和郭松龄在饭桌上继续刚才的话题，因为他在刚才和郭松龄交谈的过程中似乎觉得郭并没有准备倒奉，只是单纯的对张作霖以及杨宇霆不满。他需要利用吃饭这段时间来思考一下，整理整理思路。

其实这个时候单于的确犯了一个错误，主观的认为郭松龄后来倒奉了，请他来一定是谈倒奉的事情。事实上郭松龄真正决定倒奉是杨宇霆从江苏败退回来以后的事情了。

当时郭松龄和张学良满心以为杨宇霆这次是在劫难逃了，毕竟杨让奉系损失了整整三个师的兵力，也让奉系通过直奉战争建立起来的无敌形象破灭了。可是出乎郭松龄、张学良意料的是张作霖不但没有处罚杨宇霆，反而对杨宇霆信任有加；这才让郭松龄对张作霖彻底的死心了，并萌芽了倒奉的念头，而从郭松龄决定武装倒奉到正式展开行动，只有短短不到2个月的时间。

其实今天郭松龄请单于吃饭更多的目的是想把单于拉拢到他们少壮派的阵营里来，或者说是希望少壮派和国民党能建立起某种联系。

幸亏韩淑秀及时打断了他们之间的谈话，不然单于要不了多久就要向郭松龄提出武装倒奉的建议了。要是真的那样做，恐怕郭松龄第一时间就会把这件事报告给张学良。

单于虽然对历史的轨迹比较了解，可是这个时候的单于在政治的把握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一个新手。这不得不说老天也在眷顾单于啊。

听见单于的疑问，郭松龄也显得很意外，作为有相当文化程度的郭松龄很反感旧式女子的拘谨和规矩。皱了皱眉头，略微生气的对韩淑秀说道：“怎么你只摆了两副碗筷？”

看见自己丈夫对自己的安排并不太满意，韩淑秀双手捏着衣角稍微有点不安的说道：“我想你和单先生可能有事情要谈，我不想打扰你们。所以只摆了两副碗筷。”

看见自己的夫人一副不安的样子，郭松龄觉得她是那么的惹人怜爱，不但不生气，反而还在自责自己刚才是不是话说的太重了，一时间郭松龄也不知道该对在自己面前不安的夫人说些什么。

单于看到郭松龄愣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对他们夫妻俩的恩爱还是挺羡慕的，于是他主动站出来打圆场。

“嫂子，别一口一个单先生的，听起来多生分啊，就叫我文革好了，我第一次来吃饭，你这个女主人不在场，那不是看不起我吗？那我以后还敢来做客吗？我和茂宸兄也就是闲聊，没

什么特别的。来来，嫂子您就赏我一个脸，一齐吃饭吧。听说您是燕京大学毕业，我还想让您给我讲讲燕京大学呢。”一边说，单于还悄悄的用手捅了捅郭松龄。

郭松龄这才恍然大悟，对着自己的夫人笑嘻嘻的说道：“淑秀，文革不是外人，就一齐吃饭吧。”说完还向自己的夫人做了一个道歉的手势。

韩淑秀看见自己的丈夫这么没脸没皮的样子，心中不安一扫而空，对单于也大生好感。爽朗的对郭松龄说道：“那好，你和文革先吃，我再去拿一副碗筷。”说完自己朝厨房走去。

单于和郭松龄两人相对一笑，郭松龄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两人分主宾做了下来。没多久韩淑秀果然拿了一副碗筷过来坐在郭松龄的旁边。

由于刚才单于的发言使得韩淑秀对单于很有好感，在吃饭的时候韩淑秀笑着问道：“文革，你今年也有 25 岁了吧，成家没有？”看样子是想为单于做媒。

单于听韩淑秀这样问，当然知道她的意思，单于现在可没有成家的打算，于是便把话题又开了。说了点自己在国外的趣事，这些趣事一下子就把韩淑秀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当然他说的其实也是自己在报章杂志上看到的。

单于没想到的是自己无心之举居然套出了郭松龄的心里话。郭松龄长叹口气说道：“文革，我可真是羡慕你，我一直想到国外去，学习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理论，可惜啊，到现在还在中国打内仗。”说着又把头转向自己的夫人，深情的看着韩淑秀说道：“你嫂子跟着我也没落下个好，整天担心受怕的，我真想让你嫂子过几天太平日子啊。”

韩淑秀看见自己丈夫这样说，也很感动，红着眼睛说道：“哎，你说这些干什么，看叫文革笑话。能和你在一起我很满意了。”

经过夫人的提醒，郭松龄似乎才回过神来，笑着对单于说道：“文革，让你笑话了。”

说实话，郭松龄夫妇之间真挚的感情让单于有点感动，单于连忙说道：“贤伉俪琴瑟和谐，真是让小弟羡慕不已，我那里会笑话呢？应该说我是羡慕都来不及啊。”

不过另一方面单于听了郭松龄的真情告白也反应过来，现在的郭松龄还没准备倒奉，想通了这点，单于可是出了一身冷汗，他实在不敢想自己在书房劝郭松龄倒奉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三人到这个时候各怀心事，没有了早先和谐的气氛，都没有说话。

吃过饭后，单于与郭松龄又回到了书房，单于刚坐下喝了两口茶，郭松龄就又继续了之前的话题。

“文革，你刚才说杨宇霆被打了回来，大帅不会怎么处罚他，你可有什么根据？”

“呵呵，大帅和杨宇霆多年的交情，再加上任谁都知道杨宇霆不是领兵打仗的料，大帅只会怪自己思虑不周，是不会怪罪杨宇霆的。”单于这个时候说话可比之前谨慎许多了。

郭松龄想了想单于这番话，觉得虽然有道理，可是还是显得牵强了点，他不认为张作霖会轻易饶恕丢失江苏的杨宇霆。而且杨宇霆之前拼命游说大帅，希望大帅能任命他为江苏督军的丑态郭松龄可是看在了眼里的。不过这些说起来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郭松龄并不想让还不是

奉系一员的单于知道。所以郭松龄对单于的这番话不置可否，反而问起单于对张学良的看法。

看到郭松龄没有再继续询问杨宇霆一事，单于也是松了一口气，既然知道郭松龄此时还没有真正下定决心反奉，那单于自己也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

而看郭松龄问起单于对张学良的看法，单于想了想说道：“少帅这个人，做朋友是没话说的，也很有容人的雅量，是一个宽厚的人。因为其出身豪门，对阴暗面似乎了解不多。作为一军统帅似乎稍有欠缺，还需要茂宸兄这样的人来辅佐才行啊。”

郭松龄听单于这样说，微微笑了笑，用左手摸了摸下巴，沉吟良久说道：“不满文革说，少帅和我都很赞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不想打内仗，中国人自相残杀的时间太长了。可是现在正如你所说大帅似乎并不满足现在的地位，说实话要是大帅真心与你们合作那自然是国家幸甚，民族幸甚，可是……”说到这里，郭松龄似乎再考虑什么，半天没有说话，最后似乎他下定了决心，说道：“事到如今我也不瞒文革了，大帅根本没有想和你们合作，大帅这样做的目的—来是为了分化你们和冯玉祥的关系，二来是大帅看中你的才华希望你能为他所用。少帅和我实在是忧虑，害怕大帅这样下去会毁了东北和我们东北军。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力量来阻止大帅。”说完后，郭松龄叹了一口气。

单于听了这番话，内心非常的震惊。张作霖根本没有诚意和国民党合作这是他早就知道的，至于张作霖看重他，单于也隐约猜到了。可是郭松龄这番话里另外一层意思是单于没有想到的，那就是张学良似乎有意把自己的父亲赶下台。

以往单于之所以能对很多历史大事从容不迫是因为单于早就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可是这次不一样，单于没有从任何历史书上了解到原来郭松龄倒奉居然幕后是张学良在指示。可是另一方面单于又不敢完全相信郭松龄的话，因为他不知道这是不是郭松龄故意打着张学良的旗号。

这次，单于完全没有把握，剥开先知的外衣，单于不过是普通人而已。政治上的诡秘莫测他今天算是领教到了。

沉默良久，单于终于想好该怎么说了，于是单于抬起头看着郭松龄说道：“茂宸兄的才华在整个奉系那是无人能比的，既然大帅质疑要统一北方，各路诸侯自然不会乖乖的束手就擒。不知道茂宸兄认为大帅胜算几何？刚才吃饭的时候茂宸兄不是说想出国吗？我看现在正是出国考察的最佳时期啊。一旦进展不顺，舍茂宸兄其谁呢？至于我，我永远是国民党员啊。”

单于这番话看似没有条理，可是郭松龄却把握到了单于的真意。简单来说单于的意思就是要郭松龄出国待变，等奉系在关内失败后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出来掌握大权，就可以做想做的任何事，并且单于也委婉的表明自己的态度。

“说的好，我想我是时候去日本士官学校进修一番了。”说完郭松龄与单于同时笑了起来。

既然该说的都说了，单于也起身告辞了，在门口郭松龄一语双关的说道：“文革，你是少帅的副官，那就是自己人了，以后到我家可不要拘束啊。”

看着单于坐上了黄包车，郭松龄也就转身回到了家。一到家，韩淑秀迎了上来说道：“茂宸，这个年轻人靠得住吗？”这时的韩淑秀与刚才判若两人。

“这个嘛，现在还不知道，还要再看看，不过刚才那小子的一番话还是很有道理的。”郭松龄一把抱住韩淑秀，笑着说道。

另一方面，上了黄包车的单于似乎依然感觉到自己心脏跳动的很快，这个时候他希望有人能帮他分析分析，想到这里，单于不由的想起了蔺月眠。

“师傅，去 XXX 胡同”单于最终还是决定去蔺月眠处。

本回完

第五卷 兵戈兴，狼烟起 第四回 同为无声胜有声，却是冰火两重天

单于来到蔺月眠家时，蔺月眠还在看书，看到单于来访，很是惊讶。连忙放下书把单于迎了进来，单于瞅了眼书名，赫然是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

单于看是这书，心里没来由的紧了紧。不过最近他很是经历了些世事，多了许多以前不曾有的阅历，却没有露在脸上。只打趣似的说道：“密斯林，中医所谓的君臣佐使，不过是取一个名称而已；你怎么真的看起《君主论》来了？”

蔺月眠迎单于进房时，看他眉宇间微皱，知道他必定是有些烦心的事，本以为他进房不是一股脑儿的把事情说出来就是坐在椅子上长吁短叹，万万没想到单于进门后的第一句话居然是打趣她。

蔺月眠微微一愣，抿嘴笑道：“怎么？只准你们男人成天忧国忧民，就不准我们女孩子看点杂书？”

单于本来目的是找蔺月眠参谋参谋郭松龄一事，可是一来就看到他心里很有几分好感却又有几份忌惮防备的女子正看着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心里着实有几分不舒服，可是不晓得怎的，这份不舒服反而冲淡了他心中对未来的惶恐；到让他心里平安了许多，他也不忙着和

“哦，看杂书自然是没什么打紧，要是蔺大小姐你看什么《西厢记》、《红楼梦》，单某到也不奇怪，可看《君主论》这样杂书的女子单某以为中国就只有蔺大小姐一人了，这难道不足以让单某惊讶惊讶？”单于不慌不忙的说到。

蔺月眠一看单于竟然和自己掉起花枪来，绕是她对单于的感情并不单纯，也有些不足与外人道的念头，但毕竟只是一个未满二十的女子，心里还是以感情为重。想起之前单于客气里带着隐约的防备，心里自然是有一股欢喜的情绪涌了上来，

“我虽是女儿身，但是平生最佩服的还是那些为国为民的仁人义士；贵党先贤秋谨女士就是我的偶像，怎么我就不能‘万里乘云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了吗？”蔺月眠也斜坐在椅子上，右手轻托香腮，偏着头笑着对单于说道。

单于看着蔺月眠那双迷人的大眼睛紧紧盯着自己，眼里笑意与爱意毫无掩饰的暴露在自己面前，又看到蔺月眠那可爱的姿态，先前心里的那股不舒服早就抛到爪哇国去了。

此情此景，即便他城府以深，仍忍不住真情流露，不知不觉竟说出些许心里话“话不是这么说的，密斯林；我一直认为为国牺牲也好，为国尽忠也罢；都是我们男儿的责任，中国男子可还没死绝呢，那里有要你们‘将使残躯付劫灰’的道理？这不是煽我们男子的耳光吗？我绝不会允许心爱的女子这么做的。”

要是其他人说这话，藺月眠肯定是一万个不服，早一番义正词严的说辞把这话批个狗血淋头了。可如今单于说这话，再加上最后那句‘绝不会允许心爱的女子这么做的’藺月眠心都要融化了，脸热得快要烧了起来；那里管这话有多荒谬，别说这一句话，就是此时单于说卖国有理，恐怕藺月眠也要点头附和说：是啊，卖国就是有理。

单于看着藺月眠两颊绯红，眼光迷离的媚态，心神也为之一醉，两人就这么相视对坐，久久无言，都在享受这难得的一刻。

过了许久，藺月眠到底不是一般女子，早一步清醒过来，想起之前单于进屋前面有忧色，开口问道：“单家哥哥，你今天这个时候到访，进门时又眉头微皱，似乎有什么烦心的事，如果不碍的话，能不能说来听听，就算我不能为你解忧，说出来舒服点不是？”

藺月眠说话的声音虽然又娇又软，可这话听在单于耳里却有如当头棒喝，惊醒了还沉浸在温柔乡中的单于；单于猛地醒悟过来，暗自责备自己道“单于啊，单于，眼下立刻就要有大事发生，你怎么能沉迷在此间？要是有一个不好，不光你自己性命不保，更会对民族造成比历史上严重的多的危害！”

想到这里，单于坐直了身子，两手用力拍了拍脸，开口说道：“密斯林，今天我到你这里来确实是有件大事找你商量，这件事无论做与不做，成与不成对我，对国家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我实在没办法分别出到底是该袖手旁观，还是参与其间，到底是该使其成功，还是使其失败。”说完，单于脸上温柔之色已然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严肃。

单于刚开始拍脸时，藺月眠还觉得好笑，可当单于把话说完，藺月眠立刻知道了问题的严重，紧张起来。不过藺月眠在紧张的同时，内心也有点窃喜，不知怎的，她脑海里浮现出了一句话“宰割天下，不亦快哉”。

“那到底是什么事呢？”藺月眠轻声说到。话音里也带着几分颤抖。

单于也就把今天去赴郭松龄家宴的事说了出来；并以自己猜测的名义把将来历史记载的郭松龄反奉一事也说了出来，当然单于并没有说郭松龄兵败被杀，只是说对郭松龄反奉的前景并不看好，当然话里话外也表明如果他自己参与其中，反奉的成功率会高出不少。

藺月眠听完单于这一大篇后，并没有立即表态，只是左手托腮，似乎心里在谋划着什么。

单于说完后似乎放下一个大包袱似的，长出了一口气，也静静的坐在椅子上没有说话，不过这时的寂静和之前简直是天差地远。

“单家哥哥，这件事我以为你还是应该参与其间的，不过这该怎么参与，我却说不好，我想了两条截然不同的参与其间的法子，一个是对你自己好，可对国家未必好了；一个是对国家好，可对你自己未必好，而且一个不好，你也要损身其中了。你要先听那一个？”

单于万万没想到藺月眠居然给自己出了这么大的一个难题！

PS：多余的话就不说了，今天开始试着恢复更新，好久没写，匆忙写了一章，写的很差。见谅，见谅。

起点中文网 www.cmfu.com 欢迎广大书友光临阅读，最新、最快、最火的连载作品尽在起点原创！

第五卷 兵戈兴，狼烟起 第五回 相谈

单于听藺月眠这么一说，心里很是为难；若是旁人给出这般的题目，单于早把诸如为国不顾己身之类的话大义凛然的说出来，可是这题目却是自己心目中隐约选定的未来伴侣给出的，他当然不好拿这些场面上的话敷衍藺月眠。

当然若说单于心里毫无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的念头，全然自顾也不尽然；可要是让单于为了郭松林倒奉这件事就赔上自己一条性命，那也是万万不能的。

别说郭松林倒奉失败对国家民族并无半点好处，就是郭松林成功在单于心中其产生的后患恐怕更胜于其失败。

单于半晌没有说话，心里把郭松林倒奉一事的来龙去脉过了无数遍，实在是分析不出到底怎么样参与其中才会对国家有利（当然对自己有利的方法不用藺月眠说，单于自己都能想出个10条8条来。）

心里对藺月眠顷刻之间就能想出两条主意既佩服又纳闷，在他的认知里在这个时代别说女性，就是那“几位”人中之龙若只轮高瞻远瞩、深明国际风云变幻也是万万不如自己的；可自己眼前未满双十的小女子就真的这么优秀？

单于越想越觉得其中有诈，不经意一抬头却瞄到藺月眠眼角若有若无的笑意，不由眼前一亮，心里一片光明，这才醒悟过来自己被这个小女子给耍了。

是啊，她纵然比同龄人要优秀可也不过是这个时代的人罢了；别说那几位，就是‘国母’也比她强上几分，她怎么可能一眨眼的功夫就想出两条办法？不过是借此试试我的心性而已，看看我是否值得她托付终生。

单于既然全然明了藺月眠的用心，也不想在这种问题上遮遮掩掩，毕竟藺月眠不是一般人，要是在这种问题上遮掩的话，最后不但误她更会自误。

他心中一番计较后已是有了主意，双眼正视藺月眠，表情诚恳的说道：“密斯藺，我既然能把郭君一事对你坦然相告，我心目中把你放在什么地位想必你也是知道的；我也不想敷衍你。老实讲，我虽然没有‘当今之世如欲治平天下舍我其谁’的想法，但也不认为自己的性命就轻贱到可以丢弃在这样的事情上；更何况郭君之事败固然是国之劫难，可胜也不是国家之福。”

藺月眠没有想到单于默然良久之后居然说出这样一席话来，心中暗暗点头，非但不认为单于是巧言令色，反而觉得这样的单于才是自己选定的男儿。

“单家哥哥，你这话似乎和刚才的说法不太一样啊。”藺月眠不堪再和单于双眼对视，两腮微红，略低下头，装作整理自己上衣的配饰。

“如何不一样？”单于此时已经全然放下心来，饶有兴致的反问道。

“方才虽然你没有明说，可话里话外无不暗示若自己参与其间可以使郭君之事胜算大增，可现在你却认为郭君纵是心想事成也不是国家之福，岂不是自相矛盾？”

藺月眠到底不是寻常女子，少女羞涩只是一闪而逝。

“密斯蒯，我有办法使得郭君心想事成和郭君事成与国非福并不矛盾；再说郭君之事无论成败虽然与国家没有什么好处，可是对我党的好处还是有的，只是我对怎样能在为我党谋取利益最大化时保全己身还拿捏不准。”

既然已经决定对蒯月眠袒露心扉，单于也不再对她有什么保留；其实对单于本人来说他莫名来到这个时代两年里，这也是第一次能够找到一个让他可以尽量吐露心中所藏之事的人。不管蒯月眠最后能否给单于一个惊喜，只蒯月眠能让单于如此吐露心声这一点，就让单于觉得心中畅快无比。那种内心的孤寂在这两年里实在让单于吃够了苦头。

“听文革这么说，我心中也觉得欢喜的很；只是郭君如此折节下，恐怕是存了通过你向贵党传递消息的心思，小妹以为这件事与情与礼也应该让汪先生、廖先生这些贵党领袖知道才好；这么大的事情也不是你我能决定的；不过以小妹看来，贵党恐怕是不会放过从中取利的机会，所以文革你恐怕没有办法置身事外了。”

蒯月眠不知不觉的改了称呼，可单于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只觉得蒯月眠这一席话点醒了他。

单于暗自苦笑，他还不如一个小姑娘看的透彻：郭松林反奉是多大的事体？怎么可能是单于一个小人物能决定的？这件事更不应该告诉蒯月眠，而是应该直接向党内领导报告，至于是否参与其间更不是他和蒯月眠可以决定的事情，那是 KMT 高层才可能做出的决定；还是太自由散漫了，若拿他那个时代的话说这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自己也是太过疏狂了，还真把自己当成一角儿了。

“月眠真是谢谢你了，你要是不说我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居然出了这么大个纰漏；这件事确实不是你我可以决定的，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向汪先生汇报。”

单于也不矫情，向蒯月眠致谢后站起身就准备出门；而蒯月眠看单于明白了自己的意思也觉得欣慰，站起身柔声对单于说道：“文革真是客气了，要不是总理去世你精神恍惚也不会不知道这个道理，我不过是旁观者清罢了。晚上湿气重，文革路上要多保重。”

两人相视一笑，完全明了彼此此时心中所想，心中同时泛起一股知己之感。

单于从蒯月眠家出来后，心中不觉泛起一股苦涩之感，这郭松林倒奉一事不但是奉系新老势力之间的矛盾总爆发，也牵扯到国民军与奉系的矛盾，其间更有苏俄、KMT 等势力夹杂其间；其中诡异与凶险是单于自来到这个时代后所仅见，一个不好就是万劫不赴的局面。可偏偏看如今这架势，他是避无可避之局。

想到这里，他不由抬头看了看满天星斗，微微叹口气，摇了摇头，似乎是想把这些杂七杂八的念头甩出脑海般。

来到胡同口外单于叫了一辆黄包车，对车夫说道：“劳驾，北京饭店。”

***** 没 脸 见 人 的 分 割 线 *****

今天第一天更，数字少点，大家多包含。

第五卷 兵戈兴，狼烟起 第六回 夫妇

北京城的晚上果然比白天凉上几分，单于坐在黄包车上，脑子里却不停把这一整天所经历的事情在脑海里不停的回放，越梳理单于越觉得其中很多事情说不通。

因为单于所熟悉的历史里，郭松林这个人对 KMT 并不以为然，曾经对晚辈评价 KMT “连广东都统一不了，还谈什么？”可见对 KMT 态度之轻蔑；其二，郭松林这个人事实上是个很自傲的人，可以说这个人是有着“治平天下舍我其谁”的抱负的；像这样一个人今天不但正式的请他这个 KMT 小字辈吃饭，而且还折节下交与他；已经冷静下来的单于当然不可能认为自己有‘王八之气’，可以‘虎躯一振’，‘双眼射出点点精光’，让郭松林一望便觉心折的能力。

可郭松林今天请自己吃饭，又在席间公然对外系势力的人流露出对张作霖的不满以及非常明显的反意，实在是奇怪的很。

正在单于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在郭松林公馆，郭松林与其夫人也在进行类似的谈话。

“茂宸，你平素连 KMT 的孙文都不怎么放在眼里怎么会如此看重刚才那个小孩儿啊？”说话的正是郭松林的夫人韩舒秀

“我怎么会看重他？不过是借他的口给 KMT 递个话而已，不过刚才接触了一下，这个小孩子还是有那么一丁点见识。”郭松林不以为然的说道。

“递话？KMT 现在连广东都没能够完全统一，他们能帮上什么忙？再说就是 KMT 统一了广东，可还有湖光的唐生智，江浙的孙传芳等人；他们要能帮上你的忙，真不知要到猴年马月了。”

韩舒秀可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不通世事，相对时政还是很有见识的。

“老实讲，我确实不怎么看得顺眼 KMT；但是今时不同往日，KMT 投靠了老毛子，很是从老毛子那里淘换到不少好东西，实力增强了很多；再者广西那两个小朋友也贴了上去，虽说现在就断言 KMT 能统一南方为时过早，但是他们眼下也可以算作南方最大的一股势力，不但如此他们在北边文还是有影响的，所以通过刚才那个小孩儿给汪兆铭递个话也没什么。”

郭松林深知自己的夫人事实上是自己的半个智囊，所以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茂宸，就算 KMT 在北边有点影响，可他们对咱们的事有什么帮助？再说你不怕 KMT 转手就把你卖给张胡子吗？”

看郭松林还一副大咧咧的神情，韩舒秀一改刚才单于在时低眉顺眼的小媳妇儿样，挑着眉毛正色对自己的丈夫说道。

作为郭松林的夫人，她觉得自己有义务提醒自己的丈夫谨慎小心，毕竟他准备做的事情一旦失败惟有一死，尽管她并不赞同丈夫的所作所为。

“哈哈，KMT 的影响可不是一点点啊，你忘记李坚白是为什么南下的吗？（当年国会东北籍议员，护法战争时期由郭松林护送至广东）现在在这四九城，乃至整个直隶地面上，像李坚白这样的人可不老少；这些人虽说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可是要他们在旁边敲敲锣，打打鼓，为我摇旗呐喊还是可以的。”

郭松林说的明白，他看重的是能通过 KMT 影响一批北边的社会名流，为他将来可能的行动张目，毕竟魏延的名声不好听啊。

“至于说 KMT 出卖我，我根本不担心。如今这四九城里那天没有谣言？我今儿还在街面上听人传咱们的段执政准备施行那二桃杀三士的手段，让张胡子和冯焕章自相残杀呢。再说，今天我对那小孩儿也没有明说我准备怎么怎么的，就算 KMT 把我今天这话告诉了张胡子，我也不怕。”

郭松林嘴里一边向自己的夫人解释着，一边却暗自在心里琢磨着今天在书房里单于对他所说的话。尽管单于认为孙传芳可能会出兵把杨宇霆赶出江西，而丢掉江苏的杨宇霆，张作霖也不会对他有什么处罚，可是郭松林并不相信单于所言。

难道孙传芳真的敢和直奉一战后如日中天的奉系掰手腕子？要知道如今奉系足足有 50 个师，将近 4、50 万大军；再者，江苏一年可是能收入 2、3000 万圆的大省，而且占了江苏，也就打通了奉土直销江南的道路，一年光在江苏卖烟土的钱都足够奉系开销的了。杨宇霆真的丢了江苏，张胡子能饶了杨宇霆？

至于孙传芳能打败杨宇霆，郭松林到不怀疑；在他心目里尽管江东小霸王不值一晒，但是收拾摇羽毛扇子的杨宇霆却已经足够了。

其实此时的郭松林虽然对张作霖在直奉大战后不公正的做法有微词，可张雪良确实是对他不薄，而且张雪良又是一副大少脾气，喜欢的是吃喝玩乐；对繁琐的具体事务他并不喜欢，一般都是委托郭松林处理，三八旅实际上是他郭松林在当家。郭松林其实也很清楚，要是没有杨宇霆、张作相这些人阻碍，张作霖百年之后名义上东北是由张雪良说了算，可他郭松林才是真正的东北王。因此他并不愿意真的走到‘那一步’。

“当家的，我看那事你还是再想想吧，虽说张胡子对不起咱们，但是汉卿对我们确实不错，再说等张胡子一死，东北还不是你当家？何必非要扯破脸皮呢？”

听了郭松林的解释，韩舒秀没在多说什么，但还是希望郭松林能三思而行。

“我又何尝想撕破脸？可是如今这形势……算了，就听你的话；我们再看看吧。”郭松看着满脸希冀的妻子，柔声说道。

看丈夫听了自己的话，韩舒秀心里高兴的很，起身对郭松林说道：“当家的，我看你今天晚上没怎么吃，我去给你下碗面条去。”

说完不待郭松林说话，自顾自的就迈着轻舒的步子向厨房走去。郭松林面带笑容的看着韩舒秀的背影，心里却暗自叹息。

再看看吧，要是真如小孩儿所说的那样；汉卿啊，你就别怪老哥哥不讲情面了。

北京饭店汪兆铭门外：

“哆哆哆”

“请问是谁在门外啊？”

“兆铭先生，是我。”

“哦，是文革啊，快进来，快进来。”

“先生，这么晚还来打搅您真不好意思，不过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向您报告。”

“哦，那文革你就说吧。”

***** 不 好 意 思 分 割 线 *****

注 1：好久没写了，而且这两年又看了许多资料，对很多历史的认知与两年前多了许多不同，所以这几章写的与之前有些区别，请大家见谅。

注 2：在解放前烟土在中国是和银元、金条、法币一样，是货币的一种，而且是不非派别的，或者说不管那派那党，烟土等于货币在解放前略等于真理。

第五卷 兵戈兴，狼烟起 第 7 回 汇报

说起来单于此时来见汪兆铭也真不是时候，此时的汪兆铭正被西山会议派一事搞得头昏脑胀，偏偏他又是如今 KMT 在北方的第一人，他夹在苏俄总顾问、广州本部与北方同志之间，很是头痛。

说起来这西山会议派在后世那是大革命时期 KMT 极端反动右派的代名词，可事实上西山会议派之所以成为西山会议派一大半的责任是在俄国人身上，一小半的责任却在前总理身上。

因为之前俄国支援国民政府并不是没有条件的，其中有一条就是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保持现状，说白了就是同意外蒙古事实独立。而不晓得前总理出于什么考量，这些密约尽管是答应下来了，可似乎 KMT 高层内知情人却并不多，至少西山会议派这些人是不知道这些密约的。

而前总理一去世，俄国大使加拉罕以及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庭就赶到了中央公园（当时公祭地），除了吊唁先总理以外，就当着国民党北方诸大佬的面把这些‘密约’给摊开了。俄国的意思自然是不希望因为先总理的去世而导致这些密约失效。

汪兆铭这些一直追随先总理的人也就罢了，可诸如谢持这些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条件的人一看原来俄国援助是这么个情况，立刻就炸了窝。不但当场拒绝承认这些条约外，更在俄国大使与鲍罗庭走后，指着汪兆铭、孙科等人的鼻子就骂开了。

骂完之后这些本来就对国 G 合作颇有微词，还记着沙皇俄国在满清时期如何欺凌中国的 KMT 大佬们更在西山开会声讨广州国民政府、GCD 以及俄国，单方面宣布开除廖仲恺等人的党籍。

这一下子真是搞得广州国民政府好生狼狈，不但苏俄决定加大对冯焕章的援助（历史上美国使馆曾电告国务卿，苏俄经库仑援助冯焕章大批军火，其中仅机枪就达 5000 挺），就是在北方 KMT 的声誉也大受影响。

在国民政府统一广东的关键时刻，国民政府自然是不希望节外生枝的，一方面公开通电开除西山会议派一千人员的党籍，另一方面也电告尚在北京的汪兆铭、孙科等人让他们不但要在

北京帮助灭火，消除不利影响，同时也要安抚苏俄方面。与此同时如胡汉民等人也私下表示，希望北京方面在私底下做做西山会议派一千人等的工作，毕竟这些人是 KMT 元勋，真要是闹崩了，削弱的也是 KMT 的力量，丢的也是 KMT 自己的脸。况且在胡汉民这些人看来，西山会议派的激动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苏俄也确实吃相太难看了。

说起来这两公一私三件事，那件事都不好办，而这些事件件都要落在汪兆铭身上；与此同时汪兆铭还要兼和与段祺瑞政府捣乱的任务，他这段时间委实是过得太充实了点。

“文革啊，你这么晚找我有事吗？”汪兆铭嘴上和单于寒暄着，一面示意秘书给单于倒水，又指了指椅子，意思是让单于坐下，手里还看着广州方面的电报。

单于这段时期都在和奉系人马周旋，略有空闲不是去找蔺月眠就是自己独自一个人逛逛这 80 多年前的‘老北京城’，还真和汪兆铭等人少了接触。当然，单于之所以和汪兆铭等人接触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单于不想掺和到 KMT 目前这一大堆烂事里面，再者说，他既然选择了校长，当然不太好和汪兆铭这些人走的太近。

结果今天这么一打量，汪兆铭比起才到北京时确实要憔悴了不少，不但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就连平时一丝不乱的发型也散乱了不少，单于甚至在他的西装袖子上发现了一处明显的油渍。

“今天是找先生汇报工作来的。”单于看汪兆铭这么忙，也不废话，爽快的就表明了自己的来意。

“哦，那文革你稍等一下”

汪兆铭知道这段时期单于一直在奉系厮混，平时根本看不到他的人影；他这个时候巴巴的跑来汇报工作肯定是很重要的事情。于是他快步走到书桌旁，随手拿起一张纸，刷刷的写下了几行字，然后把纸递给了秘书，交代了秘书几句，秘书也就拿着制片推门出去了。

听着秘书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汪兆铭像撒了架似的一屁股就坐在椅子上，双手边揉两边的太阳穴，边苦笑的说道：“文革不要见笑，这段时间事情实在是多了点，总理又仙逝不久，孙科还沉浸在悲痛之中，夫人（宋庆龄）素来不插手政务，于是这些日子我真的是忙坏了。”

看着汪兆铭在自己面前劳累的连架子也摆不动了，单于也不禁有点点感动，但是旋即又警惕起来，谁知道是不是在自己面前玩礼贤下士的把戏？

“先生要不要我明天再来，今天你就好好休息一下？”单于知道自己这句话其实很虚伪，可是这种场面话却不得不说。

“算了，算了，今日事，今日了；你这么晚来肯定是奉系那边有什么要紧的事了，你就说说吧。”汪兆铭也知道单于的话当不得真，于是示意单于赶紧说事，他也确实是累很了。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单于看汪兆铭确实是累的不轻，于是老老实实的把自己去郭松林家赴宴一事详细的向汪兆铭做了汇报，为了避免影响汪兆铭的判断，他用了尽量客观的语气来陈述整件事。

汪兆铭开始还边揉太阳穴边听单于的汇报，可是越听他的表情越严肃，到了最后汪兆铭不但坐直了身子，双眼更是恢复了神采。

“文革，我不是怀疑你，可为了慎重起见，我还是想问一句你能肯定郭松林真的对你这么说？”

汪兆铭觉得自己的运气实在太好了，正愁没办法削弱奉系，老天居然就把这个机会送到自己面前。但是出于谨慎，也出于本能，他还是希望单于能再次确认他所汇报内容的真实性。

“我用总理信徒的名义发誓我所说的每一句话属实。”单于知道这件事对于 KMT 来说何等的重大，所以他也很正式的用下级对待上级的态度来回答汪兆铭的问题。

“属实就好，属实就好；让我想想，让我想想。”

汪兆铭边说边站了起来，来回在房间里踱步。单于看汪兆铭正在努力消化自己所带来的颇具震撼力的信息，也没有说话，端着杯子喝起水来，刚才说了一大堆，他还真的有点渴了。

慢慢的，汪兆铭的步伐逐渐缓慢下来，这在单于眼中自然代表汪兆铭已经逐渐消化了自己带来的信息，于是也放下了杯子，正襟危坐的看着汪兆铭。

最后汪兆铭已经完全停止了踱步，他回过头，双眼炯炯有神的看着单于说道

“文革，你是怎么看这件事的？”

自从上次两人夜谈以后，汪兆铭对单于看问题的前瞻性已经有了很深的了解，而且这么大的事，他虽然在心里确定了，理顺了整件事，但是到底怎么为 KMT 谋取利益最大化，当然也为他本人谋取利益最大化，他还没想好；因此他想先听听单于的看法。

***** 不 好 意 思 分 割 线 *****

很久没写了，现在的思路和以前差别蛮大的，对历史认知上也很大的不同，所以这几章是一个融合的过程，所以……请大家原谅原谅。

第五卷 兵戈兴，狼烟起 第八回 谋划

“先生，我只觉得郭君一事对我们有利有弊，但是具体怎么做就不是我能知道的了。”

对于汪兆铭来着一出，单于事先也不是没有想到，但是单于并不想把他的看法坦然告诉汪兆铭。

来这种在领导面前抖机灵的事，作为下属来讲最好还是少做的好，当然单于也不算敷衍汪兆铭，尽管这件事单于自己有了些头绪，但是具体该怎么做却没有想清楚。

汪兆铭听单于这么说，也没有觉得这是敷衍，在他看来单于能看出郭松林有可能反奉一事有利于 KMT 就算非常不错了，如果单于还能把如何处置说的头头是道，那才真是“多智而近乎妖了。”

“文革，那你觉得他郭茂宸成功的可能性大吗，恩，从军队考虑的话？”汪兆铭自己对军事方面并不熟悉，所以他希望单于这名军事高材生能帮他在这方面做做分析。

汪兆铭倒是对单于的军事素质信任的很，全然没有想到单于尽管在黄埔名气甚大，可是却从没真正上阵扛过枪，商团叛乱时单于只是在先总理门口守了一宿大门而已。

单于看汪兆铭一再询问他的看法，心里也不禁泛起了嘀咕，想了想，决定还是稍稍泄露点天机。

“以文革看来，如果仅从军队面考量的话，郭松林担任讲武学堂教官多年，在军中颇树威信，又是张汉卿的副手，奉系精锐实际是掌握在他郭松林手里；三八旅这样的部队对上张作相、吴俊升等人的部队赢面至少超过 7 成。”

单于这话并不算夸张，至从第一次直奉大战奉系惨败以来，张作霖卧薪尝胆训练出的精锐之师绝对不是张作相、吴俊升手下那些民团武装所能比的；当然就如单于所说的那样，这仅仅只是从军事角度考量。所以接下来他大概向汪兆铭普及了一下近代军事常识以及奉系内部的一些基本情况。

“哦，文革你这段时间很用心啊，我之前听人说你在奉军里天天和张雪良这个纨绔子弟混在一起，正想找机会提醒你，没想到你…恩，不错，你很不错。”

单于没想到汪兆铭在听了他的介绍后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心中不禁道一声惭愧；因为奉系的情况单于早在历史资料里就了解的八九不离十了，心里也就没把 KMT 交给他的‘摸清奉系内部情况’的任务当回事，没想到在其他人眼里这就是不务正业的表现，在汪兆铭处狠狠的砸了他的黑砖。

“谢谢先生夸奖，不过把各方面因素综合考虑的话，我不太看好郭松林。”单于也不想追究到底是谁在汪兆铭面前给垫的黑砖，反正木秀于林的道理他懂；反而他很紧张汪兆铭会因为他的分析而作出错误的决断，要是这样的话，汪兆铭固然要负主要责任，可是单于本人的责任也轻不了。

“哦，单于，你仔细说说。”汪兆铭这个时候似乎彻底的放松下来了，坐回椅子上，朝单于微笑着说道。

“先生，经过这段时间和奉系的接触看，郭松林尽管在中下级军官里声望不错，可是在高级将领里他却显得矫矫不群，很是孤立；而且他虽然很得张雪良的信任，但是军中财政与人事大权还是掌握在张雪良处，也就是说他没有囤积军火物资的资本，因此我个人不太看好郭松林。”

单于想了想，他所说的这些情况在北京不说众人皆知，至少绝对瞒不过有心人的耳目，所以也就对汪兆铭坦然相告了。

汪兆铭听了单于的话，又是半晌不吱声，直到单于都开始觉得有点不耐烦的时候，汪兆铭说话了：“文革，听你这么一说，我又想到了另一种可能性：你说他郭松林会不会是在你面前演戏呢？”

单于万万没有想到汪兆铭的思维这么跳跃，无奈之下单于只好耐着性子陪汪兆铭在屋子里做着这样那样的在他眼里很无聊的情报分析。

汪兆铭房间里的灯竟是亮了一夜。

于此同时，张家口西北边防督办公署里，国民军的灵魂冯焕章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他就是《京报》创办者：邵飘零。

此时的冯焕章和在鹿钟麟等人面前那喜怒无常的独裁者形象完全不一样，整个人气质上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变得让人觉得慈眉善目、忠厚老实。

两人熟悉的也不讲什么礼数，都斜靠在炕上密切的交谈着。

“飘零兄，咱们可就说定了，我这上上下下十来万苦哈哈的穷丘八可就指望你在京城里给我们仗义执言了。”冯焕章看样子喝了不少，脸红的和关公都有得一比了。

“焕章老哥说那里话来，你老哥的事就是我的事，这些事还需要你老哥吩咐吗？”邵飘零白面无须，隆鼻厚唇，一派名士风范，不过此时他同样喝的不少，脸色微微有点发青。

“那我一切就拜托飘零兄了，对了，前些日子听说飘零兄虽然自己都不宽裕还资助了许多穷人家的孩子上学堂念书，我冯焕章虽说是个穷丘八，但也不能看着自家兄弟断炊助学。这里有点款子，希望飘零兄收下，也算我冯焕章共襄盛举了。”

冯焕章一面说一面悄无声息的向邵飘零递出了一张支票；邵飘零一面在嘴里嚷着你我兄弟还需要来这个吗？一面将支票收入袖中，在这过程中还抽空瞅了瞅支票，看是上海汇丰银行的票子也就放下心来。

收下支票后，邵飘零似乎不经意的对冯焕章说道：“焕章老哥，我在京里冷眼旁观，发觉郭茂宸对张胡子任命姜、杨二人一为皖督、一为江督很是不满，怨念深得很喽；可见张胡子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已经是众人皆知了，就连他手下大将也看不过去了；说不定国民军重回北京的日子也不远喽。”

心中还在为刚才递给邵飘零的那张支票肉痛的冯焕章听邵飘零这么说，双眼猛然一亮，似乎想蹭起身来，可旋即又恢复了那懒洋洋，两眼迷离的样子，不过嘴里却对邵飘零说道：今天我兄弟秉烛夜谈，飘零兄正好把北京里的新鲜事给我这耳目闭塞的丘八说说。”

邵飘零心里暗笑冯焕章失态，不过嘴里却把他在北京城里得到的消息一一告诉了冯焕章。

***** 不 好 意 思 分 割 线 *****

邵飘零即历史上的邵飘萍，因参与郭松林倒奉后被奉系以“宣传赤化”的罪名给枪毙了。不过此人的操守在当时确实受人非议。

“邵君晚近言论的确趋于进步的。有时也发表接近民意的文字,自然我们不能证明邵君发表此种文字时的动机若何……”;“根据北京各报所载,邵君向无定见,以金钱为转移,致遭各方毒恨,最近以宣传赤化嫌疑被奉军枪毙。如此记来,似邵君素行乏检,最近又犯军阀,真是罪有应得,死得活该”。——时北方我党主板之刊物《政治生活》

第五卷 兵戈兴，狼烟起 第九回 各方

清晨单于走出了北京饭店大门口，冷风一吹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腹中也越发感到饥饿，不由加快了步伐，朝饭店旁边胡同口那家卖早点的摊子走去。尽管北京饭店内的西式早餐在北京很是有名，许多北京的名流都爱到北京饭店吃早点，可对于吃惯了西式早点的单于来说，牛奶蛋糕还真不如豆汁油条有吸引力。

单于边走边回想起汪兆铭昨晚的表现，不由摇了摇头，汪兆铭这个人啊还真是，处理、协调纷乱的政务可以，可要他拿个大主意，做一个大决断确实差强人意。拿后来他自己的话说，他没有赌徒精神。现在他有点明白为什么汪兆铭会在抗日战争时期做出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来，正因为缺乏赌徒精神，所以关键时刻头脑一发热就会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十几年被蒋中正这个丘八瘪三压制欺凌的怨气与盲目自我陶醉的理想主义混杂在一起造就了中华近代史上第一大汉奸。

昨晚开始时汪兆铭怀疑郭松林是否别有目的，害得单于这个‘明白人’陪着汪兆铭分析了半天，单于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才引导汪兆铭相信了郭松林的诚意，气得单于在心里暗自悔恨自己当年为什么不把催眠学到家。

可接下来汪兆铭又对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才有利于 KMT 不知所措，不过此时单于也帮不上忙了，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KMT 在北方的筹码实在是太少了，关键是没有军队。在 1925 年这个民国前期最混乱动荡的年份，手里没有军队那就没有下注的资格。白衣卿相，宰割天下在这个年代只能是读书人的臆想而已。

不过接下来在汪、单两人互相启发的情况下，两人还是做出了相同的判断，那就是光靠郭松林一个人是成不了事的，他必定要和某派势力联合；尽管有段祺瑞在台面上，可明眼人都知道他不过是冯、张平衡的傀儡而已，当年大名鼎鼎的皖系眼下甚至还不如刚刚惨败的直系；毕竟直系还有两个天下闻名的大人物：吴佩孚、孙传芳，在江浙、湖广还有十几个师的部队在，但是直系也不可能是郭松林联络的对象，一来直系军队都远离华北，二来目前的直系虽然基本盘还在，但曹锟被囚，吴佩孚流落皖、豫，孙传芳虽然有才无奈资格太浅，且他也只能算直系外围，如今的直系和当年玉帅一声令下，天下莫敢不从的直系早不能同日而语了，只能算一盘散沙而已。

那么很明显，郭松林没有选择，他如若起事，只能和冯焕章联合；而冯焕章对张作霖不满也早就是路人皆知的事实，即使没有郭松林，国民军与奉系之间迟早必有一战。

所以最后汪兆铭决定静观其变，让单于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尽量促成冯、郭联合。说白了就是让单于自己看着办，别把自己命给搭进去，反正成与不成都无损 KMT 大局。当然汪兆铭这么做也是有着他自己的理由的，毕竟相比现在还虚无缥缈的郭松林倒奉，汪兆铭现在面对的金法郎案、西山会议派等问题却是实实在在的。

不过对这么一个决定单于自己还是挺满意的，也对汪兆铭好感度上升不少，毕竟汪兆铭没有让单于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达成两边联合，这种以人为本的处事态度才是汪兆铭纵横中国近代政坛二十余年不倒的关键所在。要是换了校长和太祖……

“劳驾，一碗豆汁，两根油条。”单于决定不再去想这些有的没有的事，还是赶紧吃过早饭去奉军那里混着吧。

正当单于吃着自己早饭的同时，在苏俄驻北京大使馆内，苏联大使加拉罕与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也在餐桌上进行着与单于和汪兆铭类似的谈话，很显然他们也是彻夜未眠。

“米哈伊尔，对于南中国的形势你能肯定吗？当然我不怀疑你的判断力，可是谁让我们在中国呢？在这个国度似乎所有的事情都不符合逻辑。”加拉罕一边在自己的面包上涂抹着黄油，一边对鲍罗廷说道。

“哦，亲爱的列夫，我坚信在我们苏联全方位的援助下我们的中国朋友将顺利的统一南中国。为了这个目标国防人民委员会甚至给了中国人加仑。请不要怀疑一个老同志的判断。”鲍罗廷对加拉罕这种没有来由的谨慎很不满意。

该死的拉脱维亚佬，加拉罕对鲍罗廷在自己面前炫耀他的老资格内心很不满，可谁加拉罕加入革命时间晚呢？因此他也只能忍气吞声了。

“那么亲爱的米哈伊尔，你对加大对冯焕章将军的援助怎么看？毕竟你曾经亲自去见过他”不过国民政府一直是由鲍罗廷负责的，因此加拉罕决定暂时从这个他不熟悉的战场撤退，从自己熟悉的战场发动新的攻击，毕竟苏联的这个决定是他一手促成的。

“那个可笑的基督将军？他让我想起了之前的拜上帝教和该死的义和团。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们需要他。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特别是国民政府对待条约的态度变得游离（指外蒙古）的现在。不过基督将军的军队都部署在贫瘠的热河一带，我害怕我们会颗粒无收。”

在自己同志面前鲍罗廷没必要再掩饰他对冯焕章以及义和团的轻蔑，毕竟义和团是后来中国 GCD 给定性的，而不是 GC 国际，更不是苏俄，不是吗？况且在 20 年代义和团的名声在中国也同样不好，很不好。

“其实这正是我要求莫斯科加大对冯将军援助的重要原因，米哈伊尔。正因为他的领地贫瘠，所以他将会更依赖我们；这样我们在外蒙，在中国的利益就有了双重保证，不是吗？”加拉罕给了鲍罗廷一个炫耀式的微笑。

对加拉罕在自己面前炫耀他的高瞻远瞩，鲍罗廷无所谓的耸了耸肩，“好吧，我对这个问题其实很不了解，既然莫斯科这样决定了，那么我们就这么做吧；对了，你给基督将军塞进去了多少中国同志？”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是吗？比起这些令人恶心的贪婪的野狗，莫斯科认为还是自己的同志更放心。正如你所说既然莫斯科这样决定了，那么我们就这么做。”加拉罕俏皮的对鲍罗廷眨了眨眼。

“好了，我们就不要再在餐桌上讨论这些事情了，都一个晚上了，你不腻吗？见鬼，我觉得我自己的胃口开始变坏了。”鲍罗廷不想再在餐桌上和加拉罕谈论政治问题了。

汕头

蒋中正、许崇智、廖仲恺、加仑经过讨论，决定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杨希闵、刘震寰二人的叛乱，广东国民政府以及 KMT 终于开始走上了真正统一广东以及整个南中国的步伐。

“中正，我就要和加仑将军返回广州了，你还有什么事需要交代吗？”因为会议决定，廖仲恺与加仑决定立即返回广州，而由于许崇智忙于准备工作，也处于保密考虑只有蒋中正一个人前来送行。

“仲恺兄，弟确实有一事相求，你知道文革随总理北上已经快半年了，如今段、张二人既无诚意，那么何必让他在北京虚耗时光呢？我看还是把文革召回来吧，眼看我们统一广东指日可待，北伐大业更近在眼前，像文革这样的人才应该到更能发挥他作用的地方去。”

这段时间青军会发展迅猛成为革命军中第一组织的同时，GCD 也已经在蒋先云等人的带领下基本统一青军会了，这是蒋中正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看到的，可他推出来打擂台的孙文同学会又不争气，此时他确实很想念单于了，毕竟单于在军校说的上声名赫赫；他一直认为要是单于来领导孙文同学会绝不可能让青军会专美于前。

“我也这么觉得，那我给汪兆铭发封电报说说，让他把单于放回来”廖仲恺对蒋中正的用心当然不是一无所知，不过站在 KMT 的立场上，廖仲恺也不愿意见到青军会太独领风骚，况且他也希望单于在革命军中比他在北方能得到更好的锻炼。

“那我就一切拜托仲恺兄了。”蒋中正看加仑正走过来，自己也达到目的了，于是结束了和廖仲恺的谈话，两人都双双向加仑走去。

***** 不 好 意 思 分 割 线 *****

注：在历史上苏联援助冯玉祥几乎是在援助国民政府同时，当时美国在广州的领事馆还曾经给国内发情报说，苏联人与国民政府约定，将来革命成功后由冯管理东北、华北、热河、察哈尔、绥远。

第五卷 兵戈兴，狼烟起 第十回 纷乱

随着广东的消息传到北京，本来已经忙得焦头烂额的汪兆铭看着自己手中廖仲恺的亲笔书信只觉得自己的头更疼了：单是廖仲恺希望调单于回广州就是一件颇让他为难的事情，另外一桩九更加棘手。信中廖仲恺请他以 KMT 中执委名义执行 KMT 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宣言，反对解决金佛郎案，指责北京当局损失国库一万万元，并以收回之一千余万元分润军阀，助长内乱。

金法郎案，在现在所知的人不多，可在当时却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案。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府为取得列强支持，全盘接受了满清政府所欠下的各种外债，其中最大头的就是庚子赔款，签约时是以法郎为赔款的货币单位，以中国关盐税作保，当时中国关盐税这笔北中国最大的款子事实上是掌握在外国公使团手上的，其团长由各列强驻华公使轮流担任，类似现在欧盟轮值主席国形式。

而公使团拿到了关盐税后，扣除各项赔款后再把剩余部分返还中国政府（有的时候是以贷款形式发还，而发还得具体数额一般是中方与外交团商量）；可一战后当时代表中国的北洋政府内部人员收受外国贿赂，以偷梁换柱的方式用相对保值的金法郎代替其时已经贬值很多的法郎，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虽然没有 KMT 所说一亿那么离谱，但是几千万是绝对有的。这件事传出来后举国哗然。成了 24—25 年中国政坛最大丑闻，为当时各地反对派提供了不少弹药，KMT 这个谴责提案出来后，浙湘省议会亦有通电反对。

汪兆铭心里很明白，段祺瑞、张作霖等人到现在还肯和 KMT 敷衍，也是为了让 KMT 在金法郎案中保持一种相对中立的态度，可是如今 KMT 中执委员会搞出这么个宣言出来，与段祺瑞、张作霖肯定是敷衍不下去了。

至于单于南返一事如果没有单于前段时间的汇报自然好说，反正就要和段、张撕破脸了，到时候和他一起返回南方就是了。可如今有了郭松林这件事，他反而不好就这么贸然让单于回到南方。只好自己回到广东后再向仲恺说明情况了。

想到这里汪兆铭再看看廖仲恺的手书，除了苦笑，也不晓得他还该有怎样的表情；虽然对就这么让自己几个月周旋的成果付之东流略微有点惋惜，不过他本人到也没有想过对中执委员会的决议拒不执行。

接下来的日子，汪兆铭就在北京代表 KMT 公开声明谴责段政府，彻底和段祺瑞撕破了脸，段祺瑞也不含糊，当即下临时参议院召集令，派赵尔巽、汤漪、汪大燮、熊希龄、王家襄、黄郛、徐绍桢、刘骥等三十人为参政，赵、汤为正副院长。彻底把 KMT 排除在临时参议院以外。KMT 方面自然更紧抓金法郎案不放，浙湘这两个直系余孽所掌握的身份当时愿意给段执政找找麻烦，一时间中国大地电波往来的不亦乐乎。

段祺瑞当然是把汪兆铭以及 KMT 恨之入骨，偏偏此时北京学生又举行起国耻纪念及追悼孙中山大会，段执政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暗中让教育总长章士钊预行知照警察禁止；结果学生们出于义愤捣毁章宅，并且有十八人被捕。

其时单于与蔺月眠也混迹在学生之中，不过他们两人更像是借机约会。当然单于另一个目的是想见识见识这个时代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弥补八平方事件时因为年纪尚幼而不能去看热闹的遗憾。不得不说，学生运动确实生猛，在单于那个年代，别说砸教育部的家，就是砸一教师的家恐怕也是吃不了兜着走，偏偏段执政还吃这一套，不但参与‘打砸抢’人员被释放，还导致教育总长章士钊辞本兼各职。当然单于是绝对不会承认自己在中间奉命煽风点火，不过事后单于和蔺月眠逛街时，单于曾对蔺月眠说过，这个时代的学生还真是愤的单纯的可爱啊。

在这种情况下汪兆铭知道自己再留在北京没有任何意义，现在最关键的是返回广东去分蛋糕。于是当时随孙中山北上且现在还留在北京的 KMT 人员都开始收拾起行李；不过汪兆铭还是很看重单于，私下里表露出希望随自己返回广东，反正郭松林反奉一事还虚无缥缈的很，单于留在北京意义不大，不如回广东，以单于现在的职务和在党内的人气，回去至少也是一个营长或团副。但是单于还是婉拒了汪兆铭的提议，明面上是说希望再努力看看，争取促成郭松林反奉以削弱奉系的实力，为将来北伐减轻压力；暗地里单于曾向蔺月眠透露，不想在 KG 之争越演越烈的时期回去掺和，留在北方天不管地不收多好。蔺月眠虽然有心让单于“上进”，不过看单于这么说，她也没什么好说的。

汪兆铭看单于说的义正言辞的，仔细想想他说的也有道理，目前奉系坐拥七省之地，又打通了京浦线，对于志在统一的 KMT 来说的确是一个大敌，有削弱奉系的机会当然不能放过。于是也就同意单于留在北京待机，甚至还给单于留下了一笔小的款子作为单于的生活交际费。不过同时汪兆铭也强调单于千万不要自作主张，自己回到广东后与廖仲恺等人商量后会很快给他新的指示。

汪兆铭的南返标志着 KMT 暂时全面退出北方，而此时很多人没有想到当 KMT 势力重新返回北京，已经是名义上的中华正统。

也因为 KMT 势力的全面退出北京，单于也很自觉的向张雪良请辞，奉系自然顺水推舟的接受了单于的请辞，免去了所谓的张雪良‘副官’一职。

这些也是当时官场上的应有之意，不过在私底下张雪良、郭松林等人还是劝说过单于，希望他能留在奉系发展，不过被单于很礼貌的拒绝了。当然单于也提向张雪良提出自己暂时想留

在北京照顾‘生病’的女朋友，希望张雪良帮帮忙，这点小忙对张雪良来说自然没问题，给了单于一个私人参议的名义，就让单于顺利的留在了北京。

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单于来到这个时代以来过的最轻松的一段日子，他没住在饭店，而是在蔺光秀的邀请下搬去了和蔺家兄妹一起住，白天没事就和蔺光秀、蔺月眠兄妹一起逛逛北京的前门、大栅栏、故宫、琉璃厂等地，恩，当然大部分时间只有单于和蔺月眠两人；晚上不是被张雪良邀请去跳舞，就是和蔺月眠看电影，或者跑到胡适这些大师所办的沙龙去增长见闻。沙龙里自然是少不了慷慨激昂心忧国事之辈，只不过别人慷慨激昂，单于却全当别人在唱戏。而这段时间里让单于觉得唯一和工作沾边的收获就是他和郭松林随着接触的增多，关系越发的好了。

就在单于觉得自己快活似神仙，都想永远继续这样的生活的时候，广东方面派人给他送来了蒋中正的亲笔信，信中蒋中正高度赞扬了单于在北京所做的一切，称赞他是深入虎穴的孤胆英雄，这到让单于脸红不已，他这段时间在北京还真没做什么配得上孤胆英雄这四个字评语的事情。不过接下来蒋中正就对单于下一步的工作作出了安排，表示希望他去协助于右任，到国民军去。而且信中很隐晦的提到希望单于在国民军里好好考察国民军的战力以及 GCD 在国民军里的活动。

有蒋中正的亲笔信，单于也只好告别了女友蔺月眠，在没惊动张雪良的情况下前往张家口，不过单于知道他的行动肯定瞒不过郭松林。

因为单于知道，世间的事，从来都瞒不过有心人的，而郭松林也许不是真心人，可一定是有心人。

***** 不 好 意 思 分 割 线 *****

由于 25 年所发生的大事很多，时间拼图很难做，所以只好就事件来就主角，请达者一笑而过。

金法郎案我自己都不是太明了其中详情，如有纰漏请见谅。

第五卷 兵戈兴，狼烟起 第十一回 故友

1925 年的张家口和单于记忆里那平凡无奇的河北内蒙交界的小城是完全不同的，此时的张家口从明朝中叶开始就是连接口内外的通道，东接京、津，西通晋、陕，为北出塞外直抵蒙、俄的交通要冲，是清朝和民国时期中国最北方著名的商埠和陆路码头之一。

单于来之前虽然也在北京听人说过张家口的繁华与富庶，但是由于过去的记忆太过根深蒂固所以并没有太往心里去，可是等单于从张家口火车站（京张铁路是中国最早修筑的铁路之一）一出来就知道自己犯了经验主义错误。

眼前一队队的骆驼，一辆辆的马车，穿着黑面子羔皮袍子，戴着毛毡帽，腰里别着刀子的蒙古人，穿着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子的商铺掌柜，一身短褂子的拉牛车、牵骆驼只是跑大圈圈的汉子，穿着西装头戴礼帽的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皮货商人以及开设在大境门外正、西沟的皮毛货栈里堆积如山的皮毛都在提醒着单于，此时的张家口市何等繁华的所在。单于觉得自己仿佛进入了一副民国时期风情画卷；不过空气中弥漫着的各种皮毛与驼兽粪便所混合在一起的轻微怪味还是在提醒着单于，画卷和现实还是有区别的。

我还以为冯焕章当这个西北边防督办是被段祺瑞、张作霖给赶到西北吃沙子呢，原来冯焕章是给自己个挑了这么一个风水宝地啊。看张家口如此繁华的样子，冯焕章每月可能捞不少银子啊。

拒绝了人力车，安步当车走在张家口街道上的单于掩着鼻看着时不时从眼前经过的一队队西北军士兵心里腹诽着。至于为什么掩鼻，那是因为清末所实行的内蒙屯垦制度严重破坏了内蒙古草原脆弱的生态平衡，张家口的风沙委实大了一点。

左右不着急，单于也没立即到西北边防公署去找于右任报道，先找了一家英国人开始的旅馆暂时入住，放下行李就出门逛逛这塞上名城。

随着人流单于信步走到了张家口最繁华的所在怡安街，只见怡安街上商铺重着商铺，其间更有俄、英、美、法等国商人开设的各种洋行商铺的门面，街面上也活像开万国博览会一般，什么色儿的人都有。

单于也饶有兴致的逛逛这家，看看那家，随手买了些小东西，还在一家叫德兴斋的铺子里买了一条品质非常高上乘，价格也非常高的绒毡。至于他准备将这条绒毡，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看着天色不早，自己也逛累了，逛饿了，于是请掌柜的给他介绍一家馆子吃饭，掌柜看他打扮以及出手就知道是有钱的外地主，很热心的给他推荐了经营西北口味的裕兴长，为怕他找不到，掌柜还让伙计给他带路。

单于本来无可无不可，不过见掌柜这么热情也不好推辞，干脆就跟着伙计到了裕兴长，裕兴长的伙计看见有客来了，也很热情的撩开门帘把单于迎了进去。

一进门单于居然看见一久违的熟人正和其他两个人围在靠柜台的一桌正聊着天儿等上菜，这人看见单于猛然站了起来，彼此几乎同时开口。

“剑魂兄？”

“文革！”

原来单于看见的这个熟人正是他在黄埔军校一期的同学，同时也是第一个被开除出黄埔军校的学生—宣侠父。

单于连忙走过去和宣侠父双手紧握，两人也不管不顾的就这么站在大堂里聊起彼此的分别后的近况来。原来宣侠父自从被蒋中正开除出黄埔军校后便经组织安排北上，后经李大钊先生的安排进入国民军系统工作，目前在国民军干部学校任教官；而单于也把自己的情况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当然单于和宣侠父心里都明白彼此都是有保留的。

这时宣侠父才反应过来两人站在大堂里聊天不太雅观，于是连忙邀请单于坐在自己旁边，把单于介绍给在座的两位。单于只觉得宣侠父介绍的太详细了点，也把自己说的太好了点，感觉有点脸红。

可还没等宣侠父把这两位介绍给单于，其中背对大门而坐的工人打扮的红脸汉子直截了当的对单于说道：“你带款子来了没有？带物资来了没有？”

红脸汉子这话问的很冲，很莫名其妙，一下把单于问的愣住了，连忙用目光示意宣侠父，单于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向宣侠父询问：这怎么回事？这什么人啊？

宣侠父对着单于询问的目光，微微苦笑了一下，连忙向单于介绍，原来这个做工人打扮的红脸汉子就是日后天朝开国元勋萧善。

单于对萧善还是有点了解的，一听是他，也就了然消去了些许不快。这等连冯焕章都敢开骂的主，单于自然是没必要去招惹的。

萧善此人及其生猛。在已知的异时空历史上，就在 1925 的双十节上，当冯焕章为讨好 GCD 破天荒的给张家口的铁路、电厂工人每人发 10 元钱‘慰问金’的时候（购买力差不多当现在的 800—1000 元 RMB）此人居然公开说冯焕章是‘对工人阶级的收买。’害得李教授连忙灭火。后来冯焕章响应汪兆铭清党号召，对 GCD 下手；除了利益因素外，也和 GCD 在国民军势力范围内展开活动时太没把自己当外人有很大关系。

于是很实在的把自己到张家口的前因后果告诉了宣侠父等三人，当然是删节版。

“又没带钱，又没带物资，那你来干什么啊？”听完单于的话，宣侠父以及靠右坐的那位穿着长袍马褂，带眼镜的先生还没说话，萧善又抢先发话了。

单于直听得心头火起，眉头一皱，就准备当场让萧善下不来台，反正他肚子里关于 GCD 前期工作研究的论文一大把，别的不说，只要点几个当时在国民军中的内线就能让萧善喝一壶的。

单于刚要说话，就觉得放在桌下的左手一紧，原来是宣侠父看萧善言语不善，而单于脸色更难看，害怕单于说点出来坏了和气，连忙暗中抓住单于的手，同时满脸抱歉的看着单于。

单于看着宣侠父抱歉的表情，心里也不想让这位自己蛮欣赏的同学难做，于是把毒舌火力减弱八成，对萧善说道：“我来干什么，这似乎是我党的事情；不太方便说与不相干的人知道。萧先生要是实在好奇，可以直接致电贵党陈总书记，让陈总书记去找廖委员咨询；要是嫌麻烦的话可以直接去问于公。”

听了单于的话，萧善本来够红的脸似乎更红了，看他似乎还想说什么，靠右坐一直没说话的人急忙出来打圆场。

“子障啊，这里你熟，去催催啊，怎么还不上菜啊，大家都饿了，叫他们快点上菜啊，另外咱们再多点几个菜，就当给单同志接风了。”

说完又对着单于说道：“哦，我还没向单同志自我介绍呢，我姓王，叫怀中，和剑魂、子障一样也是 GCD 员。”

单于看这位叫王怀中的温文尔雅，心中就有几分好感，于是也很客气的说道：“哪里，都是革命同志何必那么客气，叫我文革就好了。”

说完又对萧善拱拱手，说道：“抱歉啊，刚才话说的冲了点。”

萧善毕竟只是‘猛’不是‘浑’，也知道自己才是真正说话冲的人，于是也对单于拱拱手“哪里，是我不会说话，也请文革你多谅解，我就是这么一个直来直去的炮筒子脾气。”说完就招呼

跑堂的伙计过来，叫他再加几个特色菜。

事实上单于在王怀中说话的时候已经想明白了为什么萧善表现的这么失态，原因还是出在宣侠父介绍自己时，把自己捧的高了点。

毕竟现在的张家口和国民军算是 GCD 独家的势力范围，KMT 在这个时候完全没有能力对国民军进行物质上的帮助，甚至在其他层面上对国民军的帮助都有限的很，现在对国民军进行援助，特别是军火援助的是苏联，苏俄援助国民的军火大致有：步枪 9085 支、子弹 100 余万发、机枪 230 挺、各种火炮 78 门、手榴弹一万多发，还有火焰喷射器 10 具、飞机 3 架，马刀 4000 把、军用器材、药品等。苏联政府还给冯部派来了大量顾问和军事教官。

而中国 GCD 因为苏联对国民军的大力援助近而把国民军看做了自家的领地，空手套白狼的 KMT 人不受欢迎也在情理之中，特别是自己这个深受先总理孙氏看重，又深受 KMT 高层各大佬欣赏的 KMT ‘后起之秀’突然单人匹马的到国民军的地盘来，也难怪萧善紧张。

既然话都说开了，单于、宣侠父等四人也就刻意避开一些敏感话题，结果反而聊的很尽兴，单于向他们介绍了北京的最新局势和奉系的一些情况，而宣侠父等三人则向单于介绍了国民军的一些简单情况以及察哈尔的工农运动的最新成功，宾主尽欢而散。

当然单于与宣侠父这对久别重逢的老同学自然还有很多话要说，萧善、王怀中两人也很知趣，让宣侠父今晚好好陪单于逛逛张家口，明天一早再陪单于去公署找于右任报道。

单于当然求之不得，散席后，萧善、王怀中两人会账后自行离去，单于也不想逛什么夜市，便邀请宣侠父和他和旅馆畅谈，宣侠父一句‘固所愿也，不敢请尔’，两人说笑着回到了单于暂住的旅馆。

回到旅馆后，单于让服务员帮忙煮了壶咖啡，服务员送上咖啡，退了出去。宣侠父打量着单于住的这个房间，就开始对单于提意见了。

“文革啊，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奢侈了，吃住什么都讲究，我觉得咱们既然立志舍身报国，就不能让自己过得太舒服，太舒服就会出问题，就会消磨自己的革命意志。”宣侠父尽管吴语不改，可既不软也不绵，反而让人有金戈铁马之感。

宣侠父这话单于不但不以为然，而且还觉得耳熟，似乎和哪部电视剧里台词类似。

“剑魂，你这话我不赞同，若因生活条件的改变就消磨了自己的意志；这样的人根本不值一晒。”

“文革，你这是狡辩，话说的漂亮而已，能做到的几希！”宣侠父也是高学历高智商人才，当然不可能被单于几句话就说服了。

“是啊，能做到的确实没几个，但是你怎么知道我就做不到呢？”

“算了，反正我提醒过你，听不听在你。”宣侠父觉得继续这么纠缠下去没有意思，正如他所说，他提醒单于也就是进进同学之宜。

既然宣侠父没有继续这个话题的意思，单于更不可能继续，两人也就把话题转到国民军以及冯焕章身上。

在谈话中单于发现宣侠父以及李教授等 GCD 员似乎低估了冯焕章的狡诈，也高估了苏俄援助对冯焕章的作用。

单于从来都很清楚冯焕章这个人，他确实是很需要苏俄的军火，但是他不会为了军火付出任何东西，某种意义上冯焕章比 KMT 更精明，毕竟 KMT 在这场交易中一开始并没有准备赖帐，或者说即便 KMT 准备赖掉这场交易中大部分的承诺，但是至少他们准备履行其中部分承诺，甚至已经在履行某些承诺了。

单于并不准备提醒宣侠父注意到这一点，毕竟损失最大的是苏俄而不是 GCD，再说从长远看既然 GCD 在以后将得到最大的蛋糕，那么眼前这一点点损失也就不足轻重了。更何况谁能保证 GCD 避免了眼前的损失而不会损失掉未来那巨大的蛋糕？

但是同时单于也承认，宣侠父这几个月时间并没有浪费，他对国民军下层军官和基层士兵的评价是准确的，甚至是相当准确的。

但老实说，这对单于来说意义并不大，因为在不远的将来即将发生的大事件中，基层和下层对事件毫无任何正面或者负面的作用。所以，单于与宣侠父的这场谈话里对单于有帮助的信息并不大，单于从来不是逆天的英雄，他只是压垮骆驼的那最后一根稻草。

至于宣侠父，奉系内部士官派与学院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郭松林对杨宇霆以及张作霖的忍耐越来越快到底线，郭松林需要盟友来帮他坚定决心等信息显然对他有帮助的多。

要让宣侠父完全相信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并没有那么容易，不过只要结论正确，宣侠父以及他的同志们会找到越来越多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而单于提供的结论自然是正确的。

而只要宣侠父愿意去找能证明单于结论的证据，事实上也就是帮了单于一个很大的忙，因为单于很清楚，尽量挑起冯焕章与奉系之间的矛盾，让他们兵戎相见，最起码这是苏俄援助国民军所必须达到的最低目标。

所以，宣侠父以及他的同志，包括苏俄的同志们会把这个结论放到冯焕章的案头，单于只要知道这点就已经足够了，不是吗？

***** 不 好 意 思 分 割 线 *****

本来想分成两章传，但是想想这么做割裂了故事的连贯性，所以就合成一章了；至于这么晚，是因为我才回家没多久，不好意思。

注 1：萧善真名肖三，真的号子鄣，他也真的是国朝元勋，所以我只能化名了。王怀中真名王纯一，国朝先烈。二人具体事迹请摆渡。

注 2：有人说我错别字多，我看了一下，大概是冯焕章了，但是这真不是错别字，冯“焕章”这个绰号在民国就已经很有名了。

第五卷 兵戈兴，狼烟起 第十二回 于右任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单于和宣侠父的这次秉烛夜谈没想到竟然成了现实，开始两人还刻意去回避一些敏感的话题，可是聊到后来两人也就天南地北的无所不聊起来了。

事实上宣侠父和单于在军校时除了宣侠父上书时两人曾接触过以外，平时并没有什么多余的接触。可当两人在距离广州万里之外的张家口相遇时，两人对彼此都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愉悦。

宣侠父那种对整个民族的热忱让单于颇为感动的同时也让单于有点不以为然。

正是这种炙热的容不下丝毫杂质的热情、殉道者般的虔诚让宣侠父所信仰的主义和政党最终成为华夏的主宰，但也由于这种炙热、这种虔诚在后来给华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单于在内心感叹不已。

“剑魂，我们是直接去公署吗？”单于与宣侠父看看时间也差不多快七点了，于是两人干脆也不睡觉，直接在旅馆吃了早饭就出门了。

“文革，我们先去国民军干部学校吧，于右任先生有时候也会到学校上课。我们直接去那里找他。”

既然宣侠父这么说，单于也没有其他意见，就让宣侠父领着他往国民军干部学校去。

国民军干部学校坐落在张家口堡子里书院巷，利用的是抡才书院旧地。这个书院是由满清的察哈尔都统穆图善和万全知县尹开先召集满汉绅商捐资在光绪四年修建完成的。光复以后被当地拿来办起来了新式的师范学堂。

冯焕章就任西北边防督办，驻扎在张家口后，由于国民军本身并不富裕，干脆就把国民军干部学校也办到了这个地方，冯焕章还有两个算盘就是把学校放到这里一来可以影响和鼓动与军校共用一块办学场地的师范学堂的学生们加入国民军的行列，没有知识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这个道理也许当年的军阀们没办法用语言表达出来，但是这个道理大家还是懂得的。

二来嘛，国民军平时驻扎在城外，军纪又严格，下级军官们很少有机会进城见识一下张家的繁华，现在把军校办在这里，这些受训的下级军官可以利用白天上课的机会到城里逛逛，也算他冯大帅的一项福利不是？

走了好一会儿，单于和宣侠父才走到军校。

军校坐北朝南，两侧有跨院，从院墙到每间屋都是青砖瓦顶，大门外两侧墙壁上镶嵌着两块石碑，各宽约0.7米，高2米，碑顶有二龙戏珠，雕刻精致，极为美观。碑文均为楷书。大门口左右给有两名军人持枪站岗。

看见宣教官过来了，军人连忙敬礼，宣侠父回礼后正准备招呼单于，却看见单于正站在军校大门口的影壁前发呆，其实也不能怪单于，主要在单于那个时代确实很少见到这么精致古朴的影壁，军校门前的影壁宽约3丈，底部有3尺高基石，上有青砖对缝，壁上部有假马头，马头有假三间，并雕刻花卉。

“文革，怎么了？看入迷了？”宣侠父招呼单于说道。

“哦，剑魂不好意思啊，主要我很少见到这么融精致与古朴于一身的影壁，一是看入迷了。”单于也发觉这么站在军校门口发呆不雅，于是连忙跟着宣侠父进了军校大门。

“对了，你不是说军校和师范学堂合办吗？怎么没看见师范学堂的学生啊？”单于觉得奇怪，一路走来尽是穿军装的军校学生，自己和宣侠父一身平民打扮，特别是自己一身西服很惹眼。

“哦，自从我们军校在这里开办以来，师范学堂就搬到后面的院子里去了，中间还修了一道围墙，学堂的办法开在另一边。”宣侠父到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

“你们把军校办在这也不怕学员血气方刚做出什么让你们措手不及的事情？”单于好奇的问道。因为现在风气较满清时期开放了很多，男女合校的师范学院并不少见。

“想什么啊，你。这所师范学堂可是男校；要真是男女合校我们怎么可能把军校办在这个地方？”宣侠父作势推了单于一把。

两人说笑着来到了教官办公的大院里，宣侠父把单于带到于右任办公的小院子里一看，还真巧，于右任正巧在练字呢。还是那副经典打扮，长袍马褂配一把大胡子。

宣侠父就领着单于就进去了，三人又寒暄一通，寒暄过后宣侠父也就知趣的告辞了，他也知道人家两党内同志肯定有话要说，自己这个党外人员就别在这里掺和了。

等宣侠父一走，单于就把自己的来意告诉了于右任。

“右任公，您看学生这差事到底好办不好办呢？”于右任毕竟在国民军这边待了有些日子了，单于自然是要请教的。

于右任没有立即说话，只是示意单于坐下谈，想了想于右任开口了。

“我觉得这件事不难办，这件事对国民军来说毕竟是好事，冯焕章虽然被段芝泉、张胡子合伙给逼到了张家口，可他的亲信如鹿钟麟、张壁等人还在直隶担任北京卫戍司令、警察总监等职务，孙岳的军队也还守着河北大门，应该说他的主力还是留字啊了直隶一带。”

于右任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望了望单于，见单于正襟危坐的盯着他，正等着他说下文，不由得一笑，喝了口茶，接着说道：“再说冯焕章此人心胸狭窄，权利欲重，段芝泉与张胡子联手把他赶出北京一事他又岂有不思图报之道理？再者能有机会把张胡子赶走，自己独霸华北，这等美事他何乐不为呢？”

“不过”于右任沉吟了一下，“文革啊，而今的关键不在于冯，而在于郭啊，你能确定郭松林一定会反奉？”

这也就是单于的痛苦所在啊，不管是汪兆铭、宣剑魂还是于右任都要要他保证郭松林肯定能反奉，单于尽管明知郭松林反奉的可能性超过九成，可他如何敢拍这个胸口？

“学生以为郭松林反奉与否的关键在于孙传芳。”为了得到于右任的全面信任，单于不得不再次前瞻一次。

“哦，怎么和他有关？”于右任很不能理解这件事怎么和远在浙江的孙传芳有关系。

“以学生看来，江苏、安徽那些小军阀们之所以通电就张作霖的教，不过是打着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算盘；而姜、杨二人虽然被张作霖任命为皖、江督军，可是手底下也不过一两个团的基本部队，奉系的主力还是交给张雪良、郭松林统带的。这个大概是张作霖为了防备冯焕章，也可能是准备着一有机会就和冯焕章翻脸。”

单于说道这里停了一下，以方便于右任思考消化。

“哦，有道理，文革你接着说，接着说。”于右任大致上接受了单于的说法。

“姜、杨这两人带多少人南下是瞒不了有心人多久的，孙传芳说不定现在就已经在打攻奉的算盘；像江苏、安徽的那些团长、旅长们难道会为了奉系拼命？我敢说肯定不会，那最后只能是姜、杨两人用自己手里的一、两个团对抗孙传芳几个师。右任公，您觉得这仗奉系有胜算吗？”单于反问于右任道。

“姜登选，杨宇霆本来就是客军，手里又只有个把团，肯定没有胜算喽。不过这和郭松林反奉有什么关系？”于右任还是不能理解。

“右任公，这您有所不知，郭松林在直奉大战中出力甚多，一心以为自己必能执掌一省，我在北京与奉系周旋的时候，曾听奉系里有人说郭松林甚至还到安徽去考察过，他还认为安徽一年能收 2000 万的款子，可见当时其对皖督志在必得；可谁知道张作霖竟然委了姜登选，杨宇霆。姜登选学院派出身，本身在奉系人缘甚好，郭松林不好说什么；可杨宇霆与郭松林有宿怨，郭松林对杨宇霆担任江苏都督一事非常不满，要是杨宇霆被孙传芳给赶回北京，您说郭松林会怎么做呢？”单于不紧不慢的说道。

“那肯定是要求严惩杨宇霆。”于右任不假思索的回到道。丝毫不认为单于的反问是不恭敬。

“对啊，郭松林肯定做如此要求。可对张作霖来说，杨宇霆之败说到底还是他自己不肯多给本钱的缘故，再加上他和杨宇霆多年的交情，绝对不会严惩杨宇霆的；而不严惩杨宇霆那么郭松林心中的怨气必将积累到一触即爆的地步。所以我才认为郭松林反奉与否其关键全在孙传芳。右任公，只要传来杨宇霆败回北京的消息，我就敢立军令状保郭松林必反！”

单于这话说的铿锵有力，充满自信。

于右任也是眼睛越听越亮，当单于说完后于右任甚至想站起身来大声赞妙，不过他到底多年练字练就的养气功夫有成，马上克制住了自己这一点点小小的失态，只拿眼睛直盯着单于悠然的说道：“文革，今天晚上就和我去见见冯大帅吧。”

单于当然愿意，点点头，对于右任恭敬的说道：“来之前仲恺先生，兆铭先生吩咐了，让我一切听右任公安排。不过嘛，不瞒右任公，学生也早就想见见这个名满天下的‘焕章’将军了。”

话一说完，单于与于右任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笑完后，于右任擦擦眼泪指着单于笑道：“年轻人尖酸刻薄可不是好事啊。”

单于笑笑，没有说话，只站起来将身体探出窗外朝院子里打量了一下，对着于右任轻声说道：“右任公，学生来这里时，仲恺先生等人想让我问问您，GCD 与冯焕章可能联合起来吗？”

于右任没想到单于会问出这么个问题，猛然一惊，对单于摇摇手。

“这个问题还是等晚上回到我的住处，我们再详谈吧。”

***** 不 好 意 思 分 割 线 *****

本来想这个星期天天双更的，可惜昨天和今天实在太忙了，今天 8 点才下班，我都没敢走，直接在单位开码。看来只有争取周末多码点了。

第五卷 兵戈兴，狼烟起 第十三回 冯‘换章’

冯焕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单于不管是在穿越前还是穿越后都看不明白，这个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呈现一种模糊的态势。

以旧时代的道德标准而言，此人两面三刀，反复无常，对上不忠，对下暴虐，但又爱兵如子，其军队之军纪，即使再恨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负时誉於一时。所部军风纪尚佳，差胜同时代的军阀。……「八表同昏」的当时，他能做到不嫖不赌，而专心於治军，总算胜人一筹。”

若以 1949 年以后的标准，此人尽管在历史教科书里被评价为爱国将领，KMT 左派，D 的老朋友；但是太祖也曾在中南名山怒斥大将军“尔乃冯焕章一流的人物！”，可见对冯焕章鄙夷之深。若不是有幸早死，活到大动荡时期也难逃大军阀，野心家的评价，至于土飞机、高帽子自然也是少不了他老先生的。

单于曾在后世看过一篇关于冯焕章的研究文章，作者认为冯焕章的基本套路还是李鸿章、袁项城那一套，但是冯焕章在充分吸收李袁氏方法后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特的一套。

说他对下暴虐吧，他确实暴虐，张之江以下国民军高级军官没有不被他以罚跪、罚站、罚自打嘴巴等大伤自尊的方式处罚过的，可是对军队中的文人、高级参谋，如段其澍、王瑚、薛笃弼、何其巩、余心清、黄少谷之流却始终优容礼遇；可他处罚之人必重用之，礼遇之人必不给予实权。

当然如果冯焕章要以他自己独有的方式来重用单于，单于肯定是敬谢不敏的。

不过对单于揣摩冯焕章作用最大的还是后来熊斌的一篇访谈录，可以说熊斌是站在相对中立的立场上客观的评价了冯焕章的优缺点。

冯氏出身行伍，而能极一时风云际会之盛，自有其过人之长处。冯氏身体强健、精力兼人，且富恒心与毅力。因其崛起於行伍，故不仅能刻苦耐劳，且深懂士兵心理，对于世故人情极为透澈，亦因此每对官兵或民众演说，辄能把握群众心理，博取同情。冯氏富於爱国观念，求知欲旺盛而领袖欲亦极强，不甘屈居人下。

冯氏之短处则为气量偏狭，不能容物。盖亦以读书不多，涵养功夫欠缺所致，故常於重要决策之际为意气所蔽。冯氏又喜予智自雄，弄权术而缺诚意。是亦英雄之通病。

冯氏最大之弱点，则为其魄力不够，利害心重，於患得患失之间，往往不见其远者大者。盖因其出身士卒，小本起家，自後统率大军，谨慎爱惜，唯恐损失，又缺乏战略战术之充分修

养，用兵常不够果断。「拿不起，放不下。」冯氏之过分小心为其若干次军事失败之主因。

坐在西北边防督办公署一水英国家私的贵宾招待室里单于一边在脑子里想着这些有的没有的，一边和于右任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等候着西北边防督办公署冯焕章将军的召见。

“怠慢右任公了，怠慢右任公了”正等着呢，就听见门外一群人急匆匆的脚步声，以及一个洪亮的声音传来，到把正胡思乱想的单于吓了一跳。

话音未落，单于就见一穿着普通士兵制服，身材臃肿，长着一副朱砂脸，横一字眉的胖子走进招待室，边走还边对于右任嚷着：“右任公，那位是贵党后起之俊才？快引荐给我瞅瞅。”随着他进来的还有两个佩戴着将官标志的中年汉子。

于右任看冯焕章做礼贤下士状，也忙不迭站起身来，对冯焕章拱手道：“焕章老弟太客气了，哪里有什么俊才，无非是我党体恤我老头子辛苦，派来帮我老头子做做杂事的小子罢了。”

“右任公说的什么话啊，太谦虚了，太谦虚了；早就有人对我称赞过贵党这位俊才啊，听说还是先总理的入室弟子？”冯焕章没等单于行完礼，就过来拉着于右任的手说道，边说还边往跟着于右任站起身来的单于这边瞟。

单于此时虽然是一身西服，不过早在来张家口时就在脑海里模拟了许多遍和冯焕章见面时自己该如何行礼，如何说话，如今见正主正瞅着自己，也不多说话，啪就一个立正，干净利落的行了一个军礼，嘴里还中气十足的回答道：“冯长官好，各位长官好！”

冯焕章与另外两名将领一看单于一副军人做派先就在心里多了几分好感，也纷纷向他回礼。于右任见冯焕章对单于第一印象还不坏，连忙为双方介绍。

“焕章老弟，他就是单于单文革，虽然得孙先生赏识，但不是什么俊才，不过有几分小聪明罢了。”

“文革啊，这位就是民国柱石，国之干城，冯焕章冯帅，只要你能学得一点半点冯帅爱兵、练兵的心得，我包保你将来军界能有一席之地了。”于右任很严肃的对单于介绍到，一点看不出是在拍马屁。单于连忙再向冯焕章敬了一个军礼。这次冯焕章就没有回礼了，而是对着单于满意的笑了笑，把一直跟在自己身后的五人介绍给单于。

“文革啊，这位我是我国民军的参谋长段其澍先生，他可是正经军校出身，不像我，是个大老粗，日后你们多亲近啊。”冯焕章指着他身后身材消瘦，像大学教授更多与于军人的中年男子说道。看得出冯焕章对此人还是很尊重的。

单于不敢怠慢，快走了一步，恭敬的行了军礼，而段其澍也回了一礼，对单于温和的笑了笑没说话。看样子是一个做得多，说得少的人。

“这位是是咱察哈尔的父母官（察哈尔都统）张之江。”单于照旧一个军礼，张之江一面回礼，一面说道：“哪里，哪里，我就是冯帅手下一小卒，小卒而已。”

这话是对单于说的，可张之江却把脸稍微转了转对着冯焕章，一脸谦卑的表情。

冯焕章很满意张之江的谦卑，自得的一笑，转过脸对于右任、单于说道：“右任公今天中午就在我这公署吃饭，就当给文革接风，不过你和文革可别嫌弃我穷当兵的菜不好啊。”说完又是

一阵大笑。

于右任自然连忙客气的道谢了，只是单于依旧保持自己那副军人做派，不卑不亢向冯焕章表示感谢。

果然，冯焕章请客那就是千年不变的白菜豆腐就大馒头，因为是中午，又在公署，连酒都没上。其间冯焕章还把宣侠父以及王怀中两人叫上，说是大家一起吃个便饭。

在席间冯焕章对单于评价颇高，让单于觉得其中有点不对劲，果然冯焕章装着无意似的对单于就做了工作安排，不但给他在参谋处安排了一个中校（又升官了）联络员的职务，还越级提拔他担任国民军干部学校政治部副主任。

果然，这个安排出来宣侠父和王怀中的脸色立刻就难看了三分，于右任到是出于党派利益考虑对冯焕章这个安排十分满意，可单于却在心里暗暗叫苦，他本来就是为躲避党争才千方百计的赖在北方不走，没想到到了张家口还是被冯焕章给算计了。难道自己

只有冯焕章、段其澍、张之江三人相视一笑，饶有趣味的看着其他人。

于是这顿本来就不丰盛的午餐结束的也就更快乐，吃完饭冯焕章大方的给单于放了一天假，让他明天再到公署报道，单于也不推辞，和于右任就先告辞了；而宣侠父与王怀中两人也接口学校下午还有安排也告辞出去了。

见其他人都走了，张之江恭维道“大帅，你这招高明啊，让 KMT 和 GCD 斗，谁都捞不到好出去。”

段其澍还是惜字如金，只是说了一句：“绝妙”

冯焕章此时也没有了席间的笑容，摸着自己的胡子，自得的说道：“这小孩子来得也正是时候，GCD 在我们这渗透的太厉害，也太肆无忌惮了，以为给我们军火，就可以对咱们予取予求，没有那么容易。以为几支枪，几门炮就让我把部队双手奉上？GCD 和老毛子这算盘也打得够精的。”

说道这里看了看段、张二人，继续说道：“咱们啊，还是那个老章程，只占便宜决不吃亏。”

段、张两人听了冯焕章这话也纷纷点头，不过张之江还是有点不放心的说道：“只是大帅，那小孩子行吗？别对台戏没打成，反而自己被 GCD 拉拢过去了。”

“放心，这小子的底我也知道一些，他没那么容易被拉过去，不然你以为广东那边会放心让他满世界乱跑？”冯焕章很有把握的说道。

“散了，散了，这戏啊，才开场，以后有日子让咱们看热闹。”冯焕章拍拍大腿，站起身来对着段、张两人说道：“你们啊，该干嘛，干嘛去，别为了这点事耽搁了正事。”

说完领着段、张两人出了门。

***** 不 好 意 思 分 割 线 *****

看在我清晨 5:30 就起床码字的份上，大家让我多点收藏、推荐吧。南来北往的老少爷们，孤行在这里谢过诸位了。

第五卷 兵戈兴，狼烟起 第十四回 南

第十四回南

单于与于右任从西北边防督办公署出来，单于在路上对于右任似乎想说什么，可看见前面的隶属国民军的司机，咽了咽口水什么也没有说。

好不容易忍到了于右任在老美通饭店的住地，于右任刚一关门单于就再也忍不住对于右任抱怨道“髯翁，这冯焕章也太不是个东西了，他今天这手可把我们和 GCD 都给涮了。”

于右任似乎早就预料到了单于会有此抱怨，微笑着对单于说道：“文革啊，这有什么，他冯焕章今天这手老夫早就想到了；他早看 GCD 在他的军队里活动不顺眼了，不过他能忍到今天也到出乎老夫的预料之外啊。”说完抚须而笑。

“髯翁啊，那您今天怎么眼看着冯焕章挖坑让咱们跳，您老都不说话呢？”单于确实有点不能理解。

“文革啊，你纵然再少年老成，终究还是年轻人啊，太沉不住气了。”于右任看单于一副不可理解的表情，笑得更欢畅了。

看于右任在自己面前做诸葛亮的状，一时无语。

“那髯翁您的意思是？”为了满足于右任‘今亮’的愿望单于还不能不凑这个趣。

“文革，你今天上午还问我 GCD 的情况，现在你可明白了？”于右任对单于的态度很满意。

废话，早八百年就明白了，如果没有我这只蝴蝶，历史上这个时期国民军因为接受了苏联的军火，所以正在和 GCD 合作，根本没有 KMT 什么事，而你也本该在广州等着开大会。

单于虽然心里很不爽，但是嘴上还是对于右任恭维道：“他们在苏俄的支持下确实很活跃，不过也许太活跃了一点。”

“这就对喽，不然冯焕章也不会如此让 GCD 下不来台；不过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好事，正好让我们可以深入其核心——国民军干部学校政治部看一看他们到底在玩什么玄虚。我虽说在学校也偶尔教教课，可始终还是雾里看花啊。”

单于见于右任这么说，也只好无可奈何的捏着鼻子认了这项安排。

正当单于在张家口无可奈何之际，在广东 KMT 人正在逐步完成真正统一广东的计划，其中之关键就是平定滇桂军首领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而关于杨、刘的叛乱也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1925 年 4 月 6 日，鉴于黄埔师生武装在东征过程中的出色表现，从黄埔校军的前景发展考虑，按党代表廖仲恺的提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建立“党军”案。

4月13日，国民党中央发布训令，以黄埔军校两个教导团为基础，建立国民党党军。4月14日，国民党中央任命廖仲恺为“党军”党代表，29日，任命蒋介石为“党军”司令官。

这支部队所以称为“党军”，是因为在军中建立了党代表制，“凡军队一举一动，都受党代表的指导与监督。换句话说，就是受党的指导与监督。”其实，党军的建立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是蒋介石精心设计和负责执行的，所以党军的最终建立完全可以看成是蒋介石个人意志的初步实现。

东征胜利，叛军仍在。虽然陈炯明的大部分主力部队已被消灭，但是并没有彻底清除，广东的局势并非完全稳定。本来下一步征讨的目标就剩下陈炯明余部了，可万万没想到的祸起萧墙，后院失火，讨贼军内部出现了分裂。

滇桂军首领杨希闵、刘震寰本是起家于云南、广西的旧军阀，他们之所以参加孙中山的革命阵营，完全是一种投机行为。因为他们在各自省内割据，实力低于其他军阀，一再受到排挤，为改变处境，他们趁在陈炯明叛变、孙中山指挥粤军许崇智部驱赶陈炯明时，率领部队收复广州，摇身一变成为迎接孙中山三回广州建立政权的功臣。

孙中山当时曾给予两人嘉许，称杨希闵“忠诚等著，督率有方，允为元功，宜加特褒”。但滇、桂军本来是未经改造，没有统一组织和严明纪律的旧军队。入粤以来，更是自恃有功，横行无忌，到处抢占防区、把持税收、设立烟赌馆、强占民房、勒索财物。孙中山对此头痛不已。

孙中山在一次各军将领集会上，对着滇、桂军将领说：“你们于民国十二年春间，替我出力赶走陈炯明，我是很感激你们，……你们派人到上海请我回来，说要服从我的命令，实行我的主义，我更是感激你们。所以我便回来了。谁知你们却是戴着我的帽子来蹂躏我的家乡。”孙中山决心对这些骄兵悍将“严厉整饬，以肃纲纪”。

然而，杨、刘势力已经坐大，轻易动它不得。第一次东征时，杨希闵任东征联军总司令，实际上抱消极观战之态度，总司令部形同虚设，与右路军视同秦越。滇、桂军屯兵于增城、博罗之间，逡巡不进。

东征未捷，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这时，远居滇省的军阀唐继尧蠢蠢欲动。原来当1923年孙中山重建大元帅府时，曾请唐出任副元帅，不料唐毫不领情，拒绝与孙中山和广东革命政府合作。及孙中山病逝，唐以为可以一举吞并广东，遂于3月18日发表通电，宣布就任副元帅之职。企图以孙中山合法继承人自居，篡夺南方政府权力。唐还声称，要率兵10万，进驻广东。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明令驳斥了唐的所谓“就职”通电，指出总理在世之时，显抗命以纵恣，总理去世之后，假名义以专横。狡诈反复，凡有血气，莫不发指。并称唐逆之罪恶，与陈炯明同等，无复回旋之余地。务各遵从训令，敌忾同仇，所有与唐逆一切政治关系，皆应迅速宣告脱离。如有违反党义，甘心与唐逆联络勾结者，本党惟有执行纪律，决不宽贷！

唐还藉此引诱杨刘叛变，他允许杨希闵返回云南大理招兵，而杨则表示“拥唐入粤”。刘震寰亲赴云南，催促唐军早日动身。此时，陈炯明、林虎、邓本殷、申葆藩等，也公开或暗中向唐示好。

恰与此时，东征军远驻东江，广州十分空虚，杨、刘认为正是起兵的绝佳时机。4月初，刘震寰发表通电，指责国民党中央通电讨唐为“不当”之举。5月初，杨希闵潜赴香港，会见段祺瑞的代表和唐继尧。唐以副元帅名义，委刘震寰为广西军务督办兼广西省长，并认可段祺

瑞委任杨希闵为广东军务督办兼广东省长。

是月中旬，联唐派在香港皇后酒店开会，杨希闵、刘震寰、马素、陈廉伯出席会议，唐继尧、段祺瑞、林虎、邓本殷以及香港当局均派代表参加会议。会议决定由马素与香港政府接洽，由港英提供军火；由杨、刘在广州发难，推翻广州政府。杨希闵即自任滇桂联军总司令，于会后将驻韶关的赵成梁师（滇军第一军第一师）南调广九铁路一线；把驻佛山的胡思舜军（第三军）调至广州白云山一带；把驻广州市区的廖行超师（第一军第二师）扩展至郊区。刘震寰则将桂军部署在嘉禾、三元里地区。

杨、刘叛乱的事情败露后，代理大元帅胡汉民和汪精卫等人主张向杨、刘妥协，以东征处于紧要关头不得内部残杀为名，只要刘、杨悔改则既往不咎。他们派出邹鲁作为代表，前往香港劝说杨、刘二人回穗，共商大计，表示如果需要，可以改组大本营，以满足两人的政治要求。杨、刘二人不仅没有接受，反而狂妄地让邹鲁转告胡汉民：“你要打的话，我让你打三天不还手。”

杨刘既无和谈之意，武力平叛就在所难免。4月27日，廖仲恺、许崇智、蒋介石、加伦等在汕头市桂园秘密磋商，决定东征军回师广州，讨伐杨、刘，由廖仲恺先行返回广州，布置一切。5月13日，汪精卫由北京南下，抵达汕头市粤军行营总部与廖仲恺、许崇智、蒋介石、朱培德、加伦就讨伐杨、刘一事交换意见，鉴于“省局危急，宜克日戡定”，决定放弃潮梅，班师回穗，并推定蒋介石任军事总指挥。

会后，蒋介石积极作战前调整和战前动员。他命令各官长及下属士兵就编制变更、联络规定、勤务改良、材料添减、职权划分、职务规定、补充招募、俘虏及战利品之处置、调遣升级、赏罚休假等项，提出意见，以更好地加强部队建设。再者，对劳勋卓著者，秉公褒奖，对临阵脱逃的溃兵严加惩罚，以正军心。

随后，蒋介石对部队作了三次训话。5月18日，蒋介石赶赴梅县东校场对陆军军官学校东征官兵发表训话，他说：“中国国民党是孙总理创办的，总理为什么要办这个党呢？是因为中国的人民都被外国人及军阀压迫，没有自由的余地，所以总理建设一个党，要使得我们被压迫的人民起来打倒压迫我们的外国人和军阀，使得我们自由平等。

5月19日，在军校校干部行营对炮兵队学生训话，希望大家要有自治能力，忍耐劳苦，服从官长，实行主义。并告诫他们：嗣后各官仕学生，倘敢托词请假，意图规避者，一经查出，定必立予严办，决不姑息。

5月20日，对警卫军及党军官发表了《誓死夺回革命的根据地》的词谕，说：假使革命政府根据地——广州，被反革命派夺去了，那我们的总理是白白地奋斗了一生，许多已死的同志，弟兄是冤枉死了，所以我们要继续总理的遗志，就先要保持革命政府的根据地。”

5月21日，蒋介石作为总指挥，电令何应钦指挥的党军第一旅，陈铭枢指挥的粤军一旅等回师广州，准备讨伐杨、刘叛军。5月21日，“党军”第一旅（由军校教导团扩编）何应钦部，粤军第一旅陈铭枢部，第四师（由第七旅扩编）许济部，警卫军欧阳驹部，同时从潮、梅回师，一路经海丰、平山、白芒花、淡水，于6月6日到达广九路樟木头一带。与此同时，李宗仁、黄绍 扼守西江，阻止唐继尧部东下配合杨、刘。

东征军班师回穗之际，代帅胡汉民于6月3日责令杨希闵交还所占防地，交出所占财政各机关，服从政府。

杨不肯就范，反而于4日占领省长公署、粤军总部、财政厅、公安局和市内各重要机关，

并贴出由其负责市内“治安”的告示。5日，杨希闵、胡思舜发出通电：“共产主义，无论我国人民智、德、生计程度，不足语此。”“今蒋中正、廖仲恺、谭平山等利用俄人，互相勾结，代为宣传，以少数党人专制国家，直视革命为彼辈包办事业。”“希闵等断不容彼辈播共产流毒于社会，我军因此喋血疆场，亦所不恤。”杨、刘还以“滇桂军全体国民党员”名义，散发反对共产党、反对苏俄和反对广州政府的传单。是日，革命政府免

杨希闵、刘震寰本兼各职，由朱培德任滇军总司令。

6月7日，滇、桂军夜渡珠江，攻击帅府所在地——士敏土厂，遭到革命军之兵舰痛击。8日蒋率东征军抵达石龙，9日占领石滩，10日进攻广州东郊。与此同时，西江李济深率粤军，沿广三铁路东进；北江谭延 率湘军、朱培德率滇军、程潜率攻鄂军，沿粤汉铁路南下；珠江南岸李福林率“福军”，也隔江予滇、桂军以重大之威胁。进攻广州，讨伐杨、刘之役，拉开战幕。

战时初期，革命政府、国民党中央许多人士及苏俄顾问，还留在广州市区，处于滇、桂军的威胁之下。大本营铁甲车队英勇作战，抢占大沙头，掩护各机关和顾问团安全转移至南岸士敏土厂或黄埔岛。

中共广东区委成立以罗亦农为首的“革命委员会”，积极配合革命军的军事行动。区委发动粤汉、广九、广三铁路工人罢工。工人拆卸了火车头，将机件埋藏地下，并将所有火车司机转移到安全地带。使得滇、桂两军无法运送辎重武器。此外，中共广东区委还发动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参加战斗。由于滇军为祸广东已久，人民早就对其恨之入骨，群情一经点燃，立即爆发出巨大的威力，严重动摇了滇军的根基。

6月10日，革命军分三路开始总攻。粤军第一、三师及第六旅任左翼，由广铁路进；警卫军任正面，由龙眼洞进，警卫军一部及福军为总预备队，由河南进，总攻省城。是日，滇军在龙眼洞、桂军在瘦狗岭，踞险而守，猛烈抵抗革命军的进攻。

12日清晨，黄埔校军打退滇军，占领龙眼洞。粤军第一旅和警卫军向瘦狗岭、沙河进逼，毙桂军数百人。军校炮队掩护革命军由猎德渡河，旁抄广九路。这一带本来是军校学生的练兵、野营之地，学生对这里的地形地物了如指掌，对各个目标之间的距离，早有准确的测量，故炮兵命中率很高，滇军伤亡惨重，杨希闵无心恋战，滇军土崩瓦解。10时，瘦狗岭之桂军，也被打败。黄埔校军、粤军、魏（邦平）军及其他各军乘胜追击。桂军师长陈天泰被俘，滇、桂军各个阵地均被击破，广州全城被收复。杨希闵、刘震寰化装逃走，经沙面逃往香港。

13日，从惠州回援的滇军胡思舜部，在观音山（今越秀山）被革命军截击，全部投降。第二天，该部再次叛乱，占领北校场一带高地，抵抗革命军。黄埔学生迅速集合，予以包围缴械，夺回高地。至此，祸粤数年、拥兵数万的滇、桂之军，终于被消灭。

此役打破了滇唐趁孙中山病逝而入主粤政的野心，根除了杨、刘之祸，使广州的局势，再次转危为安。这为大本营改组，国民政府成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不 好 意 思 分 割 线 *****

由于杨、刘叛乱对广东非常重要，必须详细说明一下，所以这章就成了资料贴，大家见谅哈。

呼唤收藏！呼唤推荐！

第五卷 兵戈兴，狼烟起 第十五回 五卅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日本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工进行经济侵略。其他列强随之跟进，纷纷在中国各口岸设立工厂。日本人仅在上海一地就设有 23 家纱厂，占全上海纱厂三分之二。日本厂主对待工人非常苛刻，工人每日工作 12 小时以上，工资每日仅一角五分，还要扣存百分之五储蓄厂中，需至工作满十年方始归还，半途辞工者储蓄金即被没收。

1925 年 2 月，日商内外棉纱厂第八厂推纱间发现一名童工尸首，胸部受重伤十余处，系被纱厂日籍管理员用铁棍殴打死亡，工人们目睹惨状，群情大愤，全体罢工。后经上海总商会出面调停，日厂主答允不打骂工人，同时每两周发放工资一次，工人即恢复工作。

5 月间日本各纱厂以男工屡起风潮，竟将男工尽行开除，换为女工，这一来引起 22 家工厂的大罢工。由上海各团体调停，以改良工人待遇，发还储金为条件恢复工作，不料内外棉纱厂第八厂又开除工人数十名，工人不服，推举代表顾正红等八人向厂主交涉，在交涉中发生争执，日人突开枪击毙顾正红，其余七人受伤，受伤工人向公共租界工部局请求援助，工部局不仅不予以公平处理，反而控以扰乱治安罪名，这一来群情更为愤激。

5 月 22 日上海各团体开会追悼顾正红，上海各大学学生均往参加，路经公共租界时有四人被捕。于是上海学生会开会，决议组织演讲队，出发租界宣传。5 月 30 日学生联合会分派多队在租界内游行讲演，当天下午，一部分学生在南京路被捕，其余学生及群众共千余人，徒手随至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者，英捕头爱伏生竟下令开枪向群众射击，当场死学生四人，重伤 30 人，租界当局更调集军队，宣布戒严，任意枪击，上海的大学校竟遭封闭，这就是“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全国震动，北京学生第二天即响应，全国各大都市学生也先后罢课，风起云涌，进行反帝国主义示威运动，民意沸腾。

当夜，中共中央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扩大斗争规模，号召上海人民举行罢工、罢课、罢市，以抗议英帝国主义的大屠杀。在共产党人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等的领导下，31 日晚上海有组织的 20 余万工人成立了上海总工会，并选举李立三为委员长。6 月 1 日，上海全市的总罢工、总罢课和总罢市开始了，其中包括 20 余万工人的总同盟罢工，5 万学生罢课，绝大部分商人参加罢市。

6 月 7 日，由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推举代表，组成“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提出了惩办凶手并赔偿、取消领事裁判权，永远撤出驻沪的英、日海陆军等 17 项交涉条件。同时运动继续发展和扩大，北京、天津、南京、青岛、杭州、开封、郑州、重庆等全国各大城市和几百个城镇的人民，纷纷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罢市，通电，捐款，表示支援，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并得到国际工人阶级的支援。

6 月 1 日北京外交部向驻京公使团领袖意国公使提出抗议：“为照会事，据报告本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各大学生因为学生被捕及工人受伤两事，在公共租界捕房门首游行演说，以示抗议。而捕房竟以武力干涉，捕去学生四十余人，登时击毙学生四名，击伤学生六名，已死二名，路人受伤者十七名，已死三名等情。本总长得悉之余，至深骇异，似此不幸之事，应请贵公使特别注意。查该学生等，均系青年子弟，热心爱国，并不携带武器，无论其行为之性质如何，断不能以暴徒待之。乃捕房未曾采取适当方法，和平劝阻，遽用最激手段，实为人道及公理所不容，自应由租界官吏完全负责。为此本总长不得不向贵公使提出最正式之抗议，并声明保留俟查明详情后，再提出相当之要求，并请贵公使将前项情形转达驻京有关系各公使查照，迅飭上海领事团速将被捕之人全行释放，并就地与特派江苏交涉员妥商办理，免再发生此类情事，是

所至盼，须至照会者。中华民国外交总长沈瑞麟。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一日。”

6月4日公使团复函竟婉拒中国之抗议，认为上海租界当局已很宽大，于是北京外交部于4日再提第二次抗议：“为照会事，上海公共租界枪击华人一案，业经本总长于本月一日向贵公使提出抗议，并请迅饬上海领事团速将被捕之人全行释放，并就地与特派江苏交涉员妥商办理，免再发生此类情事在案。乃续据上海报告，租界捕房于本月一日复枪毙三人，伤十八人，其以前被捕之人，仍未完全释放。又据报告所有伤毙之人，枪弹多从背入，巡捕无一死伤，显系任意轰击，毫无理由各等情。查公共租界官吏出此激烈行为，迫动公愤，致发生商工各界多数罢市罢工之不良效果，似此蔑视人道，自应由租界官吏完全负责。为此本总长不得不再向贵公使提出严重抗议，并请转达驻京有关系各国公使，迅电上海领事团立饬停止枪击，以免再肇惨祸，是为至要，须至照会者。”

6月6日公使团答复仍不着边际，北京外交部再于6月11日提第三次之抗议：“为照会事，接准本月四日及六日来照，内开贵公使及有关系各国公使，深愿对于此次上海不幸之事故，与中国政府具同一和平之观念，并准贵公使声明，关于禁用武器一节，业经重行训令上海公共租界捕房，以后必采恪守各等因，本总长业经阅悉。惟查当初租界官吏所采取对于学生和平行动之取缔办法，系属失当，毫无疑义。又如五月三十日及六月一日等捕房之举动，实可谓为激成事变之肇端。因老闸捕房，既未预先鸣号，警告群众，又非如来照所称，该捕房处于危在俄顷，不得不用武器之境遇，竟贸然出此激烈之举动。故欲以上星期惨事之责任，诿诸一般和平行动并不携带武器之人，而不由租界官吏负之，本总长绝对不能承认，仍当继续抗议。中国政府鉴于此次案情之严重，民情之悲愤，金以为租界官吏，至少须自动的先行取消当地戒严令，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释放被捕之人及恢复被封与占据各学校之原状，庶上海地方，得于最短时间内，自然停止非常之状态。而来照所称同具和平之观念，亦足以资证明，以便进行交涉。为此照会贵公使查照，希即转达有关系各国公使，饬知驻沪领事团，遵照办理。是所至盼，须至照会者。”

最后将此案做为地方事件处理，即在上海谈判，北京政府乃派专使蔡廷干、郑谦、曾宗鉴南下，英日等国亦派委员六人至上海。6月16日开会，中国代表提出解决办法十三条：

- (一) 撤销非常戒备。
- (二) 所有因此案被捕华人，一律释放，并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
- (三) 惩凶，先行停职，听候严办。
- (四) 赔偿，赔偿伤亡及工商学因此案所受之损失。
- (五) 道歉。
- (六) 收回会审公廨。
- (七) 洋务职工及海员工厂工人等，因悲愤罢工者，将来仍还原职，并不扣罢工期内薪资。
- (八) 优待工人，工人工作与否，随其自愿，不得因此处罚。

(九) 工部局投票权案，(甲)工部局董事会及纳税人代表会，由华人共同组织之。纳税人代表额数，以纳税多寡比例为定额，其纳税人会出席投票权与各关系之西人一律平等。(乙)关于投票权，须查明其产业为已有的或代理的，已有的方有投票权，代理的，其投票权应归产业

所有人有之。

(十) 制止越界筑路，工部局不得越租界范围外建筑马路，其已筑成者，由中国政府无条件收回管理。

(十一) 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

(十二) 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自由。

(十三) 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

双方在上海一共开了三次会议，六国委员最后竟拒绝继续谈判，于是谈判中断，交涉移北京进行。最后上海公共租界仅将总巡麦高云、捕头爱伏生免职，中国收回了上海会审公廨。而顾正红案由上海交涉员与上海日本领事谈判，至 8 月 12 日始行解决，由日本纱厂与工人订立条件六款，附件三款，包括赔偿工人损失费 1 万元，补助罢工损失费 10 万元，日人入厂不准携带武器，不得无故开除工人，提高工资等。

自五卅惨案发生后，举国同愤。但英国仍继续援用武力压迫政策。6 月 11 日汉口惨案发生，6 月 13 日九江冲突发生，6 月 23 日沙基惨案发生，7 月 2 日重庆惨案发生，7 月 31 日南京惨案发生。其中最严重的冲突为广州发生的沙基惨案。自五卅惨案、汉口惨案相继发生后，6 月 21 日香港与广州沙面之华工同时总罢工，香港重要事业多呈停顿状态。香港及沙面的英人且作军事准备，以图压制。6 月 23 日广州各界 7 万余人在广州政府领导下为沪、汉死难烈士开追悼会，当场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为解决惨案之根本办法。会后举行大游行，工商各界在先，学生及黄埔军校学生随后，于下午 3 时行抵沙基对岸，当时英兵方严阵以待，遽向群众射击，同时停泊在白鹅滩的英兵舰也发炮助威，当场死伤军民二百余人，惨祸之烈，过于沪汉。

***** 分 割 线 *****

当广东顺利平叛，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的消息传到张家口时，因为五卅惨案的关系，似乎并没有太多的人在意，包括单于。

说起来在单于那个时代关于黑煤窑、血汗工厂的报道并不少见，可是单于真的被欧美列强这种肆无忌惮的态度所深深激怒，毕竟单于那个时代中国国力已经大大增强，外国势力可没有现在这么嚣张跋扈。说起来单于与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比起来，确实是有一种大国之民的心态。

但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所发生的这一切确实让单于感到无比的痛心和愤怒，单于似乎也理解了太祖后来那些似乎很不近人情、很让单于们难以理解的政策初衷。

只要后世子孙不再饱尝今日先民们所受列强之侮辱，再惨重的牺牲，再沉重的代价也是值得的，也是合理的。

事实上被欧美列强所深深激怒的并不只是单于、宣侠父这样的年轻人，包括蒋中正等人在内的 KMT 高层也被以英国为首的列强所激怒。

当英国人企图以武力讹诈国民政府答应解散党军，停止反英等条件时，蒋中正当着英国驻中国舰队司令官的面义正言辞的说道：“……陆军来了，打陆军；海军来了，打海军。”

英国驻中国舰队司令官面对着自己面前的青年中国军官的话，似乎觉得很滑稽，炫耀式的提醒蒋中正注意，站在他面前的是大英帝国驻中国舰队司令官。

“鄙人同时兼任长洲要塞司令官！”蒋中正同样提醒自己面前的英国佬注意自己的身份。

英国人眨眨眼，没有说话，也许这个青年军官好不太了解自己的国家与大英帝国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也许这个青年军官还不明白只要自己的舰队一次齐射，长洲要塞就将不复存在，但是他知道自己面前这个中国的青年军官是认真的，这个年青的中国人是一个热血的爱国者，至少目前是一个爱国者。而爱国的军人无疑是值得尊敬的，无论他的国家是多么弱小。

壮哉！蒋中正。

无论以后如何，至少在这一刻，他的表现证明在面对外敌时，他是一名合格的中国军人。

***** 继 续 分 割 线 *****

想来想去我还是决定把五卅惨案介绍出来，毕竟国耻需要每一个中国人牢记。五卅惨案也是北洋时代各个势力唯一联合起来一直对外的一次。

另祝祝书友中秋快乐，小声呼唤推荐与收藏。

第五卷 兵戈兴，狼烟起 十六 聊天

虽然五三惨案的阴霾成了很多中国人永远的伤痛，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五三惨案的余波却在慢慢的散去。

而单于也在张家口继续着对于略感乏味的生活，每天去干部学校政治部去尸位素餐一番，安心当他的举手机器，开始宣侠父等人对单于友好中还带着浓浓的警惕的味道，可是经过这么几个月的接触，看着单于无欲无求的表现这种味道总算变得不那么明显。

看着这几个月宣侠父的同志们的表现，单于真的很想告诉他们，别那么紧张，自己没有任何插手国民军干部学校的企图。

因为国民军干部学校和黄埔军校看上去似乎很相似，可两者却有本质的不同；黄埔军校总的来说是招收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平民再进行军事技能培训；而国民军干部学校大部分学员都是国民军的低级军官，不但学员文化程度相比黄埔要低，而且学员普遍在国民军干了三年左右，也就是说这些学员更现实，没那么容易被主义、理想这些形而上的东西触动。

更何况这时的 GCD 还是单纯的理想主义者或者说教条主义者占主流，他们在张家口领导铁路工人开展“索薪斗争”，又组织电灯厂工人进行改善待遇的经济斗争这一系列事情让国民军高层，特别是冯焕章内心极其反感。张家口毕竟是国民军的地盘，这么搞在国民军高层看来无疑是从国民军口袋里抢钱。

要知道张库（张家口一库仑）运输公司可是冯焕章自己的产业，当然公司的汽车全部来自之前以各种名义没收的张家口各运输公司的汽车。

其实这些话单于都很想找机会说个宣侠父听，再怎么说宣侠父这个人单于还是很欣赏的，

不忍心看他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这种注定没有结果的事情上。几次话到嘴边，单于想想自己的身份，又把话咽了回去。

可单于没想到的是他没找宣侠父聊天，宣侠父反而找上来了他。在于右任离开张家口返回广州参加国民政府成立大会的当天晚上，宣侠父就敲开了单于的房门。

此时的单于由于接受了国民军干部学校的这份工作，就不好老是住在旅馆里，于是就在学校不远处的四合院里租了一间房子，作为他在张家口落脚的地方。

“今天我搞到一瓶好酒，怎么样，咱们打打牙祭？”宣侠父向单于举了举自己手里拎着的花雕。

“可我这里没有下酒菜啊，要不咱们把酒拿上出去找个馆子？”单于看宣侠父拎着酒心里拿不准到底是单纯的找自己喝酒，还是宣侠父奉命找自己谈话。毕竟这个时间也太巧合了点，上午刚送走于右任，晚上宣侠父就上门了。

不过单于转念一想，即使奉命谈话也对自己没什么影响，特别是在连于右任也离开了张家口，自己成了唯一在张家口的 KMT 方面的人员的现在。

“没事，没事，我今天诚心诚意请你打牙祭，菜我自己带着呢。”

宣侠父也没客气，把酒放在桌上，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纸包东西来。

“你看看，裕兴长的卤驴肉，庆丰的猪头肉，都是好东西。”宣侠父边说边在桌子上把纸包打开，顿时空气里飘荡起一股卤汁的香味，还别说真的勾起了单于的馋虫。

“行，既然今天你这么有兴致，咱们就喝几杯。”被勾起了馋虫的单于也不客气，从桌子旁边的橱柜里拿了两个杯子，又捧来了两大把花生放在桌上。

“文革，你就这么喝啊？赶紧把酒烫上啊。冷酒可伤胃。”宣侠父见单于就准备拧开酒瓶盖子，连忙阻止。

单于一想也对，于是拿着一小盆子出门到胡同口的开水灶上要了一盆子开水把酒直接就搁盆子里。

就这么着，两人一口酒，一口肉的喝了起来。不管在哪个时代，只要是两个年轻人在一起喝酒，由于酒精以及男性荷尔蒙分泌的关系，他们都必然的会在喝酒的同时海阔天空的侃大山。

两人边喝边聊了起来，开始单于还稍微顾忌一点，慢慢到了后来不知道是酒精的因素还是单于自己想开了，也就什么顾忌都没有了，和宣侠父天南地北的聊开了。

“文革啊，你觉得我们这干部学校和黄埔军校比怎么样？”宣侠父对自己被黄埔开除有点耿耿于怀。

“不怎么样，两者没得比。”大概是因为喝了酒的缘故，单于说话直接了很多。

“怎么可能没得比呢？我觉得咱们干部学校不比黄埔差。”宣侠父双眼盯着单于，感觉他对单于这话很惊讶。

单于没好气的看着宣侠父，只好把国民干部学校与黄埔军校的差别说了出来。

“剑魂，你现在知道两者区别大了吧？”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奉系军阀和段祺瑞一直对国民军虎视眈眈，我们没那么多时间。”宣侠父看来还是接受了单于的说法，不过他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是时事所然。

“那…文革，你怎么看我们和国民军的合作？”不用怀疑，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在一起喝酒聊天的时候，在政治上没有什么禁忌话题的，特别在大革命时期更是如此。

别说单于和宣侠父只是在家里喝酒聊天，在广州 KG 里公开发表对彼此盟友不利讲话的人都有不少。

“不看好，冯焕章为人怎么样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种拼命占便宜宁死不吃亏的人你觉得会有什么好的合作前景呢？”单于也没觉得宣侠父这个问题有什么大不了，用手抓起一片驴肉，随意的说道。

“以前在广东我没发觉，现在我才觉得你这个人真是个刻薄人。”宣侠父没好气的指着单于说道。

“我那里说错了？！你们不就是想在北方复制 KG 合作的模式吗？可别忘了国民政府毕竟有负国民期望几十年的推翻胡虏第一人的先总理这块金字招牌，而国民政府在之前根本就没有严格意义上属于自己的军队。建立一支新军和改造一支已有的军队能是一回事吗？”单于不满的反驳道。

“而冯焕章本人极擅宣传鼓动，又擅做戏，很得士兵拥戴，至少军队的军官你又不是没看见鹿瑞伯，张子姜等人对着冯焕章那德性，让跪就跪，让自打嘴巴就自打嘴巴；更何况国民军一穷二白天下都晓得，一个人也好，一个团体也好，穷久了就讲不起精神了。”单于意犹未尽的继续说道。

宣侠父在一旁听得愣神，过了好久才问道：“难道真就没办法收服这支军队吗？”

“有啊，谁说没有？”单于漫不经心的说道。

“什么办法？”

“对付国民军还不好办？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国民军穷惯了，军队连军饷都发不了，每个月只发几块钱津贴，像这种旧式军队，看着军纪好，全是被逼的；论其本心，一是见不得钱，二是见不得女人；谁这两样东西齐备谁就能把国民军拉拢过去。”

单于这可没有胡说，西北军那都好，就是一见不得钱，二见不得女人可是中原大战后冯焕章记在自己日记里的话。

“我们 GCD 是不干这些事情的，这样做了的话我们和旧军阀有什么区别？”宣侠父认可单于对国民军的评价，毕竟他到国民军的日子比单于还长，国民军私底下的一些真性情他不可能不知道，只是不认可这种拉拢办法。

“这有什么，目的正确证明手段的正确。”单于反驳道。

“这什么话，中国自古就是太多这种行大事不拘小节的人才把国家搞成现在这个样子，人还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好。”

单于与宣侠父两人热烈的讨论起这个话题来，不得不说男人喝酒时跑题才是王道。

酒再好也有散场的时候，喝的差不多了，宣侠父也就告辞了。临出门的时候看着单于认真的说道：“文革，你不是 GCD 真是可惜了。”

单于听了这话也是一愣，随后也很认真的说道：“剑魂，GCD 那里都好，就是组织纪律我实在受不了。”

宣侠父一听哈哈大笑起来，指着单于说道：“你这个小布尔乔亚啊。”

***** 不 好 意 思 分 割 线 *****

今天事情也很多，所以晚了点，抱歉。

第五卷 兵戈兴，狼烟起 第十七回 北

民族立宪五族共和了，放知今日练兵最为高。

庚子兵变，人人都知晓，若不当兵，国家无人保。

请看外国军械多灵巧，重整武备坚甲利兵高。

同胞练兵，个个如虎豹，若不操练，国仇不能报。

路军营内步马辘工炮，各营各连学术比低高。

陆军棚内，正目为主脑，服从官长，一心做事好。

——国民军《民族立宪歌》

单于走进西北边防督办公署时正好听到公署的卫队出操，而他们出操时所唱的军歌正是国民军《民族立宪歌》。而这首歌单于每次听都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因为这首歌曲的旋律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三八纪律歌》的旋律。

事实上单于自到张家口后除开第一次由于右任带领着拜了拜码头以外这么几个月过去了单于也才再次进入这个公署。冯焕章让单于到军校当政治部副主任不过是因为萧善等人太落自己的面子才给 GCD 这么一个小小的难堪。

但是他本人对 KMT 还是很顾忌的，因此 KMT 出身的单于自然属于冯帅不待见的人的行列。因为在冯焕章看来 GCD 书生气十足还不成气候，而 KMT 就不一样了，顶着先总理这块金字招牌又有苏联源源不断的军火物资支援（苏联甚至连燃油都从海参崴给 KMT 送过来。）实在是自己实现布宏图于九州的最大对手，因此单于来公署的次数少也就很能理解了。

单于刚进公署大门，迎面走来两个人，一个人大圆脸，看上去很憨厚的样子；穿着西装，大概 1.6 左右，两腿稍微有点罗圈这个人单于不认识，可和他一起的单于可是认识，虽然人家未必认识他就是了，此人就是韩复榘。两人一直在交谈着什么，都没注意到不远处的单于。

单于看韩复榘过来，身体稍稍望后挪了挪，让出大门立正行礼。韩复榘虽然不认识单于，可是看单于国民军打扮（单于和苏联顾问一样，不带标志），人又年轻，也没客气，只对单于说了一句你忙去吧，就和他陪同的男子从单于身边经过朝门外走去。

韩复榘两人从单于身边经过的时候，单于隐约听到松室先生，观操几个字，突然脑子里电光火石的一闪，明白了冯焕章今天问什么找他。

原本呢，按照张作霖与冯焕章达成的协议，奉系军队不入关；国民军与奉系隔廊坊而守。可由于冯焕章为岳父陆建章报仇，在廊坊强杀徐树铮倒置与奉系关系急剧恶劣。如果不是孙传芳起兵反奉，搞不好国民军与奉系早就打起来了。

当然说冯焕章完全是因为为自己岳父报仇也不尽然，主要还是徐树铮不甘寂寞，听到段祺瑞被捧成执政，妄想取冯而代之。他从国外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拜会了江东小霸王孙传芳，企图结成段、张、孙三角联盟倒冯。只是徐树铮这个人太过嚣张跋扈了，在上海的活动被冯所知也就算了，他甚至嚣张到在拜会完段祺瑞之后，大咧咧的向段的秘书长梁鸿志说道：“你可即草拟讨伐令，咱们要马上对付冯玉祥了！”为人嚣张如此，真是自取其祸。

再说奉系这边，张作霖当时与冯焕章达成协议是考虑到才和直系大战一场，实力尚未恢复，所以才答应了奉军部入关的协议；可当实力恢复过来后当然不甘心如此，于是公然违反协议，奉军频繁南下，张宗昌督鲁，李景林执掌直隶，姜登选、杨宇霆分别出任安徽、江苏督军，一时风头无量。

到当年 9 月，津浦沿线各省区全部为奉系所占有。奉系向东南扩张，直接威胁浙江。孙传芳这个江东小霸王自然起了睡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心思，趁着冯焕章因奉军入关而与张作霖势成水火；而吴佩孚又在岳州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分散了奉系的注意力的机会小霸王决定与奉军一决雌雄。他派王金钰为代表住在奉天，迷惑张作霖。又派杨文恺到福州联络周荫人，到上海联络国民党人，以缓解后顾之忧。之后，再派杨文恺到张家口会见冯焕章，请冯在北方牵制奉军。冯还与孙传芳结拜为兄弟。

此外，杨文恺再衔命前往岳阳，代表孙传芳敦请吴佩孚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杨文恺还游说江苏军务帮办陈调元，约定里应外合，驱逐奉系江苏督军杨宇霆。孙传芳还利用江苏人民痛恨奉军这一有利条件，发动上海、南京等地的士绅、群众举行抗议奉军暴行的游行请愿，为进攻奉军制造舆论准备。

1925 年 10 月，孙传芳联络苏、皖、赣、闽几省的直系军阀，以“双十节”检阅为名，调集大军，于 10 月 15 日自称为浙闽皖赣苏五省联军总司令，分五路出兵进攻上海，奉浙战争爆发。奉系杨宇霆、姜登选等兵败弃职而逃，孙传芳很快占领上海、南京。接着，孙传芳命谢鸿勋、卢香亭等率部往北推进。；大军乘着屡战屡胜的声势，一直打到徐州以北的山东边境，才停止追击。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孙传芳倒奉事件。也是孙传芳事业的顶点，郭松林倒奉的起点。

XX

冯焕章看到奉系损兵折将心里有算盘不奇怪，郭松林对张作霖不满意自己也是早就知道的，

难道冯焕章不是找我来给他们穿针引线的吗？

看着在自己面前滔滔不绝谈自己对孙中山的敬仰的冯焕章，单于表面正襟危坐，作倾听状的同时心里暗暗纳闷。

“文革啊，你是孙中山先生看重的人才，我这几个月把你放在干部学校也是为孙先生磨砺你，而今小日本邀请我们国民军派代表去日本观他们军队的秋操，我准备派向方（韩复榘）去，你就做向方的随员一起去，见识见识。”

冯焕章的这个任命让单于一头雾水，糊里糊涂接受了任命的单于直到出了公署大门都不明白冯焕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在单于想来，日本人邀请中国各势力去本土观操不过是耀武于人前，有什么好看的。

郭松林，小日本，松室、松室，原来是他啊！

单于把这个名字放在心里想了又想，突然想起来了，韩复榘送走的那个人是谁了。那个人就是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同时他也记起了，奉系观操的代表正好就是郭松林！

难道是日本人在中间牵线搭桥？

单于这次是真的糊涂了。

***** 不 好 意 思 分 割 线 *****

两更送上，大家给点收藏推荐吧。

第五卷 兵戈兴，狼烟起 第十八回 在日本

大正时代的日本因受一战战争景气的影响，使得日本的中产阶级得以形成并在政治上形成相当大的影响。

此时的日本中产阶级反对军阀官僚专制，要求实现政党政治，实施普选。而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平民首相原敬以及日本政府在内政上所实行的民本主义正是日本中产阶级在政治上有所影响及要求的具体表现。

而在此时代背景下的日本文化带有鲜明的现代性，主张确立近代自我，宣扬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文化上新康德学派的理想主义哲学独占鳌头；新康德学派之日本版的文化主义、人格主义、教养主义，其影响不限于狭义的哲学领域，而波及整个知识界。

但是由于日本在二战时期的暴虐与全民歇斯底里的表现对单于的印象太深，所以当单于与韩复榘等人于 1925 年秋到达日本后，弥漫在整个日本社会的民主气息让单于对此时的日本很是惊讶。

当然单于并不知道此时的日本已经渐渐的开始从民主政治过渡到军国主义政治。

因为资本主义的天性使得日本的资产阶级摄取了日本所获得的战争红利的大部分，而大量参加过一战的退伍军人以及平民并没有享受到多少战争的红利；而当战争景气的消失以及战争

红利的消耗殆尽，日本的经济开始在逐渐放缓和下滑。

1920 年 3 月 15 日日本股市股价暴跌则标志着日本经济战争景气的正式结束，随之而来的则是战后经济大恐慌，日本经济陷入慢性衰退。而经济的衰退导致平民和退伍军人的收入开始减少，物价开始上升。这使得日本民众的收入开始减少，物价开始上升。

民众以及退伍军人们因为收入减少所带来的抱怨以及不满被因大正裁军而对现政府不满的军部巧妙的利用，军部借着大正民主的风气使平民以及退伍军人的怨气开始释放、扭曲、放大。

而原敬的被刺可以说正是这种不满被扭曲放大后的结果，也标志着日本军部为代表的右翼势力开始抬头。

原敬是日本第一个平民政治家，也是大名鼎鼎的日本政友会总裁，他在担任日本首相期间的对华政策可以说是二战以前最温和的对华政策，当然把这种温和的对华政策认为是最阴险的软刀子割肉政策也没什么不妥。

原敬认为迄今日本以武力对中国实行扩张主义政策，从而引起日本与欧美各国间的摩擦，招致日本在国际上受到孤立。他反对大隈内阁对华提出二十一条也是出于认为这样做会刺激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不仅损害日中友好关系，西方列强还会猜疑日本对中国怀有野心，使日本在国际上倍受孤立。在不干涉内政的方针下，原敬把日中友好做为对华基本政策。

当时中国北方的北洋军阀政府和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对立，原敬确定了由中国南北政府达成妥协建立统一政府，日本将和这个统一政府建立友好关系的基本政策。

原敬内阁成立后，立即禁止向中国北方政府借款和出口武器。基于这种构想，原敬内阁决定通过美国提议的新对华贷款团向中国提供贷款。原敬内阁的基本对华政策是以与美英协调为前提，本着不干涉内政的精神而确立的，意味着迄今日本以军事力量把中国置于势力范围之内，将其作为铁、煤等资源供给地和日本制品出口市场的大陆政策发生巨大转换。

XX

“抗议政府归还山东权益！”

“抗议政府从西伯利亚撤军！”

“抗议签订华盛顿裁军协议！”

单于坐在东京旅馆房间内的窗沿上看着从旅馆经过的日本右翼示威团终于感觉到自己所待的日本是他所认知里那个‘正常’的日本了。同时他也为日本人的举动感动好笑，要知道华盛顿裁军协议已经过去了 2 年了。

“单主任，韩长官叫你过去一下。”

正当单于坐在房间的窗沿上饶有兴致的看着从楼下经过的游行队伍的时候，韩复榘的侍卫推开了单于的房门，由于此人也曾在干部学校受过训，所以称呼单于为主任，尽管单于实际上只是干部学校政治部的副主任。

于是单于和侍卫来到韩复榘房间的门口，单于敲了敲门，推门进去了。

“韩长官，您找我？”单于推开门就开见韩复榘正和另外三人打着麻将。

“哦，文革来了啊，是这样，听日本人说奉系的人也住在这家旅馆里；我想着咱们虽说在国内和奉系有些矛盾，不过既然到了日本人的地方又住在一块，不能让日本人看咱们的笑话，听说你和郭松林关系不错，所以我想让你去请一下郭松林他们，就说我韩复榘晚上请他们在松苍料亭吃饭。”韩复榘一边打着麻将，一边招呼着单于。

恐怕不是吃饭这么简单吧，单于嘴里答应下来，心里暗自猜想着。不过既然韩复榘吩咐下来，他也只好出门找到旅馆经理，向他打听郭松林等人所住的房间。他来到这个时代后知道日本是中国日后最大的敌人，因此一有空就自学些日语，尽管看读还有些问题，不过简单对话到现在也算是基本过关了。

问过了经理单于才知道郭松林就住在旅馆的三楼上，于是就走上三楼，敲开了郭松林的房门。

“谁啊？”房间内传来了单于熟悉的东北口音。

“请问是郭长官吗？是我，单于单文革。”

“文革啊，快进来，快进来。你怎么来日本了？”也不知道郭松林是真不知道单于到了国民军还是假不知道，不过还是很热情的请单于进了房间。

单于进了房间后郭松林自然很好奇的问起了单于离开北京后的经历，单于也不管郭松林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总之他觉得自己的经历既没有必要隐瞒，也隐瞒不住，所以就把自己的经历如实相告了。

“哦，原来你离开北京后又跑到冯焕章哪里去了。那你今天来这里有什么事吗？”听了单于这段时间的经历，郭松林漫无表情的也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没什么事，就是韩复榘韩长官听说您也住在这家旅馆里，让我过来想请您以及奉军同仁晚上一起吃个饭。不晓得您肯不肯赏脸。”

“哦，难得韩师长愿意吃饭，我肯定到。文革，麻烦你回去告诉韩师长，就说我郭茂辰一定到。”郭松林一听是韩复榘吃饭，想了想回答道。

“另外我说了多少次，别称呼我长官，军长，就叫我一声茂辰兄就好；文革难道你觉得我不配你称呼一句茂辰兄？”郭松林接续说道。

“哪里，这不好久没见到茂辰大哥了吗，再说我一下子跑到国民军去了，不好意思叫您大哥啊。既然大哥这么说，那从今而后，我就只称呼您茂辰大哥了。”单于对郭松林笑了笑，恭敬的说道。

“这个样子才对嘛，以后要是我听到你再称呼我职务或者长官，就别怪我端起大哥的架子抽你啊。”郭松林满意的笑了起来。

两人闲聊了一会，单于一看时间差不多了，还得回去复命，于是站起来说道：“茂辰兄，那我就回去复命了。”

见郭松林没什么意见，单于也就准备出门离开了。

“文革啊，没想到一切尽如你所料啊。”正当单于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身后的郭松林突然来了这么一句。

单于猛然一颤，尽量控制住自己的面部表情不发生变化，转过身对郭松林诚恳地说道：“茂辰大哥，韩长官还等着我回话呢，我就先告辞了，有什么事咱们晚上聊。”

单于把韩复渠以及晚上这两个词咬的特别重。

郭松林似乎明白了什么，对单于点点头，转身进门了。

走在楼梯口的单于，胸中没来由的涌起了一股正在创造历史的豪情。

***** 不 好 意 思 分 割 线 *****

呼唤推荐票、收藏

第五卷 兵戈兴，狼烟起 第十九回 韩复渠

单于回到韩复渠的房间时，韩复渠四人的麻将还在继续，除了韩复渠不露声色以外，另外三位脸上的汗珠肉眼可见，不问可知，今天这桌麻将赢家非韩复渠莫属。

韩复渠瞅着单于进来，随意的把牌往桌子上这么一推，对另外三人说道：“我看啊，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记住啊，你们三儿通共欠我 3000 块，出门在外不方便我也就不说什么了，回去后自己规规矩矩的给我送来啊。”

牌桌上另外两人听了韩复渠这话不但不恼，反而如蒙大赦般的长出了口气，只一位姓王的旅长瞟了一眼站在门口的单于，转过身苦着脸对韩复渠说道：“师长，您看这款子是不是容我缓缓，今天就我输得多，输了 2100；您是知道的，司令每个月拨给我们旅的款子就那么点儿，我要是把您这赌账一下子全结了，我全旅下个月就得喝西北风去，师长，您看要咱这么办，这款子我回去后先给您结一半，剩下的一半容我分两个月还您，成不？”

韩复渠听王旅长这么说，两眼一瞪张嘴就想骂人，只是注意到尚属外人的单于站在门口，话到嘴边改口了。

“行了啊，王二赖子，别他娘的在我这儿抖机灵啊，你小子那算盘珠子怎么划拉的以为我不知道？得，今儿我看在文革的面儿上，不光你的钱，他们二个欠的钱我都只要一半了。”

韩复渠说完还用手指了指另外两人，这两人万没想到今天韩复渠这么好说话，都高兴的傻了一般吭吭哧哧的说不出一句囫囵话来。

还是王旅长聪明，韩复渠这话刚传到他耳边，他那奉承话就一车车的朝韩复渠倒了过来，话像他和韩复渠正演着双簧似的，就连单于也在边上捡了他几句好话。

韩复渠本来还在肉痛那 1500 个袁大头，可听了王旅长那几车奉承话心里好受不少，缓过脸

对王旅长三人说道：“得了，得了，文革找我还有正经事呢；你们啊赶紧走吧，别他娘的灌我米汤了。”说完两手朝三人挥了挥手。

三人也不是那不开眼的人，见韩复渠这样子就知道两人肯定有正经事要谈，连忙告辞出去，经过单于面前时都很和气的朝单于点了点头，尽管这钱是王旅长脑子活泛省下来的，可他们也知道今天要是没单于，这钱他们甭想省下来。

三人告辞后，韩复渠站起来伸了个懒腰，看见单于还站在门口，大咧咧的说道：“文革坐啊，别站在那儿立规矩了。你和他们不一样，我也和司令不一样啊。”

单于知道韩复渠的意思是说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客卿，不用像王旅长他们那样对韩复渠这么恭敬；而他韩复渠与冯焕章也不一样，没那么大的规矩。

于是单于一边坐下，一边笑着说：“师长这话可见外了，甭管我以前是干嘛的，以后准备干嘛，可我眼跟前是师长的随员，这随员嘛，自然是要守随员的本份的。”

单于这话韩复渠听着顺耳，笑了笑，随手扯开风纪扣一屁股坐下来对单于说道：“你这话我爱听，实在；不像有些人仗着自己多读了几年书就跟我这个大老粗云山雾罩的，行，合我的脾气。”

“师长抬爱了，我这也是实话实说而已。”单于不晓得韩复渠嘴里的“有些人”是指谁，也就顺着韩复渠的话说着。

说起来，单于还真有点怵韩复渠，别看韩复渠长得斯文秀气，说话也不高声粗气，可他执掌山东的时候杀起 GCD 人来可半点没含糊，就连 GCD 的一大代表邓恩铭、毛岸英的岳父刘谦初都是被他所杀。山东的党组织更是被他破坏殆尽，造成 30 年代中期山东几无 GCD 活动。

这种全省没有 GCD 活动的地方在 30 年代中期的中国除了山东也没几个地方，反正国民政府直接控制的地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而以 GCD 人的顽强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不认真落实“宁错杀三千，决不放走一个”的精神是绝无可能的。

而单于论本质在穿越前不过一本份的年轻人，穿越后虽然会过些人物，见过些市面，可大多也是属于英雄了得那类，纵然和张作霖、冯焕章这样的枭雄接触过，可这会儿的张、冯早已

是一方之主，甭管台面下多龌龊，可台面上见着单于这样有背景的晚辈，怎么得也要讲究个不怒自威的王霸之风、慈眉善目，和颜悦色的长者之风。

单于还真没和韩复渠这样在后世凶名卓著，而此时名位不显，地位与单于相仿佛的主儿打过交道。

更何况虽然单于在后世听过韩复渠出丑漏乖的段子不少，可在张家口时单于就知晓韩复渠能得冯焕章赏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 he 相比其他人有文化得多，至少读线装书一点儿问题没有。像这样面带猪像，心中嘹亮谈笑杀人的笑面虎在他看来是最值得防范的对象。

“嗨，才说你小子实在，你又在这儿跟我绕来绕去了；咱们还是说正事吧，你在北京和郭松林处过，你说说他这个人怎么个章程，别待会儿席上咱们讨个没趣儿。”

韩复渠与郭松林没怎么打过交道，虽说冯焕章给他交代过，但他对郭松林要反这个事心里

还是没底。

“郭军长这个人不错，不但有学问，而且军事上很有一套；可以说是军人之楷模。”单于一边嘴上说着没用的废话，一边掏出上衣口袋的笔记本，用笔在上面刷刷的写着什么。

韩复渠看单于这么个做派也是半天摸不着头脑，也就没说话，坐在那儿看看他到底唱的那一出。

说起来，单于这套也是跟后世的间谍电影里学的，另外他本人也觉得以他们（主要是韩复渠等人）的身份，日本情报机关就这么放心不派人监视窃听，更何况他们入住的旅馆业是日本军部安排的，日本人想安排点什么东西还不轻而易举？

要他把窃听设备找出来，单于自问没这个本事，况且有没有窃听器还两人呢。可要防着日本人偷听，单于还是有个笨办法的，那就是干脆把要说的话写出来，这个时代可没有针孔摄像机。

单于嘴巴上一边说着不着四六的闲话，一边在本子上写着。写好了，把本子和笔推到了韩复渠面前。

韩复渠接过本子一看，单于在上面写着：“我怕日本人窃听，所以我不恭的写在纸上了。我看郭松林对张作霖、杨宇霆等人不满久矣，奉系中此人惟尊重张雪良一人耳。”

“行啊，诸葛一生惟谨慎，我看你小子这谨慎比诸葛武侯也不差啊。”韩复渠看了单于在本子上写的文字，张嘴就表扬到。

单于一看韩复渠就这么不管不顾的把话说出来，眼珠子差点瞪出来，这也太没保密意识了，这么说不是明摆着告诉日本人我们已经知道你们在窃听了。

可单于转念一想，气也就平了，保密意识不强这个毛病也不单韩复渠这一个，而是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的通病，可能是国家积弱太久了，大家都认为列强想图中国点什么直接开口要就是了，根本没必要费这么大的功夫。就连中国 GCD 也是在 412 后痛定思痛才开始重视起这个问题来。

单于感叹着站起身来，走到韩复渠面前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一边对韩复渠说道：“师长谬赞了，郭松林这个人在奉系赫赫有名，根本不用我仔细谨慎去打听。”

韩复渠偏了偏头，看见单于在笔记本写道：“师长，房间里谈话太不稳妥了，不如我们去楼下旅馆旁边的公园里聊天。”

韩复渠这才意识到刚才自己的表扬可能让日本人明白自己和单于在玩什么玄虚，他本就是一个灵醒人，眼珠子一转，说道：“唉，我说文革啊，郭松林的事咱们就先撂下来，左右不过是请奉系吃顿饭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刚刚和王二赖子他们三玩了好一会麻将牌，这会真是觉得浑身不舒坦，走陪我下去溜达溜达，顺便看看这东京城。”

于是两人就起身下楼往旅馆旁边的公园走去，说起来日本军部把他们这些观操的中国军人安置在这个旅馆除了这个旅馆的主人是军部某大佬的亲戚以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旅馆虽然不大，可靠着公园，环境不错。

***** 不 好 意 思 分 割 线 *****

收藏啊收藏，深情的呼唤收藏。

第五卷 兵戈兴，狼烟起 第二十回 闲话

两人出了旅馆门来到公园，单于装作欣赏风景般的打量了四周一圈，没发现有什么特别可疑的人，这才压低声音，对韩复渠说道：“师长，刚才失礼了，您多包涵。”

韩复渠似乎也被单于感染了似的也压低嗓音说道：“我说文革你是不是太小心了，这小日本有这么神？再说了小日本儿把咱们和奉系安置在一家旅馆里，你觉着小日本不明白郭松林那点子心思？”

听韩复渠这么一分析，单于只好苦笑了，是啊，日本人把他们和奉系安排在一家旅馆里说不定早就打算着让他们接触，自己这么一惊一乍的好像没有什么必要。

“师长，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谁知道小日本儿是什么心思？说不准一头安排咱们和郭松林见面，另一头就拿着咱们的话把咱们卖给张胡子，为他们自己讹好处去了。”尽管韩复渠的话有道理，可是单于想了想，还是把自己的担心说了出来。

韩复渠听单于这么说也觉得单于的担心有道理，这小日本个个阴险狡诈，这事他们未必做不出来。

“好了，这事咱们就不说了。你说的对，小心无大错。那咱们还是说回他郭松林吧。”韩复渠顿了顿，似乎再想下面的话该怎么说。“我说文革啊，郭松林这个人办这个事你觉得靠谱不靠谱啊？”

“靠谱不靠谱我说不准，不过郭松林这个人我在北京城的那些日子也算有点了解，要不我给师长你说道说道？”尽管单于认定郭松林必反，但是他习惯了话到嘴边留三分，没敢给韩复渠拍这个胸口。

再说以韩复渠现在的架势，就是单于给韩复渠拍这个胸口韩复渠恐怕也不会放心，不如向韩复渠介绍介绍郭松林，说不定反而让韩复渠心里有底了。

这些旧时代的军人们说到国际形势，国家民族战略规划他们也许不在行，可是要说起琢磨人那是个顶个的拿手。

“郭松林这个人，论起带兵练兵的手段，确实有一套；可他这个人，有点小肚鸡肠，谁小时候拿他半拉窝窝头他都能给人记得清清楚楚。又有点恃才傲物，这个看不起，那个瞧不上。”由于时间紧迫，单于只好用尽量形象的语言来向韩复渠介绍郭松林的为人。

听单于说的刻薄，韩复渠也在旁边哈哈大笑“这个郭鬼子，我以前就知道他打仗厉害，那是我亲眼瞅见的，没想到他是这么个小性人儿。你接着说，接着说。”

韩复渠听的有味，不等单于开口自己到催上了单于。

“要没有张汉卿在旁边拉扯着就郭松林这个性子，再有才，十个郭松林也早被废了；因此

郭松林对张汉卿也说的上死心塌地。有一次我还听张胡子当面说过，说小六子有口吃的都想着郭松林，可见他们两个关系非同一般。”

“不对啊，听你这意思，郭鬼子和张汉卿关系这么好，那郭松林会反他爹？”韩复渠觉得自己个儿有点被单于说糊涂了。

“师长啊，我这不是还没说完吗。以我看啊，郭松林虽然与张汉卿情同骨肉，但是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张汉卿对郭松林言听计从上的。说白了就是因为张汉卿既出面替郭松林遮风挡雨，又甘愿把军队的事交给郭松林做主，所以郭松林这次对张汉卿死心塌地。”

“哦，你这么说我明白了，感情是因为张汉卿愿意让郭鬼子抓权，又愿意帮他平事，所以郭鬼子才和张汉卿做了生死兄弟。这人啊，哪里是和张汉卿做生死弟兄？分明是和枪杆子、印把子做生死弟兄嘛。”

韩复渠的理解也不能说错，可是在单于听来怎么听怎么别扭。只能暗自叹息自己与韩复渠有代沟了。

可没等单于感叹完，韩复渠说了句话，差点让单于被自己的口水给呛死。

“不过也别说，这郭鬼子和咱们司令到是有点像。”

“师长，这话可说不得啊，传到冯帅耳朵里可不得了啊。”除了这句话，单于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合适了。

“没啥，这就咱们两个人，你不说司令咋知道？”韩复渠无所谓的摆了摆手。

“师长，你就不怕我把这话告诉冯帅？”说完这话单于恨不得给自己两嘴巴子。得意忘形的忘记韩复渠是啥样的人了。

“你小子还太嫩了，这么容易就把心里话望外到啊。我一点也不担心，先不说咱们司令的为人普天下没几个不晓得的，只说你小子吧，我看你压根就没想在咱国民军里混，迟早要回南方的。”韩复渠也没为单于这话生气，只是很随意的看了他一眼。

“师长，你既然这么说了，那恕我不恭了，我就想问问师长，咱们俩平时也没啥交情，我也帮不上你啥忙，师长怎么不拿我当外人呢？”单于见韩复渠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好奇的问道。

“别看我老韩读书不多，可是我这眼睛毒啊；你小子就这么几天接触下来我就知道，你别看披着一身皮，可骨子里还是文人骚客的作派。可又没有文人那股子酸劲，所以啊，对了老韩的胃口，我也愿意和你深交。”韩复渠边走边对着身旁的单于说道。

“师长这么给脸，我也不能不识抬举，不过师长咱先说好，我现在可没什么东西给您；对做什么王佐、荆轲也没兴趣。”既然韩复渠这么说，单于也不磨叽，不过丑话说在前面的道理单于还是知道的。

“看你说的，我老韩拉下脸和你一个小小的中校交朋友就是为了谋你什么东西？就是让你做王佐、荆轲？这也把我老韩看的太小了。不过你小子既然这么上道，我也不藏着，除了你这个人值得交以外，我更看重你身后的 KMT。”韩复渠见单于这么直白，也干脆和单于开门见山了。

“可眼下我们连广东都没能统一，师长怎么就这么看好咱们呢？”韩复渠居然能有这眼光，单于不得不表示一下惊奇了。

“这还用说？只看老毛子给了咱们那么多家伙就什么都明白了；给咱们都这么大方，给你们肯定更大方，眼下洋人对咱们实行军火禁运，只有老毛子敢违反这条规矩，有了老毛子给的家伙，就是头猪也拱到南京了；更何况看你小子这机灵劲就知道你们没那么笨。”韩复渠瞅了瞅单于，接着说道“到了南京你们劲头正高，得北上统一中国吧；你小子我也知道点，在 KMT 里混的不错，到那时候说不定带兵来打我的就是你小子，你说我能不先和你搞好关系吗？”

震撼，绝对的震撼，韩复渠这番话绝对颠覆了单于对他的认识，这份眼光真是没得说。

“可师长，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单于再次想给自己两嘴巴子，怎么就管不住自己这张嘴呢？

“别吞吞吐吐的，想说什么你直接说了就是；你不好意思说我来帮你说，你不就是想问我这么做对不起司令吗。不错司令对我韩复渠确实没得说，我也没说以后见了你就倒戈下软蛋啊，可我刚才也说过，这世道容不得良善人，我不怕打光部队，可我也不得为自己个儿准备一条后路。我这么说你小子明白了吧？”

韩复渠说到这里兴致突然低落下来了，叹了口气对单于说道：“别想了，小子，该回去了，差不多到时候请郭鬼子吃饭了。还有，以后没人的时候叫我韩大哥，韩老哥，向方兄都行；再叫我师长，老子抽你。”

听了韩复渠这么一席话，单于也是感慨不已，他摇了摇头，似乎是要把脑子里翻腾的各种奇怪的念头给抛出脑外似的。

见韩复渠走远了，单于也连忙快步跟上去。不管韩复渠这番话是真是假，眼跟前最重要的是撮合冯段联合。

郭松林救是不救呢？单于脑子里突然冒出了这么一个念头。

***** 分 割 线 *****

召唤收藏~~~~~!

第五卷 兵戈兴，狼烟起 第二十一回 反

夜色下的东京灯火闪烁，人力车与出租汽车在街面上穿梭往来，各色酒馆、食肆里的喧嚣声使得这个城市显得比起白天反而热闹了几分。

韩复渠请客的地方是东京一个有名的料亭，料亭周围郁郁葱葱，环境很是优雅。间或传来弦子的伴奏声、艺伎媚人的歌声。

单于与韩复渠要的是一个面朝庭院的房间，从房间向外望去，便能见到充满日式风格的庭院，竹筒蓄满水后低沉深远的咚咚声不时传来。

此时房间面烛台高照，以日本人标准而言敞宽的房间里只摆放了三个纯日式的餐桌，霜降

牛肉、天麸罗、奥殿、金枪鱼生鱼片、玉子、鲑鱼寿司摆在乘着朱漆餐具里把餐桌挤得满满当当的。

至于陪酒的艺伎，单于与韩复榘都没有要她们服务的意思，挥了挥手打发掉了。单于到还入乡随俗的跪坐着，而韩复榘则大咧咧的伸着两条腿一屁股坐在榻榻米上，发着牢骚。

“文革啊，你说这小日本真是小气，就这么点东西够谁吃得？两三口就没有了。”

“韩大哥，日本就是这么个讲究繁琐精致却没有大家风范的岛国；再说咱们今天来也不是为了吃啊。”

“老子是觉得不值，他奶奶的，就这么点东西就要了咱们 3000 大洋；在口子够咱们吃一个礼拜的燕宾春了。”韩复榘很不雅的用手捻了一块牛肉丢进嘴里，含含糊糊的说道。

单于正要说话，只听见门外传来啪啪的拍门声，日式房门被两名日本下女拉开，郭松林那高大的身影就印入单于二人的眼帘。

郭松林向房间里打量了一下，朝单于两人打着招呼“文革，韩师长恕罪，恕罪；少帅今天赴关东军的宴会，只好派茂辰做代表了；少帅说了，明日再为韩师长摆酒赔罪。”

边说郭松林边走到唯一空着的座位后很自然的跪坐着，郭松林在日本留学过，多少也知道点日本人的习惯。他倒是忍住没问为什么单于二人似乎早就知道他会一个人来赴宴般只摆了张桌子。

韩复榘早在敲门时就已经和单于一样跪坐了起来，见郭松林一人前来赴宴，与单于相视一笑，对郭松林说道：“茂辰客气了，少帅贵人事忙咱们都是知道的；今天你能来也算给足咱们面子了。”

单于也在一旁帮腔，三人寒暄一番，由韩复榘率先举杯，大家也知道此刻不是谈正事的时候，也就开始吃喝起来，韩复榘又叫了几个脸上涂抹着白粉的歌伎进来，咿咿呀呀一番。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韩复榘一看时间差不多了，看了看正端着一杯清酒品着味的郭松林说道：“茂辰兄，我看这院子还有点意思，要不咱们这两个老家伙去瞅瞅，不然咱们俩在这，文革放不开啊。”

说完还冲着郭松林眨了眨眼。郭松林自然闻弦歌而知雅意，也对着单于打趣道：“那感情好，我早就觉得文革看咱们不顺眼了，我就陪向方兄走走。”

单于见两人都拿自己过桥，只好摸了摸鼻子，装作专心听歌的模样。

韩复榘与郭松林两人说笑着穿着木屐在日式庭院里踱着步子，郭松林先开口说道：“向方兄，你不是真的是为了让文革自在才拉我到这破园子来的吧。”

韩复榘盯着院子里日式的小池子，头也不回的对郭松林说道：“茂辰兄，今天咱们请客只摆了一桌，你似乎也不吃惊啊。”

郭松林听了一愣，笑了笑说道：“不知道向方兄对如今华北之局势怎么吗？”

韩复渠转过身看着郭松林，似乎想从郭松林脸上看出点端倪来，可见郭松林面上平静如水，于是打着哈哈说道：“眼下咱们与贵军合作良好，老将与咱们司令也是惺惺相惜。”

郭松林听了韩复渠这话似乎想笑，又忍了似的对韩复渠说道：“向方兄，兄弟我诚心相询，你老哥怎么老是和我兜圈子呢？莫非是觉得茂辰不值相交？”

郭松林这话说得有点重，韩复渠也正色说道：“茂辰兄说什么话，若不是敬佩茂辰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我又怎么会今日与茂辰把酒言欢？我韩复渠虽然不是什么要紧人物，但也不是随便和谁都能一起喝酒的。”

韩复渠话虽说得好听，但在郭松林看来却也当不得真，想当初他与张雪良，李景林，张宗昌四人义结金兰，四人都承诺击败直军后，不抢地盘，不做督军。可奉军一入关李、张两人不也违反了当初的誓言做上了直隶、山东两省的督军吗？

只不过如今他所谋的大事必须国民军援手才能成功，而且他所图之事对国民军来说有百利无一害。想到这些，郭松林面上装着十二万分的感动说道：“向方兄如此厚待郭某，我真是无以为报，郭某下面要说的一番话非是为了一己之荣华富贵，而是为了华北万千无辜之生灵。”

韩复渠一听，知道戏肉来了，连忙正容以闻，郭松林看韩复渠一脸慎重，心里一喜，从嘴巴里一个字一个字的蹦出来一句话。

“实不相瞒，老将派我和汉卿到日本最关键的就是希望日本支援军火，以便老将统一北方。向方兄，老将要对付贵方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韩复渠尽管早有心理准备郭松林会说出些重要的情报，但是万万没想到会这么震撼，虽然目前奉军与国民军在华北是有些紧张，两边都有动手的心思，但是万没想到张作霖动作会这么快！

“那茂辰届时准备这么做呢？”韩复渠有个优点，越是大事越不动声色。

郭松林见韩复渠听了这么一个噩耗也面不改色心里也暗自点头，以小观大，对国民军的信心又多了几分。

“向方兄放心，我对老将如此热衷内战并不赞同；若老将要我与贵军作战，我誓死不从，宁愿对老将发动兵谏。”

韩复渠这回不再面无表情，而是满脸感动的对郭松林抱拳行礼，嘴里说道：“韩某代司令以及国民军上下谢过茂辰的高义了！茂辰放心，我立刻动手回国把你的意思报告给司令，我想司令一定愿意与茂辰共襄义举！”

郭松林连忙扶着韩复渠的手，大义凛然的说道：“向方兄不必如此，我也是为了华北民众。一切听冯帅吩咐，郭某也愿意为冯帅马首是瞻。”

韩复渠与郭松林两人目光彼此对视，同时哈哈大笑起来。

单于在房间内听到院子里传来的韩复渠与郭松林两人的笑声，心里也就明白，郭冯联合成了一大半了，端起自己面前的酒杯将清酒一饮而尽，眯着眼睛目光迷离的看着在自己面前唱着和歌的艺伎，完全陶醉在创造历史的自豪感里。

分 割 线

今天太忙了，大家多多包含。明天争取两更。

呼唤推荐票！

第五卷 兵戈兴，狼烟起 第二十二回 速回

第二天一早单于刚打开房门就见郭松林快步从自己房间门口经过，而奇怪的是此时的郭松林似乎不认识他一般连个招呼都没打就直冲冲的往楼下走去，也亏单于眼尖，看到郭松林在经过自己面前时有意无意的将揉成一团的纸片装作不经意的丢在了自己身边不远处。

看到郭松林背影消失在楼梯转角处，单于这才扮作伸懒腰的左右打量了一下，看没人注意他，便踱步到纸条处，作势点烟将口袋里的香烟故意遗落在地上，单于俯下身子将香烟和纸条都揣进了口袋里。然后装作找火柴似的上下衣服口袋摸了摸，这才退回房间。

回到房间单于连忙将纸条拿出来抚平一看，纸上写着：“老将急召吾与张雪良归，恐对国民军用兵在即，万望文革切勿耽搁，速将消息转告韩师长、冯司令当面。急！急！急！

单于看了纸条自然没有耽搁的道理，连忙来到韩复渠的房间，把纸条交给了韩复渠；韩复渠一看也不敢怠慢，连忙叫来随员翻译，让他们赶紧去买两张最快的船票，准备和单于一起返回中国。

这个时候单于想了想，害怕如果买最快的船票万一碰到郭松林与张雪良未免让张雪良起疑，单于连忙把自己的担心同韩复渠隐晦的说了，毕竟当着随员翻译的面，单于也不好明说。好在韩复渠闻弦歌而知雅意，连忙改口让随员订第二快的轮次，并吩咐随员在买船票时稍微打听一下看是否能知道奉系是坐哪班船离开的。当然给随员的理由是说因为昨天郭松林不地道，自己不想和他们同一班船。随员们当然是一切为上是从，领命而去。韩复渠见随员们走下了楼，便拍了拍单于的肩膀以资鼓励。

所幸这个时代中日之间来往并不需要任何证件，只要能买到船票就可自由往返，韩复渠不怕多出钱这票当然好买。

果然，没多久随员就买来了两张当天晚上开船的头等船票，并告诉韩复渠、单于二人他们到码头的时候正好看到奉系的郭松林、张雪良等几个人被日本军部用汽车送到码头，上了今早那班船。

韩复渠这回当然要抓紧时间，连忙叫随员把王旅长等三人找来，但也没告诉他们实情，只说自己 and 单于有事要先回张家口，让王旅长代替他在日本待到秋操结束。要是日本人问起就告诉日本人说自己老婆病重要先行回国，实在对不住得很。至于单于，不得不说他还有被日本人重视的资格，所以他在与不在无关痛痒。

好一通折腾后韩复渠与单于两人终于上了船，对于这次日本之行，单于内心里还是稍微感到有一点遗憾的，毕竟这个时代的东京有一种“旧”的魅力，可他还没能好好逛逛这个“旧”东京，就连准备给蔺月眠等好友买的小礼物也没时间去买。

而对于韩复榘来说，这趟东京之行自然是圆满的没话说，不但确定了郭松林即将反奉，而且还获得一个在 KMT 系统里颇有潜力的年轻人的友谊。虽然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最终能走到那步，不过他除了口水以外也没付出什么其他的东西，所以就算 KMT 以及这个年轻人日后没有达到自己所预想的那一步他也没什么损失。

在船上自然是无事可干的，单于和韩复渠也就只能聊聊天而已；不过单于看着在头等舱里来回晃悠的满脸幸福安宁的日本人以及欧洲人再联想到自己这一年多来在这个时代中国的所见所闻，不禁有点意气萧索的对韩复渠发着牢骚。

“韩大哥，你说咱们整天里打来打去，斗来斗去；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看看这些小日本、西洋鬼子，他们这种日子咱们中国人啥时候能过上啊？”说完单于还用手划划拉了几个围着甲板做游戏跑来跑去的日本小孩儿，有一对欧洲夫妇也加入了他们的游戏中；无论日本小孩儿、他们的父母以及童心未泯的那对欧洲夫妇脸上都挂着一水的幸福。

韩复榘开始一愣，然后顺着单于的手看了看那群人，头也不抬的说道：“你小子一看就是从小没受过苦的有钱人家的少爷，我小的时候每天能吃饱饭就偷笑了，不然我也不会投奔咱们司令穿这身号褂子。全中国我管不了，也没那本事；但是我现在能管好我自己了，按照前清的说法，我现在大小也算是二品总兵官了，也出头了。这也就不错了，老哥看你小子人不错，提点你一点儿，咱们中国现在是乱世，你自己个儿没本事一统天下的时候就把自己顾好喽，你发达了，你亲戚朋友，乡里乡亲的不也跟着沾光？不就当你提拔了许多人出苦海了？等你本事大了，照顾的人多了，慢慢的全中国的人不就都被你照顾了吗？所以啊，有人要和你为难，要害你那就是和许多人为难，就是要害许多人；就冲这个，你也得和他拼命不是？”

说完韩复榘拍了拍单于的肩膀，起身回舱里去了。

韩复榘这话让单于好半天没琢磨出味道来，他知道韩复榘这话是歪理，可他总觉得韩复榘这话似乎有点道理。

单于在甲板上想了老半天，最后憋出一句话来：“这、这不就是民国版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吗？！”

[illegible]

第三天单于与韩复榘在天津下了船急忙坐上火车，顺着京张线就到了张家口，到了张家口已是傍晚，两人也没顾着清理身上的灰尘污垢，带着满脸的风尘就奔土尔沟陈家大宅院了，这是冯焕章在张家口的住所。

这栋宅院分前后两院，有数十间房屋。主建筑是一座西式带地下室的两接顶小楼，冯焕章出去安全考虑（怕别人用炮偷袭他）把这里安排成读书的地方，屋前的匾额“冯记图书馆”是冯焕章的亲笔。

这里也是他接待身份特殊的客人，或举行人数甚少极为重要的会谈时的所在。

冯焕章与夫人住在后院。后院院落很大，本有几棵果树，后来冯焕章的夫人和他的孩子又辟地松土，种下了一畦畦的蔬菜；住在后院的还有他和前妻刘氏的5个孩子，冯玉祥的家兄家嫂；李德全的三个弟弟；以及常来常往的亲眷们。

而前院的平房中，则住着冯焕章的贴身传令员、话务员、厨师、司机、手枪连长（冯的卫

队住在周围的货栈和租赁的民房中)、杂役人员。

韩复榘与单于也就先来到前院，找到了冯的贴身传令员，让他赶紧向冯换章通报。没一会传令员过来请他们到图书馆。

两人来到位于地下室的冯换章的秘密书房，传令员给他们两人上了茶后就退了出去。两人刚端着杯子还没来得及喝一口，冯换章就到了。

冯换章在家时还是那副士兵打扮，不过比起在公署或者军校时，他眉宇间显得轻松了很多。听完两人的回报，冯换章坐在大书桌后面的椅子上半晌没说话，显然是在思考其中的真假利弊。当然冯换章不说话，韩复榘与单于就更不方便说话了。

又过了好一会儿，冯换章对着韩复榘、单于两人说道：“按说这事应该没有假，可我怎么总觉得这事有点儿戏呢，要不这么办，咱们派人给他递个话，让他写个什么东西，就是类似于条约的这么个东西，然后让他使两个亲信人再给咱们送过来，有证有据彼此也好放心，就算有什么变数，咱们把这东西一公布，也占了先手。”

说到这里，冯换章看了看韩复榘，又看了看单于，然后对着单于说道：“这事吧，按说应该向方去，可是向方毕竟牌子大，树大招风啊；别到时候害了人家，你们说说这事该派谁去才稳妥啊？”

单于见冯换章直盯着自己，心想你这意思明摆着就要让我去呗，直说不就行了？非玩这一套。不过腹诽归腹诽，单于还真拉不下这脸装糊涂，再说了，这怎么说也是国民军的地盘，也不容单于装糊涂。

“冯帅，要不这么着，我去你看行不行？”单于干脆的向冯换章接下了这个信使的差使。

“文革这个提议好，你既和郭松林有交情，目标也小，可以，完全可以。不过呢，你一个人去，我怕到时候出点什么事，我不好向髯翁以及仙游的孙先生交代。”冯换章沉吟了一下，接着说道“这么着，你今天先在我这睡一宿，明天一早我派几个得力的人跟你一块走，路上也有一个照应。文革，你看怎么样？”

不就是安插点特务吗？何必装的这么假惺惺的？单于一听冯换章的安排就知道不放心自己，当然这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谢谢冯帅对晚辈的关心，刚才我还担心我一个人会误冯帅的大事；结果冯帅你这么一安排真是里里外外都妥帖，谢谢冯帅了。”

边说单于还边站起来朝冯换章鞠了一躬，以表示自己的欣喜之情。饶是冯换章铁面皮功夫已经修炼到当年华山掌门的水平，见了单于这么一副感激涕零的样子也禁不住老脸一红。

“文革，你先下去洗漱一下，吃点东西，吃完了赶紧睡，明天要早起呢。你们年轻人啊，我是知道的，渴睡的很咧。”

单于知道冯换章与韩复榘有机密话要讲，不方便自己一个外人在场，也不托词，站起来向冯换章与韩复榘行礼后就任凭冯换章的贴身传令员叫人把自己带去饭堂，还别说，单于这会还真的饿了。

分 割 线

下午或者晚上还有一更

兄弟们，我的收藏也太难看了，大家帮忙收藏一下吧。

第五卷 兵戈兴，狼烟起 第二十三回 决心

当天天一亮单于就与另外两名冯换章安排的“卫士”一起登上了前往天津的火车，说起来冯换章也没亏待他。很实在的让卫士给他带了一张 5000 块的支票，这可不是什么奉票之类要打折扣的票子，实打实的汇丰银行开出的支票。如果以购买力而论的话，这 5000 块钱相当于单于那个时代 5—10 万左右了。而且人家也把话说得很漂亮，这钱算是单于这段时间的军饷、补助，是发给他个人的私人奖励。若在天津因公需要支出的话找那两名卫士要。

说实在的，单于不是没见过几万块钱，但是他确实没有一次拿过这么多钱；因此坐在火车上时不时用左手抚摸自己上衣口袋里的支票的单于对冯换章的印象也慢慢的好起来了。

大概是因为怀里揣了一笔巨款心情非常之愉快的原因，单于还没觉得怎么累火车就到了天津。

此时的天津可比后世的天津热闹繁华得多，毕竟天津有租借的存在，而外国公司、机构也爱把自己的中国分支机构开办在租界里。在南方自然是上海，可在北方自然是天津。更何况民国建国以来北方各路军阀在南方吃住不惯，下台后大多选择在天津租借居住，这些人搜刮了大半辈子的民脂民膏，自然大大促进了天津的畸形繁荣。

单于这次来天津本来想先去品尝一下狗不理包子，他相信这个时代的狗不理包子味道绝对比 80 年后的狗不理包子好得多，无奈他的两名“卫士”心里记挂着冯换章交代的事情，开始还隐晦的提醒，到后来见单于装糊涂就慢慢变成明示了。单于无奈之下带着这两人径直找到奉军第三军军部，可两卫士上前一打听才知道郭松林病了，住进了一家法国医院。

开始单于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前几天还好好的，怎么说病就病了呢？等卫士们用几块大洋一打听才知道，郭松林这是气病了。

原来郭松林和张雪良前脚才踏上中国的土地，后脚就得知了孙传芳反奉成功，打得杨宇霆、姜登选两人落花流水，溃不成军；不但丢了安徽、江苏，要不是张宗昌拼命连山东都保不住。江东小霸王经此一役威震华夏先不说，郭松林虽然决定倒奉，但是毕竟张家父子待他不薄，他所深恨者无非杨宇霆而已，要是张作霖这次能狠狠处罚杨宇霆，他兴许也就动摇了。

可等他和张雪良刚进了天津军部就得知了杨宇霆逃回奉天后张作霖不但没处罚他，反而还委任了他为奉系总参议的消息。郭松林想起自己在奉天吃苦受累的练兵、在直奉大战时也全靠它练就的新兵以及他本人拼死作战才能打垮奉系等等往事，再想起几个月前单于在他家中给他做的分析，果然如单于所料，杨宇霆一根毫毛都没伤着。

他越想越气，真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第二天就直接住进了法国医院，向张雪良告假了。张雪良当然知道自己这个心胸狭窄不能容物的老伙计，好大哥为什么住院，他本人也不是对父亲的安排一点怨气没有。

因此他不好说郭松林什么，只是吩咐郭松林在医院好好调养，部队的大小事务还是由他说了算，自己在北京、天津盘桓了几天，和他许多的红粉知己互颂衷肠后，张雪良也踏上了北上的列车，他准备回奉天找父亲给郭松林讨个说法。最不济也要让父亲答应打垮国民军后给郭松林一个督军做做，好好安抚一下郭松林。

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后，单于三人只好再到医院探望郭松林，不过单于知道，郭松林倒奉这件事已经是无可挽回，板上钉钉了。因此一路上他显得颇为轻松，反而是他的两个“卫士”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搞得不知所措了。

三人来到郭松林住的医院，向房间外的卫兵表明了来意，门口的卫兵自然认得单于这位没多久还在奉军顶着少校牌子到处闲晃的主，很客气的让单于三人稍等，自己进去通报。没一会卫兵就出来请单于一个人进去。

单于进了病房一看，心里直嚷，这哪里是什么病房嘛？简直就是总统套房。郭松林这件病房至少有 200 平米，甚至还稍微隔了一个客厅出来。

郭松林坐在靠窗户的沙发上，两眼布满血丝，人也比在日本时憔悴了许多。看样子是被气得不轻。郭松林见单于进来了，对着单于瘪瘪嘴，满嘴苦涩的说道：“文革啊，没想到一切尽如你所料。奉军看来积习太深，老将脑筋太旧，赏罚不公，恩信不立，我们东北再这么被老将搞下去那只有死路一条啊。”

单于也不知道郭松林是演戏还是真情流露，但是场面话还是要说的：“茂辰老哥，其实想开点，这何尝不是一个机会呢？俗话说的好，不破不立，大破大立。你要是不砸烂一个旧东北，怎么建设一个新东北呢？”说完单于在心中默念，太祖对不起了，抄了您的讲话。

听了单于这么说，郭松林脸上的神情略微轻松了些，长长的叹了口气；似乎是想把张作霖往日的恩情都在这个口气里叹出去一般。

单于听郭松林如此黯然神伤的叹息声，不知怎么得，自己没来由的都感到一阵阵的心酸。

“算了，大丈夫宁错不悔，再说我虽对不起老将，但是我扶的还是张家子孙！文革，说正事吧。”一口气叹完，郭松林似乎把所有的内疚、抱歉诸如此类的情绪也从体内叹了出去，又恢复到当年杀伐决断的郭松林。

到是单于一下子没能反应过来，迟疑了一下才把冯焕章的要求说了出来。

郭松林听了单于转述的冯焕章的要求，沉吟了一下，对单于说道：“文革，我现在没办法马上答复你，这样，你们三人我先让人陪你们在这天津城好好松泛松泛，你们坐了一天的火车也累了。等明天一早你再来这里见我，我给你最后的答复，你看可好？”

有人拿公款请自己花差花差，单于自然没有意见；再说国民军也好，郭松林也好，奉系也罢，谁胜谁败跟他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一切听凭郭司令吩咐。”单于这时也很正式的称呼起郭松林的职务来。

于是郭松林叫来了副官，让副官领着单于等三人就去松泛去了；先是澡堂子水包皮，再来戏园子皮包水，最后领着他们三人到了馨馨楼喝了一台花酒。要不是单于对这个时代特种行业女性的卫生状况实在太过不放心的话，单于其实也不介意和她们彻夜聊聊人生啊、理想什么的。

不过最后在单于的坚持下，副官还是带着他们在一家美国旅馆开了两间房。

单于自然是一夜好睡，可难为郭松林病房里的灯亮了一夜，穿戴着奉军军服扛着不同牌子的军人也进出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单于就被郭松林派人给带回了病房，单于进门一看，房间里多了两个人。

“文革，我来给介绍，这位是我多年好友，也是我的秘书科的主任李俞三（坚白）”。郭松林指着在他身前穿青灰色长袍，留着分头一脸斯文的白脸汉子说道。

“幸会，幸会”

“久仰，久仰”

“这位是我三弟大鸣”，郭松林指着站在自己身后，容貌与他有 7 分相似，年纪与单于相差仿佛的青年人说道。

“幸会，幸会”

“久仰，久仰”

寒暄过后，郭松林把自己亲手草拟的条款拿给单于看，上面以冯玉祥为甲方，郭松龄为乙方，李景林为丙方，由甲乙两方签字即生效，密约内容包括：

（一）张作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擅订祸国条约，图进攻国民军，郭松龄誓死反对

（注：这是个捏造的理由，其实张作霖并未和日本签署条约）。

（二）奉军进攻国民军时，郭军即倒戈相向，回攻奉军。

（三）郭部出关后，专门开发东北，决不与闻关内之事。

（四）直隶、热河请划归李景林。

“文革你觉得有什么问题没有？”郭松林很礼贤下士的询问到。

“哎呀，茂辰大哥，我不过就是为你和冯帅来回奔走而已，我可不敢拿这个主意。”单于可不敢拿郭松林给的福气当客气。

“也好，那就由你领着俞三、大鸣带上我的亲笔信去拜会冯帅吧。”现在时间紧迫，郭松林也不再客套。

单于也不推辞，领着李坚白、郭大鸣以及冯焕章派来的两名卫士就向火车站赶去，准备返回张家口。

不知道为什么，单于在火车上没来由的想起了他后世所看的一本书里张作霖在郭松林倒奉后的一席话：

郭鬼子倒戈了，你们大家都已经知道，我有三个感想：第一、培植一个将领，真不容易，好容易培植出来，他打你的翻天印，实在令人寒心。第二、打胜仗个个都有功，个个都该赏，有一个人赏不到，或者认为自己功高，没有受上赏，便要造反，实在令人可叹。第三、派一个人做封疆大吏，掌握一省的生杀大权，我不能不择人而用，如果所用的人不得当，老百姓会指着我说张作霖骂的。……杨宇霆这次丧师失地，回来后我也申斥过他，他现在辞职了，我也答应了他。……

***** 分 割 线 *****

汗，昨天我有事把这章稿子交给别人帮我更，结果不好意思 12 点左右我再更一章。

再次再次深情的召唤收藏!!!!!!!!!!!!!!!!!!!!!!

第五卷 兵戈兴，狼烟起 第二十四回 前夜

当天晚上单于等一行五人即返回张家口，单于知道事情紧急，到了张家口后一刻都不敢耽搁立即带着李坚白、郭大鸣等人前往土尔沟陈家大院。

到了大院门口一路上跟着单于的那两名卫士急忙前往后院通报，而单于三人被直接安排到图书馆二楼暂坐，等着冯焕章的召见。

不一会就听见楼下来传来了急冲冲的脚步声，冯焕章与韩复榘两人上到二楼，单于三人也连忙站起来，单于就向双方介绍了彼此。

冯焕章握着李坚白的说道：“以后大家是自家人了，还需要客套什么？茂辰老弟的条子带来了吗？”看得出来冯焕章非常关心郭松林亲笔写就的字据。

李坚白连忙从公事包里将郭松林写的东西面呈给了冯焕章，冯焕章接过来仔细的研究起来，竟忘记招呼李坚白。韩复榘见冯焕章这一举动稍嫌失礼，连忙招呼李坚白、郭大鸣喝茶。

韩复榘的这番举动到让冯焕章清醒过了，于是对李坚白、郭大鸣二人说道：“哎呀，真是对不住了，我这人一有正事就忘乎所以了；忘记你们还没吃饭了，实在抱歉的很。”

李坚白与郭大鸣此时哪有什么吃饭的心思，连声说不碍事，碍事。

“你们大老远来一趟怎么能不吃饭了，传出去不是被人笑话吗？按理说你们来到张家口，我这个做地主的无论如何也该为二位大摆宴席，不过而今事急从权，我已经派人把裕兴长的大师傅请家来了，就让文革作陪，俞三兄与三先生好好尝尝咱们塞外风味。我和向方呢稍微有点子事，等你们吃过饭了咱们再谈。”

冯焕章也没理会李坚白二人的推辞，自顾自的就把事情安排了下来；而李坚白二人也知道冯焕章要点时间好好琢磨一下，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至于单于，他自然更没意见了。

于是单于又领着李坚白二人到了前院的招待室吃饭，而冯焕章则与韩复榘两人在图书馆里商议了起来。

到了餐厅李坚白、郭大鸣二人根本没有心思吃喝，只用了两三口就停筷不用，伸长了脖子等冯换章传唤了，一席裕兴长大师傅精心烹制的塞外佳肴白白便宜了单于。

结果这一等，一直等到单于吃完，端着茶和李坚白二人扯了好一会儿闲话后冯换章才派人来请他们。三人重新上了图书馆二楼，这个时候不但冯换章与韩复榘在，就连段其澍、张之江两人也在，看来在张家口的国民军高层借三人吃饭的时间把事情商量妥当了。不过此时冯换章四人的神情还是显得很严肃。

李坚白、郭大鸣一看这架势知道国民军是要宣布最终结果了，虽然对于国民军联合一事很有信心，也难免忐忑不安，只有单于早知道冯、郭必然联合，一屋子人里只有他看上去最为轻松。

“茂辰老弟写的东西我看了，我都认可了；我就加了一条，希望茂辰老弟的军队能统称为东北国民军，俞三，三先生你们看行不行？”这时的冯换章脸上的神情完全放松了下了，其他四人也不再一本正经的表情。

李坚白与郭大鸣看冯换章只加了这无关紧要的一条，哪里有不同意的道理，两人异口同声的认为冯帅加的这条再合理不过了。

于是冯换章便在郭松林手写的密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冯换章签完字后，段其澍、张之江、韩复榘三人与李坚白、郭大鸣二人大家都觉得高兴异常，不是说从此国家太平有望，就是恭维说以后东北必将在郭松林的治理下大治大兴。

只单于知道历史上郭松林倒奉失败关键之一就是冯换章不能约束岳维峻这国民军二军军长的盲动，造成李景林截断了郭松林与冯换章的联系。当然张作霖的银弹攻势也是李景林最后选择奉系的原因。

他现在的心情很是奇妙，尽管他到这个时代已经快2年了，可是还真没有改变什么历史，他这只小小的蝴蝶看来翅膀的威力还是太小不足以形成蝴蝶效应，因此他很有兴趣看到郭松林反奉成功。于是单于想开口提醒下冯换章，让他派人约束岳维峻一下，要打李景林好歹也得忍到给郭松林军提供了物资之后。

正在单于准备开口的时候，郭大鸣先说话了：“冯帅，我哥还有一件小事相求，万望冯帅能够答应。”

“三先生且说说看，只要冯某能答应的敢不从命？”冯换章回答的也很滑头。

“我哥哥之前说希望冯帅能派个人给他以做双方联络之用。”

“哦，茂辰老弟虑事精当，这个当然可以，不知道茂辰老弟希望我派谁去呢？”冯换章一听原来是这么点要求，哪有不答应的道理？再说郭松林这个说法也是有道理的。

郭大鸣这时瞟了一眼单于，对冯换章说道：“我大哥的意思是单文革在北京时就和他相处的很愉快，希望冯帅能派他。”

单于在郭大鸣突兀的瞟他的时候心里就有些预感，听郭大鸣说出来也不觉得如何吃惊，再者说若希望郭松林反奉成功，那么单于也必须于其中出力，能在郭松林身边提醒他也不是什么坏事。至于万一失败单于却并不怎么担心，他自有把握在乱军中保住自己的性命。

冯焕章反而有点为难了，尽管单于这个人无足轻重，可是他毕竟是 KMT 方面的人，在自己这里无非是客卿的身份，这种出兵放马的事情倒不好勉强单于。于是一时间有点踌躇。眼睛却盯着单于猛看，希望单于无论答应与否自己站出来表个态。

“既然郭军长这么看得起文革，我若推辞的话反而有伤郭军长知人之明了，冯帅，我愿意当这个联络人。”单于见冯焕章盯着自己看，知道冯焕章的想法，于是自己站出来表态愿意去。

说起来单于本来是以当于右任副官的名义来的，可眼下于右任在广州迟迟不归，而单于在军校里又让 GCD 心里不舒服，可在国民军中服务嘛他又是 KMT 的身份，委实有点尴尬。他愿意到郭松林身边担任联络员到确实帮冯焕章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既然皆大欢喜那当然要摆酒庆祝一下，大家又下楼来到前院的招待室重新开席吃喝一番。席上冯焕章、段其澍、张之江等人对单于不过说了些场面话，只韩复榘还有几分真心悄悄的告诫单于，让他机灵一点。

不过单于在席间还是出言提醒冯焕章，让他能派人稍微约束岳维峻的行动；冯焕章当时到一口答应，不过这么做有几分效果，却也难说的很。毕竟冯焕章对岳维峻的约束力也有有效的紧。

第二天一早，单于、李坚白、郭大鸣三人就乘火车返回了天津，冯焕章也许是见单于知趣，于是走的时候又送上了 5000 元的支票，说是供单于联络之用。单于当然是笑纳了，说起来好笑，别人都说国民军穷，可单于却从国民军司令手中捞了一万块的好处费。

三人到了天津，郭松林见单于果然与李坚白、郭大鸣两人到来，心里也很欢喜，握住单于的手直说文革果然不负两人的交情。当即任命单于为上校联络参谋。

随后几天单于先是陪郭松林在天津法租界裕中饭店请日本驻屯军司令小泉及其主要干部等吃饭，席上虽然只是普通应酬，可是吃完饭后郭松林却与日本驻屯军司令小泉单独聊了十来分钟。

而除了单于以外，陪同郭松林出席宴会的是郭松林亲信秘书齐世杰，这个人单于是知道的，而且此人也是单于在郭松林倒奉失败后的脱身依靠，于是单于很是花了功夫与齐世杰搞好关系。

期间蔺月眠也到天津来看过单于，不过此时事件紧迫，两人也没有多聚，不过单于还是委托蔺月眠帮他向广州方面发电报汇报说明这段时间自己的行踪，另外单于还单独让蔺月眠给蒋校长发了电报。

很快就到了民国 14 年 11 月 21 日。

***** 分 割 线 *****

同志们，兄弟们，老少爷们收藏，收藏，收藏！

第五卷 兵戈兴，狼烟起 第二十五回 滦州鞞鼓动地来

在天津的日子里单于委实是很帮了郭松林很多忙。他深知在国民革命军尚未兴起之时各路

军阀混战与其说打的是军火不如说打的是钱。而郭松林手下的部队固然是奉系最精锐之部队，但是财政权与人事权却一直抓在张雪良手里，郭松林本人手头上除了维持部队日常开销的款子外并没有什么闲钱，于是帮着郭松林从冯焕章处要来了十万现大洋，单于本来还想再要，可冯焕章派来送钱的熊斌却叫苦说冯焕章处已经没有什么余钱了，就这十万块钱也是暂扣下的军饷，但是还是保证一旦郭松林部北上，后续支援立刻跟上。

单于到是还想为郭松林争取一下，可惜郭松林本人却认为冯焕章的做法无可厚非，并乐观的认为只要自己出兵东北，张作霖必然下野，并不需要冯焕章支援太多。见郭松林如此乐观，单于也不好再说什么，毕竟前不久单于自己还领着冯焕章的薪水。尽管如此单于还是私下里把其中的利弊仔细的分析给熊斌听，熊斌也深以为然，不过他也没什么好办法，郭松林起兵确实也仓促了点，即使要支援，那么多东西国民军一时也确实周转不开。不过熊斌还是尽可能的又帮郭松林解决了一批棉衣，可这批棉衣也不过 3000 余件，对郭松林手里十万大军来说也仅仅是杯水车薪。

另外单于也曾多次提醒郭松林最好在事前与李景林沟通一下，做做李景林的工作，可郭松林却因第二次直奉大战时自觉对李景林有救命之恩，不以为意：“我对他有救命之恩，平常也不错，这次回师，因怕他嘴长，说话不谨慎，事先没跟他说，谅他是会跟我走的。”

最后因为单于的努力，南方的国民政府也派人带话，说是若郭松林反奉成功，则东三省大小事务皆由郭松林安排；若事有不谐则让单于保护郭松林南下，国民政府也愿意任命郭松林为一军之长。

这一条本是单于千方百计为郭松林争取来的一条后路，廖仲恺、汪兆铭、蒋中正等人单于求了个遍；可惜郭松林看着汪兆铭的亲笔信只是不屑的瘪了瘪嘴。

把单于气得差点内伤。也对郭松林反奉一事越发的不看好起来。而国民政府派人带话也让郭松林对单于有了一点其他看法，认为单于毕竟是 KMT 人，对他也起了嫌疑。

11 月 21 日夜，郭松林召集手下亲信将领到家里做最后动员，与会的除了单于、贴身秘书齐世杰以外还有张振鹭、郭大鸣等六、七位郭松林的亲信将领。郭松林见人已经来齐，即对众人说：“我们准备去滦州，此事成功固好，若失败则大家皆须亡命。”随即又问张振鹭：“我们还有多少钱。”张答称：“尚有十余万。”郭松林谓：“把此款以在座诸人名义存正金银行，可作亡命时用。”

郭松林在会议上本想安排单于留守天津以为与国民军、李景林两派势力联络之用，可单于知道李景林不久后即将拥奉，自己这几天俨然是郭松林的谋士，留在天津难免被李景林捆了送给张作霖。于是竭力要求上前线与郭松林共进退，郭松林见单于说的慷慨激昂，也觉得单于和李景林不熟，又是 KMT 人，留在天津难保不出问题，于是也就同意单于随军，重新派自己的弟弟郭大鸣在天津联络。

当夜郭松林夫妇与单于等人即到了滦州，22 日抵达滦州后郭松林即刻发表了自己花了一万现大洋请黎元洪的文胆饶汉祥代笔的通电，通电全国倒奉。

郭松龄之通电一（饶汉祥代笔）

“（衔略）张上将军钧鉴：松龄渥承殊遇，擢长兼师，职在服从，义当报称。虎头食肉，万里不辞；马革裹尸，死而无悔。何敢苟安求免，不恤孤恩。顾仰体钧座偃武之衷，俯察辽民被兵之祸，治乱决无二门，仁勇不可两全，畏罪不言，负心更甚，窃为钧座披沥陈之。连岁兴戎，

现金告匱，钱钞滥发，价格日亏，外币潜乘，寰省殆遍。倚其调剂，转与维持。刮我方输，易人废纸，血枯见骨，身没及颅。运转不灵，弥缝呈困，推衍所极，必至无财。士兵苦战，将帅专圻，至于士卒，才折二昏，名为增饷，实同罚俸。年丰母馁，岁暖儿寒，战骨已枯，恤金尚格。膺宗殄绝，嫠妇流离，衅钟舍年，藏盖埋犬。此犹不若，抑复何辜？死无义名，生有显戮。推衍所极，必至无兵。军事迭兴，赋敛日重，邑无仓廩，家无盖藏。强募人夫，兼括驴马，僵尸盈道，槁草载途。桀以逋逃，骚扰剽掠，宵忧盗难，昼惧官刑，哀我穷阎，宁有噍类。推衍所极，必至无民。藐兹三省，介处二邦，宝矿毡庐，森林卉服，侨民满路，牧马成屯，陆轨分张，海航密接，朝发平壤，暮薄辽城，交通不周，责言猝至。入关竞逐，敝墓必朽，盗党生中，敌兵励北，彼若自卫，宁复戍疆，推衍所极，必至无省。东省果失，北京必危。列强交争，共管立定。禹甸腥臊，尧封涂炭。谁为祸始，驯至国亡。去岁曹氏攘国，浙省构兵，足冻伤心，唇亡迫齿。钧座痛正气之不申，惧边人之将尽。钺旗所莅，壶浆咸趋。假使振旅出关，安民保境，阳樊不取，有卫无侵，岂不渣滓七雄，粃糠五霸。顾乃勉循下意，遽拂前衷，列阵淮流，耀兵江浦。比閼望燧而忧，刘镇闻风而警。将欲凭陵劲旅，混一寰区耶？建国以来，雄才何限，一败不振，屡试皆然。或乃托命善神，自娱暮晚；或乃托身联省，暂庇危机。人方改弦，我犹蹈辙。微论人才既寡，地势复偏，强控长鞭，终成末弩。且天方厌祸，民久苦兵，上者固祈百姓之与能，下者亦冀六王之均势。必欲鲸吞西北，蚕食东南，方诅咒之不胜，岂讴歌之可有。试问辽阳鹤返，慨寄何如？鲁国鹃来，衔哀奚若？欲致平成，宁非梦呓？将欲多据强圻，取偿军费耶？异族相争，何事不忍，然日俄之谐，犒币未闻。德法之盟，载书终改。况此孑遗，敦非胞与。谓取之于邻省，则赤地久荒。谓取之于京师，则白藏早竭。甚或借为口实，鬻我宗邦。所沾不过玉笋之余，所累已胜铜山之重。狐缘虎视，鼯代猪亡。人盗其资，我负其咎。此其失计，岂待申言。沪衅甫开，苏师先溃。皖继风靡，鲁复土崩。伏机发于群方，战线延于数省。夫梦白蛇亘蜿于修路，则头尾难援。巨象跨于狭途，则腹背皆困。政府未令讨伐，反唱调和。既属有名之师，复居难胜之数。钧座深虑颠危，力持镇定，不谓曳兵之将，独怀卷土之心，必欲驱市从戎，倾巢赴敌，夷田庐于榛藪，殄队伍于沙场。松龄铜剑常鸣，铁衣未解，万里之鹤，犹随降志，八尺之龙，久殷汗血。方重围之无惧，欲一胜以何难。第以是孤军卷甲，长路馈粮，民有讙言，士无斗志。设使前逢坚壁，后遇奇兵，流马难输，悬车莫渡，毕修之颈，方传赵帐。伍员之肉，岂慰楚军。钧座扬县蔡之余威，主治吴之伟绩。十年错节，诂利器之易成。三载卧薪，犹痛心之未定。万一项王歌帐，李主愁台，破竹之势忽成，绝株之忧将见。兴言及此，为愤何穷。松龄亲当戎路，熟察敌情。钧座委以节旄，乡人托以子弟，收骨之悲，生何以对蹇叔，纳肝之惨，死何以见懿公。盖自受命以来，无日不回肠欲绝也。昔者祁奚请老，内不避亲。曹璋代兴，下皆效命。传之青史，播为美谈。汉卿（张学良）车长，英年踔厉，识量宏深，国倚金汤，家珍玉树。干风云而直上，历雷雨而弗迷。松龄夙同袍泽，久炙光仪，窃愿遵命劬勩，竭诚翊佐，更张省政，总制辽疆。收毁滥钞，蠲除苛税。严刃以除盗贼，厚廩以养士兵。实行文治，以息强藩。优遇劳工，以消激党。黉舍矢于普及，宝藏期于尽宣。三省富强，四邻和睦。钧座婆娑岁月，赏玩烟霞。全主父之令名，享令公之乐事。果箕裘而尽善，虽脱丽以何妨。夫市朝不改，则农夫无辍米之忧。堂构相承，则部属无倒戈之罪。涂膏之士，蹈白刃而复苏。槁项之民，临黄泉而更苏。松龄上酬推解，下拯创夷。博采群言，更无他策。谨当扬旌东返，席橐上求，非得颌颐，宁甘碎骨。先轸直言，早抱归元之志。鬻拳兵谏，诂辞刖足之刑。钧座幸勿轻信谗言，重诬义士也。等语，合行奉闻。伏希指示！郭松龄叩。养亥。印。”

郭松林发表这两通电报的时候并没有与底下的团、旅长沟通；通电发出后郭松林才在城外的火柴公司楼上召集团长以上干部会议。

这时全军仅有郭松林已内定担任重要任务的核心干部知道郭的计划，其余的军官多不知会议的主题。开会前很多奉军干部还在嘻哈说笑，有认识单于的还打趣单于，说他是放着好日子不过，偏偏要到冯焕章那里去啃窝窝头。

奉军众将正在说笑间，郭松林夫妇同时出席了会议，神情严肃；这让不明真相的奉系军官们都大吃了一惊，因为郭太太向来未曾参与军务和机密，这次突然出现，神情又那么严肃，有些聪明人都暗暗揣测今天只怕是要出大事，而笃钝的人还懵懵懂懂的正奇怪着。

只见郭松林走到主席位，开口说到：“今天我要宣布一件重大的决定，请老将下野，请汉公少帅主持军政！各位听了也许觉得很惊骇，可是这是今天救东北，救奉系的唯一一条路。过去若干年，为了一二人的野心，年年用兵关内，一声令下，死伤枕藉，我每次回到关外，总有无数的家庭向我诉说他们的子弟战死沙场，尸骨无存，又没有抚恤。百战勋功的人得不到应有的赏给，谗妄小人却受到老将的宠信，杨宇霆在江苏丧师失地，回到奉天照样做总参议，这完全是赏罚不公，是非不明。我今天为了桑梓，为了东北军团体，不得不实行兵谏，决心率领你们出关，请老将下野，请少帅出山，我们大伙帮助少帅建设关外，休养生息。”

单于在郭松林讲话说很恶趣味的观察着奉军诸将的表情，只见有的人震惊，有的人已经在左顾右盼的寻找着后路以及埋伏的“500刀斧手”，而有的人则一脸死灰，垂头不语。只有少数几人神色平静。

郭松林讲完话也没做什么过激的动作，只是把腰间的手枪重重的拍在桌上。众人听见手枪与桌面撞击的声音时，眉头都是一跳。

“我的话讲完了，谁赞成？谁反对？”郭松林这话让单于有恍若隔世之感。

众人见郭松林说话时捏枪的手青筋暴起，目光又炯炯有神的盯着大家，门外又传来密集的脚步声，隐隐约约看见窗外头戴硬壳子军帽的士兵密密麻麻的围着会场，知道外面已经被郭松林控制住了。这种情况下谁还敢说什么，奉系众军官只得面面相觑，不置一词。

见众人都不说话，郭松林这才满意的点点头，缓缓的说道：“既然大家伙儿都同意我的主张，那郭某也就勉为其难的当这个头儿，领着大家伙儿拥戴少帅了。”

说完郭松林据案点将，他把他所指挥的部队编为四个军，分别是：

第一军军长刘振东，辖步兵第六旅，步兵第二十七旅，步兵第三十七旅，炮兵第三团，工兵第二营。

第二军军长刘伟，辖步兵第二旅，步兵第十九旅，步兵第三十四旅，炮兵第四团，工兵第三营。

第三军军长范浦江，辖步兵第十二旅，步兵第三十三旅，步兵第十四旅，补充团，炮兵第五团，工兵第四营。

第四军军长霁云（旗人），辖步兵第四旅，步兵第五旅，步兵第十六旅，骑兵团，炮兵团，工兵第五营。

参谋长邹作华。

先遣军司令魏益三（后改编为第五军）。

车站警备司令彭振国。

原来郭松林所指挥的奉军，可说是奉军的精锐，在奉军系统内的编制是京榆驻奉司令部，就是驻守北京到山海关一线，其辖有六师三旅，其番号人事为：

司令张学良。

副司令兼第十军军长郭松龄。

第四师师长张学良（兼）（甲种师编制，辖一旅三团）。

第五师师长赵恩臻（甲种师）。

第六师师长郭松龄（兼）（甲种师）。

第七师师长高维岳（甲种师）。

第十师师长刘恩铭（乙种师编制，辖一旅二团）。

第十二师师长裴春生（乙种师编制）。

炮兵第一旅旅长邹作华。

炮兵第二旅旅长魏益三。

骑兵第六旅旅长武汉卿。

辎重兵团团长牛元峰。

工兵团团长柏桂森。

郭松龄之所以要把原京榆驻军改编成这样是放心不下原任师长赵恩臻、高维岳、齐恩铭、裴春生四人，知道这四个人和张家关系密切，是绝不会跟着郭松林干的。可要让郭松林杀了他们四人，一来郭松林下不了手，二来此四人在军中还是有一定威望，如若杀了恐怕军心不稳，于是郭松林很客气请这四位师长先到天津修养几日，把人交给李景林看管。

单于当然知道后来郭松林失败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李景林拥奉后把这四人全放了出去，结果这四人跟着张雪良来到两军阵前，害得郭松林部纷纷倒戈。

单于当然是要劝阻郭松林这么做的，可郭松林太相信自己对李景林的救命之恩了，对单于这么谨慎不以为然。还志得意满的劝诫单于道：“文革啊，虽说你是军校出身，可毕竟没下过部队，没带过兵；不晓得军人之间生死相托的义气，不过这也不怪你，等老将下野后，你就干脆留在我这里，我给个团给你带带，带过兵后你就知道同袍之情谊千金不易了。”

单于见郭松林不纳自己的忠言，心头也有气，于是不客气的说道：“司令，文革虽然没带过兵，可也读过史。楚汉争霸时张耳和陈余是天下有名的生死之交，可最后张耳带着兵割掉了陈余的脑袋。”

郭松林听了这话，脸色铁青，魏益三等人见两人说僵了，连忙劝解。单于心里也觉得自己很无所谓，郭松林你反奉成功与否关自己什么事？何苦这么尽心尽力把他。

想通了这节，单于也就心平气和的向郭松林先道歉，魏益三等又在旁边劝解，郭松林这才消了气。不过单于还是本着对郭负责，也是为了削弱奉系的目的，诚恳的对郭松林说道：“司令，刚才是文革孟浪了，既然司令一定要把四位师长交给李景林看管，也就看管吧。不过参谋齐家祯是齐恩铭的儿子，为了防止他泄露我军机密，是不是也请司令把齐参谋也一并送到天津？”

郭松林想了想，觉得单于这个提议有道理，于是同意将齐家祯一并送到天津。这件事解决后郭松林继续宣布人事安排。

本来郭松林是想安排单于跟随他司令部行动的，可刚才出了这档子事，郭松林干脆就把单于丢到了外交处。任命单于为外交处副主任，负责外交处的保卫工作。

郭松林这个外交处说穿了就是安置一帮文人的地方，郭松林把单于这个正经的军校出身的上校参谋丢在这，也含有对单于出言不逊的惩戒。

这个外交处由郭松林的亲信秘书齐世杰任主任，里面人的不是与郭松林很熟的留学生就是郭松林到处找来壮门面的人。这里面留学生有高惜冰、杨梦周、苏上达、蔡多祥等，而郭松林找来壮门面的则有殷汝耕（大汉奸，黄郭介绍），且殷还带来了他的亲戚刘友惠。樊光、卢春芳（王正廷介绍），林长民(宗孟)，他原在北京主持国宪起草委员会,不甚得意,其友萧宣(闽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时任奉天讲武堂教育长,与郭交好)告诉他郭为新兴力量,劝其帮郭,林遂借李景铄同来，饶汉祥（前总统黎元洪的文胆）。

不过单于对此安排却很满意，因为单于可知道郭松林反奉失败后，在司令部的人没几个活下来的，而齐世杰这帮文人却全部保全了性命，郭松林把自己安排在这，那自己性命有了保证，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郭松林见大事已定，便在滦州发表了第二通电报，这次列名其上的可是原京榆驻军的全部军官，单于也有幸列名其上。通电全文如下：

天祸中国，内乱迭寻，同类相残，甚于仇讎，敦无人心？而竟出此。推原祸始，不过一二穷兵黷武之人，为求一己之私欲，遂致残民以相逞。武力统一，已屡失败，效尤有人，迷不知悟，兵连祸结，兵穷财尽，借债卖国，相因而至。睹国家破残之状，正军人觉悟之时。松龄等忝列行间，未谙治理。祇知内乱不可以延长，战祸不可以久结。有土诸公，以保境安民为上策。统兵大员，以安内御外为职责。去年榆关之战，血迹未干，彼败者急于图报，固不惜国家安危。在胜者何可无餍，而不念人民之痛苦，兵燹何事，而堪年年有此。特此联合宣告国民，东省健儿，向称强豪，忠爱一家，不让他人。

此次奉军主战者，惟一杨宇霆，因个人丧地之羞，不惜倒行逆施以求报复。松龄等为国家之元气计，为东三省之安全计，请愿倡导和平，班师出关，要求万恶主战之杨宇霆即日去职。推举张军团长汉卿为司令，以巩固三省之根本，发达三省之实业，保卫三省人民为职志。并愿全国袍泽共谅斯旨，各卫其民休养生息，勿恃武力以相凭凌。倘有好乱之徒，悍不知悔，敢侵及三省寸土者，松龄等力负其责，誓死相抗。正心正志，已在鉴照。郭松龄率旅团长等同叩。（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 呼 唤 收 藏 分 割 线 *****

收藏啊，收藏，看在党国的份上，诸位多多收藏吧。

第五卷 兵戈兴，狼烟起 第二十六回 惆怅南归

落日的余辉将海水印染成了一片金黄色，看着即将西坠的太阳不免让人有“长河落日圆”之感。从印度洋上吹来的暖风让人忘记了此时正是三九的天气。

在天空中几只归巢的海鸟从客轮春日丸号上掠过，至少过了上海以后船上旅人们的衣服也就一天比一天少，如今快到目的地香港，不少旅客甚至换上了夏日的单衣。而至于那些第一次来到南方的旅客由于没有预料到南方的冬日如此温暖，穿着上船时的冬衣热的满头大汗。

在甲板上照例有许多孩子在嬉戏，大人们不是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便是聚在舱内玩着麻将。

至于聊天的内容自然离不开前不久才落幕的郭松林反奉事件，许多人对郭松林这员奉系大将背叛张家父子都多少感到不可理解，甚至有些东三省人更大骂郭松林忘恩负义没事找事，让他们在民国 14 年的冬天日子平白难过了许多。

“郭鬼子真是一条白眼狼，俺们大帅和少帅对他多好，他还要联合外人打我们东北人。活该夫妇俩做了俺们大帅的枪下鬼！他两口子到是一死百了，只苦了我们这些东北人，在这个冬天又多出了一笔抗郭捐！”

东三省的旅客在聊天的最后大多不忘唾骂郭松林几句，不管郭松林通电上说的多好，又有着怎么样的初衷，老百姓可不管这些，他们只知道郭鬼子反了对他恩重如山的大帅，联合外省人打自己人，而且因为他，自己在这个冬日日子平白无故的难过了几分。

此时一名身穿西服的青年正依着甲板的栏杆看着远处的夕阳，双眉紧皱，似乎在想着心事。此人正是经日本南归的单于。

单于依着栏杆，脑子里回想起这些日子的经历，心情实在是难以平复。对于郭松林反奉失败这码事，他也只能苦笑着用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来概括了。

×××

本来以为囚禁了齐家祯，魏益三部可以顺利的经过山海关，谁知道军中对郭松林联络外人对付张家父子不满的军官比比皆是，还是有另一名参谋向驻扎在山海关的张作相密报了郭松林反奉一事。

结果偷袭山海关的计划未能实现，魏益三部被张作相打垮。而又因为魏益三部被打垮这件事，导致了郭松林枪杀姜登选。多米诺骨牌效应的产生让当时的单于目瞪口呆。

说起来，姜登选这个人论本事，确实是没有什本事的；但是他在奉军中是出名的老好人，奉军的军官团体对这么一个老好人的印象很不坏。

可谁知郭松林恼怒张作相打垮魏益三部，以“他们打我的人,我就干他们”为由枪杀了姜登选。姜登选的被杀无疑使得本就人心惶惶的郭部军官团更加的分裂了，单于当时尽管力劝郭松林，无奈新仇加上旧怨（郭松林与姜登选一直是有矛盾的，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甚至因为配属姜登选指挥而一怒出走。）郭松林已经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郭松林一枪杀姜登选，单于就知道郭松林大势已去，从此不再提什么建议，只安心的和齐世杰待在一起。

结果也确实如此，尽管表面上郭松林部进展不错，可随着李景林因国民军图谋天津而从中立转而拥奉释放了郭松林扣留的四名师长，截断了郭松林与国民军的联系使得郭部后勤补给不济；日本关东军封锁南满甚至有部分关东军加入奉军阵营与郭部作战以及张雪良亲抵前线指挥，郭部人心浮动已到了极点。民国 14 年 12 月 23 日尽管右路军已能看到沈阳的灯火，可因后路白旗堡受吴俊升部袭击，郭松林失去斗志（在后勤不济的情况下哪怕郭松林打下沈阳，张家父子也不会投降下野）与夫人出走，此次倒奉遂告失败。

张作霖本来准备严惩参与了倒奉的郭部军官，结果被张作相劝阻了。当时张作相对张作霖说，不能这样办，他们（郭部军官）都是家乡子弟，冤冤相报，将来那还得了。我看大帅对他们陪个不是。张作霖被张作相这个提议搞得哭笑不得，认为他们（郭部军官）造反，还要自己陪不是，没有这个说法。

张作相则很诚恳的告诉张作霖：那是我们没带好他们,而且今后我们还要做事，需要人啊。张作霖这才无话可说，说他不管了,让张作相去办。老实话，后来张雪良能那么得军心，和张作相今天刀下留人是有很大关系的。

事实上在郭松林失败前夕单于还是有试图保全郭松林的，至少是保全他的夫人，他曾提议是不是让郭夫人和他们外交处的人一起活动，也非常委婉的向郭松林表示过不能让人一锅烩了。郭松林虽然被单于说动，无奈郭夫人伉俪情深，坚决不同意离开自己的丈夫此议遂作罢。

24 日当传来郭松林夫妇的死讯的时候，单于也只好与齐世杰等人亡命天涯了，齐世杰领着单于一起到了新民屯的日本领事馆暂避。同行的还有殷汝耕、刘友惠、杨梦周。

领事远山峻答应让他们这群人暂时住下，虽然躲在日本人的地盘让单于很有点自己做了汉奸的感觉。

尽管奉军多次派日本顾问来与领事馆交涉，可由于齐世杰应对得当，领事对他印象很好，因此没有答应奉军的要求。

当晚日本驻东北的总领事吉田茂电示新民屯日本领事馆，表示对郭部军官以及人员应该加以收留，若中国士兵进领事馆一步则格杀勿论，若没进来就不必管他。与中方的交涉由他来办。并表示已经加派了十六名日本警察到新民屯以加强领事馆的守备。

结果这些警察到来的时候还带来了吉田茂送给齐世杰、单于等人的礼物：每人一套行李和半打威士忌酒。

这些都是后来齐世杰与单于在领事馆闲极无聊时齐世杰告诉单于的，齐世杰甚至告诉单于其实新民屯的远山很胆小的，要不是吉田茂的电报，远山都准备让他们离开领事馆。

一月二十日日本国会开会，当时日本外相币原在照例的外交演说中表示张，郭战争中日本政府完全保持中立，现在有部分郭军高级干部正在新民屯领事分馆受日本保护，可见日本政府所谓对华是不偏不倚的。

这个讲话传来，单于着实怒火中烧，甚至有干脆就此走出日本领事馆让奉军枪毙也不被日本人利用的想法；而齐世杰的态度也和单于差不多，两人都认为自己原是抗日的，可现在竟为

日本人所利用，心里很是难过。

不久齐世杰因和领事馆内一普通日本警察金井耕二相处极好；便计划利用此人离开依旧被奉军包围的领事馆前往沈阳，结果金井耕二这名颇具侠义之风的日本小警察当即同意陪同他们前往沈阳，于是众人便化妆成日本领事馆职员与警察同金井耕二这名真日本警察一到乘着天黑离开了新民屯，到达了沈阳。

到了沈阳后，当时日本驻东三省总领事吉田茂还专门在沈阳三间屋的日本料亭吃饭。请齐世杰、单于等人吃饭。齐世杰与单于本来不想赴宴，无奈殷汝耕与金井耕二却很想去，殷汝耕不去说他，但是金井耕二确实是帮了齐世杰、单于等人很大的忙，又很讲义气的陪同他们来到沈阳，两人觉得不好驳了金井耕二的面子，于是就答应前往。

不过在宴会上吉田茂却让单于大吃一惊，不得不说吉田茂这个鬼子确实是有一流外交家的风度，在见到齐世杰、单于等人后诙谐的说“您们都走出来了，一个也没被捉去，以后我没交涉好办了。”让人既觉得他对众人平安而感动高兴，又觉得他的说话诙谐有趣，实在让人有如沐春风的感觉。齐世杰等人到时哈哈大笑，只是单于在内心暗自警惕。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后吉田茂问起了众人的打算，单于当然没傻到明白告诉吉田茂自己要回广州，只推说准备从大连去上海。其余有的说要同单于去上海，有的则说要去东京。

吉田茂看着单于，微笑着对单于说道：“您可不能走大连，您不但是郭军的高级干部，还是KMT重要人物，关东军正和奉军到处找您，认为您是促使郭君倒奉的关键人物，一定要拿您而后快，您自己也许不知道，您现在也算是天下闻名了。贵党许多人比如汪主席、蒋将军都派人来和我们交涉，要我们务必保护您的生命安全，您走大连，我们无法保证，您也知道关东军自行其是惯了。您还是经朝鲜走釜山，我派金井送您们至釜山，到日本后随便您到那裏去。”

“不过说起来像您这样未满三十就名动华夏，单凭一人就挑起如此大事件的人自贵国民国以来我没有听说过，想来贵国的苏秦、张仪也不过如此吧。真真是一人敌一国的少年英雄啊。”吉田茂说完向单于敬了一杯酒以表示自己的敬佩，而众人除开齐世杰颇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外，其他的人都是第一次听说，一下子看单于的眼神都变了。

听了吉田茂的话，单于心里也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既觉得自己从此也算民国一号人物而感到高兴，又对日本人给自己戴这么大顶高帽子感到不安。糊里糊涂的就和吉田茂喝了一杯酒。

第二天单于等人就在吉田茂的安排下经釜山坐船来到了日本，到了日本后单于谢绝了很多别有用心的人的邀请，准备即刻买票经香港返回广州。

没想到还是被日本记者在码头逮到了，非要采访单于，让单于对郭松林事件发表看法，单于也正好借此机会向日本有心人表明自己的态度，当即对记者表示，战事本来是很顺利的，大家都很赞成我们的主张，结果由于日本关东军不理睬日本政府关于中立的政策而参与到战事中来于是导致郭松林将军的事业就失败了。

自己本以为只有中国因为国事混乱才有军阀存在，没想到自诩已经是列强一员日本也有这样不理睬政府命令的军阀的存在，并认为自己很好奇到底日本是军队指挥政府呢，还是政府指挥军队。又或者日本政府知道郭松林将军是强硬派，不如张家父子驯服，所以才秘密指示关东军介入？

结果在场的记者大为哗然，纷纷反驳，单于本来就是为了向日本某些人表示自己的态度也

为了出口这段时间托庇在日本领事馆的窝囊气，也懒得和日本记者废话，于是说了声少陪也就上船了。单于走后记者将单于的话发表在日本报纸上，一时间朝野大哗，日本政府与关东军纷纷表示单于的讲话毫无道理，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挑拨，连带着连南方的国民政府都被指责。单于这下子在名动华夏的同时也算名动日本了。

XX

到了！到了！香港到了！

旁人的欢呼声惊醒了正陷入沉思的单于，单于抬头一看，果然香港已经映入了眼帘。单于顿时没来由的放松下来，知道自己跑了这么大一圈后终于快到家了。

***** 召 唤 收 藏 分 割 线 *****

这卷就算结束了，本来还想多写几章，可许多朋友让我回到南方的主线来，我想想也有道理，郭松林反奉失败因素太多了，很难成功，既然注定失败那还不如痛快点结束北方篇，回归主线。于是就一章结束。

这章我参考了郭松龄的亲信秘书齐世英的采访纪录，很多情节都是按照他亲身经历写的，所以不要认为孤行我亲日，呵呵。

最后，下一卷就是波澜壮阔的南方北伐篇，我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PS：本来说是这周有个推荐，可现在看貌似黄了，大家这周能不能捧捧孤行的场？现在收藏实在太少了，还不到 5000，请大家多多收藏，多多宣传，这周真的只能靠大家给面子了。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一回 校长

随着春日丸号抵达香港码头，船上的旅客们也纷纷整理行礼开始下船。单于以前的行李都遗失在了东北，在日本时又急着离开因此并没有什么多余的行李，只有一个在日本买的装随身衣物的小箱子。虽然他在离日前曾向蒋中正发电报以禀明行程，不过单于到没有自大到以为国民政府那位大员会亲自到香港来接他。

尽管此时以他的知名度来说，实可算中国最知名的 KMT 人之一，冯焕章与张作霖的电报中两边都多次在电报中提到他的名字，更别提他在离开日本时的发言，把日本政军两界搞得焦头烂额。

可没想到单于刚下船，就见蒋中正身着一身长袍站在码头显眼处微笑着向他挥手。单于万没想到蒋中正会亲自到香港来接船，一时间百感交集，只觉胸中一股热流激荡不休，心潮澎湃之下立刻就红了双眼。这也不是说单于对蒋中正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只是单纯的离乡太久的游子见到亲人时的激动。

蒋中正当然也注意到单于两目微红，尽管在心里对单于这种真情流露很是满意，不过他一贯以铁血军人自居，也不方便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出什么举动，只好对单于含笑点头。

“校长…真没想到是校长来接我，我实在是太高兴了。”单于此时心中依然激荡不已，说话竟有点呜咽。

见蒋中正对着他含笑点头，单于连忙快步走到蒋中正面前，尽管在英国人的地方且穿着便装不方便敬礼，不过单于还是朝蒋中正深深的鞠躬致谢。

蒋中正扶起单于，目光上下打量了单于一番，一面示意随行的副官把单于的行李提上，一面用他那一口宁波官话对单于说道：“不错。不错，在北方一年，长壮了，也结实了。人也历练出来了，真是英气逼人啊。你住的地方我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先在香港住一夜，好好休息一下，明天风风光光的回广州。”

蒋中正说话的语气竟是前所未有的温和，一副对待自家小兄弟的做派。此时单于激动的心情也慢慢的平静下来，恭敬的回答道：“一切听凭校长吩咐。”

于是蒋中正与单于在蒋的副官带领下上了一部停靠在码头的汽车，一路上蒋中正只是温和的询问了一些单于在北方的琐事，似乎并不着急说正事。

但是单于当然知道，在历史上 1926 年初到中山舰事件这段时间里蒋的日子非常难过，一方面以汪兆铭为首的 KMT 左派打着党指挥枪的名义要收他的军权，另一方面随着加仑的回国，他和新的援华军事总顾问季山嘉又搞不好关系，两人互相看不起，每次碰面几乎都是在互相奚落中不欢而散。

明白了这些后单于心中也暗暗估算着蒋中正这么礼遇自己的目的大概也和这段时间他日子难过有很大关系，自己一回到广州恐怕就要牵扯到风云激荡的党派权利斗争中去了。

果然，在到达了蒋中正安排好的旅馆并且和蒋中正共进晚餐回到蒋中正的房间后，蒋中正正在副官上茶后就让副官退了出去，只留下单于与蒋中正两人在房间里单独谈话。

“文革啊，这次回来你对自己将来的工作有什么想法没有？”蒋中正端起副官为他特意准备的白开水茗了一口，似乎很随意的问道。

“此次反奉功亏一篑，学生已经觉得万分惭愧，哪里还有脸挑三拣四，只要校长安排的工作，学生一定全力做好。”

单于此时显得很谦恭，在他身上蒋中正丝毫看不见通常年轻人遽然成名后的张扬。单于其实想的一点不错，蒋中正这段时间日子确实难过的很，汪兆铭联合 GCD 对他步步紧逼以及和苏联顾问的矛盾让他不只一次的产生过辞职不干的念头，而单于的回归给了他扭转局面的契机，所以这才会一个人专程到香港来单于，在蒋中正设想里一定要让单于站在他自己这边。

不过他对单于到底是否能站在自己这边心里也没什么底，虽说单于在广州的时候已经很明显的向他表示了投靠之意，可是今时不同往日，此刻的单于身上挂着诸如“总理关门弟子，汪主席、廖仲恺最欣赏之青年，郭松林的智囊”等等耀眼的光芒，虽说在 KMT 内自立门户稍嫌不够，但也有了明哲保身的本钱。

“对了，校长，敢问廖委员身体现在怎么样了？我在北方虽然知道先生无性命之忧，但是总是没办法得知具体情况。”单于见蒋中正半天没说话，便主动打破沉默，况且廖仲恺的身体情况也是单于非常关心的。

廖仲恺虽说在单于的提醒下稍微加强了警卫，从而得以在历史上那场必死的刺杀中逃得性命，但身体却因此垮了下来，不再能胜任繁重的工作，必须长时间的静养，甚至连散步这样的

简单活动每天也不能超过半个小时；可以说，廖仲恺这个名字尽管还是 KMT 的一块招牌，可他本人的政治生命事实上已经终结了。

蒋中正没有因为单于擅自发言而感到恼怒，反而很赞赏单于这么有情有义，叹息着说道：“仲恺兄的性命不碍，不过只怕也是好不了了，说起来也很不巧，你和仲恺兄刚前后脚；昨日我刚在此地送他上船，他夫人和医生都认为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应该彻底的脱离政治生活，到檀香山好好休养一段时间。仲恺兄临走之前还提起了你，认为你在北方为我们 KMT 很挣了脸面。”

听到蒋中正说廖仲恺性命无碍，单于也算是放下了一桩心事。借着这个由头，两人也就顺着廖仲恺聊开了，慢慢的就聊到了目前国民政府的政争上面了。

不过单于始终在聊天的过程中保持了对蒋中正足够的尊重和恭敬，和在广州时聆听蒋中正教诲时的表现别无二致。

“唉，文革啊，愚兄的日子不好过啊。”经过与单于的接触，蒋中正觉得眼前这个青年似乎对待自己还是如当初在广州一般无二，因此也不再兜圈子。

“怎么了？校长，刚才您说政府内有小人作祟，莫非有小人和校长为难不成？”单于恰如其分的表现出自己的不解和愤怒。

“仅仅是为难也就算了，有人是千方百计的想架空我啊，想把我摆到国民革命军总监的位子上，想把第一军这支最革命，最有战斗力，最忠实于党的部队攥在手心里。我真是太难了，夹在党内不理解我的同志与党外某些别有用心的中间，我一心为了党以及总理的事业没想到落得如今这个下场，如今我也心灰意冷了。要不是怕我走了你在北方孤立无援被人算计了，我真想一走了之。”蒋中正此时也不再单于面前端什么架子，反而在他面前长吁短叹，真是好一个忧国忧民，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校长啊！

“如今见你平安的回来，我也放心了，我准备近日内提出辞呈回浙江老家隐居了，你日后有空，还能记得起我这个校长老大哥的话，就来浙江见见我。”蒋中正此时完全是一副饱受迫害，心灰意冷的表情。

“校长万万不可有如此消极的想法！”不光蒋中正会演戏，他的学生演技也不差，尽管单于早就笑得快内伤了，可一听蒋中正说法立刻义愤填膺的站起来愤然说道。仿佛早就准备好一般。

“校长啊，我在北京就多次听总理表示您才是总理心目中最合适也最合格的接班人，您身上背负的可不光是您一个人的责任，还有总理、廖委员以及千千万万我党忠贞党员之期望！谁反对您谁就是反对总理，谁就是反动派！”

单于干脆放开了，在蒋中正面前继续慷慨激昂的说道，此时单于脸涨得通红，头上青筋清晰可见，双手握拳。若只看他的样子，谁不认为他已经激动的失态了？

“如今之中国如欲统一富强，复昔日汉唐雄风则舍我党其谁？！而能带领我党的则舍校长其谁？！学生弩钝，惟校长马首是瞻。校长，广州不是有小人在作祟吗？您就带着我们黄埔学生和他斗争，我到要看看，如今之广州，竟是谁家之天下！”

“有文革你这一席话，中正敢不从命？你说的不错，咱们师生就和他们斗一斗，看看这国民政府到底姓不姓国！”

蒋中正也被单于的一席话感染的激动不已，也站起来紧握着单于的双手豪气的说道。心中好不得意，自以为彻底把握住了单于这匹千里马。

单于在握手的时候也很高兴，看校长这个样子，等会自己提要求的时候恐怕他不大会拒绝了。

两人这番表演也真说的上棋逢对手，将遇良材，竟是旗鼓相当的局面。

***** 召 唤 收 藏 分 割 线 *****

收藏，收藏，滚来滚去要收藏。

PS：竞技类超级好书《光荣之路》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二回 心思

事实上单于这么慷慨激昂，这么迫不及待的选边也是有他自己的考量的。首先来说以单于的观察国民政府在军事上战胜因国际武器禁运而缺少重武器的北方各派势力并不困难，更别提北方在短短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连续经历了第二次直奉战争、五省联军倒奉、郭松林反奉、奉直鲁围攻国民军这几件大事，早已经人心思定了。

其次随着第三国际加大对华援助的力度，从在国民政府中层开始，对 C.P 怀有戒心或者说对苏俄扶持 C.P 不满的人也逐渐占据了多数。

也不要说 KMT 忘恩负义，实在是让一个烟台海军校肆业的 20 来岁的年轻的陆军少尉出任国民政府中将海军局长、C.P 在广州的万人农工集会上几乎是明确表示自己与 KMT 的不同等等这类的事情在国民政府、KMT 人眼皮子底下屡次发生，你让 KMT 人心里怎么摆得平？

因此在这种必须选边的时刻，任何的迟疑与保持中立的想法在这个时候都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因为根本就没有本钱来给单于保持这个中立。

而选那一边在单于看来至少在民国 15 年是没有悬念的，选择 KMT 左派？汪兆铭自己在不久之后都宣布下野出国。

选择 C.P，其实这个选择也不能说不行，过得惯过不惯组织生活先不说，就冲目前 C.P 里得势的张国陶这个人，单于都不会选择现在的 C.P。

“蒋羨云不背叛革命，我不姓张！”连党性极强，面对校长第一师师长、中将教育长的诱惑都毫不动心的蒋羨云都被他整得最后在战场上求死明志，单于觉得自己要是选了 C.P，搞不好会被张国陶直接拉出去枪毙。或者因忍受不了张国陶的变态心理而拔枪干掉张，再被蜂拥而至的警卫干掉。

蒋羨云这些人是在列强可以肆意宰割中华、外国人在中国飞扬跋扈中长大的，他们是中华百年屈辱的见证人、亲身经历者；因此他们为一雪华夏百年屈辱而追求国家民族之富强、独立的热情与执著已经到了为达到这一目标其他一切皆可抛弃、牺牲的程度，把自己都视作了献祭的祭品。

可单于不是这样的，他生活的年代虽然中华还没有能重现汉唐之辉煌，可国家国力强盛，国际地位也达到了近两百年所未有的高度，且时代饱尝了理想主义到达极致后的强烈副作用后提倡独立人格，自由思想。

他和蒋羨云们是有本质的不同的。而除性格之外，最大的不同是单于知道历史的走向，知道在不久之后在中华所面临前所未有的浩劫时，身在国民政府能为中华做更多的事情。况且他确实也没有信心选择 C.P 后他能顺利的活到浩劫来临之时。

至于建立第三势力再造共和这类的想法尽管很诱人，单于其实也很想，但是他所在的年代是民国 15 年，不是民国元年，更不是 1900 年。

因此这样的想法就当作一个美丽的梦想好了，在民国 15 年，公元 1926 年的中国，单于完全不认为这个梦想有实现的可能。

XX

“文革，说说吧，这次回来后想到那个部门去服务啊？”

蒋校长既然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自然也准备给单于胡萝卜了；他自认为自己不是那种只让马儿跑，不让马儿吃草的人。当然他对付那些吃夜草的家伙也是有雷霆手段的。

“学生还是那句话，一切听凭校长吩咐。”单于依然保持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模样，丝毫没有因为和校长进行了一场同志加兄弟的对话而放松；因为他知道自己面前这个校长最欣赏铁血军人的做派。

“我叫你说，你就说嘛；我说过的，在这个时候不要把我当作你的校长，而应该把我看做你的长辈、兄长。现在我不过是以兄长的身份关心一下自己小老弟的前途。”蒋校长对单于依然这么毕恭毕敬感到满意，如果说之前单于的恭敬还让他感到面前这个年轻人对自己的生疏的话，那么现在的恭敬就只能代表年轻人对自己的尊敬。

“那学生就说了，这次北方之行学生仔细观察了冯、郭两人的军队，对练兵有了一点自己的心得；如果真有机会的话，学生希望能实践一下这些想法。”既然蒋校长摆出一副长兄为父的姿态，单于也就不再客气，说真的单于也怕自己这位校长或者国民政府把自己分配到什么外交口、政治口去。

“哦，那你说说有什么心得？我看看你到底有没有这个资格带兵。”

蒋中正听单于说想带兵，很是高兴；因为单于的想法刚好与他的想法暗合。其实说起来蒋中正这次来找单于确实有一个窟窿希望单于能填上，也只有他去填，才能平息这场风波。

而这场风波的起因原自之前他看到第二师师长王懋功与汪兆铭以及苏联顾问走的很近，代理总顾问季山嘉甚至削减了黄埔军校的经费而给第二师提高了经费。汪兆铭也几次在政策上表现出对第二师的倾斜，且把原本决定给予广西方面第 7 军的番号给空了出来。

于是蒋中正以为现在把第七军的编制空起来，就是季山嘉、汪兆铭企图动员王懋功背叛自己扩编军队，建立第七军的预谋。

结果他当年在青帮养成的光棍脾气发作，硬是以“图谋不轨”为借口将王懋功扣押起来，

次日，将王押送赴沪。而在扣留王之后，旋即提刘峙为第二师师长。这件事在国民政府内部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汪兆铭以及季山嘉等人都非常不满。

因此在得知单于即将到粤后，他便动起了把单于这个 KMT 的明星人物安排到第二师担任副师长的脑筋，以此来表明自己将王免职是大公无私。何况单于不但因担任过苏联顾问们的翻译而与苏联方面有了点香火情，还在学校和 C.P 学员关系也不错；汪兆铭更是在回粤后多次表示自己对于单于的欣赏。把这么一个人安排在第二师，也能平息各方对他本人的不满。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在苏联顾问把毫无资历的李芝龙安排担任了中将海军局长后，推出一个有实绩的 KMT 青年明星干部担任副师长这一级别的职务来博取广大 KMT 右派的好感。

只是之前他拿捏不住单于还是不是自己人，如果不是自己人把单于安排在这个一个位子上那不成了前门驱虎后门进狼了？

因此他才特意赶到汪兆铭等人的前头来与单于接触，摸摸单于的底；接触后蒋中正肯定了单于是自己人，但是又对单于的军事素养不放心起来，毕竟单于在东征前就随孙总理北上，没有什么实际带兵经验，骤然把单于提到团长兼副师长的位置上会大出洋相。

因此听到单于说他在北方游历时有了一些练兵心得，这让蒋中正很满意，接下来就是要具体听听单于的想法，看看单于到底有没有真材实料。

***** 召 唤 收 藏 分 割 线 *****

这章真难写，删的比写的还多。唉，大家看在单于快当师长的面子上多多收藏吧。

PS：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人事安排可以提出来。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三回 安排

单于说自己有了一些练兵心得确实也并非信口开河。

他穿越前尽管只是一介平民，并没有专业的军事知识；可他高中就读的学校与军区大院比邻而居，最好的一个朋友就是大院子弟，大学读的是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在基层连队带兵；只要他修年假回家探亲时一定会邀单于出来喝酒谈天，单于耳闻目染之下也知道一星半点连营级部队带兵、练兵的知识。

当然若说他一穿越到这个时代就可以凭借这些一鳞半爪的三脚猫知识指挥一营一团那自然是天方夜谭；可经过黄埔军校半年的军事训练以及一年多北方观军心的再结合穿越前所知道的先进的步兵战术，单于至少在理论上可以保证他带出的部队不会逊色于目前国民政府训练最好的部队多少。

“既然校长垂询，学生也就放肆了。”蒋中正的要求正和他意，于是单于略微沉吟了一下，缓缓说道。

“学生以为北方势力中最会练兵的是国民军。士兵不但身体强健，而且特别勇敢，白刃战训练在国民军的训练体系里占的份量很重；学生以为这个很值得我们学习，因为白刃战训练不但有助于士兵的勇敢精神之养成，而且也加强了部队的组织性、纪律性。”

单于说的这些虽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但是蒋中正依然听得津津有味，点头示意单于继续说下去。

“而国民军的缺点是因为国民军缺少火炮、重机枪等武器，步炮协同很差，也比较迷信集团冲锋；且因为国民军有从士兵里提拔军官的传统，所以国民军基层军官学识见识要差一些。”

其实在单于的心里不光国民军步炮协同差，就是国民革命军的步炮协同也好不到哪里去。1933年长城抗战时某黄埔系抗日名将在日记里承认自己直到此时（33年）才真正学会重机枪阵地如何合理的设置。

“奉系郭松林部比起国民军来说，单兵素质上要差一些。可是由于奉系财力充裕，轻重武器在国内的军队里算是配置的很好的了，因此步炮协同上要比国民军好些；又因为郭部连排级军官大多数毕业于东北讲武学堂，至少也在讲武学堂里经过培训，所以基层军官的学识、素养要强于国民军。而奉系其他部队除了武器外什么都没有。”

“看来文革你还是很有了些心思的，不错。”蒋中正对单于这番讲话还算基本满意，至少从这几句话可以看出单于的军事素质还在水准以上。因为单于看似话不多，却句句说道点子上。

这个时代不是单于来之前那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他这几句话放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连当伪军迷都没有资格；可在这个信息传播缓慢的年代，他能说出这番话，在蒋中正眼中算是很敏锐观察力的青年了。

“文革啊，那你自己的心得又是什么呢？”蒋中正很明白看到问题和解决问题不是一回事，不过这个时候他的心总算放下来了，哪怕单于关于练兵的心得再怎么无稽，就凭单于这个见识，在二师当个副参谋长还是没有问题的。

把单于摆在副参谋长这个位子上尽管差强人意，但对各方也算能交代的过去。

接下来单于简单的向蒋中正交代了他自己结合后世带兵方法所总结出来的练兵办法，之所以说是简单介绍，一是因为单于对自己的这套方法到底管用不管用心里并没有底，所以不敢一下子全部交代出来。；

二来有些方法需要大量军械配置才能实现，以现在的现状来说，单于还没奢望自己就的蒋校长能满足自己的要求；

更何况还有些方法在这个时代看来也太过先进，不像是他这个份位，这个年纪的人能总结出来的。多智而近妖的道理单于可明白的很。

但是就单于简单介绍的练兵方法就让蒋中正眼前一亮，虽然蒋校长很难说是一名合格的战略指挥家，但勉强算是一名基本合格的中级步兵指挥官。而单于所说的一些方法他一听就知道能迅速增强基层连队的战斗力，而另一些方法虽然实际效果不知道怎么样，但是听起来确实很有道理。

行万里路果然强于读万卷书啊，但是别又是一个钱大均吧。蒋中正一面在心里肯定了单于这次北方的经历让他成长很多，一方面又担心单于像钱大均那样强于理论拙于实践。同时他也很想知道单于的这套方法到底能否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来还是先让他练练第六团这个第二师里战斗力最弱的团看看，至于惠东升只好委屈他一下了。

蒋中正在心里暗自有了决断，不过脸上并没有表现出来，只是不置可否的对单于说道：“文革啊，你旅途劳顿，一路上很辛苦了。今天还是早点睡吧。”

单于虽然对自己的校长前热后冷的态度摸不着头脑，不过还是很恭敬的告辞了出来。

到底会不会让我去带兵呢？单于回到房间躺在床上脑子里还在思考着这个问题。说实在的，在见识过国民军、奉系郭松林军后，单于确实很想实践一下自己总结的一套练兵方法。不过此时的他可没有想到几天后一个天大的馅儿饼就砸到了自己头上。现在的他只要有一个营带就已经很满足了。

第二天一早，单于就跟随着蒋中正离开香港返回广州，船还没到码头，单于就在甲板上隐约看到码头来了许多人。

看起来码头上虽然说不上人山人海，锣鼓喧天；但是也算颇为热闹。

这让单于有点受宠若惊了，心里也很是担心，怕有木秀于林之忧。蒋中正在旁看见七情上面的单于，心中哪里会不知道他此时的想法。也不说破，只一语双关的对单于轻声说到：“文革啊，我的学生里连海军局长都出了，你这个有功之人收这点虚热闹有什么大不了的，也没有要紧的人物来。”

单于听蒋中正的话很有道理，于是也放下心里。是啊，有个中将海军局长在自己前头自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自己不过得到点场面上的热闹而已。

船到了码头，单于仔细一看，迎接他们的人虽说不少，确实没什么重要人物，政府方面多是一些二三流的人物，反而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来的多些，不过自己在军校相处的比较好的一个没来，来的多是二、三期的学弟；剩下的就是些新闻界的记者。

人群看见蒋中正与单于下了船都拥了过来，这个场面单于不方便与同学叙旧，只站在蒋中正身后与前来迎接的人们相继握手。不过姿态确放的十二万分的低。

而面对记者要求单于讲点话的请求，单于也很明智的将机会让给了自己前面的校长。蒋中正也不客气，当即就在码头进行了有关“忠诚与荣誉”的演讲，不用说自然是博得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蒋中正讲完话后就以自己有事，单于旅途劳顿为理由乘车离开了码头，单于只好对来迎接自己的人们说声抱歉就随蒋中正钻进了汽车。

“校长，咱们这是去哪啊？”坐在车上的单于好奇的问道。

“先送你去休息。然后我还要赶回政府去开个会。”

***** 超 级 渴 睡 分 割 线 *****

尽管邻近黄金周特别忙我是知道的，可没想到忙成这样。从我昨中午开始就一直忙到现在，

昨晚都是在办公室对付了 4 个钟头。

这章都是昨天到今天见缝插针的码下的，有点对不住大家了。但是我实在太困了，不说了，先睡了，刚才码字差点睡着了。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四回 同党

蒋中正并没有欺骗单于，他确实和汪兆铭以及季山嘉有事情要谈，其中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关于单于的工作安排。因此蒋中正把单于送到国民政府招待所休息后立刻就赶往了国民政府。

蒋中正来到汪兆铭的办公室的时候，代替鲍罗庭担任代理总顾问的季山嘉还没有到。

汪兆铭见蒋中正进来，显得很热络的招呼蒋中正坐，又特意吩咐秘书给蒋中正倒开水。

“谢谢主席，谢谢主席。”

见汪兆铭如此热情，蒋中正也恰如其分的表现出一个下级对待上级客气时应有的礼节。依然是把腰挺的笔直的坐在沙发上正襟危坐。

“中正兄，我们之间还需要这么客气吗？我这个主席不过就相当于一个召集人而已。”汪兆铭在秘书退出去后在蒋中正面前把姿态放的很低。

“主席这说的什么话，俗话说的好蛇无头不行，我们作为革命者可以不讲究尊卑，但是上下级之间的尊重还是要讲究的。我这可不是什么客气，而是对主席的尊重。”蒋中正一丝不苟的对汪兆铭说道。

“中正兄啊，我可不光是主席，也还是黄埔军校的党代表啊。今天既然议的是军事，又与军校学员有关，那么我就不是以主席的身份，而是以军校党代表的身份。”汪兆铭见蒋中正似乎还是带着些情绪，也不在意自己主席身份，再一次把姿态放低。

不得不说，汪兆铭这个人确实是一个很有风度的人。

“既然兆铭兄这么说，那中正就恭敬不如从命。”蒋中正见汪兆铭一再示好，也确实不好在这么僵着，毕竟今天他的打算到底能不能如愿很大程度上也需要汪兆铭的配合。

汪兆铭见蒋中正终于回应了自己的善意也经不住松了一口气，他也真怕蒋中正无赖脾气上来了，搞得大家都不好下台。他再怎么也说掌握着目前国民政府最强的一支部队。

“中正兄啊，小家伙怎么样了？说起来我也有大半年没见他了；要不是政府最近事务繁忙我脱不开身今天我也去码头接你们去了。”

汪兆铭为了进一步缓和两人之间的气氛，把话题扯到了单于头上。

“还不错，很有了一些阅历的模样，说起来也多亏了兆铭兄的教导啊。”蒋中正话里话外完全以单于老大哥自居。

对单于这个最近的明星人物汪兆铭心里也有着他自己的算盘的，他自认在北京时两人交流的很好，对掌握住单于很有信心，也没把蒋中正的这话外的意思放在心上。

不过汪兆铭这个话题也确实选的很好，两人聊了一回，之前隔在两人之间的那种淡淡的疏离感表面上看似乎是消失了。

正在蒋中正想就单于之后的安排提前和汪兆铭通通气的时候，代理总顾问季山嘉以及他的翻译一推门进来了。

三人又是一阵寒暄。

三人先就国民革命军以及北伐问题就行了军事层面的交流，蒋中正认为目前北洋势力衰弱不堪，而国民政府与国民革命军则日趋壮大，湖南、广西相继来投。国民政府完全有能力在今明两年里北伐成功，彻底统一中国。而且目前国民政府以一省之地养这么多军队，财政负担实在太过沉重。

而季山嘉则认为现在国民政府表现上看起来拥有 9 个军，近 30 万军队，可国民政府真正能掌握的住的不过两个军，与其仓促北伐不如先花点时间对其他仅仅只在表面上服从国民政府指挥的军队进行再整顿，最起码要等到这些军队营、连、排级军官完全换成清一色黄埔军校学生后再进行北伐。

两人的观点都有道理，谁也说服不了对方。甚至最后两人都有一点意气之争了。

季山嘉认为蒋中正想尽快北伐是盲目乐观；而蒋中正则反唇相讥说，如果季山嘉能让苏联方面缓收甚至不收军火费用，那么他同意暂缓北伐，不然财政负担过大，政府无力支撑。（PS：苏联援助国民政府的军火物资除了第一批枪械外其他全部是收费服务，并且还规定国民政府必须使用苏联的燃油）

季山嘉则认为财政问题是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而不是蒋中正这个将军应该考虑的问题。

汪兆铭在旁边见两人越说越僵，再说想起恐怕就要动了意气，连忙岔开话题打圆场。

“不如这样，我们先解决容易解决的问题，先把单于的工作安排定下来再说其他吧。”

这个提议到也和蒋中正的胃口，于是他端起杯子喝了口水润两人润嗓子说道：“也好，我先说说我的意见，我觉得单于这个同志在北方表现的很好，为年轻人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以为像单于这样对革命忠贞的同志应该可以提到更重要的岗位上去。”

对单于也有些了解的季山嘉不反对蒋中正这个说法，出身苏联的他当然知道榜样的作用，于是他对蒋中正点点头说到：“我同意蒋将军的看法，那什么样的岗位算是更重要的岗位呢？”

“是啊，中正兄，你觉得把单于这样的人才放到什么样的岗位上合适呢？”汪兆铭也附和道。

“目前最重要的是军事，那么自然是把他放到军队里来才合适。”蒋中正相信汪兆铭是绝对不会否认他的说法的，因为他说的是老实话。

“这也有道理，那么季山嘉同志的意见呢？”汪兆铭在这种场合是不会冷落任何一个人的。

“我同意当前最重要的是军事，我个人觉得他担任国民革命军下面某个团的党代表比较合

适。”季山嘉认为单于毕业后就随孙中山北上，没有什么实际带兵经验，而且根据他挑起郭松林反奉一事的表现看，做思想工作也是比较合适的安排。

“季山嘉同志，我觉得团党代表的职务不足以发挥单于同志的特长，我觉得为了鼓励后来人，也为了表明我们政府是惟才是举，我觉得可以让单于同志担任第二师副师长的职务，反正刘峙担任第二师师长后副师长这个位子一直空着。

“什么？蒋将军你疯了吗？让一个从没有实际带兵经验的年轻人担任副师长的职务？！”季山嘉对蒋中正这个提议感到不可思议。

汪兆铭在刚听完蒋中正这个提议时也觉得难以置信，但是转念一想，觉得蒋中正这个安排并不是那么难以接受，毕竟他和单于在北京相处的很愉快，单于也很尊敬他，他觉得自己可以通过单于把触角伸到第一军这支蒋中正视作私人领地的地方。跟着主席和跟着军长谁更有前途汪兆铭不认为单于会看不出来。

“既然我们可以任命一个烟台海军军校肄业，甚至从没有在海军里有担任过炮舰长经历的陆军少尉担任中将海军局长；那么我们任命一个陆军上校担任副师长又有什么问题呢？季山嘉同志？”季山嘉的话简直等于给蒋中正递刀子，他可是对李芝龙的任命一肚子意见，在国民政府提升他为陆军上将以前的一段时间里他的军衔甚至比李芝龙还要低。

一提到李芝龙，季山嘉就没那么好反驳蒋中正了，李芝龙这个任命即使在季山嘉看来也确实稍微荒唐了点。

“蒋将军你要知道，国民政府的海军和陆军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能这么草率。再说，单于什么时候成为了陆军上校？”季山嘉自己都觉得这话很没有底气。

“季山嘉同志，这个可能你忘记了，就由我来回答吧。”汪兆铭一听蒋中正提起李芝龙，出于同为 KMT 的立场，也觉得有那么一点解气。

“单于毕业时因为要担任孙总理的侍卫官，所以临时授予了少校军衔；后来转到国民军时又因担任国民军干部学校政治部副主任而被冯焕章将军提升为中校，而这个任命国民政府是认可的。而最后郭松林将军又提升单于为上校联络参谋，这个任命我们也是认可了的，算是作为我们对单于同志的一种表彰。”

“好吧，就算我们认可了单于这个上校，可是难道不能安排他做回在郭将军那里时的职务吗？或者安排他负责政府的警卫工作也可以啊。”季山嘉确实不是针对单于，只是觉得让一个没有带兵经验的人做副师长太儿戏了点。

国民政府的海军与陆军完全不同，这话季山嘉没说错。

“季山嘉同志，我个人以为既然我们可以越级提拔李芝龙同志，那么我们给单于同志一个符合他军衔的职务也是完全合理的。”不得不说季山嘉真的不会说话，他这么说完全挑起了汪兆铭作为一个 KMT 员的敏感神经。

C.P 的少尉做得海军局长，我们 KMT 的上校就做不得副师长？没这个道理！汪兆铭在一瞬间很想把这些当着季山嘉说出来。

蒋中正听汪兆铭出来主动解释单于军衔问题，就知道汪兆铭基本认同了自己的提议，而看

汪兆铭后面那一句话就知道这件事定下来了。不过他打算把季山嘉得罪太死，而且作为一名军人，季山嘉有的顾虑事实上他也有。

“主席，季山嘉同志的顾虑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不如我们先让他带一个团看看？陈继承的第六团在第二次东征时消耗很大，现在士兵基本上是新补充的。不如我们先让单于担任第六团团长，给他三个月时间看看他能不能把第六团训练出来，如果能把第六团带好那么我们再任命他为副师长。”

“恩，蒋将军这个提议很好，不过惠团长怎么办？陈团长的副师长怎么办？”季山嘉没想到蒋中正到最后能给出这么一个比较合理的建议，虽然他并不满意，但是他也知道自己刚才的说法有点触动了 KMT 人的神经。

“惠团长不如就安排他做副参谋长，陈继承担任参谋长兼第四团团长好了。”蒋中正想了想说道，反正惠东升自己并不喜欢。

“可以，我没有意见。”季山嘉想了想，认可了蒋中正这个提议。

此时蒋、汪两人四目相对，不禁相视一笑，在刚刚两人真感觉的都是 KMT 人而同仇敌忾的那种默契。

“单于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再回到北伐问题上来吧。”

蒋中正更讨厌季山嘉了。

***** 召 唤 收 藏 分 割 线 *****

今天又搞到 9 点才下班，对不住大家了。实在没时间多写。

老少爷们，多收藏点吧。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五回 同学

正在蒋中正等人已经决定单于将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师第六团团长的時候，单于正在国民政府招待所的房间里奋笔疾书，撰写着结合了后世先进训练方法的练兵大纲。

他虽然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去的地方，但是在车上蒋中正已经向他透露了不会安排团以下的职务给他。

这个消息对于单于来说无疑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惊喜。而正是这种兴奋感使得他才到招待所就迫不及待的让人给他找来笔和纸开始工作起来。

正当单于写的入神的时候，门外传来了敲门的声音，单于打开门一看，原来是在自己在军校的同学胡宗南、贺衷寒、杜聿明、关麟征等四人。都穿着军装，从军衔上看最高的应该是胡宗南，此时的他刚被提拔成上尉连长不久。不过单于也注意到了一个小细节，这些同学里没有一个是 C.P。

想到一年前自己随孙总理出发的时候两派同学虽然信仰不同，但是私下相处还是不错的，经

常能在广州街头两派同学把臂同游，没想到一年后已经到了如此地步。

不过单于虽然在心里暗自叹息，不过嘴里还是非常热情的。

“哎呀是你们啊，我是你们怎么那么没良心，我回来都不到码头接我，原来都跑到这里来堵我了，快进来，快进来。”

“文革，你这话没良心啊，你以为我们不想来吗？我们和二、三期的学弟不一样，他们是被组织去的，我们这些人的部队驻地都不在广州，像寿山兄，他可是专门请假又走了十几里路来看你的，你小子，还在这里说三道四的！”贺衷寒在单于没走时和胡宗南两人算是和单于相处的比较愉快的，因此也不怎么和单于客气。

单于一面安排他们坐，一面叫招待所的服务员给他们倒茶，嘴里也不闲着。

“哎呀，这么说岂不是小弟我的错？那好，今天晚上我请吃饭赔罪如何？”

“文革，你别听君山胡说，我部队就在黄埔岛附近，其实也不远；你大老远的回来哪里让你请吃饭的道理？”胡宗南看上去和一年多前没有多大变化，唯一不同的可能是现在的他颇有点神采飞扬的意思

“我说老胡啊，就让单于这个财主请客又有什么不好？他在北方那些军阀肯定给了他不少钱。”关麟振还是老样子，大大咧咧的。

“雨东你胡说什么啊，什么叫军阀给文革不少钱？这话传出去可是要给文革惹麻烦的。”杜玉明听关麟振话说的有点冒失，连忙提醒道。

“哎呀，你这么小心作甚呢？明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嘛。”关麟振不以为然的说道。

“雨东啊，光亨这话说的没错，你话的确实有点不妥，这要是传到 C.P 的耳朵里又给他们口实了。”贺衷寒算是点破了为什么关麟振的话传出去会给单于惹麻烦。

“不至于吧，不过就是一句玩笑话，衷寒兄你多虑了。”单于知道这个时期两派斗争比较激烈，但没想到已经激烈到这个程度。

“文革，你才回来不知道，现在的广州和一年前已经完全不同了，C.P 飞扬跋扈的很。不信你问问寿山他们，我们这些 KMT 哪个没受过 C.P 的气？”

贺衷寒这话才说话，关麟振三人都沉下了脸，胡總南、杜玉明还矜持些，不过默默的点点头，关麟振则接过贺衷寒的话诉起苦来，简直算是破口大骂了。

单于见关麟振越说越激动，声音也不断放大，连忙岔开话题。谁知道今天还有多少人找自己，别等会儿让 C.P 的同学在门口听见。

单于这一打岔，关麟振也就不再往下说了，单于谈了些他在北方的见闻，而胡總南等人也向单于介绍了二次东征以及广州平叛的情况。说道几次战役中牺牲的同学时大家也都叹息不已。房间里的气氛一时之间有点低沉。

正在这个时候，又有人敲门了，单于打开门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单于在黄埔军校最好的

朋友蒋先云。

“寿山你们也在啊？”蒋先云没想到胡總南等人比自己早到一步。

而见到蒋先云，胡總南等四人脸上的神情都不是很好看。而单于则连忙招呼蒋先云进屋。

“我们还有点事就先走了，文革过几天我们再聚吧。”贺衷寒不想和蒋先云多接触，见单于把它招呼进屋，也就和胡總南等人起身告辞了。说起来单于和蒋先云、李芝龙两人关系最好，当然愿意贺衷寒等人离开，不过面上还是做出十二万分的不舍。

见贺衷寒四人执意要告辞，也就顺水推舟的请蒋先云在房间里暂坐，把四人送出了招待所。在招待所门口，贺衷寒握着单于的手说道：“本来是想请你吃饭的，没想到蒋先云也来了，只好改天了。文革，别怪我多事，你要小心蒋先云他们这些 C.P 啊。”

单于也不好说什么，对四人点点头，一副了然的样子。

看着贺衷寒四人的背影消失在街角，单于这才苦笑着摇了摇头朝招待所内走去。回到房间里就看见蒋先云双手枕着头仰躺在单于的床上闭目养神。

“巫山啊，你到底是来见我的还是跑我这里补眠的？”单于见蒋先云一副悠哉的模样，一面关门一面打趣道。

“刚刚贺衷寒是不是要你小心我们 C.P？”见单于进来了，蒋先云睁开眼睛，坐了起来。

“高，实在是高，你可以去西关摆摊子算卦了。”单于见蒋先云霸占着床，便拉过一把椅子，一屁股坐了下去。

“去，什么摆摊子啊，贺衷寒他们那一套我又不是第一次见识了；不说他们了，你在北方一年有什么心得没有？”蒋先云在单于面前也总显得特别放松。

“心得？那方面？”单于觉得蒋先云这话问的很奇怪。

“不拘哪方面啊，就是各方面的心得啊，你在北方搞出那么大的事情难道就没有点心得？”蒋先云随性的说道。

“你真以为郭松林倒奉是我搞出来的？我可没那么大的本事，充其量也就是牵线搭桥而已。至于心得嘛，确实有一点点心得，不过我为什么告诉你，除非你请我吃饭。”

单于与蒋先云两人的聊天可比之前和胡總南等人聊天轻松多了，两人天南地北无所不聊，不管是单于还是蒋先云都觉得在对方面前没必要伪装自己，当然不该说的，不该问的事情两人也聪明的回避了。

“对了，在田怎么没和你一起来？”聊了半天，单于突然好奇的问道。

“在田啊？他现在是海军局长了，贵人事忙，怎么会和我一起来？”蒋先云听单于提起李芝龙，本来微笑着的脸一下子就阴沉下去了。

单于见蒋先云脸上的表情就知道肯定是李芝龙当上海军局长后和 C.P 疏远了，甚至不在像

一个 C.P 了。这到不是他见微知著到了这个地步，而是这些事情在后世的研究资料里汗牛充栋，因此蒋先云脸色一变，单于就明白了七八成了。

说来也巧，单于今天颇有点乌鸦嘴的潜力。

“文革在吗？”门外随着敲门声以外，还传来了李芝龙的声音。

***** 极 度 渴 睡 分 割 线 *****

我又对不起大家了，今天下班比较早，本来想多码点出来，可是这几天没休息好，现在眼皮直打架。只有看明天能不能再早点，能在 6 点下班。

小声说一句：还差 60 就 5000 收了，大家捧捧场吧。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六回 任命

“长官，真的不要我送您进去？”

“不用了，谢谢你了，回去告诉你们李局长，今天真是谢谢他了。”

单于谢绝了李芝龙的勤务兵的好意，看着勤务兵将车子开走后，单于自己也转身向招待所内走去。

在回招待所的路上单于还在不停的摇头，没有想到自己离开了一年，李芝龙和蒋先云的关系搞得那种地步。

不过李芝龙的变化也有点出乎单于的意料，不但夫妇俩带着勤务兵而且衣着光鲜；给他接风也安排在西关最好的酒楼；别说蒋先云这个党内同志看不过眼，就是单于看来也确实有点点得意忘形。毕竟他们这些黄埔一期生一年多前还穿着草鞋，住在草棚里。

而且李芝龙的谈话里动辄就提到他与海军那些人关系多好，他们在李芝龙结婚时送了多少时髦家具、衣物。

吃完后蒋先云说自己有事先走了，而李芝龙却竭力邀请单于去他家里坐坐，单于不忍心驳他的面子跟着他们夫妇俩到了李芝龙的家参观了一番。

房间里的陈设在单于看来自然是老土的很，可是单于毕竟走南闯北了一年多，多少知道点现在的中国社会现实，知道像李芝龙家的这些陈设即使放到上海、北京这些地方也是家境很好地人家才能摆得起的。结合他的背景，他一年前还在穿草鞋住草棚的往事不让蒋先云这样的党内同志以及胡宗南那些党外人士有看法才怪。

自己已经非常明显的提醒李芝龙要注意木秀于林的问题，可惜李芝龙还是那副老样子，根本听不进去。

难怪后来出来中山舰事件后 C.P 也没有尽力帮李芝龙洗刷冤情，生生让他背下了这么大一口黑锅。

单于边走边在心里为李芝龙叹息。

单于来到自己房间前，看自己的房间内隐约有灯光射出来，心里觉得奇怪，推门一看，原来蒋中正和原黄埔军校的战术教官刘峙已经坐在单于的房间内聊着什么了。

“校长好，刘教官好。”

见到他们两人这么晚还在等自己，单于知道多半是为了自己的工作安排，所以连忙向两人敬礼。不过穿着西服的单于行军礼，看上去多少有点滑稽。

“哦，文革回来了，坐。”正在和刘峙聊天的蒋中正看见单于推门进来，温和的招呼道。

“文革啊，好久不见了啊，恩，很不错啊。”反而是刘峙上下打量了单于一番，不过目光却有一股说不出的问道，让单于觉得有点奇怪。

“不知道校长与教官找我，我刚刚和同学们出去吃饭了，真是对不起。”单于连忙向蒋中正二人道歉，再怎么能让自己的两个上级等自己几个钟头也不是什么好事。

“不必道歉，我又没有通知你我和你的教官要来，有什么可道歉的。”蒋中正还是一副和颜悦色的模样。而刘峙则在一边赞同的点了点头。

“今天我来这里找你，一来呢，是通知你一下你今后的工作安排；二来了，是让你的教官来面试你，他要是觉得不合格你的工作可就泡汤喽。”蒋中正很难得的开起玩笑来。

“校长您的意思是今后我要到第二师服务？”刘峙升为第二师师长的事可是一件大事，他刚刚和李芝龙、蒋先云吃饭时李芝龙还提起了这件事，因此单于一听蒋中正说要刘峙来面试自己，就知道自己多半被分发到了第二师。

见单于这么机灵，蒋中正和刘峙也笑了起来，刘峙笑着对蒋中正说道：“总司令，就冲他这份见微知著的机灵就知道一定是个合格的军人，我看这面试就算他合格了吧。”

因为蒋中正担任过东征军总司令又担任过平叛军总司令，所以刘峙就以总司令称呼蒋中正。

“不行，不行，文革聪明是尽有的，可要做你的副手可不是光有聪明就可以胜任的。重器不可轻授，还是再考考他。”蒋中正虽然觉得单于反应让他很满意，但是依然笑着否决了刘峙的提议。

副手？那不就是副师长了？不会吧，真有这样的好事落在我头上。单于听蒋中正说准备唐自己做刘峙的副师长，在心里欢喜非常。当然不管心里怎么暗喜，嘴里还是谦虚着。

“不行，不行，学生才疏识浅，怎么能担当如此重任？不行的，不行的。”

“怎么不行，你在船上不是对带兵很有一套自己的想法吗？要知道你可是我党少有的有为青年，又在北方为我党立下大功，为什么不能当这个副师长？李芝龙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子能做海军局长，你怎么就不能当第二师副师长？革命的青年就是要有点当仁不让的精神。”

蒋中正刚才还笑着对刘峙说单于未必能胜任副师长的职务，可单于一谦虚蒋中正脸一板，认为单于做副师长没有任何问题。

“是啊，年轻人谦虚是好事，可是也不能妄自菲薄嘛。再说我既然是你的教官，以后有什么事我会替你盯着的，放心吧，没事。”刘峙也在一旁顺着蒋中正的话说道。

“当然，你也不要以为有你的教官为你保驾护航你就可以顺顺利利的做这个副师长；你要先去第六团做团长，三个月后我和你的教官会到第六团来考察，如果到时候考察不过关，别说副师长，团长你也没得做。”蒋中正很严肃的对单于说道。

啪一声，单于两腿并拢，又向蒋中正与刘峙行了一个军礼，也很严肃认真的对两人说道：“请校长和教官放心，学生一定克敬克勤，三个月后要是没通过二位师长的考察，别说团长，就是营长、连长学生都没脸做，甘愿到部队做一个小兵。”

“恩，不错，年轻人就是应该有这么点志气。”蒋中正听单于这么说，满意的点了点头。刘峙也在一旁做赞赏状。

“不过光有志气是不行的，今天当着我和你们师长的面，你说说你下到部队后准备怎么做啊？”蒋中正想着再考察单于一下。

单于走到书桌前打开柜子，把自己草拟的训练大纲双手恭敬的递到蒋中正面前说道：“学生开始没想到如此受党的栽培，只草拟了一份连营级别的训练大纲，还请校长和师长过目。”

单于没称呼刘峙为教官，而称呼师长，是正式把刘峙看作了自己的上级。

单于这么快能拿出书面训练大纲这让蒋中正和刘峙感到满意，不管这份训练大纲到底实用与否，至少表明单于是有做准备的。

“好，我先看看”蒋中正接过单于的训练大纲，仔细的看了起来。单于和刘峙都发现蒋中正正在看的时候几次似乎想拍桌子叫好，随即又克制住了。不过蒋中正看这份大纲却越看越仔细起来。

过了好久，蒋中正这才抬起头，深深的看了单于一眼，又转过头一脸平静的对刘峙说道：“经扶，你看看文革这份训练大纲。”

“写的好，写的好！精当！高妙！”刘峙不像蒋中正那么能克制自己，才看了没一会就大声称赞起来。

“师长过奖励，纸上谈兵，当不得准的。”单于连忙谦虚道。

“什么话，是不是纸上谈兵我自信双眼未瞎，还是看得出来。你这份训练大纲比苏联的训练大纲还要好，要真是能练出这样的部队，那别说北洋军阀，就是日本人也不怕了！”

刘峙这个人虽然指挥作战没什么本事，但怎么说也是保定军校毕业，连队级的训练大纲写的好与否他还是看得出来的。

***** 感 激 的 分 割 线 *****

已经 5005 收藏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只可惜这个星期实在太忙，不能为大家多码几章。不

过下个星期事情应该做完了，孤行会多多码字来感谢大家的支持的。谢谢大家。

收藏，请大家继续收藏。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七回 说明

“文革啊，你这份计划从纸面上看是挺好；不过就是费钱了点。按照你的计划搞一个连所需的花费都够维持一个营的了。”蒋中正正在旁边插了一句话。

蒋中正虽然在后世被讥讽为根本不会指挥打仗，但公正来说他毕竟是在军队里干出来的，特别是对营、连这个级别的部队的管理算得上一个行家。

冷静以后一下子就想到了单于计划里的最关键之处，也是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费钱。

单于对蒋中正能提出这个问题并不奇怪，毕竟他在后世读过蒋中正的一些演讲稿，虽然其中大部分看起来都空洞无趣，但是在涉及部队卫生、营房建设、枪械储存等部队日常问题的方面堪称内行。

更何况单于在后面也总结了完成训练大纲所必须的花费，见识过国民革命军、国民军、奉系军队的他也知道这笔钱花的确实很多。

“那要不然我把训练大纲删减一下，按照目前部队的维持费用重新做一个训练计划？”单于摸了摸鼻子，信心不足的对蒋中正说道。

毕竟按照后世的标准训练一个步兵连队的开销足够维持 4.5 个步兵连队了。这还是按照第一军的标准，如果放到粤军或者李福林的福军，都可以维持足足六个步兵连队了。

“文革你不要这么想，这点款子你校长还能挤得出来。目前你不要胡思乱想，争气点练好你的六团。”

蒋中正可比单于想得远。虽说单于这个计划花费是大了一点，这点款子要他挤也确实比较麻烦，但是单于是他力推的，如果单于不能唱出好戏给大家看，那他的损失可比这一点款子大得多。而单于能不能只捧场不坍台他心里也没底。

正因为如此他才会这么晚还和刘峙在单于的房间里等单于回来。所以在看到单于有了全盘计划，而且计划从纸面上看还很行得通的时候，他这才终于放下了一半的心。他当然不肯单于删减计划了，不但不准删减，他还准备多给单于一些款子，务必保证单于绝对成功。

不过这些蒋中正也不想跟单于说，只打算等会再多叮咛刘峙，刚才刘峙有几句话味道不怎么对，他也听出来了。

“那太好了，校长，学生保证三个月后六团将成为国民革命军里训练最有素的模范团队。”单于听蒋中正说要他不操心后勤的事情，真是非常高兴。

他训练大纲运动量有多大他自己可是非常清楚，不让士兵具备足够的体力别说士兵吃不饱出操要打他黑枪。就是不打他的黑枪，体力跟不上大运动量的训练只会把士兵练垮，练死。

“好，好，好，文革你要为我这个校长争气。”蒋中正对在自己面前显得有点激动的年轻人

非常满意，连说了三个好字。

“文革啊，我这里到是有一个问题，你的这个训练大纲是为营、连级别的部队准备的；可如今你升了团长，你准备怎样在团里实施你这个训练大纲啊？这个训练大纲在我看来连、排的主官是关键，这些人不帮忙，全团一千多号人，你一个个连的话，非把你累死不可。”

此时的刘峙还不是未来的那头猪，虽说才能平庸，可还不至于像后来专业知识全被漫长的灯红酒绿的生活给腐蚀掉那样无能。他仔细思考后也看到了单于训练大纲中的问题。

“师长，属下是这么想的，既然属下蒙校长与师长不弃，做了团长，那么我准备在第一个月把三个营的营长、连长、排长都集中起来，由我先把训练大纲给他们做一个介绍和说明；同时这一个月只加强士兵的体能训练与思想工作。等营长、连长们通过一个月的学习都掌握了属下的训练方法后，从第二个月开始才正式实施这个训练大纲。”

单于对刘峙的这个问题早已经思考过，因此现在胸有成竹的对刘峙说道。

“恩，不错，但是我不明白文革你为什么要加强士兵什么思想工作？这是什么意思？”刘峙对类似思想工作这类 C.P 属性的名词显得有点抵触。

“哦，学生是想通过诉苦会等活动激发士兵们的主动性，把要我练变成我要练。这样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其实也不是学生异想天开，冯焕章的国民军在很久以前已经在搞这一套了。”单于不慌不忙的向刘峙解释道。

“恩，冯焕章这人虽然两面三刀，不过练兵还真有一手，看来你也学到不少啊。”刘峙一听这招是从冯焕章那里学来得脸色好了不少。

“好了，时间也不早了，文革啊，你今天早点休息，明天一早我派人接你到第二师师部报道。”蒋中正在一旁觉得单于做事还算是有条法，心事也放下了一大半，于是就招呼刘峙准备离开了。说起来在单于这里也耽搁了不少时间，蒋中正现在可还有一大堆的事情正在等着他呢。

“校长，学生想问一下，第六团的惠团长是怎么安排的呢？”单于见蒋中正他们和自己说了半天话却没有提到一件重要的事情就要离开，心里一着急就婉转的说了出来。

别小看这个问题，惠东升可是单于他们这些黄埔学生的长辈，当单于他们还在黄埔学站军姿的时候，惠东升已经当上了营长，第二师建立后他从营长、团副、团长这么一级级干上来的，在第六团可谓根深蒂固。结果现在他的职位无缘无故的被单于这个空降兵给抢了，心里肯定不舒服，要是他还留在第六团的话指挥他第六团的老部下给单于为难的话，就让单于很头痛了。因此哪怕是得罪人，单于也非得当面说开了不可，不然以后的工作没法展开。

蒋中正听了单于的话与刘峙对视一眼，又转过头来看着单于意味深长的说道：“我还怕你年轻人抹不开脸说这个事情呢，总算通过了我和你教官对你的考验。”

听蒋中正这么说，单于窘迫的红了脸，说起来抢了别人的职位又想赶别人走的想法确实有点不太对头。他也害怕蒋中正与刘峙对他有什么别的想法。

看见单于面露惭色，蒋中正正色对单于说道：“文革啊，你不要不好意思。我和我的教官身为你的师长，又都是带兵的人，你的顾虑我们还不清楚吗？我们就是想看看你老实不老实，能不能当我们面说出来。要知道兵者，是生死存亡之道，是不能不小心谨慎的。更不能存了温良

恭俭让的心思，你能说出来这很好，你不要怕我和你刘师长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单于听蒋中正这么说，心里长出一口气，放下心来。

蒋中正顿了顿，见单于神色如常了又接着说道：“这件事你刘师长已经安排好了，就让刘师长说给你听。”

刘峙见单于转过头来好奇宝宝似的看着他，微微一笑说道：“惠团长劳苦功高，我已经绝对提升他做我的副参谋长，总司令已经同意了；至于团里其他干部嘛，前段时间第四军张军长对我说第四军缺干部，我已经从第六团选派了一些人到第四军去工作。现在第六团上上下下都是你的同学和学弟，你要好好的带领他们。”

“谢谢校长，谢谢师长，谢谢。”

见蒋中正与刘峙已经安排好一切，在彻底的放下了心事也不禁暗自感激蒋中正为自己所作的一切，因为这么一来妨碍自己掌握第六团的外部因素已经完全去除了，而没有了这些因素的影响，单于绝对有把握牢牢控制住这个第六团的。

“好了，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明天一早我派你的团副也是你第一营的营长开车来接你去第六团的驻地。记住总司令的话，好好练兵。”

刘峙与蒋中正说完就起身走出了单于的房间离开了招待所。

单于终于可以安安稳稳的睡一觉了。

果然第二天很早就有人敲响了单于的房门。

“国民革命军第二师第六团一营营长奉命前来报到！”

“来了啊，快请进，快请进。”

早已睡醒并穿戴整齐的单于连忙打开门。

只见来人穿着整齐的军长，手里还拿着一套崭新的军服，恭恭敬敬的站在门口。

“原来是振西你啊，你也是，这么久不见居然开起老同学玩笑来！”

单于见原来这个国民革命军第二师第六团一营营长居然是自己军校一期的同学，紧绷的神经也放松了下来。

他开始还真有点忐忑不安，不知道自己的副手好不好相处；那知道居然是自己在军校里为数不多比较能谈得来的朋友。

这个人同时也是黄埔军校里为数不多的几个正牌子大学生之一，曾就读于广州法政大学。

*****分割线*****

大家猜猜他是谁？

请大家多多收藏吧，这半个月没推荐的可能惨。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八回 到任

“振西，没想到一年不见你居然做到营长兼团副了。这下可把胡寿山比下去了。”单于对这个许久不见的老朋友非常的热情。

“说起来这还是托了你的福。况且我这个营长兼团副也才做了一天而已。”罗奇摘下硬壳子军帽，挠了挠头不好意思的说道。

“托我的福？这话怎么说？”单于听罗奇这么说似乎知道了些什么。

“嗨，其实没见你之前我也纳闷的很。自从你走后你知道我们这些一期学员基本上都被分配到教导团，后来部队扩大了我就被分到第二师。本来到昨天为止我还好好的在六团做着我的参谋，结果昨天傍晚时刘师长突然到团部要惠团长把我们团连级以上军官都集合到团部开会，结果师长等我们都到齐了就宣布了惠团长升任师副参谋长的任命，不但如此还把惠团长那几个得用的营、连长都调到第四军去了。”

罗奇说到这停顿了一下，喝了口茶，又看了看单于，见单于还是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样，便继续说道：“当时我还以为出什么事了呢，真是吓得够呛。可还没等我回过神，师长又宣布提升我为六团的团副兼一营营长的任命。这下子我彻底懵了，等我糊里糊涂的送师长以及惠团长，不，惠参谋长离开团部的时候师长又让人留下一部车，说是要我今天上午带着新军服来这里接新任团长。我本来还以为是谁这么大来头，居然让师长这么大动干戈，没想到原来是你啊。”

说完罗奇还搞怪似的朝单于瘪了瘪嘴。

看着罗奇一副“你这个好命小子”的表情，单于忍俊不禁的笑道：“喂喂，振西，你小子醋坛子打翻了吗？真是的，要知道你现在也是副座了哦。”

“得了吧，文革。我这个副座可是托了你这个团座的福气，这我清楚的很。咱们先别忙着说笑，你先把军装换上吧，老实说你穿着一身西装我叫你团座真的有点别扭。”罗奇到底还是没把正事给忘了。

“也好，说起来我也差不多快两个月没穿军服了，还怪笑它的。”单于边说边开始了换装。

单于脱了上衣后很奇怪的盯着罗奇直看，把坐在一旁的罗奇看的心里也直发毛：“干什么文革？怎么老盯着我看？”

“振西，你不觉得一个大老爷们看另一个大老爷们换衣服很奇怪吗？”单于见罗奇毫无回避的自觉，终于忍不住提醒他。

“去你的吧，去年在军校天热时洗澡，咱们同学里有谁没见过谁的光屁股啊？你这人真是多此一举。”别看单于是罗奇的上司，罗奇可不卖单于的账。

听罗奇连光屁股的事都抖出来了，单于也只好无奈的冲着罗奇翻了翻白眼，加快了换装的速度。

等单于换好了军装，罗奇朝着单于上下这么一打量，点点头说道：“真是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啊；别说，你换上这身上校制服还真有点团长的派头。”

“得了，得了，现在拍马屁晚了。咱们这就走吗？”单于对罗奇这么低级的马屁完全没有任何感觉。

“那好，咱们现在就回团部，我们团离市区还是很远的，就算开车也要花点时间，等会在车上我给你介绍介绍第六团的情况。”

罗奇算了算时间，同意了单于的提议。

于是单于就拿出早就收拾好的行李和罗奇一块离开了招待所，不过在离开招待所之前单于还是把自己新的联系方式和地址留给了招待所的人，告诉他们要是有人找自己，请他们直接到第六团驻地找自己。

说起来这种行为真是很没有保密意识，不过就目前而言，包括罗奇，没谁认为单于做的有什么不对。

罗奇开来这车一看就知道是英国车，搞不好还是直接从香港走私过来的，因为这车的方向盘在右边。

罗奇也就边开车边向单于介绍了第六团的情况，听了罗奇的介绍，单于对掌握住第六团已经非常有信心了。

因为按照罗奇的介绍，这个第六团士兵大部分都来自山东、苏北一带（黄埔才成立教导团时都是在北方招的兵，因为怕粤军、滇军渗透或者跑来拉关系）的新兵，是平叛之后才招募的。也就是说这些士兵还很淳朴，较为好管教。

而第六团的基层军官全部是清一色的黄埔二、三期学员，而营级军官也都是一期里老实听话类型的，自命不凡的一个都没有。

“文革啊，换了其他人来不好说，但你这个黄埔骄子管好第六团绝对没问题。你不知道你在北方的丰功伟绩传到咱们这边时二、三期甚至咱们一期里有多少人是大拇指啊。我们团里崇拜你的人不少。”罗奇见单于听了自己的介绍半天没说话，以为单于怕管理不好团队，于是出口安慰单于。

单于本来在想着怎样训练好第六团，没想到罗奇居然说出这样的话。饶是他自诩铁面皮神功已经修炼到一个相当的高度也禁不住老脸一红。

“咳，我说振西你就别拿我开心了，我什么时候变成黄埔骄子了？”单于觉得骄子这个称号实在是太雷了点。

“你不知道，你在北方的时候校长每次给我们这些黄埔学生演讲时开口必先赞你，赞你必称你为黄埔骄子，革命军人之榜样，我党青年之楷模。”罗奇一副说的快要流口水的架势，看得出这个时期的布尔乔亚很在乎这些浮云。

于是两人又就是这个话题在车上说笑了一番。

“振西，你就别老是给我带高帽子了，我问你，你们团的人事、财务公开不？”说笑过后的单于终于想起了正事。

“还没有，以前惠团长觉得没有必要；不过文革，你这句话真是问到点子上了，本来我还想提醒你来着。我觉得吧，咱们就应该从人事公开，财务公开这些地方来凸显自己与军阀军队的不同”

罗奇这个时候真有点佩服自己的老同学了，难怪校长选他当团长。确实是有真本事的。

“那是自然，我本来就资历浅薄，要是财务、人事不公开；这不是授人以柄吗？等到了团里你记得提醒我，咱们先把这个两公开给办了。”单于对罗奇也不藏着掖着，实话实说。

“那行，还有文革，咱们团新兵多，你准备怎么练啊？”罗奇当仁不让的答应下来，谁让他是团副呢。

听见罗奇的询问，单于也简单的把自己关于训练的想法大致介绍给了罗奇。

“文革啊，你的这些方法虽然听起来很新鲜，可是我觉得要真照你的方法去练兵，练出来的肯定是精兵，可是咱们团也有咱们团的实际情况，有一点可能你没考虑到。”罗奇因为开车的缘故，只是简单的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单于所说的练兵方法，觉得单于说的还是很有道理。

“什么情况？”单于说道。

“咱们团通共才三门炮，两门山炮，一门有阪炮，野战炮都没有；而且炮弹很少的。你这个步炮协同准备咋搞？”罗奇在第六团当了一段时间的参谋，对团里的家当清楚的很。

“啊？！不会吧，一个团只有三门炮？连一门野战炮都没有？！”

单于本来很好的心情一下子恶劣下来，实在不敢相信堂堂国民政府嫡系的步兵团居然只有三门缺少弹药的火炮。

***** 分 割 线 *****

不好意思啊，今天事情稍微多了一些，不过总算要收尾了。

请大家多多收藏，今天增加的收藏数还真有意思“44”（难道大家在讽刺俺是去死去死团团员？）

PS：不要奇怪当时国民革命军火炮少，苏联援助国民政府的军火里各种火炮加起来也不到15门。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九回 反应

“难道国民军又或者奉军的火炮很多吗？”正开着车的罗奇对单于的这个惊叹感到不能理解。

“当然……不多，但是这不代表我不能惊叹一下一个步兵团只有三门火炮。”经过罗奇提醒

的单于有点丧气的回答道。

这个时代的中国军队火炮的配置低的惊人，除了奉军的火炮稍微多一些其他派系的军队火炮确实很少，国民军甚至有些师才只有两、三门火炮。

“别不知足了，每个团都配有火炮也就是在我们第一军，不相信你自己去其他军看看，其他的部队我不知道，第四军我可是知道的，他们一个军的火炮数量还没有咱们一个师多呢。”罗奇觉得应该好好教育一下自己这个好高骛远的团长。

“还有，第七军是咱们国民政府里最大的一个军，足有 9 旅 21 个团，可也不过和我们第一军一样，只有一个炮兵营。”罗奇意犹未尽的补充道。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你就少说两句吧。”单于简直有点怕了罗奇这张婆婆嘴了。

看来只好再厚着脸皮向蒋中正求援了，三门炮完全没有办法搞步炮协同的训练。单于颓然的靠在座位上，左手捏着鼻梁两侧。

其实说起来以现在中国军队普遍的火力配置情况看根本没有必要搞步炮协同的训练，但是单于并不是着眼于现在，这样的训练更多的还是为济南、为日本军队所准备的。虽然单于不清楚历史上第二师是否跟着蒋中正开进了济南，但是单于清楚一点，只要自己的部队战斗力强劲，那么蒋中正就没有理由不带自己的部队进济南。

再说虽然能出任第二师副师长兼第六团团长出乎单于的意料，算是一个意外之喜；可是从他知道自已即将担任第二师副师长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把目标放在了执掌一个师上了。

单于很清楚的知道，要是自己在第六团练兵失败那自然是什么也别想；可如果成功了，那么自己在 KMT 高层特别是蒋中正心目中的分量就不是一个能干的学员那么简单，而日后王柏龄在南昌城下拙劣的表现就让他有非常大的可能更进一步。除非蒋先云被蒋中正给拉拢过来了，可这种可能性比王柏龄成为 C.P 的可能性还要低。再者说，单于自认自己目前的表现完全可以与蒋先云并驾齐驱，蒋中正真要开什么条件拉拢蒋先云也未必肯开出那样的条件。毕竟蒋中正也要考虑单于的感受。

“文革，你看咱们团到了。”

正当单于想着自己心事的时候，罗奇提醒单于他们已经到了第六团团部了。

第二师第六团驻扎在离黄埔岛不太远的一座小镇上，这里是以前滇军某师的驻地，杨希闵、刘震寰叛乱时这个师也参与其中。结果在平叛中被缴械了，这个地方也就被第六团当作驻地了。而滇军这个师的师长给自己修的宅院也就顺势被第六团当作了团部。

“咦，这里好像以前是滇军一支部队的驻地吧？我记得以前我们放假的时候我和你还来过这个镇子吃过米粉。”单于下车后左右打量了四周，对罗奇说道。

“没错，这就是那个地方。团长你看是不是先进团部再说？团里的军官都在里面等着你呢。”罗奇见单于在院子外面东看西瞄的，一点身为长官的觉悟都没有于是出声提醒道。

“恩，好。”单于在罗奇眼神暗示下终于发现自己这么站在团部大门口左顾右盼的确实不妥，于是连忙点头答应。

“敬礼！”站在团部门口的两名全副武装的卫兵在单于与罗奇进门时向两人敬礼。等单于、罗奇两人都进了院子，其中一个卫兵对同伴小声说道：“刚才跟着罗参谋进来的就是咱们的新团长？啧啧，好年青啊。”

“闭嘴吧，站岗时候说话你又想被长官罚不准吃饭啊？！”另外一名老成的卫兵一面小声训斥自己多嘴的同伴，一面在心里暗暗嘀咕着，这个新团长看起来一点长官的威严都没有，到底行不行啊。

×××××

正在单于与罗奇到达第六团团部的同时，国民政府也正式对外公开发表了关于单于新的人事任命，各方对这个任命反应不一。

“寿山，寿山，有新闻，有新闻！”

刚结束训练的胡宗南正准备离开操场去洗个澡，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很大声的招呼自己，回头一看贺衷寒正气喘吁吁的朝自己跑过来。

见贺衷寒又来找到自己，胡宗南眉头不经意的皱了皱，觉得很奇怪。他们虽然都是黄埔一期的同学又是孙文同学会的干事，但论私交两人其实并不怎么好。

不过胡宗南还是很热情的迎了上去，对贺衷寒说道：“君山，你怎么今天到我这里来了？既然来了就别走，等我洗个澡，咱们进城找文革一起喝一杯。”

好不容易才平静了呼吸的贺衷寒听胡宗南要找文革，笑着说道：“我就是来跟你说文革的事情的，你知道不知道，今天国府发表公告，任命文革为第二师第六团团长！这在咱们同学里可是头一份儿。今天我们要找他可得要去第六团找他喽。不过今天他第一天上任恐怕没有功夫和咱们喝酒了。”

听到单于被任命为团长的消息，胡宗南心里没来由的感到一阵失落和不舒服。他虽然和文革在学校相处的很好，但是他也是一个颇为自负的人。虽然单于在北方很出了些风头，但是他总认为那些不过是苏秦、张仪之辈的本事，并不嫉妒。可没想到单于才从北方回归就被任命为团长。

贺衷寒见胡宗南的脸色瞬间变了颜色，也不说破，微微一笑，又故意对胡宗南说道：“寿山，这下子文革不但远超我辈，也胜过不少咱们教官了。”

“君山，走，咱们喝酒去。”心里本来就不太舒服的胡宗南听到贺衷寒这话，脸色比之前更难看了些。他澡也不洗了，闷声闷气的对贺衷寒说道。

与此同时，在广州陈严年的公寓里。

“主任，没想到文革现在居然被任命为团长了。”蒋先云一手剥着花生，一边对浓眉的周主任说道。

“呵呵，以文革的功劳来说他做团长也不是说不过去，你好朋友做了团长，你不去庆贺庆贺？”周主任一边批阅着文件，一边对蒋先云说道。

“我看这里面有问题，他一个小年轻凭什么做团长？这种任人唯亲的风气我们应该坚决在政府里抵制。代理总顾问怎么想的。”坐在一旁沙发上的张国陶一边喝着茶，一边气呼呼的说道。

见张国陶这么说，蒋先云与周主任无奈的对视一眼，都苦笑着摇了摇头。

“我看这也算正常的人事安排，单于在北方确实做了一些工作，削弱了奉系的力量，为北伐也算是立了一功，至于他有没有能力做团长，我觉得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再说吧。”陈严年还是一如既往的沉稳。

“不行，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我看单于这个人肯定倒向 KMT 右派了，我们要是不说话这就是赤裸裸的投降主义。”张国陶听了陈严年的话依旧不依不饶的说道。

.....

***** 分 割 线 *****

今天的收藏数比较有意思：我要死死，果然符合俺们去死团的美学丫！

收藏！收藏！请大家多多收藏。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十回 军官团（上）

成为第六团团部驻地的这座宅院是典型的广式庭院，同时也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院与院之间的围墙修的足有四、五米高，单于知道这是为了防备在清末民初对地方大户人家情有独钟的强盗、土匪以及溃兵。同时走在这样的夹道向上仰望时也有人颇有点身处一线天的感觉。

而走在夹道上的单于更感觉自己似乎身处于后世的监狱一般。两边都是高高的围墙，墙头甚至还被安装了一排排的铁丝网。

“振西，这院子还真夸张，连铁丝网都安上了。啧啧，你们还真是小心谨慎啊”站在罗奇身旁的单于一路上不停的发表着对这座宅院的意见。

“哎呀，我的好团长啊，你就少说两句吧。你看看你那有一个团长样啊，这要是被咱们团其他不熟悉你的人听到了，说不定在后面怎么说你呢。”罗奇实在觉得自己身边这个新扎团长实在很没有身为一个团长的自觉，看着四周没人于是转过头压低声音对单于说道。

听罗奇这么一通说教，单于不好意思的摸了摸鼻子。其实他并不是真这么爱说笑，这只是他消除紧张的一种方法而已。

虽然他走南闯北也见识了不少的市面，但真正成为主角也是第一次，难免有点揣测不安。说起来大概是军官都在会议室集中等候单于的关系，这一路上除了不时出现在他们两人视线内的团部勤务兵外，一个军官都没遇到。

被罗奇这么一说，单于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乖乖的跟在罗奇身边，由着罗奇领着往团会议室走去。

这时单于见左边的高墙间出现了一道小门，便开口询问罗奇：“振西，这道门是通哪里的？”

正心无旁骛的带路的罗奇听见单于的好，也稍微停了停脚步，不经意的对单于说道：“哦，这就是你住的那院子的小门，这个院子以前是那个滇军师长的住所，大的很，团长室、会议室、参谋们都住在这个院子里。这个门打开就是院子里小花园假山旁的小房子，以前是花匠住的；现在拿给团长的手枪班住。不过惠参谋长走的时候带走了一些他相熟的士兵，我还正准备这几天把手枪班的人补起呢。快走吧，穿过这个夹道就到正门了。”说完罗奇又准备往前走。

听罗奇这么一说，单于眼珠子一转，一把拉住罗奇的胳膊，说道：“振西，你说这个门通小花园？你有钥匙没有？咱们从这个门进去。”

罗奇对单于这个要求感到有点奇怪，偏过头打量着单于，满脸的不解。不过他毕竟也是一个聪明人，想了想就明白单于的用心，没好气的对单于说道：“我说团长，你不是吧。到任的第一天就玩突然袭击？你这么做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我和你说老实话吧，别看我现在被校长提升为团长，可我也是在校长和师长面前拍了胸口的，三个月后要把咱们团带成全军的模范团。我的时间也很紧，咱们从这个门里进去多一半能听到团里军官的心里话，我也好对症下药不是。”单于拉住罗奇，诚恳的对罗奇说道。

三个月的军令状这回事罗奇也是才听单于说起，不由得吃了一惊，他仔细想了想，叹口气对单于说道：“团长阿，你还真是什么胸口都敢拍啊。三个月就要把咱们这个新兵团带成模范团。你有把握吗？”

“哎呀，我的振西兄，你就先别操心我的事了，你先把这个门打开咱们进去再说吧。不然等会谁出来见到咱们，这出戏还怎么唱下去？”这里可不是和罗奇谈论三个月时间能否把第六团带成模范团的好地点。

“钥匙？我没有啊。”罗奇见单于这副着急的模样，有意开开他玩笑。

“那你还和我东拉西扯这么大一堆干嘛？”单于一听罗奇没有钥匙，有点扫兴的对罗奇说道。

“团长大人，你别急啊。我是没有钥匙，可我会叫人给咱们开门啊。”罗奇边说边走到门前拍了拍门。

“谁？”门里传来一个声音。

“是我，罗营长。”罗奇才当上团副半天，还不好意思称呼自己团副。

守在门里的卫兵一听是罗团副，连忙把门打开。一边开门一边还好奇的问道：“团副，你不是去接咱们新团长了吗？怎么…啊，这位长官是？”

由于花园遮挡住了阳光，光线不太好的关系，门里的卫士话说到一半才发现有一名军官站在罗奇身后，虽然看不清楚此人的具体年纪，不过看上去很年轻，所以他也没认为这位军官就是他们的新团长。

“这位就是咱们的新团长，单团场。”罗奇见卫士有点迟疑，于是开口说道。

一听站在罗团副身边的就是自己的新团长，卫士条件反射就想敬礼，单于连忙拽住卫士的右手，对他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说道：“我和罗团副从这里进去，你别把动静搞大了。”说完还对卫士温和的笑了笑。

“是，是。”既然是团长的吩咐，卫士也只好从命了。

叮嘱完卫兵，单于与罗奇没有走回廊，而是准备直接穿过花绕到向会议室去。边走单于还对罗奇小声说道：“行啊，振西，连这道门都安排了警卫，你这个团副真不白给。”罗奇听了微微一笑，没说什么。

因为昨夜下了点小雨的关系，花园的地显得有点泥泞湿滑，要不是罗奇眼疾手快，单于差点摔倒。

第六团的会议室紧紧的挨着花园，会议室正对着花园的窗子外面还被人特意种植了两株芭蕉，看得出这房子多半就是前主人的会客室。

两人还没走到芭蕉树下就隐约听见房间内传来争论声，两人走近仔细一听，这个时候正好传来一个四川人的声音。

“格老子，惠团长就这么样子被上头调走喽；你们说说那个会是我们的新团长喃？得不得是蒋教官哦？要是他就安逸了。”

“说话的这个人是你老乡，二期的雷震，炮兵科的。现在在我的营当一连连长。他这个人打仗不怕死，有头脑，是块当兵的好材料。”（注 1：历史上雷将军牺牲于南京保卫战，雨花台）

见单于对自己露出询问的表情，罗奇小声的向单于介绍着。

“雷山炮不要胡说，蒋教官怎么可能调到我们团？我猜多半是从外面部队调一个团长来。”听声音，说话这个人应该是西南三省人士。

“这个声音我知道是谁，是咱们队上出名的老实人石美麟。我们以前都叫他石美人。”单于见罗奇又准备向自己介绍，于是低声说道。

“还说呢，这外号就是你这个刻薄鬼给别人乱起的；他在二营当营副兼连长，他打仗和他为人一样，老实刻板，不出彩，也不出错。”罗奇没好气的对单于说道。（注 2：石美麟于 33 年病逝。）

“可是目前够资格做团长的教官数来数去就那么几个，而且不是已经做了团长就是在学校担任很重要的职务，不太可能到咱们团做团长。”说话的这个人一口的湖南口音。

“这个声音好熟啊？谁啊？”单于猜到这个人多半和自己同期，可具体是谁他猜不出来，毕竟一期里有很多湖南人。

“我还以为你什么都知道呢，这人是王祈；他现在还和军校一个样；理论很熟，可实际带兵就差了点。他现在在三营当连长，不过我建议你把他调回团部当参谋的好。”罗奇继续客串单于的秘书，不过说起来这些也还真就是团副的工作。（注 3：王祈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于 1941 年在成都中央军校教育长任上病逝）

***** 收 藏 好 惨 的 分 割 线 *****

今天的收藏好惨啊，难道大家都去旅游去了咩？

因为第六团有些军官的后人现在还活跃在所以我干脆把前三期英年早逝的，抗日时期牺牲的安排到第六团。请大家谅解一下。还有，今天朋友在我家玩，所以少了点，请大家包涵一下。谢谢。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十一回 军官团（下）

“晋君（王祈字），也有可能从其他单位调一个团长过来嘛。不一定就是咱们军校的教官啊。”又一个湖南人说话了。看来他并不认同王祈的判断。

“涤潜你也不好好想想，咱们可是第一军哦。从来只有从我们这里调干部出去的，哪里可能从别处调干部进来？你敢不敢和打赌啊？”罗奇还没来得及给单于介绍，屋内又有一个湖南人说话了。

单于靠着芭蕉树小声的对罗奇说道：“我说振西啊，怎么你们团这么多湖南人啊？”

“什么你们团，是咱们团，我的团长大人。”罗奇没好气的对着自己的团长翻了翻白眼，他对单于缺乏身为第六团团长自觉这回事感到实在很头疼。

不过头疼归头疼，自己该做的工作他也没有忘记，接着对单于介绍道：“前面一个说话的你肯定知道，是你们队的朱元竹；这个人怎么样就不用我多说了吧。现在在二营当连长。和他唱反调的是以前三队的朱孝义，也在二营当连长，他们两个不知道怎么搞的，明明又是同宗又是老乡，可就是不对盘，老是抬杠。”

“朱元竹我知道，这个人典型的炮仗性格。”单于对罗奇点点头，他对自己队上的人多少还是有些了解的。

“赌就赌，未必我还怕你朱德珍？我要是输了请大家伙饭，你要是输了也要请大家伙吃饭。”就在单于与罗奇躲在芭蕉树后面窃窃私语的时候，屋内的朱元竹果然被他同宗老乡朱孝义给点着了。

“真的假的？那岂不是说我们这些人怎么样都有的吃了？这样我可就多谢二位学长了。”一个带江苏口音的人笑着说道。

“说话这个是三期的李天霞，这个人脑子很灵光的，现在在我的营当排长。”罗奇继续着他的工作，向单于介绍道。

虽然在这个时代单于自问牛人见得不少，可听到这位仁兄的大名也不禁脸上变了颜色。这也不是他大惊小怪，实在是这个人太有名气了。他在衡阳保卫战打外围的时候说过一句名言，咱们解了围，那他方先觉岂不是成了民族英雄了？这还不算，更在孟良崮战役中为粟大将军解决 74 师立下了汗马功劳，堪称首功之臣。

一想到这样的牛人在自己的麾下单于心里可真有点忐忑，他实在拿不住这位仁兄会不会在

自己关键时刻给自己来这么一手。心里暗自下定决心，一有机会就把李天霞给踢出去。

“不管谁来做团长都好，我担心的是团里的训练工作。咱们团补充的新兵太多了，战斗力别说和第一军其他团比较，就是和第四军的步兵团比起来也有不如。目前局势谁也说不清楚，指不定那天就要咱们团开出去，以咱们团目前的状况，真开出去非得丢人不可。”

听声音说话的是石美麟，单于对罗奇说道：“这个石美人不错，思路清晰，也不好高骛远。真不错。”不过单于说话时没怎么注意控制音量，声音稍微大了点。

罗奇还没说话，屋里有人从窗户里探出头来说道：“哪个在外面听墙角？”一听声音就知道是单于的老乡雷震。

单于借机会打量了一下雷震，发觉他长得不像四川人，浓眉大眼的倒像是北方人。由于视线被芭蕉树叶给遮挡住了，雷震没有看到一旁的罗奇，只看到一个穿着军服的陌生人正靠在芭蕉，饶有兴致的盯着自己。

“你是哪个？我咋个没见过你喃？说话三！”雷震警觉性倒高，一看是不认识的陌生人，很利索的就把腰间的佩枪掏出来指着单于说道。

“复轰，快把枪收起来，他是咱们新团长。”罗奇没想到一眨眼的功夫雷震居然把枪都掏出来了，连忙阻止。

经雷震这么一闹，屋里的军官有的也探出了窗口，有的走出屋子，直接到了花园，围住单于。不过单于注意到他们都把佩枪拿在手上，而且看样子都把保险给打开了。

众人一听罗奇说眼前这个陌生的军人是自己的新团长，一下子都愣住了。而单于也没想到自己和手下的军官第一次见面居然是这么一个景象，也愣在原地不晓得该说些什么好。

“你们都把枪收起来，都拿枪指着团长是什么意思？”罗奇见大家都在发愣，于是连忙吩咐众人。

这个时候众人才发觉自己手里的枪还指着自己的团长呢，纷纷把枪口垂下，关掉保险，将枪收起来。

“咦，是文革你啊！”这个时候石美麟才仔细打量了一下自己的新团长，发现居然是自己的校友。

而王祈、朱元竹、朱孝义这些黄埔一期生听石美麟这么一说，也纷纷抬起头仔细的瞅了瞅单于。确认了真是自己的同学后，几个一期生虽然没说话，不过眉宇间却掩饰不住兴奋之情。他们这个时候一来才出学校没多久，二来职务都不高，三来单于从在军校学习开始就是风云人物，所以都没有起嫉妒单于的心思，只单纯的觉得老同学当自己的上司，肯定会关照自己。

“不好意思啊，是我见有一道小门通往花园于是就偷懒逼着振西带我从小门过来的。我们先进屋再说吧。”单于觉得这么多人都围在花园里不是一个事，于是轻描淡写的把自己听墙角的事交代了一下，一面招呼众人进屋。虽然话说的很温和，不过最后一句也带上了命令的口吻。

众人见单于说话间已经带上了命令的口吻，也都跟着单于进了屋子。在一旁没有说话的罗奇见单于这么快就进入了状态，也在心里暗自给单于竖了一个大拇指。

就几步路的功夫，单于已经把情绪调整的差不多，进到房间自然是单于坐主位，其他人按照职务依次分左右坐好。不过稍微有点美中不足的是屋子里摆设的不是长方桌，也不是圆桌，而是正方形的桌子，这让一心想体验下电影里常看到 KMT 军队开会时的场景的单于心里有点遗憾。

坐好后，众人又寒暄了几句，单于也认识了罗奇在屋外没有介绍到的部下，果然这个团目前确实是清一色的黄埔，一个外人没有。

寒暄过后，单于见众人都正襟危坐的看着自己，于是站起来开口对众人发表了他在第六团的第一次讲话。

“在座的不是我的同学就是我的学弟，都是自家人我也不说什么套话空话。校长任命我做这个团长，说老实话我都很惊讶。毕竟现在能做到团长的都是我们的革命前辈，有许多都是我们的教官，我真是诚惶诚恐。”

说到这里，单于目光向左右扫了扫，又接着说道：“我虽经多番推辞，但是校长信任我们黄埔学生，还是坚持任命了我这个团长。既然校长信任我们学生，那我们这些做学生的自然不能丢校长的脸，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单于在这里很巧妙用“我们”、“黄埔学生”把自己和部下捆绑在了一起。而众人听单于这么说也不由升起了一股自豪感、归属感。纷纷赞同单于的说法。

“校长告诉我说，有人在他面前说咱们黄埔生是班长水平，别说团长，就是做连长、排长都不合格；校长给我说这话时很不开心，他皱着眉头对我说：‘文革啊，有人说你们黄埔生不行，可我认为你们黄埔生行。你们要为我这个校长争气啊，你一定要在第六团和你的同学、学弟们一起干出一个名堂出来，让那些说黄埔生不行的人改口说黄埔生最行！你有没有这个信心？’”

说到这里单于顿了顿，观察了一下众人的表情，发现除了罗奇有点疑惑外，其他人都流露出被人轻视后的不爽的表情。心里暗自点点头，继续说道：“校长把话说到这个地步，别说为自己，就是为了咱们黄埔，我也非答应不可。我当时就向校长保证说给我三个月时间，我保证和同学们一起把咱们第六团带成模范团！三个月后请校长以及那些说闲话的家伙来咱们第六团视察。我和同学们非要让那些说闲话的人在脑门上刻一个服字不可！诸位同学，我单于有这个信心，你们有没有！？”说完单于一拳砸在桌面上，把桌上的茶杯都砸的蹦了起来。

经单于这么一煽动，包括罗奇在内的众人都像是被踩着尾巴的猫，齐刷刷的站起来高声答道：“有！”

看到众人被自己煽动起来，单于满意的点了点头。心里暗自长出了一口气，知道自己第一关算是过了。

***** 收 藏 啊 收 藏 *****

请大家多多推荐、收藏。顺祝节日快乐。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十二回 会议（一）

“团长我们听你的！”

“文革，你说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决无二话！”

众人经单于这么一煽动，房间里就像是一锅煮开了的汤，顿时沸沸扬扬起来。他们此时都是年轻人，又适逢这么一个慷慨激昂的大时代，怎能忍受别人对自己的轻视？

这种群情激昂的场面是单于所希望见到的，也代表着他这个空降军已经开始成功的融入第六团的军官团里。

不过知道做正确的事还不够，更应该知道怎样正确的做事。于是单于左右手略微分开，做了一个向下压的姿势，示意众人安静。

众人见单于有话说，纷纷安静下来，还是那副正襟危坐的模样；不过望着单于的眼神可比之前炙热不少。

单于稍微等了一下，见众人的情绪都平复的差不多了，于是清了清嗓子，对众人说道：“我很高兴同学们都这么支持我。当然喽，咱们都有把部队带好的决心还不够，还要有好的办法。这个好的办法嘛，也要大家一起来想。我呢，先说两点想法，大家议议合适不合适。”

众人听单于这么说，无不在心里暗自点头，觉得单于凡事都和大家伙商量着来，一点儿也不独断专行。再对比以前独断专行的惠团长，都觉得自己的同学、学长来做自己的上司还真不错。

“我们团现在不是还有两个营长的职务空缺的吗？而各营也有不少连长、副连长、的职务空缺。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咱们既然是革命的新军队，那就要做到人事公开，这些空缺我们今天先讨论看让谁来代理；等三个月后咱们根据成绩，也根据大家的意见再来公布看那些同学代理的好，可以扶正，那些同学代理的不好，不但不能扶正，还应该降级。大家说说这样搞行不行？”

单于一说完，下面可就开了锅了，虽然不敢在单于眼皮子底下交头接耳，但是彼此之间挤眉弄眼却是免不了的。既然都是军人，又都是年轻人，谁不希望建功立业？男儿只手带吴钩，三千里外觅封侯！哪个男儿在心底没有这样的野心和梦想？

单于见大家都在下面挤眉弄眼，可就是没一个人开口说话，于是点了和自己最熟悉的罗奇出来：“振西啊，你是咱们团的团副，你说说我这个想法行不行得通？”

罗奇到时早就知道单于有“两公开”的想法，见他当着众人的面说出来也不吃惊；他也很赞同单于的意见，革命的新军队嘛，当然要和旧军阀的部队不一样。再说他也是才被提拔到目前这个位置，短期内更进一步的可能性也没有，因此他所考虑的反而是单于这个办法的可操作性。这两个营长的空缺师里真能让它空缺三个月这么久？

见单于点了自己，罗奇也就干脆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也算是给单于提个醒。

“团长，人事公开当然好，我非常的赞同。有能者居之嘛。但我考虑的是师里面能同意两个营长的职务空缺三个月？再说师里能同意由我们团自己选出营长这个方案？”

众人一听罗奇这么说都觉得罗奇的顾虑很有道理，要知道国民政府现在最亲、最有战斗力

的就这一个第一军，第一军里空了两个营长的职务，而且一空就要空三个月可真不是一件小事。搞不好连军部都要惊动。

想到这里，大家又都把目光聚集在单于的身上，看看单于这么解决这个问题。

而这个时候的单于却对罗奇这个问题胸有成竹，其实罗奇这个问题他在来的路上就有考虑过，也自信凭他目前在蒋中正心中的位置能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自信满满的单于微笑着对罗奇说道：“振西，其实这个问题我在之前就考虑过了，我觉得师里甚至军里能答应我们的要求。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营长的位置不是真的空缺，而是让我们的同学暂时代理，不存在营里的事没人做，没人管这个问题；其次，三个月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要是从外面再调两个营长来万一大家相处不顺利，那不是什么都耽误了吗？还不如用原部队的人，这样又知根知底，又不会出现相处不适的情况；至于你说的最后一个问题，要是咱们三个月练出了一支模范团，那证明我们的同学当营长不但完全合适，而且还极其优秀呢。那师里还有什么不同意的呢？”

众人边听单于的说话，一边在心里琢磨着，都觉得单于的话确实是有道理。而看着单于自信的样子也都想起自己面前这个新扎团长是最受校长重视的黄埔骄子。于是众人原本因为罗奇的话都皱着的眉头又被单于给打开了。

就连罗奇在仔细想了想后都觉得单于的说法很有道理，于是罗奇笑着对单于说道：“既然团长都考虑到了，那我就没有问题了。”

“振西没有问题了，那同学们就没有问题了吗？喂，大家都是这么对我吧，让我一个人在这里唱独角戏？”单于见罗奇坐下后气氛还是不够活跃，于是打趣道。

“团长，我有问题。”雷震果然是属炮仗的，一点就着了。

“复轰，有问题好啊，复轰说说，你有什么问题？”单于开始对自己的小老乡有好感了。

“是这样子的，人事公开当然好，但是说实在的哈，我们都是同学又都是在一个锅里面舀饭吃的同胞，说别个好当然好说，但是说别个坏咋个抹得开脸面嘛。而且就算抹得开脸面，说了别个的坏话，但说了后还是要在一个锅里面舀饭吃的嘛，以后咋相处喃？其他人咋个看这个说别个坏话的人喃？”雷震也不客气，说出了自己心中的顾虑。

事实上这种顾虑众人都是有的，听雷震说出来都心有戚戚的点点头。

“复轰这个顾虑有道理，我也不在大家面前说什么为革命有什么抹得开抹不开的空话；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当然事先申明啊，这可不是搞什么小团体哦。咱们既是同学又是同胞又是一个团的，那么这里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自家人，谁在自己家里说话还有顾虑？谁看到自己家人出错了会不指出来？说句难听点，哪怕咱们自家人在家里打架，可打开门咱们都是一家人不是？再说了，我们这是什么所在？这里可是军队。要是为了情面把一个不适合的人放在一个不适合的位置上，这不但是对士兵的不负责，也是对自己同学、同胞的不负责啊！当然，复轰的想法也难怪，我们中国人几千年以来最难吃的就是这个情面了，所以以后我们开会讨论人事问题的时候我准备采取不记名投票的方式，大家看怎么样？”

众人见单于说的实在，又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办法，都纷纷点头附和。认可了单于的这个提议。而雷震也挠着头说道：“团长这个话是大实话，情面这个东西确实不好吃，搞不好吃了就要

拉肚子。”

雷震的话一说完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都觉得雷震的这个说法既有趣，又有道理。

“那大家关于人事公开这方面还有没有其他意见想说的？”众人笑过后单于又继续发问。

众人彼此看了看对方，都觉得团长的想法既好又可行，都示意没什么问题。

“那好，既然大家都认可我的这个人事公开的想法，那么我们现在就用这个方法把团里空缺的职务给它填上。”单于见众人认可了这个人事公开的办法，于是趁热打铁的说道。

***** 分 割 线 *****

请大家多多收藏，多多推荐。谢谢。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十三回 会议（二）

见单于这么说，在座的众人当然不会反对；不过人事安排在任何一个团体里都是颇为敏感的一件事情，虽然对于升职在座的众人里没一个不想，但是真要让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来一时半会还真是不习惯。

于是在单于讲完话后，会议室一下子又安静下来。有人局促不安，有人欲言又止，还有些人彼此挤眉弄眼，可就是没有人出来毛遂自荐。

其实这种场面也是单于预料到，也是他想看到的。因为不管是军队还是其他什么职业，一个团队的领头人必定要掌握一定程度的人事权、财政权；如果一个团体的人事权、财政权完全公开民主了，那要领头人干什么？单于之所以搞两公开也是基于他是空降到这个团体的，如果不用一些激进的办法，三个月的时间可能只够他融入这个军官团。想要用三个月时间练出一支强兵根本不可能。

而第六团的军官团体还非常年轻，脸皮还很薄，一定不会好意思在众目睽睽之下跑出来毛遂自荐。这样一来，虽说人事公开了，可人事权也还是等于又交回给了单于。至于以后嘛，要是三个月的时间他还不能掌握住这个团体，那也没什么以后了。

“看来大家都挺谦虚的嘛，那作为团长我先发表一下我自己的看法。我才来咱们团，对团里的情况也不太熟悉，所以说的不好请大家见谅啊。我认为既然颂阁（石美麟字）已经是第二营的营副，不如就让颂阁代理二营长好了。至于二营营副嘛可以由颂阁自己选，毕竟选副手这回事和选媳妇儿一个样，还是自由恋爱的好啊。”

见局面如自己所预料的一样，单于心里也非常满意，所以说道最后还加了一句俏皮话。众人也都莞尔一笑，气氛也活跃起来。也觉得单于说的很有道理，石美麟本身就是二营副了，除了单于、罗奇以外这里就数他职务最高，他做这个代理二营长根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反而是石美麟听到单于让他代理二营长后，脸色微红，站起来略微有点不好意思的对单于说道：“团长，我这个营副都是和振西一起提的，这么快提我做营长，我怕我不能胜任。再说这么连升两级是不是有点太儿戏了？”

老实人就是老实人，果然实在啊。单于一面在心里感叹着，一面以鼓励的口吻对石美麟说道：“颂阁，没什么不合适的，也没什么儿戏的；首先，我不觉得你做营长会出现不能胜任的情况；虽然我第一天到团里，团里的情况我也不太了解；可是颂阁咱们可是在军校里一起穿草鞋，睡草棚出来的，谁有几斤几两大家心里都有数。颂阁，我对你有绝对的信心。其次，我也没升你的职务啊，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你不过是以营副的身份暂代二营长而已，如果你要真不合适，我也会第一时间撤了你的。当然，以我个人来说，我不认为你会有让我得逞的那一天。”

单于这话说的在情在理，在座众人也纷纷附和；石美麟经大家这么一说，稍微安心下来，但还是很实在的对单于说道：“那好，团长，这个营长我就暂时代理了；要是以后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又或者你觉得我不称职的话，撤了我，我绝没二话。”

老实说石美麟这种实在人没有一个上司会不喜欢，单于自然也不例外。他一边在心里给了石美麟一个很高的评价，一面温和的对石美麟说道：“好的，不过我相信不会有那一天的。你明天把营副以及你们营空缺的职务补齐，开个名单给我。”

解决完二营的事情后，剩下的三营就比较好解决了，单于为了尊重罗奇，也是为了不让人觉得他是假民主，于是请罗奇这个团副提出三营长得人选。

罗奇仔细的思考后提议由一个叫吴继光的二期生来做这个职务，这可让单于大吃了一惊，要知道三营里还有王祈这样的黄埔一期的连长。不过更让单于吃惊的是团里众人对罗奇提议这个吴继光来做三营代营长都没什么意见，甚至看伍文涛、王祈两人脸上还流露出理所当然的表情。

单于仔细打量了一下坐在右边靠后位置上的吴继光，他身材不高，也就一米七左右，人显得很瘦，也被太阳晒得很黑；眼神也没有张合之间流露出点点精光的迹象，反而略微有点睡眠不足的样子。总的来说，这个人很平凡，很不起眼，属于丢在人堆里眨眼就没了踪影的类型。

而吴继光即使在得知自己升为代理营长后也没有让人觉得他有多兴奋，当然也绝不矫情推辞。只是很平静的用着他那口江苏口音浓重的官话说着题中应有之意的感谢词。

有意思，有意思，真有意思。单于摸着才蓄胡子不久的下巴，心中暗自决定以后要多多观察这个吴继光，谁能保证此人不会是“林总”一流的人物？

接着单于又同意了罗奇将王祈调到团部做参谋的提议，总的来说团里第一次人事公开效果还是很不错的，看得出第六团军官们对这样的人事讨论很满意，虽然真正由他们决定的事情几乎没有，所有决定都是单于与罗奇两人决定的，但是在这些年轻人心目中都觉得单于能把这些事情当着他们面给他们解释，让他们讨论完全是看得起他们才这么做的。

觉得单于真的很尊重他们，很看得起他们的军官们，也开始从心里面接受单于是他们的团长这一事实。

单于也对目前的状况感到满意，不管怎么说，如果军官们不接受他，那他有再大的抱负，有再多的想法也不过是水中花、镜中月而已。

不过唯一让他觉得超出自己预料之外的是李天霞在目前为止非常老实的坐在吴继光下首，显得安静异常，给人的感觉完全是一名木讷的年轻军官。

难道自己真的太主观了？出于一种莫名的原因，单于在知道李天霞在自己麾下后不自觉的

冒出一种一定要踢走此人的情绪。

“如果大家没有异议的，咱们团目前的人事安排就是这样了；下面我们讨论下一财务公开的情况。”

单于的声音回荡在安静的会议室中。

***** 分 割 线 *****

不好意思，好久没和朋友们聚会了，结果一不小心就从昨天玩到现在了。

30 分钟后还有一章，我觉得自己必须要马上先洗个澡了。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十四回 会议（三）

说到财务公开，这在民国时期是有特别意义的，特别是对士兵而言。因此财务公开对激励基层士兵的士气有着非常大的效果的。

以国民革命军为例，在目前这个大革命时代，党和政府关系密切，两者是一体的两面，很难划清界限，以黄埔军校学生为班底组建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为例，一度被北洋势力以及其他国民政府所辖的军队称为“党军”，而第一军的军饷也是由政府 and 党部筹措发放。

如当时二等兵的饷额每月十元，必须先扣除伙食费，才将余额发给士兵，而添置鞋袜、理发、洗衣以及一切零用，皆由士兵自理，再有剩余，才能作为养家之用。而各个军队情况不一，扣除的伙食费也不竟相同。

但即使是像第一军这样国民政府的嫡系部队，由于广东物价高出全国其他地区很多（也有广东养军过多的缘故），所以部队“每日粥食一餐、蔬食两餐，每月至少须费六元或七元”。士兵每月所剩也不过三、四元钱。

可即使是这三、四元钱，士兵最后能真正留在手里的也不会太多，因为“被服虽由公给，而添置鞋袜、理发、洗衣以及一切零用，所得实不敷所用。”

所以当时很多军队甚至被称呼为叫花子，比如孙传芳的军队，就被称为“叫化兵”。当然事实上这些军队被称呼为叫花子也没什么不对。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虽然军容整齐，但论士兵收入也并不比这些军阀军队高出多少。

而在士兵薪水微薄的同时，国民政府军官的薪水却高得吓人，按照国民政府的规定以单于这个上校团长为例，他每月可领取本俸 230 元，指挥津贴 150 元，膳宿津贴 100 元；每月合计 480 元。如果换算为后世的人民币，这个时代士兵薪水大概在 600 元左右，而单于这个团长每月差不多可以拿到上万元。当然后来完全由 C.P 控制的独立团也是如此。

事实上并不是没有人看到这样不合理之处，比如蒋中正就在中国 KMT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虽事有劳逸，级有高低，但官兵饷额过于悬殊，至为不合”为由提议改良士兵经济生活，可经过调整，也不过使上等兵月薪增加一元，少校薪水减少 25 元。对士兵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善。

（按照国民政府军官薪资表，李芝龙这个海军中将每月本俸 380 元，指挥津贴按照军长身

了，这怎么能算是第一军出来的？我看你才是胡搅蛮缠。”

两人不依不饶的打起了嘴仗。而其他人则在旁边起哄。单于见好好一个会议居然被伍文涛一句话搞成了菜市场，没好气的瞪了伍文涛一眼。而伍文涛见单于瞪着自己，也知道这个始作俑者不对，于是缩了缩脖子，不敢说话。

“大家安静一下”单于看时间差不多了，于是出面维持秩序。而众人见单于发话了也都很有纪律的安静下来。

见众人都安静的望着自己，单于清了清嗓子，说道：“我看时间也差不多到吃饭时间了，不如这样，我请大家在团部吃一顿，也算是咱们同学们的搭伙饭了。”

单于请吃饭，在座的众人哪里会答应？别说是上司，就是论同学情分，哪能让才远游归来的同学请他们吃饭的道理。纷纷开口拒绝单于的提醒，认为应该他们请单于。

“哎呀，罗嗦什么，我说请你们吃饭就请你们吃饭嘛。一顿饭而已，有什么关系？你们过意不去改天排队挨着请我就行了，我还可以多吃几顿呢。不过先说好，下午咱们还要开会，中午这顿没酒喝。”

最终还是单于拍板决定了，而众人听单于说的有道理，也就不再坚持了。而伍文涛则在单于的交代下出门吩咐炊事班去采买点卤菜熟食去了。

而在屋里的众人也不再谈公事，开始聊起学校以及东征时的趣事起来。

***** 分 割 线 *****

两章送上，请大家多多收藏，推荐。俺先睡觉去了。呵呵~~~~~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十五回 会议（四）

虽然下午还要继续开会不能喝酒，可是午餐的气氛还是非常热烈的。连同单于在内的第六团的军官团都还是些年轻人，虽说众人有点眼红单于而今的风光，对单于一回部队就能做团长也不是没有想法，可心思毕竟还算干净。满脑子还是“功名但向马上取，才是英雄一丈夫”这类的想法。

而且在上午的会议里单于的表现众人也都是基本认可的，加上在餐桌上单于刻意的结交，第六团年轻的军官团体事实上已经对他这个新扎团长有了相当程度的认可。

众人吃过午饭，卫士们把会议室收拾干净后大家又接着开会。不过现在会议的气氛比起上午时自然是好了许多。

“现在请团长给我们讲话。”罗奇见单于似乎有话要说，于是开口招呼吃过午饭正在交头接耳聊天其他人安静。

而众人见团副已经开口了，也都很自觉的闭上嘴鼓起掌来。

“振西实在是太客气了。”单于双手虚按了一下，见众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自己身上后，

满意的朝罗奇点了点头。

“上午咱们商量了两公开，那么下午可就要说说咱们的老本行军事问题了。俗话说的好，光说不练假把式，我这里呢写了一些练兵的计划，就请晋君把这个计划给大家读一读，我这也算是抛砖引玉。”

单于说完从军服上衣口袋里掏出那份练兵大纲，递给由于升为团参谋而坐在自己身边的王祈。王祈双手恭敬的接过单于的大纲，先站起来对众人行了一个军礼，清了清自己的嗓子，朗声把单于的这份大纲诵读了出来。

“……集中兵力于一点上，采取纵长（点）与分散（面）相配合。……放在点上搞集中兵力的绝对化。集中兵力打开一个口子，以保证打垮敌人。一点打垮了，其余的就会垮。只搞自己与自己的点与面的兵力对比，只在两面部署兵力，反对四面包围。四面包围是平均主义，缺乏重点，是逼敌作困兽之斗。“面”的配置：可以“一点一面”，也可以“一点两面”，乃至“一点多面”，“三面”，“四面”。可以“有点无面”，可以“多点多面”，可以“点中有面，面中有点”。中心是为了集中兵力，只讲自己点上、面上兵力对比，把自己兵力集中在一点上。至于同战场上敌军兵力对比，则可以不占优势。……”

“……每班编三个组，主要是解决攻击时的进攻队形，防止队形密集，增加伤亡，……在班长的指挥下，率领各小组根据敌情地形，散开距离不超过班长口令指挥之外。在平时则与日常生活和管理相结合，展示可以防止队伍散开了抓不拢，由组长负责每个战士，班长掌握组，这样就容易抓拢，也容易散开。……”

“……以连为一战斗单位，连内分四个组。即所谓四组一队。四组即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支援组。……突击连队要有分工，小组之间相互掩护，互相配合。”

“……猛打、猛冲、猛追……是野外运动战的战斗动作的原则。猛打，就是在预先确定的主攻点上，应将各种武器适当配备起来，向敌猛烈开火，反对火力的分散使用。猛冲，就是趁敌人在我猛打下发呆、发慌时，猛烈冲锋，奋然跃进，以刺刀、手榴弹与敌作战，……”

随着王祈大声的朗读着单于的训练大纲，在座的众人脸上的神情也越来越精彩，有佩服、有震惊，不一而足。像雷震、吴继光、李天霞这些脑子比较灵光的军官更是听的眉飞色舞，觉得团长这份训练大纲对于自己来说绝对起到了提纲建瓴，拨云见日的作用。

甚至连罗奇也不例外，罗奇虽然在来的路上听单于说过一些练兵的想法，但那里比得上如今听得详细。老实讲他虽然和单于是好朋友，但在内心深处对单于究竟能不能胜任这个团长还是有点点担心；可眼下他已经完全不再担心，不但不担心，反而对校长的知人善任深感佩服。

“团长，你这份大纲写的实在太好了。你是怎么想到的？！”王祈一念完，上午还显得沉默寡言的吴继光就用一种炙热的目光盯着单于，迫不及待的开口问道。而其他他人也露出了和吴继光相同的表情，看来要不是吴继光抢先开口，他们也会问出同样的问题。

看到众人敬佩又震惊的眼神，单于并不觉得奇怪，这些练兵方法是后来横扫 KMT 的林总所依仗的法宝，也是近代军事史上最伟大的练兵方法之一。要是林总的练兵方法不能引起在座众人的这种反应单于才会觉得奇怪呢。

“哦，其实这也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大家都知道我在国民军与奉军中都待过，平时我也常向冯焕章将军与郭松林将军请教，这份练兵大纲其实也不过是我把俩二位将军的方法总结出

来，并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做了一点点小小的改变而已。”

单于很清楚，现在的自己还没资格把这份练兵大纲完全据为己有，虽然这份大纲在这个时代确实可以算做他本人的原创。

但同时他也很明白，林总的“六条战术原则”也是他经过几十年的戎马生涯后才慢慢总结成型的。稍微有点军事知识的人也都看得出这份大纲绝不是一个才从军几年的人能写的出来的。恶俗的来讲，这几条战术原则每条原则都沉浸着上万人的鲜血。

把这份功劳让给冯焕章与郭松林，以这二人目前的声望反而不会使得别人怀疑。单于是做如此想的。

事实也证明单于想法的正确，因为在座众人听单于这么一解释后几乎不约而同的露出原来如此，这样才合理的表情。

“团长您也太谦虚了，虽然您说这是冯、郭二位将军的带兵经验，但是我看得出就算他们两人恐怕也没您总结的明白，他们二位只能算知其然，我看团长您才算得上知其所以然。”

吴继光口气很大，但是语气却很诚恳。单于也听的出来吴继光说的是真心话。

“团长，您的这个训练大纲非常好，但是有一个地方恐怕有点……”吴继光没等单于说完就又提出新的疑问了，不过这些他显得有点犹豫。

“你说的是步炮协同吧？”经过之前与罗奇的交流，单于当然明白吴继光指的是什么。

“原来团长也发觉了啊，其实这条不是不好，只是以目前咱们所面对的敌人以及我们所拥有的装备看，步炮协同不但不好搞，而且也不是当务之急。”吴继光这个人看来和黄维差不多，算是一个兵呆子。话说起来没什么顾忌。

*****分 割 线*****

今天编辑通知，下个星期上分推，所以俺要存点稿子了。请大家体谅一下。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十六回 会议（五）

正如吴继光所说的那样，单于所提出来的“步炮协同”对于这个时代的中国军队确实太超前了一些。在这个时代的中国，战争的烈度相较同时期的欧洲，可能还不如 19 世纪的普法战争时期。

特别像火炮这样的重型武器相比欧洲以及日本陆军来说，在中国军队里更是极度缺乏。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来说，目前也仅仅只有一个炮兵营。

因此经过罗奇提醒的单于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出于对日本陆军的忌惮和之后的济南惨案的原因，他并不愿意完全放弃步炮协同的理念，至少他要让士兵知道怎么样合理防范炮击。

“世显（吴继光字）你说的确实有道理。”单于微笑着对吴继光点头以示鼓励；“但是呢，

咱们不能把目光仅仅放在我们眼前的敌人身上，别要忘记现在列强还在掠夺着我们，日本人、英国人还在我们国家布置了大批军队。我们是军人，军人嘛除了完成好眼前的工作以为，更应该未雨绸缪，因此步炮协同我个人以为还是应该在团里推行的，大家的意见呢？”

“团长，我有点看法。”坐在吴继光下首的黄埔三期生李天霞操着一口江苏口音浓重的官话有点信心不足的举手。

“李排长说说看，你有什么意见？”出于对李天霞的偏见以及两人目前的地位差别，单于没有像对待黄埔一期同学以及吴继光这样二期的佼佼者那样称呼李天霞的字号，当然事实上他目前为止也不知道李天霞字号是什么。

“团长，我们团不但火炮数量很少，而且炮弹更是极度缺乏。如果要搞步炮协同我们至少也应该补充一批火炮以及炮弹才行。以上，报告完毕。”

李天霞没感受到自己顶头上司对自己有什么偏见，反而因为单于温和的态度使他受到鼓励一般让原本显得信心不足的他大声的站起来陈述着自己的意见。

而其他人也纷纷点头赞同着李天霞的意见。

“吴营长以及李排长的意见很好，这样，缺少的火炮我去想想办法。在火炮没到位之前，我们先搞防炮训练。这次直奉大战，直系军队就是没有接受过防炮训练，被奉军的火炮搞得伤亡很大。这个教训咱们可不能不吸取。”

单于想了想，说出了自己的决定。甚至为了增加自己的说服力，他还杜撰了直系军队做例子，不过事实上在第二次直奉大战时，直军确实被奉系的火炮伤的不轻。

在座的军官连一个北方人都没有，听单于这么说当然没有任何意见。只不过这个防炮击训练该怎么搞呢？在座的军官里又把目光都聚集在单于身上。

“防炮击训练郭松林将军很有一套，我在旁边也学了一点，不过这个训练算是一个很系统的科目，下来我们再一起慢慢研究；今天咱们先讨论这个训练大纲。”

事实上单于对专业的防炮击训练也不是太熟悉，虽然在郭松林那里学习过一些郭松林的经验，但是和他在他后世连长同学那里听来的一鳞半爪防炮击训练方式总觉得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单于今天也就略过这这一项，在他看来对这个问题他有必要去请教一下陈诚，不管怎么说陈诚好歹也算炮兵科出来的，对这方面再怎么也该有些见识才对。

“团长，我有一个问题，不晓得该不该说。”

雷震不愧是单于的老乡，单于话音刚落他就发言了，虽然他是无心的，可确实算是帮单于解了围。

“复轰你有啥子问题你就说嘛，郎个愣个麻烦呢？”在这个时代听到家乡话让单于也觉得很是亲切，于是也对雷震说起了家乡话。

不过川话还算北方语系，细究起来也算是官话的一个变种。在单于刻意把语速放慢的情况下在座的也大致听懂了，不会出现他与雷震说的热闹，其他人大眼瞪小眼的情况。

听见自己的团长和自己说家乡话，雷震摘下军帽挠了挠头发，嘿嘿笑道：“团长，那我就说了。我以为团长你的训练大纲不摆了（非常好），但是要在三个月时间里完成，这么大的训练量恐怕下面士兵闹情绪不配合。”

雷震这话确实也说到点子上了，这个时代的军队，哪怕是国民革命军的军队，士兵的待遇都不好而且文盲又占大多数，说不好听点士兵这个阶级目前是既愚昧又野蛮，军官把训练量搞大了指不定就有受不了的士兵打军官的黑枪。当然目前的国民革命军还是很重视政治教育的，打黑枪的情况不太容易出现，不过训练量加大，士兵里出工不出力的情况是绝对有可能出现的。

“是啊，团长，我们士兵的教育我敢说在全中国也算很不错的，但是这么大的训练量，复轰说的情况恐怕不能避免。”罗奇也在一旁插话支持雷震的意见。

其他人也都七嘴八舌的表达着类似的意见，都觉得这个大纲的训练量确实太大了点。

单于对他手底下的军官们有这样的意见是早有预料，胸有成竹的对众人说道：“大家放心，其实这个问题我早有考虑，也有了解决办法。大家都晓得我在国民军里待了几个月，大家不会以为我这几个月在张家口光顾着玩吧？”

罗奇等人听单于这么说也都笑起来了，不过也奇怪单于这个时候提国民军做什么。

“冯焕章这个人嘛，说实在的论人品确实不值一提，不过他练兵确实很有一套。蒋方震将军说冯是善将兵没有说错。”单于在罗奇等人面前也不想掩饰自己对冯焕章的蔑视，而罗奇等人也没人觉得单于的说法有什么不对。冯焕章这个人在民国的历史上，其“焕章”的名声实在太响了。

“他练兵第一步是什么呢？就是给士兵开诉苦会，让士兵自己感动自己，使得士兵从要我练，自觉转变为我要练。我觉得这个方法我们完全可以采用。”

“团长你这个‘要我练，我要练’总结的真实太好了，可这个诉苦会该怎么搞呢？”罗奇觉得单于总结的这六个字实在是太精炼了。

“诉苦会嘛，顾名思义，就是让士兵自己上台说说自己参军前的生活；据我所知咱们团的士兵都来自山东以及苏北农村，要不是家里遭了灾也不会出来当兵，所以我们就要充分调动起这些士兵对军阀、列强的仇恨来，简单来说一切幸福归功于我们的党，一切苦难归咎于军阀、列强。这样一来，他们的积极性不就被我们调动起来了么？”

“团长这个办法不错，不过具体怎么来办呢？以前这些政治工作都是党代表来做的，要不然等晚上咱们团那些去党部开会的党代表都回来了后再和他们商量商量？”罗奇稍微犹豫了一下说道。

我说呢，怪不得今天一个党代表都看不见，原来都被叫去党部开会了。

单于本来一直好奇怎么第六团上下连一个党代表都没有，经罗奇这么一说才明白。不过诉苦会这类的活动单于绝不会交给任何一个人来做的，至少目前不会。支持诉苦会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士兵解衣衣之，推食食之。这是掌握军心的最好的方法，不过是 KMT 还是 C.P 他绝对不会让给任何人。

况且他本人就是临床心理系专业的硕士，穿越前又有几年的心理咨询的工作经验，毫不夸

张的说一句，他就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心理专家。只要他想做，他也会成为这个时代最优秀的政工干部。连苏联宣传专家们都未必搞得清楚什么叫洗脑、精神控制、群体效应的这个时代，论做人的思想工作，单于这个临床心理学硕士可以说是无敌的。

甚至极端点说只要周主任、毛委员这些人愿意配合，单于有信心用 21 世纪的心理治疗方法方法再加上一点点精神科药物（这个时代的药物即可）用一年时间里把他们全部变成三民主义者。（以现代临床心理学的角度看，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不可改变的，当然改变的背后有一系列复杂的条件必须被满足。简单来说像周主任与毛委员这些人是绝无可能长期和主角处于一个单调孤寂而安静的环境里的。）

才穿越到这个时代和蒋中正接触之初单于甚至很无聊的想过，如果他来主持军统、中统，他用他的专业担保，没有一个 C.P 能在他手里保持住对信仰的坚贞。当然前提是能满足他一系列复杂的条件。

想到这里，单于微微一笑，对着罗奇自信的说：“算了，党代表们未必有我知道的清楚，这样振西，这个诉苦会就从你们营开始，我亲自主持。”

见单于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罗奇也就无所谓的点点头。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见解决了诉苦会这件事后单于开口问道。

众人想了想，觉得确实也没什么问题了，于是都摇摇头，示意对这个训练大纲没有问题了。

“既然大家都没有问题了，那好，下面我宣布一下接下来的工作安排。”

单于此时完全是一副团长的口吻了，而在座的第六团军官们到了这个时候都觉得单于这么说完全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了。

***** 分 割 线 *****

貌似最近听到有人说俺在拖戏的流言，好吧，其实可能确实有点拖，不过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放心马上情节就会飞快的发展了。中山舰事件就快开始了。

至于这章关于临床心理学的部分，恩，大家就看作一个心理学专业的学生的怪趣味吧，不过如果大家对临床心理学这门学科有了解的话就能知道关于“没有一个 C.P 能保持信仰”这件事真没有乱盖。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十七回 练

“这个训练大纲既然大家都觉得没有问题，那么从现在开始我的话就是命令。如果谁对我的安排有意见，请下来再向我或者师里反映。”

民主了一天，单于觉得是时候该“集中”了。而在座其他人此时也恢复到之前正襟危坐的状态。

“首先，因为这个大纲要在三个月完全，我们时间很紧；所以我决定把大纲分为三个阶段，也就是说每月为一个阶段。每个月月末团里会对大家的工作进行评估，如果谁的工作没有完成

好，那么绝对没有情面讲，该降级的降级，该撤职的撤职。”

单于说到这里，在座的各个军官都感觉到屋内升腾起一股肃杀之气，不自觉的背都挺的更直了。

“第一阶段，各营各连主要工作是抓士兵的体能为下阶段做准备；至于怎么合理的进行体能训练在训练大纲里已经写的很明白了，按照大纲训练就可以了。当然大纲里的调动士兵训练积极性这一项由我来负责，不过各部主官对士兵的文化教育也不能放松。这一项也必须达到大纲的最低要求。谁要是没完成大纲的要求，一律撤职。”

此时的单于一改之间和善的表情，两眼炯炯有神一脸的严肃；而当单于最后说道撤职两个字时真的让在座军官有金石之音的感觉。

单于的目光在会场扫了一圈，被眼神扫到的军官无不努力挺胸直腰。整个会场只听到单于的声音在回荡不休。

“我知道咱们团的新兵训练以及士兵的文化教育一直没放松过，因此可能有人认为这个月的任务会很轻松，但是我想告诉诸君，谁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相信我不说大家都也应该看出来，大纲不但对士兵的要求高，对军官的要求更高！之前有人说我们黄埔生是班长水平，这话虽然无稽得很，但是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军校由于客观之因素，对我们在术科上的教育上稍嫌仓促也是事实。我在与校长交谈时，校长曾经告诉我不少军官甚至连一个简单的机枪阵地都架设不合理！在东征时多次出现过己方机枪阵地误伤己军的情况！其他部队我管不着，但在我团，这种情况决不允许出现！因此我觉得在第一阶段士兵的训练由诸君副手完成，而诸君这一个月就要进入我新设立的军官教导队重新做回学生，我与罗团副和诸君一起共同学习。如果一个月后不管是排长、连长、营长甚至我这个团长，谁没达标，就撤谁！”

若是单于在上午才到团里说这番话，就算没人跳出来反对，但也肯定很多人会腹诽不已。可经过一天的接触，特别是在看到单于拿出这么完善合理的大纲后；在座的众人已经认可了单于的军事才能。

虽然自己眼前这个新扎团长不曾在军队里真正干过，但是这个团长不是没有本事的人。众人几乎都做如此想。

所以尽管觉得自己面前这个团长变脸的功夫实在了得，恐怕是只笑面虎；但是众人也都默认了单于的这个安排。甚至如吴继光、雷震这些人心里还颇为期待单于在教导队里的表现。至于单于说黄埔前三期在术科教育上稍嫌仓促这点，在座的众人可不是才从军校出来的愣头青，也算是经历过战火洗礼的军人，内心深处都认可这个事实。

当然，若有外人这么说，那是打死也不会承认的。（以保定军校为例，一个学员要经过差不多三、四年的理论学习与连队实习才能毕业任连级军官，而黄埔前三期差不多都是半年即毕业，学员的军事水准可想而知。）

“好了，我的话就这么多，若是有人不能接受这样的安排或是觉得自己不能胜任，又或觉得我的安排不适合，现在就请说出来；或是今天即向师部反映。若是没有问题，那么现在散会，诸君会各自部队把这个月的工作交给自己的副手，然后明天早 06:00 到团部集合。记住着士兵服。”

“还有一点，虽然这一阶段的训练时交由诸君的副手负责，但是大家记住，出了问题还是

诸位的事情！我直接为诸君是问！别到时说我这个团长不教而诛。”

单于之所以让在座的这些营、连、排主官丢下部队的事情来接受他为期一个月的战术训练那是因为单于发觉这个时代对士兵的体能训练其实和后世没什么太大的区别，至于白刃战当时中国各个军队白刃战全都学自日本，根本没什么差别。只要训练者认真负责就可以了。而单于本人也是到了黄埔军校后才开始进行白刃战学习的，这方面也确实没什么“先进”经验。

“诸君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现在就散会！”

随着单于一声散会，在座的众人起立、敬礼后也都陆续离开了会议室，就连王祈这个团参谋也要赶回原部队做交接。

不一会会议室就只剩单于与罗奇两人了，单于打量了一下四周，见人都走完了，一下子放松下来，瘫坐在椅子上，顺手松开了风纪扣。

“振西啊，刚才真是好不习惯啊。”单于一点也不顾忌他在罗奇面前的形象。

而罗奇也饶有兴致的看着单于道：“文革，你还别说，你最后的发言还真是很有魄力，有个团长的样子。开始我见你和他们嘻嘻哈哈，还担心你没点威严镇不住他们这些人呢。”

哎呀，振西，你那里明白职务、身份、名气这些东西对王霸之气是有加成效果的；没职务、身份、名气的人说这些话，那叫乱洒王八之气，是典型找抽的行为；而有了职务、身份、名气的人说这些人那叫王霸之气四溢，是有威严有派头的表现。

当然这些话单于也就是在心里想想，嘴里自然是和罗奇谦虚一通。

闲扯了一会儿，罗奇有点担心的说道：“文革啊，别怪我多嘴，说起来我们这些人怎么也算带过兵的，在战场上打过滚的人；你虽然能干可毕竟还没毕业就做了总理的侍卫官，明天上午你要教的东西可都是要和土地爷打交道的，你没问题吧？”

说起来罗奇这话真的有看不起上司的嫌疑，若不是和单于在军校关系就很好，换一个人罗奇是打死不会说这样的话的。

“放心，振西，我在国民军那几个月可不是胡混过来的；我单兵水准虽然不能说很厉害，但是也算是过得去。”

单于这话可不是安慰罗奇，作为一个穿越者来到一个陌生的时空哪里可能真正放松下来；更何况又是这么一个波澜壮阔交织着铁与火，杀戮与背叛，各种不同的理念激烈碰撞的大时代。稍微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不会真的在这么一个时代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在国民军任政治教官的那几个月里，单于真的放下身段向自己的学生，国民军官们讨教着，学习着他们的经验、技术。

要不是单于在国民军干部学校里那么不耻下问，不计较身份的和国民军大老粗们认真讨教，显示出坚毅的心智，那么他又怎么可能入得了冯焕章的法眼？又怎么会被冯焕章安排去与郭松林联络？韩复榘又怎么会刻意和单于结交？

当然这些罗奇是不会知道的，不过他见单于这么胸有成竹也不说什么。毕竟有些东西光靠

嘴巴说是不行的这个道理罗奇相信像单于这么聪明的人没理由不知道。

“文革，还有事吗？没事的话你给我说说你准备到底怎么搞诉苦会啊？我好提前准备准备。”

“诉苦会的事先不忙，你和我先去师部一趟。”

“师部？你是想去……？”罗奇似乎是猜到了什么。

“恩，就是去师部要经费。”单于的发言证实了罗奇的猜测。

“师部的经费也很紧张啊？能要到吗？”被迫不及待的单于拉出会议室的罗奇问道。

“师部没有，我就直接找校长要！”单于边走边充满信心的对罗奇说道。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十八回 如意

刘峙似乎是早就预料到单于与罗奇会到师部找自己要物资一样，单于两人走进师部刚给刘峙敬礼还没来得及表明来意，刘峙就像变戏法一般，把一张清单丢给了单于。

单于拿过清单一看，清单里除了一些轻重武器外，居然还有两门野战炮！不但如此在清单的最后还有蒋中正手书的一行字：“特批第二师第六团训练费贰万圆正，”

这可让单于真是有点感激蒋中正了，要知道此时国民政府经费非常紧张，蒋本人就是因为汪兆铭与季山嘉未经他同意削减了军校3万元经费，而增加了第二师3万元经费就悍然将第二师原师长王懋功递解至上海。当然王懋功事件更多是政治原因导致，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出目前国民政府军费是多么紧张。

单于来之前也没有想到蒋中正能这么大方一次就拨给自己2万大洋，本以为能从刘峙手里要到4、5千就很不错了。

刘峙见单于盯着清单直看，哪里不知道眼前这个年轻人的所思所想？微微一笑，对单于说道：“文革啊，总司令对你真是说得上费尽心思了，你在第六团要好好练兵；若团里有什么棘手的事情你处理不来可以直接来找我。”

见刘峙这么和颜悦色，单于也不得不表表忠心：“校长与师座对学生的爱护，学生铭记于心。也请师长放心，学生一定克勤克谨，把部队带好。”

刘峙听后只对单于两人微笑着点点头，说道：“恩，你知道带好部队是正紧就好；时间也不早了，我知道你现在还有很多事情要忙，今天就不留你们吃饭了；物资你们明天派人带着单子来领。至于训练费嘛，你们今天就带回去吧。对了，汽车嘛你们先用着。”

说罢刘峙顺手就指了指他办公室一角的小箱子。

单于与罗奇见刘峙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也不多说什么，向刘峙敬礼后就招呼在外面待命的卫士把装满银元的箱子抬上车。

单于与罗奇回到第六团后，连忙找来团军需官伍文涛，让他清点完毕后赶紧上账。

“团长，这钱数目不对啊。”

单于与罗奇两人正聊着训练大纲的事情，突然正在清点钱数的伍文涛这么一说吓了一跳。

“怎么不对？难道师里给咱们打了个6折不成？”没等单于反应过来，罗奇抢先开口说话了。罗奇嘴里的这个打折其实是当时中国军队的一个惯例，凡是上级拨给下级的物资，特别是经费一般都会打个折扣。南北东西概莫能外。当然国民革命军比起其他军阀部队来说，打折打的要小，一般都按照八折发放。其实这个时期国民革命军，特别是第一军各部长官打折扣的目的还都只是为了自己手里能掌握一批物资、经费，一旦部队有急需可以先行发放；并不是为了中饱私囊。当然像王柏龄那样的人是否中饱就不好说了。

“振西，没关系的，就是六折也比我之前预期的要多了。”单于走南闯北这么久，对打折一事也并不是一无所知。不过正如他所说即使打了六折也高于之前预想的金额了。

罗奇听单于这么一说也平了那口气，颇为轻松的对伍文涛说道：“现在各军经费都紧张，校长能拨给咱们2万块已经是意外之喜了，师部打六折就打六折好了。”

“不是的，师部没打六折。”

“什么，难道师里给咱们打了五折？这就有点太那啥了。”本来表情平静的单于这时脸色开始难看起来。

“哎呀，误会了，误会了，团长。我的意思是师里这次给咱们拨的款子居然没有打折，是实数发放的。”伍文涛见单于说的更离谱，连忙开口澄清。

“树帆，你的意思是这箱子里是整整齐齐的两万块？！一分也没少？你肯定自己没数错？”这下子轮到单于与罗奇大吃一惊了。

“文革、振西你们俩也太看不起人了吧，箱子里的银元是一百块一封，一共200封。我这么大人了连数数还会数错？”

这下子轮到伍文涛不答应了，他虽然不是什么大学生，可好歹读军校前上过一年师范学校。

“树帆，你知道我和振西不是那意思；我们也是太吃惊了，没想到这次师里一分钱没扣咱们的。振西啊，看来这次咱们非得唱出好戏不可了。”

单于一面安慰伍文涛，一面对罗奇感叹到。

“是啊，诸位师长这么爱护我们这些学生，要是咱们不做出点成绩来还真没脸见人了。”罗奇与伍文涛听了单于的话都不约而同的点点头。

伍文涛清点完后带着箱子回自己办公室上账去了，而单于则和罗奇两人继续着训练大纲的话题一直到深夜。

第二天一早，不但石美麟、朱元竹、雷震这些军事主官如约而至，就连之前去党部开会的第六团上上下下的党代表都来了不少，领头的就是团党代表郭俊。

论本心，单于对这些 C.P 还真是很矛盾，一方面对不久之后他们遭受的腥风血雨感到很同情，很想为他们出一份力；而另一方面出于彼此目前的立场考虑，又不太希望他们插手团里的训练，更不希望他们把单于辛苦总结的练兵心得给学了去。毕竟这些东西可是一个军事天才经过 20 多年戎马生涯所总结出来的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步兵训练纲要，尽管这个军事天才本身就是一个 C.P。不过在这个时空，单于把这份东西当作自己的心血也没啥不对。

虽然心里有点别扭，但在场面上单于还是对郭俊等人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接着单于带着众人来到团部警卫连的操场后首先就在众人面前将自己练兵大纲里的单兵技能演练了一番。单于所展现出的单兵技能虽说不上出类拔萃，不过在众人眼中把单于和自己部队里的士兵比较的话，单于算得上优秀那种。

至少众人明白以单于目前的份位、声望以及他的经历能有这样的表现不经过刻苦的训练是不可能的。拿句俗话讲就是：要成为一个兵王必须要有一定的天赋，但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兵则只需要勤奋。

既然众人认可了单于的单兵技能，接下来的训练就好办多了。事实上对于军官来说，单兵技能其实并不是训练的重点，重点是连排班各级的攻防战术、机枪阵地架设、土木作业、战斗手语等这些于战术相关的训练。

而单于向众人展示的这一系列闻所未闻的战术也让众人训练热情空前高涨，大家都明白单于所教授的这些军事技战术非常先进，可以说是日后他们自己在军界安身立命的本钱所在。

而明白了这一点后，单于在众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在不断的上升；可以说日后黄埔系统内一个很特别很有实力的小派系正逐渐在形成。

当然，单于在重视军官训练的同时并没有放松对整个第六团士兵的训练，而财务公开以及蒋中正特拨的两万大洋使得士兵的后勤保障空前充足，这种充足使得第六团士兵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同期的黄埔四期生的生活水准。

而单于所提倡在各连各排所展开的诉苦会活动更是空前的成功，士兵的主观能动性被单于充分的调动了起来，在第六团甚至出现了收操后士兵主动加练这种在这个时代堪称罕见的现象。

而单于也在白天训练的同时咬着牙主持了六团所有的诉苦会，也由于单于全盘主持诉苦会的原因，使得郭俊偶尔在于同志交谈中情绪很复杂的表示，第六团全团士兵无不视单于为兄长，全团士兵对三民主义的热忱高涨，C.P 在第二师第六团的工作非常难以展开。单于已尽得军心矣。

郭俊甚至在一次与蒋先云的闲谈中表示单于这个人不但军事上很有一套，而且搞政工宣传工作更有一套。这种上马能治军，下马能安民的人没被发展为 C.P，实在是 C.P 的一大损失。

只有张国陶听说了单于的情况后不屑的说了一句：“不过又是一个冯焕章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

当然蒋中正更没有忘记关注单于，在不断得到第六团情况报告的同时，蒋中正对单于的满意度也在不断的提高。可以说蒋中正对单于已经到了内心为其骄傲的地步。不过蒋中正此时日子过得也很艰难，和汪兆铭、季山嘉的关系正持续不断的恶化，因此实在没有时间对单于进行过多的关注。反正他知道单于不会让他这个校长丢脸就可以了。至于多余的经历嘛，还是放在与季山嘉的斗争中去吧。

不过在军校范围内蒋中正还是在黄埔四期生面前对单于大树特树，公开宣称单于是自己最得意的学生，也是黄埔学生的楷模。KMT 籍的学生当然是兴高采烈，觉得有这样的校长，这样的学长，自己前途简直是一片光明。

而对于 C.P 的学生来说，心情就有点复杂了。

不过这一切对于一心埋头于训练的单于来说，他并不是十分清楚，他的目光全部放在了第二阶段的训练上了，应该说这个阶段才是大纲里的重中之重。

因此时间在他不注意的时候不经意的溜走了，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时间就来到了 1926 年 2 月底。

“团长啊，这样的地形你觉得四组一队还能顺利展开吗？”

这一天第六团的军官们正和自己的团长一起探讨四组一队在某些特定环境中该如何展开，可他们的团长今天却似乎显得有点心不在焉。

“团长，团长？”吴继光见单于似乎在发愣，于是小声的提醒道。

“今天几号了？”单于看起来确实心思不在这里。

“今天 28 号，月底了，怎么了团长？”经过这一个月的相处，即使是罗奇在一般场合都是恭敬的称呼单于为团长。

“28 号了啊。唉，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要进城一趟。”

众人看着莫名其妙的感叹几句后就留下一句话自顾自的走出了大门的团长面面相觑，咱们团长今天怎么了？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十九回 李宅

历史上对中山舰事件（3.2 事变）说法很多，很多说法中都认为这件事是蒋中正精心策划针 C.P 的阴谋。可就单于看来这件事委实说不上精心策划，实乃一突发事件。甚至在这件事情上蒋中正某种意义还算是受害者。

3.2 事件无疑是一起偶然的突发事件，但是细究其因果，却是蒋中正在与季山嘉、汪兆铭权力斗争中屡次受挫。

拿蒋中正事件后对汪兆铭的话来说，造成事件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

（一）“弟由汕回省以来，即提议北伐，而吾兄当时且极端赞成之，并准备北伐款项，以示决心。不料经顾问季山嘉反对此议，而兄即改变态度，因之北伐之议，无形打消，坐失时机”。

（二）“季山嘉提议，派兵由海道运往北方，此为其儿戏欺人之谈，实为其根本打消北伐之毒计，弟即知其无北伐之诚意。当时弟并以彼用意之毒，陈明于兄前，谓此计于吾总理北伐毕生之志完全相反。兄既知之，而复允之，此亦吾兄不能自主之一端也。”

（三）季山嘉劝弟往北方练兵之计，实为“使弟离粤，以失去军中之重心，减少吾党之势力。乃兄不察，竟顺其意，且赞成之，惟恐不遑。及弟与季山嘉露意反脸，令赴俄休养，而兄恐触其怒，反催弟速行”。

（四）“委任李、黄为第八、九军长，而季山嘉特留第七军长一缺，以待来者，此缺非其预备王懋功叛弟后，即以此为报酬乎？凡此诸大端，兄岂未曾察知乎？”

总之，“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务政治，事事陷于被动地位，弟无时不抱悲观，军事且无丝毫自动之余地，革命前途几至濒于绝境。”

就单于来说，他在整个二月虽然埋头第六团的训练中但也不是对时事毫无所知；他很清楚的知道这段时间蒋中正所承受的压力确实很大。

不过虽然他并不认为 3.2 事件是蒋中正刻意发动的，但是他也不能眼看着自己好友李之龙糊里糊涂的做这个受害者。

李之龙这个人虽说有点锋芒毕露，有点不拘小节；但是他毕竟是一个热情而忠于理想，对国家忠诚的有为青年。

可当单于开着车赶到李之龙的住所时却苦笑不得的被李之龙楼下的卫兵给拦了下来，因为这个卫兵实在没办法相信眼前这个全身上下脏兮兮，穿着破旧二等兵军装，胡子拉碴不修边幅的人会是鼎鼎有名的黄埔军人之楷模，国民政府最年轻的团长单于。尽管这个人开着汽车来的，可这么大的官难道不会配一个司机？

今天我们局长开舞会，请了不少长官。你再不走小心单团长来了我告诉他你在这里无理取闹！在士兵的心目中完全把单于当作了一个司机。

见眼前这个士兵无论如何不愿意给自己通报，单于真是有好气又好笑。以他的目前的身份当然自然不能和一个小兵在大门口大吵大闹，不然传出去无论如何受损的都是他本人。

可要单于就这么回去，他又不甘心。

正在这个时候，旁边传来一个声音：“文革？是文革吗？”

听得出声音的主人也不敢肯定面前这个不修边幅浑身脏兮兮的做二等兵打扮的人是不是单于。

单于转过头一看，说话的不是别人，而是他另一位好友蒋先云。

“巫山，你来了就好了，快帮我给这位士兵证明一下，我就是单于。”见到好友的单于觉得总算可以解决身份问题了。

蒋先云可不像单于，他出入李之龙家的次数不少，门口的卫兵自然是认识他的，有蒋先云的证明，单于的身份问题也就不成问题了。

“单团长怎么这么邋遢啊？比我们局长差得远了。”看着单于与蒋先云两人的背影，卫兵小声嘀咕着。

“文革，你一头扎到部队两耳不闻窗外事我是知道的，可你今天怎么穿成这样来参加咱们李大局长的舞会啊？”一身干净整齐的少校军服的蒋先云当然有理由打趣穿着脏兮兮的单于。

“嗨，别提了，我在团里一天到晚和土地爷打交道不穿这身穿什么？难道要我穿一身校官服摸爬滚打？再说了我压根就不知道在田今天开什么舞会，刚好今天有空找在田和你喝酒来着。”单于是真不知道李之龙今天开舞会，不过他也没必要把自己的来意对蒋先云坦然相告。因为他的来意压根就没法说。

“对了，你怎么有兴致跑在田这跳舞？这可不像你的为人啊。”

“有点其他事找在田。”蒋先云听单于这么问，微微皱了一下眉头；看得出蒋先云今天找李之龙说的事不是什么好事情。

“巫山，文革！你们两个怎么一起来了？！”

单于与蒋先云正爬着楼梯，见李之龙着一身雪白的海军中将礼服正满脸惊喜的看着他们两人。

李之龙似乎对蒋先云、单于两人的到来感到很欣喜，蹬蹬蹬快下了几步楼梯一把抱住两人，热情的说道：“呵呵，起初我还想着巫山你不喜欢跳舞，而文革现在完全变成了兵呆子没请你们，没想到你们俩居然自己鬼鬼祟祟的摸来了。”

单于对李之龙这么真情流露到是很感动，也没注意身旁蒋先云的脸色不那么好看，只热情的和李之龙寒暄道：“在田你这说的什么话啊，什么叫兵呆子？！我这叫爱岗敬业，以部队为家。”

说罢单于与李之龙就站在楼梯间嬉笑打闹了一番，两人谁也没发觉蒋先云似乎不像以前那么和他们两人打闹在一处了。

李之龙与单于嬉笑一阵后把单于、蒋先云两人迎进了客厅。

这是单于第二次到李之龙的家，单于看得出这一个来月的时间里李之龙家里又增添了不少摆设，客厅柜子上那崭新的留声机，那气派的大沙发以及李之龙夫人潘慧琴肩上那件开司米的披肩无不显示如今的李之龙真的混的很好。

可能是单于与蒋先云来的早的缘故，诺大的客厅里并没有客人，只几个女仆在忙碌着摆设着等会舞会上所需要的酒水、食物。

正当李之龙刻意的向单于介绍等会自己夫人的不少同学（李夫人可是广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她的同学自然都是女孩子）也要来参加这个舞会，而单于对李之龙的刻意不屑一顾，两人正打着嘴仗的时候，待在一旁一直没出声的蒋先云说话了。

“在田，你这里有没有安静点的房间啊？我想和你说点事。”

当着单于的面蒋先云不顾礼貌直截了当的表明希望和李之龙独处的意思，这让李之龙夫妇以及单于都是一愣，。

不过三人中还是单于反应的快，单于抢在李之龙开说前对潘慧琴说道：“嫂子，能不能带我去梳妆打扮一番啊？你看看我这一身的灰土，虽然我无所谓，可不能待会让嫂子的同学暗地里

嘀咕嫂子和在田交友不慎啊。”

单于的插科打诨冲淡了四人之间尴尬的气氛，李之龙顺势微笑着对夫人吩咐道：“慧琴啊，你就把这支泥猴子好好收拾一下，对了把我的衬衫拿出来给他换上，你看看他穿的这叫什么啊？”

单于一边和李之龙斗着嘴一边由潘慧琴带着往客厅另一方走去，而李之龙与蒋先云则一起来到了李之龙的书房。

来到书房，李之龙坐在书桌后面顺手从书桌里拿出一包香烟，自顾自的点起一支香烟，并把香烟丢在蒋先云面前，示意要抽自己拿。

“巫山，你今天来找我什么事？”

蒋先云抽出一根香烟在手里把玩着，半晌才出声。

“你知道的，就是陈策的事，组织上的意思是陈策毕竟属于 KMT 左派，也是汪主席得用的人，你能不能先丢开手？”

听得出蒋先云是克服了很大的心理障碍才说出这番话的，不过通红的耳朵还是暴露出蒋先云内心的不安。

“巫山，我还是那句话，陈策要是走私其他的东西我可以丢开手，我李之龙不是不知道大局的人，但是你要知道陈策走私的是鸦……是那东西。你不是不知道我们这个国家受那东西的毒害差不多快一百年了！曾经万国来朝的伟大国家如今变成这副鼻涕虫的模样，还不都是那东西害的？！作为中国人我良心上不允许我丢开手！”

李之龙也涨红了脸，不过他这个红与蒋先云的红很明显不是一回事。

“在田，你说的这些我不是不知道，你以为我不痛恨走私那些东西的王八蛋吗！可凡是要服从大局！服从上级组织的决定！你不是今天才加入 C.P，这些不用我教你吧？！”蒋先云这个时候也显得很激动，当然这里面肯定包含着对李之龙不服从组织决定的恼火，至于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就不得而知了。

“唉，巫山，你还是那副老样子，你永远都是坚决服从组织纪律的优秀 C.P。”李之龙听蒋先云说完后不复刚才那副激动的模样，而是很颓然的坐在椅子上得意味深长的说道。

“在田，别扯其他的，我就想问你，你到底服从不服从组织的决定？”蒋先云似乎被刚才李之龙的话给激怒了似的，显得更激动了。

“作为一个 C.P 我怎么可能不服从组织决定？只要组织给我一个书面命令，让我不再管陈策走私那玩意儿，我肯定不管，他陈策爱运多少运多少。”李之龙闭着眼睛好一会，似乎下定了什么决心一般对蒋先云说道。

“你这是胡闹！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我作为你的上级，我向你传达的就是组织上的决定！”蒋先云此时完全被李之龙这种表现给激怒了。毫无疑问，蒋先云作为一名 C.P，他不能忍受李之龙作为一名 C.P 却如此无组织无纪律。

“我什么时候胡闹了？那好，作为 C.P 我坚决服从组织决定；但是作为国民政府海军局局长，我明天将正式向汪主席报告陈策走私一事。”李之龙似乎也豁出去般和蒋先云对吼着。

“唉，在田，该说的我也说了，听不听在你。作为你的上级，我将建议组织上就这件事给你处分，作为朋友，我只能说你实在太不成熟了。”蒋先云似乎变脸一般，不但再生气，反而意气萧索的对李之龙说道。

说完这话后蒋先云边起身推门出去，边回头对李之龙说道：“在田啊，既然你已经决定了，那就这样吧。抱歉，我还有点事要先走了。”

李之龙完全没有预料到蒋先云会这么平静，反而一时间楞住了，不过他也完全感觉到了蒋先云临走前眼神里的关切和担心。

“巫山怎么走了？等会很多女士要来哦。自由恋爱加革命可是吾辈目标，现在就在田革命成功，我们可不能服输，要努力追赶啊。哎哎，怎么我越说你越走啊？你给我回来。”

客厅里传来了单于的声音，听到单于这么滑稽的说法，饶是李之龙现在满肚子的官司也不由得嘴角上翘。心里又泛起一片温暖的感觉。

他很清楚单于会这么说一定是看出蒋先云出来时脸色不好，故意插科打诨，缓和气氛，疏解两人的情绪。毕竟书房距离客厅并不近，单于真只是和蒋先云开玩笑的话完全没必要说这么大声。

***** 不 顾 一 切 要 收 藏 的 分 割 线 *****

这里要说明一下，在 1949 年前鸦片在中国的地位和大洋差不多，算是货币的一种；而使用这种特殊货币的可是

不分党派的，所以还有陈策走私被李之龙抓是事实，而且还捅到汪精卫那里去了。可非常诡异的是陈是汪的铁杆，而且之前李与陈关系不错，李结婚陈送了很多值钱的东西。李之龙抓陈从现在资料看至少有很大的可能是一次行使海军局长职能，并没有上级组织的授意。要知道那段时间里汪系是 C.P 主要团结力量！

以上，说明完毕

PS：收藏！呼唤收藏！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二十回 劝（上）

李之龙想的不错，单于刚简单梳洗了一下，又换上李之龙的衬衣来到客厅就看到蒋先云一脸无奈的朝外面走去。虽然单于并不清楚蒋先云到底与李之龙之间发生了什么，不过以他对这段历史的熟悉程度，他多少也猜到了一些。

而蒋先云尽管满腹心事，但是在单于插科打诨之下也不好再摆那副脸色给单于看，只好勉强笑着对单于说道：“文革啊，真不巧，我刚想起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做完；所以今天就只能到这里了，改天我到你团上来找你吧。”

说完蒋先云和潘慧琴打了一个招呼转身离开了李之龙家。单于正踌躇着是否是不是现在就到书房找李之龙谈谈的当口，潘慧琴却主动开口了。

“文革啊，我看巫山走的时候脸色不太好看，别是之龙和他吵架了吧。要不你到书房去问问？”潘慧琴虽然年纪不大，但也知道在这个广州城里真心对自己丈夫好的也不过蒋先云、单于寥寥数人而已。

不过比起永远工作第一，经常找自己丈夫要他做这做那的蒋先云，潘慧琴对能说会道又是留洋归来的单于印象更好。更最要的是单于不但从没找自己的丈夫办什么事，而且单于目前是国民政府、KMT的名人，前途看上去比蒋先云好多了。

见潘慧琴有点担心，单于当然不能拒绝她的这个请求，不过在进书房钱单于还是安慰了潘慧琴几句。

“嫂子别担心，牙齿还有咬舌头的时候，我看他们两个多半争果子吃恼了，没什么。”

饶是现在潘慧琴正为丈夫深深的担心着也被单于这句话给硬生生的逗笑了。

“你这人啊，不晓得你说这话是奚落我没看过红楼梦呢，还是你把自己个儿当作林黛玉了？都团长长了，还这么不正经。”

单于边朝书房走着，边回嘴道：“啧啧，而今这女同胞真是了不得了，做人家的太太的也敢公然把红楼梦这样的书给挂在嘴边了。”

潘慧琴听单于这么说正想回击他几句的时候却看见单于很狡猾的闪进了书房，还顺手把门给关了。

不过经单于这么一打岔，倒是让潘慧琴把心事放下了一多半，心里明白单于一改前此的寡言少语的插科打诨也是为了自己两口子好。

想到这里，潘慧琴开着书房紧闭的房门，微微叹了口气，估摸着客人们该来了，自己这个女主人也得要到客厅门口去待客了。于是转身朝客厅门口走去。

××××××××××××

单于一进书房就看见李之龙被一股云雾笼罩着，李之龙正坐在书桌后面的椅子上抽着闷烟呢。单于连忙快走几步来到书房窗户边打开窗户，又挥了挥手让烟雾快点散去。

嘴里还一边念叨着：“我说在田啊，你小子抽烟也别忘记开窗户啊。这知道的晓得你是在抽烟，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活腻味了正自焚呢。”

李之龙颓然的看着单于在自己面前做的这些事，又向是对单于倾诉，又向是喃喃自语的说道：“活腻味了？我最近还真觉得有点腻味了。文革，你说我们这么跋山涉水的来到广州到底为了什么啊？”

见李之龙这么意气萧索的模样，对照自己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心里对李蒋二人的谈话估摸了个八九不离十，而且李之龙现在这个样子其实对单于接下来要说的话并不是什么坏事。

想到这里单于很随意的拖了一把椅子到自己跟前，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诚恳的对李之龙说道：“为了打到军阀，为了打到列强，为了中华之崛起；总之就是这样。好吧，我承认，我没你和巫山那么伟大，我第一天到广州行李被偷了，不来军校我差不多要露宿街头了。”

单于本来是想说些场面话，不过才说了一句就看见李之龙一副不以为然的模样，只好改口说实话了。

“这还差不多，我第一个不相信你小子有这么崇高的理想。”见单于说法有趣，李之龙也不像刚才那么颓然了。

“在田，你也别这么说；我以前就说过，我从小生活在国外，我和你们不一样。我可以守道而活，但是要我为道而死就有点勉强了。”

单于这句话似乎触动了李之龙的某根神经一般，李之龙长叹口气说道：“其实能做到守道而活已经很难了，现在好多人连这个都做不到了。”

“在田，我不晓得你和巫山说了些什么；不过我想告诉你，理想和现实永远是有差距的，目的正义证明手段的正义。我记得我之前就和你说过这些啊，怎么你今天又这副样子？单于意味深长的对李之龙说道。

“文革，你是说过这些，不过我还是认为如果妥协后才实现的理想那还叫理想吗？”如今的李之龙显得很迷茫，不过也难怪，身怀理想太远大，太崇高的人一般都会因为与自己理想差距过大的现实而显得迷茫。当然有的人过的了这一关，有的人过不了，比如李之龙另一个好友余洒度。不过这个时空的余洒度还会有不会有那么悲剧性的结局就不是单于能知道的了。

“在田啊，其实我今天来的目的和巫山差不多。”单于见李之龙把话题扯的比较形而上起来，连忙说回正题。

“什么？！你也是来做说客的？！”李之龙听单于这么说感到很吃惊，如果说蒋先云做说客很大程度上是组织的意思的话，那么单于来做说客，难道单于和陈策是一伙儿的？

“不，不，不；在田你误会了，我可不是为谁来做说客的。不过呢，广州城能有多大？更何况我们第二师又负责广州城的卫戍，多多少少还是知道一点点事情的。老实讲，我今天来的目的是希望你最好，恩，最好……”

说到这里单于有点踌躇了，这让人辞职的话单于还真有点说不出口。

“最好什么？文革，你什么时候说话也吞吞吐吐了？最好让我丢开手是不是？”李之龙见单于‘最好’了半天都没有下文，点着讥讽的帮忙补充道。

“什么丢开手？搞不清楚你小子说什么。我的意思是希望你小子能请一个长期病假，最好需要到上海去治病的那种。”单于见李之龙开始怀疑自己的来意，干脆挑明了自己的意思。

“什么！？你要我撂挑子不干？！”李之龙没想到单于居然想让自己请长假，真让他惊讶不得了。

***** 召 唤 收 藏 分 割 线 *****

今天人不舒服，老是咳嗽。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二十一回 劝（下）

“喂喂喂，在田，我可没让你辞职；我只是说希望你这段时间请一个长病假而已。”单于对李之龙表现的这么惊讶感到很舒服。

不错，单于就是感到很舒服，因为这让他有重操旧业的感觉。而他很喜欢这种感觉，这可以让他暂时忘记自己身处于一个纷乱不堪的时代。

“为什么？就为了我查处了陈策的走私？”李之龙对单于表现的这么平静感到很不可思议，才和蒋先云争执过的他情绪并不是那么稳定，甚至他觉得单于根本就是另一边的说客。

“陈策？他做了什么我一点儿也不关心，也无关紧要。我关心的是你，在田。你不觉得这几个月来你风头出的太多了吗？”单于甚至还稍微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坐姿，让自己能做的更舒服。

而李之龙则完全被单于这么轻松的态度搞糊涂了，他摸不着头脑的对单于说道：“文革，你说话怎么这么没头没脑的啊？一会儿又希望我撂挑子，一会儿又说陈策的事情无关紧要，一会儿又指责我最近出风头？”

“在田，事实上你没发觉我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在说一件事情吗？简单说吧，作为你的朋友，我希望你稍微收敛一下自己的锋芒，离开广州一段时间，随便到哪里去玩；过个几个月再回来。”单于说话时眼睛很坦然的直视李之龙的目光，身体微微前驱；单于用这一系列身体语言希望李之龙能明白自己的诚意。

“文革，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会突然要我离开广州？至于你说我最近出风头，我可不觉得，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已。”单于的诚意李之龙似乎感觉到，但是他还是不能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好友一定要让自己离开广州。

“在田，刚刚我就已经说过了，广州城其实不大，尽管我回来后一直在军营里，可还是多多少少知道一点事情的。你不会这么快就忘记了吧？”单于微笑着对李之龙说道。

“哼，老实说我也没想到你练兵的手段这么了得；在学校时还没看出你这么文武全才。”李之龙有点不忿的说道。

“在田，事实上我对自己在政治上的才能更自信一点儿；这个我相信你也应该是晓得的。”对李之龙的“夸奖”单于表现了适当的谦虚。

“文革啊，你能不能不要兜圈子了，什么事痛痛快快的明说不好吗？你要是再这么兜下去恕我不能奉陪了，你知道我今天请客，事情还很多。”李之龙看样子已经对单于兜来转去的说话方式感到不耐烦了。

而单于听李之龙这么说，一改之前的轻松，很严肃的对李之龙说道：“好吧，在田，那我就明说了，但是我希望你明白，等会我要说的完全只是我个人的意思，绝对不代表谁或者那派势力的意思。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李之龙见单于这么说，也很正式的挺直了身体对单于说道：“文革，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想自己还是能分辨朋友的建议与说客的说辞之间的区别的。”

看李之龙还是有点疑虑自己是来做说客的，单于心里没来由的涌起一股烦躁的情绪，一瞬间真想就这么丢开手不管李之龙了，反正李之龙在中山舰事件里也没受到什么实质性的伤害。幸好这样的想法只在他脑海里一闪而过。

“那好，我就直说了，在田你不觉得从东征开始你的路太顺了吗？你不过是烟台海军军校肆业生而已，我敢说连一艘炮艇都没指挥过；可看看你现在，你指挥着整个国民政府的海军！你觉得自己的水平真能和陈策、欧阳格这些人比吗？你不知道有多少人对你又妒又恨？”

李之龙没想到正经后的单于话说的这么诛心，忍不住反驳道：“又不是我要官来做的，是上级任命的。”

“是啊，是上级任命的，你怎么不说是那个上级任命的呢？要不是你做过鲍罗廷秘书，又是 C.P，海军局长这个位子轮八轮我看海军局的苏联顾问也不会点你的将吧。其实老实讲，这个海军顾问的水平也未见得比国民政府那些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毕业生水平高。”

这些话若是换成对象是蒋先云，单于是绝不会说的，至少不会这么直接；可尽管蒋先云与李之龙两人单于都自认是他最好的朋友，可没来由的单于更愿意对李之龙坦诚一些。

“你这是什么意思？！是说我靠关系做到海军局长的吗？！”李之龙有点不能接受单于的话，情绪激动的站了起来。

“在田啊，可是你要我把一切都摊开来讲的，你这么激动做什么？坐下坐下。”单于面对李之龙的指责一脸无辜的说道。

听单于这么说，李之龙反而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起来，嘴唇蠕动了几下，可结果还是什么都没说讪讪的坐下了。

“在田，不是我说你靠关系，而是事实摆在眼前。我说的这些你以为其他人就不会这么想吗？尤其是海军那帮福建佬，你以为他们会服气吗？再说，你才被校长处理，紧接着就从陆军上尉越级提拔到海军中将这个份位，你觉得黄埔同学与校长会怎么想？你自己说说这算不算风口浪尖？”

单于见李之龙平静下来，继续说道，而且说的毫不留情。

“另外，你说说你自从做了这个海局局长后和汪兆铭、苏联顾问走得近还是和周主任、巫山这些你的 C.P 同志走得近？不管你怎么想，反正我觉得你在这叫危若悬卵！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像你这样职务高，影响大，却并不算是两党高层的人难道不是最好的下手对象？！你没瞎没聋，难道不知道近来季山嘉、汪兆铭与蒋中正之间已经有了很大矛盾吗？现在的广州不光有风吹草动，简直就是山雨欲来！你到底明白不明白！”

单于越说越激动，到后来干脆站了起来。而李之龙似乎从没想到过这些似的被单于说的有点发懵了。

“这些都算了，你居然还天真到去查陈策的走私，你还真是唯恐自己得罪的人不够多，对景的时候自己死得不够惨啊！”说到这里单于简直是恨铁不成钢的语气了。

“难道我查陈策走私鸦片错了吗？！”没想到一提陈策这件事，李之龙反而清醒过来一般。

“在田，你不要这么天真好不好！你以为现在的广州是什么人间净土吗？你知道不知道孙总理为了养兵连流莺都要收税了？！你知道不知道国民政府最大几笔税收来源就包括烟税？！赌税？！你知道不知道香港报纸怎么说我们的？说自从我们国民政府主政广州，广州市天高三尺！你以为就你知道鸦片的危害吗？！可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没了黄、赌、毒这些东西来给政府收税，政府是没有力量搞什么北伐的！你以为苏联的军火援助不要钱吗？！”

单于的这些话就如同连珠箭般把李之龙刺的不轻，李之龙坐在椅子上大口的喘着粗气，好一会儿才对单于说道：“文革，你说的这些，这些东西我从没想过。你容我好好的想一想。”

“在田，我希望你明白，我是真心不希望你被什么势力，什么人当作出头鸟给办了的，我真不希望你出什么事。但是你也要明白你现在的位置就是一个出头鸟的位置。我团里还有事，先走了。”

单于见李之龙一派颓废的模样，知道他需要时间好好思考一下，于是起身告辞了。

不过单于走到书房门口时又像是想起什么似的转过头对李之龙说道：“对了，我出了这扇门后是绝不会承认我说过刚才那些话的。”

单于又顿了顿，轻声说道：“在田，离开吧。”

说完，单于打开房门走了出去。而单于的离开像是把所有的光明都带走了一般，阴暗的书房里只剩下李之龙一个人颓废的坐在书桌后面。

过了良久，书房里闪现出一点亮光，那是李之龙又点燃了香烟。

***** 分 割 线 *****

编辑不是说这个星期上分类推荐吗？怎么没看见？疑惑 ING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二十二回 理想

单于没想到第二天李之龙就到团里找他了。本来刚结束当天训练的单于正在训练场上和罗奇、王祈等人总结新战术在实际运用中的问题时卫兵跑到训练场告诉他李之龙来访的消息。

单于来到团部就看见身着一袭长袍的李之龙正坐在椅子上端着茶杯发呆。

“在田，你怎么今天跑到我这乡下地方来了？”单于还是穿着一身脏兮兮的士兵服，一边大口喝着卫兵给他端来的凉开水，一面好奇的问道。他本来还以为李之龙至少要再好好想几天才会来找自己的。

“怎么了文革？我就不能来找你喝酒吗？”看上去李之龙昨天并没有休息好，两只眼睛布满了血丝，一看就知道昨晚肯定没睡觉。但是出乎单于意料的是尽管李之龙脸色不好看，不过李之龙的精神状态比他预计的好很多。不像昨夜那么迷茫，给人一种坚毅的感觉。

“你有了决定了？”看着显得坚毅许多的李之龙，单于放下水杯问道。

“呵呵，也说不上什么决定。确实想通了一些事情。不过……”李之龙打量了一下四周，似乎觉得这里不是说话的好地方，顿了顿继续说道：“我看还是等会咱们边喝边聊吧。”

单于也明白李之龙今天来找自己说的事情确实不方便在团部里说，正巧此时罗奇刚好进来，于是单于连忙交代罗奇自己要和李之龙出去吃饭，如果团里有什么事情让罗奇到镇口那家小酒馆找自己。

罗奇见李之龙身着便装来找单于，知道他们俩肯定有事情要谈，便知趣的拒绝了李之龙的邀请，李之龙本来就是客套几句，当下也不推辞，就和单于一起前往镇口的酒馆了。

第六团部所在地虽说是个小镇，但由于靠近广州市区，又有了这一大队兵驻扎在这里，看上去到显得比一般的小镇繁荣。

镇口的酒馆也因为如此生意比之前好做许多，不但老板新添了许多家什，就是酒馆看上去也比寻常乡间酒馆干净。

这种乡间酒馆，楼下都是力气行的人在光顾，看上去和鲁迅笔下咸亨酒馆有几分相似，当然单于、李之龙这样身份的人自然是被老板安排在了二楼的雅间。虽说是雅间，其实也就用屏风略微隔了隔而已。不过大概是单于与李之龙两人来的较早的缘故，整个二楼就只有他们一桌客人而已。

老板还因为单于的关系，多送了他们二人几个下酒的小菜。单于与李之龙两人本也不为吃什么，随意点了几个小菜，因此菜上的很快。

李之龙等伙计上齐菜下楼之后，也不忙着说正事，只称赞单于果然有办法，把第六团这支新部队训练的虎虎有生气、单于团诸如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等标语写的有意思；接着又夸单于编的三大纪律歌编的好（没错，单于又再次使用了拿来主义）。最后没得夸了居然夸酒馆的菜做得好了。总之就是不说正事，把单于弄得哭笑不得。

到最后单于实在忍不住了，趁着李之龙说完菜好的当口，开口询问道：“我说在田，昨天你说我云山雾罩，怎么今天我觉得你比我还能罩啊？”

李之龙正用筷子准备夹一块肉送到自己嘴里，听单于这么说，微笑的放下筷子，对单于说道：“文革啊，你不觉得咱们好久没有这么样喝酒了吗？不如把这些烦心的事先放在一边，等咱们痛痛快快的喝完这顿酒再说起来的不好吗？”

单于怎么听这么觉得这话别扭，心下揣测的问道：“我怎么越听越觉得你这话那么像喝绝交酒时说的话呢？你还是先说事吧。不然这顿酒你倒是喝的舒坦了，可我这心却七上八下的不踏实。”

“算了，本想着好好和你喝顿酒再说其他的，不过看你现在这样我不把话说明白，咱们这顿酒看来是喝不舒服的。其实我不过是想通了一些事情，心情舒畅了许多而已。哪里是什么和你绝交啊。”李之龙见单于一副忐忑不安的样子，莞尔道。

“你决定请假了？”见李之龙一副大彻大悟后的淡然模样，单于心里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告。

李之龙没有正面回答单于，而是很轻松的对单于说道：“我今天上午向汪主席汇报了陈策走私一案。汪主席已经将陈策撤职了。”

果然如此，单于心里不好的预感终于被证实了。

“看来你是真的大彻大悟了，既然你做了这样的决定，那么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你自己自求多福吧。”单于觉得这个时候自己的嘴巴就像含了一枚橄榄般充满了苦涩的味道。

唉，改变历史果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他就差把 3.2 事件挑明了告诉李之龙，可没想到李之龙居然还这么义无反顾。这大概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境界吧。单于在心里暗自想到。

而单于这么轻松的模样反而让李之龙略微有点吃惊，李之龙颇为好奇的问道：“文革，我本来还以为你会跳起来痛骂我一顿呢，你现在这个样子倒是颇为让我惊奇呢。”

“跳什么啊？在田，你是个怎么样的人我还不了解吗？你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充满了救世情节的理想主义者。你这样的人决定的事情是没有办法挽回的。”

细究单于的内心，他本人对有着救世情节的理想主义者这种生物是既敬重又讨厌，因为这种生物是典型的越苦难越坚毅，这种人决定的事情哪怕你在他面前用他亲人、妻子、儿子来要挟也是没用的，甚至越这么做，反而使得他内心越坚毅。而以单于的理解，近代中国历史上这种人通常都是天使与魔鬼的混合体。最有名的当属汪兆铭与国朝的太祖高皇帝了。汪兆铭一直坚信自己的办法才能救中国，于是当了近代中国最大的汉奸；而越多人骂他，他越觉得自己就是摆在祭坛上的圣徒；相信汪兆铭死的时候还依然坚信自己是一个纯粹的爱国主义者；至于国朝太祖嘛，当今之世如欲治平天下谁我其谁的信念就贯穿了他整个灵魂，他人的赞或者毁都不过浮云而已。说白了，这些人就是偏执狂。

所以单于之前劝说李之龙的时候刻意让他看到血淋淋的现实，原本以为余洒度过不了的关，李之龙多半也没那么好过；可没想到李之龙居然一夜之间就闯过这一关了。脱变成一名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或者说偏执狂。

“文革啊，昨天你说的那些我仔细想过来；没错，现实确实是如此，不过我们就因为这样就像现实妥协了吗？我昨晚想了一宿，我认为没拥有向风车挑战的唐吉珂德似的勇气，就不配做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果说改变中国丑陋的现实需要祭品的话，我不介意做这样的祭品。”

李之龙虽然声音不高，却说的斩钉截铁，话语间充满了义无反顾的味道。

按道理说李之龙这话真是让人热血沸腾，可对于单于这样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来说，却觉得异常刺耳，单于忍不住讥讽道：“是啊，你不介意做祭品，可你的朋友呢？你的亲戚呢？信赖你的部下呢？你就不为他们考虑吗？你觉得你做了祭品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前途和未来吗？你有问过中华需要不需要你这个祭品吗？万一你这个祭品不但没让中华复兴，而让中华更堕落了昵？”

“就算是错，我也决不后悔！我坚信我的路是通往国家民族复兴的道路！至于你说的朋友、亲戚、家人、部下，我相信他们会理解我的。”

“如果他们不能理解呢？”

“不理解，不理解也没关系，我只能说我对不起他们，可我对得起国家民族。”

“难道国家和民族不是由一个个个人组成的吗？你连亲人都对不起，怎么能对得起国家呢？”

“现在的国家就是因为太多为自己考虑的人，所以才一盘散沙。”

.....

单于与李之龙争论了许久，当晚他们都喝醉了。

当第二天单于醒来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永远失去了一个好朋友，而中国又多了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

这大概就是小市民与大时代英雄之间的思想差距吧，单于在之后的日子里时常回想他与李之龙这段争论来。

而之后他与李之龙再没有一起喝过酒，而国民政府的政局也如单于所熟知的那样不断的变化着。直到广州街头公然出现“打到军阀蒋中正”标语。

单于知道事情已经没得挽回了，你怎么可能要求一位手握军权，目前为止很得军心的被打倒者心甘情愿的被打倒了？更何况他目前还是苏联政府支持的对象。

不过所幸李之龙最后还是听从了单于的劝告把自己的夫人送到上海去了。

***** 分 割 线 *****

没了推荐，只有靠大家帮忙了。请多多支持。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二十三回 三二事件（上）

3月19日这天单于在团部坐立不安，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该出面帮李之龙一把；尽管李之龙和他在理念上已经分道扬镳，可是想到李之龙与他的交情，单于又不忍李之龙落到如此境地。

但单于也有很大的顾虑，关键就在于中山舰事件后包围省工会、苏联顾问住所，并软禁第二师C.P的都是蒋中正从第二师调的兵，如果这个当口他跑去解李之龙的围，单于也很难像刘峙以及蒋中正解释。

想来想去，单于突然想到后世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时曾经说过中山舰事件事实上是由王柏龄、欧阳格这些KMT右派勾结西山会议派一手策划的，他们等于是把蒋中正以及汪兆铭、苏联、C.P等耍了。

想到这里，单于又想到最近王柏龄这个第一军副军长天天在广州以及黄埔岛上散布“C.P在制造叛乱，阴谋策划海军局武装政变”诸如此类的消息，不觉对王柏龄策划说又相信了几分。

干脆直接找王柏龄摊牌算了。到了这个时候单于也只有赌，赌王柏龄在这件事上并没有事先与蒋中正通气。

为了避免王柏龄到时候恼羞成怒把自己也扣下来，甚至趁乱下自己黑手，单于把罗奇、雷震、石美麟、吴继光这些他觉得能信任的人找来，他准备向他们交代一些事情。

等罗奇、雷震、石美麟、吴继光等人被传令兵叫到团部后，单于没在团部里面谈这个事，而是把它们全部带到了小花园里。

“团长，你这么着急把我们叫来不是为了让我们赏花吧？”四人中最沉不住气的雷震见单于把他们这些人从下面部队叫到团部却又不在团部谈正事，反而把他们带到花园里很是奇怪。

“振西（罗奇字）、颂阁（石美麟字）、复轰（雷震字）、世显（吴继光字）我今天把你们叫来这里是有件事想和你们说，不过在说之前我想先问问你们，你们信任我吗？”单于面对四人，露出了少有的严肃。

见单于这么严肃，又说出这样奇怪的话罗奇等人不禁面面相觑，不知道单于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文革，我相信你。因为我知道你是绝对不会做出背叛革命以及校长的事情的。”沉默了一会，四人中地位最高，也和单于最熟的罗奇说话了。不过很明显他的话的后半段绝对是别有深意的。

而其他三人听罗奇这么说，也都认同罗奇发言似的对着单于点点头。

“大家放心，我还没丧心病狂到反革命的地步；不过以下我确实要对大家说一件事，这件事和王柏龄有关。”

单于说到这里，有意观察了一下四人的神情。尽管单于觉得以王柏龄的人品而言，应该是不可能有人会成为他的崇拜者。而单于观察的结果也表明了这一点。四人在听到王柏龄名字的时候眼睛里都流露出少许轻蔑。

“文革，王副军长怎么了？”罗奇尽管对王柏龄观感不佳，但却做不出向单于那样直呼王柏龄的名字的事情来。

“我怀疑王柏龄瞒着校长背地里在搞什么阴谋。”单于一字一顿的说道。

四人里除了除了吴继光以外其他三人无不大惊失色，只吴继光早有预料似的说道：“针对 C.P 的阴谋？”

单于见吴继光这么冷静，在赞赏吴继光有头脑的同时心里也有点打鼓。这人不会是 C.P 吧？

吴继光这话又让罗奇等人的心跳再次加快，而单于则不置可否的说道：“何以见得？”

“团长，王教官这段时间在广州、军校里到处说 C.P 有阴谋，要策划海军局武装政变；我又不是聋子，自然也听到过。而王教官这个人的人品和能力虽然不怎么样，可要说他目前想背叛校长那是绝无可能，那么团长，又不是背叛校长，又对 C.P 很反感的王教官会策划什么阴谋呢？这不是呼之欲出的事情了吗？”吴继光很轻松的回答着。他可没顾忌其他三人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人才，绝对的人才，单于很肯定自己眼前这个历史上并没有留下什么显赫声名的黄埔二期生绝对是一个人才。

想到自己团里有这样的人才，本来因为 3.2 事件的来临而显得心情烦躁的单于觉得自己的心情一下子好了起来。

“说得好。”单于先赞了吴继光一句，又接着之前的话题对四人说道：“世显说的不错，我确实怀疑王柏龄背着校长在搞什么针对 C.P 的阴谋。”

“可文革，王军长搞 C.P 关我们什么事？反而我觉得给他们一点苦头吃吃不是什么坏事。”罗奇想了想对单于说道。

“振西，其实给 C.P 吃点苦头其实我也不反对；但是我害怕他们把事情搞砸了，到时候校长被动。你要知道而今的广州 C.P 和苏联的势力又多强。别忘记苏联政治局使团就在广州，团长可是担任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的布勃诺夫！”单于当然没办法明说自己的目的是要保住李之龙不被王柏龄、欧阳格这些人给黑了。

至少单于想给李之龙争取一个比历史上稍微体面点的结局。

“那你准备怎么办呢？”罗奇觉得单于的话也有点道理。可他不明白单于能怎么解决这件事。

“这就是我叫你们四人来的目的，听我说，我准备等会就到广州找王柏龄当面问清楚，但同时我也不得不防王柏龄恼羞成怒黑了我，所以我准备带雷震去见王柏龄，要是王柏龄真把我给扣下来，复轰就会回来报信，振西你立刻去见校长，而颂阁与世显也立刻带着部队把握抢回来。”单于把自己早已经想好的计划和盘托出。

“可文革，你也可以直接去告诉校长啊。”石美麟不愧是老实人。

此时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单于心里暗自哭笑着，不过嘴里却回答说：“无凭无据不好去找校长。”

单于与四人商量妥当后刚和雷震走出团部大门就见一辆汽车刚好停在团部门口，车上下来一人，正朝单于敬礼。

单于仔细一看，原来是蒋中正的副官。

“单团长，总司令有急事找您”

面对这样的情况，单于也只好吩咐雷震返回团部告知罗奇他们一声，自己上了车。

唉，真是天意难违！坐在车内的单于在心里暗自叹息了一声。

***** 分 割 线 *****

今天我实在是太想睡觉了，所以码的少了点。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二十四回 中山舰事件（中）

单于没有料到汽车没把他们送至蒋中正在广州的家中，而直接把他带到了第二师师部。在第二师师部里单于见到了一身戎装的蒋中正。刘峙随侍在侧。

“来了，过来，我和你说点事情。”蒋中正一面亲热的招呼着单于，一面示意刘峙暂时离开。

刘峙离开师部办公室时看单于的眼神让单于觉得很奇怪。

“文革啊，其实一个革命者有时候真的会面临一些两难的选择。甚至这样的选择会伤害到最好的朋友；不过我一直认为只有敢直面这些选择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文革你说呢？”蒋中正的话很明显是意有所指的。

“校长，你的意思是我可能马上就要面临这样的选择了？”本来单于是认为蒋中正是被王柏龄等人蒙在鼓里的，但现在单于不敢说蒋中正一定不知情。

“是的，你知道吗？C.P 正准备在海军局搞兵变，把我挟持到海参崴去。而这起阴谋为首者就是你的好朋友李之龙。”蒋中正盯着单于的眼睛，一字一句的说道。

“校长，恕我直言，这不过是王柏龄、陈策这些人编造出来鬼话而已。我以为 C.P 目前还没那么大的胆子。”单于似乎对蒋中正咄咄逼人的目光视而不见，显得很轻松的对蒋中正说道。

“你说的对，准备用海军把我挟持到海参崴去确实是王柏龄编出来的鬼话。”出乎单于意料，蒋中正很爽快的承认他根本不相信王柏龄等人所编造的这个所谓的阴谋。

“但是”蒋中正话锋一转“最近一段时间的形势表明如果我们步步退让的话，那么以季山嘉为首的苏俄势力就会步步紧逼！他们现在只是阻止我们北伐，可要是再过一段时间之后谁知道苏俄和 C.P 会干出来什么事情来？”

“我们每退一步他们就咄咄逼人的进一步，文革，我们要是在退下去就是党国的罪人！”蒋中正突然激动起来。看得出这 3 个月来蒋中正确实是受了季山嘉和汪兆铭不少窝囊气。

“那么，校长你的意思是……”到了这个时候如果单于差不多完全了解事情的整个经过了。

如果说之前蒋中正确实是不知道实情的话，那么至少在 19 号，蒋中正通过某些渠道了解到了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在了解了真实情况后，很不幸蒋中正的赌徒性格开始爆发了，他决定借这个机会铤而走险，拼死一搏了。反正就算事败，以目前的证据看，蒋中正挺多属于一个被蒙蔽的角色。

“文革，我知道你一直和李在田等 C.P 的私交很好，但是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希望文革你在这个紧要关头能完全站在我这面。文革，你能完全站在我这面吗？”蒋中正意味深长的对单于说道。

“校长，我愿意站在您的身后。”对这一天的到来早有预料的单于表现的比想象中平静的多。

“那好，文革，我希望你到时候亲自带队逮捕李之龙；你能做到吗？”

对于蒋中正来说，在这个时候光是口头的保证已经不行了，他还要单于的投名状。

“我可以。”

说出这三个字的单于一时间真是百感交集，他也说不清楚自己现在到底心里是个怎么样的滋味。好歹由自己逮捕李之龙可以让李之龙少受许多皮肉之苦。现在单于也只能这么安慰自己。

“很好，文革，我就知道我不会看错人的。那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一会儿会有人通知你的。”随着蒋中正这句话，单于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实际上从这一刻开始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

×××

1926年3月18日下午6时半，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浚，得知外洋火轮被匪抢劫，为保证该舰安全，饬令黄埔军校管理科科长赵锦雯速派巡舰一只，运卫兵10名前往保护，命令是管理科交通股股员黎时雍接到的。被劫的定安轮是由上海开到广州的商轮，因船员与匪串通，在海上被劫，停泊于黄埔上游，等待救援。而此时黄埔军校无舰可调，黎时雍自作主张，向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请求速派船出，以应急需。驻省办事处交通股股员王学臣接电话时没有听明白，尤其是奉何人之谕，根本含糊不明，可能是对方没有交待清楚，也可能是他真的没有听清，等到再转达此意时，这一关键细节已被疏忽。但为了“出师”有名，情急之下，总该有所说法。王学臣想，既然有赵锦雯的命令，按理向上推的话，应该是来自教育长邓演达的指示。

在向欧阳股长禀知此事之时，便如是陈述。欧阳股长系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得知王学臣的报告后，即亲赴海军局交涉，当时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因事外出，他便将此事告与作战科科长邹毅，因为情况紧急，邹毅只能应允下来，以后再征局长同意，邹毅面允即派舰一、二艘前往黄埔，听候差遣。此后，欧阳钟又与李之龙电话联系，但因李电话不通，无从请示，故即决计面见李之龙，商谈一切。

当夜，欧阳钟与其他两人一同前往李之龙家，因李之龙不在，只有佣人接待，欧阳钟见有所不便，不宜久留，便长话短说，将来意表明：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派战斗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同时又交下作战科邹科长一函，函中称：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舰两舰可派，请由此两舰决定一舰。李之龙归来阅信后，马上去和自由舰舰长谢崇坚商量，因自由舰刚从海南回省，机件稍有损坏，李之龙决定派中山舰前往，当即下令给该舰代理舰长章臣桐。

同夜10时许，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秘书季方接到欧阳钟电话，据称：向海军局交涉之兵舰，本日晚可望来一艘，约夜几时到铺，请嘱各步哨不要误会。季方当即询问何事故调舰，抑奉何人之命交涉，答称：系由本校股员黎时雍电话嘱咐，请保护商轮之用。

19日晨6时，中山船应令出港。上午9时开抵黄埔，代理舰长章臣桐到军校报到，由季方委派副官黄珍吾代见，章见黄之时，出示李之龙命令，略述一遍，派中山舰到黄埔，归蒋校长调遣，该舰长来校，乃为请示任务。若无十分重要事情，则给其回省之令，另派一小舰来候用。黄珍吾当即报告邓演达，邓当时对此事一无所知。从不知有调舰之事，当向他请示命令之际，邓也没在意，单称“公事繁忙”，命黄转告该舰长听候命令。之所以如此传令，一方面是邓对该事来龙去脉，不甚知晓，另一方面，邓既然听说是奉蒋介石命令调舰前来，自然有调舰之理由，作为下属，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命行事，虽然舰长要求若无事换舰亦可，但终因是蒋之意愿，还是稳定待命，以应上意为好。

当时，以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苏联使团正在广州考察。中山舰停泊黄埔期间，海军作战科邹毅告诉李之龙，因俄国考查团要参观中山舰，俄顾问询问中山舰在省与否？李之龙随即用电话

请示蒋介石，告以俄国考察团要参观，可否调中山舰返省，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后，李之龙令舰回省。

蒋介石就是从这里开始与中山舰事件直接发生联系的。当李之龙征求蒋的调舰回省的命令时，蒋介石感到非常纳闷，尽管口头上表示，“你要开回去，你就开回去，何必问我呢？”听得出来蒋介石是在大动肝火，原因何在呢？碰巧的是在下午李与蒋通话之前，蒋介石接到了汪精卫之妻陈璧君的五个同样的质问，语气、声调又是那样的神秘诡诈，使得蒋心存疑问。据陈洁如回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26年3月18日，我们的电话响声大作，是贝吉（汪精卫夫人）打来的。她问：“介石在吗？”

“不在，”我说，“他去开会了。”

“你知道他今晚何时去黄埔吗？我们有急事，想同他见面。”

“我说不上来，”我答道，“但是，我知道今晚他要在军校开会，很可能6时前要离开广州。”

“他会在哪个码头上船？”她又问。

“你为什么问这个？”

“因为精卫和你先生有约，想同他一道去黄埔。那里有两个码头，所以我想知道介石用那一处。”

“介石不在这里，所以我说不上来，等他一回来，我马上打电话给你，好不好？”

“请你就这么办。”贝吉说，然后挂断电话。

以后两小时内，贝吉又一再打来，一共五次，仍是急切地问我同样的问题。

“这很奇怪，”我心中自忖，“她为何如此之急？她在搞那种阴谋？大家都知道，高傲的贝吉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目的。”我越想，就越发怀疑。

那天下午介石回来时，我问他：

“汪精卫已经同你约定今晚一道去黄埔吗？”

“没有，他没有约我。”他漫然答说。

“但是，贝吉说她先生同你约好了。”

“我不知道。”介石说。

“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大有蹊跷。”我说，“你今晚最好留在家中，明天再去黄埔。我有预感，有人在搞鬼。”

“但是，下午7时我要去参加一项重要会议。”他大声说。

“那就延期好了。”我仍坚持，随即拿起电话，拨给军校。

我接通电话后，介石就接过去说话。他吃了一惊，军校教育长告诉他，中山号炮舰已经奉命自广州驶到黄埔来添加燃料。

“谁下命令叫这条船离开的？”介石以激动的口气问。

“命令是汪精卫下的。”

“那么，我要他负责。”介石愤怒地叫着说，“他没有通知我，无权下达命令。”

原来是蒋对中山舰调动一事已经知晓，正准备行动报复。

20日凌晨时刻，单于、欧阳格、陈肇英等奉蒋之命令带着几个士兵夜闯李之友龙宅。他们不由李之龙辩解，就将其从家中强行押走，衣服、外套都不允许穿，最终，李之龙被关入大牢，忍受折磨。与此同时，他们调兵强占中山舰及海军舰队，并将第二师中一些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拘留在广州卫戍司令部。蒋的心腹刘峙大肆派兵从黄埔乘舰在东堤登陆，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缴获部分工人纠察队枪支，包围并搜查东山苏联顾问住宅及海军局、航空局、参谋团、制弹厂等机关单位，收缴卫队枪支、监视苏联顾问，并且第二师第六团在其团长单于带领下进入黄埔军校，严密监视共产党员，包括邓演达教育长、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军官团长等人，以防事出有变。

.....

在整个中山舰事件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也可以说是事件的总策划者是西山会议派以及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事后他们表现得幸灾乐祸，坐收渔利。

从中山舰调动过程来看，右派分子所做的手脚有：欧阳钟、黄埔军校、管理科学通股股长率随员二人到李之龙家中，声称“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飭派能战斗两舰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而此前他接到的信息是因一艘商轮遭劫，奉教育长之谕，调巡洋舰一两艘，以备巡查之用。很显然，由巡洋舰变成了战舰，由教育长变成了校长（事实上，最初只是办公厅主任孔庆浚下的第一道命令，后来传达中出现了误传，但为了突出右派分子的行为目的，仅以最近的口令传达为始）。

欧阳钟明明去了李之龙家里，却在事后隐匿有关情节，他在海军局和李之龙家佣人面前声称：“奉蒋校长命令”调舰，而在给作为校长办公厅秘书的季方的电话里，却如实陈述：在给海军局的公函里，他清楚地写着要求“迅速派兵舰两艘！”而在事后所写的报告和供词中，谎称只是请其速派巡洋舰一、二艘，有意含糊其辞，偷梁换柱。欧阳钟何许人也？他是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海军军官当标、副标长欧阳格的侄子。

这里面又牵涉了欧阳格、单于，其中欧阳格是蒋介石发动中山舰兵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欧阳格为夺得中山舰舰长这一肥差，捞取油水，造成私家势力，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对舰长欧阳琳（格之堂兄）打击、造谣、排斥、恐吓，最后将其堂兄逼至香港。为抓捕李之龙，欧阳格充分准备，玩弄手腕，假借苏联顾问之名，将李之龙诓至学校，再假借有事拖延李之龙提早返回。实为卑鄙小人。

而单于在事变之初虽然紧跟蒋中正，但是却表面上维持与李之龙、蒋先云等 C 共产党员很

不错的私交。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山舰事件前半个月，单于曾代表蒋中正试图拉拢李之龙。企图用金钱、地位收买李之龙辞去海局局长一职。

而且事变发生时，单于这个平时以李之龙好友自居的家伙居然亲自领着欧阳格、陈肇英等人来到李之龙的住所将其强行押走。甚至连外套、衣服都不准李之龙穿。而在李之龙被收押期间，单于更是多次对李之龙进行迫害。可以说单于这个人比欧阳格更加无耻卑鄙。

.....

中山舰事件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有偶然性的一面，也有必然性一面。

有学者认为，就蒋介石误信伍朝枢、欧阳格等人的谣言来说，三二〇事件有其偶然性，但是，就当时国民党内左右派的激烈斗争和蒋介石的思想来说，又有其必然性。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左右派力量都有所发展。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左派的胜利。会议代表256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占绝对优势。会议选出的中央执监委员中，共产党占7人，国民党左派占15人。在随后建立的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中都有共产党员担任领导工作。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中大约已有一千余名共产党员。一军、二军、三军、四军、六军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产党人担任。这一时期，苏联顾问团也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汪精卫也表现为前所未有的左倾。

而此时的国民党右派却不能容忍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和苏联顾问影响的增强，也不能容忍汪精卫的左倾。蒋介石虽然因依靠苏联供应军械而仍然主张联俄，对共产党也时而表现出愿意合作的姿态，但在内心里，却早已滋生出强烈的不满。

这一切都说明了蒋介石和左派力量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必不可免，即使没有右派的造谣和挑拨，蒋介石迟早也会制造出另一个事件来。

但历史是没有如果的。

——《中山舰事件研究》部分内容摘录广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二十四回 中山舰事件（中）

单于没有料到汽车没把他们送至蒋中正在广州的家中，而直接把他带到了第二师师部。在第二师师部里单于见到了一身戎装的蒋中正。刘峙随侍在侧。

“来了，过来，我和你说点事情。”蒋中正一面亲热的招呼着单于，一面示意刘峙暂时离开。

刘峙离开师部办公室时看单于的眼神让单于觉得很奇怪。

“文革啊，其实一个革命者有时候真的会面临一些两难的选择。甚至这样的选择会伤害到最好的朋友；不过我一直认为只有敢直面这些选择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文革你说呢？”蒋中正的话很明显是意有所指的。

“校长，你的意思是我可能马上就要面临这样的选择了？”本来单于是认为蒋中正是被王柏龄等人蒙在鼓里的，但现在单于不敢说蒋中正一定不知情。

“是的，你知道吗？C.P 正准备在海军局搞兵变，把我挟持到海参崴去。而这起阴谋为首者就是你的好朋友李之龙。”蒋中正盯着单于的眼睛，一字一句的说道。

“校长，恕我直言，这不过是王柏龄、陈策这些人编造出来鬼话而已。我以为 C.P 目前还没那么大的胆子。”单于似乎对蒋中正咄咄逼人的目光视而不见，显得很轻松的对蒋中正说道。

“你说的对，准备用海军把我挟持到海参崴去确实是王柏龄编出来的鬼话。”出乎单于意料，蒋中正很爽快的承认他根本不相信王柏龄等人所编造的这个所谓的阴谋。

“但是”蒋中正话锋一转“最近一段时间的形势表明如果我们步步退让的话，那么以季山嘉为首的苏俄势力就会步步紧逼！他们现在只是阻止我们北伐，可要是再过一段时间之后谁知道苏俄和 C.P 会干出来什么事情来？”

“我们每退一步他们就咄咄逼人的进一步，文革，我们要是在退下去就是党国的罪人！”蒋中正突然激动起来。看得出这 3 个月来蒋中正确实是受了季山嘉和汪兆铭不少窝囊气。

“那么，校长你的意思是……”到了这个时候如果单于差不多完全了解事情的整个经过了。

如果说之前蒋中正确实是不知道实情的话，那么至少在 19 号，蒋中正通过某些渠道了解了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在了解了真实情况后，很不幸蒋中正的赌徒性格开始爆发了，他决定借这个机会铤而走险，拼死一搏了。反正就算事败，以目前的证据看，蒋中正挺多属于一个被蒙蔽的角色。

“文革，我知道你一直和李在田等 C.P 的私交很好，但是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希望文革你在这个紧要关头能完全站在我这面。文革，你能完全站在我这面吗？”蒋中正意味深长的对单于说道。

“校长，我愿意站在您的身后。”对这一天的到来早有预料的单于表现的比想象中平静的多。

“那好，文革，我希望你到时候亲自带队逮捕李之龙；你能做到吗？”

对于蒋中正来说，在这个时候光是口头的保证已经不行了，他还要单于的投名状。

“我可以。”

说出这三个字的单于一时间真是百感交集，他也说不清楚自己现在到底心里是个怎么样的滋味。好歹由自己逮捕李之龙可以让李之龙少受许多皮肉之苦。现在单于也只能这么安慰自己。

“很好，文革，我就知道我不会看错人的。那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一会儿会有人通知你的。”随着蒋中正这句话，单于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实际上从这一刻开始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

XX

1926 年 3 月 18 日下午 6 时半，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浚，得知外洋火轮被匪抢劫，为保证该舰安全，饬令黄埔军校管理科科长赵锦雯速派巡舰一只，运卫兵 10 名前往保护，命令是管理科交通股股员黎时雍接到的。被劫的定安轮是由上海开到广州的商轮，因船员与匪串通，在海上被劫，停泊于黄埔上游，等待救援。而此时黄埔军校无舰可调，黎时雍自作主张，向黄

埔军校驻省办事处请求速派船出，以应急需。驻省办事处交通股股员王学臣接电话时没有听明白，尤其是奉何人之谕，根本含糊不明，可能是对方没有交待清楚，也可能是他真的没有听清，等到再转达此意时，这一关键细节已被疏忽。但为了“出师”有名，情急之下，总该有所说法。王学臣想，既然有赵锦雯的命令，按理向上推的话，应该是来自教育长邓演达的指示。

在向欧阳股长禀知此事之时，便如是陈述。欧阳股长系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得知王学臣的报告后，即亲赴海军局交涉，当时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因事外出，他便将此事告与作战科科长邹毅，因为情况紧急，邹毅只能应允下来，以后再征局长同意，邹毅面允即派舰一、二艘前往黄埔，听候差遣。此后，欧阳钟又与李之龙电话联系，但因李电话不通，无从请示，故即决计面见李之龙，商谈一切。

当夜，欧阳钟与其他两人一同前往李之龙家，因李之龙不在，只有佣人接待，欧阳钟见有所不便，不宜久留，便长话短说，将来意表明：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派战斗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同时又交下作战科邹科长一函，函中称：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舰两舰可派，请由此两舰决定一舰。李之龙归来阅信后，马上去和自由舰舰长谢崇坚商量，因自由舰刚从海南回省，机件稍有损坏，李之龙决定派中山舰前往，当即下令给该舰代理舰长章臣桐。

同夜 10 时许，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秘书季方接到欧阳钟电话，据称：向海军局交涉之兵舰，本日晚可望来一艘，约夜几时到埔，请嘱各步哨不要误会。季方当即询问何事故调舰，抑奉何人之命交涉，答称：系由本校股员黎时雍电话嘱咐，请保护商轮之用。

19 日晨 6 时，中山船应令出港。上午 9 时开抵黄埔，代理舰长章臣桐到军校报到，由季方委派副官黄珍吾代见，章见黄之时，出示李之龙命令，略述一遍，派中山舰到黄埔，归蒋校长调遣，该舰长来校，乃为请示任务。若无十分重要事情，则给其回省之令，另派一小舰来候用。黄珍吾当即报告邓演达，邓当时对此事一无所知。从不知有调舰之事，当向他请示命令之际，邓也没在意，单称“公事繁忙”，命黄转告该舰长听候命令。之所以如此传令，一方面是邓对该事来龙去脉，不甚知晓，另一方面，邓既然听说是奉蒋介石命令调舰前来，自然有调舰之理由，作为下属，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命行事，虽然舰长要求若无事换舰亦可，但终因是蒋之意愿，还是稳定待命，以应上意为好。

当时，以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苏联使团正在广州考察。中山舰停泊黄埔期间，海军作战科邹毅告诉李之龙，因俄国考查团要参观中山舰，俄顾问询问中山舰在省与否？李之龙随即用电话请示蒋介石，告以俄国考察团要参观，可否调中山舰返省，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后，李之龙令舰回省。

蒋介石就是从这里开始与中山舰事件直接发生联系的。当李之龙征求蒋的调舰回省的命令时，蒋介石感到非常纳闷，尽管口头上表示，“你要开回去，你就开回去，何必问我呢？”听得出来蒋介石是在大动肝火，原因何在呢？碰巧的是在下午李与蒋通话之前，蒋介石接到了汪精卫之妻陈璧君的五个同样的质问，语气、声调又是那样的神秘诡诈，使得蒋心存疑问。据陈洁如回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26 年 3 月 18 日，我们的电话响声大作，是贝吉（汪精卫夫人）打来的。她问：“介石在吗？”

“不在，”我说，“他去开会了。”

“你知道他今晚何时去黄埔吗？我们有急事，想同他见面。”

“我说不上来，”我答道，“但是，我知道今晚他要在军校开会，很可能6时前要离开广州。”

“他会在哪个码头上船？”她又问。

“你为什么问这个？”

“因为精卫和你先生有约，想同他一道去黄埔。那里有两个码头，所以我想知道介石用那一处。”

“介石不在这里，所以我说不上来，等他一回来，我马上打电话给你，好不好？”

“请你就这么办。”贝吉说，然后挂断电话。

以后两小时内，贝吉又一再打来，一共五次，仍是急切地问我同样的问题。

“这很奇怪，”我心中自忖，“她为何如此之急？她在搞那种阴谋？大家都知道，高傲的贝吉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目的。”我越想，就越发怀疑。

那天下午介石回来时，我问他：

“汪精卫已经同你约定今晚一道去黄埔吗？”

“没有，他没有约我。”他漫然答说。

“但是，贝吉说她先生同你约好了。”

“我不知道。”介石说。

“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大有蹊跷。”我说，“你今晚最好留在家中，明天再去黄埔。我有预感，有人在搞鬼。”

“但是，下午7时我要去参加一项重要会议。”他大声说。

“那就延期好了。”我仍坚持，随即拿起电话，拨给军校。

我接通电话后，介石就接过去说话。他吃了一惊，军校教育长告诉他，中山号炮舰已经奉命自广州驶到黄埔来添加燃料。

“谁下命令叫这条船离开的？”介石以激动的口气问。

“命令是汪精卫下的。”

“那么，我要他负责。”介石愤怒地叫着说，“他没有通知我，无权下达命令。”

原来是蒋对中山舰调动一事已经知晓，正准备行动报复。

20日凌晨时刻，单于、欧阳格、陈肇英等奉蒋之命令带着几个士兵夜闯李之友龙宅。他们

不由李之龙辩解，就将其从家中强行押走，衣服、外套都不允许穿，最终，李之龙被关入大牢，忍受折磨。与此同时，他们调兵强占中山舰及海军舰队，并将第二师中一些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拘留在广州卫戍司令部。蒋的心腹刘峙大肆派兵从黄埔乘舰在东堤登陆，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缴获部分工人纠察队枪支，包围并搜查东山苏联顾问住宅及海军局、航空局、参谋团、制弹厂等机关单位，收缴卫队枪支、监视苏联顾问，并且第二师第六团在其团长单于带领下进入黄埔军校，严密监视共产党员，包括邓演达教育长、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军官团长等人，以防事出有变。

.....

在整个中山舰事件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也可以说是事件的总策划者是西山会议派以及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事后他们表现得幸灾乐祸，坐收渔利。

从中山舰调动过程来看，右派分子所做的手脚有：欧阳钟、黄埔军校、管理科学通股股长率随员二人到李之龙家中，声称“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飭派能战斗两舰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而此前他接到的信息是因一艘商轮遭劫，奉教育长之谕，调巡洋舰一两艘，以备巡查之用。很显然，由巡洋舰变成了战舰，由教育长变成了校长（事实上，最初只是办公厅主任孔庆浚下的第一道命令，后来传达中出现了误传，但为了突出右派分子的行为目的，仅以最近的口令传达为始）。

欧阳钟明明去了李之龙家里，却在事后隐匿有关情节，他在海军局和李之龙家佣人面前声称：“奉蒋校长命令”调舰，而在给作为校长办公厅秘书的季方的电话里，却如实陈述：在给海军局的公函里，他清楚地写着要求“迅速派兵舰两艘！”而在事后所写的报告和供词中，谎称只是请其速派巡洋舰一、二艘，有意含糊其辞，偷梁换柱。欧阳钟何许人也？他是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海军军官当标、副标长欧阳格的侄子。

这里面又牵涉了欧阳格、单于，其中欧阳格是蒋介石发动中山舰兵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欧阳格为夺得中山舰舰长这一肥差，捞取油水，造成私家势力，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对舰长欧阳琳（格之堂兄）打击、造谣、排斥、恐吓，最后将其堂兄逼至香港。为抓捕李之龙，欧阳格充分准备，玩弄手腕，假借苏联顾问之名，将李之龙诓至学校，再假借有事拖延李之龙提早返回。实为卑鄙小人。

而单于在事变之初虽然紧跟蒋中正，但是却表面上维持与李之龙、蒋先云等 C 共产党员很不错的私交。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山舰事件前半个月，单于曾代表蒋中正试图拉拢李之龙。企图用金钱、地位收买李之龙辞去海局局长一职。

而且事变发生时，单于这个平时以李之龙好友自居的家伙居然亲自领着欧阳格、陈肇英等人来到李之龙的住所将其强行押走。甚至连外套、衣服都不准李之龙穿。而在李之龙被收押期间，单于更是多次对李之龙进行迫害。可以说单于这个人比欧阳格更加无耻卑鄙。

.....

中山舰事件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有偶然性的一面，也有必然性一面。

有学者认为，就蒋介石误信伍朝枢、欧阳格等人的谣言来说，三二〇事件有其偶然性，但是，就当时国民党内左右派的激烈斗争和蒋介石的思想来说，又有其必然性。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左右派力量都有所发展。1926 年 1 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

代表大会是左派的胜利。会议代表 256 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占绝对优势。会议选出的中央执监委员中，共产党占 7 人，国民党左派占 15 人。在随后建立的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中都有共产党员担任领导工作。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中大约已有一千余名共产党员。一军、二军、三军、四军、六军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产党人担任。这一时期，苏联顾问团也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汪精卫也表现为前所未有的左倾。

而此时的国民党右派却不能容忍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和苏联顾问影响的增强，也不能容忍汪精卫的左倾。蒋介石虽然因依靠苏联供应军械而仍然主张联俄，对共产党也时而表现出愿意合作的姿态，但在内心里，却早已滋生出强烈的不满。

这一切都说明了蒋介石和左派力量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必不可免，即使没有右派的造谣和挑拨，蒋介石迟早也会制造出另一个事件来。

但历史是没有如果的。

——《中山舰事件研究》部分内容摘录广州人民出版社 2006 年出版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二十五回 三二事件（下）

单于疲惫的躺在床上，看他的样子仿佛所有的力气都被抽走了似的。单于知道自己是真的从今而后再没有任何退路了。

和田、巫山的友情也从此成了昨日黄花。对于这一切单于真的觉得很无奈，虽然他很早就知道自己与和田、巫山迟早有这么一天，可是他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也没想到自己会在三二事件中扮演那样的角色。

可能真如蒋中正所说的那样，做这样一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的弄潮儿必然会面临很多很多让人无奈的选择。

单于现在一闭眼，从 20 日凌晨一直到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就会不自觉的浮现在自己脑海中。

XX

单于记得很清楚，自从 19 号下午和蒋中正谈完话后他就一直被变相软禁在第二师师部（广州卫戍司令部），一直到 20 号凌晨才被蒋放出来，以第二师副师长的身份（蒋口授）与欧阳格、陈肇英等一起前往李之龙的住宅扣留李之龙。

当士兵破门而入的时候，李之龙虽然开始很惊讶；可很快就平静下来。只是当看到领头来抓自己的人里有单于的身影时才微微露出了一丝苦笑。

而单于自己当时根本不敢直视李之龙的眼睛，下意识的躲开了李之龙的目光。而欧阳格可没和李之龙客气，见李之龙被士兵反剪双臂按在地上了后过去就是几耳光，边打还边叫嚣道：“你小子也有今天！？”

他没有想到自己楞神的这一会功夫儿，欧阳格竟不顾身份的对李之龙拳打脚踢，连忙制止。而看到欧阳格似乎根本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继续对李之龙饱以老拳的时，他觉得热血上脑，根本没有思考，一下子就把枪掏出来对准了欧阳格，示意欧阳格住手。

而陈肇英见他掏了枪，也把枪掏出来对准单于。幸亏跟着单于他们一起来的士兵都是蒋中正特意调派的第二师士兵，见海军的人把枪对准了自己的副师长，也把枪口对准了陈肇英。

这下子陈肇英与欧阳格还以为单于临阵倒戈了，紧张得不得了。忙不迭的提醒单于不要背叛蒋中正。

而单于只是淡淡的表示自己没有忘记校长交代的任务，可校长只是要求他们把李之龙暂时扣押，并没有交代对李之龙拳打脚踢，更没让人虐待李之龙。

末了单于还不经意的提醒欧阳格、陈肇英，他们殴打的是自己的同学，同时也是蒋中正的学生。黄埔的学生犯了错自有师长管教，还轮不到外人插手。

而经单于提醒，欧阳格两人这才想起李之龙不但是黄埔学生，更是自己面前这个蒋中正年轻心腹的好友，他们当着单于的面殴打李之龙不是当面给单于找不自在吗？

想到这里欧阳格他们这才讪讪的收了手，这个时候单于才示意士兵松开李之龙，并走到李之龙面前告诉李之龙，事情走到这一步田地是谁也想不到的，自己也不想在这个时候和他争论谁对谁错。现在自己只能执行校长的命令扣押他，请他务必配合，在到达扣押地之前不要做什么令人误会的举动，以免出现谁都不希望见到的场面。

而李之龙此时也没如单于预料般做出什么吐单于唾沫的动作，又或者轻蔑的说什么 C.P 党人是吓不倒之类在单于看来完全没必要的废话，而是很平静的告诉单于，自己知道单于是身不由己，但同时很遗憾单于所作出的这个选择。

单于见李之龙这么配合，也就名正言顺的给予了李之龙优待，只让士兵用帕子堵住李之龙的嘴，让另外两名士兵控制住李之龙左右手而已。然后就和欧阳格等人一起把李之龙带回汽车里。（历史上欧阳格等人很无耻的剥光李之龙夫妇的衣服，让他们两口子光子身子被捆了一夜）

单于也没像历史上那样把李之龙关入大牢，而是让欧阳格等人先去向蒋中正复命，自己则直接把李之龙带到了自己第六团团部自己的住处。（在单于被软禁以及扣押李之龙的同时，第二师所有 C.P 都被暂时扣了起来，并把他们集中送到广州卫戍司令部）

单于还没来得及和李之龙好好谈谈，蒋中正的命令又来了，他虽然勉强认可单于将扣押地点改变为第二师六团团部这个事实，但是同时却又让单于亲自带两个营前往黄埔岛，接管黄埔岛防务的同时严密监视包括邓演达教育长、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军官团长等军校重要人物。

单于知道这一命令是蒋中正对自己擅自改变扣押地点的不满，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单于也没有办法拒绝。

只好让罗奇带一营留守，自己带着二、三营乘早已准备好的军舰登上了自己阔别近两年的黄埔岛。不过单于没想到自己再次登岛居然是带兵封锁整个黄埔岛。其实单于很清楚，黄埔岛上的防务本来就由第二师负责，根本没必要再由自己带兵登岛。

而且单于很害怕上岛之后遇到邓演达，对在一开始无私帮助过自己的教育长，单于一直很感激他；虽然后来单于因为历史的缘故向蒋中正靠拢了，但对邓演达的尊敬之情单于却从未改变过。

不过还真是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单于甫一登岛，邓演达与军校政治主任教官高瑜罕两人就找到了单于。相比愤怒的几近失态的高瑜罕，邓演达不但很平静，甚至还有兴致打量单于带来的士兵。

而在单于嘤嘤不知该怎么对邓演达解释这一切的时候，邓演达反而表扬了单于的兵练得好，部队训练有素。这让单于更觉得不好意思。

邓演达似乎看出了单于的尴尬与为难，并没有如高瑜罕般出言相责，只是和单于坐在办公室里探讨起练兵事宜来。说实在的邓演达这种处变不惊的风度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至于不停责难单于，几近歇斯底里的高瑜罕，单于就没那么好的脾气了。他只告诉高瑜罕，自己是奉卫戍司令部的命令，如果他有问题请向卫戍司令部去电询问。当然这样的答案不可能让高瑜罕满意，不过以单于今时今日的份位与立场而言，单于根本没兴趣和他多说什么，被高追问的紧了，单于只说了一句：军人以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为天责。有什么不满找卫戍司令部去。

看着气冲冲走了的高瑜罕，邓演达有意无意的问单于是否是对 C.P 有什么偏见，面对邓演达的询问，单于很坦然的说，他对那种没事在大庭广众喊出‘要打到北方的段祺瑞，必先打到这里的段祺瑞’的人没什么好感。最后单于也另有所指的对邓演达说，尽管从目前的形势看，高所说的很像是高瞻远瞩，但就事实看，高在气氛那么紧张的时刻乱放炮简直就是火上浇油。**【历史上包惠僧回忆录里认为高这句话说在 3.20 事件之前；包（早期 C.P，军校本部政治部主任，清党时退出 C.P，加入 KMT）】**

听单于这么说，邓演达沉默了良久，最后对单于说，作为个人他很同情、理解中正的处境以及行为，但是作为 KMT 员，国民政府高级军官他坚决反对蒋这种目无上级的行为。最后邓也意味深长的对单于说了一句，你认为军人的天责是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你有这样的认识非常好，可你觉得你的校长遵守了这条天责了吗？

面对邓演达的责难，单于除了苦笑以外没办法再有第二种表情。

说实在的，单于宁愿面对愤怒的高瑜罕，也不愿意面对冷静的不吵不闹反而一本正经的和自己讨论练兵问题的邓演达。这样的邓演达让单于本人心里直发毛。

不过幸运的是蒋中正的戒严仅仅只持续了半天，刚过 11 点单于就接到刘峙的命令，让他带着部队返回驻地。这消息对于单于来说无异于天降甘露。

单于在拒绝了邓演达共进午餐的邀请后，逃也似的宣布收队返回驻地了。而回到驻地的单于只来得及吩咐罗奇好好照顾李之龙就找了间房睡觉去了。他之所以敢放心睡觉是因为他很明白从这一刻起，像他这样的小人物已经可以退出舞台了。而自己已经站在赢家这边，恩，暂时的赢家。

XX

“文革，文革”

朦胧间单于似乎觉得有人在叫自己，睁眼一看，原来是罗奇。

单于伸了一个懒腰，一下子坐了起来，打着哈欠对罗奇说道：“振西，什么事？”

“文革，这都吃晚饭的时间了，你说什么事？”

原来罗奇是来叫单于吃饭的。

而单于经罗奇这么一提醒也觉得肚子空空的很难受，算算自己也差不多快一天没吃饭了。

“你不说部觉得，你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有点饿了呢。走，吃饭去。”单于一边洗脸刷牙，一面嘴里对罗奇嘟囔着。

“哦，对了，振西，把在田也叫上吧。咱们三个人吃饭热闹点。”

洗漱完毕正准备和罗奇去吃晚饭的单于突然想起了还被软禁在自己团部的李之龙。

听到单于这个要求的罗奇有点吃惊的看了单于好一会儿才点点头示意自己知道了。罗奇可不是傻子，昨天到今天发生的事情他不可能不知道。

当然他的立场是完全站在蒋中正这边的，所以才会觉得单于的这个要求有点奇怪。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二十六回 余波

“……中山舰事件后，李之龙将军面对 KMT 右派单于的威逼利诱毫不动摇；充分表现出一个 C.P 的坚贞与忠诚。而单于则恼羞成怒的对将军进行了残忍的迫害。多次毒打李之龙将军……由此可见即使这段时期党内右倾投降派窃据了领导职务，但是广大基层党员依然保持信仰，坚持斗争的。我们党在一段时期内对右倾投降派的批判没能注意把基层党员干部和执行错误路线的党内领导层的区分开来，确实是让部分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比如本剧中的李之龙将军，在文×期间，将军因为这段历史遭受了以 XXX 为首的 X 人帮的残酷迫害；蒙受了不白之冤。不过自从党的十 x 大召开后，在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引下，我们才得以重新翻开这段不为人所知的历史，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电影《中山舰》八一电影制片厂 1985 年 3.20 首映导演：古兴（原文刊登在《电影报》上，原文作者为导演古兴）

“……3.20 日凌晨单于和欧阳格带着兵，端着手枪就把我捆到了广州卫戍司令部，并单独把我关押在一个阴暗的单人牢房里。单于还多次亲自动手毒打我。正因为这样当时一同被关押在广州卫戍司令部的同志才没能看见我；至于说我被单于好吃好喝的招待着，这完全是 KMT 反动派的无耻造谣。我李之龙是忠于 C.P，忠于主席的！请组织上一定调查清楚。……”

——文 X 时期李之龙交代材料 P12（1969.3.20）

“……打我的是欧阳格，不是单于。单于看见欧阳格他们打我还把枪都掏出来了……单于怕欧阳格他们虐待我，于是违反了蒋中正的命令；没有把我关到卫戍司令部；而是把我带到了第二师第六团团部，还把自己住的屋子让给我住。虽然这段时间我被软禁了，可我还是可以在卫士的陪同下在第六团的小花园里散步，甚至他（指单于）还悄悄的帮我与潘慧琴通信，当然这些信件还是要经过他审查的，我晓得他也为难，只在给潘慧琴的信里简单的报了平安而已……”

——1996 版《李之龙传》李之龙将军口述人民出版社出版

【备注：《李之龙传》于 1990 年出版，90 年版并没有以上内容；而在单于 1996 年底回国访问前《李之龙传》突然再次高调出版。新中社与羊视台都专门发布了相关消息。请注意，像这样再版的情况在大陆是第一次！另外今年羊式开年大戏就是《李之龙》，从前 15 集看单于在本剧中的戏份不亚于主角李之龙。前 15 集播出后，部分网友甚至在网上留言说干脆叫《单于传》得了，何必挂羊头卖狗肉。而导演汪故也承认本剧有明暗两条主线。】

XX

晚饭上李之龙的表现很是出人意料，不但没有单于与罗奇想像中的横眉冷对，反而对单于、罗奇二人表现的很有风度，虽然大家谁都没有提起当前时局，但这顿晚饭也在彼此回忆黄埔岁月的温馨与愉悦的气氛中吃完了。

而吃完饭后李之龙也很配合的在卫兵的陪同下返回了原本属于单于居住的小院子。而罗奇则私底下对单于说，见如今的李之龙处变不惊的样子，自己还真有点佩服李之龙了。可惜李之龙这样的人才不为校长所用。对这样的话，单于也唯有苦笑而已，他总不能说李之龙如今这模样多半要归功于自己之前找他谈话吧。

不过单于目前也没多少时间关注李之龙，他更多的精力要放在部队上。由于蒋中正突然下令刘峙软禁了第二师所有的 C.P，这给部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所幸的是他的第六团由于诉苦会的关系基层士兵对 C.P 的军官感情并不像第二师其他部队那么深。

除去基层士兵外，第六团非 C.P 军官的思想波动也很大；这些军官毕竟都还是年轻人，还没经历过这种准兵变似的风波。因此单于花在许多时间做军官们的思想工作，他可不希望第一师因为清党造成该师在南昌城下溃散的局面提前在第六团上演。而忙着做思想工作的单于有时真的有点想念团里原来的 C.P 军官们了。至少他们有的时候，这些事情都是归他们管的。

另一方面，第六团的训练在这个时期也进入了一个很紧张的时期；由于少了一小半军官、剩余的军官思想波动较大，单于这个团长不得不承担起许多繁重的琐事。因此这段时间他这个事变风云人物之一在这段时间在很多外人眼里显得异常低调，而这种低调也变相的为他减少了很多麻烦。比如很多 KMT 左派、部分 C.P 都认为单于不过奉命行事，和刘峙、王柏龄、欧阳格这些人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当然就单于这方面而言，他们的看法并没有错；但就单于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言，单于实际上和刘峙、王柏龄等没什么区别，甚至在蒋中正眼里单于更重要也说不定。

而就在单于忙着在部队处理善后事宜的时候，蒋中正也在广州处理着善后事宜。

尽管蒋中正在单于面前做出一派铁血军人的模样，但事实上这段时间他的压力可非同小可。就在3月20日上午，蒋中正在面对刚从檀香山返回广州的廖仲恺夫人何香凝的责问时尽失态到伏案大哭的地步。在安抚军校学生时，蒋中正在讲到“情况复杂，本校长处境困难”时也当众大哭起来。

而面对苏联使馆参赞，蒋中正也是百般道歉，屡次申明此次事件非针对苏俄，而是针对季山嘉个人。

而除第二师 C.P 外，其余在国民政府各部门、各部队中的 C.P 均没有失去人身自由。C.P 在广州的各机关均未遭受到冲击。甚至时任第一军副党代表的周主任、教导师党代表包惠僧当天还曾亲自到蒋中正及第二师师长刘峙等处询问情况，除周因见蒋，被贴身卫兵暂时解除了武装

外，均可自由出入来往。周主任在当天还见到了被蒋中正软禁的汪兆铭。

而被临时软禁在卫戍司令部的第二师 C.P 军官们也只在很短时间就被解除了软禁，可以说他们软禁的时间还没有单于被软禁的时间长。

说句老实话，其实当时的局面汪兆铭与 C.P、苏俄想要挽回，甚至想要对付蒋中正都不是什么难事，汪兆铭尽管被蒋中正软禁，当依然敢当着探望他的蒋中正的面怒斥蒋中正，蒋后来私下与单于聊天时透露当时的汪兆铭“怒气冲天，感情冲动，不可一世”。而自己当时内心忐忑不安，终日揣测不安。

事实上当时苏联人在广州 KMT 人当中的影响，包括在 KMT 其他将领当中的影响力，远超过蒋介石个人。这才是蒋发动 3.2 事件后终日志忑的原因。也是为什么苏联一参赞相责，蒋中正立即百般道歉的关键所在。因为蒋中正明白，如果苏联当时决定拿下他，那他除了下野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而且事实上蒋中正当时离下野也仅仅只有一步之遥。

3 月 21 日，汪兆铭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把朱培德、谭延、李济深等几个军界要人请到家中。他们要求陈公博通知第二军副军长鲁涤平及第三军参谋长黄实，“嘱咐军人准备，以备万一之变”。其后，汪又询问来访的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你们能立刻到军队去吗？”汪此时已动了调动军队的念头。

同日，宋子文、李济深、邓演达先后来到苏联顾问团住址，表示对蒋介石的不满。谭延、朱培德继至，称蒋介石为“反革命”，提议“严厉反蒋之法”。谭延甚至曾饬令准备专车，拟赴韶关调兵（当时第二军驻扎北江一带）。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不满，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

3 月 20 日当天，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以及太祖、周主任等人也曾到苏联顾问住地，提议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太祖提出，动员所有在广东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依靠驻防当地的叶挺独立团的力量，争取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各军的力量，通电讨蒋，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

至此，汪兆铭企图组织的“反蒋联盟”轮廓基本形成。就在这个紧要关头，为蒋中正挽狂澜于即倒的人出现了，这就是苏联人。

苏联人为什么轻轻放过蒋中正原因说来也很简单，蒋中正其实是苏联两条路线之争的受益者。其实 49 年后的中国也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首先是 1924 年苏联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年，欧、亚、拉美有 12 个国家承认苏联，并与之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据此，1925 年斯大林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年 12 月，斯大林在苏共十四大上所作的报告指出，目前国际形势的特征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相对稳定，“这个时期，在对外关系方面主要的和新的现象，有决定意义的和贯穿一切事变的现象，就是在我们这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阶段”。为了获得在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和平国际环境，应该在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之间搞力量平衡。

而以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和拉迪克为首的“新反对派”继续坚持“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季诺维也夫以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身份，从“世界革命”的理论出发，强调殖民地的危机和革命运动的高潮，竭力主张加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促进世界革命的到来。随着在苏共、共产国际内部这一争端的出现，直接引起了苏联对中国南方国民政府的外交

政策的改变。苏共中央认为在中国南方也要维持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协调关系……

而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就是否维持国共合作局面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托洛茨基主张中共立即退出国民党，开展苏维埃运动，斯大林则坚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活动，并极力避免刺激国民党。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斯大林，一方面冲淡形势的严重性，另一方面授意广州苏俄人员有条件接受蒋介石对他们职权与活动上的限制。

所以对于当时在广州的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苏联代表团团长布勃诺夫来说，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支持汪或者蒋，而在于自己怎么选边的问题。当然从他个人的角度讲，他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那就是坚决站在斯大林同志这边。由于布勃诺夫态度的转变，所谓的“反蒋联盟”自然就胎死腹中了。汪兆铭也只有黯然离开广州这一条路可以走了。

汪兆铭于 23 日弃职而去，并留书张静江，指责蒋疑汪、厌汪，使其不能再负政治之责。

而在蒋中正这边，由于得到了苏联的妥协，他发现第一天对自己发动事变还明显不以为然的军长们，这时也都转而附和起他来。这让他很是感慨，并在后来对单于发出“事前皆反对我出此举，而事后将余之言为金科玉律，人心之变化其如此之速也。”的感叹。

当然由于汪兆铭的出走，特别是汪把出走原因直指在蒋的身上，使得蒋在面子上不得不做出做出马上离开广州的姿态，也留书给张静江、汪兆铭等，声明：“事既至此，弟亦只可休养，以偿共同进退之约。”

不过，汪可以坚持不出，蒋却不能真的与汪共同进退。“三二”事件尚未了结，蒋“甚恐夜长梦多”，以致前功尽弃。注意到汪坚持不出，蒋愈加认定汪别有用心，内心里对汪的厌恶与排斥进一步升级，甚至对单于说汪“始以利用王懋功离叛不成，继以利用教育长陷害又不成，毁坏余之名节，离间各军感情，鼓动空气谓余欲杀某党，欲叛政府。呜呼，抹杀余之事业，余所不计，而其抹杀总理人格，消灭总理系统，叛党卖国，一至于此，可不痛乎？”

在左等右等不见汪兆铭踪影，和张静江等人反复警告催促的情况下，蒋介石经过精心准备之后，他于 4 月 3 日正式提议，迅即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了结“三二”之案。

恰在这天，苏联顾问和周主任等先后找到蒋，明确提出希望看到汪、蒋合作和党内团结的局面。汪这时又正好有信给蒋，解释必须“迁地养疴”的原因，甚至声言想借机“学西文求学问”。

这难免又让蒋暗中生疑。苏联顾问、共产党表示愿汪、蒋继续合作在前，汪精卫虚情假意表示在后，这一时间上的巧合，在多疑的蒋看来却很有相互呼应配合的痕迹。他在于单于私下聊天时毫不客气的指出汪兆铭此举“有急急出来之意”，实质是“欲为某派所利用，不惜党国之败坏也。”

蒋这时已经下决心自行解决问题，原本就不希望汪出来搅局。

因此他毫不客气地于 4 月 9 日复信给汪，劝汪三月之内不必想出来的事，称：三月内当“可不扰清神，以期速瘳厥疾”，三月后如汪仍不复出，“则待军事稍定，民心略安，弟必步兄后尘，以明心迹”。

为阻止汪复出，蒋更是有意在信中直陈平日对汪怀疑各点，坦言汪助纣为虐，使汪难堪。由此，蒋既表明了决心自己出面收拾局面、贯彻主张的态度，也堵住了汪马上复出，“为某派所

利用”的可能性。

蒋复汪函，虽然所列各点几乎都是直指季山嘉越俎攘权，但十分引人注目的是，蒋在最后一次把他对汪精卫的怀疑，以及“三二”事件，公开与 C.P 的问题联系了起来。他指出：“当三月初旬，吾兄召集孙文主义学会及联合会员训话时，闻兄有土耳其革命成功，乃杀 C.P，中国革命未成，又欲杀 C.P 乎？此言也，不知兄何所指？而军官听者，无不惊骇，皆认兄此语，是引起 C.P 与各军官之恶感，无异使本军本校自相残杀也。所以三月二十日之事，一触即发，以为 C.P 员闻兄之言，必有准备，所以各军官亦不得不出于自卫之一道。”

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 KMT 二届二中全会。当然此时已经不再属于余波，而是另一事件之开端了。

***** 召 唤 收 藏 分 割 线 *****

忍不住又恶搞一下，请大家原谅作者的恶趣味吧。

收藏啊收藏！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二十七回 开端

不管是现在又或者是很久远的未来，一直有许多人坚信单于在这段时间担任着蒋中正的谋主的角色，躲在阴暗处为蒋中正出谋划策。这些计划既阴险又邪恶。甚至还有许多坚信苏联之所以对蒋中正妥协单于在背后出了许多力。他利用了与当时苏联总顾问鲍罗廷的私交。

之所以有那么多人这样认为是因为在中山舰事件过后的第三天，也就是 1926 年 3 月 24 日，汪兆铭负气离开广州的第二天，蒋中正公开发布了晋升单于为第二师副师长兼第二师第六团团长的任命。

大家只看到中山舰事件后李之龙的海军局长职务被拿掉，而单于则成了黄埔军校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副师长职务的人。

这难道不是最明显的证据吗？不得不承认这种质疑看上去完全合理。

而李之龙在任中将海军局长前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陆军上尉，而单于在担任副师长职务前已经是国民政府军官名册上现役的上校团长；单于从军校提前毕业一直到被任命为陆军上校都和蒋中正没有任何关系，以及单于晋升副师长早在 1926 年 2 月初就已经得到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以及代理总顾问季山嘉的认可。这些就被人们有意或无意的忽视了。

当然若说单于晋升第二师副师长这个事情上，蒋中正没有一点儿酬功德意思也是胡扯。可事实上单于本人对蒋中正在如此敏感时期如此高调的发布晋升自己的命令也感到非常恼火。因为这意味着单于被当成了靶子。

这也意味着他一直希望的，一直努力的，一直维持的与 C.P 的良好私交从这一任命发布起成了浮云。而他在 C.P 憎恶排行榜上的排名瞬间超越了张治中这个黄埔二凶之一，几乎与王柏龄不相上下了。（张治中曾向周主任表示愿意加入 C.P，而被婉拒；可见他对 C.P 是非常有好感的，不过因为一次好心办坏事，他成了黄埔 C.P 学生眼里的黄埔二凶，这不得不说是非常讽刺的一件事。）

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单于也确实在蒋中正准备下野前为他分析了苏联高层所出现的两种路线之争以及这两种路线之争折射到苏联对待中山舰事件的态度会对蒋造成怎样的影响。

总之正当蒋中正春风得意马蹄疾之际，单于则是愁眉苦脸的在像李之龙抱怨。

是的，单于抱怨的对象正是李之龙。这是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李之龙没有像历史上那样被很快释放，然后就被 C.P 派出去打杂。而是一直被蒋中正软禁在单于师部，而 C.P 们也似乎忘记自己还有一位同志还处于软禁状态一般。

“……在田，真是的，你们 C.P 分不清楚好赖人士怎么的？怎么今天广州街头连打倒我的横幅都出现了？”

单于从广州办完事后很生气的冲到原本是自己的，而现在是李之龙软禁地的房间里，对着正在看书的李之龙就是一通抱怨。

也难怪单于会很生气，因为他没想到自己提前 40 年享受到了被人贴大字报的待遇。

反而正在看书的李之龙态度从容，先是诧异的看着闯进‘自己’房间的单于一眼，然后非常有耐心的听完单于的抱怨，最后他继续看起手上的书来。从书的封皮看，书名好像是《资本论》。

“喂，在田，你说句话行不行。这书有什么看头？不过是一炒股票破产的德国老头的胡言乱语而已。”单于见自己一大堆抱怨只不过耽搁了李之龙一点点看书时间，这让单于很不满意。于是单于强行从李之龙手上抢过书来。而且嘴里的话对于一个 C.P 来说也是极具攻击性的，尽管这本书还是单于找来给李之龙的。看样子单于似乎是很期待很李之龙大吵一架。

“好吧，就算马克思因为炒股票破产而起了写资本论的念头；那么这和资本论是本好书矛盾吗？”遭逢大变的李之龙似乎变得开始有了城府起来，还是一副不愠不火的样子。

“在田，你听清楚我说的是什么的吗？我说我好心保护你，结果居然在你们 C.P 眼中也成了应该被打倒的军阀一流了。你说这还有天理吗？”单于重复了一遍他最开始的话。

“就你还想做军阀？你充其量不过是军阀的狗腿子而已。”李之龙语气温和，但是很明显他对单于之前的话可不是毫不介意的。

见李之龙这么说，单于眉毛一挑似乎想说什么，可最后却垂头丧气的坐在李之龙对面，说道：“在田，你说的没错，我就是一狗腿子而已。”

这下子轮到李之龙惊讶了，“文革，你这是怎么了？你今天进来不是想发找我大吵一架的吗？怎么……？”

“没什么，在田，是我想通了。不管我私底下做了什么，也不管我怎么想的，事实上我确实是已经选边了，很明显我站在你们对立面上了。所以被人骂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李之龙突然觉得自己面前的单于突然间像老了十来岁似的。看上去是那么疲惫尽显。

“文革，既然你想通了那就好。不过我一直很想问你一个问题。”李之龙双眼闪烁，不知道

在想些什么。

“有什么就问好了，只要你还在这个房间里我知无不言，当然出了这个房间还是老规矩，我绝不承认自己说过什么。”单于仰坐在椅子上，闭着眼睛回答道。

“那我可就问了。”听到了自己想知道的答案，李之龙来了兴致，本来团身躺在床上的他一下子坐了起来。

“文革，这些天我一直在想这次事变，很显然你事先是察觉到了一些蛛丝马迹的；不然你也不会提醒我；而且我相信这么多人里只有你对局势把握的最清楚。我好奇的是为什么你会站在蒋中正这边？别说你身不由己。”

“嗨，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无论公私，我本来就该站在蒋中正这边。”单于觉得李之龙问了一个很没水平的问题。

“这话怎么说？”李之龙看上去也像是想到了些什么。

“当着我的面，就先从私人方面说起吧。其实咱们国民政府一直存在三大势力；左派和你们 C.P，右派，也就是蒋中正喽，最后苏联。这三派势力中谁最需要我？当然是蒋中正喽。汪兆铭有自己的班底，而且相信你从他这次出走也看得出来他没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历史上汪自评），这么样的人我怎么会帮他？再说苏联与你们 C.P，其他我就不说了，就看你身为中将局长，也不过是 C.P 党内一个小角色；你觉得我这样的人能忍受这样的待遇？更别说那让人窒息的组织纪律了。”

单于还有一句话没说出来，其实最重要的是他不想死在张国陶手上。而历史表明，黄埔军校的 C.P，绝大部分都死在他以及他左倾同志的手上。

“最关键一点，苏联上层的路线之争，斯大林与托洛斯基的路线之争。要我选斯大林与托洛斯基中的胜利者，我肯定会选斯大林。所以你还有什么问题？”单于接着说道。

“这我想到了，这不奇怪。”李之龙对单于的答案并不吃惊，很明显他确实想到了一部分，而他没想到的是一个地处中国南方的 KMT 人居然对苏联的认识这么深刻，这种深刻甚至超过了他这个 C.P。当然这就没必要对单于说了。

“那公的方面吗？说真的，我可看不出你这么做里有出于公心的地方。”

“在田，这不怪你，这只是立场问题而已。”单于似乎来了精神，也坐起身来认真的对李之龙说道。

“立场问题？”李之龙这次是真的有点迷糊了。

“当然，站在你们 C.P 的立场上当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可站在我们 KMT 的立场上，你们虽然加入了 KMT，可全是以个人身份，也就是说你们还保留了 C.P 的身份。拿今天蒋中正的话说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完完全全的做一个 KMT 人？’，我相信你这下完全明白了吧。事实上如果完全站在 KMT 的立场而非中国的立场的话，你会发现蒋中正做的才是正确的事，而汪兆铭则错的一塌糊涂。”

单于似乎觉得该结束这场谈话了，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说道。

李之龙似乎完全被单于这么血淋淋的坦白的話所震惊了，什么也说不出來，只是坐在床上想着自己的心事。

而这时门外传来了单于卫兵的声音。

“团长，吃晚饭了。”

“走吧，在田，吃饭去，算算这也是你在我这里吃的最后一顿晚饭了。后天就开二中全会了，相信明天你就会恢复自由了。”

这是必然的，如果在 KMT 二次二中全会时蒋中正还软禁着李之龙对各方面都交代不过去了。

“文革，你先去吃吧，等会让人给我带点回来，我今天没什么胃口。”

单于也没劝李之龙，只是耸耸肩就准备推门出去。

正在单于要出门的一霎那，耳边传来了李之龙的声音。

“文革，为什么你还会告诉我这些？”

不怪李之龙奇怪，在彼此已经明显志同，道不合的今天，以目前以及将来几十年的中国的惯例看单于与李之龙已经不能算同志，甚至不能算朋友了。

“不为什么，我就是想告诉你而已。再说，又不是一定要同志朋友才能做知己。不过我不觉得你能了解我。呵呵。”单于头也不回打开门。

李之龙看着单于的背景，嘴里喃喃说道：“是啊，别说我，恐怕谁也不知道你到底想做什么。”

***** 分 割 线 *****

不过恶趣味发作而已，大家的反应是不是太大了？改变当然是会有的，但是我觉得改变也必须日积月累。主角怎么没有改变历史？都做到了副师长了，难道不是改变历史咩？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二十八回 始

1926 年 5 月 23 日 KMT 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结束了。KMT 二届二中全会虽然通过了严重限制 C.P 的所谓整理党务案，但它还没有走到排斥和反对 C.P 的地步。甚至，在单于看来 KMT 二中全会的基调仍然是相当革命的。

比如较为中立的孙科鉴于前此常有所谓 KMT 左右派之分，并因此引起极大争议，故曾“临时动议，为集中革命力量，免除内部纠纷起见，自此次整理党务案执行后，本党员在言论行动上不得再有左右派之分”，却遭到了与会者几乎一致的“否决”。

同样，伍朝枢、李宗仁在会上提出扶助农工应有具体政策之规定，否则太过幼稚，容易造成误会的问题，会议也未予支持。会议的决议认为：“全体会议认本党已往之农工运动确有差误

与幼稚之弊病，但本党对于党纲上所规定之扶助农工运动之发展，此原则是不能因噎废食的。况此种现象在中国的社会状况内与农工运动发生之初期为不可免，故本党应注意嗣后此种运动之正确，庶不违背总理所提倡之民生主义。至大多数之农工群众的运动，应如何改正方法，着由常务委员会讨论之。”

还有虽然会议最后所通过的关于整理党务之训令，其本质是希望能够更加明白地提出党内问题之所在，也不能不肯定：KMT 为代表各阶级从事国民革命运动之政党，“故凡属一切真正革命分子，不问其阶级的属性为何，本党皆应集中而包括之”。

因此，国民党不能拒绝“正在发展之工业无产阶级自然的阶级斗争所涌现之政治组织”，即 C.P 的加入。“惟既加入本党，在取得本党党籍中，其责任与义务完全与一般党员无殊。党员之行动及言论，有不遵奉总理遗教者，本党皆得一律以纪律裁判之，而不因党员之成分不同动摇本党之最高原则即为三民主义”。

不过不管如何，蒋中正才是这次博弈里的最大赢家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此次大会不但通过了《整理党务军备案》，使得 C.P 离开了第一军。同时也确立了蒋目前在 KMT 真正第一号人物的地位。

所以在会议结束后，蒋不无得意的对一身戎装陪同在他身边的单于说道：“文革，直至今日吾才觉得没有辜负总理的信任。”

相比志得意满的蒋中正，单于的心情无疑要复杂许多。蒋中正对他的重用使得他成为了令 KMT、C.P 都为之侧目的人物。KMT 人这方面当然是眼红他而今蒋中正头号门生的地位以及国民政府中堪称异数的副师长职务。而在 C.P 方面，当然对他在三二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非常不满。无论是鲍罗廷、周主任还是蒋先云、李之龙，单于都失去了和他们良好的私人关系。

“文革，文革”蒋中正见单于半天没有搭话，感到有点奇怪。

正想着自己心事的单于这次回过神来，对蒋中正抱歉的说道：“对不起，校长，我刚才正想着演习的事情。”

演习？当然是演习。这件事的起因是因为李宗仁等桂系在大会期间为了打击蒋中正，故此对单于这个副师长的任命私下里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而蒋中正为了堵住李宗仁这些广西佬的嘴，也为了震慑桂系，于是会议进行期间一次私下聚会里不经意的告诉李宗仁，为了北伐他准备在第二师搞一次团级规模的演习，邀请李宗仁届时一通观看。而参加演习的部队自然就是单于的第六团。

“说到演习，文革你有信心没有？”蒋中正这么说并不代表他对单于没信心，事实上他对单于以及这次演习是非常有信心。

蒋中正当然不会毫把握的邀请李宗仁观看演习。事实上虽然这段时间国民政府在政治上颇为激荡，但第六团在单于的督促下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依然按照单于新的训练大纲进行训练。而且蒋在 5 月初也到第六团视察过，观看了一场连级规模的进攻演练。看完演习后他对第六团的训练状况非常满意。甚至对陪同演习的刘峙表示像第六团这样的部队就是遇到日本陆军的精锐联队也是很可以打一下的。

同时，他对单于的看重也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程度。原本他只认为单于不过是一个政治上的人才，可在第六团的视察让他发现自己这个头号门生可不光光在政治上有一套，在军事上更

有一套。恩，最起码至少在练兵上单于很有一套。

所以他才会向李宗仁发出邀请，他的目的就是要在李宗仁面前立威。

“这个请校长放心，相信李军长看过演习后会知道什么才是精锐之师。”说起自己一手带出来的部队，单于可是非常有信心的。这种信心是源自 20 多年后一位姓林的军神用这套方法训练出了一只几乎是横扫中国的军队。也许有人对林军神用兵打仗会有异议，但是对他的练兵方法没人敢不写一个服字。

单于其实在私底下也把两支部队做个比较，自认为无论从精神上还是技战术上，他这次盗版军队至少有那支狗皮帽子军队七、八成的水准。甚至军事技术上还稍有超越，至少是达到

事实上要说单于在来到这个时代对自己所做的什么事情感到骄傲的话，那这件事无疑就是他自己亲手练就的这支强兵。甚至他觉得自己训练出的这支部队一对一打垮目前在韶山的那支不久之后号称铁军的独立团没有任何问题。

“我当然是对你有信心的，不过白吩咐一句。”老实说蒋中正真的很少听见单于这么斩钉截铁的表态过。

“哪里，校长老成持重正是学生的楷模。”

“算了，算了，我哪里还有什么值得你学的地方啊。你就别拿你老大哥开心了。”蒋中正这个时候还不到 40 岁，对单于又格外看重，因此虽然单于话里带点调侃的意味他也并不生气。当然也看得在这次大会上他达到了所有目的后确实显得非常开心。

“校长您还有什么事情吗？没事的话学生想回师里准备演习事宜了。”单于这话也不算推脱，尽管他对自己一手带出来的部队很有信心，不过一场演习要忙的事情也是有很多的。

蒋中正似乎想说什么，不过还是什么也没说。对单于点点头，摆摆手，示意单于可以回部队了。

单于对蒋中正敬了一个军礼，转身离开了。

见单于离开后，王柏龄不晓得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

“司令，不是说让单于去劝劝蒋巫山的吗？”

“算了，我怕文革难做，也怕他多心。巫山是人才不假，可文革更是人才中的人才。”蒋中正悠然的说道。

见蒋中正这么看重单于，王柏龄心中很是不忿，眼珠子转了转，又对蒋中正说道：“司令，听说您让文革准备一场演习给李德邻看？我想不如也邀请 C.P 的人看看，也好对这些心怀叵测的家伙有些震慑。”

王柏龄这么说完全是因为他很不忿单于如今在蒋中正心目中的地位，也想借这个机会给单于一个难堪。毕竟单于之前和不少 C.P 私交很好是大家都知道的。

蒋中正听了王柏龄这个建议，用很奇怪的眼神看了王柏龄好一会儿，才对王柏龄说道：“这

个提议不错，具体邀请那些 C.P 你来拿主意。不过恩来你一定要给我邀请过来。”

蒋中正当然知道王柏龄和单于不对盘，这也是他乐意看到的。不过同时他也觉得王柏龄这个提议好，最起码单于和 C.P 的关系会进一步恶化。

蒋中正一直觉得单于这个学生什么都好，就是和 C.P 私交太好这点让他不满意。虽然蒋中正早就知道他手底下谁都可能加入 C.P，但单于加入 C.P 的可能性比自己面前这个王柏龄还低些。他只是怕单于会在某些关键时刻因私废公，比如像之前违反他的命令把李之龙带到自己部队‘保护’起来。

而正当蒋中正与王柏龄说话的时候，会上另一端，桂系李白二人也在进行着一场谈话。

“健生，你说蒋中正邀请我参观演习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德邻，以我看无非是因为咱们前几天拿这件事发作他，他用一场演习来堵咱们的嘴罢了。”

“健生，蒋中正难道对单文革那小孩子就这么有信心？他不怕弄巧成拙？”

“德邻，黄埔这些娃娃什么水平咱们心中有数，不过蒋中正敢这么做必定有所依仗，我猜他多半是抽调他第一军的精兵强将来在咱们面前演场戏。”

“恩，确实，单文革这小家伙以我这几天的观察确实不像能练出一支强兵的人。”

“德邻，我觉得这件事对我们怎么都没坏处。要是单文革那家伙真的能练出一支过得去的部队，咱们早知道了就有了防备；要是蒋中正糊弄咱们，咱们也可以当场给他一个难看，怎么着，咱们都不吃亏。”

“哈哈，你啊你啊，不亏小诸葛的称号。说的对极了。”

李宗仁、白崇禧两人相视大笑起来，到引来旁人许多不解的目光。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二十九回 演习

随着 KMT 二届二中全会的结束，KMT 与 C.P 之间的政治斗争也算告一段落。尽管后世不断的强调这次 KMT 二届二中全会是 KMT 右派对 C.P 的疯狂进攻或是认为这是 C.P 识大体的忍辱负重。但就事实而言，KMT 二届二中全会是 KMT 在面对溶共不成，反而有被 C.

P 取而代之的情况下的一次反击。而这次反击的结果客观来说，也不过是回到两党合作之初的局面。KMT 此时还是在继续执行孙文的三大政策的。KMT 既说不上什么咄咄逼人，C.P 也谈不上什么忍辱负重。

当然 C.P 公开身份，退出第一军这件事确实对第一军的战斗力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由于一大批优秀军官的退出，现在的第一军各个部队的战斗力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不过这里面不包括单于的第六团。相反第六团的战斗力比起三个月前，完全可以用脱胎换骨来形容。

特别是第六团的军官们，在单于这三个月中高强度的训练下、不厌其烦的反复说教下这些

军官的战术素养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事实上稍微自满一点说，第六团目前的一个班长对班排基层战术的掌握都不亚于其他部队里的一个排长、连长。（以某黄埔一期生，有名的抗日英雄经过长城抗战才基本掌握近代战争中如何正确合理的架设机枪阵地的现实看，单于这这么认为可以说是很谦虚了。）

因此，单于这个副师长对即将开始的演习毫不担心。甚至还有心情和罗奇等人在演习场说笑。尽管这次演习要求他用一个团拿下两个团防守的阵地，而且还是第一师的两个团。

“振西，你说咱们这次要不要干脆把二、三团给吃掉啊。”单于和罗奇正站在指挥所里看着地图，内心充满着对自己一手带出的部队的自豪。

罗奇虽然也觉得拿下阵地，甚至击溃二、三团对于现在的第六团来说不算什么难事，但还是自己的副师长这么公然的在指挥所表达着自己对二、三团的轻视很不妥当。

左右打量了一下王祈等参谋，见他们都装着没听到的样子，才小声对单于说道：“我的单师长啊，你话别说的这么难听好吧。再怎么说明咱们对面的不是我们以前的教官就是我们的前辈。幸亏现在指挥所没外人，要是这话被其他人听到传出去影响可不好。”

单于不是不知道罗奇说的道理，无奈他今天内心总有一种十年磨剑，一朝示人的冲动，实在是没办法管住自己的嘴。

他正想再和罗奇说笑几句时，警卫连长亲自赶来报告蒋中正和李宗仁、白崇禧、周主任等一行人已经到了指挥所。

而正在单于等人迎接蒋中正等人的同时，负责主阵地防守的第一师第二团营以上军官陪同这次演习防守方主官薛岳在阵地上做最后的视察呢。

“寿山啊，别看单文革手里只有一个团，我可是听不少人说过他这个团最近几个月的花销快比得上咱们第一师全师了。可见单文革还是练了些东西的，你们营可是守备核心阵地的，你没问题吧？”

薛岳虽说内心里不怎么晓得上单于这个火箭干部，可无论如何他更不想在优势兵力下输给单于。

“请长官放心，单师长手里充其量不过三个营的兵力，又是主攻。这可是兵家大忌。我有万全把握守住核心阵地。”此时已经是营长得胡宗南比他的长官更不想输给单于。

“恩，虽然单文革手里的部队少，但毕竟我们这边也是算无险可守，还是谨慎点好。”薛岳也不认为胡宗南会守不住阵地，事实上薛岳其实已经有一个计划，他和单于想的一样，若是条件许可，他也想吞掉单于的第六团。

“伯陵你也太谨慎了，咱们师长可是把全师的重装备全拨给了我们。要不是司令不让，说不好陈修辞的炮兵营都能被师长给划拉过来。依我看，单文革就是有三头六臂也讨不了好。”

为了这次演习中能落落单于的面子，王柏龄把第一团团团长王俊都派给薛岳做个临时参谋长了。不过王柏龄和王俊都不知道的是陈诚的炮兵营一早就被蒋中正在这次演习中划给单于了。

“文革，对不住了，我不想老是屈居人下。”

胡宗南看着薛岳、王俊远去的背影，又看看对面，嘴里喃喃自语道。

随着一发信号弹，演习正式开始了。

×××

“白长官觉得如何？比您和李长官的第七军不差吧？”

演习在第六团顺利攻占由胡宗南防守的第二、三团联合部队核心阵地后就被蒋中正中止了。

单于对之前在团指挥所对他的布置说三道四的白崇禧内心早就骂了无数遍狗屁小诸葛，如今自己获胜，对还在裁判所观看演习的白崇禧当然不会客气。

而白崇禧大概是因为被第六团所展现出的战斗力震惊到了，只哼了一声，并没有搭理一看就是故意找茬的单于。

其实别说白崇禧，在座的所有人都被第六团所展现出来的战斗力感到震惊。其中甚至包括对第六团战斗力有一定了解的蒋中正。

不过比起其他人来，蒋中正可以算是又喜又怒了。喜的是单于果然不负厚望，在众人面前给自己大大长了面子；而怒的是第一师二、三团在演习中所显示的战斗力比起东征时实在差得太远了，连个机枪阵地都架设的七扭八拐、乱七八糟的！简直就是明白告诉众人，周主任那句‘随着 C.P 离开第一军，第一军实力必定大不如前’这句话是多么正确。

不过见单于当着自己面落白崇禧的面子，蒋中正内心还是非常受用的。当然喽，场面话还是要说的。

“文革，你胡说什么。第七军可是政府数一数二的能战之师，你的部队想赶上第七军还差得远呢。况且健生兄人称小诸葛，你要多多向白长官讨教，要是能学到白长官一丁点儿，都够你受用不尽了。”

虽然都晓得蒋中正这话是场面话，但毕竟让白崇禧面上好看了许多。本来如果单于就这么乖乖就教，这事情也算完了。

可好像单于今天是存心挑事，似乎不把李、白两人得罪干净不罢休一样。单于在蒋中正讲话时当然是立正受教，可等蒋中正一说完，他刚一坐下就噗哧一声笑出声来。

“文革，你做什么怪呢？”蒋中正见单于依附忍俊不禁的样子，奇怪的问道。

“报告校长，学生不是故意的，只是刚好想起了前几天看的一则晚清旧事，忍不住就笑出来了。”单于连忙起来，竭力绷着脸回答着蒋中正。

“什么笑话这么好笑？你说出来听听。”蒋中正这个时候是怎么看单于，怎么觉得顺眼。

“这个，不太好吧。”单于故意装作一副为难的样子。这下子连白崇禧的胃口都被单于吊起来了。

“我让你说你就说好了。”蒋中正此时也有了点好奇。

“那…那学生就说了。”单于有意踌躇一下，还是那副为难的表情说道：“学生前几天翻看杂书，刚巧看到沈葆楨写给左宗棠的几句话，上面有一句‘七擒孟获，此诸葛亮之所以为亮也；马谡失街亭，此诸葛亮之所以为猪也。刚好校长您刚才说……’”

单于这话一说出口，白痴都知道是针对白崇禧的，不但白崇禧脸色瞬间铁青；就连本来一直面色不改的李宗仁都把茶杯捏的吱吱作响。而周主任、蒋先云以及罗奇等也脸色大变。

更别提蒋中正了，此时脸上如同开了染坊一般，不知道是怒是喜，又像是似喜似怒。

“中正兄，我们两人还有事要处理，先告辞了。”

还没等蒋中正说话，李宗仁、白崇禧就起身拂袖而去。而周主任见李白怒气冲冲的走了，似乎想到了什么，也和蒋先云站起来告辞了。

“文革，你，你这是做什么？！”

***** 召 唤 收 藏 分 割 线 *****

请大家多多收藏，这两天收藏也太难看了。尽是个位数增长，实在有点打击人的说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三十回 惋惜

见蒋中正责怪，单于嘴角向上一翘，眉毛一挑，带着几分傲气的说道：“校长，学生就是故意杀杀他李、白的气焰。不然他们会以为咱们是任他们搓圆捏扁的面团呢。”

其实单于这么做不光这些原因，更主要的是单于觉得自己以往虽然小心做人，到处与人为善，可到头来还是没能逃脱别人的算计；左右是逃不了别人的责难，不如改改以往的作风，至少让自己个活得舒服点儿。

真要撕破脸皮，我又怕过谁来？！单于是做如此想的。

所以，白崇禧很‘无辜’的成了放下包袱后的单于的第一个牺牲品。再者说，作为一个下位者要是太会做人，面面俱到的谁也不得罪，见谁都陪笑脸也未必是福。

“文革，虽说年轻人有点傲骨不是什么坏事，可眼下正是北伐的关键时刻，我们还是很需要李、白的支持的。再说你没看见 C.P 他们一见李白被你气走马上也就跟着告辞了吗？你就不怕他们乘机拉拢李白？”

虽说单于当场给白崇禧一个难堪，这让蒋中正心里很是舒服，但他也害怕李白因为这样而和 C.P 走到一起，这样就对他太不利了。

“校长尽管放心，虽说今天这事是学生不对，可真正细究起来，还不是李、白他们在广州大放厥词引起的？况且刚才您在指挥所也看见了，白崇禧甫一到地头就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事就算传到外面去，也顶多说我一个年少气盛，真正没脸的是他们。至于 C.P，那您就更不用担心了，像李、白这样的人是打死了不会跟 C.P 合作的。”单于对着蒋中正侃侃而谈，压根就没

有觉得自己不对的意思。

蒋中正虽觉得单于这话不是没有道理，但似乎还想对单于说教几句。就在这时候，门口响起了报告声。

薛岳、王俊以及胡宗南等第一师参加演习的营以上军官也到了。

蒋中正见薛岳他们都到了，也不好抓着单于这事不放，给了单于一个警告的眼神，蒋中正对薛岳等人说道：“伯陵到了？快进来。”

老实说，在蒋中正心目中比起单于气走李白这事来，他对第一师的‘不经打’更生气一些。刚看到薛岳等人一脸尴尬的出现在门口，蒋中正突然觉得李白以及 C.P 走了也不算是坏事。至少没有外人了，他可以好好的说说薛岳等人了。

想到这里，蒋中正又瞟了单于一眼。心里嘀咕着，这小子不会是想到了这一点才故意把李白等人支走的吧？

可看着单于脸上一脸的自得又觉着不像。

蒋中正决定不再想这个问题，他清了清嗓子，对众人说道：“现在人到齐了，我就这次演习说几句。”

.....

就在蒋中正和手下军官开会总结的时候，李白与周主任、蒋先云也刚好结束完一场谈话。周主任本来看李白被单于气得不轻，想着过去和李白两人套套交情，看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和其他人不同，周主任对蒋中正以及单于的威胁看得很清楚。

蒋中正的威胁那是明摆着的，至于单于，虽然周主任从来都没有低估过这个年人，但是通过今天的演习他觉得自己对那个年轻人的评价可能还是低了一点儿。这样军政双优的人才即使在人才济济的 C.P 里都很少见。蒋中正有单于的帮助，对 C.P 的危险性就更加大了。

正因为有这种认识，周主任才会接着这个机会想和桂系接触；可出乎周主任和蒋先云意料的是李白两人面对周主任的试探，直截了当的回绝了。白崇禧更是直接的对周主任说了一句：“我可不想广西变成第二个广州，再说我和德邻两人可是大地主来的。就这样吧，咱们不是一路人。”

说完这句话后白崇禧登上汽车扬长而去，至于李宗仁，他压根就没下车过。

蒋先云见李白的汽车已经走远了，走过来对周主任说道：“您何必和这两个军阀多费唇舌？这两个人和蒋中正都是一路货色。”

“恩，巫山你觉得今天单文革的第六团比起咱们的独立团来怎么样？”周主任没有正面回答蒋先云的疑问，反而问起了蒋先云对这次演习的观感。

“要比我们独立团强些，可真要打起来，凭咱们独立团的精气神，就算文革的第六团能把独立团拿下，他自己的部队也一定失去战斗力了。”蒋先云可不是那种不敢说话的人，他在心中比较了一下，最后还是觉得单于的第六团要比完全接受 C.P 领导，由叶挺任团长的独立团强一

些。

而周主任也不觉得蒋先云这话意外，反而对蒋先云点点头，赞扬道：“巫山，你肯和我说实话，这很好。其实说起来我对军事也不算什么行家，我只是觉得就这么一个新兵占大多数的团队，单文革能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把这支部队带到这个地步，这个人实在了不起。若只是军事技术强也没什么可怕的，当年吴佩孚的第三师号称天下第一不也在山海关溃散的一塌糊涂吗？可这支部队士兵的精神头竟然不输咱们独立团，这可真让我有点吃惊。”

“是这样的，我也觉得文革带的这支部队和一般的能战之师不一样。唉，可惜他选择站在了蒋中正这边。”

蒋先云对周主任的话是完全赞同的，他也认为一支没有精神的部队军事技术再怎么厉害也不足为惧。而单于这支部队恰好是精神、技术两头拔尖儿，这让他为单于的选择很是惋惜。

“也没什么，巫山，人各有志嘛。我承认单文革确实是出类拔萃，但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和苏联的历史都表明光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做不出什么事情的，反而由普通人组成，但是纪律严明、高效、廉洁的组织才能做真正的大事。再说我们党内像你这样未必比他差的年轻人有很多，而蒋中正除了单文革以外没有谁特别出色，更别说和你们比的人才了。”

周主任听出了蒋先云话里的惋惜之意，于是拍了拍蒋先云的肩膀。

“走吧，我们也要回去了，还有事情要做。”

“主任，什么事情？”蒋先云好奇的问道。

“去好好问问郭俊，他可在第六团待了一个多月，他一定知道单于练兵的诀窍有哪些，单于能用，我们当然也可以用。”

周主任拉开车门对蒋先云说道。

***** 低 潮 的 分 割 线 *****

随着最近收藏数量的减少貌似我也进入了一个低潮期的样子。郁闷啊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三十一回 气度

载着李白二人的汽车在广州并不宽阔的街道行驶着，坐在汽车前排的卫士以前从没到过广州这等繁华所在，目不转睛的盯着街道两旁熙熙攘攘的人流看个不休。心中还感叹不知自家的南宁多早晚才能有广州如今这般风光。

而坐在后座的李白二人直如庙里的菩萨一般不言不语，和平日里两人处到一块必定高谈阔论一番迥异。

前排卫士虽说知道自己两位长官今天被一个年轻人落了面子，可也知道以自己的身份这些事轮不到自己管，也不敢管。只得继续欣赏着车子两旁的繁华。

而他们从广西自带的司机虽说跟着两人的时间更长，论份位也够在李白面前说上两句，可

他现在走的并不是以往熟悉的南宁，而是陌生的广州，仔细认路还来不及，也就更顾不上开解两位老长官了。

而此时坐在后座的李宗仁突兀的噗哧一声笑出声来，不但让前排的司机、卫士觉得很诧异，就是坐在李宗仁身旁的白崇禧也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李宗仁。

李宗仁看白崇禧一副奇怪的样子，连忙对他抱拳说道：“对不住，对不住，不过我忍了一路，到了这儿实在是忍不住。我没想到咱们小诸葛也有被人落了面子的一天。”说完又是一阵轻笑。

白崇禧听李宗仁这么一说，似乎还想继续绷着脸说李宗仁几句，可到底没有绷住。也笑着对李宗仁说道：“是啊，别说你，就是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会被个小年轻指着鼻子骂啊。”

之前单于就差指着白崇禧的鼻子说他是猪，可如今白崇禧话里话外竟没有半点怪他的意思。别说其他人，就是刚才笑出声来的李宗仁也用很奇怪的眼神打量了白崇禧一下，

李宗仁打量白崇禧好一会儿才用奇怪的语气问道：“健生，你没被那个狂生给气着？刚才是在我面前演戏来着？”

“怎么可能，我从小到大还没被人这么说过，刚才我是真生气；可经过 C.P 那姓周的一打岔，随后又仔细琢磨了一下那小子，现在到真没怎么气他了。只觉得好笑。”

白崇禧和李宗仁不但是过命的交情，更是一荣俱荣的同生关系，车上司机和卫士又都是使了多少年的老人，他自然是没必要在这些人的面前打马虎眼。

白崇禧这么一说，到让李宗仁好奇了起来，有点不相信的问道：“难不成那狂生还入了你的法眼了？”

“说起来，那小子狂虽太狂了点，不过带兵确实有一手。老实说他今天演习时用兵调度虽还显得僵硬刻板，但是那兵，那些连排长可真是被他操练的不错。我回城的路上想了又想，换我来，三个来月的时间恐怕也把部队练不成他这样。”

白崇禧不愧是一口气能说出几十页作战计划的人，眼光端是毒辣。只一会儿的功夫就把单于的深浅摸了个七八成。

李宗仁听白崇禧这么说，也拍了拍大腿说道：“咱们又想到一块去了。那小子的用兵一般的很，可这练兵的本事怕就是冯焕章也有所不如。蒋中正的夹带里居然有这样的人物，还真是他的运气。”

“不光如此，别看他用兵调度呆板了些，可他班排战术、步兵冲锋、步炮协同这些地方很有点独到的地方。特别是他步兵班的三三制以及步兵连队的四组制真让我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些东西和眼下咱们中国流行的各种战法都不一样，但仔细思量又很符合咱们缺少重武器的国情。不过有一点让我觉得很奇怪。”

白崇禧此人在军事上确实有些长人不及的天赋，居然在演习这么短的时间内看出了许多门道。

“那点奇怪？！”李宗仁正听的入迷，不自觉问道。

“就是咱们都看出来的用兵僵硬刻板啊，按理说能想出这样战法的人不但得在尸山血海里滚个来回，还非得有做过排、连、营这些基层军官的经验不可。绝不是在家里闭门造车就能搞出来的。可要是真有这样的人，真能从基层在尸山血海里爬到副师长的位置，用兵不会那么僵硬刻板才是啊。”

要是单于能亲耳听到白崇禧这番话，非得给白崇禧写一个服字不可。这些战术都是林总几十年戎马生涯所总结的心血所在，不但威力强劲还特别符合中国的国情。而单于不过是拿来照抄照用罢了。他又没有基层服役的经验，也没经历过什么大战，一回广东就被委以高位，用兵上不显得僵硬才怪。

“是这个道理，那小子也算是斯有奇人，乃有奇事了。从来都是先学爬后学走最后才开始跑；可他到好，跑的顺畅，爬也精彩，可居然不会走路。”

李宗仁虽说在军事上没白崇禧那么有天份，可在广西那险恶的环境里最后脱颖而出，让白崇禧甘居其下也不是没有真本事的。其实单于的这些问题李宗仁也早有所感，不过没白崇禧说的那么透彻罢了。

“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他用兵虽说僵硬刻板了点，也是战阵经的少的缘故。以他练兵的本事，只要不稀里糊涂中了别人埋伏，又或者被叫去抵挡几个师，打上几仗自然就不僵硬刻板了。再者说，能把部队操练到这个地步就算用兵僵硬点，刻板点也够他在如今的中国混得风生水起了。咱们国家别看大帅、司令一大把，真正会打仗的一只手也能数得过来。”

白崇禧似乎真的不介意单于之前的无礼了，居然为单于说起好话来了。不过最后一句话多少还是显示出他小诸葛目无余子的气概来。

“健生啊，我怎么越听越觉得你不但不生那小子的气，反而起了爱才之心呢？”李宗仁话里多少带点调侃的味道。

“被人指着鼻子骂怎能不生气？不过我也不想和一个小年轻一般见识就是了。再说，这个年轻人不简单啊，兴许他当面给我难堪也是有心的。”白崇禧不紧不慢的说道。

“这话怎么说？”李宗仁本来已经淡了谈性又被白崇禧这句话给勾了起来。

“德邻你想想看，他用一个团击溃了两个团，这是多大的彩头？而被他打垮的两个团的长官不是他的前辈就是他的教官，你觉得他这么做不会得罪人？再说你又不是没看见蒋中正一副震惊的模样，你说他担心不担心蒋中正对他起什么别样的心思？”白崇禧悠悠的对李宗仁说道。

“恩，是这个理，他今天得罪的人委实不少。”李宗仁也是久居上位的，很明白白崇禧所说都是有道理的。

“对啊，所以啊，与其让那些人卯足了劲去找他的错处削他的面子，还不如把一个大大的把柄放在那些人面前。省得那些人真把什么要他命的把柄找出来。再说这样一来他又显了毛病，又大大得罪了咱们，蒋中正也可以放心了嘛。”白崇禧越说越来了精神。

“可他这么孟浪的得罪了咱们值得吗？”李宗仁虽然信了九成九，可还是觉得一个年轻人不至于有这么大的胆量得罪自己。

“怎么不值得？咱们眼下虽说实力强劲，可毕竟不是 KMT 的铁杆嫡系，对他的前途没什么

影响。我们总不能因为这么点小事就对他满世界喊打喊杀的吧？传扬出去也只会让人说咱俩当人长官前辈的没容人之量。他不过被人说一句年少轻狂而已。再说了，他今天大大得罪了咱们，等于是在蒋中正面前表了忠心，凸显了他跟着蒋中正一条道跑到黑的决心。在蒋中正这样真正能决定他前途的人的心里，他今天难道不是大大的得了一分？”

要是单于能听到白崇禧这番话一定会将白崇禧引为知己，白崇禧猜测的，虽不中矣不远矣了。

“不会吧，那小子才多大点岁数？听说又一直长在国外，小小年纪那来这么深的用心？”李宗仁觉得自己真的被白崇禧的一番话吓到了。他实在很难相信一个从小长在外国的年轻人有这样的机心。

“不会？我看是不止才对。”白崇禧不屑的说道。

“还有什么？”要不是还有司机、卫士在，李宗仁说不定会大叫一声。

“我觉得他这么做还有一个目的，德邻你好好想想，他今天虽说为蒋中正在咱们以及 C.P 面前出了风头，可他击溃的毕竟是第一师两个团。第一师如此稀松，蒋中正岂有不骂的道理？特别是当着咱们的面，蒋中正更得说几句狠话不可。可在咱们面前，你说他蒋中正是说深了好，还是说浅点好？说深了，不但薛伯陵这些人面子上下不去，就是他自己的面子也地方搁；可要是说浅了，别说咱们这关他不好过，这马上要北伐了，他就不怕说得浅了，第一师在北伐时给他显个大眼？那小子把咱们气走了，可是为蒋解决了一个大难题。没有咱们这些外人在，蒋中正还不是想怎么说怎么说了？”白崇禧目光炯炯的说道。

李宗仁听完白崇禧的话，仔细想了想，最后似赞似叹的说道：“这个年轻人真真是心有山川之险，胸有城府之深，了不起，了不起啊。真是应了那句老话：江山代有人才出。”

白崇禧拍了拍李宗仁的肩膀，小道：“德邻兄你说的不错，那小子是个能文能武的人才，像他这种人咱们招徕都来不及，你说我又怎么会真生他的气？不过在此之前嘛，我要好好磨磨这小子，给他点苦头吃吃。让他知道知道，天底下不是只有他一个聪明人。”

不过最后一句话还是证明了白崇禧对单于并不真是他所说的毫不介意。

此时李宗仁也会意的对白崇禧点点头，说道：“这也好，不过苦头也别给他吃太多。这种人即使招徕不来，能做朋友也很不错。”

白崇禧尽管觉得李宗仁话说的很有道理，但嘴里还是傲气冲天的说道：“德邻放心，我有分寸的；不过就算做敌人也没什么打紧，咱们李白纵横天下怕过谁来？”

白崇禧和单于可不是一码事，这句话从他口里说出来果然是王霸之气十足！

***** 召 唤 收 藏 分 割 线 *****

大家现在知道我为什么之前安排单于当面得罪李白了吧？其实昨天就该揭晓的，可最近貌似有点低潮，拖到今天才写出来。

还是那句话，请大家见谅，也请大家多多收藏。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三十二回 敲打

“我不知道你们这些日子都在干什么？文革的第六团绝大部分士兵都是东征后补充的新兵，又有许多老军官被调走，他接手的不过是个架子罢了。你们再看看你们手里的部队，第一师可是政府起家的部队！当年打陈炯明、平定刘震寰、杨希闵时的那支第一师哪里去了？！”

蒋中正正在李白、周主任等人走了后也借着让刘峙、单于去慰问参演部队的由头让他们暂时离开一下指挥部。也算是给薛岳、王俊这些老人留点面子。

等刘峙、单于、罗奇这些人一走，蒋中正也就开始了对薛岳等人的训斥。老实说在他心目中第一师应该是第一军里的定海神针。结果今天的演习，第一师在外人面前让他丢了一个大脸，他心里当然不满意到了极点。况且北伐即将开始，这样的第一师实在让他放心不下。

蒋中正训了半响，说的口干舌燥，停下来喝了口水，继续说道：“我知道之前你们都对我提拔单于这个年轻人做副师长不满意，虽然不敢明着在我面前说三道四，可背地里你们谁没嘀咕两句？我为什么在今天的演习里要安排你们参加？不就是为了给你们这些说我偏心的混蛋一个机会吗？光为了好看我不晓得调 20 师来？结果呢？！结果证明了我重用单于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现在看来对单于不是抬举的太高的问题，而是重用不够的问题！”

蒋中正本来只是想敲打一下这些军官，可越说越上火，连当年在青帮养成的流氓脾气都被惹翻了出来。连混蛋这种话都骂了出来。而在座的第一师军官自薛岳以下都被蒋中正训的脸色铁青。特别是蒋中正那句“混蛋”一出口，薛岳头上的青筋都气得爆了出来，双手攥的紧紧的，差点就可以攥出水来了。而第一师其他军官表现也和薛岳差不了多少。

“你们也别怪我骂人，也要为我这个当家人想想看。你们大家看看今天来的都是些什么人，李宗仁、白崇禧、周恩来这些人那些是好相与的？李白虽然一贯对我们第一军的战斗力多有污蔑，但毕竟也算是尊总理的教的同志；可周恩来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 C.P 多次在外面说什么他们退出第一军，第一军战斗力必定大降，你们也不清楚吗？结果今天你们的表现不是让他们这些人更得意了吗？不是等于抽我的脸吗？”

蒋中正大概也意识到自己那句“混蛋”说得过头了点，于是又换了一副苦口婆心的架势。

“司令，不是我们不卖力，实在是单师长的战术我们是第一次遇到所以才吃了亏。谁知道他的突击队采取土木作业早就潜伏在我方阵地前面？要是早知道他这个搞，我们绝不会吃这个大亏的。”

其实薛岳心里也一肚子气，他觉得单于也太不地道了。真打仗的时候也能这么搞吗？也能提前土木作业吗？因此他见蒋中正神情缓和了些后忍不住出言诉苦。

“文革这么做是有点取巧，可要是真在战场上我看你们也是凶多吉少！你不要不服气，听我说完。”蒋中正见薛岳一副不服气的模样似乎想说什么，连忙将手一挥。“就算他突破你阵地是取巧，他击溃你两个团也是取巧？说起来你也是打老了仗的人了，那边的兵练的好你看得出来？那边战术有素你看得出来？”

蒋中正对这个目前并不算自己嫡系的广东佬还是很欣赏的，不过薛岳身上的傲气让他有点不舒服。今天这么好的一个敲打薛岳的机会蒋中正是不会把握不住的。

薛岳之前确实还是有点不服气，可听完蒋中正最后几句话后他也没话好说了。因为蒋中正说的对，单于虽说在进攻之处确实有取巧的嫌疑，但是只要不是瞎子都看得出第六团在单于手上那真是脱胎换骨了，士兵和军官都比自己这边强得多。

“司令，虽说咱们第一师今天确实表现的不好，但是他单于取巧的地方可不止一处。他手里可还有炮兵营。咱们这边才几门炮？”

薛岳不说话，不代表第一师其他人就真那么服气，第一师第一团长王俊论资历可算是蒋中正的学弟。（王俊是正牌子士官学校毕业，蒋是号称士官学校毕业）

“达天（王俊字），你也不要不服气，炮兵营是我下令调给文革的；他本来兵力就比你们少一半，又是攻坚。要是没炮兵营，这演习也太没看头了。再说，王茂如（王柏龄）事先把第一师所有火炮都给了你们，这事你们向我报备过吗？”

蒋中正对待王俊这个自己人就没必要像对待薛岳那样敲打他，说虽说的严厉，但语气还是很缓和的。

“诸位同志，我现在找你们开会不是想听你们说单文革这又如何，那又如何的。是想和你们一起来总结问题，解决问题的。一次演习输了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大事，若是北伐时也像今天这般那可真是出了大事了。同志们啊，第一军是政府最可靠的武力，而第一师又是第一军的柱石，党国把第一师交道你们手上那是何等的信任？你们要对得起党国对你们的信任啊。”

蒋中正觉得自己手下这些人实在有点不着调，老在那里强调客观原因，于是动之以情的说道。

而第一师的军官们见蒋中正话说的这份上也都齐刷刷的站了起来，高声说道：“职等决不辜负司令与党国的信任！”

“好了，今天你们也累了一天了，这么着，你们今天先把部队带回去。明天我会到你们师部，到时候我们再好好总结总结。”

第一师的军官们本以为蒋中正的训话还会持续很久，没想到就这么会功夫就散了，向蒋中正敬礼后都纷纷退出了指挥所。说实在的，他们也实在不想等会再看见单于，要知道单于今天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连白崇禧都敢当面给难堪；谁敢保证等会单于不再抽风当场给他们一个难堪。

而就在第一师军官们纷纷退场的时候，刘峙、单于、罗奇以及陈诚等人刚把部队安顿好，正朝指挥所走来。见薛岳等人离开，单于与罗奇这两个今天大出风头的人自然也不好意思招呼他们（毕竟王俊可是他们之前的教官。），只好由刘峙与陈诚和他们这些前辈打着招呼。

单于只好拉住胡宗南，邀他等会一起喝酒；可胡宗南今天演习才开始就被宣布全营光荣了，那有什么心思和单于、罗奇喝酒。忙推以后，单于、罗奇也知道胡宗南现在比较难受也就没继续挽留。

这个时候刘峙、陈诚也和薛岳、王俊寒暄完毕，于是四人进了指挥所。

蒋中正见单于等人到了，自然是对四人好一阵恭维。虽说单于无所谓，可刘峙、陈诚、罗奇却觉得很兴奋。

蒋中正表扬了四人一番后，话锋一转对单于说道：“文革，虽说这次演习你很争气，可千万不要骄傲，要继续保持这个样子。”

单于连忙站起来表演了一番拍胸口，那真是胸口拍的砰砰的，豪言壮语说的刚刚的。

蒋中正此时位高事忙，又对他们交了几句后就准备回广州，刚走到门口又想起一件事来，回过头对单于说道：“对了，文革，你把你之前的训练大纲好好梳理一下，整理成册；过几天我会派人到你这来拿。”

难道要出书了？单于自然无可无不可的答应下来。

等四人把蒋中正送走后，罗奇也顺势回团部处理善后事宜了，演习虽然赢了，可要处理的事情还真不少。自从单于升任第二师副师长，尽管还兼任第六团团长，可大部分公文往来之类的琐事都是罗奇在管了。

单于本想和罗奇一块离开，想和第六团的部下晚上好好的喝几杯；可却被刘峙拉住了。

“文革，晚上没事了吧？”刘峙这会儿可不在摆什么上司的架子，笑嘻嘻的问道。

“没什么事了，刘教官。”不过单于对刘峙还是一如既往的尊敬，再怎么也算自己顶头上司嘛。

“那晚上就和我，还有你陈教官一块喝酒怎么样？”

“一切听教官的吩咐。”

***** 分 割 线 *****

还有一章就北伐了，大家多多收藏啊。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三十三回 为人做嫁衣裳

若让单于选他最头疼的几件事的话，那么和刘峙、陈诚喝酒无疑是其中一件。其实也不光刘峙、陈诚，单于在这个时代和人相处时经常会冒出‘对面这个人在我那个年代已经是死人，我在和死人聊天’之类的念头。

当然若说这种念头还只算是单于的恶趣味的话，那么在酒桌上刘峙与陈诚所提出的要求就真的很让单于头疼了。

刘峙与陈诚虽说后世对他们的军事才能评价并不高，刘峙甚至还捞到了一个“猪”的评价；但毕竟这两位都是有着完整军校经历的军人，部队训练是否有素这点他们两人还是看得出来的。

虽然单于认为只不过是盗窃林总的练兵心得，而且自己这只部队也与他心目中的参照物相去甚远。他心目中作为参照物的可是他连长同学所带的连队，而这支连队隶属的部队则是正经的一线部队，驻地在福建！

可在刘峙、陈诚眼中单于带出的这支部队即使放在全中国也算是数一数二的精锐部队了，两人难免起了要人的心思。特别是陈诚已经被蒋中正任命为补充第一师（师长严重）第一团团长了，他更希望从单于这里要些得力的军官带去。

最要命的是两人都一致看中了单于精心培养起来的那些班长。说起来在这个时代单于为了培养这些班长所花的时间和精力甚至比他花在那票军官身上的精力和时间还要多。要知道这个时代的士兵不但绝大部分是文盲，而且还愚昧的厉害。在单于看来这些士兵的思维模式还停留在 1900 年以前，单于在训练部队的时候不止一次有枪毙几个士兵的冲动。

单于在这三个月的时间唯一一次在第六团独断专行就是在全团推广文化教育，而他强制性的规定士兵在一个月之内必须认识三百个常用汉字的要求使他在三个月里和罗奇等人起了多次冲突，最严重的一次几乎就要闹到师部了。

当然单于这么做的初衷绝不是生硬照搬后来某支部队的经验，完全是从实际出发；因为他的这些战术需要一批聪明能干的班长，而一群文盲班长显然没办法在三个月时间内领会这些战术。虽然在一个月时间里没办法分辨出谁能干，但绝对有办法分辨出谁聪明。识字的速度无疑就是分辨谁聪明的最好办法。

而三个月过去了，单于所培养的班长们都可以独立完成战斗日志的记录，可以保证在与上级部队失去联络的时候独立完成上级布置的战斗任务。可以说他这个团的班长仅仅逊色于黄埔教导团里的班长。（教导团的班长们可都是军校学生担任）当然这一切也都在演习中被刘峙与陈诚看在了眼里。

所以在听到刘峙、陈诚两人的这个要求的时候单于想都不想的就拒绝了。可刘峙与陈诚两人却在这个时候摆出了教官的架子，这就让单于没办法拒绝了。虽说论职务，陈诚在这个时候不过是个团长，而单于已经是副师长了。更别提在酒桌上刘峙向他透露的在北伐开始前蒋中正准备把他的军衔再提一级的消息。

无奈下单于与陈诚经过一番讨教还价后同意拨给陈诚十几个班长，至于排长、连长单于一个也不肯给；当然就陈诚来说这些已经被单于完全收服的军官也不怎么想要。

陈诚好打发，可刘峙就实在太狠了，一口气就要了单于一半的军官和班长。不过相比陈诚，刘峙的要求单于却不那么好讨价还价了。毕竟他现在可是第二师副师长，刘峙一副平衡全师战斗力考量的架势让他没办法拒绝。再说第六团的职位毕竟有限，单于要是一味拦着不让调，搞不好消息传回团里会有人认为单于故意阻挡自己升职呢。

两人说到最后，单于还是被迫同意调三分之一的军官以及一半的班长到其他两个团。刘峙与陈诚达到目的后自然是心满意足的离开了。

可单于回到团里把事情和罗奇一说，罗奇差点没煽单于两嘴巴子。直骂单于是败家子，单于尽管心说罗奇也太不把自己这个副师长上司当回事了，可也理解罗奇的心情。毕竟靠单于一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也培训不来全团的班长，罗奇也为这件事出了大力。现在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被别人一句话就拿走了心里当然很不好过。

至于军官的调动罗奇到没说什么，他想的和单于一样，团里职务有限，自己总不能拦着不让别人升吧。

不过对单于发完脾气后罗奇也只有默认这个安排了，再怎么说他一个团副也不可能把上级

的命令给打回去。

等到了第二天单于把这个结果一公布，军官们却显得很高兴。虽说调出第六团让他们有点不好受，但谁都知道就凭这次演习自己的表演调出第六团就意味着升职。年轻人嘛，谁不是力争上游？

至于三个月前还是大头兵的班长们在得知自己可能升做军官后欢呼声那简直是响彻云霄，气得罗奇在没人的时候直对单于说他们两个养了一群白眼狼！

可还没等单于与罗奇好好想想该怎么重新培养一些班长来补充那些被调走的班长的时候，第一师的王柏龄却大摇大摆的把单于叫到了第二师师部，原来王柏龄奉了蒋中正的命令不但要调走了单于手下大部分连排军官，甚至还把二、三营两个营给单于调走了。只给他留下了两个空架子营。

没等单于暴跳如雷，王柏龄又不怀好意的塞给他整整一个团的新兵！以及才从军校毕业的菜鸟军官。

这简直是明摆着把单于这里当成了培训中心！单于当即不管不顾的丢下王柏龄与刘峙，直接在师部找了一匹马就奔广州找蒋中正理论去了。

蒋中正似乎早知道单于会来找自己一般，就在办公室等着单于。单于不顾自己因为一路飞奔脸上早被汗水与灰尘变成了大花脸，也不过自己的风纪扣早已经松开了，直冲冲的就闯进了蒋中正办公室。

而蒋中正看着单于一副残兵败将的模样也没生气，而是笑嘻嘻的安抚单于。单于也没之前那么礼貌，直接把事情给蒋中正说了。最后还一脸不满的对蒋中正说道：“校长，这北伐在即，你把我的第六团搞成了空架子是什么意思嘛？”

蒋中正也没计较单于语气里的不恭敬，还是和颜悦色的对单于说道：“文革啊，我这还不是信任你的练兵能力吗？第一师被王茂如带成这么个样子，为了党国的颜面只好委屈你了。”

单于心说，你知道王柏龄稀松，怎么不撸了他让我做这个第一师的师长？不过嘴里却说：“王师长是我的教官，我这点子本事还是向王教官学的呢，他不过一时不慎，只要他重视了第一师绝对还是响当当的精锐之师。”

可不管单于怎么和蒋中正磨嘴皮子蒋中正就是不答应撤销这个命令，最后蒋中正连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都说出来了。

单于没办法，只好退而求其次，让蒋中正把那一团新兵给自己换一换，要是新兵自己就是神仙也没办法在一个月时间里把部队给带出来。

而蒋中正听单于这么说感到很惊讶，因为他是让王柏龄从第一师里换两个营给单于，没有叫他给单于塞一团新兵。

蒋中正知道这是王柏龄故意整单于，不过看在王柏龄为他鞍前马后一番辛苦的情份上也没对单于挑破，只顺水推舟的答应了单于的请求，并表示会从第一师里调两个满编的步兵营给单于（其实当时国民革命军也吃空额的，不过没北边那么夸张。）。

单于并不知道王柏龄故意使坏，所以他得知可以不用接收新兵后也就准备离开了，他还要赶回去忙呢。

结果临走时蒋中正又叫住了他，让他下个星期天穿的隆重点到这里来。

这让单于心里一喜，因为他知道这是要提升他做将军了。

想不到我就这么做了将军。单于骑在马上心里似喜似悲，喜的是自己马上就要成为一名将军了，虽说 KMT 将军如麻，可那个男人少年时不梦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做将军？而悲的是北伐就要开始了，而北伐开始也就意味着 412 不远了。自己任职的第二师可是 412 时期的急先锋啊。

唉，走一步算一步吧。想到最后，单于不过在风中留下一声叹息而已。

***** 感 慨 分 割 线 *****

不只不觉恢复更新快两个月了，说实话在最开始写书的时候真没想过写到北伐会需要两年的时间。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三十四回 撕破脸

不过单于这点子感叹刚到师部就被王柏龄那副嘴脸给恶心到九霄云外去了。王柏龄居然在得到蒋中正的命令的情况下还依然故我的拿了两营才招募的新兵硬充第一师的老兵要塞给单于。

这下可真把单于给惹火了，单于也不管王柏龄曾经是他的教官又是他的上司（王柏龄此时是第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长），就当着刘峙的面扯着嗓子就和王柏龄争开了。

“我说王副军长你这两营人明明就是从刚才那一团新兵里临时抽调的，哪里是什么第一师的部队？这不明摆着坑我吗？您就这么着做人上司的？”

单于从师部到广州城骑马跑了一个来回心情本来就不好，再加上从来也没把王柏龄这个人放在眼里，因此说话就不那么客气。

“单副师长说什么呢？我怎么坑你了？是校长是要我从第一师里抽调两个营给你，我直接把校长给我的补充团都给了你，这叫坑你？”

王柏龄似乎很乐意看到单于这么气急败坏的模样，即使单于话说的很冲也笑嘻嘻的不计较。

说实话，要是单于还有一个月时间的话还真不介意接收王柏龄这一团新兵。新兵虽说练的时候辛苦点，可绝对比老兵用的顺手，舒心。可现在最要命的就是单于他没有时间，现在离正式北伐满打满算也不过还有一个月多一点儿的时间，这么短时间想训练出一团新兵那简直就白日做梦，虽说历史上第一军没遇到什么大的战役，一路顺风顺水的就到了南昌，可在这个时空单于可不敢保证自己一定就有那么好的运气。万一突然要他把部队拉到战场上去呢？就带着一团新兵？那不是丢人现眼吗？更别提王柏龄嘴里所谓的补充团在单于看来明明就是一团夫子。

“王茂如，我也不想和你磨叽。一句话，你要调我两个营没问题，但得按照校长说的来，拿两个营的老兵给我。不然咱们上校长那里打官司去！不说清楚就想带人走？带一个试试！”

反正王柏龄很快就会因为在南昌城下狠狠的现一把而狼狈退出了国民政府军事系统，再后来根本就投闲置散了。单于也就放开了，不怕和他撕破脸皮。

反而是王柏龄与刘峙被单于这话吓了一跳，刘峙还好说，不过是单纯对单于这么撕破脸的惊讶吧了。老实说，他本人早对王柏龄这个不学无术，成天只知道逛窑子的人看不顺眼了。单于这么落王柏龄的面子，他心里也觉得解气。

而王柏龄则压根没想到单于会这么当众落他的面子，要知道他现在好歹还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呢。而第二师师部也不光刘峙与单于两个人，办公室里还有许多参谋以及第一师的军官呢！

“单文革你想干什么？！有你这么目无尊长，目无上官的吗？别以为跟着总理北上过就可以这么无法无天！”

王柏龄被单于气得浑身都直哆嗦，额头青筋爆起，握着枪套的右手关节都因用力而显得发白了。

“是我目无尊长还是你目无上官？！校长交代的清清楚楚，要你从第一师调两个满员的步兵营给我，你居然给我一团夫子。你说说，咱们到底谁目无尊长了？”

既然决定和王柏龄撕破脸，单于也就不再给王柏龄留什么情面，反唇相讥道。

“你……你……你也太跋扈了，别以为有点成绩，中正看重你就得意忘形了！”王柏龄被单于顶的话都不怎么说的利索了。

“我什么时候跋扈了？你问问师长，我又不尊重过师长吗？不过嘛，不知自爱，欺上瞒下之辈要我尊敬？简直笑话！”

现在轮到单于心平气和的与王柏龄打着嘴仗了。

“咳，咳”刘峙见单于把话头扯到自己头上，也不得不出来打个圆场“茂如兄，文革，你们两个就都少说两句。”

“你们还待在房里干什么？都出去出去，没我的命令不许进来。”刘峙也不忙着做这个和事佬，先把在办公室里看热闹的人都赶出了办公室。

见人都走光后，这才转过头诚恳的对王柏龄说道：“茂如兄，既然司令有这个指示，你就拨两个营给文革嘛；这眼看着马上就要北伐了，你塞给文革一团新兵，文革就是有三头六臂也没法子用一个月的时间把兵练出来啊。这要万一耽搁了北伐大计，你说这责任谁负得起？”

刘峙这是明摆着给王柏龄台阶下，王柏龄也不好对刘峙恶语相向，只垮着脸坐在那里不说话。

刘峙见王柏龄有服软的迹象，哪里不知道趁热打铁的道理？于是又对着单于颇为严肃的说道：“文革，你今天是怎么了？莫不是在路上太阳晒昏了头？怎么顶起上级来了？还不过来给王军长道歉？”

单于知道刘峙其实这么说是袒护他，他的目的不过是出一口王柏龄这么两年来对他的关照。如今气也出了，也就顺势走到王柏龄面前敬礼说道：“王军长，对不住了，今天日头毒，我一天都在日头下面忙东忙西的。刚才是被日头给晒昏头说的胡话，您大人有大量别往心里去。”

王柏龄虽然很想把这事闹到蒋中正面前治单于一个目无长官的罪过，但也知道这事归根结底也是自己先就做的不对，真闹到蒋中正面前指不定谁没脸呢。

于是勉强接收了单于的道歉，哼了一声，一挥手表示这事就算了。单于那吃他这套，嬉皮笑脸的说道：“军长，您看这么办好不好，今天天色也不早了，这两个营暂时还留我这里；您明天再把那两个营给我派来？不瞒您说，我也想和同志们喝一顿送行酒呢。”

刘峙如何不知道单于绕来绕去还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意思，也不说破，只侧过脸对王柏龄说道：“茂如兄，咱们都是军人，文革想和自己的弟兄喝顿践行酒也不算过份。要不就这么着？”

事到如今王柏龄还能说什么？只好答应单于的要求。见事情说开了，王柏龄也不搭理刘峙虚情假意的留饭邀请，自顾自的带着他领来的一团夫子回第一师去了。

而单于在谢过刘峙后也马不停蹄的赶回第六团驻地，他要和罗奇商量调走谁，留下谁。反正李天霞单于是要调走的。

单于回来对罗奇这么一说，罗奇这次没有指着单于骂了，大概是之前刘峙与陈诚从他们这里要人的事情起了作用吧。

两人一面商量要调离者的名单，一面让卫士去各营通知军官们到团部开会。而军官们到了团部，单于把消息这么一宣布，军官们的反应和之前要调走的军官一样，都比较高兴。

单于知道这个时期的中国青年经过五四的洗礼，又在广州接受了不少共产主义思想，对偶像崇拜之类的事情并不感冒，也不因此记恨这些人吃里扒外。

再说以单于和军官同为军校校友的这层关系，眼下要这些当初的校友纳头便拜也不现实。当然如吴继光这样单于比较看好的军官，单于一个也动。

不过单于这三个月的潜移默化也不是一点收获没有，在践行酒会上，被调走的军官们大多红着眼睛大着舌头表达着自己对单于的佩服之情，也对单于这三个月让他们受益匪浅表示感谢。

老实说，这些人能有这样的表态单于内心已经很满足了。他不指望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能收服这些眼下心比天高的黄埔军校生。

第二天王柏龄果然没玩什么花样，老老实实的把两营老兵给单于送过来了。而单于这把这两个营与第六团还剩下的一个营全部打散，重新编了三个营。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谁也不会傻的让这两个营保持建制。

随后的日子就比较平淡了，单于依然忙着训练他的第六团。而不知不觉之间，国民政府正式北伐的日子就要到了。

*****分割线*****

说明一下，陈诚要的都是班长，这些人在黄埔声不断毕业的当口难道可能做什么排长、连

长？不过做些副排长罢了。

再说单于也不过是黄埔学生，和陈诚这样的教官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以历史来说，胡宗南算是最受宠，军队最多的黄埔学生，大家觉得胡宗南小集团能和陈诚、何应钦这两大集团比吗？在中国资历实在是太重要了。

54 军里的第 8 师不就是胡宗南派去参加远征军的部队吗，陈诚还不是说扣就扣了，胡宗南能怎么办？当然胡宗南比不了主角，可要主角散发王霸之气也要一个过程不是？而真正主角的班底建设要到第一师南昌大溃败之后了。

另外主角也不知道自己在不久的将来会执掌第一师啊，尽管主角知道蒋曾经开出这个价码拉拢蒋先云。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三十五回 北伐

如果从纸面上看，季山嘉暂缓北伐的提议并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的，因为若是北伐，就要面对吴佩孚、孙传芳以及张作霖这三个北洋大师。

只从表面兵力分析的话，光吴佩孚就拥有大概 25 万人的军队，而江东小霸王孙传芳占据了中国最繁华的江浙地区，兵力大概有 20 万人左右；而奉系的张作霖虽被郭松林摆了一道，又被冯焕章趁火打劫了一次，可依然拥有目前中国最强大的军事集团，整个奉系总兵力大概在 30 万人左右。

20 万对 70 万，乍看之下季山嘉的反对很有道理。但是事实上两边的实力对比相比纸面上，恰好应该调换一下。

吴佩孚人马看上去虽然多，可说穿了不过都是些乌合之众罢了。况且吴手里连一支像样的基本部队都没有，英国人又明确拒绝了他的借款请求，在唐生智已经倒向国民政府的情况下，国民革命军拿下吴佩孚根本没有悬念。

至于孙传芳，不可否认孙传芳打仗很有一套，也承认他目前也正相仿国共合作的方式，与青年党合作，但是他最致命的一点是他崛起太快，根基不稳。最关键的是目前欧美对整个中国的重武器禁运政策使除国民政府外所有的军队都严重缺少重武器。更别提他与吴佩孚一出于皖系，一出于直系，面和心不和了。

当然张作霖的势力不可小觑，但问题是 1925 年冬郭松林反奉事件完全破坏了奉军近代化的脚步，现在的奉系军队比之第二次直奉大战前的奉军完全是两支完全不同的部队。

还别说这个时候冯焕章已经在五原誓师，全军集体加入 KMT 了。（其时还有国民军军官好奇的询问这个 KMT 又是哪路神仙）

其实真正让广东国民政府、蒋中正这个时候执意北伐的就是这个冯焕章，因为根据之前孙文与苏联签订的协定，北方是要交给冯焕章打理的，这可是 KMT 人心里的一块心病；而且在冯焕章去过莫斯科回来后，苏联明显加大了对冯焕章的军火援助。（有学者认为给冯焕章的军火甚至强于苏联给 KMT 的军火）

正如单于当初所说的那样，这个时代没有谁是真正的傻子，苏联这种两面下注的手法 KMT 内部不会有人看不出来。至少蒋中正正是看出来了的。

因此，北伐对于蒋中正来说势在必行。其实在国民政府正式誓师前远在韶关的第四军独立团与第九军一部早在四月底就开进了湖南。

1926年7月4日，国民党中央临时全体会议在广州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陈述了进行北伐推翻北洋政府的理由。宣言中说：

“本党从来主张用和平方法，建设统一政府，盖一则中华民国之政府，应由中华人民自起而建设；一则以凋敝之民生，不堪再经内乱之祸。故总理北上之时，即谆谆以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号召全国。孰知段贼于国民会议，阳诺而阴拒；而帝国主义者复煽动军阀，益肆凶焰。迄于今日，不特本党召集国民会议以谋和平统一之主张未能实现，而且卖国军阀吴佩孚得英帝国主义者之助，死灰复燃，竟欲效袁贼世凯之故智，大举外债，用以摧残国民独立自由之运动。帝国主义者复饵以关税增收之利益，与以金钱军械之接济，直接帮助吴贼压迫中国国民革命；间接即所以谋永久掌握中国关税之权，而使中国经济生命，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吴贼又见国民革命之势力日益扩张，卖国借款之狡计，势难得逞，乃一面更倾其全力，攻击国民革命根据地，既使匪徒扰乱广东，又纠集党羽侵入湘剩本党至此，忍无可忍，乃不能不出于出师之一途矣。”

7月9日，中国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当日，在广州东校场隆重举行蒋中正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和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大会。

党政军负责人和各界民众5万余人参加大会。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恺授印，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吴稚晖授旗，蒋介石谨受宣誓毕并致答词，并举行阅兵式。誓词如下：

嗟我将士，尔肃尔听。国民痛苦，火热水深。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梟以张。

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日星。吊民伐罪，歼厥凶酋。保我平等，还我自由。

实行主义，牺牲个人。有进无退，革命精神。嗟我将士，同德同心。毋忘耻辱，毋惮艰辛。

毋惜尔死，毋偷尔生。壮烈之死，荣于偷生。嗟我将士，保此国家。嗟我将士，保此人民。

遵守纪律，服从司令。唯纪与律，可以致胜。生命为私，纪律为公。生命为轻，命令为重。

嗟我将士，团结精神。彻始彻终，相爱相亲。毋惧强敌，毋轻小丑。万众一心，风雨同舟。

我不杀贼，贼岂肯休。势不两立，义无夷犹。我不牺牲，国将沉沦。我不流血，民无安宁。

国既沉沦，家孰与存。民无安宁，民孰与生。嗟我将士，矢尔忠诚。三民主义，革命之魂。

嗟我将士，共赋同仇。革命不成，将士之羞。嗟我将士，如兄如弟，生则俱生。存亡绝续，决于今兹。不率从者，军法无私。

随后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宣告北伐战争正式开始。并发表了《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告将士书说明国民革命之目的与国民革命之任务》。（注1）同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

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按以下序列组成：总司令蒋介石；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仑；总司令部参谋长李济深，副参谋长白崇禧；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副主任郭沫若；第一军军长蒋介石兼任，

后由何应钦接任；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兼任；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第六军军长程潜；第七军军长李宗仁。此外，唐生智于6月2日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军，其部改称第八军，唐出任军长及前敌总指挥。

不过在阅兵式上却上演了滑稽的一幕，为了阅兵式，蒋中正特意选了一匹浑身雪白的白马作为自己的坐骑。

可没想到这匹白马大概是从没经历过这么盛大的场面，竟在蒋中正入场时被礼炮声所惊，蒋中正被马掀翻在地，可他的脚却被马镫挂住。

当时在场的第一军全体将士以及谭延闿、何应钦等军政大员、5万现在民众亲眼目睹了北伐军总司令被马拖过受阅官兵面前。（注2）

其时单于虽被授予了国民革命军少将一衔，但由于他练兵的名声响亮，被委任了受阅部队总指挥一职（其实就是第二师与第一师部分部队），因此没上主席台，而是站在收阅部队的最前面。

他亲眼目睹了这一滑稽的一幕，幸好他反应不慢，立刻与站在前排受阅的刘峙等人一拥而上拦住惊马，把蒋中正给解救下来。

蒋中正虽说没受什么大的伤，但是一身崭新的上将礼服却被拖的和叫化装一般。整个人更是被拖的灰头土脸。

遇到这样触霉头的事情谁心里也不舒服，不过所幸的是这马是蒋中正自己挑选的，没有任何人因为这件事被处理。不过总司令落马的消息虽经过封锁，还是以极快的速度传到了身在前线的各军长官耳朵里，其他军长们不过一笑而过，顶多就是说几句触霉头；只第八军军长唐生智信奉佛学，请了大德就这件事给自己算了一卦，得了一个“彼可取而代之”的卦语。

尽管有着这样触霉头的花絮，但阅兵式还是顺利的结束了。而阅兵式的结束则标志着北伐的帷幕正式展开。

***** 疲 惫 不 堪 分 割 线 *****

注 1：《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告将士书说明国民革命之目的与国民革命之任务》全文如下：

[要旨]

- 一、帝国主义为吾人真正之敌人，帝国主义一日不推倒，中国人民一日不得宁息。
- 二、革命军人不以军队为私有，惟恃主义以奋斗。
- 三、注意士兵之教育及生活。
- 四、革命武力应与国民相结合，应使革命武力成为国民之武力。

[本文]

六月五日，奉国民政府命令，特任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中正才能浅薄，受兹重任，自愧不逮。惟革命指挥，必须统一，党员行动，未许自由。当此帝国主义与北方军阀联合进逼之时，捍难御侮，犹恐不及。况中正身许党国，何敢规避求全。既奉军令，惟竭弩钝，勉效驰驱。且自去岁以来，两次东征讨逆，一度旋师靖难，皆赖诸同志一心一德，同仇敌忾，得以迅奏肤功；迨南路荡平，广东遂以统一。今欲完成革命，统一中国，事虽艰钜，十倍曩昔，而诸同志之忠勇奋发，尤必视前百倍，中正敢不从诸同志之后，以尽革命一分子之责乎！国民革命之成败，全系于我将士诸同志之身，中正誓与我诸将士同生死，共成吾先大元帅未竟之志，谨于就职之始，列举四事，为诸将士告。

一、当认定帝国主义为吾人真正之目的敌先大元帅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以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孰使中国不自由，不平等？曰惟帝国主义。故抵抗帝国主义，实为国民革命最大之使命。诸将士顾国民革命之名，而深思其义，必知吾人今日一切努力，皆当集中于此。帝国主义一日不推倒，中国人民一日不得宁息。不平等条约之桎梏，使我政治上，经济上，咸失自由，庶政无由整理，民生日益憔悴。土匪与军阀，乃皆为帝国主义之工具，内乱永无已时，吾人与土匪战，与军阀战，实皆间接与帝国主义战。最近吴佩孚之蹶而复起，谋害我革命根据地，尤显然得帝国主义者之助。帝国主义与为其工具之军阀，所视为不共戴天之仇者，惟力争中国自由平等之革命军人，我革命军人亦即誓与彼等不两立。当此之时，宜以最大之决心，为最后之努力。帝国主义者，虽有强大之武力与雄厚之财力。我国民革命军，如以物质言，无论军械饷项，皆不能与之颉颃。惟今日国民革命军之物质，与各国革命时代之情状相比较，则已不可谓不丰。诸将士当以大无畏之精神，预备以吾人宝贵之血肉，抵御帝国主义者犀利之枪炮，尤勿忘先大元帅革命军人以一当百之教训。就今日军队之人员言，固当以一敌百，即以弹药之数量言，亦唯有以一比百，乃能使后方接济不绝，用之无穷也。至于个人成见，尤当为革命而牺牲，一致以帝国主义为公敌，歼除帝国主义工具之军阀与土匪，此则抵抗帝国主义所必采之手段。革命无难事，惟在始终不变其目的，必有完成其最后责任之一日。

二、当确信国民革命军为中国国民党之军队。革命军人与军阀之差别，一则决心与帝国主义搏战，一则甘为帝国主义之工具。然其所以致此差别者，则因革命军人不以军队为私有，惟持主义以奋斗；军阀则视军队为私产，防区为地盘，军民财政一手把持而囊括之；且不恤倒行逆施，依附帝国主义以求生存也。社会环境至为险恶，在在足以促军阀之造成。曾在革命旗帜下之军人，亦有中途变叛，与军阀同一祸国者。主义之信仰不深，环境之诱惑自易。中正尝谓军阀非尽其本人所愿为，乃环境压迫之使然者，此言非为军阀恕，乃愿我同志深自惕励，勿为环境所转移也。惟三民主义能防止军阀之发生，三民主义之真精神，为救国，为牺牲个人自由，为解放全人类之压迫，此皆与军阀根本不相容者。国民革命军应受党之指导及监督，成为党之军队，而竭力避免军阀之行径。上级官长当立志不占领地盘，不把持民政财政，不包庇烟赌。无论剿匪或作战，所得军械及一切战利品，必悉数呈报上官，听候处置，切勿隐匿不报，据为私有，希图扩充私人之军队。今日军阀咸为扩张自己实力之一念所误，人各求扩张其实力而漫无限制，必至罄所入之财，不足包所需之饷，政治因之紊乱，军纪因之废弛，卒之兵日多而无一兵可用，且部属效尤，同僚猜忌。师欲扩而为军，团亦欲扩而为师，孟子所谓先利后义不夺不餍者，其流弊直无异于自杀。中国革命数十年所以不能成功者，亦惟此而已。中正深信将士之必不为此。惟为防微杜渐计，为完成革命计，只有努力遵守党之纪律，实现党之主义，服从党之指挥。国民革命军乃党之所有，任何人不得而私也。党代表与政治工作人员，尤应有精神上之辅助团结。政治工作为革命精神之所寄，其职责之所在，必相与努力，促其完成，不得轻视。此为革命军真正命脉之一，慎勿等闲视之。

三、当尽力注意士兵之教育及生活。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政纲，在对内政策第七项中，即规定注意改善下级军官及兵士之经济状况，并增进其法律地位，施行军队中农业及职业教育。自国民革命军成立，兵士之经济状况，较前之绝不发饷者，自稍改善；然以吾人之

理想实尚远甚。本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正即与诸同志提出改善士兵生活案，但仍限于环境，未能实行。农业职业各教育计划，犹为事实所限制，不遑计及。今日欲稍提高士兵之生活及教育，惟赖诸将士切实注意，各在其可能范围内力求改良而已。革命目的，在于解除一般人民之痛苦；士兵即受痛苦最甚之人民，投身军队以求解放，若仍使其饱尝痛苦，则一切主义皆属空谈。中正深信今日士兵皆为真正革命者，因其来自田间，备受压迫，如能明告以战争之目的，革命之意义，乃为其自身求解放，为我国求独立，彼等必皆与帝国主义及军阀拼死作战。而我辈统兵者之是否真正革命，则须视其能否注意士兵生活而定。自古名将，无不与士卒同甘苦，视士卒如子弟。今日物质设备，即有未周，但官长能于士兵之食品服装卫生经理以及教育事项，多一分注意，则士兵必减少一分痛苦。官长当力求减低自己之生活，而提高士兵之生活。尤必须注意士兵精神上之安慰，对于军事政治，以及人生必具之各项智识，当随时随地，使士兵能有接受领悟之机会，革命事业之成败系此，诸将士个人之成败亦系此，中正不能不为严格之要求也。

四、当努力使国民革命军为人民之军队。先大元帅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离粤北上时，曾发布宣言，谓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国民革命必于此时方能告厥成功，此吾人一日不能或忘之宝训也。北方国民军，以能实行‘不扰民真爱民’之标语，虽遇强敌，终不挫败，彼盖亦接受先大元帅之教训者。我国民革命军之有今日，尤全以与国民相结合之故。东江之战，广州近郊之战，南路之战，皆奉民意为指导，得人民之赞助。惟吾人欲求国民革命之完全成功，犹不能以此为满足，当使全国人民能起而自谋其利益。盖以帝国主义与军阀顽强，我国民革命军即能将其击破，逆料彼等摧败之余，反动必且更烈。欲使帝国主义与军阀不能死灰复燃之计，必须全国人民皆能起而共同奋斗，与反动势力作不断之决战也。国民革命之责任，不徒为人民除平时之祸害，并当为人民谋永久之幸福；不徒为人民执捍御之劳，并当扶助人民使有自卫之能力。诸将士自民间来，必思到民间去；宜随时随地，力与民众相接近，与民众同甘苦，满足民众对于革命军人之要求。凡本党政纲所定，与人民团体之发展及一般之福利有关者，诸将士咸当切实奉行，勿视为纸上空谈。尤必依据先大元帅所著之建国大纲，实行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培养人民自治能力之必要政策，盖必如是而后可使武力为人民之武力也。

凡此四事，皆为其荦荦大者。中正深信此四者能实行，则国民革命军必得完全之胜利，而中国之自由平等，亦即可依诸将士之奋斗而达到目的。若夫严申军纪，则有革命军特定之连坐法，与革命军刑事条例在，而‘新兵精神教育问答’‘战斗秘诀’‘日课问答’‘革命军口号’诸条项，党军用之而着效者，惟期诸将士朝夕讽诵，勿视为具文。抑中正尤有言者，自来革命之成功，战事之胜利，其惟一原则在指挥统一，势力集中。集中则团结坚强，行动一致，乃能发生效力；统一则统计便利，整理有方，平时有系统之准备，各自为全盘之规画，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兵多固操必胜之权，兵少亦立不败之地。否则人自为战，各自为政，命令失效，训练困难。有利则相争攘，遇难则相推诿，不幸小有挫折，辄至全部崩坏，九节度之师，溃于相州，可为殷鉴。中国革命，历次失败，其原因亦多在此。今日为吾党生死关头，再不于此注意，非仅革命无成，我侪咸将不知死所矣。惟所谓集中统一者，必以党与政府之命令为归，而非如军阀之以个人为重。中正自立志革命，以至兴学教战率师东征，未尝敢稍蹈割据抗命之习，尤不敢营私舞弊，敛财纳贿。如中正有一毫自私自利类于军阀之行径，则凡我将士咸得起而举发其事实，中正甘受党与政府极严厉之制裁。吾人所任职务，就军队系统言，阶级不容稍紊，然在党义上，则皆为同志。革命军之基础，全在下层，其愿诸将士以同志与党员之资格，监督上官；勿以阶级区分，而致实际睽隔，失却革命之精神。惟实施命令，恪守军纪，必须严厉施行，彻底要求，此为责任与职权所在，亦不容有丝毫假借也。中正与诸将士情同手足，足托腹心，言虽繁冗，尚不百一，惟冀鉴其愚诚，共同奋斗，以促国民革命之完成，则幸甚矣。

注二：蒋中正落马这件事其实是发生在打下南昌以后的进城仪式上，当然也是阅兵式就是了。结果在场的唐生智看到这一幕确实是请人算了一卦，起了取而代之的心思。（《壮哉！黄埔》）我想了想，干脆就挪到北伐出征时算了。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三十六回 北伐进行式（一）

事实上在国民政府誓师北伐前，北伐战争已经开始了。

首先就是湖南。

湖南是北伐进军的必经之地，湖南形势的发展和演变对北伐战争意义重大。

湖南当时还掌握在军阀赵恒惕手中，由于他鱼肉百姓，不得人心，在革命形势日益乐观和激烈的情况下，湖南民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吴佩孚、驱除赵恒惕的运动，这对北伐极为有利。

当时，湖南军阀内部矛盾重重，赵恒惕手下将领唐生智审时投机，决定配合广东革命力量的北伐要求，阵前倒戈、推翻赵恒惕，因此在赵恒惕为首顽固守旧势力和唐生智之间就有了一连串的你争我夺的大大小小的战争。虽然唐生智得到了来自广东方面的大力支持，然而实力有限，再加上又面临着敌人卷土重来，从而陷于被动局面。万般无奈之下，唐生智心情焦虑，派心腹前去广东，面见蒋中正，请求尽快援助。

在此之前，李宗仁致电蒋中正，力主援唐北伐。唐生智退守湘南以后，迭电告急，敦请李宗仁火速派兵入湘援助。

蒋中正大举北伐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但不能不考虑援湘的问题。因为湖南劲旅叶开鑫正投靠吴佩孚，充当了吴佩孚进攻广东国民政府的马前卒，一旦军事失利，北洋军阀将兵临广东，不仅使湖南驱赵所造成的有利形势毁于一旦，而且使革命根据地失去了屏障。在 KMT 二届二中全会后蒋中正决定援助唐生智，以缓和局势，巩固前进阵地。

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上提出拨发广西军费 20 万元，并下令出兵援湘，广东方面调第四军第十师陈铭枢部，第十二师张发奎部及独立团叶挺部入湘援唐。5 月 17 日，蒋又宣布唐生智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前敌总指挥，21 日又委任唐生智兼理湖南省政，同时送去军费 10 万毫洋。很明显，蒋中正已经开始重视湖南问题，并将全身心投入北伐事业中去。

北伐先遣队分途由桂、粤挺进湖南，随即配合唐军投入了保卫湘南的战斗。5 月 12 日，第七军第八旅第十五团抵达衡阳，正值叶开鑫军猛攻衡山。衡山位于湘中，挺拔险要，为湘南天然屏障，兵家必争之地。唐生智退守湘南，即将主力布防于衡山一线，在护湘关、独角山等要隘设置重兵防守。吴佩孚也把争夺衡山看做控制湖南的要着，认为非此“则湘事万难成功”。

5 月 15 日凌晨，叶开鑫军以重兵猛攻护湘关，两个营的敢死队担任前锋，实施强攻，企图突破唐军防线。唐生智所部在护湘关一带筑有坚固的机枪阵地，双方激战三昼夜，叶军抢关数十次，终未得手。17 日夜晚，暴雨如注，两军仍作彻夜激战。苦战良久之后，第七军等八旅与吴军叶开鑫部在衡山展开血战，互有进退，胜负难判。

正在衡山方面激战之时，粤军陈炯明旧部在湘东南起兵发难，一时，安全告危，幸好得独立团及时赶到投入火线，免得落入敌手。

在此同时敌军还向涿田、黄茅铺发动猛烈攻击，在独立团和三十九团的共同阻击下，发起了反攻。6月5日，独立团进占攸县。

衡山的巩固和攸县的收复，肃清了旧军阀在湘南的军事力量巩固了北伐战争的前进阵地。蒋中正闻讯大悦，特嘉电唐生智，并在此之前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前敌总指挥，全面主持前线党军政务。

湘中敌军自六月上旬战败，退守涟水和渌水北岸一线后，北伐军先遣队和第八军为迎接大部队集中，也推进到涟水、渌水南岸，战争暂呈胶着状态。这时，北伐军已举行誓师仪式，各军按照蒋介石等颁布的集中计划，正陆续进入湖南，以占领长沙、醴陵为战略目标。6月中旬，吴佩孚为保住两湖地盘，任命叶开鑫为湘军总司令，统一指挥邹鹏振、刘雪轩、林拔萃、贺耀祖、蒋锄欧等部及鄂军余荫森旅，及在湘的谢文炳、陈修爵、韩彩凤、沈鸿英等粤、桂军残部抵抗北伐。

说来当年八方风雨汇中州的吴大帅此时也真正可怜，环顾左右尽是不堪用的杂牌，手里连一支像样的基本部队都没有。若此时手头有当年第三师这样的强军，国民政府的北伐还真不好说了。

不过怎么样，为加强湘军的后备增援力量，6月18日，吴佩孚又任命湘鄂边防督办李倬章为援湘军总司令，宋大霈为第一路司令(辖宋大霈、孙建业两师)，协助叶、余等担任正面作战，王都庆为第二路司令(辖鄂军王都庆第七师)，担任右翼临澧、常德一带防务。唐福山为第三路司令(辖赣军唐福山师及粤军谢文炳师)，担任左翼作战。董政国为第四路司令。又令航空队驾飞机数架、水军开兵舰十余艘入湘备战。严令叶开鑫、余荫森夺取衡阳，控制全湘。

6月中旬，湘江东西两岸地区的湘鄂军都积极准备，有向北伐军进犯之势。这时北伐军大部尚未入湘，敌众我寡，若不采取积极行动，不仅对峙局面难以维持，而且可能陷于被动。在此情况下，唐生智一面派员与叶开鑫假和，一面于28日与第四军第十师师长陈铭枢分别致电蒋中正，认为：“敌扰不已”，“确欲大举来攻”，惟有“直下长沙”，才能分化瓦解敌军。“若固守原防，不惟难以持久”，且“处处立于被迫地位”，应趁敌内部“尚相疑惧，不能统一指挥，团结未固之机攻之，易于瓦解。”蒋采纳了唐、陈的意见，任命唐生智为北伐军前敌总指挥，率第四、七、八军及早进攻。

这时，在湖南前线的北伐军主要将领有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由于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尚未入湘，由陈铭枢代理率领第四军。唐、李、陈等人组成了前敌总指挥部，制定了如下作战计划：

第四军陈铭枢第十师、张发奎第十二师、叶挺独立团、第八军三十九团为右路军，指挥官为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全军一部于安仁附近监视赣边之敌，主力分路攻取醴陵、株洲，以巩固右翼。

第八军李品仙第二师、周澜教导师和鄂军夏斗寅第一师为中央军、指挥官由唐生智兼，担任涟水正面佯攻，以牵制敌人的兵力，掩护左路进攻。

第八军何键第一师、刘兴第四师和第七军钟祖培第八旅为左路军，指挥官何键。主攻潭市和娄底方面敌之右翼，在攻占湘乡后，协同第七军占领湘潭，再会合第四军攻取长沙。

第七军第二路指挥官胡宗铎率第七军李明瑞第二旅和胡宗铎第七旅的第十四团为总预备队，控制永丰一带。

按部署，预定于7月5日开始向敌之涟水、渌水防线发动总攻击。6月下旬至7月初，湘南地区连日下雨，正面战争被大水所阻，暂时无法进行。这时叶开鑫军和北军的一些将领如蒋锄欧、邹鹏振、郑鸿海等都以为涟水陡涨，河面宽阔，唐军没有军舰，绝难进攻，故大部分都留在长沙、汉口等地寻欢作乐。而他们的部队，由于军饷积欠数月未发，大多怀有不满和厌战情绪，尤其是叶开鑫勾引北军入湘，敲诈勒索，奸淫抢掠，引起了湘北和湘东人民的深切痛恨。这一切，对于北伐军立即发起进攻都是十分有利的。

7月5日拂晓，北伐军中、左两路军突然发动了攻击。这时河水暴涨，船只早为对方掳去，他们凭河顽抗，又有兵舰为助，一时很难得手。左路军于是找来民船三、四十只，四周架塞钢板棉絮以为掩护，并用小火轮(也镶有钢板)十余艘向北岸猛冲，几经苦战，始得强渡。7月6日，第八军第四师和第七军第八旅攻占娄底。7日，第八军第一师进占谷水。8日，北伐军又占领大乐坪、连山。这时潭市敌主力凭借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坚守阵地。左路军虽激战终日，仍无进展。直至九日凌晨，第八军第四师前往增援，始攻占潭市，吴军狼狈溃走。

中路军方面，第八军教导师于7月8日进抵朱津渡，经猛烈攻击，强渡涟水。与此同时，第二师也渡过了涓水，经与蒋锄欧、余荫森等部激战后，攻克了易俗河。9日，鄂军第一师攻克湘乡，教导师向如意亭追击。第三师又渡过涟水，十日进克湘潭，敌纷纷向长沙溃退。

右路军方面，由陈铭枢师长指挥张发奎率三十五团、二十九团为右翼队，担任主攻任务，攻击沈潭，占领醴陵城。叶挺独立团为左翼队，担任佯攻任务，向泗汾、豆田、龙山铺之敌正面进攻，相机向醴陵城攻击前进。三十团为总预备队，二十八团在攸县对茶陵、莲花方面警戒。

7月10日，北伐军开始向醴陵进击。左翼叶挺独立团在农民侦探队和向导队的带领和协助之下，以一部分从泗汾桥左侧涉过渌水北岸，侧击敌人，以主力沿攸县通醴陵大道前进。午夜3时，第三营第九连隐蔽接近北军阵营，在农民武装队的配合下，通过吸引敌军注意力，北伐军抢占军机，分两处抢渡泗汾桥，占领北岸。

在进攻泗汾桥的同时，为牵制敌军兵力，叶挺令左翼一营向豆田攻击，占领河南岸的北军阵地，在第一营的奋勇攻击下，北军纷纷向醴陵逃去。

北伐军渡过渌水后，很快将珠萍路及渌水的北军肃清。

等到醴陵被北伐军攻克后，浏阳无险可守的北军遂撤至汨罗江以北。

醴陵的攻克，在战略上使长沙守敌屏蔽尽失，并保证了在湘江西岸向湘潭、长沙一带进军的第八军不受到侧击威胁，从而为中、左两路革命军迅速进攻和克复长沙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涟水、渌水两岸的敌军既经击溃，湘乡、湘潭、醴陵次第克复，长沙就成为北伐军进军的主要目标了。这时自涟水败退的湘军除少部分向益阳、常德方面逃窜外，其主力第二、第三两师均向长沙溃退。革命军除以右路军暂驻醴陵监视赣西和对浏阳方面警戒外，中、左两路军均跟敌追击。李品仙第二师沿湘江直下，经湘潭至岳麓山。7月9日，叶开鑫弃城逃走时，纵兵烧杀抢掠，城内极端混乱。湖南工团联合会迅即组织成一千余人的保安队，分守八门和要道，维持市内秩序，收缴溃兵枪械，镇压抢劫活动。7月11日，在长沙工人和学生的有力配合下，第八军李品仙第二师首先进入长沙城。何键第一师即以主力向益阳进击，一部分则开向靖港。7月12日，第七、八军又分别攻克湘阴、益阳各要点。

等到长沙克复之后，蒋中正复电北伐前敌总指挥唐生智贺捷，电文曰：“此次克敌神速，于

最短期间恢复长沙，皆由兄指挥若定，各将士奋勇作战。”同时复电李宗仁，电曰：“长沙已于蒸日攻克，贵军协力作战，劳苦功高，极堪嘉慰。”后又致电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以表祝贺。的确，战场骁将，统兵打仗，浴血奋战，功不可没，打造了一个良好的北伐前景，应该论功行赏。但这与蒋中正正在后方的统筹兼顾，料理全局是分不开的。

尤其是蒋作为最高统帅，从战略策略的角度考虑，还必须对盘踞东南的孙传芳有所防备和安抚，只有这样才可确保北伐军的长驱直入而无后顾之忧。事实上，这道工作是非常复杂和微妙的，必须妥善处理，再者，北伐军的大量输出，相应地造成广州城防守空虚，随时有内忧外患之险，因此蒋中正对此事亦不敢疏忽，怕敌人来个釜底抽薪，乱了方阵。7月16日，蒋主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决议李济深参谋长留守广州。等到一切安排就绪，蒋打算亲赴前线，统兵作战，再展雄姿。

长沙克复后，7月14日，KMT湖南省、长沙市两党部，两总工会等代表，赴湘潭迎接北伐军将领进入长沙。7月25日，湖南省政府正式成立，唐生智任省政府主席兼军事厅长，长沙之克复标志着北伐第一期作战胜利结束，其胜利壮大了北伐军的声威，坚定了其信念。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个令蒋中正格外关注的消极倾向，一些游离动摇于南北政府之间的军阀，如墙头草一般随风而动，开始纷纷附庸于革命的一方。因此，唐生智本人的实力得到迅速扩张，加上唐原有部队扩编4个师，共拥6师之众，“军械充足，精神统一，战斗力极强”，再加上，很多高层将领与唐有较深的个人情感基础，关系甚为密切。另外，在唐夺取湖南政权的过程中，他不时地安排自己的心腹于府衙之中，使之在湖南的统治更为稳固。这种社会地位的巨大反差给唐带来了无比的优越感和权力欲，似乎整个湖南都是他唐生智的了。即使是后来北伐司令蒋中正亲临此地，唐对其也有不屑之意，再加上北伐誓师大会上蒋在阅兵式上倒挂在地上检阅部队的消息也传到了前线各指挥官耳朵里。

面对“彼可取而代之”的诱惑，实力大涨的唐生智开始有了别样的想法。而北伐军进军湖南的过程中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接北伐军的场面更让唐生智有了天下归心的错觉。

总之在北伐军顺利收服长沙后，第八军与唐生智本人似乎开始有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当然这一幕在民国的历史大戏里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而单于此时也正跟着总司令浩浩荡荡的朝长沙进发。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三十七回 北伐进行式（二）

七月的湖南，太阳毒的厉害。道路两旁的农田里的庄稼也都无精打采的低下了头，热风不时烘起阵阵呛鼻迷目的灰尘，渗进人身上晒出的汗里，变成一层油腻。

往年有大帅的时候到这时候老天爷还下两场雨呢，这不是说打倒了军阀日子就好过了吗？怎么还不下雨啊？农田里的老农夫杵着锄头，愁眉不展的看着地里的庄稼。

“爷爷，爷爷，我给你送饭来了。”光屁股的小孙子提着一篮子吃食摇摇晃晃的走在田埂道上。

“仔细点，小心别摔着了。”纵是心里有再多的哀愁，见到自家的独苗苗老头什么时候都会笑的见眉不见眼的。

是啊，想想这日子也不是那么难过。虽说今年年份不好，但毕竟那个劳什子农会带着大伙儿把村里老萧家的地给分了，自家这样打灭了太平军就跟人家当佃户的人家现如今总算也有

了一块自己的土地了。再说家里的老大、老二都到了唐大帅手下当兵，每月也能给家里寄回个3、4毛钱。庄户人家嘛，也该知足了。

不过想到老萧家那惨样，老头还是不由自主的打心里叹息一声。

这老萧家当初也不过和自家祖上一样，都是别人的佃户。可闹太平军的时候人老萧家的就敢把心一横，跟着曾剃头打长毛，十来年下来，长毛平了，老萧家的虽说瞎了一只眼，没了一只手掌，可也挣下了这许多家业。又念着周遭都是以前苦哈哈的兄弟，租子也收得极低，向老头这样的老兄弟家里谁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老萧家那瞎了一只眼的老太爷还帮忙给请大夫。前几年满世界过大兵的时候老萧家也降了些许租子。连镇上的学堂还是老萧家出钱修的呢。

可最后谁想到了这样的结果？全家被吴二那个二流子领着几个戴眼镜的先生带着大兵给抄了家。吴二还抢了人萧家二小姐做了老婆。

唉，算了，人家先生给大家伙儿说了，这姓萧的是土豪劣绅，他们是什么革命军，就是要带着大家伙儿分了这些土豪劣绅的田地，给大家伙儿过好日子。

“爷爷，吃饭了。”光屁股的小孙子看着自己的爷爷又走神了，放下饭篮子用他干巴巴的小手拽着爷爷的衣裳。

老头这才回过神来，慈爱的摸了摸小孙子的头，说道：“你这个小鬼头啊，好咱们吃饭。”

老头正要揭开用布蒙着的饭篮子取出吃食的时候，就看到不远处有十几个人骑着马朝自己这边过来。看样子，都是头戴大沿帽的兵爷。不过老头也没怎么担心，不说自家还有两个娃在唐大帅手里当兵，就说这些天这些大兵可与前些日子那什么吴大帅的兵不一样，都和气的很。

就一会儿的功夫，这群人就骑着马到了老头身边，打头的是两个年轻人，一个大鼻子，大耳朵，小眼睛，一个倒是长得挺俊秀的，不过这个俊秀的小伙子眉宇间似乎有着一股煞气。

打头的两个年轻人很有理数，离自己还有一段距离就翻身下马了，老头这才看清楚原来这群人不得了啊，那个挺俊秀的年轻人穿着的可不是草鞋，而是马靴啊。记得他家两小子放假回家时说过，这穿马靴的可都是不得了的长官啊。

“老人家，请问一下这里离萧家村还有多远啊？”穿马靴的年轻人一口北方官话听的让人舒服。

“哎呀，长官，这里就是萧家村啊。”虽说这人年轻，可老头记着他家小子的话呢，穿马靴的就是了不得的长官。因此老头点头哈腰的对年轻人回答到。

大概是老头那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的缘故，穿马靴的年轻人似乎没有听清楚老头的话，把转过头对那大鼻子，大耳朵，小眼睛的年轻人说道：“巫山，你知道这位老人家说的是什么吗？”

那大鼻子，大耳朵，小眼睛的年轻人见穿着马靴的年轻人听不懂湖南话，微微一笑说道：“他说这里就是萧家村了。”

穿马靴的年轻人朝那小眼睛的年轻人点点头，说道：“巫山，你能不能帮我和这位老人家说说，请他领着我们到他们村的农会去一下，找他们的吴会长。”

小眼睛的年轻人有点忧虑又有点担心何的说道：“文革，你千万别乱来啊。”

穿马靴的年轻人一听这话，眉毛一挑，沉声说道：“巫山，我要是乱来的话今天就不是邀你，而是让小萧领着他那一连人跟着我过来了！邀你来的目的就是请你做个见证。不过我先告诉你一声，要是等会儿事情真如小萧那老仆人说，萧家村的老百姓我不会动，但那姓吴的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也非剥了他的人皮不可！”

听那个叫文革的年轻人这么说，这个叫巫山的年轻人叹口气说道：“要是事情真如你所说的那样，处理姓吴的我没意见，不过最好还是把他带回长沙处理。”

叫文革的年轻人有点不耐烦的说道：“到底怎么着我们到时再说，现在你先让这位老人家给咱们带路。”

这两人说话的时候声音很小，老头年纪不小了，又有点耳背，没怎么听清楚，不过还是隐约听见姓吴的，处理，人皮什么的。心里顿时有点担心，可又不敢得罪这群看着煞气的当兵的，不过老头不愧是活了这么大岁数的，眼睛一转，就想到了一个主意。

他对那讲湖南话的年轻人说，自己还要照看这几亩地，没办法领着他们去农会，不如让自家的小孙子领着他们去农会。

他打的主意是要是这群年轻人是去找吴二的麻烦，那自己领着人去可就得罪人了。他们可以一走了之，自己可还要在村里生活一辈子的。让小孙子领着他们去，就算真出什么事，谁也怪不到一个光屁股的娃娃身上。

会讲湖南话的年轻人深深的看了老头一眼，似乎看穿了老头的想法一般，不过他什么也没说，而是把老头的话对着那穿马靴的年轻人复述了一遍。

那穿马靴的年轻人好像也看破了老头打的算盘似的，笑了笑就同意了。

于是老头拉着小孙子到一旁叮嘱了几句，意思也是让小孙子把人带到农会就赶紧回家，要是敢留下来看热闹，自己回家非叫他妈打烂他屁股不可。老头知道自己这个小孙子一点儿也不怕他，最怕自己的儿媳妇。

叮嘱了几句，小孙子就满脸兴奋的被穿马靴的年轻人抱上了马背，看得出第一次在马背上小孩子很兴奋，满眼放光，连鼻涕流了老长都没觉得。

老头看着这群人骑着马朝自家村里远去的背影，没来由的坐在田埂上叹了口气，拿着儿媳妇给自己准备的杂粮饭吃了起来。

不过他心里还是隐约的希望这群人真的是去找吴二的麻烦，他这么想不光是为了带佃户不差的老萧家，也为了自己家。这个吴二最近老围着自家的儿媳妇打转转，真是该收拾了。

*****道 歉 分 割 线*****

对不住大家了，昨天实在太累了，吃了饭码了几个字就睡着了。被冷醒后觉得实在太疲倦了就上床睡觉了。连牙都没刷，脸也没洗的说。囧

这章是补昨天的，今天的我正在码。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三十八回 北伐进行式（三）

老头的看法没错，这群人确实是有来头的。那个穿马靴的年轻人，他就是国民政府最年轻的少将副师长，曾经搅得北方天翻地覆的单于，单文革。而那个大鼻子、大耳朵，小眼睛的年轻人也不是凡人，他就是黄埔三杰之一，第一个声明退出 KMT、退出第一军的优秀 C.P 蒋先云。

蒋先云虽说在 KMT 二中全会后退出了 KMT，退出了第一军；可毕竟人才难得，蒋中正在北伐开始后竭力邀请他到北伐军总司令部工作，目的自然是想通过两人的朝夕相处，能让蒋先云“迷途知返”。而 C.P 出于两党合作的考虑，也就同意蒋先云到北伐总司令部工作。于是蒋先云就到了北伐军总司令部从事政治宣传工作。

天才就是天才，蒋先云在总司令部证明了这一点。他把司令部的政治宣传工作搞的井井有条，有声有色。搞的蒋中正不止一次在他面前亲切的说过，自己革命成功后就解甲归田，黄埔这些蛟龙猛虎还是要由他和单于来统帅。

当然，蒋中正这么费力拉拢蒋先云还有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目的就是平衡单于，单于实在是太出色了，甚至看起来比蒋先云还要出色很多。

而单于与蒋先云今天会一起来到萧家村这么一个长沙附近不起眼的小村子也是与北伐有关。

其实唐生智与李宗仁在湖南战场能打的这么顺利，除了对手的无能以外，C.P 的土改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大的助力。两军所到之处，老百姓无不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唐生智如此受老百姓的礼遇恐怕也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而 C.P 的土改之所以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和湖南的现状是分不开的。

自太平天国以后，湖南历经战乱。民国以后，拉锯式的军阀战争造成对农民的盘剥升级，使农村中土地关系的变动日趋严重。近代以来，湖南自耕农的数量减少加剧，尤以沿铁路线附近地区的自耕农减少最快。以 1926 年底的统计，靠近长沙的湘乡地区已经基本上没有自耕农了，佃农的比例达到 45%，雇农占到了 30%；同在铁路线上，离长沙较远的衡阳地区，自耕农的比例也只有 7% 左右，佃农也达到了 45% 的水平，雇农占到 15%。而离粤汉线较远的平江、邵阳地区，自耕农的比例则分别是 17% 和 16%。

因此，C.P 倡导的土地改革，减租减息以及对当地土豪劣绅中的头面人物的打击确实是湖南民众对国民革命军非常的拥护。就是唐生智本人也公开说过：“我们这次革命的成功，完全是农工群众的力量”，是“得着农工群众的帮助，才得很顺利的杀却敌人”

但在 C.P 土改成功的同时，有些问题也暴露了出来。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正如 KMT 右派把持第一军不准 C.P 渗透一样，C.P 对工农运动也是一手把持，不允许 KMT 插手。说起来这也没什么要紧，但最要命的在于此时的 C.P 基层干部严重不足，可以说大部分农会都没有 C.P 参与，完全被当地地痞无赖二流子把持。（陈 X 秀也曾经公开说过搞农村运动就是要发动当地的积极分子，就是要让地痞无赖二流子带头）

事实上 1926 年由于湖南本省第八军依然驻扎在湖南，‘积极份子’们还不敢肆意妄为；只是拿没有军队、政府背景的所谓的土豪劣绅中间的‘头面人物’开刀。

而单于他们这次之所以到萧家村去，缘由就是萧家村的‘积极份子’开刀开错了对象。原来萧家的二公子萧嵩本来是被父亲送到上海去读书的，可到了上海后正赶上黄埔军兴，满脑子救国救民思想的萧嵩也就瞒着家里坐船到了广州，顺利的考取了黄埔三期。

当然这一切不但积极份子们不知道，就是萧家人也不知道，他们都以为二公子还在上海读书呢。

而当农会成立后找到萧家要减租减息的时候，由于场面的混乱，为了避免佃户们伤到萧老太爷，萧家大公子被迫朝天鸣枪。鸣枪后佃户们自然也就老实的退了下去，而萧家为了不惹事也同意减免一部分租息，当然减免的额度和农会所要求的是有差别的。本来这件事也算过去了。可吴二这个‘积极份子’却不依不饶，甚至找上萧家要求娶萧家的二小姐为妻。

这样的要求萧家怎可能答应？别说萧家，就是村里一般人家也不会把闺女嫁给吴二这样的二流子啊。结果吴二求亲不成，就起了栽赃的心思。他也真狠的下心，把自己的手一摔断就上长沙告状去了。说萧家不但不同意减免租息，反而对农民们动刀动枪的，自己的手就是被萧家打断的。

老实说，在农会方兴未艾的这个时候真要出了这样的事情，除非地主有什么背景，不然肯定没好。长沙的 C.P 们正愁没有典型来震慑那些对减租减息有怨言的地主们，吴二就适时的把典型给 C.P 们送上来了。

C.P 们也许是因为没有惊讶，也许是出于什么其他目的，在得知萧家没什么背景后，也没核实情况就报告给了上级组织。

上级组织一听，这还得了？！在国民革命军解放湖南的现在居然还有劣绅敢武力镇压民众？！当即就向唐生智要求他派一连人跟着 C.P 的同志去审判这个劣绅。唐生智此时刚享受到老百姓的拥护，也对 C.P 搞的工农运动很有好感，再说一查，这个萧家和自己第八军没什么关系，哪里有不支持的道理。

就这么着，萧家被当作劣绅的典型给镇压了，萧家财产被没收后平分给农户，宅子被当作农会的办公地点，萧老太爷年纪大了，又气又急之下一命呜呼了；而萧家大公子作为镇压农民的首恶被枪毙了，而萧家二小姐自然成了农会主任吴二的妻子。

其实就单于个人来说，这件事也算不得什么大事，那座庙里没有屈死鬼？可万不该这事的受害者就是单于最看重的连长萧嵩。

原来萧嵩黄埔军校毕业后就被分到第一军第一师任职，刚当上副连长没几天就遇到第一师与第二师对调两个营。萧嵩也就被划拉到了第二师第六团。

而在随后一个月的训练中，萧嵩的表现得到了代营长吴继光的认可，吴继光又把他推荐给了副师长兼团长的单于。结果单于一番考察下来，萧嵩就被任命为连长。而且单于本人还很欣赏他。

随着北伐的正式开始，第一军也随着北伐军总司令部到了长沙。出于对单于的信任以及单于练兵的本事，蒋中正也就让单于的第六团负责司令部的警卫工作。单于的第六团也就驻扎在了长沙城内。团部和总司令部就在一个院子里办公。

而萧家被查抄后，萧家的一个老仆人没地方去就到了长沙打短工，结果在街上偶然遇到了

休假正准备还家的萧嵩。老仆人把情况这么和萧嵩一说，萧嵩当场就晕倒了过去，而与萧嵩通行的准备跟着萧嵩回家，帮萧嵩替家里说明情况的吴继光等人也气得七窍生烟。

他们赶紧把萧嵩送到医院，然后由吴继光亲自领着萧家的老仆人向单于汇报了情况。单于为避免萧嵩冲动闯下大祸，一面让吴继光等人派人 24 小时守着萧嵩，单于的原话是：你就当软禁惟中（萧嵩字）好了。一面让人赶紧去请蒋先云。

单于知道这种事要是自己这边只要是单独处理了，哪怕是对了，打起官司来也是输；所以必须要有 C.P 在场。

等蒋先云来了后，单于把情况给蒋先云这么一说，蒋先云也觉得这实在太过分了。单于又提议为了避免偏听偏信，明天由他与蒋先云各带几个人去实地了解了解情况。蒋先云虽说中山舰事件后与单于有点生份了，但遇到这样的事他也没有因私害公。不但答应了单于的要求，还认为 c.p 这边就他一个也就够了，没必要带许多人去。

蒋先云其实也知道 C.P 里有许多原教旨主义者，而这种人的一贯观点是只要方向正确，路线正确，其他的都不是错误。万一去的是这种人，说不好到时候单于连他们也一块收拾了。这要那样乐子可大了。单于可不是萧嵩，他现在也说得上的 KMT 一个重要人物。他要是发起横来，不管最后结果怎样，C.P 的眼前亏是吃定了。

当然单于与蒋先云之后也分别把事情向蒋中正以及周主任作了汇报。两人的反应也差不多，都认为这件事一定要搞清楚。不过蒋中正则是希望藉由这件事使得蒋先云动摇他对 C.P 的信心；而周主任则看出了这件事是一个很不好的苗头，搞不好会使得 C.P 十分被动。

第二天一早，单于带着十来个警卫连的战士就和蒋先云动身前往萧家村了。

而也才有了之前单于与蒋先云两人向老头问路的事情。

XX

单于一行人带着刚才那老农的小孙子骑着马，在小孩的指引下来到了萧家村。萧家村和传统的湖南村庄没什么不一样，一样的低矮的土屋房，一样的贫瘠；甚至风吹过时带来的一阵阵粪便的臭味都是一样的。

事实上到了萧家村不用小孩指路单于等人也都知道了农会的所在地，因为在低矮的土屋群里，一座青砖瓦房的大宅子简直太醒目了。

由于此时正好是晌午，太阳又大，村里没几个人在外面走动。男人们不是在地里干活就是去唐大帅的队伍里当兵吃粮了。而婆姨们谁又会在大太阳底下唠嗑？

到了村口，单于把老头儿的小孙子放下马，他也下马拍了拍小孩黑瘦的小脸说道：“小鬼，快回家去吧，你爷爷可不想你跟着咱们一起凑热闹。”

小孩当然想跟着这群骑着大马，穿着神气的人多待一会儿，他觉得这些人比自己村里的人都威风，都神气。有点不想走的撅着个嘴。

单于见小孩一副不情愿的模样，从口袋里掏出了三块银元放在孩子的手心里，对他说道：“小鬼头，快回去吧。这钱是咱们给你的带路钱，赶紧拿回家让你妈好好收着，赶集的时候让

她给你买点衣服，吃食什么的。”

小孩子啥时候见过银元？不好意思的红着脸摆着手，单于也没跟他多废话，站直了身子，啪一下给了小孩后脑勺一巴掌，翻身上马，对着小孩子说道：“快滚你的吧。”

说完一拉缰绳，和蒋先云等人朝青砖瓦房的大宅子而去，而小孩子捧着三枚银元流着鼻涕看着这群威风神气的人朝以前的萧家大宅，现在的农会而去。

他心里虽然十分想跟真去看看热闹，可看看手心里“三圆钱”巨款，想了想还是撅着嘴朝家去了。不过他决定回家后一定想办法溜去农会看看热闹，哪怕回家后被妈妈把屁股打开花。他就想对跟那群人待会儿，这让小孩子有“自己也是这么威风神奇”的感觉。虽说只能感觉一会儿，但小孩子觉得哪怕一会儿也很好了。

村子没多大，单于等人又骑着马，一小会儿功夫他们就到了农会门口。这座宅院是典型的晚清建筑风格，看得出这座宅院的主人当年不但有钱，而且走南闯北，见多识广。

联体式的大宅院既区别于江浙地区文人雅士的苏州园林模式，又不同于官宦士大夫深宅大院式的建筑风格，看风格就是晚清普遍的“家大业大，源远流长”的建筑思想。宅院坐东朝西，依山傍水，砖木石混合结构，小青瓦屋面，门楣、匾额上所刻的图案虽过了几十年，可依然栩栩如生。

大门高悬着一块匾额，也不知道是谁的手笔，写着模范农会四个大字。

见这场面，单于忍不住对蒋先云说道：“巫山，这农会够可以的啊，这排场比咱们总司令部还气派。”

蒋先云见到这么气派的农会，脸色就显得十分难看，对单于的调侃，只哼了一声，没说话。

单于知道蒋先云心情不好，也没在意，众人翻身下马后本想走上前去敲门，可到了门边才发现大门是虚掩着的。单于一面推开门，一面对他带来的士兵吩咐道：“到了这儿，你们都警醒点，把家伙都放在顺手的地方。另外让一个人去村口带着，要是咱们一直没出来就立刻去长沙叫人。”

单于虽说没见过这个时候的农村运动，但是他穿越前听到，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农民包围政府人员的事情可不少。他不想自己被人包了饺子。

蒋先云听单于这么说，皱着眉头对单于说道：“至于如此吗？”

单于只回了一句，“有备无患。”就不再说话推门进了农会。

进了农会，单于他们穿过天井来到大堂就看到看见一大群无所事事的人吆五喝六地在围在一起赌牌。

这些人赌得正起劲，根本没发觉大堂里多了十来个穿军服的人。正当蒋先云看不下去准备说话的当口，只听人群中一个沙哑的声音大声叫道：“老子赢了，快给钱！”

单于又气愤又好笑的对蒋先云说道：“巫山，这就是模范农会？！这就是工农运动里的积极先进份子？”

××××××××××××××××分割线××××××××××××××××

备注：事实上农会真正不堪是到了 1927 年湖南本省籍的第八军出省作战以后，也因为第八军多是湖南人，因此在后来冲突中湖南、湖北籍的军人对 C.P 下手最狠。

但客观来说，两省的军人其实是受害者来的。逻辑关系是这样的：因为农会克扣军官们寄回家的军饷；所以军官们对农会恨得不得了，所以下手的时候对 C.P 非常狠。所以你很难说这些军人就反动。

其二，农会在 1927 年的不堪有许多证据，不是作者乱写。比如这章里的聚众赌博，这件事就登载在 1927 年 4 月 3 日《湖南民报》上，题目叫《河西的一个农协》。

其三，太祖自己在实地调查后都公开认为农会多把持在哥老会手里，因此农会才变得这么不堪。也许有人会说哥老会是 KMT 扶持起来的，因此该怪 KMT，但是汪精卫等当时国民政府的左派早在 1926 年就提出农会以及工人运动完全把持在 C.P 的手上，KMT 根本插不上手。

那么农会的不堪不怪 C.P 怪谁呢？这件事是 C.P 一手搞的。

其四：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朋友推荐一篇论文给大家：金冲及《从迅猛兴起到跌入低谷——大革命时期湖南农**动的前前后后》，《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三十九回 北伐进行式（四）

单于这么调侃蒋先云也是有着他自己的考虑的，毕竟这个时期两党合作还非常紧密。单于本人一点儿也看不出有“KMT 右派猖狂进攻”的势头。

虽说他在蒋先云面前话说的气派，但事实上也就是说过手下军官、士兵们听的；他从没想过在这个时候真枪毙一个农会主任。

别说他，就是唐生智这个现在的湖南王也未必有这个胆子。

可这事要真糊弄过去，别说单于没办法向手下的军官们交代，就是良心这关单于也过不去。

所以单于不但自己亲自过来，还把蒋先云也拖了过来。不然明明派一个班就能解决的事，单于何必这么大费周章？国民政府的少将可没闲到这种程度。

而就在单于话音刚落的时候，围在一起赌牌的汉子们也终于发觉大堂里多了十来个穿着军服别着匣子炮的军人。为首的两个年轻军官里甚至有一个穿着马靴！

聚在农会赌钱的汉子们不过是附近几个村子的闲汉罢了，别说长沙，有的人恐怕连萧家镇都没去过，看着这群气宇轩昂的军人顿时觉得自己的舌头短了半截似的，说不出话来。

刚才那个赢钱的汉子衣着看着比其他人光鲜，浑身上下连个补丁都没有，似乎见过些市面。踌躇着问道：“各位长官同志，你们来这是？”

虽然这汉子已经尽量的把自己的话往官话上靠，可浓重的湖南口音还是让单于听不太明白。只好求助似的看着蒋先云。当然，单于是真听不明白还是假听不明白就只有天晓得了。

蒋先云似乎觉得单于就这么把自己摆到台前有点不地道，瞪了单于一眼，说道：“我们是北伐军司令部的，来找你们吴主任。”

大概是为了报复单于的无良，蒋先云没说官话，说的是湖南话。

“啊，我就是吴革命，您找我？”吴二似乎有点受宠若惊的回到到。

“你不是叫吴二吗？什么时候改名字了？”没等蒋先云开口，猫在一旁的单于插话了。由此可见，单于并不是真听不懂湖南话。

“长官说的是，本来小的唤作吴二，可长沙农会的长官说了，说如今我也算投身革命了，吴二听着不雅训，就给我改名叫吴革命了。”

见穿马靴的年轻军官问自己话，本能觉得他才是这群当兵的头儿的吴二，不，吴革命点头哈腰的回答着单于的提问。

“吴革命，我问你，你们怎么在农会赌钱啊？这农会是你们赌钱的所在吗？”没等单于就继续插话，蒋先云抢先说话了。

本来蒋先云对萧家村出现的问题还处于半信半疑之间，他觉得也许萧家村可能有问题，但绝没有萧家老仆说的那么严重。阶级立场不同，自然会夸张几分。

不过等他到了农会看到一帮子闲汉聚在一起赌钱，他就晓得自己之前的估计是在太乐观了些。

吴革命见蒋先云居然抢在穿马靴的长官前面发问，对这群军人之间的阶级就有点搞不清楚了，不过还是知道自己个儿聚众赌钱有点不对，于是陪着笑脸说道：“这不是大家伙儿忙了一个上午嘛，今年太阳又大，都到农会来歇晌来了。”

胡说八道。单于虽然没种过田也知道吴革命这话太假了。别的不说，这群人里没一个脚上、裤子上有泥点子的，湖南种的可是水田。谁家下了半天的地，连裤子上一个泥点子都找不到？再说，这里也不会有哪家人富到只做了一上午的活儿，中午回家就换身衣服的地步。

不过单于什么也没说，只是笑看着蒋先云。

蒋先云与单于不同，他可是小时候下过地的。他当然也知道吴革命没说实话，不过现在也不是追究赌博的时候，于是蒋先云没好气的对吴革命说道：“算了，这事就这么算了。今天来找你，主要是了解些情况，你让他们都散了。大中午的都聚在农会赌钱像什么样子？”

其实蒋先云这话还真对吴革命的胃口。因为单于他们没来前，吴革命赌了一上午，赢了不少，他巴不得早点散场呢。于是装着无奈的样子对他的赌友们说道：“大家伙都听到了吧，不是我吴二不地道，这可是长官同志找我有事。”

虽然众输了钱的闲汉对蒋先云的这个要求很不满意，但也知道这些长官的命令可忤逆不得。于是都咧着嘴，嘟嘟囔囔的离开农会了。

见闲汉们都走了，单于给随行的士兵递了个眼色，就有两名士兵悄无声息的把大门一关，

自己也守在门口。

吴二似乎没注意到这一切，还在热情的招呼着单于、蒋先云等人到内堂里坐。

单于他们也不推辞，走过大堂，又穿过一个天井，来到了内堂。看得出这房子的前主人是用了心的，这个内堂雕梁画栋的，好不堂皇。

单于等人才一入座，就听吴革命大声的招呼着在右边厢房的老婆：“你TM聋了啊？！没看见老子这里有贵客来了？还不赶紧的烧水准备倒茶？”

骂完了老婆，吴二又回到内堂，陪着笑对单于等人说道：“各位长官远来辛苦了，请稍等一下，我婆姨正烧着水，茶一会儿就来，”

单于大马金刀的坐在椅子上，摆了摆手，对吴二说道：“算了，这大热天的喝纳门子茶啊。我们当兵的没那么多讲究，弄点凉水就成。喝完了，还有事问你呢。”

见单于这么好说话，吴二点头哈腰的答应了，回过头又对着右边厢房吼着：“快点，快点，没见长官同志们口渴了？赶紧的上凉水啊！磨磨蹭蹭的，皮痒欠收拾是吧？！”

这下子不但单于，就连蒋先云的眉头都皱了起来，正在蒋先云准备开口说话的时候，只听咿呀一声，右厢房的门打开了。一个17、8岁的女孩战战兢兢的拎着一壶水，端着一盘子杯子绕过天井朝内堂走来。

女孩长得还算清秀，鸭蛋脸上有着几颗不显眼的白麻子。不过这几颗白麻子不但没损害女孩的清秀，反而更显妩媚。只不过眼角上些许青淤看着让人有点不舒服。

单于心知这女必定是萧嵩的妹妹无疑，不过装着惊讶的对吴革命说道：“吴二，这是你婆姨？看不出你三十好几的人，居然有这样的福气啊。”

一旁的蒋先云见单于在这装神弄鬼，知道是在套吴革命的话，可还是有点心理不舒服，毕竟吴革命丢的可是他们C.P的人！

吴革命还不知道自己死到临头了，只谄媚的笑道：“这全都是托了革命的福啊，没有国民革命，我这样老实本分的苦哈哈的庄稼人的今天。说起来也是因为有了诸位长官才有了我吴二的今天啊。”

道 歉 分 割 线

我有罪啊，昨天又睡过头了。

这章是补昨天的，今天的正在码；横竖明天中午才上班，我看看今天能不能码三章出来，预备明天万一又加班的时候不至于出现前两天的情况。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四十回 北伐进行式（五）

幸亏萧家的小妹还没把茶给单于他们端上来，不然单于非得喷吴二一身不可。就他这样两只眼睛滴溜乱转的人都忠厚老实的话，恐怕天底下再没有奸猾之徒了。

单于正胡思乱想之际，萧家小妹正颤颤巍巍的挨个把凉茶水给单于、蒋先云倒上。其实真正坐下的也就单于与蒋先云两人而已。其他单于带来的士兵不是站在单于身后就是有意无意的在内堂与大堂间溜达。

趁萧家小妹给自己倒茶之际，单于仔细的瞅了瞅自己爱将的小妹妹。小姑娘双手手指又红又肿，看样子就知道是从没做过粗活的人。眼角有些青淤，不问可知是吴二动的手。小姑娘眼神中也流露出一丝惊恐，偶然与单于四目相对变慌张的低下头，长长的睫毛不停的晃动着，双手也神经质的颤抖不停。样子活像是一只受惊的小鸟。

看着自己爱将的妹妹这幅模样，单于心里本来已经略微平复的火气又猛的窜了上去，不过此时他也知道不方便对吴二发火，只好把这股无名火发在蒋先云的身上。

“我说巫山，你不是有事要问这个吴主任吗？还不快点问，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待会回了长沙我还有事了。”

单于这通火没把蒋先云给惹着，却把正给蒋先云倒水的萧小妹给吓着了，她手一抖，不小心把水全洒在了蒋先云衣服上。

还没等蒋先云反应过来，吴二噌的一下窜到蒋先云身边，扯起蒲扇大的手掌啪啪就给了萧小妹两个耳光，嘴里还骂道：“做死啊你！居然洒了长官同志一身的水。不想活了，你！”

骂完萧小妹后，吴二扯着萧小妹的头发，点头哈腰的对蒋先云说道：“长官同志对不住，您大人又大量，这乡下婆姨不懂规矩，您多担待。”

说完扯着萧小妹的头发又是几耳光，“还不快给长官同志道歉！”

吴二这几下子实在是太快了，单于与蒋先云还都没反应过来。等单于醒过神，见吴二还准备抽萧小妹，心里火气，对着吴二就是一个窝心脚，把吴二踹的跪在了地上。

“我告诉你，我平生最看不惯男人打女人。别说她还是你婆姨，就冲她这岁数，你怎么下的去手？”

踹完人的单于用手指着跪在地上不停喘息的吴二骂道。

其实在单于踹人之前，蒋先云就已经想动手收拾这个吴二，不过见单于已经踹了吴二，只好开口对吴二说道：“你说你这人真是欠打，你婆姨不过就是不小心把水洒在了我身上；这有什么，你干嘛动手打人？我可告诉你，国民革命其中一项内容就是男女平等！”

单于穿着马靴，又是带着火气踹的这一脚，着实把吴二给踹的不轻，此时的他正双手抱着肚子，蜷缩在地上不停的喘息着呢。

他人也从刚开始被单于踹的惊恐中醒过神来，抱着肚子满怀恨意的盯了单于一眼后又低下头，嘴里不住的道着谦：“是，是，是，长官同志踹的好，是我不该打老婆。长官同志您没把脚踹疼吧？”

再抬起头的时候，吴二眼中也没有了之前如狼一般的恨意，反而媚笑着对单于说道。丝毫看不出之前就是单于一脚把他踹的跪在的地上。

吴二这话实在是够厚颜无耻的，还没等单于说话，站在单于身后的一个战士就忍不住噗嗤一声笑出了声来。

单于虽被吴二这话给恶心着了，但也没忘记刚才吴二狼崽仔似的眼神。当然以单于地位根本不在意吴二对他有什么恨意，只不过那狼崽仔似的眼神实在让单于看的不舒服。

况且单于现在也没了继续套吴二话的兴趣，他没搭理吴二；只转过头对着蒋先云说道：“巫山啊，要不这样，我留几个人给你，你在这里问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先带着人走了。我怕我忍不住掏枪了。”

蒋先云知道单于这么说的意思是向自己表明他没有借这件事生事的打算，也不想留在这里让他这个 C.P 尴尬。于是点点头，对着单于说道：“也行，那你就和这位萧小妹先回长沙吧。不过你放心，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不是给我交代，是给萧嵩，给萧小妹一个交代。我又没被人整的家破人亡。”单于向蒋先云指着完全被吓傻了呆站在原地的萧小妹。

而站在原地的萧小妹在听到“萧嵩”两个字的时候，似乎不相信的抬起头，眼睛都不眨一下的盯着单于猛看。眼神中充满了希冀，又充满了不相信。看得出她希望这群军人和她哥哥有关，但又害怕这群军人和自己哥哥无关，刚才仅仅是自己听错了。

而正抱着肚子跪在地上的吴二听到单于与蒋先云要带走萧小妹，一下子就站了起来，之前的谄媚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狰狞。

“你们想干什么？！强抢民女啊？！老子要到长沙找农会的同志告你们！你们这群丘八也不打听打听，我可是农会的积极份子！过不久我可就要加入 c.p，是党的人！”

边说吴二边朝单于扑了过来，可单于手下的兵可不是吃素的，要是让吴二扑到了单于身边，那他们也不用混了。没等吴二扑过去，刚才还站在内堂外的两名士兵就一下子扭住了吴二的两只胳膊，然后朝后那么一扭，对着吴二的膝关节顺势就是一脚。

啪，吴二被单于带来的战士扭着双手，重新跪回了地上。

单于懒得和他废话，只走过去啪啪啪，正反抽了吴二十几个大耳刮子。这时的吴二显出了些流氓没有产业的人（连流氓 WCZ 都是违禁字，囧）的无赖劲来，尽管被单于抽的鼻血直流，嘴里还不干不净的骂道：“有种你这个丘八就打死我，不然就给你吴爷爷等着瞧！我可是党的人！你敢打我！”

单于抽过瘾后，用手指着吴二，对吴二说道：“你说你是 C.P 是吧？看见他没有，他就是 c.p。还是 C.P 的干部！”边说单于还指了指蒋先云。

“我打你还算轻的，要不是因为今天你们领导也在，我今天就毙了你！知道为什么不？因为我手下一个连长姓萧，他叫萧嵩。而我正好是他的师长！”

说着说着，单于又给了吴二一个大耳刮子，“今天也算你小子走运，要是萧嵩跟着来了，他能活刮了你！”

吴二这才明白原来这个穿马靴的年轻人来头这么大，还是萧嵩的长官。这下子他只好把全部活命的希望放在蒋先云身上。

“同志啊，领导啊，你要救救我啊；萧家做地主的欺压我们穷人，这是农会认可了的啊；我也被他打断了手臂的啊，这些农会的同志都是知道的啊。同志长官啊，你不能看着外人这么欺负我啊。这是恶霸地主在打击报复啊。”

吴二边说边嚎，眼泪、鼻涕混着鼻血全下来了。单于那句“我是他的师长”一下子就把吴二的狠劲可抽了。

而单于听吴二这么嚎叫，也没搭理他，反而转过头瞅着蒋先云那忽红忽青的脸不停的坏笑。

蒋先云当然知道单于在笑什么，不过这毕竟是 C.P 的失误，总不能不让单于笑吧。只好恶狠狠的盯着吴二，说道：“败类！”

说完转过脸根本不搭理吴二，而吴二此时似乎像真被抽了筋，没了骨头似的。不用战士们扣着他，他自己就一下子瘫在了地上，只嘴里喃喃自语道：“农会是同意了的，我是经过农会认可的。”

一直到这个时候，萧小妹似乎才回过神来，两眼包含着热泪，嘴里不知道在嘟囔着什么。正当单于准备去安慰她的时候，萧小妹突然尖叫一声，抄起手边的茶壶就朝吴二的头上砸了过去。

幸亏站在吴二身后的战士眼疾手快，拉了吴二一把，萧小妹这一茶壶只砸到吴二的肩膀上，不然就这一下，恐怕就要送了吴二的终。见没砸实在，萧小妹向疯了一般，扑上去对着吴二就是一顿拳打脚踢，边打嘴里直嚷嚷：“你这个畜生，你这个畜生！”

吴二开始还想挣扎，可无奈自己的手臂还被人反扣着，两只腿也被别人踩着；只好硬挺着让萧小妹打。

单于看看萧小妹打的差不多了，又对蒋先云坏笑一下，这才走过去拉住萧小妹，把萧小妹拉到了一边去。

萧小妹正打的高兴，猛的被人拉住，还吃了一惊，回过头一看，原来是自己哥哥的长官冲着自己微笑，小姑娘就跟见着自己的哥哥一样，一把抱住单于，把头埋在单于的怀里大哭起来。

单于开始被这小姑娘吓了一跳，要知道他和蔺月眠可都没这么亲近过；可渐渐的听着小姑娘哭得如同巴猿夜啼般好不凄凉，单于心里一软，摸着小姑娘的头发安慰道：“没事了，没事了。都过去了，都过去了。你那个二哥不老实，没去上海读大学，而是跑到广州考了军校。现在正在我手下当连长呢。今天我们过来就是为你以及你们家讨公道的。你哥眼下正在长沙城，咱们一会儿就能见到他。你别哭了。”

可单于越是宽慰她，小姑娘越是哭得伤心，单于还要再劝的时候竟发现小姑娘居然哭晕死在自己怀里。

单于一把抱住萧小妹，一面苦笑着对蒋先云说道：“巫山，你说这叫什么事啊。现在怎么办？”

蒋先云一看这个情况，想了想对单于说道：“这么着，你先让你的兵在这院子里好好找找，

看有大车没有，要是没有就去村子里借辆驴车。你带着这小姑娘先走。我留在这里和这个吴革命好好聊聊。”

单于听蒋先云说的在理，也就同意了蒋先云的安排。结果也很幸运，士兵们在院子就找到车。于是单于留下几个战士和蒋先云一起审问吴革命，自己带着其余的战士把晕过去的萧小妹安置在套好的车上，悄悄的离开了村子。

单于在临走时意味深长的对蒋先云说道：“巫山，我不管最后公开的结论怎么下；也无意在革命形势大好的现在唱什么反调。但是巫山，今天的事情你也看到了，我只希望你给萧小妹、萧嵩和他们全家一个交代。相信区区一个吴二破坏不了大局吧。”

说道这里，单于顿了顿，似乎有点犹豫，不过最后还是说了出来。

“巫山，我知道有些事情你做不得主，我也不奢望什么大人物出来道歉；但要是某些人连吴二都想保住的话……”

虽然到最后单于还是忍住了没说什么难听的，不过单于话里的意思蒋先云还是听懂了的。不过蒋先云什么话也没对单于说，只是朝单于点了点头。

@@ 疲惫不堪分割线
@@

写好一看表，居然快五点了，俺要睡觉去了。

虽然迟到，总比不到好吧。嘿嘿。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四十一回 北伐进行式（六）

当天单于就把萧小妹带到了长沙城，让她与萧嵩见了面。两兄妹甫一见面顿时就抱头痛哭起来。单于等人在一旁劝解，好半天才把两人劝住。

萧小妹还好点，之前哭晕过一次，这次就没那么悲恸，只是紧紧的抱住自家哥哥不放；反而萧嵩第一次亲耳从自己妹妹口中得知了家里的详细情形后，双目尽赤的发出声撕心裂肺的嚎叫。

这声嚎叫真真可称得上是巴猿夜啼！听者落泪。单于见屋里其他人也一副同仇敌忾的模样，害怕这些年轻军官惹出什么事端来，只好端起长官的架子说道：“惟中你放心，我会为你讨回一个公道来；但你也别冲动，这事说到底也只是个冤假错案，革命的大方向还是对的。”

单于这话不光萧嵩，就是其他年轻军官也听不进去，吴继光就说道：“团长，什么大方向是对的？！我看根本就是 C.P 瞎搞胡搞！真不明白校长当初为什么一杆子把这些人给扫了！”

其他军官也纷纷点头附和，萧嵩更是忿忿的怒道：“我从此和他 C.P 不共戴天！拼了我这条命，我也要为我冤死的爹和大哥讨回一个公道。师长，你放心，我不会连累到你。”

一直没说话的罗奇听萧嵩这么说，忍不住训斥道：“惟中你胡说什么呢？今天不是师长亲自带人把你妹妹给接回来的？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单于见罗奇还要说什么，不为己甚的对罗奇说道：“算了，振西。惟中也不是有意的。”

说完又转过头对萧嵩说道：“惟中，我这么说不是怕什么连累；而是希望你以及你们大家……”说道这里，单于又用手指了屋内的军官们，“不要冲动，你们在军校都学过什么是革命，也不会不知道革命的意义。都不是三岁小孩子了，别作出什么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出来。总之，现在大家需要的是冷静，特别是你，惟中。”

单于又指着萧嵩说道：“惟中，你更不应该冲动，不为别的，就为了你妹妹，你觉得你应该冲动吗？再说我前面不是说了吗？我一定为你讨个公道。”

单于这番话说完后，屋内年轻的军官们脸色都好看许多。也都冷静下来了。不过众人觉得还是很不甘心。

“好了，这么晚了，大家都回去休息；马上部队就要开拔了，大家不要松懈了。”单于该说的都说了，觉得没什么好补充的了，于是招呼众人都散了。至于萧小妹也被安置在萧嵩隔壁的病房里好好休息。

“惟中，你给我听着，我不管你心中有多愤怒，现在你给我老老实实养病！我会安排你脱离第二师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你好好陪陪你妹妹。”

等人都走的差不多了后，单于这才把着萧嵩的肩膀小声说道。

而萧嵩听到单于准备让他脱离队伍，不由大吃一惊，肩膀一僵，似乎想说什么。可单于没给他开口的机会。

“仔细听好了，惟中。你在长沙不光是为着好玩，我安排你脱离队伍又不是开除你，你这段时间可以走访湖南各地的农会，但时候交份调查报告给我。但我告诉你，这份报告一定要客观、客观再客观！听到没有？除了所见所闻之外，其他评论性文字一个字也不要写。你听懂了没有？”

萧嵩越听眼睛越亮，他似乎觉得这是单于让他收集 C.P 的黑材料，于是狠狠点头说道：“放心吧，师长。我一定做的漂漂亮亮的。”

单于听萧嵩这么说，这才满意的点点头，拍拍萧嵩的肩膀说道：“惟中，你听没听过一句古话，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你安心在长沙养病吧，明天会安排人送钱给你的。”

说完，不等萧嵩回话，就笑着推门出去了。而留在房内的萧嵩眼里除了仇恨意外还多了一份坚毅。

单于出了医院大门口就看见罗奇正靠着医院围墙抽着烟，罗奇见单于出来了，也从兜里掏出香烟递给单于。单于以前确实不抽烟，可到了第六团后也学会了抽烟。于是单于抽出一支香烟含在嘴里，却并没有点燃。

“振西，你不会团部在这干什么呢？”嘴里含着香烟的单于模模糊糊的对罗奇说道。事实上在北伐开始后，单于就跟着师部一起行动了，团里的工作事实上是由罗奇主持。

“我在想你到底和惟中说了些什么？我该不会和他许诺了什么吧？”罗奇见单于没点燃香烟，又把兜里的火柴拿出来递给了单于。

单于谢绝了罗奇递来的火柴，把香烟夹在手上，叹了口气对罗奇说道：“振西，咱们边走边说吧。”

两人借着月色，并肩朝司部走去，单于边走边小声的说道：“我可什么都没许给惟中啊，不过给他安排点事情做；不然我怕他惹出什么事情来。”

单于顺便也就把和萧嵩谈话的内容告诉了罗奇。

“文革，校长真准备开始对付 c.p 了？”罗奇听完就知道单于什么意思，他也知道萧嵩的遭遇在湖南绝不只这么一例，单于让萧嵩收集这些资料在罗奇看来就是蒋中正授意单于去收集 C.P 的材料。

“胡说什么啊，我不过是给惟中找点事情做而已。在中国凡是要动刀兵的事情又岂是一份材料能决定的？中国的事情从来不是由道理来决定的。”

单于确实没有胡说，他让萧嵩收集材料不过怕萧嵩继续在部队哪天一冲动给自己找麻烦，可把萧嵩丢出部队，不但其他军官会心寒，就是丢出部队也保不住萧嵩不会做什么傻事，干脆给他找点事情做。顺便满足一下他个人的恶趣味，要知道这可是第一手材料，几十年后可是史料来的。

“你说的也有道理，那萧嵩这件事就真的就这么算了？”罗奇好歹是个大学生，他当然明白单于没有骗他。

“最多也就是宰了那叫吴二的无赖，还能怎么样？莫非你指望 C.P 陈独秀出来给萧嵩道歉不成？毕竟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打垮吴佩孚、孙传芳，其他的事情都可以放到一边去。再说你觉得和北伐比起来，萧嵩这件事是大事吗？”

在罗奇面前单于放得很开，有什么说什么。

罗奇也不是不明白单于说的有道理，只不过心里有点不能接受“真是提惟中不值啊，那可是他亲大哥的一条命啊。”

“要是北伐出了什么纰漏死的可不光是几个人。眼下北伐是第一大事。”单于也颇为无奈的拍了拍罗奇的肩膀。

事情果然如单于所料，蒋先云回来后虽然也提交了相干报告，可 C.P 方面也仅仅只是以盗窃农会财物的罪名枪毙吴二了事。而萧家的宅子则被 C.P 方面用现金购买的方式买下来。至于萧家已经分掉的田地 C.P 方面没有任何答复。

当蒋先云红着脸告诉单于这个结果时，正忙于筹备第二阶段武昌战役的单于并没有和蒋先云多说什么，只是叹了口气，说道：“祸福无门，唯人自招啊。”

其实说起来只能说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实在是太巧了，刚好发生在北伐军顺利拿下岳州，粉碎吴佩孚的汨罗江防线的当口。

在这当口，无论是蒋中正还是 c.p 都把目光放在了进军湖北上。而单于所属的第二师也被正式划入了湖北战场。

而此时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正与吴佩孚部血战汀泗桥，而就在这个时候，单于他们得到命令，随总司令开赴湖北前线。

1926 年 8 月 27 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中正与第一军第二师从长沙出发，下午抵达蒲圻。蒋中正亲自阵前助战，掩护与配合第四军作战。

1926 年 8 月 29 日，蒋介石乘火车由蒲圻抵咸宁，与各军首脑商讨进攻贺胜桥的作战计划。

会议决定乘敌阵地未固，增援部队没有完全到齐之前，迅速攻下贺胜桥。

其作战部署是：第七军出咸宁东，进攻铁路以东地区之敌；七军夏威指挥的第一队向徐家铺前进，准备占领鄂城；胡宗铎指挥的第二队向贺胜桥、王本立及其以东地区之敌进攻；第四军沿铁路线及其以西地区前进，正面攻击贺胜桥之敌，随后进攻武昌；第八军一部及第一军之刘峙第二师为总预备队，随第四军沿铁路推进，定于 8 月 30 日凌晨开始进攻。

@@@@@@@@@@@@@@@@@@@@ 总 算 准 时 分 割 线
@@@@@@@@@@@@@@@@@@@@

今天总算没迟到。

好吧，提前公布下回标题：再见武昌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四十二回 再见武昌（一）

汀泗桥地势险要，距离武昌仅 60 余公里，历来是武昌的南大门，汀泗桥丢了，就等于丢了武汉的南大门。

而汀泗桥被北伐军攻占后，对于吴佩孚来说，武昌外围只剩下贺胜桥这么一个要点。若贺胜桥再丢，武昌外围也就等于被北伐军清扫干净。武昌也成了一座裸城了。此时的中国各派势力交战，鲜有据孤城而死守者。因此吴佩孚格外重视贺胜桥，他不但在贺胜桥设立了三道防线，把铁甲车和一百多挺重机枪都集中在贺胜桥防线，而且自己还亲临贺胜桥督战。

但此时的吴佩孚低估了北伐军连战连胜那旺盛的士气，也忽略了自己手上已经没有第三师这样的强军。战斗一打响，国民革命军第 4、第 7 军就分左右两路沿粤(广东)汉(汉口)铁路向贺胜桥开进。

30 日凌晨 1 时，直军派出的主力部队被第 4、第 7 军合力击退；5 时，第 4 军向杨林挡直军阵地发起总攻。7 时，第 7 军向王本立直军阵地发起进攻。8 时，直军第一线阵地被完全突破。第 4 军叶挺独立团在突破直军第一线阵地后，立即向第二线阵地发起猛攻，桃林铺直军尚未来得及组织抵抗，已被独立团突破。独立团冒着孤军深入的危险，继续攻击前进，乘势向烟斗山直军主阵地发起进攻。

此时因担任总预备队任务的第二师副师长单于被临时抓差带着第六团保护前线部队的补给线安全以及收容被北伐军打散了的直系败军。

毕竟虽然顺利突破了吴佩孚的第一道防线，但由于战况紧急，战场周边还是散布着不少直系的散兵游勇。因此单于不光是保护补给线的安全，还要派出部队在杨林、王本立一带抓缴直

系的残兵败将。

而单于接到命令后安排了第一营以及第二营的一个连维持补给线的安全与秩序，二营剩下的两个连与三营一道在杨林、王本立一带抓捕、收容直系败兵。而单于本人则只带着警卫连把自己的临时指挥所一个靠近前线的一个小土坡的背后。

这个位置距离前线并不远，一阵阵的机枪声、火炮声、呐喊声不时传到单于耳朵里。单于此时靠着指挥所门口的一棵小树，眯着眼睛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师长，师长，前面打的热闹啊。好家伙，独立团还真不是吹的，听刚送下来的伤兵说独立团都快打到吴佩孚的指挥所了。”

被单于派去收容俘虏的雷震一面翻身下马，一面的大声对单于说道，看得出雷震对独立团打的这么痛快心里是很羡慕的。

“你怎么回来了？俘虏都收容完了？”单于还是那副神游天外的模样，整个人靠着树杆，连眼睛都懒的睁开。

“我都来回扫了三遍了，不敢说都收容完了，至少敢说没有成群的败军了。况且我也还让二营的两个连继续巡查着。三营我给师长你带回来了。”

雷震大咧咧的边说，边拿起放在腰间的水壶，咕噜噜的喝着水壶里的凉水。

“你把三营给我带回来干什么？这么长的补给线，这么多民夫，你就不知道让三营去维持维持秩序。”单于听到雷震把三营给他带回来了，睁开眼睛有点不满的对雷震说道。

“嗨，师长，我不是怕这前线打的激烈万一前线让咱们团顶上去，您手里就一个连带上去面子上不好看嘛。再说，老乡们对咱们支持的很，那用我们去维持什么秩序。又不是吴佩孚那样强抓来的夫子。”

雷震也知道自己不经请示就擅自把一个营给拉回来确实不太合规矩，于是又点心虚的说道。而且看他的样子，他把单于的维持秩序也理解成派兵去盯着那些民夫，防止他们逃跑了。

“呵呵，前几天你不是对 C.P 意见大的很吗？不是扬言要带兵砸了人家农会吗？怎么现在知道咱们老乡积极性高了？知道和强征来的民夫不一样了？”

要是换作其他人，恐怕会被雷震如此为长官着想而感动；可单于却是对贺胜桥战役的经过再清楚也没有了，根本不吃雷震这一套。不但如此，还调侃了雷震几句。

“师长你这是什么话啊，这老乡拥护咱们和他 C.P 有什么关系；再说拥护三民主义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

雷震在学校就和萧嵩关系不错，后来又赶巧了分到一个部队，关系自然更亲近了；所以萧嵩出了这事，雷震是最气愤不过的。因此见单于把功劳按在 C.P 头上有点不忿的说道。

“什么话，真话！这世道哪里来那么多天经地义啊？以前天下该有一个皇帝是天经地义，可是现如今中国有皇帝吗？袁世凯想复辟当皇帝不也被推翻了吗？你没给人民带来好处，老百姓凭什么拥护你？没有 C.P 在湖南搞减租减息，你想老百姓会这么容易支持你吗？”

单于确实有想好好培养一下自己这个老乡的想法，所以才这么大费唇舌的和雷震讲道理。

“师长，你这么说的话，合着 C.P 还有功了不成？”尽管单于说的有道理，可雷震还是觉得听着不舒服。

“C.P 当然有功啊，但也有过。我说你小子好歹也是念过师范的，怎么看事情总这么非黑即白呢？多大岁数的人了。”单于看着雷震心服口服的样子就想笑，不过也就是雷震，换了其他人单于也不会这么说了。

“师长，你这什么意思啊，你把我都绕糊涂了。”雷震似乎还没理解单于的用意。

“你小子真是榆木脑袋，我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什么事都有两面性，以后别那么冲动。知道了？”单于对雷震有点无语了。

“晓得了，晓得了，不过师长，就算 C.P 做的这些事有利咱们北伐，不过就冲萧嵩一家子的事，我还是跟他们没完。”

虽然单于已经很用心的想试图化解冲淡弥漫在第六团军官里的反 C.P 情绪，不过看样子他的收效不大。

“好，好，随你，现在你没事了吧？赶快给我到罗团副那里去报道，看看罗团副有什么要你做的。他那里可比我这里忙多了。”

“师长，我走了不就没人陪你聊天了？你一个人在这里听别人打炮心里不痒啊？”雷震完全不知道自己这话在他师长耳朵里听起来有多么恶心。

“滚，你给我滚远点，你才听别人打炮心里痒呢！”毫无疑问，单于真不是一个思想纯洁的人，雷震的话完全被单于理解成了另一个意思，尽管单于知道雷震不是那个意思。

“是啊，师长，我就是听着打炮的声音心里痒痒啊；也不知道校长怎么想的，这种事居然没有咱们第二师的份。”

雷震虽然不知道自己的师长为什么对自己发脾气，不过他是被单于骂习惯了的，也不觉得丢人难受什么的。一边上马一边嘴里嘟囔着。

单于终于彻底被雷震的话给雷到了，看着雷震骑在马上给他敬礼后飞驰而去，嘴里喃喃自语道：“真不愧是姓雷的，还真是雷啊。”

“师长，什么雷？”

正在单于被雷震雷到的时候，在指挥所帐篷里的团参谋长王祈一掀门帘出来了。

“没什么，什么事？”

“师长，校长来电话了。”

一听蒋中正亲自来电，单于赶紧回到指挥所内拿起电话，王祈只听自己的单于连说了几个

“晋君，你跟我去趟前线。”

“师长，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王祈问这话的时候，心里也很紧张。

看得出单于也被蒋中正这个命令搞得摸不着头脑。

@@@@@@@@@@@@@@@@@@@@@@@@@@@@@@@@@ 准 时 分 割 线
@@@@@@@@@@@@@@@@@@@@@@@@@@@@@@@@@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四十二回 再见武昌（二）

而他与王祈也没等罗奇到达指挥所，便带着两个卫兵骑马赶去了前线总指挥。

“你怎么跑到前线来了？不是让你守着补给线吗？你擅离职守，老子枪毙你！”

单于也不在意李宗仁的轻视，只是恭敬的朝李宗仁敬了一个军礼，就和王祈一起跟在了李宗仁等人的身后。

李宗仁之所以对单于不客气，其实并不是李宗仁对单于有什么偏见，而是怕怕单于这个愣头青给他来什么战前请命的把戏，真要这样不但会打乱原本的安排，而且要是单于真出了什么事，他也不好向蒋中正交代。

不过见单于这么知趣，李宗仁在觉得单于懂事的同时内心深处又略微有点失望，觉得自己面前这个一脸平静的年轻人没有军人的血气。

不过这个时候李宗仁也顾不上说单于什么，只哼了一声就领着众人朝最前线走去。李宗仁等人刚来到最前线，随着一颗信号弹，贺胜桥争夺战正式打响了。

虽然国民革命军在长官们亲临最前线的鼓舞下表现的很英勇，但是由于吴佩孚把贺胜桥视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缘故，直军的机枪、火炮配置的十分合理，总算是有了几分当年第三师的风采。加上战场上遍地的灌木草丛，对双方的射击视野都极为不利。因此一时间两军打的很胶着。

国民革命军这边由于视线受阻，根本没有办法确认部队的攻击队形，而直系这边虽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但由于他们有坚固的阵地作为依托，可以毫无顾忌的采取交叉火力盲射的方式阻止国民革命军的进攻。

虽然战场上一副枪炮声震耳欲聋，枪林弹雨火光冲天，方圆几十里硝烟弥漫遮天闭日的惨烈景象，但事实上双方的人员损失都不大。

可终究还是国民革命军的战斗意志更胜一筹，慢慢的国民革命军开始占据了主动。可就在这个时候，直系火炮开始发挥威力了。

公正来说，两军火炮数量其实都不足，可比起第四、七军数量少得可怜质量也不行的几门老爷炮来说，吴佩孚这边由于英国人的关系可拥有 20 多门崭新的火炮。光是射程都比国民革命军火炮远上不少。再加上吴佩孚的部队早就勘查过贺胜桥一带的地形，因此炮击的精度也比国民革命军高上不少。

第四军黄琪翔团好不容易拿下了一个直军配属有重机枪的阵地，直军数十发炮弹便呼啸而来，准确的命中了该阵地。造成黄团损失惨重，由黄团精锐组成的突击队几乎全灭。而黄团似乎也被这阵炮击打的丧失了战斗力。

而黄团的表现也把单于看的是直摇头，在单于看来黄团似乎就没有防炮击的意识，占领阵地后士兵与军官们一下子就松劲了，结果被直系几十发炮弹打的失去了战斗力。而就在这个时候直系军队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猛攻第四军和第七军的结合部，一下子把国民革命军打的有点措手不及。

眼看随着直系援军不断增援，北伐军结合部阵地随时有被击破的危险，李宗仁连忙命令第七军后备力量的一个团驰援，好不容易稳住左翼阵地，而尝到炮击甜头的直军又在火炮的掩护下发起对北伐军右翼的迂回延伸包抄，李宗仁急令两个后备团向冲锋，幸亏后背团团长指挥有方，身先士卒带领所部将这股直军拦腰截断，并指挥所部猛击直军侧后。这才稳住了北伐军的阵脚。真要让这股直军冲过来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见这股直军已被全歼后，李宗仁、张发奎、陈铭枢以及单于等人都不约而同的长出了一口气。不过尽管挡住了直军的反扑，但北伐军也有伤筋动骨之嫌。也需要时间喘口气，加之此时直系火炮全面压制了北伐军的火炮，刚刚有点松动的战事又重新呈现胶着状态。

道 歉 分 割 线

不好意思啊。昨天俺生日，朋友给俺庆祝，回来晚了。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四十三回 再见武昌（三）

“文革，你给我说说看，你准备怎么样冲锋？”正在单于看着王祈远去的背影发呆的同时，李宗仁也从前沿指挥所走了下来。

他到底是对单于的用兵放心不下，特别是经过这么场时间的交战，他也发现了直系正面防线的火力配置十分合理，硬冲未必冲的下来。

不过显然这个问题单于是有考虑的，他对李宗仁敬礼后，就蹲在地上，随意拿了几块小土块给李宗仁讲解了起来。而李宗仁也饶有兴致的蹲下身来聆听单于的讲解。

“总指挥，是这样的：通过观察我发觉尽管敌军的火力配置合理，重武器也比我军多，但是士兵的士气、军官的牺牲精神比我们北伐军差了很多。即使用日式的白刃冲锋也未必冲不开一道口子，可这样一来我军的伤亡就太大了。在对面那个吴大帅日薄西山、江西的孙大帅对咱们虎视眈眈的现在，这么大的伤亡不划算。我个人觉得我们可以沿铁路两侧进行土木作业，尽可能的靠近敌人正面阵地，等靠近到一定距离后先使用密集的手榴弹对敌人正面防线进行轰炸；这样一来，本来士气就不如我军的敌军肯定一时之间被我军打蒙了，这个时候我领着突击营以白刃冲锋的姿态迫近敌军正面防线。白刃战是体现两方军人士兵的标尺，多的我不敢说，但就对面的这伙子新败之军我一定可以冲开一道口子，然后后续部队一跟上……”

单于说到兴奋处，两只手把几个小土块摆弄个不停，似乎忘记了自己面前的是前敌总指挥。而且还是和自己有点小过节的前敌总指挥。

不过似乎李宗仁也忘记了他与单于之前的那么点小过节，单于这席话直听得他是两眼放光。虽然单于嘴里的土木作业李宗仁在北伐的战场上没用过，但他可是看过第六团演习的。

“不错，文革，你真不错。我还以为黄埔出来的尽是班长呢。”李宗仁一高兴话说的也就没了顾及，浑然不觉自己面前站的就是一位正牌子黄埔军校毕业生。当然他是不是故意的谁都不知道。而作为听众更是下级的单于脸上自然是毫不在意的模样。况且他也确实不在意外人怎么评价黄埔军校。

“不过，文革，这土木作业对部队有什么要求没有？要是有关要求，这土木作业可是个力气活，别到时候你们营连冲锋的力气都没有了。”李宗仁突然问道。

“报告总指挥，现在看这个问题不大，敌军的手榴弹数量很少，而且据我观察恐怕火炮的弹药也不多，只要我们分成四条线路开始挖，敌人肯定不会为了这四条壕沟浪费宝贵的弹药的。当然我方也应该适时的对敌军进行火力压制。”事实上土木作业当然对部队有要求，不过此时战场情况就这么样，单于也只能急就章了。

单于考虑到的问题李宗仁当然也是想到了的，他又想了想，站起身来对单于说道：“那好，我就让补充团和工兵营来做这事。等你的部队上来了你先做做动员工作。”

说罢李宗仁就返回指挥所下命令去了。而敌军果然舍不得对这点敌人进行炮击，四条竖条的壕沟也越来越逼近敌人的阵地。而北伐军这边的轻重机枪和迫击炮也随着壕沟的延伸，打的越发机密起来。

大约过了半个钟头，单于就看见了一条整体的灰线出现在自己的视野里。不过出乎单于意料的是带队的不是吴继光，而变成了罗奇。

“振西，你怎么来了？那谁看着补给线？！出了问题怎么办？！”看到罗奇的到来，单于可不是欣喜，而是罕见的对罗奇发起了脾气。

“报告副师长，第六团团副罗奇请求进入突击队！请副师长批准。”没想到罗奇也给单于来了个绝的，翻身下马后快跑几步来到单于的身前，啪就是一个军礼。

“瞎胡闹啊！你也进了突击队了，那万一咱们俩都光荣了，谁来看看第六团？我不批准！”单于想都没想，一口回绝了罗奇的要求。

“报告副师长，我要求……”

“显祖，兄弟们士兵怎么样？”

罗奇见单于拒绝了自己的请求，不依不饶的想和单于打官司；可单于根本就不给他打嘴仗的机会，罗奇第二句话还没说话，单于就自顾自的朝一营长吴继光走去了。

“报告副师长，弟兄们士气高昂！”吴继光挺着胸口说道。

“弟兄们，同志们，我给大家要来了一个好差使！什么好差事呢？阻挡在我们正面的敌军都是吴佩孚的残兵败将，他们士气低落。可由于咱们兄弟部队连战之下稍显疲惫，因此一时间还没能突破这道防线。因此我想，这可是美差啊。这种美事不能让给兄弟部队，就应该咱们团来接。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单于在简单询问了吴继光部队情况后，迫不及待的就对一营全营将士就地发表了演说。事实上单于调一营也是因为一营是目前第六团里自己唯一带了快半年的队伍，对一营的战斗力的信心。而吴继光这个营长也非常不错。沉默寡言却敢想敢做，头脑灵活。（单于升任副师长后，团里工作主要由罗奇负责，而罗奇在一营的工作则由吴继光负责。吴继光成了事实上的一营长）

“对！”

一营果然也没辜负单于的信任，全营将士用如雷般的声音向自己的副师长展现他们如虹的士气。

“师长就是为负我们，这种耙豁（软柿子的意思）就是该我们来捻。”可这么令人热血沸腾的场面却总有人来搅局，全营连同单于都还沉浸在这慷慨激昂的场景中时，雷震的发言可谓大煞风景。

“滚一边去，你除了扫皮（破坏气氛，丢脸），还能不能做点其他的？”单于被雷震气得也操起了家乡话。

一时间全营上下笑成了一团，就连本来绷着脸的罗奇也忍不住莞尔。这场笑反而冲淡了因凝重的场面而给部队带来的紧张感。

单于随即就带着罗奇、吴继光、雷震等军官上到了指挥所，抓紧时间观察敌情。而对李宗

仁来说，单于他们上来的正是时候，此时四条壕沟已经完成了竖条作业，开始了横向作业。像四个弓字横在了敌军阵地前不远。

“文革，你们来的正好，怎么样，现在能上吗？”李宗仁也不和单于客气，直接问道。

单于打量了一下双方阵地的情况，想了想，对李宗仁说道：“报告总指挥，没问题。”

“那好，你们这就进入阵地，15分钟后我方炮击停止后发起冲锋。”李宗仁干净利落的对单于下达了命令。

“保证完成任务！”

单于与第六团的军官集体向李宗仁等人敬礼说道。

道 歉 分 割 线

没到生日真不知道俺平时人缘这么好，对不住了。今天被同事拉去庆祝了，虽然最后唱 K 是俺买的单。囧

本来想多写一点儿，无奈酒醉头痛欲裂啊。请大家包涵。这章是昨天的，今天的肯定在凌晨 12 点之前更新。一定！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四十四回 再见武昌（四）

刚退出指挥所，单于就看见身旁的罗奇似乎有话想对，脸涨的通红。没等罗奇把想说的话说出来，单于一把拉住罗奇说道：“振西，情况你也看到了，这点事真的不用咱们俩都上，你就别上了，就在这等着我的好消息吧。真的，老哥们，这点小事你还非和我抢吗？”

罗奇看着单于诚恳的眼神，无奈的点头答应了单于的要求。“好吧，文革，不过你千万小心啊。”

“没事，振西，就对面这些人还要不了我的命。”单于边走边豪迈的对罗奇说道。

此时第一营战士们正在做着最后的检查，看见主官们朝自己走过来，唯一带队的军官雷震连忙让士兵们赶紧集合。

“大伙都看到了，现在兄弟部队已经把战壕给咱们挖到北军眼皮子底下，就等着咱们唱出好戏了。我不想说什么废话，打下贺胜桥后咱们再痛饮庆功酒吧。”相对其他军官铁青的脸，单于依然还是那副不急不躁的模样。

随着单于的一个手势，第一营的全体上下都跟着他进入了一线阵地。

靠在沙包拿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单于听着不时从自己头顶传来的子弹的嗖嗖声、炮弹的爆炸声，不但没有感觉的初次上战场的紧张，反而内心一片平静。

平静到单于都觉得自己有点反常的小声对自己身边的王祈说道：“晋君，你说奇怪不奇怪，我怎么一点儿也不觉得紧张啊。”

王祈看了单于好半天才说道：“师长，这好事啊，这不说明你天生就是做大事的人吗？”

单于听了王祈的回答，愣了一下，才喃喃自语的说道：“我这是缺少带入感啊。”

不过王祈似乎没听清楚自己的师长说了些什么，而正想询问的时候北伐军的火炮响了。

“注意！注意！全体准备投掷手榴弹！”

单于与王祈、吴继光等人都见炮击开始了，都大声的提醒着自己身边的士兵准备投掷手雷。吴继光更是在炮火中来回在壕沟里提醒着第一营的士兵。

炮击刚停，第一营的将士们就把手中的手榴弹向对面的敌军投掷了过去，听见对面阵地上爆炸声响成一片后，单于第一个跃出战壕，对着其他人大吼一声“第一营，前进！”

随后端着刺刀就冲向了对面的敌人，而第一营其他军官、战士也纷纷跟着自己的师长冲进了敌人的阵地。

而这个时候敌军似乎被手雷给炸蒙了，直到单于等第一营的将士把刺刀都逼近他们的鼻子才反应过来。果然白刃战是最考验双方军人士气的一种较量，最前沿的敌人连反抗都没有，纷纷四下逃散。

而随着直军的溃败，单于等第一营的战士越战越猛，端着刺刀就向敌军冲了过去。此时的单于也红了双眼，脑子里一片空白，只知道朝敌人最多的地方冲去。

而有直军军官为了挽回败局，下令机枪不分敌我的朝着北伐军以及自家的溃兵射击。顿时在敌人第一道与第二道防线间血肉模糊，血流成河。

而冲在最前面的几个第一营战士一下子如同被台风扫到的庄稼一般倒了下去，第一营犹如狂风怒涛般的攻势也因此稍微停滞了一下。看到攻势稍有停滞，知道此刻耽搁不起的单于朝着紧跟在自己身后的王祈、雷震等人大吼一声：“第一营，继续前进！”

随后单于带头端着刺刀朝直军机枪阵地就冲了过去，浑然不觉子弹在自己身前飞舞。长官带头冲锋对士气的提升是不言而喻的。不光王祈、雷震这些军官，就是一般普通士兵也红了眼睛冲了过去。雷震甚至带着几个士兵一下子越过了单于冲在了最强面。

此时的直军士兵与军官完全被杀红眼的第一营将士所震慑，看着北伐军面对暴风骤雨般子弹如同忘记了生死与痛楚，发疯般的迎着发出不停开火的己方阵地冲来，机枪阵地上的直军军官竟不由自主的喃喃自语：“这些人是疯子，是疯子”。

说罢仿佛被北伐军的白刃冲锋吓破了胆一般，怪叫一声转身跑了，而阵地上的直军士兵看到长官率先逃跑了，也跟着四散着溜了。有些胆小的直军士兵连跑路的勇气都没有，顺势就丢了枪，举起双手跪了下来。

而此时的第一营自单于以下全都被一股血勇之气冲昏了头脑，根本就没注意直军士兵的投降，只知道用刺刀捅死所有挡住自己去路的存在。

包括单于本人也红着眼睛拿着刺刀就往自己对面军人身上捅了过去。不少投降的直军就这

样被第一营给捅死在道路两旁。

有个直军军官似乎被第一营疾风怒涛般的冲锋吓的失去了理智，怪叫着拿着一支没上刺刀的步枪就对着单于冲了过来，对着单于的就是一个突刺，单于根本就没注意到这个军官拿着的是没上刺刀的步枪，依然条件反射般的侧身一让，顺势就一刀扎在了军官的大腿上。直军军官剧痛之下单膝跪地，大概是完全失去理智的原因，嘴里依然乱叫不已。单于一把拔出刺刀，反握枪身，像杵药一样，对着这军官的眼眶就是一刀，整个刀锋直接从眼眶插进了此人的颅腔。可能是刺刀被骨头卡住的缘故，单于拔了几次都没拔出来。最后单于干脆就抄起了地上那支没有刺刀的步枪朝第二道防线的直军冲了过去。

而第二道阵地上的直军目瞪口呆，被第一营这种疯狂的白刃冲锋吓得心胆俱裂，不知阵地上谁发出一声呼喊，第二道防线的直军竟然也随着第一道防线的直军溃败了。

而在北伐军指挥所的李宗仁从望远镜里看到这一幕，也不禁感叹道：“单于这小子看着像书生，原来是个疯子！真有种！”

当然李宗仁也不是光感叹而已，他立刻命令第四军与第七军后续部队跟着第一营打开的口子冲直军发起猛烈的进攻！

在单于的第一营以及后续的第四、七军舍生忘死以锐不可当有去无回之势全力向直军冲锋后，直军第一、二道防线被全线突破，敌阵立即动摇崩溃，败兵潮水般向贺胜桥亡命逃窜。

而单于也因为体力耗尽的缘故，慢慢的恢复了理智，杵着步枪不停的喘息着。而第四军与第七军的战士则纷纷呐喊着从他身前经过，直扑贺胜桥。

“师长，我今天可真正服气了。”吴继光靠着直军的一个机枪阵地不停的喘着粗气。看得出对吴继光因为单于刚才疯狂的举动对他是彻底服气了。

你能告诉我，之前我做了什么吗？单于此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完全想不起来自己之前做过些什么。因此对吴继光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单于也只好微笑不语。他到底还是忍住了没真去向吴继光询问。

正当吴继光还想说些什么的时候，单于突然被人一把抱住，正当单于条件反射的想动手的时候，就听见背后传来了罗奇激动的声音。

“文革，好样的！文革，好样的！”激动之下的罗奇似乎只知道不停的重复着这两句话。

此时随着直军前两道防线的突破，北伐大军的兵锋直指贺胜桥，而李宗仁的前敌指挥部自然也顺势朝前推进。

“真勇烈之将也！”骑在马上随着指挥部转移的李宗仁看到正抱着一团的罗奇与单于，微笑着大声夸奖着单于。

而被夸奖的对象本人事实上很想大吼一声：谁能告诉我，我刚才做过什么吗？！”

XX

随着第一营出色的表现，第四、七军顺利的撵着直军的残兵败将冲到了贺胜桥，有效的

支援了陷入三面围困的叶庭独立团，叶庭趁此机会带着独立团士兵朝吴佩孚指挥所迅猛前进。

此时直军阵地上一片慌乱，而这些，恰好被举着望远镜观察的吴佩孚看个一清二楚，他当即下令督战队拦截溃兵。可完全被第一营白刃冲锋吓破胆的直军官兵越退越多，吴佩孚大怒，操起一把大刀，将溃退下来的一个旅长、两个团长的头砍下来，吊到电线杆上示众，以此来阻止溃兵。

然而，兵败如山倒，求生心切的直军见革命军冲上来，而退走又有督战队的机枪扫射，干脆朝起手中的步枪朝督战队射击。而此时叶庭也快冲到了吴佩孚指挥所了。

最后吴佩孚在刘玉春部的拼死掩护下凄惨的朝武昌退去，不知道此时的玉帅有没有觉得今天这一幕和当年冯焕章倒戈后的那一幕似曾相识。

至此，贺胜桥战役圆满结束；北伐军兵锋直指武昌！

自辛亥革命后几经风雨，几度斗转星移，国民党终于再见武昌。

@@ 召 唤 收 藏 分 割 线
@@

今天终于赶在 12 点前码出来了。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四十五回 再见武昌（五）

贺胜桥一战，北伐军俘虏直军二千五百余人，缴获各型火炮二十三门，各种枪二千余枝，其他军用物资更是数不胜数。蒋中正在贺胜桥战役后也带卫队和部分记者来到了战场，当看见电线杆上挂有几颗人头时，明知故问的向左右询问，之后又作秀式的怒骂道：“娘希皮，这种残忍的手段，他吴佩孚也做得出来。”随后吩咐副官：“取下人头，好生安葬。”

这种做派当然为蒋总司令在新闻媒体面前得了不少分数，连外国记者也在上海的外国报纸上大大夸奖了蒋总司令一番。

xx

不过在这场规模并不大，也不算十分激烈的贺胜桥战役中得到最大好处的不是在湖北战场屡立战功，损失惨重的独立团，也不是第四、七军；而是单于以及他的第六团。

这完全归功于那场英勇的近乎无智的白刃冲锋，不得不承认在彰显武勇以及个人魅力方面，热兵器时代中的冷兵器对决是最好的方式。

当然这里面也有宣传的因素，毕竟单于以及第六团是国民政府嫡系中的嫡系。而单于这个少将副师长亲自参加白刃冲锋更是非常好的噱头。自然总司令部也不是不知道早些时候其他兄弟部队对国民革命第一军在两湖战场出兵不出力颇有怨言，而单于亲自带着第一军的部队冲锋在前不能不说是最好的堵上兄弟部队嘴的话题。

当蒋中正在总司令部得知单于带队白刃冲锋并最终使得北伐军顺利拿下贺胜桥，迫使吴佩孚退守武昌的消息时，非常失态的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说道：“娘希皮！谁让他这么做的？！胡闹！”

不过再看过李宗仁给他发的电报后，蒋中正沉默片刻，就当满屋子参谋随员的面，眉开眼笑的说道：“虽然胡闹，不过文革还算是给我争气。李总指挥都说此次白刃冲锋，文革以及咱们第一军的将士个个锐气扑面，悍勇绝伦。还说此役把他的第七军都比下去了。”

说完，蒋中正意犹未尽的打量了一下左右，注重看了看旁边的蒋先云，意有所指的问道：“之前有些人说我故意保全第一军，消耗其他兄弟部队；他们那里明白我的苦心啊，好钢要用到刀刃上，我是准备让第二师去啃吴佩孚的铁武昌的嘛。文革这么做提前暴露了我第二师超绝的战斗力，唉，年轻人终究还是年轻人啊，痛快倒是痛快了，可这不是增加了打武昌的难度了吗？”

在场的只要不是 C.P，谁不知道这话里话外句句是对着蒋先云来的？谁让他之前在司令部议论独立团伤亡太大来着。

其中一个参谋不知道是嫉妒单于受重视还是真的没听懂蒋总司令的发言，问道：“总司令，那你看要不要发文训斥一下单师长。”

蒋中正双眼一瞪，说道：“胡闹！文革虽说提前暴露了我第二师战斗力，但也一战使得直军胆寒。为下一步收复武昌这座拥有革命历史的名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个时候怎么能发文训斥呢？”

“是，是，是，是卑职考虑不周”这位参谋被蒋中正训的灰头土脸，手足无措。而其他人也暗骂此人没脑子，单文革可是蒋中正最心爱的将领，又给他挣了这么大的面子，蒋中正怎能训斥他。

“某以为眼下非但不能训斥单师长；而且我们还应该好好宣传一下单师长。单师长不但是军校最优秀的毕业生，更是先总理看重的我党优秀的人才。可说是文武双全的优秀三民主义之青年啊”一位脑子灵活的随员不慌不忙的对蒋中正说道。

“恩，对，对，对，你说的很有道理。文革这样的青年确实是当下中国青年的楷模，是应该好好宣传宣传。”

蒋中正当然听出了那位随员的言下之意，他对 C.P 的在舆论与青年人眼中的吸引力是有着深刻了解的。KMT 在这方面确实落了下风，可如今单于在贺胜桥一役中的表现绝对是一个机会。北伐军里再没有比单于更出彩的年轻军人，而单于那根红苗正的 KMT 员的身份也使得蒋中正与 KMT 可以借此机会在宣传领域上扳回一筹。

一时间，总司令部里大家都兴致勃勃的讨论起如何在报纸上宣传单于来了。只有蒋先云对这一切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厌恶。这种厌恶并不是对着单于，而是出于一种阶级本能，或者说政党本能。

蒋先云趁司令部里人人都忙着出谋划策的空档，悄悄的退出了司令部这件屋子，来到院子里看着漫天的繁星，忍不住叹了口气。

而与此同时，小院里另一角落里也响起了一声叹息声，蒋先云定眼一看，原来是早已被开除党籍的李之龙。

李之龙在中山舰事件后不但被免除了海军局长的职务，更稀里糊涂的被 C.P 开除了党籍；正当他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还是单于帮他在蒋中正面前说了几句好话，而蒋中正对把一个偌

大的黑锅抗在一个年轻人身上有觉得有点不忍，就这么着，李之龙也进到了北伐军总司令部帮忙打杂。而今天他刚刚到总司令部报道，他甚至不知道蒋先云也在司令部内。

不过李之龙叹息的理由与蒋先云则完全不同，他身为辛亥元勋的后人（他伯父就是李国梁）在得知贺胜桥一战而下，武昌近在咫尺的消息后难免有些感慨。于是悄悄的来到院子里抽烟。没想到居然就遇到了蒋先云。

“巫山！”李之龙的声音里充满了惊喜。

“在田？”蒋先云有点不确定自己面前这个在夜色下略显憔悴，胡子拉碴的人就是当年意气风发的李之龙。

XX

“振西，统计出来了吗？第一营伤亡了多少人？”结束完贺胜桥战役的单于第一时间就和自己的副手罗奇开始了统计伤亡的工作。

“阵亡 87 人，重伤 35 人，其中有 15、6 个弟兄就是伤好了恐怕也没办法在上战场了。”罗奇此时也褪去了之前的兴奋，伤感的说道。

“晋君怎么样了？”

最让单于痛心的是他的参谋长王祈在白刃战中身负重伤。

“他，没有生命危险。可医生说那刀刺伤了他的肺叶，就是好了这辈子也别想上战场了。而且……”罗奇红着眼睛有点说不下去了。

“而且什么，你倒是说啊。”单于着急的问道。

“而且医生说他这伤恐怕会减少晋君的寿元！”

“什么？！”单于痛心的大叫一声。

@@@@@@@@@@@@@@@@ 为什么这几天收藏老是个位数增长呢分割线
@@@@@@@@@@@@@@@@

终于赶在 12 点前写完上传了。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四十六回 战武昌（一）

因为蒋中正的到来，而略显冷清的前线指挥部里李宗仁正饶有兴致的翻看一份刚出炉的报纸。

报纸的头版头条的标题写着“前进！北伐军一记当代中国青年之楷模单于将军”，报纸上更印有单于的大幅照片。

“德邻，都出去迎接总司令了；你怎么还坐在这里看报纸呢？”

从指挥部门口传来了一个李宗仁熟悉的声音，一回头就看见白崇禧大踏步的走了进来。

“你饶了我吧，我这把老骨头就不用凑这个热闹了。”李宗仁对着白崇禧瘪瘪嘴，看得出无论李白，他们对这个总司令的敬意都低的可怜。

“呵呵，唐孟潇已经对咱们总司令虎视眈眈了，可怜总司令还蒙在鼓里。”白崇禧直接走到李宗仁对面，大马金刀的说道。

“慎言啊，健生。有些事情知道就好了，何必嚷嚷着满世界都知道呢？”李宗仁边说边朝门外看了看。

“德邻你也太小心了吧，这里又没有外人，外面都是咱们广西子弟。再说，姓蒋的如此薄待我们，你心里就没有什么想法。”

白崇禧指得是总司令部在还没有与前敌指挥部碰头，对贺胜桥战役还不了解的情况下就大张旗鼓的宣传起了单于，虽然没有明说，可看过报道的人一定会以为贺胜桥一战的主力是第一军，而第四、七军不过在一旁打了打下手而已。

“区区浮名而已，健生你这么在乎做什么？再说了，单文革这个年轻人表现的确实不错。连我都大吃一惊啊。不得不让我有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感慨啊。”李宗仁边说边放下报纸，颇有感触的说道。

“不过侥幸得名而已，论勇烈他比得了裕生？”不知道为什么，白崇禧对单于总是有些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偏见。

“健生啊，你就是这样争强好胜。裕生固然是难得的勇烈之将，可单文革这个小家伙依我看更是难得的智勇双全之将啊。要是裕生来指挥那场冲锋必定排出密集队形，可单文革这个小家伙，我仔细观察了，发现他的士兵在白刃冲锋时也是三个一组，三组一队的冲锋。说出来你恐怕不相信，他这个打先锋的营伤亡人数比后续冲锋的两支部队要少得多。而且他虽提出的土木作业法对我也颇有触动啊。”

李宗仁大概是好久没有和白崇禧聊天了，一时间滔滔不绝的说道。

“算了，德邻。就算你说的对吧，不过依我看单文革骤得大名，对他来说未必是什么好事啊。”白崇禧当然知道李宗仁说的有道理，不过实在不想为单于说一个好字。翻了翻李宗仁搁在一旁的报纸，用手指点了点报纸上单于的头像。

“木秀于林嘛，这也是正常。看他的造化吧了。算了不说他了，健生，你这个时候来找我，不是肯定有什么重要事情吧，说吧，什么事。”李宗仁略微压低声音对白崇禧说道。

“你不说我还真忘了，我找你确实有点事情。以我看，这武昌城恐怕不是那么好拿下的，玉帅现在是困兽犹斗啊，这个彩头不如就让给如今那位志得意满的总司令，咱们犯不着为了点虚名在这个地方白流广西子弟的血。况且蒋中正也未必看得清这个形势，也未必愿意把拿下武昌这个首功给咱们，估计要不了几天就要找德邻你谈话了。咱们不如趁机多要些军费物资实际点。”白崇禧也压低了声音对李宗仁说道。

“我也这么想，估计姓蒋的很快就会让咱们去碰碰那个江东小霸王。只是我担心江东小霸王不是那么好碰的。”李宗仁有点担心孙传芳部队的战斗力。

“德邻不必多虑，孙传芳这个人只看他坐看吴佩孚屡战屡败就知道不过是一鼠目寸光之辈，再说如今王柏龄与程潜在江西进展顺利，可见孙传芳也不过是一骤得大名之辈。”此时的白崇禧还不知道没过不久孙传芳就会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了。

而与此同时，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中正在视察完战场以及探视过部分负伤官兵后正与单于进行着一场与李白二人相似的对话。两人的会面地点就在蒋中正乘坐的火车车厢里，当然是在属于总司令的那节车厢里。

尽管只是一节车厢，不过既然是总司令行辕所在，车厢里的布置也颇为华丽。单于在车厢里发现了一部唱片机。

“文革，你很不错，没有给总理、给军校丢人。”蒋中正和颜悦色的对恭恭敬敬坐在对面的单于说道。

“校长谬赞了，学生也是赶鸭子上架而已。还望校长原谅学生未经指示擅自调动部队。”如果说对付其他人单于还有点雾里看花的话，那么对付起蒋中正来，单于若说第二，恐怕没人敢说第一。

他深知蒋中正把部队的控制权看的比天还大。为避免蒋中正猜忌，他主动向蒋中正承认了自己未经请示擅自改变部队安排一事。

果然，蒋中正听了这话脸上满意的表情一闪而逝。单于没有猜错，当蒋中正冷静下来后他对单于未经他批准就接受李宗仁的命令擅自把部队拉上战场的行为确实有不满，也确实准备敲打他一下，不过如今单于能主动认识自己的‘错误’，蒋中正自然也就不为己甚了。

蒋中正故作不在意的朝单于摆了摆手，说道：“你也是接到了李总指挥的命令嘛，算不得什么错误；再者说，你这次也打出了我们革命的第一军的威风嘛。”

“一切全是校长教导有功。”单于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自己与蒋中正只要待在一起，自己就会说出一些很恶心的话呢。这不，单于又开始觉得自己的胃开始收缩了。

蒋中正满意的点了点，不晓得是在夸单于还是夸自己似的对单于说道：“文革，你也不要太过谦了；主要还是你自己争气，要是遇到辜鸿铭这样的学生，恐怕谁也只好徒呼奈何了。”

单于觉得自己的胃再次剧烈的收缩起来。

“文革，部队伤亡怎么样了？老实讲，我准备把主攻武昌的任务交给第二师，你这个副师长可要承担起责任来啊。”

饶了半天，蒋中正终于还是回到了正题上来。

“报告校长，第一营尽管在冲锋中受了些损失，不过依然保持八成战力。至于第六团其他部队由于没有参战，因此战力没有受影响。”既然说到正事，单于也就不能继续安坐了。于是他起立恭敬的回答着。

“坐下，坐下，文革啊，以后没有外人在场你就不要在我这里立这些规矩，余虽然还是你的师长，实则也是亦师亦友嘛。对了，听说王祈同学身负重伤，不能再继续军人的身份了？”说

当然既然蒋中正叫单于不要立规矩，单于也就从善如流的坐着回答了。

说起来对于王祈的负伤，单于本人还是很内疚的。因此竭力想给王祈安排一个好的归宿，至少只要王祈还在军队系统，单于有信心保他半生平安。

“谢谢校长，谢谢校长。”单于这次是真心实意的站起来向蒋中正连连鞠躬。

“校长，我有件事想报告一下，不过不知道该说不该说。”王祈的事情解决了，单于心里的一块石头也落地了，接下来他准备为下一阶段做准备了。

“是关于第一师和南昌的事情”

@@ 召 唤 收 藏 分 割 线
 @@@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四十七回 战武昌（二）

蒋中正乐观的认为孙传芳是被北伐军惊人的战斗力给吓破了胆，再加上国民政府一直与孙传芳保持着联系，因此蒋中正认为孙传芳最终还是会和唐生智一样，接受国民政府的收编。

不过对于单于来说，这样也好。真要是蒋中正把单于的话听进去了，要第一师与第六军持重用兵的话，他到哪里去谋这个第一师师长的位置？再说他选的这个时间也是有学问的，以他掌握的情况，目前第一师与第六军差不多要到南昌了，蒋中正不会眼看着南昌近在咫尺不伸手的。

而现在，该说的他也都对蒋中正说了。过几天第一师溃败的消息传来后这第一师师长的位置除了他以外，蒋中正还能交给谁呢？反正他绝对相信蒋中正不会在这个时候煞风景的用第一师师长的职务来勾引蒋先云了。如今的单于也变得慢慢的当得起国土之一头衔了。

四战南昌啊，还真是期待呢。骑在马上朝第二师驻地前进的单于心里想着的不是即将开始的武昌攻防战，而是几个月后注明的四战南昌。若论北伐军兴后那场战役最血腥的话，无疑就是这个四战南昌了。而单于所不知道的是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在南昌攻城战中他所在的第二师第六团几乎被孙传芳部全歼。

回到第二师驻地后，师长刘峙以下对单于自然也是有一番吹捧的，特别是刘峙，对待单于特别亲热。当单于称呼他为师长的时候，刘峙还装作一脸不满的要单于称呼他为经扶兄。当然刘峙随后的一番表演让单于明白了在涉及权力斗争的时候是没有亲情好讲的。

单于屁股还没坐热，刚才还亲切的称呼单于为文革贤弟的刘峙就以需要加强全师训练为由让单于这个副师长负责全师的训练工作，还没等单于醒过神，刘峙又提出罗奇至北伐以来一直尽心尽力，应该提升。用让单于专心练兵为借口让罗奇晋升为了第六团团长。当然为了平息单于可能随之而来的愤怒，也为了预防单于跑到蒋中正面前去告御状，刘峙也同时晋升了第六团不少军官。

不得不说刘峙这招釜底抽薪确实很毒辣，在架空了单于的同时，还让单于有苦说不出。要知道罗奇不光是单于的好友，他本人在第六团的声望也很不错。单于要是阻止罗奇的晋升，其他的不说，光这个名声传出去，单于也就没办法做人了。而且面子上谁也不能说刘峙不重用单于啊，毕竟让单于负责了全师的训练工作嘛。可实际上现在在打仗，特别是即将攻击武昌的当口，哪里还有什么部队来给单于训练？

不过早有打算的单于并没有如刘峙所预想的那样表现出什么不满情绪，反而微笑着接受了刘峙这个安排。

甚至单于晚上还到第六团与罗奇等人一起喝酒庆祝，当然谁都不是傻子，大家都看出了刘峙这样的安排是因为单于威胁到了他第二师师长的位置，可出第六团上下预料的是，在酒桌上单于没流露出半点不满的情绪。而单于的这种处变不惊也让第六团的军官们佩服不已。

不过说到底，这也只是北伐军兴中的一个小小插曲，当前对于北伐军以及蒋中正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攻克武昌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城市。

1926年9月1日，蒋中正任命李宗仁为武昌攻城总指挥、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为副总指挥。而其中有一点很多人没有注意，蒋中正悄然把第一军第二师划入了第四军序列。明摆着是想第二师取得攻克武昌的头功，当然其中蒋中正许给李宗仁什么好处让李宗仁同意这个安排就不得人所知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拿下汉口后，蒋中正让宋子文找汉口商会筹措的50万大洋的军费里肯定有不小的份额是属于桂系的。

9月2日，蒋中正由蒲坪乘火车到张坊市。电令程潜第六军加入右翼作战，归朱培德指挥。

9月3日，蒋中正偕白崇禧、加仑等人到洪山山麓视察。蒋中正决定第二天拂晓，由第一军第二师“带头冲锋”，各军“跟着冲上去”。

“健生啊，第二师在攻打惠州的战役中积累了不少攻城战的经验，况且第二师的战斗力在贺胜桥一役中大家也都是看到的。再者说十二师与贵第七军连日征战，也很疲劳了。我总不能

让人说我蒋中正消耗友军吧？你看怎么样？加仑顾问也是支持我这个决定的。”走在山路上的蒋中正一副商量的口吻对白崇禧说道。

尽管白崇禧心里明白蒋中正就是打的让第二师摘桃子的算盘，不过既然李宗仁与蒋中正已经达成了协议，他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再者说，白崇禧不是蒋中正，他一直在前线指挥战斗，深知城高墙厚的武昌对于缺少重武器的北伐军来说并不是那么好打的。既然蒋中正想让自己的嫡系去吃吃苦头他也没理由反对。

而且当他把目光转向一直没表态，只是不停和翻译说些什么又或者不时拿望远镜观察武昌城防的加仑将军时，这位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战绩显赫的将军竟然出人意外的朝白崇禧眨了眨眼。其中意味之深长不足与外人道也。

“职服从总司令的命令”既然蒋中正愿意让嫡系去吃吃苦头，白崇禧也就无所谓的同意了。

可没想到当天下午蒋中正召集各将领进行紧急会议，明确各军在武昌攻击战中的分工时，一心想做湖广王的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对蒋中正决定让第二师担任主攻提出了疑议。

“总司令，第二师自北伐以来，一直担任总预备队，连一场硬仗都没打过；况且该部军官多为年轻学生，连一个宿将都没有。这样的部队能打硬仗？需知武昌是中南枢纽，可不是惠州偏远小城可比。万一没打下来，有损咱们北伐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名声是小；总司令的学生死伤多了可怎么得了啊。呃弥陀佛，善哉，善哉。”

尽管早知道唐生智是沙门护法，手下的第八军更是中国绝无仅有的集体披袈受戒，佩戴佛陀像章，打仗时口中“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不绝于耳的佛军。可今天唐法师一出口果然是口吐莲花，深得我佛讲经三昧。

“孟潇，你即是 KMT 员，理应信仰三民主义。怎么念起佛来了？”蒋中正没想到唐生智如此狂妄，心里忿怒不已，脸色一下子就垮了下来。

“非也，总司令。三民主义、GC 主义与佛家普渡众生之意不过三位一体罢了，信奉佛学即信仰三民主义。”

唐生智似乎毫不在意蒋中正的脸色，侃侃而谈。最后竟然朝蒋中正行了一个佛礼。而其他众将如张发奎等人也对蒋中正安排嫡系摘桃子不满，反而觉得唐生智帮他们出了一口气。有的人甚至笑出声来。

“你！”蒋中正这下子是真的被唐生智给激怒了，要知道 31 日时第四军实际上已经尾随追击直军到了武昌城下，要不是唐生智横加阻拦，说不定当天就攻破武昌另外。

此时蒋中正见唐生智如此无礼，恨不得当场下令将其枪毙！不过他也知道目前北伐还离不开唐生智的第八军，只好深深忍住了这口气，只在心里暗自给唐生智记上一笔。

“那孟潇以为谁打头阵比较好呢？”蒋中正强忍一口怒气，问道。

尽管蒋中正被唐生智气得一张脸如同变脸般，忽青忽红，可唐生智权当作没看见。还是一副大德法师的做派：“佛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不如就让我的第八军为诸公先驱吧。”

唐生智自从统一湖南以来，无时不想做湖广王，再者蒋中正北伐誓师落马使得他不光是想

做湖广王，更想取蒋而代之了。而在面对武昌城头功归属问题上唐生智根本一点面子也没想留给蒋中正。

“孟潇！你好样的！”蒋中正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斥责唐生智道。

@@@@@@@@@@@@@@@@@@@@ 郁 闷 分 割 线
@@@@@@@@@@@@@@@@@@@@

昨天有点小郁闷，所以4个多小时才码了这点。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另，唐生智佛军、三位一体这些理论是真的。至于对话，因为有点小郁闷，所以稍微奔放了点。在民国早期，中国有两支宗教色彩浓重的军队。一支就是全军信教的冯焕章的基督军；一支就是唐生智全军信佛的佛军。可谓北基督，南菩萨交相辉映。

顺送大家笑话一则：天涯沙梨熊名言：冯玉祥号称基督将军，果然行事如基督教犹太一般。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四十八回 战武昌（三）

看着蒋中正真是真的要发火了，李宗仁与白崇禧两人可不敢再在一旁看戏了。不然搞得武昌城还没打下来，北伐军先就在这武昌城下火并这乐子可就大了。

李宗仁咳嗽一声，抢在蒋中正开口前对唐生智说道：“孟潇啊，你第八军来日奔波；我看还是让第二师先打打试试。总司令也是一片好意嘛。”

屋里各将领谁不是人精啊，看蒋中正真要发火了也都纷纷附和李宗仁的提议。

“是啊，李总指挥说的在理。”

“这可是总司令心疼咱们。”

“孟潇，你第八军来日奔波，还是让第二师先试试吧。”

唐生智这边见众将都开口了，也不好犯了众怒，只好对蒋中正说道：“总司令，不是我唐孟潇小看第二师。您自己说，这北伐军兴以来，第二师一直担任着总预备队，没怎么和敌军接触。这一上来就啃武昌这块硬骨头，我真的心里没底啊。咱们都是军人，打起仗来脾气不好，您多包涵。”

蒋中正刚才也是怒极攻心，经众人这么一打岔，怒气也稍微平息了点，看唐生智也服软了，只哼了一声说道：“孟潇多虑了，第二师的战斗力我还是了解的，李总指挥也还是了解的；不然贺胜桥李总指挥也不会让第二师带头冲锋了。”说到这里蒋中正扫视了一下屋内众将，猛地把声音提高了几度“诸君明日请静候佳音！”

紧急会议开到这个份上自然也就开不下去了，既然蒋中正已经决定第二师打先锋了，众将也就抱着看好戏的心情各自离开了指挥部。

不过唐孟潇还是颇为不平的对李宗仁说道：“哼，敢白刃冲锋就能打武昌了？笑话！德邻大哥，你看着吧，第二师明天要能把武昌给拿下，你挟了我这双眼珠子去。”说完也不等李宗仁回话，带着副官气冲冲的走出了指挥部的院子。丝毫没顾及自己的声音稍微大了一点。

而李宗仁则与白崇禧两人相视一笑，什么也没说的一同离开了指挥部。

而仍然留在指挥部的蒋中正则脸色铁青的指着刘峙说道：“经扶，你听见了吧！他唐孟潇竟然如此飞扬跋扈！如此以下凌上！我为了给你们第二师争这个头功，受了他唐孟潇多大的侮辱你是看见了的！”

有道是主辱臣师，刘峙双脚一并，腰略微一弯，朝蒋中正表着决心：“司令如此委曲求全，第二师上下定当效死！”

蒋中正仿佛没看见刘峙的表态一般，高声说道：“经扶，我不要你们效死，我要的是你们给我争气！要是你们明天不给我，不给总理争气，你要我以后怎么出去见人？！不要让我们黄埔军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光荣在你手上中断！但使光荣得以维持，虽积尸叠城，亦所不恤！”

“是！是！是！”刘峙被蒋中正这杀气腾腾的训话给震惊了，脑门上全是豆大的汗珠。

“那你回去准备吧，记住了，明天上演一场好戏给我，给他唐孟潇看看！也好告慰总理的在天之灵！”蒋中正挥了挥手示意刘峙出去。

而正当刘峙敬礼准备拉开门出去的时候，蒋中正用一种很复杂的语气对刘峙说道：“经扶，你把罗奇提升为第六团团长的报告我可是批了的，你想些什么我不是不知道。咱们老兄弟了，别老在背后嘀咕我蒋中正有了新人，就忘了旧人。要是明天出了什么问题，就别怪我不念多年的交情了。”

蒋中正这话可把刘峙吓得不轻，连忙回过头对蒋中正连连鞠躬，嘴里一个劲儿的保证：“司令放心，明天我一定一战拿下武昌城！”

“你有这个决心就好，回去准备吧。哦，对了，明天把文革给我派到总司令部来，亏你也想得出来，这个时候让他负责什么全师训练工作。”蒋中正淡然的说道。

“是，是，是”刘峙一张脸都快被汗水给打湿透了。

XX

当北伐军的诸位大佬正在勾心斗角的同时，武昌里的玉帅也正和手下的将军们开着会，不过相比北伐军众人彼此算计着摘桃子的火爆不同，玉帅这个作战会议就显得有几分愁云惨淡了。只有他与刘玉春两人而已。

“我对不起大帅，我的人死了一半，请大帅把我正法吧！”在贺胜桥惨败的刘玉春正直挺挺地跪在地下，满脸淌着热泪对吴佩孚说道。

“好了玉春，你起来吧，你是尽了最大的力量。现在我任命你为武昌守备司令，大不了咱们都死在武昌好了。”此时的吴佩孚再没有当年威震华夏的风范，整个人显得苍老憔悴，看着不像是统帅大军的主帅，到像是一个半生凄苦的乡下塾师。即使是在安慰刘玉春，声音也显得沙哑，神情惨淡。

刘玉春没听吴佩孚的话站起来，仍然直挺挺地跪着，流着眼泪说道：“大帅，一切都不成了，咱们手上没有当年的第三师了，眼下这些败兵已经丧魂落魄，打不了硬仗了。靠他们武昌是不

济事的。大帅，您还是赶紧回河南吧。”

刘玉春的肺腑之言仿佛激发起了吴佩孚心中的豪迈之气，吴佩孚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慷慨说道：“我绝不放弃武昌，我吴子玉宁死在沙场上，也绝不受南军的黄口稚子们的耻笑！”

刘玉春听了吴佩孚这番话，只觉一股热流在胸中激荡；仿佛又看见了当年那个战无不胜，华夏豪杰无不俯首听命的八方风雨朝中州的玉帅！

刘玉春慨然站起来挺胸大声说道：“大帅不能死，大帅若是战死武昌，那这天下苍生还能仰仗谁？！我刘玉春粗人一个，烂命一条，愿代大帅守武昌，刘玉春为大帅战死，死也瞑目！”

刘玉春真情流露感动了吴佩孚，他经不住双泪夺眶而出，吴佩孚一生也不知道提拔过多少封疆大吏，可事到危急，竟无一人敢挺身任事，面前这名爱将本是一个无名之辈，自己得势之时也没给他多少好处，却没想到大难临头之际却忠义薄天，吴佩孚双手猛然扶着刘玉春的肩膀，感慨万千的说道：“玉春，你真不亏是燕赵慷慨之士！可叹我吴子玉得势之时尽提拔了冯焕章这种两面三刀的无耻之徒，却没给你这样的忠义之士半分好处。我吴子玉有愧啊！玉春，疾风知劲草！我什么都不说了，只要咱们能挺过这一关，以后你就是我吴子玉的亲兄弟！”

刘玉春红着眼睛，手足无措的哽咽着说道：“大帅使不得，使不得啊。我刘玉春不过是个粗人，最是没用的。当不起大帅这般厚待啊，不过大帅放心，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南军就进不了武昌城。”

吴佩孚此时也感动的连连点头，仿佛恢复了几分昔日的神采般俐落的对刘玉春吩咐道：“玉春不用如此自谦，你的好处我都看在眼里。只要咱们上下一心，没有过不去的坎。南军更近不了武昌城。”

刘玉春立正说道：“听大帅吩咐！”

“这事情都坏在岷亭（陈嘉谟）手里，我是不许他走开的，要他同负城防责任！让高汝桐守汉阳，靳云鄂为武、阳、夏警备总司令。咱们在武昌城内还有玉春你的第八师，吴俊卿的第三师和鄂军第二师的一个营，第廿五师的一个团，第一旅的一部分；兵力足够了。守备汉阳、汉口放高汝桐的第十四师就足矣，在武汉上游咱们还有叶开鑫的湘军及娄云鹤旅的一部，在武汉下游阳逻，黄州一带马济的武卫军及任应岐的豫军第十师尚存！襄河方面自蔡甸至沙洋一带有刘佐龙的鄂军第二师和阎日仁的豫军第二师。此外王献臣的河南游击队，张占鳌的十三混成旅我都让他们集结于汉口附近，我从自北方调来的毅军四个旅也到了广水一带。虽然咱们丢了咸宁、汀泗桥、贺胜桥，但也未必不能在武昌一战定天下。”

吴佩孚不停的在地图上标示出己方的部队，似乎真的又回到了当年驻节洛阳，宰割天下的美好时光。一时间豪气干云的吴佩孚让刘玉春觉得好像打了败仗的不是自己，而是南军一般。这种无论胜败，都笑傲天下的气度大概就是刘玉春这样的老粗都心甘情愿为吴佩孚卖命的原因。

“玉春只要你守好武昌，咱们就能在武昌城下把南军杀的个片甲不留！到时候两湖、两广的督军随你选！恩，不好，你还是留在湖北的好，咱们也可以多多见面。要是去了广东，咱们一年也见不了一面啊。至于广西嘛，这种穷乡僻壤就让靳云鄂去。哈哈，玉春你说是不是。”

刘玉春被吴佩孚鼓舞的仿佛真的看到了自己骑着高头大马，身穿上将军礼服，佩戴着无数勋章带着数万虎贲成为湖北督军那一天，两眼放光的对吴佩孚说道：“大帅放心，我老刘绝不学王皮匠那么刮地皮，一定把湖北给大帅经营的好好的。”

“好，好，好，走，咱们召集众将开会！”吴佩孚朝刘玉春点点头，豪迈的向门外走去。

随后两天吴佩孚一会儿渡江到武昌，一会儿回到汉口，夜不交睫，席不暇暖，精力过人。丝毫看不出这是他一生最辛苦、最艰难也是最后的一仗。

一九二六年九月三日随着大炮的轰击声，武昌攻防战正式打响。

@@ 召 唤 收 藏 分 割 线
@@

本来说这章就开始攻击武昌的，可一写老吴就收不了笔。没办法，北洋军阀里俺最喜欢老吴了。而且考虑要是有下一本书的话，干脆辅佐老吴统一中华得了。

附件 1：吴佩孚兵力部署

总司令吴佩孚驻汉口查家墩。

武、阳、夏警备总司令靳云鹗驻汉口。

湖北督理兼陆军第廿五师师长陈嘉谟，驻汉口、武昌。

湖北暂编第一师长宋大霈由湘境退鄂。

湖北暂编第二师长刘佐龙驻汉阳、蔡甸。

湖北暂编第四师长陈德麟驻武汉。

陆军第七师长王都庆由湘境退鄂。

陆军第八师长刘玉春由信阳调来。

陆军第十四师长高汝桐驻汉阳、汉口。

河南第二师长阎日仁驻襄河方面。

河南第三师长吴俊卿由河南巩县调来。

河南第十师长任应歧驻阳逻、黄冈方面。

第十三混成旅长张占鳌驻武汉。

武卫军马济驻阳逻、黄冈方面。

汉黄镇守使兼水上游击司令杜锡珪驻汉口。

浚滑游击司令王献臣驻武汉。

湘鄂边防军司令兼援湘总司令李倬章驻湘鄂边境。

援湘副司令董政国驻湘鄂边境。

湘军总司令叶开鑫驻武汉、上游。

海军江防舰队驻汉口，江防舰队有军舰十余艘。

毅军约四个旅驻花园、广水。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四十九回 战武昌（四）

按照之前紧急会议的部署，北伐军以第1军第2师攻击忠孝门至东北城角；第4军第10师攻击通湘门至宾阳门；第7军第2路攻击中和门至望山门；第4军第12师为预备队，驻洪山附近；炮兵驻扎洪山阵地。是日黄昏开始行动。

3日凌晨3时许，第2师炮兵自小龟山向武昌城轰击，可惜第2师全师还不到20门火炮，而且弹药奇缺，炮击的效果并不好。

“师长，紫金山至忠孝门防地的一角经过我方炮击基本已经扫清了敌军的攻势。”放下望远镜的单于转过身对刘峙说道。

尽管蒋中正命令刘峙让单于到总司令部报道，可是单于还是主动提出希望能留在第2师指挥部。毕竟历史上刘峙谎报战功造成了独立团重大的伤亡，单于还是希望自己能改变些什么。

而蒋中正之所以提出要调单于到总司令部也是怕刘峙暗害了单于，比如让单于带队冲锋之类的。不过既然他自己捅破了这层窗户纸，蒋中正相信刘峙在自己明确表态的情况下决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因此对单于的要求也批准了。

“那好，那咱们也就跟着前进吧。同时让第五团准备登城。”刘峙虽然觉得单于目前的强势确实有影响自己地位的嫌疑，可也不是对单于这个年轻人有什么看法。况且经过蒋中正的提醒，刘峙也明白自己这个学生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因此对单于也不像之前那么提防。甚至为了修复与单于的关系，刘峙甚至以贺胜桥一战尚未恢复为理由，把冲城这个任务交给了第五团，而不是第2师战斗力最强的第六团。

随着刘峙的一声令下，第2师在几乎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就占领了紫金山至忠孝门防地的一角。

“师长，看样子敌人对武昌城强进行了加高，咱们的云梯过短，您看是不是？”近距离观察过武昌城墙的单于觉得自己有义务提醒一下自己的师长。

刘峙看了单于一眼，有扫了扫指挥部里的其他人，看没人注意单于之前的说话，这才压低声音，无可奈何的说道：“唉，文革，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可眼下咱们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来不及换云梯了，只能这么硬上了。”

单于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只是不愿意见到士兵无谓的伤亡，既然刘峙都这么说了，他也只好苦笑着对刘峙说道：“我听师长的。”

单于想了想又对刘峙说道：“师长，你看这么着行不行，咱们把师里的迫击炮都调过来，朝城楼上进行火力压制。我怕敌人居高临下用机枪对付咱们的攻城部队。”

这次刘峙没有否决单于的提议，同意了。单于也连忙让人把各团的迫击炮都集中过来，准备对敌机枪火力进行压制。

正在单于调集迫击炮的同时，第五团已经进抵城脚，开始攀梯爬城。果不出单于所料，敌军依仗着自己居高临下的优势，用机枪对第五团进行扫射，加之敌军加高了城墙，第五团原带的云梯过短，使得第五团伤亡很大。虽然第五团也组织火力对城楼上的敌人进行压制，可惜由于角度的关系，作用不大。

正在第五团快坚持不住的时候，第2师的迫击炮总算开始对城楼的敌人进行火力压制。虽然因为时间紧迫，炮兵没能有充分的时间准备的关系，大部分的炮弹飞过了城楼，而小部分的炮弹甚至落在了第五团头上，可几发正中城楼的炮弹依然给了敌军极大的震慑，渐渐压制住了敌军城楼上的各个火力点。

从望远镜上看到了这一幕的单于忍不住长出了一口气。不过他也注意到了第五团之前伤亡比较大，士兵以及军官的情绪开始有了波动，在登城的时候显得很犹豫，而且甚至看见部分士兵在上云梯的时候腿软。而由于第五团的这种犹豫也使得被北伐军迫击炮压制住的敌军城楼上的火力点又开始活跃起来。当然这和第2师炮弹数量有限也有关系。

“师长，五团刚才损失很大，我看现在有点军心浮动；而且炮弹数量好像也不够了。这马上就要到中午了，干脆把他们换下来修整算了。咱们再想办法收集点炮弹，等过了中午让第六团上。第六团经过这几天的修整，战斗力应该已经完全恢复了。”

刘峙想了想，认可了单于的提议。对单于说道：“这样，文革，你是第六团的老长官了，你去给罗振西下这个命令吧。我这边派人给兰荪（时任第五团代理团长严尔艾字）下命令。想办法收集炮弹。”

单于也不废话，朝刘峙敬礼之后就直奔第六团去了。

单于刚到第六团进看见罗奇等人正站在一处高地上观察战场形势，而罗奇等人看到单于带着卫兵匆匆忙忙跑过来也知道多半是与登城战不乐观有关。

“振西，你们现在去把第五团给替下来，说说看，你们想怎么攻？”军情似火，单于也没和罗奇等人客套，一来就直奔主题。

“文革，刚才的战斗我们也看了。显祖认为应该先让炮兵把敌人加高的那段城墙打出几个窟窿，这样就好办了。”罗奇也知道情况紧急，也没和单于绕圈子。

单于想了想，确实也看到刚才的炮击时有几枚炮弹造成了敌军加高的部分垮塌的情况，认可了罗奇他们的提议。

“这样，你们赶紧安排部队吃中饭，吃了中饭就该咱们团亮相了。”

到了中午，紫金山至忠孝门一带无论是北伐军还是守城的直军似乎都不约而同的停火了，而武昌其他地方则依旧不时传来隆隆的炮声。

吃过午饭后，平静再次被打破了，随着北伐军迫击炮射击精度的不断提高，直军加高的城墙不停的垮塌，而直军在这段防线上重武器明显不足，城楼上的机枪火力点也就被北伐军的炮兵完全压制住了。

可随着第六团开始登城，意外情况又发生了。北伐军没有炮弹了。这下子城楼上的直军的机枪火力开始发威了。第六团的登城的士兵开始像下饺子一样从云梯上坠落。好在此时直军加高的那段城墙被北伐军的炮弹炸开了几个口子，使得北伐军的云梯终于能够的着城墙了。可就这样也把单于看的心如刀绞，要知道这些战士可都是单于一手一脚训练出来的！

不过第六团不愧是经过单于几个月严格训练的，只经过短暂的错愕后，在城脚的第六团军官立即组织机枪与城楼的敌军对射，而云梯上的士兵也镇定的朝城楼上投掷手榴弹。局面慢慢的开始朝对北伐军有利的方向发展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刘峙却给第六团下达的暂停攻城，撤退集结的命令。

从下午开始就跟着第六团行动的单于气鼓鼓的冲进了第2师指挥部。此时的单于脸被硝烟熏的漆黑，沙哑着嗓子就对刘峙嚷嚷开了。

“师长，怎么回事！？眼看着再过一会儿第六团就能登城了，你怎么能下令收兵呢？！”

@@@@@@@@@@@@@@@@@@@@@疲惫的分割线@@@@@@@@@@@@@@@@@@@@@

啥也不说了，俺去睡觉了，眼睛已经睁不开了。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五十回 战武昌（五）

老实讲，单于的怒火有一半绝对是装出来的。因为在传令兵把刘峙的命令传达到的那一刻起，单于就知道一定是其他几个军的攻击不顺利。这点甚至用不着先知先觉，只听楚望台、蛇山、龟山直军炮兵阵地不停传来的炮击声，稍微聪明点的军官都能猜到。

不过单于之所以要在刘峙这里表现出他的愤怒，原因有两个。第一，刘峙的这个命令确实是来的不是时候，当好赶上第六团刚刚把城楼上直军的火力点全部压制住，正准备派部队登城的当口；第二嘛，自然是在第六团的老部下以及刘峙面前表演一番了。不管怎么说热血的青年军官总比胸有城府之深，心有山川之险的青年军官受人待见吧。

“单副师长，你怎么着和师长大呼小叫的成什么体统？！还有没有一点上下级观念了？！”刘峙还没说话，师指角落里响一个操着云南玉溪口音的人对单于这么没有规矩很不满意。

此时天色已晚，师指里又只点了一盏煤油灯，光线很不好。因此单于刚才匆忙进来的时候并没有发现这个坐在角落里的人。不过他一开口单于就知道他是谁了。

就是第二师第五团代理团长严尔艾，此人是云南玉溪州城人。早年毕业于昆明陆军小学，后进入湖北陆军中学，继入保定军校第六期习炮科。保定军校毕业后返回滇军任职，黄埔军校成立后在滇军不得志的严尔艾被刘峙拉进军校，任军校炮科少校教官。

第二师成立后他又被任命为第五团(团长蒋鼎文)第二营营长。在北伐军兴后因为带兵军纪严明，被提升为第五团代理团长。此人在第二师里自诩有全套的军校履历，资格有够老；平素对单于这个乳臭未干的上司很不服气；加之今天上午他的第五团表现差强人意，自己头部也被弹

片擦伤，在单于进来之前正被刘峙用第六团为样板说了几句，心里不服气的很，因此也就逮着单于的错处发作了单于几句。顺便也卖刘峙一个好。

单于瞥见他头缠绷带的坐在角落里那可怜样，再想起几年后因为贪贿被蒋中正按在冷板凳上一辈子也就懒得和他计较，只盯着刘峙不说话。

“文革，你不要怪兰荪，他本来是到我这里来请战的，谁想到司令部突然下令稍停进攻，他也一肚子火呢。”

刘峙虽觉得严尔艾的话听得顺耳，可也知道单于将来的前途不是严尔艾这种杂牌可比，念在大家同窗之谊，在向单于解释撤退理由的同时也帮严尔艾解释了几句。

“没什么师长，刚才也怪我太心急了点。不知道司令部为什么下令稍停进攻？师长你也看到了，咱们第六团差点就登上城楼了。”既然决定不和严尔艾计较，单于也就大方的说道。

“唉，还不是其他几个军作战不用心，个个保存实力，偷奸耍滑的。哪有咱们黄埔部队这么老实？”刘峙半真半假的说道。

原来在第二师进攻不顺的同时，第四军第十师攻城部队再突至宾阳门城门口时，因携带爆炸火药和器材过少，炸不开城门，不但攻城没有成功，而且在直军炮火下伤亡颇大。而第七军第二路攻城军由于攻击的是直军重点防守区域，在向望山门、中和门、保安门进攻时，遭敌炮火、机枪猛烈射击，虽几经冲锋却根本无法接近城垣。

在各路攻城军经日苦战毫无进展，伤亡惨重的情况下，作为总司令的蒋中正也不得不暂停攻击。

而到了晚上蒋中正召开的攻城检讨会议上，参加攻城的各个部队长官无不叫苦不迭。其中白崇禧更是因为其麾下的第七军损失惨重眼睛都红了。各部伤亡一统计，居然第二师的伤亡还算是最少的。这到让蒋中正脸上好看了不少。

会上众将都认为明日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继续攻城，希望司令部能让部队修整一天。而这个要求蒋中正实在没办法拒绝，答应了。

而作为军事总顾问的加仑也在会上详细分析了此次攻城战不顺利的原因，加仑认为攻击不顺利是因为“攻城在技术上没有准备好，拂晓后才开始，在指挥员之间战役的每个阶段完成得有迟有早，增派预备队互不配合，没有炮兵火力。”

应该说加仑的这些意见都是对的，而且蒋中正与其他参战将领也都是听进去了的，甚至大家都在讨论是不是能在多修整几天，认真讨论一个方案，争取一战功成。

可惜在这个时候唐禅师生智又对蒋中正冷嘲热讽起来，先是质疑第二师如此少的伤亡是否是战斗不用心，在被刘峙、单于用事实顶回去了后，唐生智又刺激蒋中正说，若是他没有必胜的决心，不妨让贤给他以及他的第八军试试。第八军以他而下，一定秉承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佛家大无畏的精神，克复武昌云云。

本来此次攻城失败就和唐生智贻误战机有很大关系：在贺胜桥战役胜利结束后第四军已于8月31日乘胜追击到了武昌城下，本可趁直军正处攻守无备，乱作一团之际一鼓作气拿下武昌，但唐生智为了同蒋介石争夺武汉地盘，不愿第四军首先占有武昌，命令其就地休息。使得直军

获得喘息时间，日夜抢修城防工事，并在楚望台、蛇山、龟山修筑炮兵阵地。9月1日上午靳云鹗又率援军赶到汉口。由于敌军做了充分的防守准备，因而，在9月3日北伐军进攻武昌时，不但城不能破，反招致很大伤亡。

深悉其中缘由的蒋中正对此已经极为不满，虽因情况非常，勉强压住怒火，可加上上次唐生智在紧急会议上发难，这已经是唐生智第三次朝蒋中正发难了。

一下子把蒋中正隐藏在那心中的那股当年混青帮的无赖脾气给惹翻了，蒋中正猛的一拍桌子，大声说道：“我以总司令的身份命令各部武昌限于48小时内攻下！”这句话一出口，在场的众人面面相觑，虽说都觉得唐生智这个时候捣乱委实不对，可也认为蒋中正这话也未免太儿戏了。

可没等大伙儿回过神来，唐生智又去撩拨蒋中正了：“总司令，这武昌可不是那么好攻的，您三思啊。”单于当时恨不得一枪撂倒这个唐法师，他这么说不是火上浇油是什么？！

果不其然，蒋中正斜着眼睛瞟了瞟唐生智说道：“这还不好攻？！我们攻惠州时，就是冲上去的。我是有经验的！不用多说，我已经决定了，明日修整一日，5号继续攻城！一定要在48小时内拿下！”

瞬间，单于把手放在了枪套上，在那一霎那，单于真的准备拔出枪来干掉唐禅师生智。

@@ 及时分割线
@@

今天总算及时更新了，哈哈哈。大家收藏，多多收藏，甬和俺客气啊。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五十一回 战武昌（六）

既然蒋中正摆出了如此斩钉截铁的姿态，在场的其他人都不好再多说什么。一时间显得有点冷场。倒是加仑将军似乎还想多说几句，可看他嘴动了动，最重还是什么都没说出来。

“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那我就说说5日凌晨的战斗部署了。”蒋中正挺胸抬头的打量了一下众人，特别盯着唐生智看了几眼。

“之前我与加仑将军商量了一下，现在安排如下：第四、七军继续对武昌发动猛攻；李宗仁任攻城司令，陈可钰为副司令。一军第二师攻忠孝门至武胜门，四军第十师攻宾阳门至忠孝门，四军第十师和叶挺独立团攻通湘门至宾阳门，七军第二路攻中和门、保安门、望山门至江边。由各师挑选奋勇队员300名至500名，军官12至15人，编成3队，每队编若干班，由营长任奋勇队长。首先是炮兵向各城门及炮兵阵地轰击，随后各奋勇队强攻登城！”

蒋中正一口气说完对武昌的攻城安排后，又把脸转过来对着唐生智和颜悦色的说道：“至于汉阳方面嘛，则由第八军与夏（斗寅）将军的鄂军第一师负责歼灭汉阳一带的敌守军。当然，这个任务是坚决了点，但敌刘佐龙部一直倾向革命，相信以孟潇兄的口才定能说服刘佐龙弃暗投明。再者说，即使刘佐龙负隅顽抗，以我光荣的第八军的实力相信一定能以泰山压顶之势将其完全摧毁。”蒋中正似乎完全忘记之前唐生智给他带来的屈辱，一味的灌着唐生智的米汤。

“总司令我……”唐生智一听让他单独负责对汉阳的攻势，脸色大变。唐生智可不傻，他知道武汉三镇之险全在汉阳汉阳龟山，此地又是著名的汉阳兵工厂的所在地，即便不是吴佩孚，随便一个稍微知兵点的将领来守武汉的话，也必定会在汉阳布置重兵扼守。更何况现在守武汉

的是天下闻名的玉帅！他第八军要想拿下汉阳，不经历一番尸山血海恐怕是拿不下汉阳的。可如此一来真不知道得牺牲多少三湘子弟。

这第八军可是他唐生智问鼎天下最大的本钱！因此唐生智下意识的就想反对蒋中正这个安排。可惜他今天实在是锋芒太露，得罪人太多了。

唐生智话才刚出口，那边白崇禧就抢在他前面说话了。“总司令这个安排好，自文正公（曾国藩）军兴以来，谁不知道三湘子弟能战之名？！孟潇兄前番就求战心切，总司令这个安排真是恰到好处！精锐嘛，就是应该用在这个关键时刻。我想孟潇兄必定一战奏凯！”

白崇禧之所以这么帮忙，就是气唐生智之前私心作祟，白白浪费了一个轻松拿下武汉三镇的机会。结果今天害得他与李宗仁的第七军损失惨重。

唐生智心痛他的三湘子弟，难道我就不心痛广西子弟兵了吗？白崇禧一面堵着唐生智的退路，一面心里忿忿的想着。再者说，蒋中正这个计划里让第四军与李白指挥的第七军攻击地势卑，易攻难守的武昌也算是卖给桂系一个面子，他白崇禧不能不投桃报李啊。

唐生智这种人哪里是白崇禧几句话就能说动的？能混到一军之长这个位置的人那个没练就一副铁面皮神功？可就在唐生智准备开口推辞的当口，却看见加仑诡异的朝他眨了眨眼。

唐生智自从起了取蒋而代之的心思后和 C.P 以及 KMT 左派走的颇近，当然也是引以为援的意思。他知道目前哪怕是出于限制蒋中正的目的，C.P 也绝不会给他亏吃，既然加仑作出这样的表示，他也就不再开口说话了。只对蒋中正点点头，表明认可了蒋中正的安排。

既然唐生智都把最难啃的骨头给要了去，作战会议看到这里也就没什么意义了。于是蒋中正废话了几句后就宣布散会了。

当然如刘峙、单于这样的总司令亲信自然是留下的。

“校长，唐生智桀骜不驯为什么还要安排他打汉阳？虽说汉阳有龟山之险又有兵工厂，吴军铁定派重兵把守，可刘佐龙经过邓主任（邓演达时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晓以大义，颇有弃暗投明之意。这么做不是白白便宜了唐生智吗？这个唐禅师我看是居心叵测，校长你不能不防啊。”单于见人走的差不多了，忍不住对蒋中正说道。反正他对唐生智没什么好感，更反感因为他在南京守备战中的表现，因此狠狠的在老蒋面前砸了几黑砖。

“文革不必多虑，就算刘汉三（刘佐龙字）真的倒戈，那汉阳兵工厂也必然为他所有。你知道咱们许了刘汉三什么好处吗？”蒋中正很满意单于这种忠心的表现，心情大好之下竟然连这等机密事情也说给单于听。

“不知道，不过不会许他继续做湖北省长吧？”虽说单于确实不知道历史上北伐军具体答应了刘汉三什么条件，但以单于对这个时代的了解而言，无非就是扩编军队以及地盘。不过这个时候单于也不想说破了煞风景，于是故意装傻的问道。

没等蒋中正说话，在一旁的刘峙就笑了起来“文革到底年轻啊，我们怎可能答应他这个条件？这武汉三镇可是辛亥首义之地，湖北素有粮仓美誉，这里可是咱们总司令将来完成总理遗愿的重要基地。怎么可能给他刘汉三？”

单于听刘峙这话，心中一凛。暗自盘算，蒋中正果然还是更信任他的老兄弟，这些事情蒋

中正居然没对他透露半个字。

而刘峙说的这么直白，蒋中正也不生气，只是略微皱了皱眉头说道：“经扶慎言啊。”随后又转过头对单于说道：“文革，你的师长说的对，我们怎么可能把光荣的武汉让给一个投诚的军阀？不过嘛，我们答应刘汉三起义后给他一军辖三师番号。这样一来，就算刘汉三归诚了，汉阳兵工厂也不会落在唐生智手里，我们更可以让他和唐生智打打擂台。你放心，唐孟潇狼子野心校长我不是不知道。”

“既然校长早有打算，学生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但学生还是觉得咱们这么硬打武昌得不偿失啊，不如改为长期围困的好。毕竟咱们手头的重武器缺乏，况且真把武昌打烂了对革命未必有利啊。”单于实在不想北伐战士的性命浪费在这种毫无所得的攻城战里，最后还是希望蒋中正能暂缓攻城。

“总司令，卑职也是这个意思。”看得出刘峙对于强攻武昌也是有着不同的看法的，既然有单于打头炮，他也不就顺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出乎单于意料的是蒋中正对单于的意见并没有什么不满，而是叹了口气说道：“你们所说的是有道理，可刚才唐孟潇咄咄逼人，我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啊。算了，不要再说了，后天先攻击一下看看。说不定吴佩孚的军队军务战意，一触即溃呢。”

单于虽对蒋中正明知强攻不妥，依然坚持强攻这种做法不满，但也知道有些事情确实如蒋中正所说的那样，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好沉吟了一下说道：“校长，既然您主意一定，那做学生的只有服从了。不过在冲锋时能否更灵活一些呢？这样也可以减少部队伤亡。”

蒋中正朝单于笑了笑说道：“具体怎么打是你和刘师长的事情，你们商量着办吧。”

单于与刘峙看蒋中正已经面露疲态，也就知趣的告辞了。蒋中正也没多留他们，只对他们说了一句：“你们好好做，我寄厚望于你们。”

1926年9月5日凌晨，北伐军开始了第二次对武昌城的进攻。对此，蒋总司令的指示是“肉搏猛冲”。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糟糕的不能再糟糕的指示。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五十二回 战武昌（七）

“师长，真这么肉搏猛冲不是个事啊。”第二师指挥所里单于见左右没人注意，悄悄的对刘峙说道。

刘峙抬头看了看左右，也悄声答道：“我也知道不是个事情，但是总司令的命令如此，我们也只能在攻击时小心谨慎点了。突击队上下都是你选的，你没有吩咐到吗？”

单于苦笑一下，说道：“吩咐自然是吩咐到了，可我还是心痛这随之而来的伤亡啊。”要知道这突击队就是从第六团选拔出来的，而且带队的雷震、吴继光等人也是单于很看好的人才，单于也实在害怕这一战就把自己看好的这些人都给打没了。

可这些话又不好和吴继光这些人明说，单于只好找刘峙说说，看看能不能从刘峙这里想想办法。可刘峙也是人精一个，哪里会拿空子给单于钻。

“对了，文革，这次突破口找好了没有？别出现上次的情况。”刘峙不想和单于继续刚才的

话题，没话找话的说道。

“爬城的地点是选定在忠孝门的东北角上一段小丘上，那儿的城墙比较低，只有一丈五六尺高的光景。长的梯子连着两架，短的连着三架，是可以搭上的。”单于边说边腹诽刘峙，这些内容不早就报告给你了吗。

“恩，这个地点选得好。文革，现在还有点时间，你不如再给突击队的诸位同志鼓鼓劲儿。”刘峙看单于那副担心的模样，心里略微不忍，便出言安慰道。

单于觉得刘峙的这个提议确实不错，告辞了刘峙后就直奔突击队所在地了。单于来到突击队时罗奇正好在给突击队员们做着动员。

“弟兄们，多的话我就不说了。单师长平时对大家伙怎么样，相信弟兄们心里有数！我就一句话，弟兄们别堕了咱们贺胜桥枪挑吴佩孚的锐气！”

老实说，罗奇这番话说的也算是慷慨激昂，可配上他那口明显的广西口音就显得略微滑稽了点。

而正做着动员的罗奇经人提醒也发现了单于。

“师长，这黑灯瞎火的你怎么到这里来了？”罗奇连忙结束了动员，对单于说道。

“我怎么就不能来看看即将出征的弟兄们？别忘了他们可是咱俩一手带出来的。”单于打趣着说道。

“现在欢迎单师长给大家讲话。”罗奇压低了声音说道。

“不要听你们罗团长乱讲，我就是来看看大家伙的。假话我也不说了，武昌城好打不好打你们心里也有数。第七军的惨样你们也是看到的。”单于这么一说，到让旁边的罗奇皱起了眉头。心说单于是怎么了，怎么在这当口说起这些话来？不是给突击队触霉头吗？

事实上这么想的人不光罗奇一个，听了单于的话后突击队也似乎有点骚动起来。大家都觉得自己的老长官这个时候如此说有点触霉头。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是不是觉得我这么说触了你们的霉头啊？事实上我没有这个意思，相反我是想告诉大家，正因为武昌这么难打，兄弟部队伤亡这么惨重，这才更承托出咱们第六团是多么精锐！没这么难打还不配咱们第六团上来和他们练呢。你们知道为什么贺胜桥一战咱们第六团这么光彩吗？不就是其他部队都打不开局面，只有靠咱们第六团才能打开这局面吗？！我们第六团就是要让其他兄弟部队看看，好捏的柿子咱还不稀罕捏呢，要捏就捏硬茬子，这才显得出咱们第六团的能耐！大家说是不是啊？”

单于这番话说出来，突击队上上下下都被煽动的眼珠子都红了。纵然里面有些兵油子或者头脑清醒的军官，也都被弥漫在突击队里这股狂热气氛给感染了，也都开始热血沸腾起来。

而罗奇更是一脸佩服的看着单于，一瞬间他有一种感觉，就算他目前是第六团的团长，可在第六团上下的心目中，只有单于才是他们真正的长官。

而单于对自己面前这支对面所弥漫的狂热气氛也感到很是满意，不过这还不够，他还要再

加上一把火！

“大家伙都注意了啊，虽说咱们就是要专捏硬茬子来显摆咱们的能耐；可这不等于是说咱们就没脑子啊。别等会冲锋的时候一个个挺着个身子傻冲。要是谁敢这么做，回来老子抽他。咱们讲究的可是就是智勇双全！”

单于话音刚落，突击队就爆发出了一阵笑声。站在队伍里的雷震更是忍不住说道：“那是，咱们第六团里可没傻子。师长，你就请好吧。”

“还好意思说呢，我刚才那话就是专说给你小子听的！”单于还真有点喜欢雷震这个一到关键时刻就知道配合领导的老乡。而单于刚说完突击队里又爆发出一阵哄笑声。

单于等大家伙笑的差不多了，正色说道：“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出兵放马难免有个磕碰。团里的政策大家也都是知道的，我单文革在这里再次给弟兄们保证要是我让一个弟兄的家人冻着、饿着了，就让老子绝子绝孙！弟兄们也可以打老子的黑枪！总之，咱们说好了，团里谁要是先走一步，就到那边给老子站好位置，等我过去后再领着大家伙闹革命！”

单于这话一说完，罗奇第一个表态了：“师长请放心，要是第六团的弟兄有一个亲人冻着、饿着了，请师长先枪毙我这个团长。”

这下子气氛是彻底被单于给煽动起来了，突击队上下气势如虹。

5日凌晨3点，小龟山炮兵向忠孝门、武胜门及蛇山一带炮击；右翼炮兵于洪山阵地也向武昌东面城墙吴军炮击；左翼炮兵于武建营附近阵地向武昌城南部炮击。

炮声隆隆作响，炸的直军部署在城脚一带的士兵哭爹喊娘，也把直军摆放的障碍物给炸上了天。炮声一停，突击队自吴继光以下就准备整队冲锋了。

单于紧握住吴继光的手，小声说道：“显祖，一定要注意控制部队伤亡情况，不要蛮干。”

吴继光洒脱的对单于一笑，庄严的行了一个军礼，对单于说道：“师长放心”，说罢回过头对着突击队的战士们说道：“第六团，前进！”

一时间，500名突击队员同声高声呐喊着：“第六团，前进！”的口号朝忠孝门预设的登城点涌去。

此时在忠孝门战场上只有一个声音：“第六团，前进！”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五十三回 战武昌（八）

此时不光是忠孝门战场，北伐军在各个战场与守城的直军展开了激战。由于北伐军重武器的缺乏以及炮弹数量不足，使得北伐军的炮兵根本不可能完全压制占据地理优势的直军。

使得战场上直军在北伐军炮击过后可以利用机枪在城楼上对着扛着云梯的北伐军战士肆无忌惮的扫射。此时北伐军各军战士均表现出了令直军胆寒的气势，面对着直军的机枪扫射，没有一个北伐军战士做了逃兵，一个战士倒下了，另一个战士立刻就接替了他的位置继续朝城脚发起冲锋。

血肉长城，不过如此！而面对北伐军如此舍生忘死的攻击，直军武昌守备司令刘玉春也感叹道：“南军军令之森严与士气之勇敢，令人心折。激战久之，竟至无一人还者。明日又至，仍复如前，盛气不为稍挫。惜南军之指挥官愚蠢蛮干，真真糟蹋了如此铁军。”

事实上北伐军这次对武昌的攻击真的是十分不智，直军早对北伐军强攻有所准备；北伐军自己攻坚重武器严重不足。参与攻城的各部无不损失惨重。其中第 12 师第 36 团奋勇队从刘湾西端涉过护城河，冒着守军猛烈火力，架梯登城，与守军展开肉搏，战况极为惨烈，奋勇队死伤三分之二，仍未能奏效。能攻至城脚的唯第二师与叶庭独立团而已。

而由于单于在第二师采取了后世解放军许多练兵方法，使得第六团的军事技术在北伐军里也算得上独一份儿（当然蒋中正给第六团的经费差不多顶得上第七军三个半团的开销也是原因之一）。

而且经过贺胜桥、第一次武昌攻防战的实战洗礼，第六团越发的精锐。在这次攻城战中竟抢在了独立团前面首先达到城脚，开始了登城战。可就算第六团军事素质出类拔萃，奈何北伐军重火力实在太过缺乏，直军能在城楼上用手榴弹投掷第六团的云梯。给第六团造成了极大的伤亡。

单于在望远镜中看到己方战士不停从云梯上滚落下来一时间心如刀绞。而刘峙则没那么多的感慨，反而对第二师能如此快的架设云梯登城感到欣喜不已。

这个时候师参谋长惠东升快步走进了指挥部，看了单于一眼，对刘峙说道：“师长，我从第四军那边得到消息，叶庭的独立团也快登上城墙了，他那边地理条件比咱们还好，长春观几乎和城墙持平，您看？”

当听到叶庭独立团即将登上武昌城的消息，刘峙与单于两人几乎同时放下手中的望远镜，刘峙咬着后槽牙说道：“旭光，你说的是真的？”

“千真万确，师长。咱们可不能让 C.P 把这个头功给抢了去啊。”惠东升着急的说道。

刘峙想了想，对惠东升说道：“那好，旭光。你给司令部发电报，就说咱们第二师已经登上武昌城了。”

“师长，不可啊。”单于见著名的刘峙谎报军情事件就要发生在自己面前，连忙阻止。他虽然未必有能力阻止 4.12，但阻止这种事情在自己眼前发生还是有把握的。

“文革，不用担心，既然独立团能登上城楼，那我第六团自然也可以。这不算谎报军情，咱们总不能让 C.P 踩在咱们头上吧。况且真要出了事，也是我顶着。没事的。”刘峙还以为单于年轻人脸嫩，对这些事情有点放不开。于是故作豪气的对单于说道。

“师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担心的是万一独立团没登上城墙，咱们把消息报上去，总司令部万一下令独立团支援咱们怎么办？要知道距离咱们最近的就是这个独立团，要真那样咱们这个玩笑可开大了。”单于见刘峙想岔了，连忙解释道。

“单副师长未免太多虑了吧，独立团负责的地段，城墙低洼，极易被攻破，要是等他们登上城再报上去咱们可就被动了。”惠东升和严尔艾一样，对单于有点看不习惯。更别提他第六团的位置是被单于给生生挤掉的。

“惠参谋长，这不是多虑不多虑的问题。眼下情况不明，你贸然报上去的话万一出了什么状况，人家不会拿你说事，人家会抓着师长不放！”单于又是心痛眼前第六团的伤亡，又是心烦在这种情况下刘峙、惠东升还不忘争权夺利，心头火一起，立刻就发作了起来。话里话外直指惠东升这么做是有拿刘峙顶缸的嫌疑。

“单于，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认为我会陷害师长不成？！”见单于如此不给自己留面子，惠东升顿时怒了起来。

“没错，老子我就是这个意思！你一个上校参谋长和我大呼小叫成什么体统？！还有没有点上下级观念了？！”单于对惠东升如此不顾大局很是恼怒，再加上眼下刘峙似乎完全听进去了惠东升的话，他很难阻止刘峙上报军情。

想了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大闹一场，把水搅浑。至少可以暂时阻止刘峙上报军情的行为。于是干脆一点面子也不给惠东升留。

单于这一发火，别说惠东升，就连刘峙也大吃一惊……刘峙没想到平素对惠东升、严尔艾这些老前辈颇为尊重的单于现在居然不留情面。

“你……你……”惠东升更是气得话都说不出来，只用手指着单于。

“我什么我，一点规矩都没有。拉人，给惠参谋长找块凉快的地方好好反省反省！”既然已经翻脸了，单于干脆把惠东升得罪到死。

指挥部里的其他军官从没见过平素和颜悦色甚至有点忍气吞声的副师长居然也有这么火爆，这么“跋扈”的一面，一时间全都愣住了。

“怎么着？是不是都和惠参谋长一样，觉得我年轻才疏，不愿意听我的话啊？！”单于得理不饶人的说道。

他这么说，指挥部里其他军官谁不知道自己面前这个副师长是动了真怒，都犹豫犹豫的开始靠近惠东升。

“我看你们谁敢？！”惠东升见军官们似乎想把他扣起来，一下子掏出了腰间的手枪。

“惠东升，你想干什么！？ ”单于见惠东升掏出了手枪，也不客气抄起望远镜就朝惠东升持枪的右手掷了过去。

一下子就将惠东升的手枪打落在地，还没等惠东升反应过来，单于立刻就扑了上去。两人顿时扭打成一团。

“够了！你们眼中还有没有我这个师长！”刘峙实在看不下去了，一拍桌子大吼一声。

此时单于刚刚推导惠东升，把他压在身下，顺势一拳打在惠东升的鼻子上，打的惠东升鼻血、眼泪全出来了。惠东升又气又急，竟然就这么昏了过去。

“你们先把惠参谋长抬下去，找个房子看起来。”虽然刘峙很恼怒单于如此不成体统的大闹指挥部，但更恼怒惠东升没脑子的掏枪行为。

见众人七手八脚的将惠东升抬了出去，刘峙这次转过脸对满脸不在乎的单于说道：“文革啊，你可以啊，黄埔那么多学生里你成了第一个打教官的学生！你这么闹是什么意思？！”

刘峙见单于还是那么面无表情，叹了口气说道：“不要以为就你一个聪明人，别以为我看得出来你这么闹的目的。你，我是管不了了，我这就给总司令发电，让总司令来管管他的得意弟子吧。”

“师长，您别，我这么做也是逼不得已啊。不过说真的，惠东升也确实太不是个东西了。他这是一心把您往火盆里推啊。”单于对于刘峙看出自己的目的并不吃惊，这点算是他的优点之一，他从不低估任何人的智商。

“师长，您好好想想。这武昌城要这么好拿下那上次咱们就拿下了；还用等到今天吗？再者说，不是我说大话，咱们第六团在军事技能上强过独立团几条街！咱们都没能拿下，独立团就能拿下了？他们重武器还没咱们多呢，咱们一个营的机枪就当独立团一个团了。再有地理优势，没有火力上的优势有什么用？我敢肯定独立团拿不下宾阳门。”单于苦口婆心的对刘峙说道。

“师长啊，真要是谎报军情，就算总司令不处罚咱们；可一顿训斥是免不了的，何必呢。”单于真的觉得自己也快口吐莲花了。

“恩，文革，你说的有道理。那这么着，你去独立团的阵地看一看，眼见为实嘛。怎么样？放心，你回来前，我肯定不会报上去的，难道你觉得我刘某人的连这点信誉都没有吗？”

单于开始还真有点担心刘峙是不是想支开自己，可见刘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也就只好服从命令了。事实上单于确实是多虑了，刘峙又不是傻子，在自己副师长明确表示反对的情况下他怎么可能谎报军情？真要出了事，那不是摆明为自己身边这个深受蒋中正器重的副师长腾位子吗？

其时天已近黎明，单于骑上马，带着两个卫兵就朝设立在长春观的独立团指挥部而去。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五十四回 武昌一叶（一）

在单于前往长春观的同时，叶庭以及独立团在宾阳门一带与直军苦战。

独立团敢死队虽有一部分人到达了城下，但只有少数的人爬上了城墙。可直军对此显然是早有防备的，远处的用机关枪扫击，近处的用手榴弹投掷。爬上了城的独立团战士因为寡不敌众，都被打下了城来。

幸好独立团所选择的指挥部长春观地理位置优越，几乎和城墙持平，相隔也不过有二三十丈的距离，独立团的战士还可以靠着长春观红色的土墙用机枪压制城楼的火力。不过可惜的是独立团机枪数量有限，没能彻底压制住城楼上敌军的火力。

单于到达长春观的时天色渐亮，依稀看见有几个人从另一个方向靠近长春观。等走进了一看，原来是郭沫若、胡公冕以及一个他不认识的年轻人三人。老实讲，单于因为某些个人原因对郭沫若这个北伐军总政政治部副主任并不怎么感冒，可无论如何既然遇到了单于也不可能不搭理他们。

骑在马上单于很快就与郭沫若三人在长春观门口碰面了，没等单于主动招呼郭沫若三人，

三人中那个最年轻的浓眉年轻人就主动对单于敬礼，嘴里还称呼单于为学长。

单于一面回礼下马，一面在心里暗自嘀咕眼前这个年轻人好生面熟。

“哦，文革啊，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尽管单于对郭沫若没什么好感，可郭沫若对单于的感觉可是很不坏的。一边招呼着单于，一边还将手伸了出来，看样子是想和单于握手。

不过单于并无和一个曾经的同性恋者，蠕动的阿米巴握手的兴趣，见郭沫若伸出了手，很自然对郭沫若行了一个军礼，嘴里高声说道：“郭副主任好，胡队长好（胡公冕时任北伐军宣传大队长）。”

郭沫若没想到单于会给自己行军礼，倒是搞得有点尴尬，不过单于举手的时机实在是太好了，刚好就在郭沫若伸出手来的那一瞬间，使得郭沫若没有怀疑单于是有意不想与自己握手，反而自嘲的笑了笑：“呵，我都忘记现在我也算是一个军人了。”

“文革，这位你还不认识吧？”胡公冕为了避免郭沫若的尴尬，连忙岔开话题，把刚才那位首先向单于行军礼的年轻人介绍给了单于。

“看着面熟，可想不起来是谁。”单于当然知道胡公冕的用意，不过他也确实对这个有着一双自己熟悉浓眉的年轻人的身份感到好奇。

“他叫周恩寿，是黄埔四期生，是你正经的学弟。是不是看着觉得有点面熟？周副党代表是他哥哥。”没等胡公冕回话，郭沫若抢先公布了答案。

“呀，是周主任的弟弟啊？时间可真快啊，一转眼连四期的学弟们都毕业分配了。”单于这才明白为什么他会觉得这个年轻人很面熟。

“文革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感叹？要说感叹也该轮到我才对，总理让我负责招生事宜就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可一转眼，你都已经是少将副师长了。”孙中山曾经让胡公冕负责过早期的军校招生工作，因此尽管胡公冕目前职务没有单于与郭沫若高，可在单于这样的黄埔学生面前摆摆老资格还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而周主任的弟弟周恩寿真是一个老实人，在单于与郭沫若以及胡公冕谈话期间，一直很规矩的站在郭、胡两人身后一言不发。

“郭副主任，你和胡队长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了？这里可是战场哦。”不远处宾阳门战场上响起了一声集束手榴弹的爆炸声提醒了单于，这里可是战场，不是聊天的地方。

“嗨，我不是来找咱们的邓主任了吗？战斗打响后邓主任说到独立团这边来看看，可一直就没回来，我这个副主任只好过来找他了。”郭沫若两手一摊颇为无奈的说道。

“什么？邓主任上战场了？”对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自己的邓演达单于始终存有一颗感恩的心，因此听到邓演达待在独立团一直没出来的单于不由得为邓演达担心起来。

“文革，那你怎么也跑到独立团来了？你们二师闲到这种程度了吗？”胡公冕早就想问这个问题了，能忍到现在只能说胡公冕的涵养着实不错。

“我不是听说独立团已经登上了城头吗？这不专门跑过来看看。不过到了这里就知道消息

是假的了。”单于轻描淡写的说道。

“哦，文革，你怎么知道消息是假的？”郭沫若饶有兴致的问道。

“很简单啊，只听城头上的枪炮声以及城脚附近的爆炸声就知道了。要是独立团真拿下宾阳门不说独立团肯定会向上汇报，就是不汇报，这战场也早就向武昌城内延伸了，城楼这边怎么可能还有这么密集的枪炮声？”单于觉得郭沫若问的这个问题实在有点白痴了。

“我说你们这些人，既然来了就早点进来吗？一直堵在大门口算怎么一回事啊？”正在单于与郭沫若等人站在红墙外大门口聊天的时候，只见一名中等身材的军人带着两个卫兵大步从不远处朝他们走来。

此人大约 30 出头，虽其貌不扬，但却给人一种英姿勃发的感觉。此人见到单于后立刻就对单于行了一个军礼，到是把单于搞的有点手忙脚乱。单于还没习惯一个历史书里的人物首先朝自己行礼。

“叶团长，你是我的前辈，你这么做不是存心恶心我吗？”一面略显狼狈的行礼，一面略显尴尬的说道。

因为彻夜未眠以及硝烟的关系，红着双眼的叶庭对单于这么尊敬前辈似乎也略感满意，只笑了笑说道：“在私底下我勉强算一个军界前辈，可论公，你可是少将副师长，我这个团长首先向你敬礼才符合规矩啊。”

单于本还想说对叶庭说些什么，可郭沫若却抢过了话头。

“喂，赵子龙，怎样？”郭沫若和叶庭是老朋友了，因此话说的很随意。

叶庭看了单于一眼，似乎犹豫了一下，说道：“不怎么样，打了快一夜都没拿下。”说完就把头垂了下去。

单于似乎知道叶庭看自己一眼什么意思，插话道：“都一样，我们第二师也是毫无进展。”叶庭没想到单于能说这话，有点诧异的抬头盯着单于看了好一会儿。而单于则朝叶庭点了点头，两人心有灵犀般的同时叹了口气，一时间气氛显得很低沉。

“打仗是你们的事情，我只想问择生（邓演达）是在里面吗？”郭沫若看单于与叶庭情绪似乎都有点低落，于是打岔道。当然这也是他来此的主要目的。

“嗨，我这不是正在在找吗？长春观里里面连一个鬼影子也没有。”提到邓演达，叶庭对这个到处乱跑爱上前线的邓主任也是一肚子意见。

“他该不是战死了吧？！”郭沫若的这个猜测把在场的众人都吓了一跳。

“不会的，我们今天清早一同踞在这儿，隔着墙和城墙上的敌人对打。他叫我去找陈（铭枢）师长，我找了半天才找到，转来便没看见了他。他是和铁罗尼一道的。”叶庭见所有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了他身上，连忙摇头否认道。

“算了，还是进去说话吧。”胡公冕觉得大家都堵在门口说话不是个事情，于是提议大家先进到长春观再说。

@@@@@@@@@@@@@@@@
@@@@@@@@@@@@@@@@

分

割

线

总觉得写叶军长有压力，老是写不好。郁闷 ING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五十五回 武昌一叶（二）

众人刚到长春观内就听到一阵密集的子弹声，而一进到长春观主殿，就看见许多轻伤员被安置在此处。单于甚至发现许多受伤情况颇为严重的伤员。由此可见独立团确实打得很辛苦。

“赵子龙，这么多伤员你怎么不后送啊？”郭沫若看到满殿的伤员，颇有不满的对叶庭说道。

叶庭没料到郭沫若会来这么一句，一下子愣住了。想跟郭沫若解释吧，却觉得一时千头万绪不知道从何说起。况且有单于这个“外人”在，很多话叶庭也不方便说。叶庭总不能当着单于的面指责蒋中正把他的独立团当作后娘养的，补给医疗什么都是排在最后的吧。可让叶庭意外的是最后还是单于帮叶庭和郭沫若解释。

“郭主任，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今天战斗的激烈程度在我看来超过了之前我们第一次攻打武昌很多。就我们第二师与叶团长独立团的情况看，伤员人数明显多于前几天那次攻城战。估计这种情况总部没有预料到，现在野战医院恐怕接纳不了这么多伤员。轻伤员大概只能就地安置一下了。我们第二师也是这样的。”单于看叶庭的神情就大概猜到了叶庭的想法，也知道叶庭在顾忌什么，于是主动帮叶庭向郭沫若解释道，当然也是为叶庭解释。

“是啊，单师长说的不错，总部对伤亡这块估计有点不足啊。”叶庭也深有感触的说道。

可让叶庭与单于没想到的是郭沫若听了他们的解释后脸一下子就红了起来，半天都没有说话。而胡公冕也颇有点不好意思。

原来之前虽说是蒋中正一意孤行要求肉搏冲锋的，可郭沫若与胡公冕等总部人员也没少帮着蒋中正说话。这不是说郭沫若与胡公冕倒向了蒋中正一方，而是郭沫若与胡公冕这些总部的政工干部压根就没想到经历了两桥惨败的吴佩孚还有如此的韧劲和北伐军在武昌城苦战。他们都觉得说拿下武昌不过是举手之劳，已经被北伐军打得失魂落魄的直军怎么可能是北伐军的对手。为此他们以及 C.P 和 KMT 左派还不顾独立团之前一直没得到好好休整的情况，一力要求独立团参与此次对武昌城的攻击。

而他们的目的当然和蒋中正的目的相差仿佛，都想先对方一步拿下武昌城，造成己方的主动与对手的被动。为此他们还想尽了办法给独立团争取到了宾阳门这个地理条件最优越的攻城地点。他们可没想到伤亡会如此之大。

单于与叶庭两人到不觉得什么，只后来看郭沫若与胡公冕两人老半天都不说话才后知后觉的想起之前唱武昌城不堪一击高调的人中有他们两人，特别是郭沫若。简直就把攻击武昌说成了一场宣扬革命的武装游行。

“哎呀，赵子龙啊。我要向你道歉啊，我之前没想到吴佩孚如此做困兽犹斗。还一直认为武昌不堪一击呢。”没等单于与叶庭两人说什么，郭沫若倒是抢先对叶庭做起了检讨。

叶庭对郭沫若这种有错就认的态度当然是颇为感动的，不过单于却别有一番心思了。因为他深知在历史中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说了很多“何不食肉糜”之类的正确无比的废话。

“叶团长，我能不能把土墙那边去看看情况？”单于觉得自己这个“外人”老是插在他们同志之间不是个事，也没兴趣在这里听郭沫若的自我检讨，于是开口提出想到靠近城墙的土墙那里去看看。

作为军人的叶庭对单于这个要求还是很欣赏的，况且也确实觉得单于在此，他与郭沫若和胡公冕很多话不太方便说。当下就答应了单于的要求，让自己的卫兵领着单于以及单于带来的卫兵到靠近城墙那侧土墙去看看。

长春观是沿着双峰山而建的，因此地势成西高东低，和武昌城墙刚好相反。而长春观靠近武昌城强这边围墙刚好和城墙持平，地理位置之优越确实在所有攻城部队中算得上首屈一指。不得不说 C.P 为独立团，为早蒋中正的第一军先一步入城确实是下了很大一番功夫的。看到单于都在心里埋怨蒋中正为什么这里不让第六团主攻。

单于他们来到长春观靠近武昌这侧的围墙处，就看见不少独立团战士手持驳壳枪与城墙上的直军对射。而通过望远镜观察，由独立团一营长曹渊带领的敢死队和第六团敢死队一样，被直军完全压制在城脚。不过看得出，独立团战士比起单于的第六团来更加勇敢无畏，在明知登城无望的情况下还不停的组织着登城。

而单于从望远镜里刚好就看到一名军官在距离城墙只有些微差距的情况下被直军子弹击中，晃了两晃就从云梯跌落下去了。

真是太蛮干了，单于不知道该为独立团战士们的英勇无畏喝彩还是该说这些年轻的军官正不停的浪费着自己与战士的生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军事指挥上可不能算是一个好品质啊。

尽管内心有着如此的感叹，可不知道怎么单于眼角处却突兀的湿润了起来。

“文革，如何？”

正在单于百感交集的时候，突然有人从背后拍了拍单于的肩膀，把单于吓了一跳。单于回过神一看，原来正是刚才疑似战死的邓演达。不过此时的邓演达可没有了他们最开始见面时的风采，平素一丝不苟的他如今是军帽不见了，头发也乱了，脸更是被硝烟熏的黝黑，手脚处还依稀可见跌倒时的污渍。

“邓主任好！”见是邓演达，单于恭敬的行了一个军礼。

“文革，你觉得独立团打得怎么样？”邓演达没和单于寒暄，反而很严肃的询问着单于。

“独立团战士视死如归，忠勇逾恒！”单于有点摸不清楚邓演达话里的“怎么样”到底是什么意思，于是只好对独立团战士的英勇无畏大加赞赏。

“嗨，我哪里是问你这个了？我是问你，你觉得这么打拿得下武昌城吗？”邓演达见单于对他耍滑头，有点不高兴的說道。不过还在邓演达还知道压低声音。不过即便如此声音还是稍微显得大了点，靠在土墙与直军对射的独立团战士中有几个人都把头转过来红着眼顶着邓演达与单于看了。

单于连忙拉住邓演达往主殿处走去，边走还小声对邓演达说道：“我的好主任啊，你就不能小声点啊。”

邓演达被单于拉住走了几步后一把甩开单于的手，对单于说道：“文革，你现在也不和我说老实话了？”

单于苦笑着对邓演达说道：“邓主任啊，能不能拿下武昌你不是早就有了看法吗？何必非问我？要是肉搏冲锋能拿下武昌，独立团这么好的位置早就登上武昌城了。邓主任，你何苦非拉着我们一起表这态？”

邓演达被单于说破心事也不尴尬，只笑了笑说道：“谁让你是中正的首席弟子？你在总司令面前说一句，顶得过我十句。”不过随即邓演达脸色严肃的说道：“我刚才去各个攻城部队去转了转，这么大伤亡实在太大了。不能这么白白的牺牲战士的性命。我们前进道路上不光一个吴佩孚，还有孙传芳和张作霖。不能这么败家！文革，你跟不跟我一起上报总司令部请求暂停攻击？”

“主任，没有你，那会有学生的今天，您怎么说学生怎么做就是了。”单于也不完全是因为邓演达和他的渊源才答应下来的，委实是觉得这么打确实太得不偿失，特别是这么硬打他一手带出来的第六团伤亡太让人心痛了。

不知不觉间，单于与邓演达一起来到了长春干主殿，两人刚到主殿，叶庭以及郭沫若、胡公冕等人都招呼着邓演达。

“主任，您跑那里去了？！”

“择生兄，总算找到你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一名军官红着双眼从外面飞奔到叶庭面前，一见到叶庭就是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叫。

“团长，曹营长他牺牲了！”

@@@@@@@@@@@@@@@@@@@@分割线@@@@@@@@@@@@@@@@@@@@

终于上榜了！上榜期间尽量双更，特此说明。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五十六回 武昌一叶（三）

当听到独立团传来的这个消息时本就疲惫不堪的叶庭如遭雷击一般，只见叶庭身子晃了两晃眼看就要一头栽到在地上。幸亏一旁的胡公冕眼疾手快，一把抱住叶庭。

“希夷你挺住啊，你可是独立团的主心骨！”胡公冕一边搀着叶庭，鼓励道。

“这位同志，曹营长是怎么牺牲的你能不能仔细说说？”单于是在场众人里唯一和独立团关系比较疏离的人，因此单于能比较冷静的看待这件事。

那位军官此时也稍微冷静了下来，遍一五一十的把曹渊牺牲的情形说了出来。

原来独立团虽然占有地理优势，但一开始攻城就不顺利。直军对宾阳门这个易攻难守的地段早有防备，哪怕是晚上城楼上也是灯火通明。

因此曹渊率领的独立团突击队刚刚接近护城河，就被城头日夜监守的直军发现了，如蝗的步骑枪、机枪的子弹立刻嗖嗖地向突击队飞来。

由于护城河河水没颈，周围并无障碍物掩护，突击队很难用火力的压制城楼上的直军。本来叶庭还带着独立团后续部队为突击队提供掩护。

可那知道直军在龟山、蛇山和楚望台等地架设了多门山炮和野炮，这些火炮虽然打不到距离城墙已经很近的突击队，但却可以给独立团后续部队造成很大的伤亡，可能是独立团情报有误或者是独立团防炮击训练并没有重视；总之直军的炮击使得独立团后续掩护部队伤亡惨重。完全失去之前设想的策应攻城的效用。

而单于之前看到在长春观的独立团战士缺少重火力压制城楼上的直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直军开始的炮击直接命中了独立团三个重机枪阵地，使得独立团仅有的三挺重机枪完全损坏。

但即使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独立团突击队也硬是在曹渊的带领下艰难的突破了护城河，抵达了城脚。可缺少了掩护部队的火力支援，使得突击队几乎是顶着城楼上直军的手榴弹和子弹攀爬云梯。可想而知在缺少掩护的情况下突击队强行登城的伤亡有多大了。

而就在刚才，曹渊清点突击队剩余人员数量，整整一个加强营规模的突击队已经剩下不到一个排！而这种情况下曹渊作为中级军官内心深处明白此次攻城战是绝无成功的可能了，至少靠他这个突击队是不可能了。于是他靠在城脚下一个壕沟里给叶庭写起了报告。本来这个壕沟位置很好，城楼上的敌军很难直接命中。可就在曹渊写报告的时候，不知哪里飞来一颗流弹正中曹渊的头部。曹渊随即牺牲在武昌城下。

“这就是营长给团长您写的报告…营长！呜…呜！”军官将染着曹渊鲜血的报告递到叶庭手中后再也忍不住蹲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

邓演达与单于几乎是同时皱了皱眉头，这不是单于他们心狠，而是在战时不利的情况下哭泣这种行为是很伤士气的。而此时的长春观已经有不少闻讯而来的独立团战士以及还在大殿的伤员受到这股情绪的影响，甚至有些伤员也开始轻声的抽泣起来。

“你把这位同志带到偏殿去休息一下，哭什么？！哭就能为曹营长报仇吗？！就能哭死吴佩孚这个大军阀吗？！同志们，我们要牢记这血海深仇！用咱们手中的钢枪，用咱们的手，甚至用咱们的牙齿向反动军阀讨还这笔血债！”

邓演达一面指着周恩寿，让他把前来报信的军官带到偏殿去休息；一面鼓舞着在场战士的士气。不愧是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一席话后刚才还显得压抑的气氛明显好了许多。

“希夷，曹营长报告上写的什么？”安抚了在场的战士后，邓演达把目光转到了正目不转睛看着曹渊报告的叶庭。他从叶庭拿报告的双手不停的颤抖就能看出叶庭此时是多么悲愤，他生怕本来就已经非常疲惫的叶庭情绪激动下干脆昏了过去。

“溥泉（曹渊字）是好样的，可惜我这个团长不称职啊。”叶庭一面把曹渊的报告递给邓演达，一面自责不已。看得出若不是顾及到自己还在指挥作战，叶庭非当场痛哭一场不可。而和

叶庭一同观看报告的郭沫若与胡公冕此时也红了双眼，特别是郭沫若，脸涨的通红，正极力避免自己恸哭失声。

邓演达把报告接过来后，单于也凑了过来和邓演达一同观看。只见报告上只写了短短一行字：职全营现已牺牲殆尽，仅存十余人。但革命军有进无退，如何处置，请指示。尽管在战火硝烟中曹渊这一行字也写得挺拔有利，只最后落款曹渊的渊字最后一画拖出去老远，相信曹渊就是在写这最后一画的时候头部中弹的。

“文革，现在的情况你都看到了，真的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我决定立刻给总部发电要求停止攻城。你和不和我一道。”

看完曹渊最后的报告后，邓演达虽然表面看上去很平静，可是他大拇指捏着信纸的样子完全暴露了他此刻的心情也叶庭无二。因为看样子，邓演达简直是想把信纸的一角给捏碎了。

“主任，我还是那句话，你怎么说，我怎么做。”单于在攻城战之前就对蒋中正号召的这种“肉搏冲锋式”的战术很不以为然，此时又有邓演达顶在前面，他根本想不出有什么理由拒绝邓演达的提议。

“不过主任，老实说总司令是个什么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要是咱们就这么联名报上去恐怕他又要浮想联翩了；况且……”单于说到这里装作不经意的撇了叶庭与郭沫若三人，又转过头小声的对邓演达说道：“况且 C.P 也未必愿意由他们出这个头发这个请求停止攻击的电报。不如这样，我立刻赶回第二师驻地，先单独给司令部发电要求停止攻击，随后主任在与叶团长一起发这个电报。你看好不好？”

邓演达是一个深悉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他知道单于这么考虑完全是出于体谅他以及叶庭和独立团的立场。因此他点朝单于点点头，说道：“也好，不过文革，你从长春观到独立团需要多久时间？”

“我从第二师指挥部到这里要不了 20 分钟，我想回去也差不多时间。更何况现在天色已经大亮了，应该比来的时候还要快才对。主任你可以半个小时后再发电报。”此时的单于无比想念有移动电话的时代。

“可刘经扶会答应吗？”邓演达又想到了一个问题。

“嗨，主任，我以个人名义给总部发电报，刘师长还能说什么？您学生我好歹现在也是少将副师长，这点子权利还是有的吧。”老实说和邓演达在一起确实比和蒋中正待在一起令人愉快。可惜，唉……

“你小子，那好，事不宜迟，你赶快回去吧。”虽然现在单于这个他当年亲自招收进来的学生和自己已经有分道扬镳的趋势，不过邓演达还是坚信只要单于答应自己的事绝不会办不到。因此他根本不担心单于会放自己的鸽子。

“那好，主任，我就走了。”单于也不废话，和邓演达说完后也不和叶庭三人打招呼就带着卫兵朝长春观外走去。

“文革，你怎么……”看见单于往外走的郭沫若正想招呼他时，却被邓演达打断了。

“他回第二师有事，别管他；希夷咱们还是合计合计接下来该怎么办吧？我看还是让突击

队剩下的战士撤回来吧。”

邓演达看着单于出了长春观，转过头和叶庭商量道。

道 歉 分 割 线
@@

昨天公司临时出了些状况，我们一群人忙到现在才下班。而我的 U 盘没带，因为我以为昨天会准时下班的说。

对不起了，大家。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五十七回 停

前一章本来有一个 BUG，但是我现在实在太困了，没精力修改了。

单于到达长春观后看到独立团情况后就派了一个卫兵回第二师给刘峙报信。

XX

单于之所以这么着急回第二师其实也是担心他的第六团，他也害怕曹渊的命运会落在吴继光、雷震这些他辛苦培养的军官身上。当然这并不是说单于对曹渊的牺牲就没有一点痛惜，只不过吴继光以及第六团的军官们和他更亲近。

可单于万万没料到他的刚风尘仆仆的回到指挥部，就看到吴继光、雷震几个第六团突击队的军官靠着指挥部外面工事的沙包上正抽着烟。看上去吴继光他们虽然人人挂彩，不过都还是囫圇人。其中雷震头部包扎的和印度人似的，而吴继光看样子是手臂受伤了，吊着个膀子。

“你们怎么撤下来了？是伤亡太大了吗？”单于一面翻身下马，一面急切的询问着吴继光等人。老实说，要是他的突击队打成独立团突击队那种只剩十来个人，他恐怕表现的脸叶庭都不如。

见单于到来，吴继光等人纷纷掐灭手中的香烟，举手向单于敬礼。

“报告副师长，是师长下命令让我们撤下来的。部队虽有伤亡，可还在承受范围以内。”吴继光既然是突击队队长，自然由他来回答单于。

“你跟我好好说说，这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就撤下来了呢？”听到部队伤亡不大刚松一口气的单于突然想到血战不退的独立团，不由得对自己突击队这种表现有点不满意起来。不得不说，人真是一种矛盾的生物。单于一面担心自己部队伤亡过大，一面又恼火自己部队没有独立团那种韧劲和血性。

吴继光打望了一下指挥部，一面悄悄的把单于往远处拉了拉，单于见吴继光这副做派知道里面有吴继光不方便说，至少是不方便在指挥部门口说的内情。于是配合着朝指挥部外面稍微走了几步。

“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虽然单于压低了声音，但是吴继光还是听出了单于语气里的不满。作为聪明人的吴继光当然也知道单于为什么不满。

“唉，师长，不是咱们突击队没有血性。我们突击队损失了一个多连，军官也牺牲了几个，剩下的也都人人挂彩。可突然师长让咱们撤下来，我们有什么办法？”吴继光有点无奈的说道。

单于其实看刚才吴继光的表现也猜到多半是刘峙见一时半会登不上城楼，心痛第二师伤亡太大，特别是在知道独立团事实上没有登城的情况下。

吴继光又深深看了单于一眼，说道：“其实我觉得刘师长的命令下的很好。这仗压根就不应该这么打。武昌这样的城市也不是这么乱来能拿得下的。特别是直军之前打退了我们一次进攻士气正旺的现在。最起码也得先拿下汉阳、汉口断了武昌的外援后围一段时间再打。反正直军也没胆子出城和咱们野战。”

听完吴继光的话后，单于同样也深深的看了吴继光一眼说道：“显祖，你能想到这些很不错；但是我希望你能明白一个道理，作为一个合格的军人光有头脑是不够的，更要有胆识，有血性以及坚决服从和执行上级的作战命令。我敢肯定，你在第一次登城不顺利后就有了保存突击队有生力量的念头，而且你也付诸实施了。不然突击队的伤亡不会这么少！一个多连里至少有一个连的伤亡是出现在第一登城时吧？”

经单于这么一说，吴继光冷汗一下子就下来了。而单于见吴继光似乎还想对自己说些什么时，单于做了一个手势，让吴继光别说话，听他说。

“显祖，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说这个命令根本就很没道理，不能让突击队的战士就这么白白牺牲。我承认，你的想法有道理。但是，显祖，你能保证你以后的想法次次都有道理吗？显祖我希望你好好想想我的话，你的头脑应该用在如何在减少伤亡的情况下顺利完成上级交给你的任务上，而不是判断上级的命令是不是有道理上面。至少目前的你没这个资格。”

“难道愚蠢的命令也要执行吗？”吴继光显然对单于这么说自己并不服气。

“吴营长，你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吗？！”单于真的有点生气了，站在人性的角度吴继光的看法并没有什么错。但作为上级，单于不能容忍吴继光这种自行判断上级命令是否合理以及通过判断后再选择具体行动的军官。至少目前的中国绝不需要这种军官。这也让单于有非常不好的联想！比如抗日战争时期擅自脱离战场的胡宗南、桂永清等人。

“吴营长！你记住，如果你在实际执行中发现上级的命令不合理，你应该第一时间报告上级！甚至你也可以在接受命令时拒绝上级的任命以及安排。但绝对不应该在接受命令后再擅自偷工减料。”

单于对吴继光说完这番话后没给吴继光说话的机会，边走向指挥部，边对吴继光说道：“你好好想想我的话，当然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我也可以理解；但是要是那样，我看你也就不适合在第六团继续服务了。我现在还有事，你想说什么的话，下来再说。”

吴继光似乎被单于这番重话说的愣住了，呆呆的看着单于走进了指挥部。

而单于刚走近指挥部，就看见刘峙坐在椅子上长出了一口气，右手还拿着一份电文。

“师长，我想以个人名义向总部发封电报。”单于一面朝刘峙敬礼，一面说道。

“是不是想向总部请求暂停攻城啊？”刘峙似笑非笑的看着单于说道。

刘峙什么时候如此精明的？单于被刘峙突然表现出来的这种精明吓了一跳。不由自主的说道：“师长，你怎么知道的？”

“嗨，这还不好说吗？刚才你不是派卫兵回来给我送信吗？我顺便问了问情况。既然地理条件最好的宾阳门都没能突破，而且还让独立团损失惨重。我想你是不会就这么让情况继续下去的。我可还没忘你之前在总部和总司令说了些什么。”刘峙一副这有什么困难的表情让单于有点尴尬。

“不过用不着了，现在。”刘峙像卸下了千斤重担般显得很轻松。

“为什么？”熟知历史的单于大概猜到了原因，不过煞风景的事情单于是不会做的。

“总部来电了，暂定攻城。”刘峙扬了扬右手的电报。

“什么？！太好了！”单于觉得自己真的很虚伪，而且声音也太假了点。

@@@@@@@@@@@@@@@@@@@@ 超 级 疲 倦 分 割 线
@@@@@@@@@@@@@@@@@@@@

这章昨天凌晨的时候写了一千多字，而剩下的一千多字是我刚才码的。由于我现在坐着都快睡着了，所以也许有纰漏，请大家见谅。不过总算完成周日的双更了。

今天晚上至少一章，但是虽然公司今天让我们昨天加班的人都回家睡觉，但是万一有什么状况的话，可能会晚一点点。因为昨天公司突发事件还有点收尾的工作没做。不过想来同事也应该能解决了。不过以防万一其间还是特此说明。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五十八回 围武昌

既然攻城受挫，按照规矩自然是要开会检讨的。就在总部下达了暂停攻城命令没多久蒋中正就派卫兵通知刘峙与单于两人，要他们到洪山开会。原来蒋中正与加仑、李宗仁等人早已经达到了前线。

既然是洪山前线，自然没有什么像样的指挥部来开这个会议，于是会议就设在北伐军洪山炮兵阵地下面的一小山坳里的环形工事里。这里原本是北伐军炮兵团的指挥部。而单于与刘峙到的时候，今天参加攻城战的各部队主官都已经到了。而会议的主角北伐军总司令蒋中正以及顾问加仑、前线总指挥李宗仁等人却没看见人影。

看得出到会的各部队主官情绪都不好，不是靠在沙包上抽着闷烟，就是三三两两的小声交谈着彼此部队的伤亡情况。而从人群中时不时的传来隐约的叹息声则表明这次攻城战各参战部队损失都不小。

单于眼尖，看到了邓演达与郭沫若两人站在偏僻的一角小声的说着些什么。既然看到邓演达了，单于当然要过去打个招呼。

“刘师长，邓主任在那边。我过去打个招呼。”在这种公开场合单于也不怕刘峙对自己有什么想法。毕竟单于是邓演达亲自招进黄埔军校的事情北伐军没人不知道。

“那好，你去吧。”刘峙也看到自己的熟人，正想过去聊聊天呢。

打过招呼后，单于径自朝邓演达走去，而邓演达此时也发现了正朝自己走来的单于，于是冲着单于点点头。

“邓主任，郭主任，怎么没看到叶团长？”来到邓演达二人跟前的单于好奇的问道。

“打从进湖北开始，独立团恶战一个接一个，希夷作为一团之长也没有好好休息过。加上这次独立团损失惨重，希夷最看重的曹溥泉又牺牲了。我看希夷那个样子真怕他撑不住倒下了，所以我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再说仗打成这个样子，咱们能选择的无非就是继续强攻与长围两项而已。强攻已经证明行不通，那就只有长围了。这个会不过就是决定长围罢了，难道咱们总司令还能在会上玩出什么新花样来？既然早知道结果，又何必让希夷来了？有这功夫还不如让希夷好好休息一下。”邓演达完全没有顾虑单于目前是蒋中正最看重的部下，在他面前毫无顾忌的发泄着对蒋中正下达肉搏进攻这个命令的不满。

“主任，我知道您对校长的安排不满意，不过是不是也稍微考虑一下我的立场？”单于对邓演达这种率直的脾气毫无办法，只好自嘲的说道。

“你单文革是这种人吗？再说我都不怕你担心什么？”邓演达这话瞅了单于一眼没好气的说道。

“哼，我看就是有人对独立团有偏见，想消耗独立团的力量！不然独立团怎么可能伤亡这么大。”在旁的郭沫若颇为忿忿不平的说道。

郭沫若这话简直把单于给说愣住了，他实在没想到郭沫若会当着他的面说出这番话来。因为在单于印象里郭沫若这个人虽谈不上多有品，但至少也算是一个高智商的人。可如今他说出这种没脑子的话，真让单于觉得应该重新评估眼前这个政治部副主任的智商。

再说，出于某种原因，单于对郭沫若是有所看法的，因此郭沫若这番话在单于听来就分外刺耳了。

“郭副主任，这话从何说起？要知道独立团所负责的宾阳门一线可是地理条件最好的，而且部队伤亡大也和指挥员的指挥有关系吧。怎么能说谁故意消耗独立团来着？我还记得是 C.P 主动提出要独立团做北伐的先锋的，故意消耗独立团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过了？”单于眉毛一挑，反驳道。

“文革，我不是说你，我知道你和有些人不一样；可有人想消耗独立团绝对错不了。要不你说说你们第二师伤亡多少？”郭沫若一副掌握了某种真理的模样。

“我们第二师伤亡小就能说明有人想消耗独立团？这真是莫名其妙啊，据我所知独立团攻城之初被直军炮击是独立团损失最大的原因吧，被炮打死的人不比死在登城战的人少吧？这明显就是平时防炮击训练没做好的体现啊，难道北伐军‘有些人’还能指挥武昌城里的直军炮兵不成？”单于越来越讨厌自己面前这个政治部副主任了。

正当郭沫若不服气的还想说些什么的时候，邓演达及时的打断了他的发言。

“别争了，文革说的对。攻城的命令确实值得商榷，但是独立团的伤亡和任何人都没关系。”

邓演达的身份地位比单于又高了许多，况且他本身就是 KMT 左派之一，又是郭沫若名义上的上司。因此邓演达一发话，郭沫若就不再说什么了。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蒋中正、加仑、李宗仁等北伐军的核心人物从山顶走了下来，原来之前他们是到山顶开小会去了。而各部队主官们看见蒋中正等人来了后，抽烟的赶紧把烟掐灭，聊天的也停止了聊天。大家都以立正的姿势等着这些真正的长官发话呢。

出人意料的是这次会议上蒋中正并没有第一个发言，而是由李宗仁作为前敌总指挥先总结了此次攻城战的得失。李宗仁的发言十分泛泛，只强调直军的战斗力与火力出乎了北伐军的意料，而前敌总指挥部没能及时的发现这一情况云云。丝毫不提肉搏攻城这个命令的荒谬。

李宗仁这么说算得上把所有责任都扛在他自己的身上。因为情报不明这个责任追究起来绝对是前敌总指挥的

听李宗仁这个发言单于绝对相信之前蒋中正与李宗仁这个桂系大佬绝对已经达成了什么协议，不然李宗仁也不会这么大方扛下所有的责任。

果不其然，李宗仁总结完后，蒋中正作为北伐军总司令就宣布了三条新的命令。

1.即日起停止对武昌城的攻击，而采取断其臂助的政策，先解决汉阳、汉口之敌。彻底孤立武昌城。而对汉阳、汉口的攻击，由第八军负责。

2.在第八军顺利解决了汉阳、汉口之敌后，与第四军一道对武昌采取封锁包围之策，由任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出任武昌攻城司令。四、八两军攻城部队，撤至安全地区集结休整，以适当兵力于前线监视警戒，防止敌军的突围和反攻。

3.李宗仁率七军主力挺进鄂东。

而有当蒋中正宣布了这三条命令后与会众人都不约而同的轻出了口气，看得出这次攻城战让参战各部队对攻城这个词都产生了敏感。

蒋中正随即宣布散会。不过单于与刘峙两人还是老规矩，留了下来。

@@@@@@@@@@@@@@@@无颜的分割线@@@@@@@@@@@@@@@@

前天下午 5 点过就被叫回公司了，一直到晚上 11 点过才彻底解决。所以……

算起来我至少欠大家三章，这是第一章。我已经请了一天假。所以所有欠账争取今天一次性写完。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六十回 醒悟

单于与刘峙都觉得今天的蒋中正很奇怪，往日蒋中正与他们独处的时候总是左一个吩咐，右一个教诲的说个不停。可今天单于与刘峙等快陪着蒋中正走到洪山山脚下，可蒋中正虽然眉头紧锁，却依然一言不发。

其实蒋中正今天为什么如此反常，单于多多少少还是猜到一些。不过自古做杨修都没什么好下场，因此单于并没有理会旁边刘峙不断示意自己的眼神。

三人就这么一直到洪山山脚时，蒋中正这才首次开口：“经扶，今天第二师损失怎么样？”

刘峙没想到蒋中正半天没开口，一开口居然问这个，楞了一下才回答道：“报告师长，第二师自从北伐以来，没有遭受今天这么大的损失。不过比起其他参战部队来损失还算是小的。”

刘峙这个人虽说没什么主见，平素也爱报喜不报忧，不过比之王柏龄来，见事还是很明白的，还是知道轻重缓急的。因此没有在这件事上和蒋中正打马虎眼，老老实实的汇报着。不过嘛，这番话未免有相仿文正公“屡败屡战”之嫌疑。

“恩，这是你们平时认真练兵的结果。”虽说蒋中正嘴里在表扬刘峙与单于，可语气依然显得沉闷抑郁。

“其实胜败乃兵家常事。吴子玉也是成名已久的老军务了，麾下也不乏刘玉春这样的亡命之徒，些微小挫司令何必如此介怀。”见蒋中正依然一副闷闷不乐的表情，刘峙出言宽慰道。

“经扶不必为我遮颜，这次却是是我心急出了昏招。我现在才明白，我是中了别人的算计。”蒋中正一脸风平浪静的说道。

可当蒋中正说到后半句话的时候，单于分明听到了金石之音。蒋中正此时的心情绝没有平面上那么平静。

“司令，您的意思是？”刘峙似乎听不明白蒋中正的话般问道。不过单于敢肯定刘峙绝对知道蒋中正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我中了唐孟潇这个假和尚的算计。不，不光是唐孟潇，还有他背后的那群人。本来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唐孟潇短短时间里态度迥异，可今天加仑建议我暂停攻城，采取围困封锁时我就想明白了。有人是不想第一军先入武昌！若是外国人和唐孟潇这种投机份子也就罢了，可这里若说没有我党高层参与其中，我蒋中正绝不相信。这些人以私心坏国事，该死！”蒋中正虽然声调未变，可到了后来刘峙与单于分明是从他话里听出了森森杀气，知道蒋中正此时必定是愤怒至极。

单于本来心里隐约就点想法，如今听蒋中正这么一说就更明白了。在中山舰事件后 KMT 内必定有一群人对蒋中正如此专横跋扈深深不满，而在武昌问题上这些人绝不会希望这么一座对 KMT 有特殊意义的城市，也是中南枢纽落在蒋中正手里。

而在进入湖北的几个军里，虽说李白的第七军实力最为庞大，但就是因为李白实力太过庞大，在 KMT 内部又独树一帜以及和蒋中正一样拒绝 C.P 加入军队系统这点使得李白绝不是联络的好对象。毕竟没人傻到前门拒虎，后门进狼。而唐生智这种独立于蒋中正体系外的，享受过某些政策所带来的好处的，所谓的靠拢‘进步’的，根基浅薄的新兴将领才是最佳选择。

所以唐生智才会在贺胜桥一役后明目张胆的下令第四军停止追击，所以才会屡次在作战会议上出言顶撞蒋中正。

电光火石之间，单于已经大致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不过刘峙显然没有想明白，所以他听蒋中正这么说非常的惊讶。

“司令，那您怎么还采纳加仑的意见，甚至还把围城的事交给第四军以及第八军来办？不

如还是让咱们第二师来干吧，大不了拼光第二师，我也为司令拿下武昌城。”

刘峙可以不心痛拼光第二师来表这个忠心，单于心痛啊。他被刘峙这话吓了一跳，连忙说道：“师长，没有用的，眼看唐孟潇就要拿下汉阳与汉口了。就算咱们拼光第二师拿下武昌城也不过为唐孟潇做嫁衣啊。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只要军队还在，就不怕唐孟潇玩什么花样。可要是军队没有了什么都是一场空啊。”

其实刘峙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一时间被蒋中正的话给说蒙了，脑子还没转过弯来。可听单于这么一解释就清醒过来了，连连点头。

而蒋中正更是听得眼前一亮，转过头对单于说道：“文革，你能有这样的见识说明你真是历练出来了。”随后又对刘峙说道：“经扶，文革说的没错。这次算他们棋高一招，不过只要本钱还在就不愁翻不过身来。咱们暂时在两湖战场退让一番，江西战场有咱们最精锐的第一师，我相信茂如是不会辜负咱们对他的希望的。”

听到蒋中正提起江西战场，单于心中一动。他可是知道王柏龄在南昌城下给蒋中正丢了多大的人。而且他自己本人也在期盼着王柏龄这件事的发生。毕竟现在蒋中正手里的军队不多，系统里老资格的人不少，若王柏龄不出事他又怎么能继续进步？师长与副师长虽说是一字之差，可也说的上是天差地远。因此单于打定主意不想在江西与第一师的问题上多说一句话。

可单于想深一层之前自己已经提醒过蒋中正注意江西战场的情况；可现在装聋作哑的话难保蒋中正日后不会怀疑自己自顾自己，不顾团体。

想到此节，单于略显忧心的对蒋中正说道：“校长，我觉得眼下这种情况是不是提醒一下王军长持重用兵？”

“不用了，我相信茂如不会在这个时候孟浪的。再说如今我北伐军入赣军队几近十万，相信江西的事情不难办。”蒋中正想了想，还是拒绝了单于的提议。毕竟王柏龄再怎么说是受过系统的军校教育的。

况且王柏龄与单于互相看不顺眼第一军人尽皆知，蒋中正觉得单于这么说也是和王柏龄过不去，想给王柏龄找找麻烦的意思在里面。

不过单于就是希望蒋中正这么想，要是蒋中正真的给王柏龄去电，单于反而不愿意了。

@@@@@@@@@@@@@@@@分割线@@@@@@@@@@@@@@@@

还有一章，欠账就还完了。再次对兄弟们说声对不起。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六十一回 流水

蒋中正分别又吩咐了单于、刘峙几句，也就准备各自散去了。可单于与刘峙刚要上马离去的时候，蒋中正坐在车里又让副官把单于给叫了回去。

“校长，您还有事？”单于觉得此时站在车窗外的自己特别像一个跟班，不过认真追究起来，单于现在本来就是跟班。

“文革，我听说今天攻城战的时候你发作了惠东升几句？”蒋中正样子看上去像是偶然想

起这件事。

“有这事没错，校长，不是我不尊敬老前辈，不过惠东升也太过分了，他不知道哪里听说独立团快要登城了，跑来怂恿师长抢先给总部上报。您想想看，要是真如惠东升所说，那么今天这个会您让师长怎么下台？这不是往沟里带师长吗？”单于一脸无辜的说道。

蒋中正听完单于的话像是在考虑怎样措辞一般，沉吟了好一会儿，才对单于说道：“文革，你这么做从大面上谁都说不出来你的错处来。可你想想人家会在下面怎么议论你？你那么多教官会怎么想？实心做事当然好，不过也得灵活去做嘛。要知道在咱们中国，人脉、名声是很重要的。”

蒋中正能这么对单于说真是非常难，要知道作为上级这么和下级说话，那确实是把单于当作了自己的弟子。不希望自己弟子摔跟头，得罪人。当然若说蒋中正完全是为了单于也不尽然，毕竟单于是蒋一手提拔的，也就是说单于得罪的人不但会恨单于，连他这个别人眼中单于的恩师也会被一块记恨上的。这对蒋中正来说自然是非常不利的事情。

“校长，那要不我等会找惠东升道歉？”看样子单于被蒋中正一席推心置腹的私房话感动的不行，不过到底单于是真感动还是假感动就真的没人能说得清楚了。

“这到是不用了，他虽说做过你的教官，可如今你也算是他半个上级，你这么处理他又没错，道歉做什么？你要是真道歉了，第二师以后谁还会听你的？以后注意点就是了。再者说，虽然你从没对我或者经扶说过，但我也知道第二师不少人都不服你这个副师长，你今天这么发作一下惠东升也算是立立威了。以后注意点就行了，不过也要注意不能因为这样就把锐气给丢了啊。”蒋中正絮絮叨叨的对单于吩咐着。

如若说之前蒋中正那番话还有为自己打算的意思在里面，那现在对单于说的这些话就真的站在一个师长的立场上希望自己学生好了。单于再怎么不济也学了几年心理学，蒋中正能这么说倒是让单于很受感动了。

“好了，时间不早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蒋中正嘱咐单于几句后就坐车离去了。

看着落日残阳里蒋中正逐渐远去的汽车，单于骑上马打量着依稀可见的武昌城郭，此时从武昌方向一股风吹过，顿时硝烟以及腐臭味一下子就弥漫在了空气中。就在这种难闻的空气了，单于看着那城郭，在夕阳余辉的照耀下的武昌直如血城一般。

“文革，你发什么楞呢？赶紧走吧。今天部队伤亡这么大，这几天可有的咱们忙了。”刘峙一只手提着缰绳，一只手掩住鼻子催促道。

“哦，师长，这就来了。经刘峙提醒，单于轻夹马腹，于刘峙以及卫兵们朝着二师驻地而去。

接下来的日子就显得平淡许多了，只唐生智的第八军在 C.P 的帮助下大出风头。

事实上就在单于与刘峙赶回驻地的途中，直军汉阳守备司令刘佐龙就宣布投诚起义，北伐军不战而得汉阳。据说城内的吴佩孚听到这个消息连声高呼：“又一冯焕章也！”

不过不管吴佩孚怎么气愤，刘佐龙的倒戈对他以及他的直军来说打击是致命的。在汉阳克复的第二天也就是九月六日晚，唐生智以前敌总指挥的名义命刘佐龙师一部防守汉阳和龟山。

一部协同八军第一师主力，结果当天晚上北伐军就强渡汉水成功，进取汉口了。7日晨，北伐军就收复了汉口。

当然汉口这么容易被收复也和汉口的守将靳云鹗有关。靳云鹗与吴佩孚本来就有宿怨。之前直奉战争时期，因吴怀疑靳云鹗与冯焕章较好，对靳比较猜忌。结果关键时刻靳果然掉了链子。本来吴佩孚东山再起后已经打定主意不再用靳云鹗，可经过连番惨败后吴佩孚手下无将可用，只得重新启用靳云鹗。

结果靳云鹗果然没有辜负吴佩孚对他的厚望，汉口守了不到一天即告失守。而此时的吴佩孚再没有了之前的豪气要死守武昌城了，挥泪告别决心死守的刘玉春后仓皇返回河南。至此武昌城正式成了一座孤城。

北伐军下汉阳占汉口后，湖北战局豁然开朗。在第八军拿下汉口后，按照之前的约定李宗仁率领第七军主力挺进鄂东，第七军不愧是有钢军之称，一路势如破竹，连克横店、孝感、广水、东篁店、九里关、武胜关、平清关。旬日之内，将敌驱赶至武胜关外。

不过也就在这个时候，之前一直抱着坐收渔翁之利的孙传芳再也坐不住了。毕竟自古失掉了荆州，则江南不保。而荆州正是现在的湖北省。

9月7日，孙传芳以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通电蒋中正：“粤军限于24小时内，全数退回粤境，不得借词逗留。”并大量调兵入赣，取道铜鼓、萍乡，企图进袭平江、通山，断北伐军后路；令其两部集结鄂赣边界武穴，乘军舰沿江西上，拟在富池口、黄石港等处登陆，增援武昌。

这里不得不说一句，蒋中正这个人虽说在具体指挥上没什么天赋，不过在战略大局上还是有水准之上的程度的。蒋介石事实上早已开始了对江西孙传芳军队的攻击和福建孙军策略上的分割和战略上的打击。

在北伐才开始的时候为了集中兵力对付吴佩孚，蒋中正以及以蒋为主要首领的广州国民政府采取并灵活运用了远交近攻的政治和军事策略。

事实上一直到9月5日，国民政府与孙传芳的谈判都并未终止。只不过由于孙传芳坚决反对C.P，谈判最终失败了。不过孙传芳当时也正与青年党合作，以青年党当时所信奉的国家主义来说，确实是和C.P不怎么相容。而相信孙传芳提出的这个条件背后也有青年党的意思在里面。

既然两边谈判破裂了，蒋中正以及北伐军的注意力自然就转移到江西战场，若江西战场北伐军获胜，则统一华南、华东、华中指日可待；要是北伐军没能拿下江西，孙传芳統合了华东后与国民政府谁胜谁败就真的不好说了。

江西对于两边来说都是不容有失的，可令国民政府感到沮丧的是被寄予厚望的第一师在南昌搞了一个大乌龙。

@@@@@@@@@@@@@@@@分割线@@@@@@@@@@@@@@@@

出门了，欠账总算还清了。

青年党很有意思，特别是创始人早年也算是一个牛人，青年党的事情我会贴到作品相干里去的，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

第六卷 旌旗北指，三千里外觅封侯 第六十二回 师长（一）

虽说已经九月中旬了，可江西的天气依旧潮湿闷热，人就像是在蒸笼里一般，全身皮肤汗腻腻的，使人难受得紧。在田里务农的农夫们许多都赤裸着上身，全身上下就穿条短裤衩。

而从南昌传来的孙大帅的军队在南昌城大开杀戒，专杀穿学生仔的消息使得这个闷热的初秋更平添了几分逆气。很多人都相信今年气候反常和兵戈四起有关系。

在江西清江小城的一处茶馆里，几个闲人正就着这个话题说的口水四溅。

“这天气反常就是因为咱们江西兵戈四起，这股煞气冲撞的。”一个穿着短褂子，露着两支光膀子的马脸汉子一手搓着花生米朝嘴里送，一面口水四溅的对着同伴说道。

“我说你小子够了，说话就别吃东西啊。你看你这口水都快溅到我茶碗里来了。”另一个同样穿着短褂的圆脸汉子不忿的说道。

“唉，我也不管冲撞不冲撞了。就盼着广东佬和孙大帅赶紧打完算球了，不然这日子没法过了。往年这时节咱们都跟着东家到南昌铺子上吃香的喝辣的了，三五天的还能去小春杏那乐呵乐呵。今年到好，这时间了咱们还跟着清江窝着呢。唉。”没等吃花生的那位说话，旁边一个同样打扮的人愁眉苦脸的说道。

“算了吧，还挂念着你的小春杏呢？南昌接连开了两趟大军，你的小春杏早就不知道被那位兵爷给收了房了。你就别想着呢，再这么下去，我看这份工能不能保住都还两说呢。”马脸汉子像是被刚才那话勾动了愁肠，也意气萧索的趴在桌上说道。

“大家也别愁啊，咱们吃力气饭的，怎么着也有口饭吃啊。实在不行咱投军不也得口饭吃？”刚才还冲马脸发火的圆脸汉子连忙安慰两人道。

“投军？！亏你想得出来。这年头当兵比要饭的强不了哪里去。你看看孙大帅的兵有几个能穿一身囫圇衣裳的？咱们江西早几年那几个大帅的兵就更别提了，知道的是军队，不知道的还以为乞丐帮出巡呢。再说老子还没娶老婆呢，万一运气不好我家可就绝了后了。”马脸汉子瘪瘪嘴，满脸不屑的说道。

这年头大帅实在太多了，可能给全军整一套像样军装的却是凤毛麟角。孙传芳的军队起初就被人说是叫化军。而北伐军李明瑞旅当年在广州也是人人一件绸褂子，与其说是军队不如说是土匪。

“这广东佬的军队可不是这模样，前几天大兵进城那架势你们没看到？人人都是一身齐整的军服，还系着红领巾，带着硬壳子帽，多精神。我估摸着能给当兵的穿这身衣服，再怎么军饷也少不到哪里去啊。这会儿又打仗了，要是咱们运气好，搞个小官做做，那日子可美了。别说小春杏，就是秋月楼咱们也能逛逛啊。”圆脸汉子越说越觉得投军搞不好真是不错的选择。

“得了吧，衣裳漂亮有什么用？前些日子不是在南昌被孙大帅的兵给打出来？听说一整师的人给打没了。你就不怕……呜呜”

马脸汉子话还没说完嘴就被刚才叫苦的同伴给掩上了，边掩还边骂着：“你小子胡说八道什么啊。也不看看眼下这清江是谁的地方。还想活命不活了？”

他这么一说，圆脸与马脸汉子都不由自主的打量了周围，还算好他们到茶馆的时间尚早，只角落里有一桌客人正窃窃私语。三人这才松了口气，可想想刚才聊天的内容，三人也无心再在茶馆多待。赶紧叫来茶博士结帐走人了。

正当三人结帐走人的同时，茶馆角落里那两人也正聊着和他们差不多的话题。

“显祖，你说说看第一师打的这叫什么仗。敌人都到了眼皮子底下，好嘛，军长找不到了。”一身短打扮的雷震忿忿的说道。

“复轰，其实这事也不能全怪在王军长头上。之前打铜鼓，虽说歼灭了杨震东旅大部，可第一师也损失惨重。又没好好休整就这么急冲冲的打了南昌，偏偏南昌又一鼓而下。说到底还是太急功近利了点。”同样没穿军服，可吴继光比起雷震来说就注意了很多，虽说天气闷热，可吴继光还是穿了一件长袖的衬衫，扣子更是扣的一丝不苟。

原来在茶馆角落里的两人，不是别人，正是因为第一师惨败南昌后，从湖北随蒋中正来到江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师第六团的雷震与吴继光。本来之前二人没什么交情，可自从武昌攻城战时吴继光救了雷震一命后，两人关系就显得亲近了。因为总部念及第二师远来疲惫，专门给第二师放了一天的假，闲不住的雷震就邀约上吴继光到清江城内到处逛逛。逛了一会儿后，耐不住热的雷震就拉着吴继光上了茶馆。而两人很自然的就聊上了之前的战事了。

“这怎么不怪姓王的？要不是他一进南昌就忙着逛窑子逛的人都找不到，第一师再怎么说明也至于败的这么惨！咱们之前给第一师的两个营，经此一劫还剩下不到 10 个人，能继续扛枪吃粮的一只手就能数过来。真是作孽啊。”雷震还是忿忿不平的说道。雷震还有一句话没说出来，他在黄埔军校最好的两个朋友，也是当年和他一起从四川投考黄埔的同乡此役全阵亡在了南昌城。就论这个，他活剥了王柏龄的心思都有。

“复轰，已经发生的事情还说来做什么？咱们现在不是来替第一师找回这个面子了吗？”吴继光自从被单于训了一顿后锋芒收敛了许多，人也平和了许多。若换作之前，吴继光比雷震更看不起王柏龄。

“说起来，显祖你得到消息了吗？”此时的雷震笑的神神秘秘的，身子更朝吴继光处靠了靠。

“什么消息值得你这么装神弄鬼的？”吴继光看着雷震这副神神秘秘的样子就想笑，而且他大概也猜到雷震会说什么。因为这个消息差不多在第二师都快传遍了。只平素大大咧咧的雷震才这么后知后觉。

“我听团长（罗奇）说，这次第一师惨败，校长可能调咱们单师长到第一师任师长。这消息够震撼吧？！”雷震献宝似的说道。

“这消息就你当作宝，全团谁不知道啊。听说校长在得知第一师惨败后第一时间就找到了单文革谈话。唉，真是好命啊。”

吴继光被单于训了一顿后虽说自己也从中得益不少，可他一向自负才高，对单于心里也不是没有怨恨。本想着自己好好努力，将来压住单于一头出这口气，可没想到单于这么快就要升职了。而且还是升任第一师师长这个重要职务。

他虽自负但却是一聪明人，自然也看得出以单于在蒋中正心目中的份量，以及单于现在

的位置。明白若自己还想在 KMT 有所作为离不开单于的提携，于是也就老老实实的守其雌了。可他最后一句话还是显得酸溜溜的。

“原来你早知道了，都不和我说一声，真是的。”一向大大咧咧的雷震可没听出吴继光话里的酸味，只计较吴继光不够朋友这件事了。

“嗨，也就比你早知道一两天；再说了，这事没确定，怎么好嚷嚷的全天下都知道？这不是给单师长找事吗？”吴继光随口对雷震解释道。

雷震其实也不过是随口一说，其实也并不在意。说完单于的话题后，两人又聊了会才结帐出门吃中饭。

吴继光踏出茶馆后正和雷震聊着清江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可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单于骑着马从街角一闪而过。看样子是朝司令部去的。

“咦，这个时间了，单文革他去司令部干嘛？难道？”吴继光一边被雷震拖着朝一家小馆子走去，一面心里好奇的想着。

@@@@@@@@@@@@@@@@分割线@@@@@@@@@@@@@@@@

下午 5 点左右还有一章，要是晚上不出去的话争取再码一章。

前些天事情比较多，质量有些下降请大家见谅。